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三六册目次

聽嚶堂四六新書八卷（二）

〔清〕黄始輯

清康熙刻本

聽嚶堂四六新書卷五 目次

吳郡黃 始靜御選評——梁學邵書達瑞玉披輯

疏引集 一

重修鶴林寺疏　陳其志
支硎募修方丈疏　歸振宗
募修瘟司神殿疏　沈　承
募閣藏經櫃疏　楊廷樞
募建大悲殿疏　闕　徐　晟
澄江蔡烈女祠祈子疏　侯方域
黃蘇墰追薦疏　宋實穎
為卅莽先生募斗粟疏　闕　金　彩
葺蓉樓閣疏　金　昌

募供華嚴道場疏　吳　綸
募建準提閣疏　支　遜
募建大悲閣疏　闕　何　棟
堯峰山寺募緣疏　黃　始

聽嬰堂四六新書卷五目錄終

聽嬰堂四六新書卷之五

吳門黃　始靜御選評
同學蔡方炳九霞同輯

募刻陳黙公著述引　王　熙

蓋聞天祐斯文自產千秋之宗主人肩大道寧就一代之浮榮
故賢聖惟發憤而詩乃成即凌儒必窮愁而書可著春秋須羽
翼丘明之瞽目難存史記待腦司馬之全形忍毀他如張文
昌以乍盲而工樂府盧照鄰緣久疾而撰吟懃若斯之徒殆猶
小技矧夫守先待後析天人性命之微言述往思來備今古典

亡之準鑑非遂休戢寔獲專勤桐城令司馬黙公陳氏九疑蘊
靈六匯挺秀七歲遍通經傳覽研百氏以無遺十齡輒究史林
身任三長而不讓衡制龍於吳下張楊顧撒身比正驗賦於雲
間陳李齊援縞帶入典朝而膺恩拔在廷爭覩其光儀甫郎薦
而掌秘書政府咸資其手筆雖大魁中沮至今猶欺為真狀元
追釋褐南歸舉世仍呼為好才子是以然久任祭酒特之贈詩
也則曰經環經史筆猶少壓盧駢廣氣更新大家宰靜海高公
之貽句也則曰無雙至學詫江夏第五料名柱紫薇朝待各已
如斯通顯真難主致力造物巧為成就李卞子野之聰令儒術

慕荆胡白叔捴姑吟引　　姜　撰
竊聞春鶊秋蟀悕序悲吟慕候風蛩臨年鼓翼況六義有琴集
緜思于簡素乃連章應體放逐緒于乘歌臣夫末言採陳風土
伶官蔵秩司奏明堂雖宮商所懸亦貞淫攸別翟湯議其乎庚
亮仲宣見知于蔡邕桂生五嶺杞出三荆人產名鄉花開方誌
龍驁之勝駕老倍服虞闕雅之錫芬孫當永佩赤縣頌于伯樂
之肆良賓輝于下和之庭千古同然千後為尚若夫華植茂零
誠於湯有欵聖哲騁達亦命相攸閒揚披蔵幽宵吾黨所貴扶
進民譽豈異人是任汝者開閣上宗夫差薪守有老育白叔胡
慈製堂四六新書　卷五　引　四　慕　刻　一胡
梅者潛心敝閣雅懷撰述少閒卿曲壯遊四方頗衆着述于東
昔陸賈究突于南粵訣經入帳多當世之名卿叢筆扶輪畫傳
英之流亞頒坎壈失職貧越孫晨勤欵持身清同樂武市中賣
藥以学樹作君臣物表絕塵伴雀梅為妻子既左氏之喪目衆
徇之之無是砂砂悉予何方帝子悠悠歧路堪弔夫君齒已逝
夫以自悲不佟于三百篇章口授勢應鼓鐘体製腹裁髹諸金
石音韻短卷儀來久恍佚儒雲水但年病久空嗟魚囊生長嘉
隆之代垂老板蕩之秋紅雨江南易懷故國涼烟朔漢徒憤荒
墟循以汗牛之編未投梨棗敢莬雕龍之好共佐金鐵相從無

告之人兄矣有文之隱昔北海既沒魏文廣募其書相如臨終
漢皇遣求其藁何論吾輩猶厲交情使梅華志騎壇成功文箱
斯則士林勝事無幾蒙素所通傳者矣
選古摛今極淒涼之致淒金削玉增俎織之工具此異姿自
堪使丘壑增榮栖松桂秀豈特句叔同岑文而傳文亦將貴
之不朽
六義 詩有六義風賦比興雅頌也 見知蔡邕 王仲宣客荊州中郎時貴重延賓客
坐聞粲在門倒屐出迎見者無不驚異 武子詩序 草樹君臣 藥事 梅妻
鶴子 林逋處士 喪目 明史 左氏 愁予 辭出楚 板蕩 雅篇名 詩大雅
慈製堂四六新書　卷五　引　五　姜慕　刻　二胡
烟書 杜詩一去紫連朔漢 有文之隱 介之推謂是曰身將隱 焉用文之 是求顯也 王 北海 孔融 漢 也

徽邑廣德政詩文引　江求暘

替華袞衣峯甫留人與尼父之歌子產田疇鄭國稱公孫之頌惟循良沛爲膏澤斯感激發於謳吟其廣中州世冑馮翊名流早占巍科文羣領鵠祀之望衆屬大邑清風報墨綬之香初從北地流徽琴韵遠臨狩亭畔繼自東邦遺愛棠陰靈長白山頭偶栖風于鹿城得飛鳧於霍市甫五月而政報未春年以化行駕攄宇于催科甘受陽城下考施禮教於律令無漸卓茂盛書應有懸魚爭效長官之潔酒多剛難堪微童子之仁人懷世母休風耕桑安堵士被文翁雅化俎豆升堂門館無私合署人間

句畫庭除可歎兩行吏五春冰花明亞字城邊宛似河陽一縣柳暗白公隄上移來彭澤五株滄浪水爲使君清操隨波湧綠渺峰同良宰峻名與山齊共等李載禍星忻依化日兩岐致來慶張公之樂維夫豆稱與謀喜庶外之來何暮用矢娃兮於下里賢天錫之無心回遊鴛華于鉅公諒東吳之攸好仰希同志惠我德音才似濤尼自嚮安仁雅句文如孫楚競傳吳令佳什行舉響振琳瑯務使堆夏錦綉綵箋豫履[?]宜麗以金箱黃絹遄來行且壽之文石

披荊林一翠被蔚起情柯蔬隔滴之朱綃邊生意蒂文之明

静簡潔華冫選徐無一字近俗正如敲冰煮茗而食玉薤香餘皆仙矣世人蛙鼓鶯簧何堪與此文作據

顧母施太夫人七袠徵詩引　錢中諧

蓋葦述宣陰教大易著坤貞之文崇尚閨儀詩人首關雎之化古之君子以文章事業彪炳當世者類必有母德之助焉陶士行樹偉績于長沙功錄賢母歐文忠稱名臣于宋室教本太君自古皆然於今為烈顧母施太夫人孝肅句治公之孫文學錦屏公之女紫雲降瑞婺宿鍾祥勤儉出乎天成慈明不須姆訓讀劉中壘列女之傳綵繡為閨範玉德雕舉案之風心焉願學洎乎同婚於高門爰作太翁之元配雞鳴昧旦環珮響于閨中習禮明詩聲譽溢于閨外芸窗相敬人欽冀缺之妻甕臼自井

族重萊蕪之婦青松瑤水澄玉壺一片之冰白雁黃花映銀海千尋之月經傳常帙看雙鳳以齊飛桂種郁林見孤鵬之獨運萬生銓部曠代逸才摛鸞螭之文比肩繡虎負湖海之氣方駕元龍識虞翻于東箭繁榜先標賞顧榮以南金皇華專使耀文星于東粵桃李盈門膺蘭薦于天官風雲入穀裴叔則之清通山巨源之簡要庶其兼之徐修仁之藻鑑張思曼之風流何多讓也豈謝希逸僕居遷都雅志林丘江文通厭處承明鍾情魚鳥邀賓置驛飛鶴蓋于西園蠟屐遊山動鍊樽于北海爾乃天上玉皇遙傳杏蕋人間金母久種壺花兼以士龍為弟雲開騰

陸之肄少翁作兄胥閭奏一經之致斯誠江東之盛事來止顧氏之光榮也今太夫人古稀之歲逢銓部公強仕之年允屬年通誼均于姪坐堂介壽執爵趨風共作歌詩預開屏幛己知教學三遷聞望素孚於鄉嘩行見起居八座恩榮不媿于城陽

伏望海內鉅公文林鴻筆賜以瑤瓊委之琬琰九華真妃法鍔紫霞碧落傳郎君傳黃玉極蓬洲之現異儔瑤苑之芳華不特西花銀榜粗陳世外之榮南國枚輿徒序人閬之樂也封之石室應見靈感太人移向月中亦降子宮仙子

德耀字孟光梁鴻妻詳見別註冀缺冀缺耕于野妻饁之相敬如賓玉壺林邑王范徐獻水晶壺青白冰晝二山海經六堂夜之山多水王人元龍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在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備曰君言豪寧有事耶汜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自臥大床使客臥下床劉曰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之所諱也如備則臥百尺樓上臥君于地下耳何待上下床耶表聞大笑巨源山濤字濤少有器量年四十由功青雲夫郡以實靜松曰君以道德為世儀表香將侍君以移風俗何乃稱高其志耶叔則裴楷字楷以濟通為吏部郎時人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炤映人也置驛鄭當時置驛為以遷賓客蠟屐謝公遊山每用鏤屐上則去其前齒下則去其後齒文通江淹字文通起家從事弁降丞明之閣出入金華之啟年三十充為中書侍郎強仕古人以四十為彊仕之年八座杜詩起居八座太夫人郁林雙鳳俱詳別註

徵宋母王淑人壽詩引　侯元泓

蓋聞具府傳觴，金液瓊膏之酌；余山紀石，白雲黃竹之謠。清都以遠古為期，歷境以長春為祝。故夫麗着親齒，鏗將頌禱之音；嶽秀松貞，照耀緗緗之色。咸賓雅承，鼓吹華筵。茲欲宋母王淑人，系出名宗，作嬪碩彥，姿含瑩粹，少不煩乎姆師；動協嚴儀，長尤推夫女士。慈仁逮下，恪儉閑家，無言而盥饋已齊，不怒而閨犀自肅。大理公以國士登薦英年，鮮袍既翱翔于鎖闈，旋馳驟于皇華。淑人瞿茀初承，雲章載被，綺羅在御，不㪘績于機梭；珠玉為叢，尚勤躬于井臼。不意井泉通火，濟水揚波，大理公以閩外使宜鐵冠，行陣軍中，感激編斧，登陴泊舟，前值空壕，尚聞倚齒；馬鶩危堞，猶覩持纓。淑人親背孤兒，啼寃北闕，帝旁玉女，目下皇陛，柴血重圍，未見羽林之恤；埋身葉艸，空傳孫夫之疑。迫鳳簡之朝膺，俄龍胡之夕下，叩御史之府，但有啼烏；望夫人之城，已無列雉。飄搖故國，荏苒華年，辛苦持門，支離恤緯，傳機之誨，婺被于與；俞釉之言，時挑文伯。而諸昆仲並以名家，擢高譽於騰聲。二陸三張，共擅江東之譽；八龍五馬，咸生道上之光。頻川才子，荊州孝廉，鳳翥士林，鷹揚文苑，五湖詞客，來十二之珠；梁七卿名，進飛三千之觴。帶淑人乙夜書鐙，未覺樵蘇之匱；中

厨綺餼，常看髮髻之空，其婦式也；如此其母儀也。如欲當策英之初舒，遣閨支干之更，婉麻姑駕到，律轉東風，婺女星高，稱分南極。萬春盤于玉棗，香動五辛；椿齋築于珠宮，實垂三壽。其等滿楊家，戚孔李通門，應采捧几之倫，羣列升堂之雅，靜無雜崇于華家，情不徵于綵衣。所望枚馬鴻才，燕許手筆，儷百字之采，潤鋒芳徽，飛五際之文，揄揚麗則，賡叢瓊延，此日萬壽齊磨樽，使彤管當年，五花重爛，更祈遠集軒車，舫持構筆，青陽繡戶閈，騁金母之鎖綺，席瑤觴，併作梁園之宴，修禁灑而廣告，振尺素以前驅。

煌〻三秀，分藻井而潛柯；曈〻九光，間梅梁而出葉。序事款

曲構文溫雅裁，曰婺裳雲之奧思，款云絢藏鳳之雕章。

倚齒　擣纓　堂陰　停機

俞釉　八龍　二陸　三張　五馬　焉帶　馬　美夾　枚馬　燕許　夫千　千

徵沈毋周太孺人八袠詩引　陳維崧

蓋聞南岳夫人玉軸履登真之籍西池王母瑤扉啟介壽之篇玫瑰之砧杵千尋星應字女翡翠之廳櫳十扇月許稱妃是知鶴來緱氏已占瑞叶仙靈兒夫能出遲達淺見洋閒風雨紅藥秀萬年枝叶青鳥歌九子絲中孺人系本盤龍門施行馬施衿結帨幼工秋菊之銘悅禮敦詩長善恭撤之頌乃以汝南閨秀歸我吳興大賢時則筠翁七葉高燁特〻臨鶯三宮吟鸞日〻陪軒畫棟宿青綾之故名動公卿鳳城鳴白玉之珂風生殿陛洊膺駕部預典兵机夏卿五屬中臺有妙選之稱胥曹七兵郎

吏服當官之望孺人則翟茀以偕佩環而相机杼軋〻洵哉女德出貞裙布垂〻允矣頌功儉將既着相夫之烈還開誡子之勛三遷母訓兄是麟膠八咏門風人呼犀角庭花四照羣高四傑之名人玉雙清目有雙珠之號于是西京太學盡重劉陶東觀名賢交推郭泰更美次公之早貴尤驚子幼之光鳴宮簫夜月浼塵掀全匱之書御苑秋風快馬尨玉河之襪堂前惟帳夫人循身自歛光閟下傳蔡太史每歸而遺毋又若倉通號騎祖孫更光役閭胄船是孝廉兄弟淩聯翩競爽謝玄奇風有玉樹繡鶴遐屏陸于春車上璧人錦綳羅拜孺人則含飴以矣遠懷而嬉鄰夫人年踰耆艾神明不衰靈文居生有生徒講論自若預一門之遐求偏為序姿列四世之曾玄都能者德配顏巽風已同天上之皇娥白髮和熊猶作人門之家督蓀以仲冬崇登八袠起居八座綵衣賦纕飼頭荐戲千春賓往第畔曲屋千馬張融宅後鉄市銅街之路李膺門外朱輪卅轂之賓莫不戶奏望宇宗侍中酒西河女子供來九節菖蒲東海嫗人進以三山芝草其等滿楊家戲孔李通門盡既為陶侃之賓宜進拜周瑜之母更望譜以聲詩鶴之璇玦燃斯宮燭悠揚蕭女之簫奏彼仙音戞擊瑤姬之琴則延開天姥麻能倩笑以投壺酒逆麻姑

用放為歡于織錦賽茲盛事仰冀名篇靈芝之方茁埰學難凋紫鳥西翔綠雲東降所聆非虛世之奇所觀皆霓奇之色彷彿五雲閒吏依稀二室仙姝不漫見有人閒世矣

南嶽 魏夫人晉司徒魏舒之女劉彥之妻生二子參遐服胡麻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清虛真人王褒等來降使以太上寶文八素守書位爲紫虛元君非天而去

萬年枝 謝玄暉直中書省詩紫殿肅陰〻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

天姥 李白天姥吟云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

紅藥 洪駒父紅葉餅雄家列坐紅擬面佇徒徠㒖不下迎

七葉 漢功臣惟松帳二氣述貴窈北于外花左思詩云蒜指碧業七葉埒絡蛘

金鳴珂 張嘉貞為桐嘉詠為金合兄弟每朝翳蓋登開巷時見爲

瑞墨妙莊莊乎有金玉之容人以文傳而文以人貴固宜壽之百世

繡州嘉興稱秀州 班昭成漢書孟堅妹續 蘇妹蘇東坡妹名安弟奕銜名字皆有才蓋貞女死皆符
名金縢 周公詩代武王計其書于金縢 女父君復公有疾女禱天願以身代卒然依事載耳
夏侯令運甓 陶士行事 齊眉 梁鴻孟光事 精衛 鳥名 以石填東海 女事

欽陳烈娟詩文引 賁擊

悅自名閨才媛華閣艷妻芍藥籠頭蘭花排巽窄衫短袖巧笑凝眸霏不應奪巽光妖傾鄰里紅樓起社居然脂粉山人青雀聯盟究是裒欽名士至若身歸氈帳惟聞蔡女之笳悲咽琵琶祇見明妃之塚曾是編泯之女禮極兵閨誼為坊者之妻義殊月窟洵慚房祇柱表名教干城如吳邑烈婦陳氏者生自單寒罕聞師姆之訓性成貞潔若嫺女史之箴幼負瓌姿長條奇擬富人有遼空之選高堂來勸駕之辭恥賦小星誓甘抱石可憐雙星雖擢已過笄年詎知百歲佳期終歸操場是在羽儀蘇蕙

終為怨碧霞紅若遇容華令晦未免迎風待月而延繞操井臼遂埽鉛華椎髻攏頭少居霸頓齊着版築色壯鴻夫虞布不完空務機絲之織蔡美鮮飽獨修魚菽之誠霜英遂映冰心蕙質不離蓬戶五年伉儷無媿奇門四德咸臻方期白首豈料紅顏薄命變生淅米之朝白板單棲矢死偷光之夕屬聲拒桑秋胡娟猶遜其服靈涕陳夫仲卿妻尚無其徐逮至備身無策作堵于征伏枕三更迴腸寸鐵愁煢瘵侮劍花濺血成星辰搶虎梢生霧刃當胸稱日月徐夫人之匕首自古不窮伍大夫之江湖于今欲立嗚呼貞魂烱烱陳屍尚透爪痕舉火焚焚啓棺詫

戊巳之不[illegible]秋將半角哀五[illegible]孔子遇程本子[illegible]
開其外氏羊左伯桃為土毛之衣脫驂蓋而語脫驂以贈
[illegible]
塵高士要離則士何爲[illegible]
[illegible]
北切不山桂劍子事[illegible]一杯[illegible]之土木[illegible]

○○○講易會傳引

魏允枏

蓋自圖呈龍敘○至理肇乎機先○棻演玉門○玄術前乎民用○故世而張十翼○法天以佐三辰○乾符真甕○堂惟煉石之○功地軸載寧○世何○止蘆灰之○續○推羨八索○用被九垓○斯至治之良書○乃不刊之鴻歎○然而時有否泰○道有隆污○辰相時乘○再陳久義○素王秉法○後著文言○析范理于未珠○極微言之將墜○用是秦灰不滅○漆壁猶存○炳耀等于日星○恒久齊于川岳○去聖既遠○絅音不絕○鄒枽之邪○聞有作者○漢魏之後○代有傳人○但能得其一端○罕式窺其大意○施五之後○漸起異同○商瞿以來○更多升錯○俗儒信其師說○聽學究由六新書○

學者溺于所聞○京房易傳之旨○誤入禨祥○管輅風角諸書○流為術數○華而不實○有同海蜃○美而無當○取喻玉卮○至于永嘉之亂○清談○元祐之排異學○遂放橫流之禍○終貽世道之災○軒代之衣○冠云逝○辛有御悲洛陽之宫○闕成塵○索公欽涕○因人心之彫喪○致國步之遷移○[illegible]于影響○益若斯之甚也○仲乎先生○東海仲翁○關西伯起○學通今古○理貫天人○一年秋策○晉採二酉之奇○杜嶽下帷○已足三冬之用○卑武子之練囊○寒窪不撤○恐溫舒之蒲牒○蔵月嗣增○叢璧金湯○言猶未肩○殷亮之席○入○九重○片言可奪○茂先之車○三十乘○一覽靡遺○至若荀爽之辨○劣新承天

之識歲千東方射覆之奇吾丘格五之戲未有才兼數子庚越
百家博覽并包金聲玉振如先生者也而易唐晚遇李廣數奇
黃金買駿不開碣石之宮白璧授人（岸然）恥入平津之閣陶令門前
但餘楊椰將生逕內唯有蓬蒿俄而玉琴泛炎金鉒黙野三精
霧塞忽揚逸浮之波九縣飈回便擾潢池之水青積黃中先入
裹閉之宅草衣坎畔誰明越石之寃幸自脫于網羅終已翔于
冢廊延明爽之難乃獲泉貞占大過之爻方知無悶慨彝倫之
攸斁悼世教之淪胥義雖孔之四聖久失其傳橫方圓之三圖
鮮通厥義將欲渡迷津之寶筏探赤水之元珠五十知非頗歷

俗本吉凶之事三千受業皇之東南西北之美但逸東皐惆已
斷家鄒蜀下長鏡未知稅駕江休睽之歎絜長德元暉閉仲起
之循肝暫留安邑暴皮乍暖絳帳新懸三吳佳麗之地必產南
金五湖雲水之鄉素愧東箭幸龍門之在望集虎觀而非過伯
嗜悵中之論定有異聞淳于肘後之方應非故技將令通德之
門重關于北海不使公越之市壽美于華陰
雲迷虎觀草長楊湖歎十年于茲矣當此黃頭白眼之時餘
以斯道自任便是聖賢種子柳何偶者聞出而和者寡〻也
丹悃斯罄能無三嘆

玉門　文王為紂囚于玉門囚而演易
煉石　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
八索　楚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九垓　九州之外有九垓
秦灰　始王焚書
魯壁　尚書存于彝壁
索公　索靖見洛陽宮闕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荊棘中
伯起　楊震字人稱為關西夫子
三冬　詩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
武子　車胤字囊螢讀書
茂先　晉張華字博學讀書三十乘
射覆　覆物而射之東方朔每射皆中

微波榭集詩文引

田茂遇

蓋聞建章飛蓋應劉稱御下之才金谷傳觴潘石振元康之譽顏光祿詩成曲水晉並機雲桓護軍論重元官人傳杜衡益神光不夜皇甍玩于隋珠而和璧在懸不獨輝于郢握荀或報秩金石終當義叶墳薦方今龍德右文雍壇振藻南風頌泥衢室降道綸煇承雲歌自明臺紆靈浸澤九苞肇采羣來足々之音五錦芬鋪衆獻熊々之製灑徐庚南北尚有使者懷鄉關而沈宋頌頻未聞略容臨綵殿光華後且文物斯將諸君子風開覺豹人怪靈蛇或才麗五車風有兩京三都之作或家藏十乘雅

識千門萬户之圖或文擧妙齡龍門作客或長卿獻賦狗監通[illegible]黄繻裂出關殿上奏白麒之對或檄傳漾旅軍中揚朱鸞之欽或更倩陸沉歲星薄游金馬或稽康懶放鬻肅備聽蘇門或劉去華切言時政因而歸卧空山或賈太傳痛哭大廷遂謫竄淪煙壑凡此英鋒灼爍皆登東壁之垣由來逸采欵寄畫燭崑崙之岫是青楚並稱才致伏習之辨為多而汝潁代有名流陳孔之爭已贅其等湖海恐人班荆懷古編膚研柳毋悠午夜一燈書叢說銓深愧中原諸子謂桑軒布頌寧割席于子魚之前乃雕龍可成豈負書于休文之側未遇昌黎前導誰傳馬上浪

仙不得皇甫序言終是覓頭僉父網羅一十七史承懷芸帙之輝延攬四十一人敢謂蘭亭之簡散乞綵綳用光梨棗煙雲旋鋒書以班管雲箋花雨繽紛登之牙籤玉軸裝同于蕭統意有取于經咲母曰論衡為中郎枕內之秘袁哉文賦啟千秋夕振之華青結鏤花點黃雲石窺豹紅纓珊網綈碧海之遺珠態勃之思遊於構墨驚淵燕臺文選一集香國繽紛沫林焜耀披閱一終日不暇給惜茲選限于四六不及悉為表章然則借箸劍于茂先匣裏分論衡于中郎枕中不敢忘所自也

應劉 晉應暢 劉楨
潘石 潘安仁 石崇
光祿 宋顏延定 光祿大夫
護軍 晉桓伊為獲軍
雲 黄帝有承雲之樂
狗監 揚得意
繻裂 終軍年十八入關裂繻
白麟 終軍有白麟奇木對
星 東方朔
蘇門 名山孫登所居
割席 管寧與華子魚割席
痕仙 賈島始為僧字浪仙
左太中作三都之賦時人多議之後求皇甫謐為之作叙時議乃息
鍾嶸詩評 曾作

○○集春江社引　何偉然

問社白沙，先華風流日遠；尋芳青靄，天涯勝友雲連。賢同東晉永和，歲合蘭亭癸丑。可無清讌，以續高宗？諸君騷雅傾今，才名振古。珠泉探水國，夜走蛟龍；采筆斃江城，春爭錦繡。芳樹香鶯聲求友，欣睛波鳧藻追歡。豈曰求聲，修言集彥。王盤無扶，切來茶甲輕黃；曲水有觴，流出酒花淺碧。儻雞肋之不棄，唯牛耳以相遲。春半為期，晴光是望。擢開新漲，高陳天上管絃；壇結春江，以醉領賦中花月。頗曲自同佳調，撿詞惣是韻人。先故布心，至展注目。

金谷花繁，高賢雜沓；兔園雪滿，華胄繽紛。詎是王孫豪舉，終非文士攸宜。得此數行，真可張北海之樽，奪南皮之蓋。

永和　晋年號。蘭亭記：永和九年會于會稽山之蘭亭。
王盤　杜詩鑿出高門行白玉盤。
鳧藻　詩：鳧鷖在藻。
鷄肋　曹操曰鷄肋，雞肋食之無肉，棄之有味。
春江　古樂府名：春江花月夜。

○○○星月同人引　有序　李緐

鄉心旅夢，秋至多悲。非樽罍以澆胸，緑帶勝也。况秋莫最於七夕之星，中秋之月。離而合，缺而圓，可謂天不負星月，亦可謂星月不自負矣。故作星月同人會期。

蘭心泣露，桂魄迎風。纔逢七夕佳期，轉盼中秋令候。金梭甫化，玉斧旋修。天朗氣清，洵是秋容新沐；虹銷雨霽，何其夜色澄鮮。千斛珠光，垂萬里一輪玉鏡；落九天雕無橫，鼻奇思人切胡床。逸興舉杯，以勸相遲。只此一宵，把酒而邀對影，可成三客橋憑。鵲度星娥，豈淺生嗟；宮倩蟾移，月姊不應有恨。其等羈思空亂。

樂事難窮，屢換星霜；羨牽風月，惟恐白頭漸老。可堪斷梗無憑，燭短未收，詎幾星之破曉；夜深無寐，恐際月之窺人。天上人間，星前月下，卧看牛女，侍具壺觴，喚起嫦娥，試憑絃管，伏異帶星而出，隨月倚來。絲絲縷縷，采穿何必乗龍；吟鶴覽裏，自舞不須逆斗梯雲。

銀漢低垂，珠星偷照。碧天無際，皎月平懸。論幽景則七夕為佳，溯豪舉則中秋莫勝。兼撤令節，暢我逸情。低吟長生殿裏之歌，高唱把酒青天之曲。當不知此身尚在塵世也。

金梭　織女金梭。
玉斧　吳剛滿月中秋，桂樹故六玉斧。
千斛珠　指星七夕明。
一輪玉　指月在中。

秋

犢鼻阮咸七夕曬犢鼻褌三客李白詩舉杯邀月對影成三窺人東坡詞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

絲線七夕宮中用絲縷穿針霓裳中秋廣寒仙女舞霓裳羽衣曲

訂吏社分題小引　黎元寬

攬隋堤之衰草獨最東籬值果社之新醻堪供北海乃孫生忘其失路抑勝友至以如雲必使有馬跡馬戴成息壤母寧遊龍山者獨遊古人近遊燕城三里之亭逼集藝苑千秋之客時非冒雨既登陟之非艱地少備料猶朝吟之不禁相與為竹徑所造俠子猷以徵歌亦客有滕閣未臨屬昌黎而懸記藉令土風殊異莫救十日始憐菊花所期傳雅名通且為五經權補糕字茱萸遍稱滄感王峰之寒梨棗光鳩謹依金谷之野閒尋瀟踊圖名士風流戲稱茱萸亦雅人深致有此一觴一詠已抵抑石湖逸無數綠酒紅棠也

梅鶴詩人筆卅小引

金俊明

桃椎披裘帶索猶遺草履於路零搘平請易鹽嚴尚犒卜錢於市上況以筆代耒尤高蹈之不群若使農力田應負之足補近數吳門清舉咸歸東海勝流若吾徐友子能顏平原之書法允歸絕倫韓吏部之詩文更稱風標第病且兼貧托迹案閒之隱乃嬌而不宦甘心竹素之進雖介介之操可風而生生之資實敝都亭過問持傳載酒之車戶屨絲來特設限門之鐵應者圖自握珠抱玉求者亦須贈緡籠鵞不致厭戴歌鬟重煩題帶將使孫山老鶴並荷餘糧斯避世之雅談亦藝林之韻事也

閒情與秋水俱遠逸致比春雲共澹正如山鶴孤鳴隔斷紅塵之喧海鷗獨往長縱綠野之羈如聞樂全清談令人神思瀟灑

桃椎　世說朱桃椎披裘帶索隱居田間不受餽遺每旦織草屨置道旁人見之曰此朱居士屨也以米易之桃椎取以自給　君平　嚴君平賣卜長安市中　平原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善書　籠鵞　王右軍性喜畜鵞欲求書者以鵞易之謂之換鵞書　特厭戴　南唐韓熙載係使歌姬向容乞詩　老鶴　林和靖養鶴　孫山

○○醼金運惠泉小引

李日華

吾華竹雪襟期松風齒頰暫隨飲啄人間終擬消遙物外名山未即塵海何辭然而杖奇啜句液灑易枯淋漓洗滌若泉不啟月團百片喜折魚鹹槐火二篝驚翻蠏眼陸季疵之著述既來與刑張又新之編摩能無鼓吹昔衛公宦達中書頗煩遞水杜老潛居夔峽陰叫濕雲今者琢康惠麓踰二百里而還問渡松陵不三四日而致登新稍舊轉手妙若鏃艤舟使費煮用力省於梓枯凡吾清山咸耽嘉盟設々松風宗々蕉雨寄挾雀捲當令鶴避詩何異于盧仝經矣貴火陸羽

月團　月團蜀茶名　槐火　春取槐柳之火又槐樹百年自能出火　蠏眼　茶經湯沸如蠏眼　惠麓　惠麓即惠山在無錫

勸修吳縣學宮引　　顧芳菁

蓋聞梧王閒道（並壹）重三雍聖代右文制崇兩序是以俎豆千秋特篤牲牢於報饗宮墻萬仞用隆棟宇之輝煌由歷代以迄今茲自國學而及鄉校莫不高山共仰大典彌昭吳邑學宮據蘇臺形勝地分牛女之墟集吳會英靈人號東南之美文章山斗則王文恪施宗銘之科第同揆相業經綸則袁安齋申文定之聲施並遠（特乎有恭）諱由培育之多材實乃儲祥於地脈第年來風雨相侵綢繆未暇前則兩廡傾圮僅供鳥鼠之棲後則學舍荒涼徒切黍離之感河流之閉塞已久牌坊之頹廢有年以致衆鐸者齋頭首蓿嘆半席之難溫即抱玉者虛上壽輪璧三獻之猶刖遂爾賢書寥落鶚甲無人稽之人言合之輿論咸謂河梁王帶向繞二水之交潆閒起吳峰尚賴一樂之獨秀淤塞者固宜疏瀹修補者尤亟經營但物力惟艱雖為巧炊之婦人謀不一恐仝築室之年試思吾輩文章事業（名言可寫世）絕何處得來須知他年富貴功名都向此中做起況梵宮齋院邀福者尚揮布地之金舞榭歌筵浪費者偏教纏頭之錦豈先聖瞻依之所多士科第攸關敢不一乃心力共謀經始自今鳩工不日捐助從公凡我同人咸宜樂助凡力贍者固捐資以慨任即不給者猶勸衆以樂施務期寸絲寸積致神倉片瓦片椽含成大廈則美輪美奐載奐丹楹繡棟欣瞻聖宇之重新曰俊士曰造士銀榜金書快觀文昌之永麗矣

擬聖而作盡包羅天地之英肆華而成發昭回雲漢之象把西山之爽氣分東壁之餘光可稱瓌管春容金壺霏潤

日

名

長枕　明皇作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卧起

道傍　詩云築舍道傍三年不成

役夫　易不字方來役

夫

山

適館　見毛詩鄭風適子之館事

築建關廟疏　王穉登

據郡國之紫陌歷幕府之青樓雉堞近而刁斗鳴鳳刹隣而鐘梵接信國公高牙曾建雲屯萬竈之師壽亭侯新廟孔安人識三分之傑神靈為之陟降士女于此皈依頃者海邦作逆騁竜怒而亂天綱水國腥羶奮螳臂以當車轍眾方怒其犯順神實助而誅兇雲際而見此騎熒中而授豹略熊羆之士雷奮遂辭白馬之圍繹之穴冰消大破黃巾之眾晉兵不犯長蛇蕩之遺魂唐逞羅傲頼睢陽之厲鬼會禁廟食以容神休卜此新宮有發報祀趙司空下斧斤之令唇司馬勒金石之文險刷而見

朱旗夜堂啟開鐵騎金扉碧殿雖三載之相尋曲室深房尚一椽之未搆白鶴巢而欲去黃冠閒其不居庭空而金像寒草深而石階塌清宵銀鑰誰司劍戟之藏春雨銅鋪日染莓苔之色燕泥或浸其貝胄珠絲將上其烏旗蓋地固因神而靈廟必得人為守長廊春雨非一木之可成燕寢清香賴十方之協力所願聚絲為錦集翠成裘或捨蘭椽或捐桂棟或助鬚髮之尼或出紅霓之梁使煙霞羽士長瞻絳節之朝伏臘村翁不斷白蘋之薦

寫得有聲有勢喬喬皇皇使聽者心動神悚方見筆力之妙

重修白公堤疏　王緯登

樹雲柳以障波，隋堤攸壯；植官柳而作堤，漢岸不傾。事久則百弊俱生，謀善斯千年無患。功既存乎濟物，人宜惜其傷財。若白公堤者，據山塘之舊里，實吳會之通逵。山郭近而輪鞅喧，水村深而帆檣集。西接金昌之繡陌，日出而萬井鶯花；北連海涌之翠微，風清而半空鐘梵。買魚沽酒，行旅如雲；走馬呼鷹，飛塵蔽日。晚村人語，遠歸白社之烟；曉市花聲，驚破紅樓之夢。草際香車頻屬，水邊佳麗恒多。傍溪居者千家，面山行者七里。江州司馬築此芳堤，天水郡侯增其舊觀。奈何既久，惜也崩欹。花驄

沃惜障泥而不渡，蘭舟遇而執錦纜以難牽。過客無不攢眉，居人為之蹙額。斜陽水綠，想鄭國之乘輿；斷岸潮生，吟衛風之艴桀。下是欲與己墜之典，必期共舉樂施之心。蓋仍舊貫者易于更新，論大事者不惜小費。射江之箭安在，不如尺土之功；刻石之犀久湮，莫憶一碑之惠。或輸紅粟，或鮮青錢，或覓半枯之沙，或續已頹之壞。看他日沙堤爭舉銀鈎之筆，須令朝彼岸齊傾金錯之囊。

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既藻思之綺合，復素質之芊綿。識于綜察處見其清真，穠艷中拖其澄瀞也。兄稱名人之

惟賢者畢輝，是可以滌塵而生遠思。

隋堤　煬帝游江都，隄上遍植垂柳，後世稱為隋堤。　白堤　虎丘山塘堤七里，係唐白樂天築，上有白公祠。

海湧　虎丘一名海湧山，傳此山原海寺時湧出，故名。　鄭輿　子產以乘輿濟人。　衛風　衛風芄蘭之詩。

錢鏐　錢鏐都臨安，欲築江塘，為潮所役，乃以萬弩射之乃成。　障泥　馬韉之障泥，見世說。

在我不徒自利而扇涼風于火宅使彼亦復無他苟能讚嘆于
斯言即可迴向乎諸佛
千尋明徹俯映圓珠一曲澄鮮遙瞻紫貝法堂青草隨處皆
無須安得此廣大慈航作奇迅三昧乎

赤髭佛陀耶舍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耶　白足釋曇始足白于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稱曰白足禪師　演法佛住說法四十九年無法可說　拈花佛拈示衆衣　化人西域化人吞刀吐火　劫火大千世界劫大三千年一壞　靈山偈西居餘供見別註

募結淨廬疏　　韓敬

修微王姬者彤管丈人綺羅高士青蓮出淖濯根太華峰顛朱
霞在空映彩赤城雲外曾大家之續史衛夫人之善書一東蘭
心寄倚冰崖雲谷五枝燈派能參雲棲風禍偈欲裴桀送騎秦
鳳春山不盡長齋繡佛之前秋葉獨箋花雨髮將之空蝶卿夢
覺已恰三生驚譜名消方起八界明星作袜不着緇仙之錫金
縷如鉄欲試遠游之履因陳情于將女獲堅志于買山百尺樓
頭懺見碧天無際千株桃下憑教王洞長開鬚者豈必宗雷
閣自能邪尹衆裳單處撒邀靈照之東叙劍聽來不在羊權之

宅先營繕策史樹金湯郗嘉賓之勝事可尋魚玄機之注讀非
比必使孤山雪後加倍精神且念西子奩中洗空粉黛結廬雖
在人境入山唯恐不深既許恭景中于禪慎莫猜折後之榔所
領西池舊侶南岳新盟共掃癡懷槃觀緣起康義瓊花落後猶
揩明首飛絮粘來仍歸淨土團焦如笠使同毛女之埋松栢為
青易換金仙之骨無虛佳語不日成之
韻人韻事以韻筆寫之覺語皆有香氣即傳之百世以下
猶使讀者如見其人如聞其事若依依其在左右也

青蓮佛家有青蓮花又青蓮出于淖泥之中　太華山名詩太華峰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　大家

家目始班固斐裴裴敏過雲英于藍橋以漿飲之詩一秦鳳
女媧像漢大裴浚裴百處生玄霜搗盡見雲英佛印
即泰女泰山大君有如達簪持佛弟魚機歷時女飛絮
天王戶小故曰泰山子名冠蓋許曰神
亡已作汾泥不毛女毛女遊泰入山
逐東風上下狂食柏葉而成仙

○○○翠林菴募緣疏　　馬之駿

梵刹之興帝城為盛塗金堊繡梁耿莊嚴占市臨衢無殊幽曠每當遊息輒苦紛囂乃地經北郭之偏有水自西山而下始教珠而劉流漸匯玉以空明葭葦縱橫柳堤森蔚白蛟黃鵠即太液之春波黑米紅衣非昆池之劫火每至夕陽樓堞秋容凝阜鷗沙與鴈徼依稀雉影共鼓宮吞吐黔笠而至者爭於衆流之歸中東以來者寄其五湖之想而野空浮碧岸少精廬徑途翠林一菴不足茅茨半畝蘋緯摩室難安寶座三千作化城觀尚天仙樓十二聚花驕依之不易將經行禮懺以何資滇南海公饒深㵎之心興廣度之志誓衍衣缽住歷閑山巢遇上根主開宏構而余以為欲究積惡在截泛求祇園何以傳經知精專之難奪阿育胡由湧地想圓滿之不殊斷非彼小乘人可作此大因緣事懸檄待信如海之模弈積想生基似種之滑果穿雲涌月何闕法界成虧拾宅聚沙標視前因深淺

南朝古寺十里松門北嶺空林三椽茅屋疑傳黃葉之辭如聚青谿之側

黑米　杜詩波漂菰米沈雲黑
劫火　武帝鑿昆明池中有黑灰問之東方朔曰此渾混初開劫火所燒之灰也
雉堞　女牆即城頭
巾車　小車也
精藍　精舍
阿育　湧金蓮地

募圖基藏經櫃疏　楊廷樞

夫自一葦東渡，面壁之心傳，五葉中敷，證拈花之妙悟，則莫不捐除文字，刊落詞詮，薄梵筴為多言，斥聲聞為小乘者矣。然而流派雖異，源始無分，七處八會，般若家多之篇，四諦三元支那撰述之論，如水傳器，似月麗星，無非以教而翼宗，不可因宗而廢教。典忘一傳，鉄一非實，經律論兼三為藏，隨不住處轉功德輪，一開卷，持種菩提果。蒐萩芸閣，鳩工始待于他年；炳燿琅函，韞櫝先祈于此日。將使香花紛郁，供養備其莊嚴；唄咏梵揚，緗閱增其隆重。牙籤滿架，重重鹿苑之文；玉軸盈箱，爍爍龍宮之宇。助法輪之不息，日月增輝；資禪誦以普流，鬼神密護。寶絡千絲，扇芳規于典歲；珠纓百面，竊妙諦于宏區。儼然敬好之容，極矣光明之選，此亦丈家大乘也。更從募櫃處即帶入藏經寶閣，語有斟酌，非湯然落墨者。

一葦　達磨東來乘一葦渡江

面壁　達磨居廬山面壁九年

拈花　佛家拈花微笑

小乘　以佛家小乘為唄咏聲

鹿苑　佛地

牙籤　鄴架有書萬卷，皆牙籤錦軸

澄江蔡烈女祠祈子疏　侯方域

其妾吳氏，家本吳閶，言歸梁苑，十二樓月，沉于夜，偏燕雙眉，三千里雲際扁舟，常憐一葉，鸞鸞斷老，傍公于以何依，燕燕空悵，嘆佳人之不再，終恐霞裳翠袖，總歸花落鳥啼。殿下自沭也，貞聞風者遠，不辭玉碎，皆縞影于人間，所喜石堅，待請名于帝座。掌發斯有，薄俾佐邵妃念，賦卜未諧，乃酹麟子，伏祈慈羽俯賜隸力永年，大降英雄，菩薩之靈，曲成兕女，惟房之須，從此長齋繡佛，早期肇錫佳名，千歲桃花，佩瑤池之結實，萬年靈藥，望碧海以卿恩。

薄倖祠中，誰問長卿之座？溫柔香裏，浪傳荀令之名。非關腸斷伊人，直是鍾情我輩。僕本雜人，愁聞綺語，三生已斷，難留悵衷之魂，一笑空存，徒結燈前之夢，對此喁喁私語，能無耿耿愁予。

十二樓　方士有言黃帝時為十二樓以候神人，名曰迎年。帝許之。十洲記崑崙山有五城十二樓

梁苑

在江南

八仙

六齋繡佛

瑤池　母子瑤池

碧海

黃籙醮中追薦疏　宋實頴

蓋聞霜露交侵，孫子若緋柯之葉；春秋代謝，生人真過隙之駒。望雲影于（雲為淚下）松阡，空瀝三年之血；乞昧光于蓮座，能消萬刼之灰。故父某忠孝嗣家，篤友成性，甫十九而早孤，奉母有白華之養；諭強仕而終隱，讀書守寠閣之緗。生前繡佛長齋，樣（論貢真業）行不愧子古德；沒後神蹤東岳，幽明咸號為真人。故母某性幽貞，貽規苦烈，誓死靡他，視寒泉而比潔，捨生不渝，與日月而爭光。至七弟桑天忠孝，于誓年全君親，以膺鬢招，并上之琨英靈，若庸夢賓山之祀，其尾長存，但極有六，而觀（排淵威勤文主子情）匯厥山，豈尚前修之有缺生在三，而我獨不敢實。惟小子之無良，茲逢鍊師建黃籙之醮中，薦七七之期，爰附齋壇，深祈哀憫。伏願聖慈接引，法雨消究，金粟生天，伴永離夫火宅；白雲遠望，得證果于西方。空花終身之憂宴，冀圓團于此日，歷（其書本于孟情）偕諸天之力，丹為父子于他生。

本乎至性，形為至情，故其言真誠恍惻，悱〻乎有出入顧復之思，懷〻乎其霜露春秋之感，不獨以文之婉麗見長也。

過隙　人生如白駒過隙注白駒日影也
松阡　墓地每種松栢
蓮座　佛座有蓮花
古德　有道僧伽付者謂之古德
金粟　佛家有粟如來
劫灰　劫大五千平一燒見漢古朔傳

蘗菴梅闊疏　金昌

淨名十（名理超者）笏之地，證不二法門；慶喜眾鉢之嚴，集無生妙諦。同作人天眼目，均為解行道場。要以闠市騎牛，物雖少，翩九平而辟靜以觀空；沸星欲出，端霜雪山之蒲，道樹方成，必數香林之草。蘗菴師者，侍中構手靈叢，推伽黎之上首，貲棻思逆，久轟一掌。大悲助下，定築三拳，算半世草鞋錢，真成浪費久矣。勝一條柱杖子，留將半影，宜載且成香，那伴徑往商量，二六時中，恐涉唐長。築空于齋女門外，觀化于弥勒樓中，從廣阿師閣臺山洛而行善來文殊際福城東而住，傾龕燈供佛鉢，擇其地而掩關息形。實難其資，凡屬皈命之人，可演布金之義。若使當來擁護，免助勝緣，應知無上菩提，早圓極果。文如精明，空掃盡一切狂華，語〻皆成三林理，則禪家之白象，文尖儒苑之青蓮。

淨名　即維摩詰一名淨名一名無垢稱
十笏　即維摩丈室
慶喜　阿難名慶喜
眾鉢　罪鉢阿難岩卯習處作
閙市騎牛　傳燈錄閙市騎牛不識一人
沸星　即世星佛祖枯坐六年見沸星而大悟
道樹　香林　皆出法
黃蘗　畜栢古諡武黃栢肥遂轟一掌
大悲　古德六大悉助下築三拳
草鞋錢　趙州舉經許及至歸來無一事和尚虛費草鞋錢
唐度　唐袞時日花虛費一日也言
彌勒樓　出華嚴經
阿師　出傳燈
福城東住　文殊指善財云福城東際大塔廟處住

〇〇〇募準提閣疏　　支憲

蓋聞渡杯江上曾開南國之宗飛錫峯頭尚啟東林之寺况在
支公之故里遙通慧遠之遺林放鶴亭邊何處覓雲峰之跡錦
沆溪畔從茲問醫藥之音不有精藍奚由選勝風幢師者心空
三昧道識六如鶴林隱踪虎谿寄跡貫支硎之佐地開門即是
深山創祇樹之新宮隨處皆為淨土上欲建準提香閣功同平爭
金桴一木一椽必需檀那之力寸甓寸瓦無非長者之金伏願
共鑿奏心彼誠蓮座既臺邊頑石以助講堂布地上黄金共成
勝果因心種果何妨積少成多以福為田必使倡予和汝屏几
聽嬰堂四六新書　卷五　疏　十三　建準
維摩月啟群賠貝葉千尋迦葉雲厨行觀蓮花十丈李弘法鑰
齋破慳囊
金行貫叙須氣肅于西城珠締纓空祥雅虎于南極乾文淵
潤宵景澄逸誠可僭闢龍堂弘資象法

放鶴　支硎山有放鶴亭　係支遁放鶴處
頑石　生公聚石為徒以講經　至欲妙廣石皆點頭
布地　給孤長者以黄金布地
維摩　維摩居士　古佛名
貝葉　西方有貝樹佛家　用其葉以寫經典
雲峰　詩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
醫藥　吳王菜醫藥店在靈岩為西施登眺之所

〇〇〇堯峰募緣疏引　　黄始

蓋聞創佛龕於螺溪山開銀地集僧伽於龍井花滿香厨壇下
燔經唱誦法雲之偈空中擲鉢流傳刻木之緣西林香谷拾刹
史之居南嶽珠吟送儒生之佛舉念皆成勝果惟心總是福田
吳郡西隅名山夏秀堯峰古刹勝地久傳肇于有宋之年中更
廢置近自熹宗之代幸復鼎新高僧湛川大師天啟年始造剪茅革而啓法
堂先賢文姚兩公闢精藍而招禪侶總使盂散優曇自有天神
供養又悉厨封椽栗雜湔檀楚伊蒲因為廣置山田籍以招徠
徒衆收五百畝之粟供一週歲之需將百里投齋不必洛陽那
聽嬰堂四六新書　卷五　引　十三　堯峰募
外頻年乞食無煩舍衛城中豈意歲月屢更滄桑五易石田積
逋疴土難勤熏之徭役頻來總深山其莫避况此追呼日急逞
懸落以難夫諦公鷲嶺淵源雲門龍象森南來之鉢別廣宗傳
還而海之珠仍為法嗣向安禪于岩水今卑錫於茲山開宵習
定則實馬凌空白日翻經而金蓮涌地雖見枯花日衆宗開慧
述山林其如儲粟常空莫饋閒立衣樂塵生香積誰肇松下清
齋烟冷經樓難貴山中白石不特剔珠夕桂畫餅徒嗟抑且夏
稅秋糧點金無術伽耶十八相々相攢眉優波五百僧々來
手是同頂首戴禮遍告宰官長者從欲喜圖而修福果植善提

吳郡黃始靜御選評
從學邵言珪端玉校輯

書集

聽嚶堂四六新書卷六目錄終

聽嚶堂四六新書卷之六

吳郡黃　始靜卿選評
同學何　杞岐甄仝輯

與管居售書　賀棐

新蛟橋畔暫停迷鷺射虎歌前邊成分袂方期物鶴之游竟輿
釣鼇之約嗣後足宿慶易久素尤痡思僕少時與足下筆一
艘書畫常浮笠澤之煙篤堅松肅間踪鍾山之月車乘薄笨接
俊士于龍門搭具構勝慧良朋於馬廠雨中啓石戲拔卅葉之
蓑寒夜苦吟互權蘆花之被浪蕊不休持杯沒憤劇談無已狀

飯成黍共言此樂可常豈意於今不再況社中諸子悉已雲翔
我輩數人獨嗟霧隱囊更頻遭歉歲卒遇憫凶避債無臺埋文
有塚頻歌鵝武之詩壺缺已缺久厭鍾期之聽琴破不修筆嶄
則若過石田心織而多成貝錦昕昨栗蘇雖少杞菊猶香尚得
折桂叢界章韓補屋半規涼月偶分臙卷之詩聲一徑濃陰久
借隣家之樹邑松風晚奏可代鳴絃桐露晨流足供濡墨逍遙
名洞贅慰良宵書想異書待消永月系若讀張水曹之篇什如
聽綠萁對榔司馬之紀遊若臨山水則倦亦忘疲飢當當飽近
更以藏書不廣思札塔益更思類紳帶以紀言種芭蕉而習字

答杜弢武太傅書　葛雲芝

閣下韜鈐奕世忠孝傳家都護若燕頷之名將軍來猿臂之號

僕等初自武昌便已馳情塞北恭仰宏軌指揮而崩角千群蕩

搖而聲西下落音人稱王鎮惡之止帝桓石虔之已塵方斯旌

武昌多矣獨以家住江南未得托身幕府通天山而作銘摩

盾曩以戎旃且慚主公之大後何言不意旌節言旋拜光人之境

基將結翰句起高陽之池館矣言永日送使僕等婆娑將軍之

樹結交大父之行時哉割鮮置酒時哉推褐論詩述異平之壯

事空氣實與畢釋部之湖灝形神水釋方謂香山遺老冠蓋長

晉洛下耆英狀屢不去望期驃駒汾呂鷄首旋飛卯自別之後

二三同侶通卿卿以永歎望商閣而長愁因念閣下路越江皋

覩長波之迢迢心依故國白雲之淡淡其為憔悴何可勝言

手伏讀來教有云文壇酒社一概都捐閉門却掃日掌淨業夫

風馳電掣因少時之所娛一詠一觴亦非高年之長侍惟當棲

心禪閣結志芬廊使騷壇息千里之思斯驚翮有干霄之望况

委霞園于莲苹易使傷懷隕壯子于石須難言無決是非豬有

忘宴安能起然獨得耶伏惟努力加餐為道自愛羽歸遄息索

華神耗　有尾

文致蕭疎文情傲岸軒軒如霞朗朗若玉樹衣千仞天閣臧

其高寒濯足萬里海濤盛其汗漫

燕頷　後漢班超傳燕頷虎頸

猿臂　李廣傳李廣為人猿臂善射

將軍樹　馮異每諸將論功異常獨屏樹下人稱為大樹將軍

罘罳　經昆明池宮在西南鄭玄注曰罘罳屏也

射鄉屏人加餐加餐飯努力

閣　武王克商未下車封黃帝之後

與劉子延書　錢流

横門析柳易葛而表瀣雞水之風桐望卿卿之紫氣白雲古樹念坎伊人倘是落步爲紫而音書顛隔既以蹤累成性亦苦塵容急狀做和我亮之鮮不以爲才向無心者乃手書及同人未嘗不以不肖弟為門屋梁月在古道照顏千里非遥周之有感也思錯雕進隨附曹共席論文宵燭把酒春花雖同人晏笑並極網縵而相許襟期獨推知己達離判歲感甚三秋茲幸持衛片席產女山公諒年兄既道不遠晤言在即聆明光之啓事趨仙旂以承音并得霜閑緒論覺我疎狂快何如也

始陳瞻兩之底而雲山綿邈如見其人中述晤對之歡而剪蜀茂物如聞其語未得與望之悰兼陞慙瑜之惆而典型不遠就正爲勤古道可風非近今餘子所及

與沈禹錫　曹爾堪

飄泊羈棲依遲四月高齋家託累夕傳觴使游子發所依歸莊舄執珪之吟仲宣登樓之賦可以無作臨岐祖帳不忍言別能無析楊柳而銷魂贈將離而揮涕詞自抵武陟懸公館感使君之賢嬰日渡河而恭澤句茅嵌野黃流齧岸四百河北縣各有沃沮坊溪陂土風敦朴眷念不置至鄭州之侍乃宗弟爲載酒東郊漁氏水亭萬頃柳巷鷺集遠陂群衣幕地作竟日遊詩云東有甫草彷彿見之旅滇過中牟入大梁矣問吹臺之故址弔宋疾子平蕪歎歡泣泣嗚吳患之餘求侯生而不得不禁悲憤

之與席也聊述游蹤以慰眷念續南皮之良會未知在何日耳

序事歷歷則游覽紀也寫景依依又風俗誌也悲涼激國吊往懷而興懷惆悵関河無時賢而花草倫遇秋浦數人周當收之芙蓉江上

宋寝　宋之侯生　侯嬴夷門監者魏人　仲宣　王粲字象居荊州每月夜登樓作賦

謝人餽藥書　尤侗

僕冥月膏肓烟花痼疾同馬卿之消渴比虞子之幽憂忽啓發
魚如逆扁鵲贈之芳藥授我木瓜紫蘇與白芷同香黃蘗共紅
花相決經云小草即是大丹月宮桂樹竊自姮娥台洞桃花採
從仙女一杯池水堪貫大虛之談半乙神樓頓醒鈞天之夢聽
騎花語羊叔子豈有酖人耳目然舉楚太子無勞謝客
洞中納馬之書開府賚袍之啓題本易佳耳乃從苦口能吐
甘言比尺一中八行九華也
命許民以碩玉蔬海神之散珠盡妍雅而極玲瓏挹芳華而

招續藻允矣人懷寶握矣

消渴　馬卿即司馬長卿居茂陵消渴疾
世說虞則為遠相傳有
志出則為小草姮娥竊藥奔入月宮
羊祜以藥遺陸抗左右諫之陸
曰天下豈有鴆人羊叔子哉
魚　古詩客從南方來遺我雙鯉魚
扁鵲　秦人盧醫
小草
台洞　即天台劉阮遇仙事

與陳其年書　周積賢

足下穎川舊族江左名流三君同塵二方高世著書善卷之洞
行見花開賦詩玉女之潭還鶴魚聽珊瑚七尺非惟金谷之園
玖瑰千重寧止曲陽之宅固當笑南金之寡和訝烏人之絕
況復剡溪非遠于猷乘興之船山陽可通仲悌相思之駕東都
道主便多蔡德之賓西湖文人或有求名之客是臭味也其不
然乎僕比年病患不時雖處多暇天地為小江海不流逐乃息
羽于千里之內垂翅于多士之末既井田之非便亦驛瑤之徒
勞而貴書無力備筆與謗時有弋者無靜柯之可棲身為傍人
羨安淵之何把風教所期惟在足下且夫攜李山下為種蠡者

欽人石頭城中見草安者幾輩坐新亭而傾慨過西州而愴懷
馬首東西川原南北審寧忽見胡寧可言浮沈之懷碁斯而已
將以明春遊於三載禍竹為室廣不過身藉草為裀厚不蔽膝
歡娛其上匿影其下既失蛟龍之伍仍非鷄鶩為群元卿荒草
之述是所師心子通終日之闕差堪旅友小人圖鄙不敢自文
至其異鄉賦別之篇昔日詠懷之作雖詞非金石難居作述之
科而心有風雅非無鳥獸之性勒之舊冊之山非敢望也供諸
羽陵之蠹豈不惜哉杜元凱之碑一山一水庾子山之賦五存

五七秋心痛之無能為力足下念此亭無慨然秋風加厲雲雁

初來淺遇有時行矣努力

紛紜絢縵散赤水之餘霞煥衍勝文凝吉光之曉露序事秀

弦寄興孤潔亦婆娑乎藝術之場休息乎縞綃之間者乎

潁川東太丘為善卷山有善卷之洞為羽陵穆天子傳仲秋 [illegible]

新亭 士會要于此

榜人 之榜人 [illegible] 也

與謝仙曜書　　諸曇

昨煩神筆無飲珍羞盛作交并稱謝何似僕以蒲柳之姿在風塵之內嶔崎之貌雖未似乎汝南土木之容竟已同於中散有慚佳士秋費寫真實愧厥生遂煩圖貌乃命仲遠拂紙握管凝思周使生面頓開頹顏思起光儀在面如逢寓手之奇頰未增毫已過虎頭之伎昔少文得圖于晉帝世以為榮與宗見咏於王維今備為美以僕方彼自謂過之何者快意取於當前而絕藝難於再見也令於明旦便欲請圖既已出之塵與便須置之丘壑但僕性好奇服心儀古人仰祈被以明月之裳着以逃遯

之儀素書一束童子二人比之白雲之鄉吾將老矣[illegible]錢流水之外自謂過之

取致高㵿取境蕭遠似莊似謝如規如諷砥卑識于塵巨導間心于物外亦何必無功序淵明文始稱達人高致

中散　嵇中散土木形骸

頰毫　顧愷之畫裴楷頰上添三毛事別見

白雲鄉　古詞乘彼白雲遊于帝鄉

素書　黃石[illegible]有素書

蒲柳　六朝[illegible]蒲柳之姿望秋先零

與胡彥遠　張綱孫

自別良友，渺黃流之峻湍，勝齊郊之霜木，夕陽古路，不覺與懷悵然，以悲無聊而歎。及石歷城，與駿男起卧一室，遠慕鄭公之註書，近嘉劉訏之纍，俯仰之際，忽憤俱生，追憶中年，坎坷備極，家室衣亡，母妻遠逝，子女飢寒，田園蕪沒，晨坐忽感，則衣指亂，從夜寢偶及，則涕泗被面，落落窮途，誰與語此，御杯顧笑，總非人情，痛先人之暴棄，悼我生之流離，雖使嘉賓在席，屢炭炙花，吳姬吹竹，趙女彈絲，難以自解，況日短水飛，鼯鼯穴樹，悠悠知己，山河則之，歎夫世不我知，當求斯志，火珠徑寸，每產精於吟水，青松百丈，自抱翠於懸崖，天下所貴，宜絕遠乎耳目，而大帝來了不遂懷來，光以倉皇，如失耳，然後知逢萌之携家海上，管寧之獨處木榻，良非無所恨也。昔吾見知於鮑叔，終身感之，以其惜才也；伯牙非于期不操流水，以其知音也。今彥遠知我不異二子矣，將何以為我處乎。

席席之音，從可悅乎，不堪醒，目其骨腐也，筆亦有骨，勁削神采自清，使無一字深入，塞窮此則，節節皆黃金矣，鑽乎深然將使讀者望風深拳

火珠徑寸　南史：日中天竺國出火齊珠，大者徑寸

逢萌　西漢哀帝時，掛冠東都門，浮海　管寧

東漢人避亂居遼東，獨處一木榻，坐卧三十年

流水　琴有高山流水之曲

稽瓔堂四六新書　卷六　三十五　與胡彥

聽嚶堂四六新書卷七目次

吳郡黃始靜御選評　從學邵言琯瑞玉技評

雜文集

聽嚶堂四六新書卷七目錄終

圓妙觀三淸殿上梁文　宋實穎

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峯（臺賓且天而乃）巍巍地軸壯哉崑崙之阜唯吳會之奧區寔東南之巨郡襟江帶湖美闔城之形勢前雀後武蓋閭妙之餘睇見朱陛玉墀之樓羲眞館華陽之盛是稱龍伏象號金方自前代泰維多歷年所日觀與天門讓賦卿雲與縵月綵擇萬椎梅梁亦付吳宮花草玉書金簡徒琪楚室雨風恭等齋心募化物力勝緣事不辭夫極難功已成夫大壯擇于某日上梁考寶勢雲高瑤題星拱嵯峨孤擢若漢闕之仙標擬鼇背皇似新亭之龍刹幾乎霄之紫府近太乙之淸都雖上帝高臨豈翔人間之輪奐而衆心共北如達天上之神仙從此會有極而歸有極萬呼萬歲抑且十日風而五日雨民樂千年雖協措据勤勞蕭相之未央再觀至于推誠捐助何晏之景福還成此皆吳中之勝固而實通風之弘暢之伏集而陽寒燠天心允協乎人心冊徵章飛終事一如其始事則金門方朔可侍宴于瑤池而鶴駕鑾仙容吹笙于金闕

雕楹矣變領明堂之詩冊柱岩岩若聽靈光之賦眞可令金闕眞官望紫微而銳駕玉清仙吏降碧霄以停驂

襟帶（滕王閣序襟三江而帶五湖）三閭城（吳郡係吳王故城也謂之閶城）雀武（朱雀玄武本帶前後象宮之名）

紫府（石曼卿言到天上過紫府即紫宮也）金方（金屬西方）玉虞（仙靈之府）金門（漢東方朔待詔金馬門）緱仙（王子晉于緱山駕鶴成仙）未央（蕭何造未央宮極其壯麗）景福（何晏景福殿）共北（上共北辰居所而衆星拱之）日觀（泰山有日觀峯）天門（詩天門日射黃金榜）吳宮（詩吳宮花草埋幽徑）楚室（毛詩作于楚室）清都（皆神仙所居）仙標（中秋見仙標乘煙註）翬飛（如翬斯飛見毛詩）

適有客蒞止風雨惟時至之期至于鼓角晴飛突天霄而並奕
壺尊夕轉逆月霧以方丞歲戊之申月日之九二公觴于此樓
盃酒之間連於晡下夜為之相通乎是戒澄日氣於煙靄鳳月
精於霧霭固已極斐亹之妍譚盡淋漓之雖致矣總而攬之秀
其外者山川倫仁知之所樂秀其中者人物冀冨衆之所歎千
宵有異之氣恒存薄收無爰之言毎驗則尚公取遷于來旬吾
屬從歟丁上日益亦太平之盛事宜長久而無極乎彼夫城爾
之孚忘其畏亂歟臺之什夸乎霸餘方今洪淑吾無取焉諸公
翛然而笑曰然則子為我賦之一言均賦君王子之先九日

登高序在大夫之後云爾

河精耀采似伏波之鑄銅衆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鉞拾瀕
龍蟠以作纜採石黛以成舟

羊祉 晉羊祜 杜預 僑札 鄭公孫僑 吳公子季札 滕閣 滕王閣在洪都府 王子 即唐王勃

泗洲寺橋成碑記 葉紹表

泰帝京始鑿鞭石之跡周王西幸爰方造舟之詩益渫澳有
阻而必通川澤非梁而莫濟是以惜民之政早稱單子之明居
令無才每動薛宣之嘆晉傳杜預之跡病涉無人漢藉李氷之
功行師有地故夏陽當險是鑄鐵牛河北多湃汎石驚岸非
千里爾表大夫之名橋異七星亦是崔公之惠況復如來撓法
懸般若于金橋菩薩悲心接恒沙于彼岸恢弘象教開設龍宮
維是泗洲古刹實在汾湖北滸葭風蓼月舊號江鄉漁笛征帆
風稱澤國鷲山之宮闕適接鳧洲鹿苑之幢幡即臨鶴渚惟杠

梁之未成嘆往來之乏濟靡不人患褰裳車勞濡軌新岸蒼茫
莫免泳游之懼修途倘恍奚辭揭厲之艱今某弘宣誓願大濟
沉黎就蓮宮以啟建懸石磴之穹窿長螭亙而橫渡落雁下而
臨波影入清溪作疑龍伏梁栖霧霭恒似虹飛星駕垂流妙應
斜星之制彎連絕岸高分半月之輝春風楊柳遲遲層欄秋水
芙蓉依依畫柱朝來入市無煩鷗鵝之舟暮欲歸田奚俟沙棠
之楫文成未遇載逢授履之仙武騎來過還表題橋之志蕪且
陽棲四起朱拱桐臨重閣三層雕欄間出卷羅翡翠臨鐵鏤而
香陰蒼蔔花香拂石梁而結蔭山僧持鉢時來王舍之城士女

乃責忘其勞歌曰予兕將成之不日冊青歲古遂協淡以巡臺
霜露年侵幾緋細而而熱惟天棘軍飛之藥至斯烏鼠風雨之
交除如萑如茂棟宇頹湮舊觀攸芋攸躋呼吸徵通帝座圓都
之蕊花棚變劉郎不待重來秘宮之寶蘇蟬煌（音烏）忽而御至蓋
高山為一州之鎮而崇構亦萬姓之瞻八邑分匯若雉堞之環
廻磨下五湖遙帶疑魚龍之出沒庭中左浮丘而右偓佺閒畫
素田幾度朝黃庭而暮內景佇看華表歸來伏此規恢將肇昱
圖于盤石憑其靈爽期豫澤國于安瀾禱影憧高冊鼉從茲不
瑑棋琴院靜斧柯運問何年足徵宗匠之苦心克表無疆之福
履既冊既職金為簡砥玉為書以構以堂春方華而旭方旦識朝
野之依賴而人天所依歸也傷貫克仍用宏茲貢嘉乃丕績敘
渤豐碑
秀擁大雲之傷光被寶雨之文名書絳簡謁三素于玉清心
乘丹砂迎九天于丹闕
小有（羽王屋洞天之所）乃望仙（漢武臺名）典午（晉代為典午）面勢（考工記審曲面勢）
勢祈年（秦宮名）乎吸（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最高呼吸可通帝座）浮丘（仙人）偓佺（仙人）
（傳偓佺槐里採藥人也父松實能飛行捷還）

梁府君墓銘序

錢謙益

自古保大定功受賑伏戟必有干城不世出之上然罴不二心
之臣為之宣布威稜奠定疆圉合抱之木不産部婁羆乘之珠
必生合浦則又必有哲人碩士肅夜孜孜有開必先能勞可繼
府君少遭閔凶弱不好美提抱失依于蔆時垂髫負痛于蓼莪
頤養不忘杯棬孝除如毋食貧不廢紘誦儼若成人迨乎繼毋
去帷孤乏當戶蘆衣栗栗永遵冬夜之悲棘心夭夭長抱凱風
之哌蜀邑贊而誰語遂隱約以窮年釣渭水之清流神傷暫石
筵終南之捷徑蓴漸麻衣懷穎封人之錫類而甘疕其身劬鄭
于真之躬耕而併晦其跡此非純孝真隱合為一人者歟孝乎
惟孝克儉克勤以仁義為囷倉以德善為耕穫厥有賢配相以
好施民之頌之曰是父而是毋天其鑒只俾再索而得男爰有
祥徵聿生太保金天毓秀參井炳靈陶鎔性好于旌旗王濟志
在于長戟府君歎曰山西出將也右主兵悅禮樂而敦詩書斯
為元帥修干矛而騎駟鐵惟我秦風吾既老矣魚汝當飛騰
汗馬于是授以戎律教之韜鈐風雲感召于行間壁壘分明于
掌上登壇建節萬眾不譁略地出奇百戰皆捷北臨青嶺則陣
屠太行南衛白波則船橫滄海幕府報最捷書屢聞教以父能

金鍾蛾眉序　　王□□

若夫梧帝天而喻美，賦雲雨以陳奇，此娟飛之極致，顏色之盛觀。風雅之豔，蓉本情性之所思也。然詠柳絮之才，罕柄舒之擅，如雲之提，同崩城之烈；弄箏之嫖，多同車之行；令豔之姝，靡坐臺之守；竊香之姬，無墜樓之志；琴心之女，乏投梭之貞。何哉？竹箭不能美，衆務衛裁，角莫容，以並戴足翼，有難于兩賦矣。猜河妓人，名都蘇芳，詠聲皇旬，薛綜靡面，未遊此邦，焉識其歌聲青山，學其眉黛短衣，繡鳳六銖，未請之輕，高髻盤龍，一尺猶嫌其短，方且捐金百鎰，自贖蛾眉，落彼蘭籍，初下王敦之閣，主

斯錦社，復窺宋王之墻，于是浪子牽心，風人增寵。從前半面，亂蘇州刺史之腸；江上片雲，入楚國君王之夢。千金買笑，無非白雪之才；一見留情，盡是青雲之客。人析章臺之柳，家騰薛氏之箋，莫不愛玉鏗金，吐高唐之藻，思蘭雕翠，竊擣洛水之箏。靡不謂錦人亦承解佩，匪多情之白傅，徒隨波于箐影。持杯作賦，豈同鸚鵡之多才；下馬投金，實類鷃鶩之在野。爰引序言，流布同志，尚與蔡蔡桂棠，霧楚館之清陰；奕奕錦標，重秦樓之芳價。

葉嚴役陳，因是文人慧業，而綺靡日甚，亦傷大雅風流。觽于此等文中，說出如許名理，中間點綴抑揚，一歸于正。經

語閒淡上繁詞，犯其筆端，有體有識，可以徵品。

同車　毛詩：有女同車。　竊香　晉賈充女竊香與韓壽。　墜樓　石崇綠珠事。　投梭　謝鯤挑鄰女，女投梭折其二齒。　王敦閣　王處仲一旦開後閣，驅婢妾，不問所之。　刺史腸　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薛箋　薛濤製錦箋，時號薛濤箋。　白傅　白樂天。

擬張季鷹秋風思歸自序　唐德亮

人生適志何必通侯身後得名不如杯酒逕々羈宦域將病
生悲萍々歸心菜物情而寄與井臺以玉下驚一葉先飛官満
知繩包見千絲漫舞涼意已歸於白露寒光欲上乎紅樓況是
愁人不樂京華之美無如鄉思難堪羈旅之悲遥望吳門匹練
睫垂烟際湖懷笠澤群螺若浴波間宣無勝侶偕行載酒月於
江上亦有高踪獨往楓秋色於湖濱競擷冰蓴紫玉絲々若線
新供鱸膾未鮮齒々成金一肅飛鵝雲生衣袂兵今遣日風撲
俗蛤良會難逢自可優游於野服嘉肴足薦胡為匍匐於都門

念此欲飛思之甚樂嗟乎洛陽塵滿生憎撲面催人少室風高
還莫吹衣送索頻言長往何心更慕激蒸決志遨歸有物差堪
燧寂歸雲自馭從鳥知還自號季鷹每秋風而欲舉娓千徵祿
敝等籌以難償歸與歸與及蓴羹之未下行矣行矣操絲綸而
往從

滾々紅塵繫住官亭車馬滔々黑水浮來宦海舟航白雲片
片催人丹壑時々速駕以斯文撈之長安道上真不殊一則
北山移也

擬臺放鶴思歸自序　俞振奇

睡歌屢聞既垂水而垂山橋影未回復亭長而亭短三載珠為
馭矣一帚頻以沉之傷音兒里哉以吳歈還想雨郵反成越絕
謂畫期之已半尚仕路之未通湖然點額不悍吹波豈恐投珠
又將旋浦仙人瑩畔遥瞻露華雲升卜于樓頭莫辨錯蛇餘馬
一之為甚三且奈何自憐已暮之為廖况在羅封之卒廣去日
吾短紅顏易作老顏人生幾何青髮應成白髮惜矣昌黎三樹
猶入閑而見遺幽哉平津六旬豈對策而即拜以今放音愁爾
長懷作棄繻之終軍出關異日為題橋之司馬乘駟何年晚瀛

猶迷余寒難瞻遠夫披衣索很得句炫忠須影自憐傷心彌甚
讀古今而忽々兆毫滿而還々抛來即覺無煩李子之鉅斗書
難沾悔入青蓮之市既非管卜子清言座上夫豈肯葛君把膝
隆中因而執瑟南冠操出風以寫志可奈湘君山鬼忍公子以
言懷歸去來兮故鄉無恙成都衆雖不滿百梁父自可行然彭
澤竹叢已開三田圍頗堪自樂孤山處士梅鶴家人陶令徵君
大難村友頗難逢折葉之僧片時風馭佛頻傍采樣之客一夕
星飛莊周迷旅蝴蝶還庭長統陋居仙龍返宅嗟々才生無用
何來散盡黃金知我應希字識曲高白雪惟有薜荔紅垂挽棹

學下與之揖才藻則爲韓爲鳳志烈則如雪如雲詠云膠漆不
著陳雷亦念金蘭無渝煮慶疾數不循不讀共聯管寧之席交
情交態不異翟公之門相訂終身之契譬彼青松筍渝息葉之
盟有如幻水
意本真誠詞者懇摯故所言有條有理足以感人心脾非一
永贈鴻按縣因聲求和青比也近日五倫陵微惟朋友一塗
猶有尚存古誼者然乘車戴笠白首朱門人生百年知心有
幾乎對此殷殷能無永嘆

瑞雲頌有序　　　錦詩

維歲既杪延在紫雲規颻揚之絮落對皎潔之鶩群王河風
細金臺考文覺梁園之賦客思下蔡之將軍乃命柔毫將繪
彤雲實豐年爲玉燭亦詞苑所最芬者也是時天子臨長揚
較羽獵獵詞臣晉康爵海內晏然臣民同樂車旗如風烏獸
咸若騁西山之積慧攬天河以蘇醉頌曰
在皓條紫苦霏若烟瓏瓏一色草木含天灝橋積玉綱水堆瓊
帳扶雲雉㵝瀰漫千山絕鳥萬騎銜連梅來朧上月吐蕭闕
寶闕褰銀夫海鋪棉客惟梁貴捷麥蔡乳雪穗分影禾黍由塡
至尊校獵位命于甸千乘萬騎風雲飛耕實傾瓊摩恩遐襄遠
三老致瑞百寶是憂既飽我腹使立我泉太平有象天子萬年
豎豪莫媸式美且妍
衛紫暉發車有尚哉印使兔園校簡未能度越　田錦詩
姊布彤雲之影哉飄六出之英謝女風中絮起宋臣衣上花
明無以鋪其流也番其規楓盡致肇然有拜颺嘉祥駢至
天歲曾民和之意古大臣稱如清風當無𠲜此

吳郡黃　始靜御選評　　從學邵言珪瑞玉校輯

賦集

元夕觀燈賦　黃振藻

庭前叢桂小賦　黃始

聽嚶堂四六新書卷八目錄終

聽嚶堂四六新書卷之八

吳郡黃　始靜御選評
弟　振藻稱堅同輯

南郊禱雪賦　皇甫汸

歲居維赤奮若兮朔易正乎元辰歷回閉於暢月兮練望幾之望辰帝有祀於南郊禮也鬱蘇運之迅素兮氣惜慄而藏鞋訖伏陰之莫銳兮恒暘若而愆期金方傳而木沴兮亟春令於僭差薄冰展而易浴兮杲日出其尚懸虞介蟲之為孽兮終旱偵而寫澀豈嘉承之弗嗣兮何元元之遘此罹也先是天子祇祓

宗伯崇禋野廬清術司烜畢具經邸閣掌次之則旌門詰羽林之兵是旦也習霍蒙合燗粲星陳望舒先扶飛廉後奔張菀緒以按指搖之隊後緐韓而走夔魋之神天子乃離蘇宮辭靜室循兮祇欵太乙馳道既整秉輿乃出雲引縣常颺分列戟駟文端之移繞兮六素虬之絡驛翳瑞路之翠華兮旅中庭以蒼璧樹羽崇牙執綏秉翟蠶鼓金鏞鶴竿玉戚雜九奏之樂未央而萬舞之佾咸集少焉清塵起而煙埕于爲車紫裏飈而蒄芬乎越席紛總總其將孰兮班栽栽之入覲惟翊環其在霄兮衣綷縿其欽款玉佩鎗而陸離兮金甫聲其於映天子手足奏芝檢

望金銀之闕濟崑崙之峯判乾路寬天五百日南譚池凝霞萬里雖風矜七寶之華銅雀鎖二喬之美表巍峨于仙靈曾嵔壘之可擬方紅縷補天青霓畝生渌醽增秩白獸掄英傾服青陽之氣酒進玉樹之精登斯臺也則見八輿騑馭三京飛雲寧止晏半戲于鞦韆捧河人之水心遠日流黃澤羞薦朱櫻煮梅蒼並啟湛藍琴靜百職以恭身發五政而蘇勞登斯臺也則見祥符天貺御風陶陶奚第長命續絲絲之縷叢皇高靜臚之觀壁皇堅枝金風迴庭葉祇致庚辛糾虔夕月肅延壽之新賓揖辟邪之上客登斯臺也則見幔亭綵幄縹山鶴節豈美夫燃九

華于雲錦之幃肅羽蓋于五龍之轍及爐然炭鳳池煮銅龍近臣賜臘天子齊宮祇艸謠之大月諧聲律于黃鐘登斯臺也則見祥昭雲物斗辨雌雄寧鷁乎沉水香根後沃漬于百乘金甕犀角製煖氣于宮中于以戩九閶瞰八區馭逸之翔陽控脊流之居燃鶴京冀冀思王功于豐芑九嶷峩峩斗帝子于蒼梧目究悵望之莫窮視流覽京之未渝盡胸怡眸其樂于于大孚曰未也靈囿時聞不再周昌之烈壥基徒築嶠方夏禹之成惟瀛有政曰民曰人惟瀛有瀾洗曰紀曰徽朕惟使仲翁之績如坻而如京朕惟使成人之造作介而作蓉明堂布德辟雍講筵藏

累碁之九層惜中人之百金披裘男子彈冠拔擢絕越老夫螺道拜登愛放熟之說日豈慕乎黃帝之乘雲於乎休哉大哉皇清一哉皇心小臣簪筆載歌載賡爰作頌曰俾彼瀛臺兮宛在中央皇仁浩浩兮流水湯湯一貫為功兮九仞載成帝德廣運兮萬國攸寧

現麗振弘直逼魯靈光而上酌雅引經要歸正大允淂風人之旨先生鑄古鎔今彬彬然縱橫張左方駕班揚當今士衡焚筆硯矣　田嶽淵原評

揚抗盛軌導宣德意始以序述終以規諷以大臣莊告之心行風人炊愉之旨有体有則亦典亦秀作者字皆要王讀者身已凌雲

三階 即三台也天文志王熇調三階平
天 漢武帝叢通天臺
靈華 仙人名
十洲 海中有十洲三島仙人所[illegible]
弱海 即海中弱水
水心 泰昭王三月三日置酒河曲有金[illegible] 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
青陽 會設白獻樽于啟上能 獻直言則篏樽飲酒有
朱櫻 者為明元望紫綵白 日清北三索彩實
悵望 脉綠祭霄 名長令陵 張侯蕉 即雲燈
披裘 子陵披羊 裘釣澤中 錚七之日 帷祎燃除九言微捉之張
蕤嬴 封傳事 乘從子
乘雲 以詩分夏於春虞金 上自枕之主 [illegible] 實黃人謂綠 而市上鉾仙禹成乘白
凌雲 觀文帝通 臺名燈 七九華 名
[illegible]

思婦賦

楊廷樞

余婦旣卒痛悼不能已々因思古人多有詞賦令人覽之增伉儷之重且招魂以文亦巫陽之義也乃作賦曰

哀余婦之淑德兮旣敏慧而幽貞何賦命之奇薄兮逢百罹以終身歎壼庭之早殞兮幼孤立而伶仃追結褵以于歸兮丁北門之窶貧戒君子以昧旦兮明星爛而先興躬浣澣而佐讀兮脫簪珥以經營衣不敝而三浣兮食不飫乎一飧井勞瘁而無怨兮內外稱之曰能夫何痛誕女之不育兮恒欷歔而悲啟念良人之乏嗣兮吾何貴乎有生愁煩寃而心痗兮怯弱質之不禁伊我王母之即世兮視旻天而無申余艤舟于水濱兮忽告我之有神若言婦之不祿兮余罔寤而魂驚鄉方鬱陶而瞻父兮告師氏以歸寧胡期一疾之長別兮握余手而叮嚀嗟妾之不造兮值中道而棄君顧加餐以自愛兮毋切怛而摧心痛其哀之難大兮遹好逑乎新人苟異日之富貴兮無忘舊婦之苦辛幸泉下其有知兮托宵夢以相覿嗚呼哀哉梳頭落粉奩內遺鈿兮顏着土綠綺埋塵香猶不散影去猶存空房寂々不闢音發鴻別琴常悲鸞分鏡已昏撫翠鈿兮太息拭角枕兮傷情嗚呼哀哉倩女之魂終返麗娘之情不死望水上兮車浮入墓

中兮珠遺假月娥兮還形名玉簫兮作記惟鍾情之旣極兮何幽明之有異望鄉神之不亂兮步遲遲以來至倘有果遂三乘識契六通散蓮華兮說法翻貝葉兮談空願女人兮浮度慶切利兮上宮抑有道籙仙符飛神橋蜺出鴻都兮傳鈞浮晴海兮求石懷單兮來夫人之夢發燈兮現好女之色嗚呼哀哉至如蕭瑟落葉慘淡明河三更尚少黃昏已多荒丘夜々秋風哭綺闌年々秋月孤玉笛樓中悲去鳳黃雲城上悲啼烏々愁看織錦鴛鴦字娟見丹青美女圖或左而或右兮勢々鬟々如有而如無兮怳々惚々疑嬌容兮欲語凝濤霧之朦花何嬉光兮直入照屋梁而空嗟疑素手兮如荑舞雙袖以相招何合歡兮永棄裂紈素而誰猗疑纖腰兮束素凌微波以生蓮何金鈿兮焚々若欲進而不前疑空中兮微笑遂飛仙以遊翔何芬芳兮徐歇振霓裳于何方疑暗裊兮悲泣悵別離而恨多何悲蟬兮亂音急傾耳而已過疑迴廊兮徐步愛清宵而不眠何彩雲兮易散惟花影之鏡饞疑珠簾兮半樓眄依影于東西何微風兮見謔舞竹枝以作低疑玉臺兮斜倚望雙蛾如遠山何雜裝兮塵覆悲石黛之凋殘疑繡帳兮長歎睇朦朧而低與何香爐兮生寒空文茵之燦爛來兮不來魂欲斷是耶非耶咽漸經血淚枯兮

月之承恍荒抱影而獨傷荒亭以待明眸若木之飛光然則世何人而不愁愁何日而能去乃君子之永懷含數端而別有寄也爾惟白環絕獻朱草無英海水怒飛烽火爭明祖鞭未著中原陸沉泣美人於戎幕隱碩德於幽衢慨千家之存百復饑疲之相仍浩浩予愁乃在八瀛愁來兮偕永漏於穎成逐芳草於青洲將登高以暢神雲漫漫而下浮將遠泛於花津擢容與乎前流飛金觴而恣飲奈慘澹其中留匯雨澀而燈晴匪風高而慕秋當此之際愁乎不愁已焉哉天不可階仙路術皇虞已邈將何期胡為乎無百歲之身而曾無一日之自怡

歷叙愁端歸于君父先憂後樂卜諸此矣豈徒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彼醴陵悼其飛露耶對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

翠羽 易之羅浮妻月落參橫惟見翠羽啾啾而已　雲和 張九詩斜把雲和深見月　陰山 在幕北詩陰山雲凌海風寒　蘆人 伍員過蘆中丈人　馮夷 水神鮮賦濟馮夷之幽宮　玉門 關名班定遠云但願生入玉門關　若木 莊子東海有若木　祖鞭 劉琨曰恐祖生先著我鞭

○○○泱賦　　　　尤侗

玉臺姝麗金屋嬋娟笑宜莞爾泱亦遶然若乃寒而春殘腰風夢午燕燕交飛花花對舞韶年二八佳期三五弦裁芍藥之詩腸遶鴛鴦之譜望宋玉於墻東憶鄰交於江渚漢青鸞之信修恨紅葉之媒阻背阿母而嬌啼倚侍兒以救語搶粧鏡而偷郎濺枕屏其如雨爾其水波木脫露下天高秦樓哀雁燕塞驚鵰征夫千里倡婦孤宵月皎皎兮照砧杵風淒淒兮響金刀黃沙悲兮橫笛綠鬢兮變蕭錦迴文兮織未就字相思兮寫徒勞聽鳴階之蟋蟀見網戶之蟰蛸怯空房之閒寂歎長夜之迢遙

冷釵紅於繡帳墮玉筋於鮫綃至如繡閣重行畫簾雙列連理名枝同心作結忽驅車兮燕趙或挂帆兮吳越送南浦兮傷離對西窗兮話別山復山兮道里長春復春兮音書絕折楊柳兮踟翻調琵琶兮嗚咽君貽翡翠之環妾贈琥珀之金綫分手而露襟更四顧而泣血別有長門夜月長信秋風詩黃棟下賦高樓東畫長紙而殘綠題片葉而流紅閒惟床於別院鎖環珮於離宮惜朱顏之漸老憐角枕之偏空數長樂之夜涌待景陽之晨鐘歌一聲之河滿舞百轉之驚鴻奈君王之不顧凝淚粧以溶溶故夫鬟翠初垂臉紅微斷春山漸低秋波倏散半分西子之

類頰皮非姜之腕似薄怒而仍嬌若含羞而終愁常泥郎以沾
裾時避人而掩面界盈盈之嫩粉和星星之腮汗迸玉線之千條
落皴珠之一串雲白雨而飛絲結紅冰而凝片濟脊水於吳宮
出溫泉於唐殿映燭光以同熒比緋彩而增豔圍泥轉而成紋
遂襆糊而難辨珠沫密容態態斜斜如潮如汐非霧非霞雖無
登兮蹁躚和露前之雨凝有影兮垂神生石上之華啼血變杜
鵑之鳥斷腸滴海棠之花洞庭江邊班湘妃之翠竹凋腦山下
染昭君之黃沙薛夜來之玉壺三千化碧武媚娘之石榴裙
六幅如麻揚太真之肇合分釵玉容寂寞樊通德之掩袖擁髻

蹙影涉呼蒲寺鶯鶯螢螢於祠席緗城灼灼封點點於綃紛
昔時橫波目今成流淚泉於斯時也但見淚痕溫不知心恨誰
給其人耶
美人奩發谷易面淚容難惟香山梨花一枝春帶雨一語如
蓋此賦出當冬萬戶千門掩袖啼矣
春波滴滴淚揚青山秋水盈盈斜生紅玉既溫柔而賦態淺
旖旎而愁心具此賦才將使瑛英之淚藏香緻分之珠增粧

寒月賦

張人杕

玄風凜冽蒼霧氤氳天連凍影地積霜痕城烏啼樹塞雁唳雲
思故鄉兮路杳忽舉頭兮月明影亭亭其孤兮光穆穆其淒清
愛眠遲而獨步爰握管而摛情夫曜吐瓊樓猶騰玉宇取百絕
而驚梯合七寶而修斧伐樹則丹桂扶疎竊藥則素娥媚遊
廣寒兮憑虛齊纖阿兮濯露致碧海之奔嫦逐青天之走兔扶
紛則金波異光浮槎則銀河飛渡三島兮跨鶴遍行九霄兮乘
鸞起舞非翱翔乎神州則逍遙乎仙府若其素輝乍出皓魄正
圓映綺筵而烟爍彷霓裳而飄緲笙歌沸夫晶宮珠鈿耀其銀

盤澄千頃之琉璃爍萬里之嬋娟掛椰梢於池塘移花影于欄
杆既侯臺而射樹復入幕而穿簾乃若耀虎帳之鍪鉀冷鷂翅
之騎鐵落馬首而笳悲照龍堆而砧絕初出則曲並烏弓既滿
則晶瑩白鉞明金鼓而宵征度玉關而夜捷懸碧空兮稀星皎
黃沙兮積雪凝青龍之幄輝寒紫電之凝血澄輝而淨狼煙揚
光而狀駟伐至夫林泉逸士詩酒騷人報素秋之獨擅坐清風
以平分登天柱而雲霽聽廣陵而濤新撫松則卧龍欲起調琴
則唳鶴孤聲瞰戶而桃花戰窺窗而綿香盟舉杯對影而成列
染毫濡墨而擬形歷空庭之如畫戀廊宇之無塵乃如嫦娥夢

四於蕙帳少婦怨積於蘭房捲珠簾兮鈎墮影卸寶釵兮鏡無光映流黃而不寐炫椅素而非霜味團團之紈扇薄皎皎之羅裳重輪飛而遶樹五更殘而射窓美玉錢于枕畔流銀缸而淚滂色奪梨花溶溶深院影飄梧葉藹藹空牀其如三五之良宵雜舒千萬之愁腸況乎遊子天涯羈身京國見徹漏而長明欲覩光而無術遂聽雞人之籌罕睹馬頭之䰟思親則雲影悠悠憶友則屋梁寂寂貯斗酒而相邀賦冰壺而難即入洞簫兮聲悽掩蔽書兮塵積拭雙眸之未青蹙兩鬢之欲白能無對素質而自憐把清輝而長惆也哉

寒月賦

流素綵湛寒光謝莊一賦徒見其睛核耳寫月之體不能寫月之情滑無使廣寒人哭其太拙乎茲則流動柳揚委婉盡致殊悲喜于一心共清光于萬里不得不驚鳴琴而滅華燭玩素質之悠悠也

修斧 吳剛以七宝之斧伐桂

流黃 沈詩空教明月炤流黃

鷄人 唐時司更者王維詩絳幘鷄人報曉

籌

重輪 崔豹古今注曰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四章一曰月重輪

屋梁 古詩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

攜素 詩衣苑城遼極白霜餘窮葉背事俱別見

雪賦　錢棻

天攢餘碧峰欽群青烟深苔瞑林禿雲平作、囷、屐而迴合忽、排、闐以飄零花明四照蕊綻千層竹腰頻折松蓋如擎梅腮傅粉石骨凝冰清光千里鶴唳一聲屋綴琉璃之瓦簾開雲母之屏九天無月而長白萬樹非紅而盡春絲蘚蘚以吐瑞氣息息而爐薰輕瓊為細冷絮成茵鶴寒棕背風靜翻雲惟寥空之一色聽愉痒之乎分當、夫、紅爐烘暖雕閣香閨君寒妾擁妾臂君持鏡閑千層之笑冶一枝聽飛絮之高吟雪寒威之足歎亦、有、天街步軟擲下歲舟折驢背之甚穩恣水壺以遨遊或泛山陰之桴或

登花冷之樓冷香弱夢細細勻愁於、是、梁園才子兔頡詩腸江誇玲樹盧姤玉堂六出爭妍與飛翩芳菊千秋之在咳雖掃徑共何傷及、夫、玄雲結陣赤羣揮擲貔貅氣湧鵝鴨聲喧將軍飲菊萄之酒壯士歌黃竹之篇戈衣縞而生明光眩甲而增鮮更有、銀花垂榜絳雪成田摘叟愉塵萄郎來船印惠可之訣而彭翁嵩頂披玉蓀之鷺而望類神仙維勝賞之足娛笑謝賦為未妍若、乃、隴水寒塞馬嘶樵徑封鄰烟欲蘆花汀裹忽聞孤雁之鳴獨石山頭漁透木棉之衣泣寒砧而如雨釣空江以無魚卧衷安于土室映孫康之散書七術旂而華亭雲脩孝婦死而東

海瑤飛褭陽枯骨濃人間之黄玉海上孫匡飽桴腹之玻瓈成
卒征衣皆鐵寒閨淚滴為緋況乎屐風曉別蒼雲暮同銀沙萬
里古道家葺雖天山之玉滿奚所遇而多窮兩乃放舟浦北[illegible]
句橋東蘿菡繳影酒送微紅態飛舞蝶碎剪兵淞仰肴何依之
鷗逢開人外之鐘于斯時也高士夢耕美人蘇歎炭光熒鵲硯
冰澌枝低似醉波定如凝溪流晴瘦芳草先肥肥同姑射瑞並
瑤池快心魂之如水噗造物之雄奇

織事則俗乃村童織句為痴成肥婢賦物之家當以輕
清流麗為貴此則輕颺宛轉柳絮因風矣

雲同 詩云上天同雲雨雪雰雰
六出 韓詩外傳曰凡草木花皆五出獨雪花六出
袁安 錄異傳曰大雪丈餘洛陽令身出案行見民家皆除雪至袁安門無有行路令人除雪問之答曰大雪人皆餓何為出而干人
王氅 晋書王恭衣鶴氅裘涉雪行時人見之歎為神仙中人
黄竹 穆天子傳遊于黄臺之丘雨雪有凍死者天子作黄竹三章以哀之
山陰 王子猷訪戴安道事別見
孫匡飽腹 蘇武海邊嚙雪事
竹樓 雪賊徵聞析竹之聲
驢背 鄭綮曰詩思在灞橋驢背上
紅燈 陶學士妾曰党將軍紅燈帳下淺斟低唱
梁園 梁王遊于兎園雪下令司馬大夫作賦
東海 漢女居東海孝姑姑女悲之姑訴太守見殺五月下雪

蝶梅花賦 并序

賀裳

余觀世之可好者惟山川圖史卉木而已故屈平頌橘沈約
彈蕉張衡奏悳桂之篇宋玉製況蘭之曲至若盧傷梨病王
情梧寒周顯答詔止言紫蓼綠葵王勃裁書惟論黄精句术
潘岳板輿日依芳枳稽康鍛竈時拂長楊聞藍田之公事哉
句松開宗彭澤之月悄滤巾萠下以寄幽懷于香草杼蛇
思于名花古今一也余家小樓三楹悉植蝶梅其下每薇厭
下起桃花初移柔薰則殊影適明閑户而晴香自至凌表吐
箏非開武曇詩偉入夜舒宗無侍王瓊蘂捧嗟兮逢稱君子
菊名隱逸然省紅霜即病望雨先零若其涉凝冱而方開不
與蒂蕭同敗避艶陽以先去恥從桃李爭妍斯真有烈士槩
貞之御達人高蹈之風者也余嘗恨法書麗句徒誇庚嶺之
枝屬閑英詞止重孫山之種茲花頌述不及為小賦以歌之
伊造物之數范兮至陰冬而愈奇秉此貞之至性兮賦娟寀之
珠姿信朝榮為不久兮惟曉御為可持于時瓊霰零瑤冰結悲
雲起而臺春鶯聰鳴而暮急姿色其之翠心碎來英之紫的柳
枝樵悴損張緒之腰肢瑩潔離披秘文君之臉色雨乃含茶醪
額散艶傳芳香頭嗜雪絳幹凌霜悴林機之蕭條丈我蝶悽悠

銀燭此因與月明林下風致鄰珠

蕚綠　梅花有綠蕚又蕚綠華王母侍兒　大齋　珠名赤色　紅綿　詞眼花落井紅綿詠　温泉　水自然温堤可浴衣驪山宮

秋海棠賦　　棠裵

僕所居齋中有秋海棠數株低迷婵娟幽艷足賞悲其抱質若斯而古今以來罕有稱者將非冷淡之性不易人知乎感而賦焉

有美一人兮依山之阿既娉娟以静治復窈窕而猗娜薄春傺之閑艶樂秋景之婆娑綠葉紫莖黄中碧柯俯瓊肌以低顰逞嬌臉之微酡于時玉露流階金風動砌乍露棠以叢生漸修枝而絛戈煥兮若荷華之映紅鮮兮似芙蓉之娉麗纖弱逞羞身呈都敲謝炎方之炎熱媚虞墻陰傍幽谷之清芬端居草際嫋

媚碧色兮〻朱顏無勞獺髓有恨蜂横溶容與以含笑墮錯落之垂綠浴消朝暉神光初動漢宮秋冷環珮空珊撫幽質以自嫣宜柔情之易拔斜傍雕欄閒凭小石戀欲墜而還歡心胡愁而似搊雨淋鈴夜腸斷香魂落葉衰蝉情傷血魄伴淮南之叢性寒露小山候彭澤之黄花凉風九月若乃垂鳴金井露冷銀床紫苔滄灘紅蕉穠芳思欲折而無語意如愁而未揚罥零落之姝綠光搖翠細度叢微之螢火高熠紅妝羞泉草以為任豈無人而不芳既合蒂校終宜就隱詎比忍憂還能躑念將結侶于幽蘭本芍棠于朝槿任枯瓷以俟時寧假容于丹粉爰有漱

女攀枝執條撫絃而歌歌曰秋風起兮秋葉紅悵落除兮哀鳴
乎下階除兮心忡忡賴托根于茂苑兮恐失時以鮮終幸不蒙
垢于纖濁兮擘芳姿而獨崇
芳襲九莖之英絲餘三珠之露亭亭自立嫋嫋爭妍固已先
子山之蘇季孝穆之庠矣聖野著述等身矣發以來都歸散
失片羽僅存讀之不勝人琴之戚

秋海棠賦　陸世廉

殘暑迴轅清商駐節宵露長零涼生金玦石砌鳴蛩風篁奏鐵
湘澤摧蘭梧桐凋葉百卉蕭條繁英衰歇爰有小草乃種秋芳
當庭舒秀亦曰海棠似愁還笑如嚬猶粧紫莖纓細綠葉袪張
暈分微茜心吐輕緗風颯颯而將飄露瀼瀼而凝液月醉方酣
雲愁難散如彼離姬有同弱嫛少陵闕筆而忘題帝子臨觀而
腸斷彼貼梗之幽冷兮亦靚而深若西府之妖冶兮曰輕且盈
兼垂絲之翦翦咸效媚于陽春云何此藕絕類離羣豈有貞堅
之勁質羌寂寞而為憐緋羅擁夜絳綬凌晨似洗紅而不盡

異點黛而尚癡當其初嫋纖枝微呈淺靨雨青作沐煙霏如織
于斯詩也于夜微歌綠珠起舞促膝方歡幽襟欲吐欣銀燭之
高燒悵傳籌之將午泛其閒餘積日霧不禁風空梁去燕沙塞
來鴻似饒艷逸過而身回宮寢琵琶寫怨而淚盡舟中于斯時
也家子臨岐佳人惜別驪歌作停離筵徐撤既遣恨于清秋遂
含悽于暮景于是待月合重花譜惜歲華矜媚嫵於欄畔之珊
瑚獲萃叢之琥珀寧致詰于無香已相觀而莞之半欲遮藏全
呈小圃不戀上林寧辭淺落當九秋之主盟供一月之憐撫況
乎桂芬易謝菊蔬方胎冊擬有待芙蓉未開惟茲冷艷定號姘

已周佚人心怡自炫

朱明（午日為朱明節）山椒（山低）大齊（珠名其色如大）珙盤（珙赤玉唐時以赤珙盤盛櫻桃賜群臣內外一色盤中若無物）祀 鬱林（郡名）華林（晉有華林園）含章（殿名殿前植櫻桃一株）

瓜賦　孫元凱

伊芉瓜之涂果熟朱夏之芳時布密葉之繁茂引長蔓之逶迤
既落蒂以離母可解頒而薦飢浮以清泉冪以纖絺玄骭素腕
羊髓龍蹄空同四刲以方實會稽五色而稱奇曾參已駭於烏
集孫鍾俄驚於鶴飛梁武有任昉之悼太宗有如晦之悲水谷
花紅傲煌味美甘號密筩芳稱桂髓杞包見易絺巾著禮夫差
得之於近道邵祚奉之於天子驗物變於化魚遠嬿疑於納履
摘之而豈堪色變吹之而唯冝漬水守有與父之慮祭有上眾
之義爾其瓏瑽搴搴憐此緜綿耀青門之朝日洗玉井之寒泉

桑虞剪棘以資盜原平刼水而溉田偉辭餉之翁仲美自給之
蒞延若夫名擬三芝香浮七夕戴禮採時漢官載職垂星漢之
文植戊辰之日見仙人之博戲識徐光之幻術嘉其三萸惡茲
兩异成葵丘而未代隱東陵而自佚則有黃若金箱甘逾密房
內釀外偉少辦多瓤堂中蠅集塞外狐戲至於鎮鄭灼之心並
果陶之邑褙雅種之而給人子食資之而饋客別有供祀事於
秋夏來異名於狄仍靈種嘗見於洞臺絳實亦聞於南岳重王
羅之純儉嗟士安之未學復聞猩頭女臂之狀羊骹虎掌之名
步騭畫勤於四體宋就夜灌於鄰亭焦華感黃冠之異史稜記

落葉賦　　陸蔚名

若夫涼飆朝起，寒雲夕興，草愁露重，蓬喜身輕，鶯翁飛戾，澹默縱橫，登山則山山如碧，臨水而水水皆清，觀一葉之初下，感爲葉之零丁，始解反而辭樹，終究轉而歸根，風何譬而助虐，土何德而相親，依依憐大之際，始受寒月之孤明，觀物候之榮枯，譬人間之死生，當其始茁也，亦嘗稟和德，揚春暉，發萌芽，迨歲殺宿紫禽，將黃鸝，招蕩子，引遊姬，形影向背，高下差池，流目景而疑舞，沐雲雨而含滋，何期物滿而虛，時窮則變，彫傺佽鷔，哀徵光見，欲去緣而尚依，將辭枝以猶戀，爾爾其爲狀也，翩者如蝶，穿者

如燕，徐者如絮，疾者如電，弱者如醉，勁者如戟，前者如鋒，後者如駿，斷者如玦，續者如串，故其飄龍門下，徂睐薮郊原，捲亭臺，遍五嶽，窮九垓，無翼自至，不帰還開，洞庭始波，瀟湘一色，露白蒹葭，蒼川原無極，涉江則楊柳千條，渡河則梧桐百尺，莫不太氣而飄零，驚商音而副折，沉沉漢苑，寞寞吳宮，隋堤初泊，陳樹低空，美人一去，落葉西東，幽人兮閑館，羈客兮寒窓，金屋空兮怨復怨，銀缸賦兮傷復傷，朔風兮吹捧，金令兮隕黃，樹上兮無情無力，指前兮聲短聲長，至有彤管昭其聲聞，閨房寫其相思，出南林兮閑步，拾紅葉而題詩，廻文比兮無色，雁書較兮味奇，斯徵物兮深幸，曠千載兮難期，亂曰，落花兮法然，落葉兮誰憐，春女思兮飛花下，秋士悲兮落葉遙，落葉有時兮還滿樹，紅顏一改兮不再妍，又曰，榆凌霜兮鬱鬱，松傲雪兮田田，東雲根兮抱香，老賊奇質兮不與時遷，嗚呼噫嘻，風風雨雨兮以日以年。

桂嶺含芳，蓮塘属意，調朱惜艷，傳粉凝脂，以其文情頗具蕭瑟之致，不獨以婉麗見長也，時或寒葉低風，時或輕枝委浪，不自知其悽然多感。

涼風　月令秋七月白露降涼風起

徂徠　山名

紅葉詩　唐宮人韓氏以紅葉題詩從御溝流出詩有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之句

副折　見毛詩生民篇

彤管　毛詩有彤管有煒

田田　見古樂府蓮葉何田田

一葉　月令立秋之日梧桐必下一葉

日景　即日影

芳草賦

陳謀道

閒步東郊，遥瞻南陌，風景長新，池臺非昔。惟見夫芳草萋萋，亘晴空（摠）而一（包）色。爾乃遠村樹密，帶水苔濃，滸然繚遶。嘉卉蓮茸，蹟野兮千重，映日平皐；兮十里，搖風遞（綿）天兮（上）無（濕）分近遠。迺地兮本辦西東，及其根托華林，條垂芳樂，淑氣晴浮，光風綺錯，吐綠秀柱，鶯喬散青葱，于鵠鶵龍騄，蔣其葳蕤，翠輦承其綷約，色分玉樹之一叢，（青意鮮翻）香雜瑤枝之萬，尊豈獨無知，恩輝斯溢，至知蘭亭勝地，梓澤名園，縈階旖旎，夾路芊眠，陵岡則冊英可掇，紉佩則芳杜堪搴，入（月上春新）謝客池塘之夢，抒劉安桂樹之篇，對此景物，能不懷憐。

若夫路直炯迥，林長池濶，俠士麗嫣以鳴鞭，游子翱翔而脂轄，泥兒春肥，失弥晨發，（千里知调）緊芳菲之照，人信田翁之懽，遊別有河陽妖女淇上，佳人悔封侯於朔塞，期拾翠于陽春，香閨正獲紫陌，芳膔靡蕪，徧綠錦瑟，凝塵去後，去兮遠道，（情何香渺）怨復怨兮，王孫至乃含英四照，區品千名，有董必茂，無萎不生，迎春飈而絶秀裏秋露而知零，伊榮衰其靡定，豈先後之異情，乃為歌曰：芳草萋生兮蕩子不歸，青袍遠映兮靡靡倚倚，（綿浮韵）芬華廢發，無歇兮長結娟于春暉。

炯鬟依約，小粧以勝遠山，黛峯參差，長廻而紫陵谷，舒光亦

麗於玉紅，吹媚不禁，予蘭笑矣。

華林（園名亭山有華林園射馬賦）鵠鶴（唐時有鳷鵲觀）梓澤（金谷園一名梓澤）芳杜（楚詞搴芳州之杜若）

悔封侯（唐詩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怨王孫（詞萋萋芳草怨王孫柳外樓高空斷魂）

靡蕪（香草古詩上山採蘼蕪）春暉（古詩難將寸草心報答三春暉）

龍舟賦

張人椒

時惟日午，節屆天中，赤符避癘，句扇揚風。翠釜兮蘭湯浴，玉釵兮艾虎容。蒲樽開綠，櫚枝酹紅。誰粘九子之糉，乍見五時之花。繫綵縷而長命，鑄青鏡而卻邪。悲景物兮仲夏，悲遊子兮天涯。溯懟盱胥江風急，烟深則嚴埜路賒。既前望而無際，幸回首而未遐。忽報龍舟齊發，行看競渡俱譁。於時勝友如雲，遊人接道，非無楊柳之嬰，尚有扶杖之老。蹲危峦，盤曲嶠，樹影重，湖光淼。貫一棹以相將，恨千山而尚杳。漸聞簫鼓之繁喧，但見旌旗之縹緲。牙檣初動，蘭槳輕搖，彩繡蔽日，錦纜飛濤。其始出也，若蛇

蜒之弄潮；其蘸放也，若蛇蝎之沖霄。既轟雷而掣電，復噀水而奔標。輕捷則越艅艎，奔馳則梁麗吳綱。何必沙棠之楫，無假木蘭之橈。繞蘇堤兮十里，想錦塘兮六橋。羡看佳人臨眺于朱樓，逸士縱觀于翠館。側耳兮疊鼓鸞笙，辭心兮玉簫銀管。碧波與彩鷁爭飛，紅浪共畫船俱戲。亂點水之句蘋，斷覆池之紅菡。逐鷗鷺而失群，驚鴛鴦而夢散。余久遊久客，羈旅愁人，二三攜手，四五同心，隨行攀躋，結隊登臨。倚危樓兮玉黎，泛仙舟兮李膺。見危乘之弄潮，吃蹲角之峥嵘。豈吐驪珠而未躍，故階尺木而難升。何潛淵而逐浪，不沖天而凌雲。中流之楫未散，斷橋之客猶盈。夕陽西下，草動西泠，薰風南奏，鐘起南屏。感風土兮依舊，嘆山河兮毅新。咸曰五日之遺事，誰弔千古之忠魂。

電掣風馳，如有龍舟闘于紙上。　喬文衣

魚甲烱爍，貝胄星經，紫甲耀日，朱旗絳天，開鶴列之陣，靡魚麗之旗，如見漢武昆明池習水戰時。

憎蚊賦　　陳繼儒

山有靜者高卧在床解衣褫帶一枕羲皇何物么麽號曰蚊虫
體微而脆嘴鋭而剛粗成羽翼別有肺腸居心不淨巧言如簧
乍離乍合忽低忽昂無貴無賤時陰時陽鏡刀錐之纖悉藏牙
不于毫芒覘左右之狎昵恣青血之敢嘗樂社禍厥冠裹性縱
橫身毀傷曷不蟻夢而王曷不蝶夢而莊曷不蜂釀衆香曷不
黃投夜光曷不當車犯轍賈勇螳蜋曷不餐風吸露羽化蜩螗
爾中則熱爾德則凉閃倏似詐飄蕩似狂潛伏似怯蛸動似强
細同蠓蠛毒共豺狼諒負山之匪任倚入幕爲智囊逐臭既慙

于清白剃訊又遁于雌黃若夫幃帳稀疎鑪櫳穴竇隱隱啾啾
森森驟驟去若風飄來如雷吼明喋大庭晴欺屋漏侍謀夫之
孔多喋邦家之利口苟有愛于髮膚逞恤變生乎肘腋使人扼
腕歎欷攢眉抖擻如困重圍之兵如失孤壘之守壯士怒而裂
眦美人愁而撚首隱几失蘇于子綦曲肱變色于鼻叟驅之復
來覺之善走柔若無骨不足以安尊拳實繁有徒恨不飽孤毒
手于是正身危坐拜祟唯謹畧經揣摩忽爲齏粉好聚亡身多
慾須命臨鍋大笑于鐃壘蟣蝨遠即于項領偶脱蛾火之燈或
迷蛛網之阱自謂遠舉而高飛實則（可爲躋顯）行險以徼倖猶且廣布屋
聲乘間思進掃蕩不能滅其群吹噓不能變其性我唯束手而
待望赤日之當空冷眼而觀付白帝之司令蚊乃善幻恬終不
悛喻喻訛訛旋旋躡躡號名群小攫借聖賢曰仰之彌高鑽之
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天之未喪斯文也其然豈其然
聊借么麽之情狀畫宵小之鬚眉使讀者啞然而笑聽者
亦群然而嘻雖一時之戲墨真千古之奇文

蟻夢　浮于夢入蟻國
蝶夢　莊子夢爲蝶栩栩然蝴蝶也
當車　螳臂車輪
負山　蚊不量力而欲負山
入幕　郗超生爲入幕之賓
于綦　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卧
尊拳　阮籍謂人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
白帝　秋令白帝司權

晨征聽曉鴻賦　　蔣伊

嗟客子之行役，沐朝露而長征。聽驪歌兮終曲，唱陽關兮幾聲。天風起兮欲蕩，星河淡兮還明。迷曉花于驛路，下黃葉于山城。爾乃征輪載馳，度阡越陌，秋燒馬蹄，霜橋人跡，蔾露華于晨裝，指殘星以短策。寒月落而山銜，曙鐘動而林隔。見夫丹樓明滅，碧樹蒼茫，槲葉山逕，枳花驛墻，涉山川兮客路，懷松菊兮故鄉。續斷冬之殘夢，驅寒騎而凝霜。衆聲覺寒，樹色帶曉，明粉堞兮朝霞，起蘆洲兮宿烏，耀海樹以陽烏，灼曙光兮朦裛。星芒四沉，江雲亂繞。若乃寒潮生而古岸潤，曉風正而孤帆懸。眺清秋兮

楚澤，悲流水兮秦川。月明千頃之雪，山橫九點之烟。聽孤城之一早角，叩三湘之歸舷。於斯時也，旅雁數聲，征人三歎，向雲欲起，朱禽若貫，俯睇滄江，高接銀漢，跨弱水之微瀾，鶩成山之遠岸。憶紅樓兮信稀，望碧海兮魂斷，參花紅兮蕃草黃，玉門遠兮紫塞長。度巴陵而嗥唳兮，瞻洞庭而翱翔，當灞橋之驢背兮，值瀟湘之雁行，陣蔽參橫之星斗兮，書封一夜之清霜，月老江樓之鐵笛兮，風凄故苑之荒烟。當夫窮陰殺節，急景凋年，凉沙衰野，箕風動天，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凌空帶尺，迷浦迷煙，其聲之幽然而凄切也。若荒欲嘯于千山，夜烏繞于敗闕，杜宇啼而未歸，金衣將而若絕，能令巫雲為之不行，巃水為之嗚咽，而況深閨怨客，遊子懷歸，嘆黃花之遠戍，望元菟而長遼，竹衡陽以南別，指金河而北飛，當一聲之酸楚，覺雙淚之露迸。鴻兮來旅，爾何不棲琪樹，耕棠烟，乘送吻兮盤九天，騰羽衣兮長蹁躚，搏遠濟，濯清泉，伴子卿于沙磧，隨虞守之高軒，胡乃哀秦關，弔易水，泝長川以鳴號，凌洪波而倚徙，銜荻蘆之一枝，衝風霜于萬里，慕飛七澤兮朝吟，五湖影落，寒塘兮頻接平蕪，咏長門于秋妝兮，悲榆塞于崔途，避風繳而高逝，兮驚月兮而翠呼，覩夫思道孤鴻之賦，賦隣失羣之歌，能不傷乎！狼河茫茫兮，龍沙漠漠，和邊

徽之清笳，兮動長途之征鐸，飄然如絳雲之春青，是兮蕭然如悲風之動琴，廓聽曉鴻而凄愴兮，又何論于巫峽之哀猿與華亭之別鶴。

晝出一幅曉行圖，時見曙色稀微，殘星明滅，烏散寒林，霜消驢背，三兩征人，不堪回首也。

黃花　塞名在開外許賁花塞上雁常飛
玄菟　城名唐詩玄菟城逢揺白高
巴陵　在楚中巴陵一望洞
參橫　參天高二星名東西出參不相逢見天晚則參橫故曰參憐子鄉
狼河　龍沙在塞外俱楚地
玉門　開名班超云但願生入玉門開
蘆花　雁每歲入開則御蘆花一枝
衡陽　在楚衡山
金衣　金衣公子名
弱水　海中有弱水三千里毛羽皆沉
華庭別鶴　陸機在松江所
罷作有回金衣

秋燒 燒去縣野火謂之燒 巫峽 蜀小名猿詩巫峽啼猿兩聲淚

聽嚶堂四六新書　卷八賦

長卿典鷫鸘裘為文君沽酒賦

邵　點

錦水停波茂陵貯月琴心夜浪眉山曉出彼美者姝柔情百叠何以銷之醉鄉可涉衣犢鼻而鮮裘等金龜以作貿況葡萄兮定情擁鸛稻兮帖息誠佳人之且娛曾何慚于告竭覺微醺之暗抛就回眸之半睡花從板以傳籌賦凌雲而擊節兮蛺蝶之選夢沾鷫鸘之殘漲側串卸其平停宛琡聯其跳脫頌酒德之溫柔邀籐改而評踐已乃燭影朦朧香魂冷艳半臂或解同心自結滌器貢罎當罏倩怯或眠或傾且綢且率鬧千秋之豔談酬芳情於獨絕爰為之唫曰左指醉花右伴清琴既飲且賦長卿不貧

長卿以文心入琴心已知文君不僅在色夫儀武讀相如賦尚恨其生不同時則在文君當何如也讀邵子此賦應使文君心服　田髯淵

取致甚豪取景甚媚春酒三行文心一曲以視張京兆窗前摸索殊無丈夫氣矣千古才人千古豪舉千古韻事為邵子一筆寫出

茂陵 相如居茂陵　眉山 文君眉如遠山　鷫鸘　酒德 劉伶著酒德頌　滌器 相如著犢鼻貢為滌器文君鬻酒

蘇臺覽古賦　陳九疇

秋風瑟瑟秋草萋萋寒蛩咽兮斜陽渡雁聲亂兮蘆花溪水蕩
漾兮涵蒼冥雲漠漠兮煙霏霏識登高而望遠情一往其雜迷
直念古者草萊禾闕有苔青宮採蓮扶竹來奔愛閑澤國城龍
其身既故棲而亙奔逐易俗而移人淡漠無為之治與太初以
為隣千歲萬歲坐德無名若乃武力方張經營伯業氣併東南
重光日月管絃沸兮嬌芳赤車馬陳兮凌天闕諸侯震而東馳
美人傳夫響綵越其治吳風華欲絕至如君仇既報臣志是行
泛扁舟兮弔五湖之烟雨變姓名兮溪世外之風雲知幾高蹈

身憶鳥文若夫橋以朵名傭因時著惜高士兮絲蓮長沉淪兮
異地能物色於塵埃識英雄手藕旅灼知已之為難追芳標其
莫踪至乃尊酹同秋想李膺之任達風流可愛思張緒于當年
其典則豪其才則仙慈風塵之次次恒探首旃閑天及夫安危
已任聆文正之家穀濤洵自明敦陳君之行誼雖今古之异時
捉遺踪而鄒企別有常公之樊香賦詩白老之香山胼社或寄
咏采于鹿門或飲杯水于吳下宦轍于此流芳才情因之瀟洒
已矣我蒼巖髮掛坦為改池戍浪翠濤今為華屋舞衣歌扇兮
斯雨殘雲喜門大第兮寒烟桂綠落葉蕭蕭兮立睨乎北邱處

處今牛羊牧惟身後之捉名亘千年兮衒續何貴何賤誰榮誰
辱為撫今而問古感離憂兮百斛亂曰實維至人開南國兮合
雲鍾秀誰能測兮前乎此者堪追昔兮後千百年正未有極兮
聊徘徊以延佇兮舒嘯傲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兮
絲綴文艳光採鏤檻圖已璀璨奪目矣而撫今弔古蒼凉歷
落之致觸緒橫陳何必三都兩京耶咫尺吳山已自舞肽獨
秀

採蓮　吳泰伯杞名株葉偕弟仲雍避入句吳枝髮文身
響屧　吳王夫差寵西施事今姑蘇靈岩山有響屧廊
五湖　范蠡事
皐里　梁鴻供見別註
常公
白老　屋常歷物白樂天為蘇州刺史有惠政民去而思

之

感舊賦　黃始

千里萍浮十年鴻寄北經揚子南渉錢塘自終于棄繻之歲
迄謝公應辟之年雅頗睽違壯懷頹落兼以憂思犇積病影
支離視休文之帶更減半圍比長卿之居斷無四壁因而四
思爰跡忽〻如新荊花故國每動于山之來夢州平原雜見
文通之恨聊抽班管攄我遐思
粵自江南麗城海甸神衢山旌王穴水秀金匱霞城碁布錦路
星馳當奕葉承平之後濟繁昌生聚之餘斯時也山郵不戒水
驛無驚舳艫蟻附車騎雲屯劍佩雄於天府冠蓋通乎上京陋

粉黛於燕趙鄗俠冶乎齊秦珠甍百雉錦幔千門歌城不夜花
邑常春雜沓南皮之會逍遙北海之津則有謝王華胄金張綺
族寶騎日炫珠巾星屬並戟珊鞭爭驅銀轂過平陽之舊館遷
衛尉之新谷高吟落雲輕談霏玉芳筵肆陳流觴飛續炊擷成
新揚椒粟屋時而西園洽伎北里傾城蛾痕點月蟬影堆雲入
座抱雲和之瑟當軒撫明光之琴九華帳煖百和香勻影凝龍城
之貴主彷涇水之佳人羅襪陳於洛水玉珮解乎湘靈或凌波
而消夏或結侶而招春則有妙舞紆回輕軀宛轉雅曲調箏繁
音赴管邀延年於北方招善才於南苑臨月塢以吹簫坐風簾

而索既夙叶樓宇鶯吟閣遠以至星明碧渚日晝紅樓重門二
千兮洞達橫塘十二兮夾循聚鼓吹于畫鷁簇輿馬于芳洲尚
有繡腕華賓賦心才士雜坐傲歌揮毫覓句倚綠袖於鴛鴦結
紅絲於翡翠燈點星懸香鑪烟沸迷玉漏以無聲扶金吾而同
醉如此者亦何暮而何朝庶幾哉將以年而以歲何意繁華未
息操落孔多漢寢銅烟唐宮畫燕嘆江邊之玉樹弔閣下之銅
駝伯仁墮新亭之淚羊曇桐西州之歌笳袨茂苑馬影西湖訪
瓊花之故址弔桃葉之寒波淮市春陰江濤夜呼卧荒碑于禹
穴迷冊簡于仙都隋堤衰柳越沼殘荷離宮芳艸蔓井烟蘿深

臺月落野殿霜多狐樓宿雁繡幕巢鼯鉦聲悲兮秋風苑牧馬
嘶兮夕陽坡昔嘗綜之勝地今叢棘兮立阿吁嗟哉年華代謝
天道何常覩山州兮陵谷感時序兮滄桑秦碑兮碣石漢闕兮
昭陽駐朱顏兮白日留大藥兮丹房縱千椿與萬若亦夕露而
朝霜是以達士神悟哲人智藏齊萬化於渺渺等千慮于茫茫
感富貴之易盡悰內美而難忘願挺世以自立聊娛志以徜徉
文筆易工賦心難學此則撫今追昔叙情凄婉比明遠而加
妍較于山而比駕矣　雲孫兄

棄繻　終軍年十八棄繻入關
應辟　謝安石隱于東山年四十始應桓之辟
炊蠟　王覬與石崇鬥富石

以炎至三　消夏灣在太湖之　天寶中樂　古既
以燒代薪　消夏 曲吳王避暑處　善才 都善歌　索既
樂若即今　仙都 都在處州記云仙都石笋高萬丈　萬岩 東海有　畫鷁 鷁水鳥舟首畫之以
時然索　索靖見洛陽銅駝嘆　羊曇醉後經西州門歌曰
卯　銅駝 曰會見汝在荊棘中　西州 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風
禹穴 在山陰會稽山

三春游覧賦

黃始

東風既歸零露將垂溪烟動於山雪雕梅草同岑而旋綺會鳴樹以徘徊於時上國王孫名都公子芳辭吹顏輕綃着膝寄遠思於高天悵愁心於臨水爰抽班管載啓青鏤花生九曲彩發三珠紛洋芙蓉之汁香凝芍藥之脂花韶華而寫志勝節序以紆思當其句芒職令太皞乘規候云振蟄時當蠶[illegible]曙青游之在御見斗杓之東歸或雲占三素之色或水記八風之吹履端于始布政惟時學正習舞而教胄太師奉職以陳詩時則王者佩蒼璧施土牛其祀戶其兵矛既先雷而奮鐸復薦鮪而乘舟

於是綠樹方顏含桃乃薦棃東郭之青幡剪宜春之彩燕邀神水以留勝兒桃花而釀而以至堂開向數爵獻紅蕉製五辛之嘉味設五木之神膏花記移春之檻人住昇仙之橋雲軿進月火樹重霄玉樓鳳煖金谷鶯嬌春山樣紅而欲滴春波浴翠以相拾爾乃元鳥司分夾鐘應律臨大澤而祭高禖薦鞠衣而修蠶職亦復歌畫詩舞雲翅后妃之種稑獻青宮之琴瑟方調渭水賜三眠之柳扶桑開十石之桃若其披香殿裏解語初來宜春苑中傾城欲見粉氣流肩香風溢面牽臺上馬金霧西陵之車玉鸞是以花間開節柳外旗亭紅泉畫漾碧障朝昏金丸

石王子年拾遺記曰漢石色紅如肺燒之香聞數里升天則成香雲 封中漢書郊祀志曰武帝封泰山有白雲起封中 帝瑞春秋孔演圖曰舜將興黃雲升于堂 膺合公羊傳曰泰山之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遍天下 出岫歸去來辭雲無心而出岫 松上如車宋書宣太后陵前數有光如五色雲見松上如車蓋 丹蛇兵書曰有雲如丹蛇隨星後大戰殺將 絳衣史記曰赤雲如絳衣

夜雨賦

黃始

昔叟將抄讀書薌園倦後引酌不禁耳熱取唐宋諸小賦讀之漏已再鼓矣而雨聲〻滴瀝不止感而賦之匪敢追跡古人夫亦少抒幽緒爾

悵清夜之不寐兮聽涼雨之潺湲佇虛堂之岑寂兮掩書卷而盤桓對明燈以獨立兮撫角枕而未安忽徘徊其倚徙兮何愁思之無端斯時也四壁無聲空堦亂鳴踈〻簷角颯〻窗櫺入芭蕉而淅瀝動竹葉兮蕭森或高或低似銅漏隨風而散響若斷若續如澗泉激石以成音若乃湘水峯頭零陵江滸巴山夜寒高唐秋暮洗渭城之輕塵失漢陽之嘉樹杏花村裏遊子以之銷魂芳草堤邊王孫于馬失路與夫離〻故苑渺〻寒江金鋪清冷畫棟蒼涼長門月冷金谷苔荒烟中見楚帆之半落雲裏瞻漢闕之脩雙至估客旗亭征人沙磧鞍上飛雲洞中鞭石或寄恨于淋鈴或言愁于霡霂空閨傳秋夕之梭野老閣重陽之筆莫不對黯潸而憂思望烟波而動色況乎離人旅館悄夜高軒清樽乍掩爐香欲燼悲錦衾之未爛拭青綢以猶寒司馬歸來惜凌雲之無日劉生起舞念為霖以何年爾乃繞砌添愁困風送恨忽憂其以驚懷復奔騰而屏聽金鈴未起石鍾逆應

閒牕賦　　黄始

雲淡兮生涼風輕兮晝長家々兮別館寂々兮幽牕幽窗無人
曲檻疎櫺烏窺低樹草繡閒庭石倚窗而若揖竹背石以如拱
遠砌薔薇之架當軒茉莉之屏若其日淡雲微晚香風細竹几
斜橫藤牀半榻蕉影侵簾桐陰覆地書卷初安茶烟欲沸聊盤
礴以適情暫安舒而鮮慮若其沾花雨過弄葉涼生隔林鶯語
別浦螢吟簾絲寂々書幌沉々遐矣休文之室幽哉楊子之亭
或彈琴而無聲或落子兮不聞聊鍵戶以寄傲誰枝裘而見尋
時而斜暉辭樹晚吹蕭森宵清露濕漏午燈明玉繩低戶星漢
無聲新蟋作樂波紋在林倚疎欄兮延佇企河影而沉吟悵仙
槎之不渡惜靈鳥兮無憑則復斜欹疏甍乎依曲檻獨坐低細
愁思厭悵聽墻北之悲吟望樓東而寓怨窺玉女其何曾隔佳
人兮不見愁思未已悠懷轉傷湘痕侵月殺影流霜楚岫之雲
六々兮銅臺之雀雙々寄根紫簫之側馳思錦瑟之傍上宮蕭條
芳閑館禁樓委曲兮蘭房徒區々兮咫尺何渺々兮如往悠遠
懷其無極亦何恨於幽窗若夫陶公跂足自謂羲皇少文臥遊
如猶五嶽壺公有一壺之安巢父恃一巢之樂苟容膝之可愁
詠幽人之眠花亦何羨乎元龍百尺之樓尚奚求于樊川十步之閣

閒逸之致拂々從十指間寫出若有靜氣往來于筆墨之外
空山無人短亭木榻收雲霞于半卷留虞夏于閒窗雖終身
臥遊可也豈止作十日流連
支文矣

廣東文選四十卷（一）

〔清〕屈大均輯

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廣東文選序

予承乏廣州甫下車即以徵文考獻爲先務會番禺翁山屈子有廣東文選之役書成予覽而善之爲之裁定以爲嶺海人文其光明俊偉瑰麗多奇於此得其大槩是可與唐之文苑英華文粹宋之文鑑正宗相爲頡頏者矣噫嘻百粵之文獻自漢以

來其盛遂有如此而昔之人猥謂祝融之墟日南之地其陽德之所炳耀炎精之所孕含多鍾於珠璣丹砂石乳伽楠諸物而罕鍾於人夫豈其然乎哉昔王僧孺爲廣州太守首表章董正唐頌羅威三孝子以爲粵獻之宗復表章陳欽之春秋詁楊孚之南裔異物志贊王範之交廣春秋黃恭之十三州記以爲粵文之祖而韓愈刺史潮陽首置鄉校延進士趙德爲師勾當一州學事於是潮人彬彬向學遂與廣州諸望縣翕然有海濱鄒魯之風予不敏向爲珠江義學竊心昌黎之心茲於廣東文選復思事僧孺之事用是捐俸刊之俾輿省志郡乘相爲表裏不敢云有功於前賢亦

使論世者鏡其得失謀國者準其經權語云覩一隅知天下斯亦策書之淵府爲周官外史之所掌未可以一邦而少之也

今天子右文覃精載籍數

詔天下獻遺書以充金匱石室之藏又

命儒臣編摩古今藝文以爲十三經二十一史之羽翼此一書雖漲海珊瑚之一柯

羅浮孔鸞之片羽網羅捃摭未獲大全然其間以明經者極其精研以綜史者極其宏博以言道者極其淵邃以議典禮者極其正大以施政治者極其和平咸體正而辭醇雅莫不出入史漢沉酣八家言言有典有則斯又宗匠之規繩而學者所宜取法者也今天下直省凡十有六使皆有文

選一書萃其精華俾無散佚則天下之文獻庶幾大備斯不亦洋洋乎成一代之鉅觀哉此不佞所以厚望於著述之賢如吾屈子而將以此一書爲先聲者也然予又有說焉昔蕭倣爲嶺南節度使官閒無事日以穀紙寫書而劉崇圭知廣州姻舊或有所干率不荅但寫荔枝圖與之是書梓成予可以無費穀紙免異時薏苡之嫌而宦槖中以此爲南物焉爲聚珠扇焉卽以爲荔枝圖焉亦無不可者斯蓋拙者之所得也哉

旹

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十月旣望知廣州府事梅川劉茂溶謹序

廣東文選自序

番禺 屈大均翁山 譔

夫子稱述而不作述之中有選存焉若書詩是也書始唐堯而五帝以來言不雅馴者勿道詩始殷湯而自帝皇娥塗山之歌言而荒誕者勿道夫子之愼其言如是彼夫左氏之述國語昭明之述文選是皆夫子之志也哉書詩如夫子一家之言國語文選亦如一人之所作以我範圍古人不以古人範圍我夫子者述者之聖二子者述者之明者也大均不敏竊嘗取廣東先哲之文纂爲越語以附于左氏越語之後旣而思之不如稱爲廣東文

選之善蓋以予先有廣東文集之役自兩漢至明人各爲集大家數十名家百餘凡爲二百餘集譬之水焉文集爲牂牁大洋而文選爲一勺譬之山焉文集爲羅浮二嶽而文選爲一卷使觀者從一勺以求牂牁大洋從一卷以求羅浮二嶽是一勺爲牂牁大洋之所必須一卷爲羅浮二嶽之所不可少文選爲文集之車右輪桾輔而行而不可癈一者也嗟夫廣東者吾之鄉也不能述吾之鄉不可以述天下文在于吾之鄉斯在于天下矣惟能述而後能有文文之存亡在述者之明而不徒在作者之聖吾所以爲父母之邦盡心者惟此一書於先哲之文如桑與梓存者爲先哲顯其日月光華刪者爲先哲藏其珠玉瑕纇是吾之所以爲恭敬也云爾書成合詔令疏奏序記傳論碑誌之屬與賦頌樂府四五七言諸體凡爲四十餘卷梓而行之以爲廣東文集之先聲

凡例

一吾粵舊有嶺南文獻一書乃督學蘄陽張公鳳翼所譔又有嶺南文獻續集一書乃督學晉江楊公瞿崍所譔皆起自唐開元年至明萬曆年而止今合二書爲一刪者五之增者五之刪其不文增其文起自漢文帝時至明崇禎時而止

名曰廣東文選不仍稱嶺南文獻者蓋以嶺南非今代所命名而是書主於文不主於獻也其說則在廣東文集自序中矣

一予所編纂廣東文集自漢至今凡有二百餘家人爲一集集分諸體卷首載其原序卷末則載行狀傳誌但是書浩繁未能盡刻姑于諸集中拔其十之二三以見大槩不能連篇累牘爲先哲多所表章予之所不得已也

一予所選止于文蓋以文而存其人不以人而存其文故其文未能盡善者雖大賢弗敢多錄傳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一是選以崇正學闢異端爲要凡佛老家言於吾儒似是而非者在所必黜卽白沙甘泉復所集中其假借禪言若悟證頓漸之類有傷典雅者亦皆刪削勿存務使百家辭旨皆祖述一聖之言純粹中正以爲斯文之菽粟絕學之梯航

一爲文當以唐宋大家爲歸若何李王李之流僞爲秦漢斯乃文章優孟非眞作者吾廣先哲文體多出於正可接大家之武者實繁其人是選無遺美焉

一吾粵詩始曲江以正始元音先開風氣千餘年以來作者彬彬家三唐而戶漢魏皆謹守曲江之規矩無敢以新聲野體而傷大雅與天下之爲袁徐爲鍾譚爲宋元者俱變故推詩風之正者吾粵爲先是選中正和平咸歸典則於以正人心維風俗而培斯文之元氣于是乎在以此選一邦卽以此選天下無不可者以春秋之謹嚴爲詩人之忠厚不佞竊有志焉

廣東文選總目

廣東文選總目終

楚黃劉茂溶定　番禺屈善山選

敕　誥　制

敕十道朝集使　唐　張九齡

敕朝集使等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于茲羣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畧行四端衣食本於農桑禮義興於學校流亾出於不足爭訟由於無恥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也修其五教將以惇俗也有國有家同知此議不患不知患其不行爾且長吏數改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爲國理人各揚其職不當冒榮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令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透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有且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憂恤倉儲唯實賦役唯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鄰壁無弊姦訛不生念茲八事朕常屢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遞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主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悉即好去

南郊赦書　唐　張九齡

朕獲主三靈于今一紀聽政中昃每不敢康覲書乙夜將求諸道而頃年已來每思至理或遠人勿率或嗣歲不登淳樸未還揚厲斯在爲人上而慚德奉天明以畏威故祝史正辭必期於陳信郊丘備禮將俟於昇平今宗廟降靈克開厥後乾坤交泰保合太和麟鳳龜龍玄符黃瑞之祉巒尼□□梯山航海之琛賝不日月以聞道路相屬顧惟不德當茲休運欽若昭報疇杳故實所以今年獻春恭祠后土季秋吉日追崇九廟採必先於曾經稽肆類於虞典爰因長至欽謁上玄告受命之元符昭嚴配之成績大典云備至誠克展諸侯駿奔來於穆之相百神受職率咸秩之文六變已陳三獻斯畢蓋春秋之大事莫先乎祀王者之盛禮莫重於郊柴燎克終感慶罔極豈予一人之福亦爾萬邦之賴宜因咸和之際俾承厚下之澤可大赦天下嗚呼君臣一體休戚共焉朕欽承天命躬傳大寶蓋憑累祖餘業得一之符亦由羣公舊勳不二之力永言緊賴其敢忘之自武德已來實封功臣知政宰輔有身無人故而亡官實封子孫淪屈者所由勘責具狀以聞存者可籌其官榮逝者當錄其胤嗣使幽明同慶知有令辰

敕歲初處分　唐　張九齡

敕天地以大德生羣有聖人以大寶守萬物古者受命之君謂之承天之序明有所代夫豈徒然道若無欽崇命不永保帝賓臨汝人曷戴君朕所以每期庶乎合於仁覆之意也夫必義神農黃帝堯舜或誅而不怒或教而不誅彼亦何爲獨臻于此朕自有天下二紀及茲雖未能畫衣以禁亦未嘗刑人於市而政猶踳駁俗尚澆醨當是爲理之心未返於本耳凡人豈不仁於父母兄弟不欲於飲食衣服乎而卒被無孝友之名不溫飽之用其故何哉蓋未聞義方不識善道或任小智而爲詐或

見小利而苟得致遠則窮繼之以暴己而身受戮誅家不相保愚妄之徒頗多自陷訟獄之弊恆由此作吁可悲乎亦在教之不明也蓋刑罰者不獲已而用之天下黔黎皆朕赤子以誠告示其或之歸何必用威然後致理先務仁恕寧不懷之且五常循行豈須澳議六親和睦何待丁寧自宜勉之以副所望刑措不用道在于茲今獻歲之吉迎氣伊始敬順天常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蟄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愼無殺伐致令夭傷九土異宜三農在候聚衆興役妨時害功特宜禁止以助春事至若家有征鎭人或孤惸物向陽和此獨憂悴良可憫也亦宜所由隨事憂恤蓋不體仁無以爲長不知道無以用心故道者衆妙之門而心者萬事之統得其要會義可以兼濟於人失其指歸生不能自全於己故我玄元皇帝著道德經五千文明乎眞宗致於妙用而有位者未之講習不務淸淨欲令所爲之政教何從而致於太和者耶百辟卿士各須詳讀勉存進道之誠更闕前席之議至如計校小利綜緝煩文邀名直行上道殊遠違天和氣生人怨心朕甚厭之所不取也各勵精一共興玄化俾蒼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樸豈遠乎哉行之可至其老子道德經宜令

士庶家藏一本仍勸習讀使知指要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一兩道策准數加老子策俾敦崇道本附益化源朕推誠與人有此教誡必驗行事豈乖悉言令之此敕亦宜家置一本每須三省以識朕懷

敕新羅都護金興光

唐 張九齡

敕鷄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賀正謝恩兩使繼至再省來表深具雅懷卿位總一方道踰萬里託誠見於章奏執禮存乎使臣雖隔滄溟亦如面會卿旣能副朕虛已朕亦保卿一心言念懇誠每以嗟尚況文章禮樂粲然可觀德義簪裾浸以成俗自非才包時傑志合本朝豈得物土異宜而風流一變乃比卿於魯衛豈復同於蕃服朕之此懷想所知也賀正使金義質及祖榮相次永逝念其遠勞倩以傷憫雖有寵贈猶不能忘想卿乍聞當甚軫悼近又得思蘭表稱知卿欲以洪江置戍旣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且蕞爾渤海久已逋誅重勞師徒未能撲滅卿每疾惡深用嘉之警寇安邊有何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今有少物答卿厚意至宜領取春暮已暄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敕議放私鑄錢

唐 張九齡

敕布帛不可以尺寸爲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貿有無故古之爲錢將以通貨幣蓋人所作非天實生頃者耕織爲資乃稍賤而傷本磨鑄之物卻以少而致貴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況古往今來時異事變反經之義安有定耶終然固拘必無足用且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公卿百僚詳議可否朕將親覽擇善而從

勅日本國王書

唐 張九齡

勅日本國王王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溟往來未嘗爲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眞人廣成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諸船飄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眞人廣成尋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船飄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虞僃至性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臣廣成等飄至林邑國既在異國言語不通並被刦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則林邑諸國比常朝貢朕已勅安南都護令宣勅告示見在者令其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

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懷或已達彼蕃有來人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百姓並平安好今朝臣名代還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唐 張九齡

皇帝問吐蕃贊普近賓元禮往事具前書贊普後來亦知彼意朕推心天下皆合太和况於彼蕃復是親姬仍加結約盟誓再三以至道言之此亦仁義不薄也而贊普且猶未信復是何心君長大蕃固不容易所云去年七月嶲州將兵抄掠兼有該誘嶲州之外尚隔諸蠻既背吐蕃自行寇抄掠而而乃推托於我何爲遂信虛詞且西南群蠻別是一物既不定於我亦不專於吐蕃去即不追來亦不拒乃是兩界所有只合任其所歸自數十年來或叛或附皆所親見豈假縷言往者此蠻背恩侵

我邊鄙昆明即嶲州之故縣鹽井乃昆明之本城今復舊疆何廢修築而云除却是何道理且邊境僃守彼此常事今既和好何有嫌疑至如西自葱嶺已來沿邊諸處或地勢是要或水土是好彼有城鎮亦皆內侵朕既不解廣求更以自益緣已和好不可細論且公𡸁山築城改城置鎮皆入漢界何曾以此爲言而彼即生詞未知何意邊城委任當擇忠良無信小人令得間構夏中已熱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籍田制

唐 張九齡

門下粢盛所以奉神祇耕籍所以勖人力既義率于下而敬在其中是爲先農存諸大典故周宣不復于古而虢公致諫漢文能修其政而班史美談朕自御極以來動咨故實惟是千畝未展三推匱神困人降災移歲庸不在此良以憮然今星紀既周土膏將動去農祥而不日考帝籍之以時朕其親耕以實神廩宜令禮官博士詳擇典故有司速即施行

敕樞密副使富弼加都尉

宋 余靖

朕昭事天地嚴配祖宗用新洪休大庇黔首思與一二輔佐同玆戩穀故疏霈寵渥冠於羣倫具官某文鼐變貫學通古今論議忠正有濟世之才謀猷高遠有經國之用不辭忠難而夷險一心累避榮寵而退靜自守由是擢登宥密翊贊機衡咨綏遠附邇之能致同文同軌之治朕方親執玉幣恭修燎烼而卿以撫循邊士不在侍祠之列朕甚思之所宜賜以凌烟之號進以執珪之秩疇其茂勳昭示異數忠之至者寵必厚汝其欽哉可

敕翰林學士禮部郎中宋祁　宋 余靖

朕愼柬俊德延登近署典司命令侍從帷幄所以宣邦國之大謀訪古今之高議所懷忠實率多規補空增秩序以寵材儁具官某通識照遠人之儀表懿文高世學者宗師而自雍容朝闈領袖儒館奉常樂志東觀史編執簡譔述厥勤茂焉內閣以對右省更直咸推望實益見材美登王室之署勸金華之講每觀逼博之論愈知遠大之期集課遷宮固有常制羽儀之用朕所望焉踐修厥猷往服休命可

勑天下朝覲官員　明 丘濬

朕惟祖宗受天命爲民牧而以天下生民付於朕朕受祖宗命一人不能獨治而以天下生民付爾司府州縣之官俾代朕分治茲當三年朝覲之期爾兩京畿十三藩服若布政司若按察司若府州縣若運鹽牧馬諸司各述所職來朝京師其中固有恪勤官守克稱任用者矣然疲老不勝任貪殘爲民害者亦往往有之已令所司愼加簡斥而廷臣尤交章奏劾必欲悉寘爾等於理朕念人才難得豈宜求全責備特用寬宥俾各歸舊任以圖後功爾等宜省愆思過盡心效力緒續往政之善釐

正前事之失而又推求當務之急而次第行之惜民之力而不輕勞惜民之財而無浪費惜民之命而不輒肆殘虐心心乎爲國念念在乎民事事關乎心務使人人各得其所則爾等受朝廷之命爲無負而朕於祖宗付託之命亦不忝矣顧不韙歟雖爾等職任有大小地方有廣狹政務有繁簡然皆服膺朕言以爲官箴而行之毋斁則名位不患其不崇家計不患其不立苟食焉而怠其事又從而盜若貨器狀其人民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尚相與儆戒之哉故諭

牧馬地制

明 梁儲

初秦王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內交嬖臣江彬朱寧宦者張銳皆有賂爲之請武皇帝詔與之兵曹臣奏曰祖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上不聽兵科臣諫又不聽六科十三道臣各執諫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念曰若草制恐貽後悔不草又恐忤旨遂引疾大學士蔣冕亦引疾儲曰如皆引疾孰與草君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武皇帝覽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制曰

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

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富饒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愼之毋忽

東閣大學士申時行誥命

明 王弘誨

朕尊親致孝綏稱特薦于慈闈錫類推仁寵敷先加於近弼翊兹新叅之任實惟舊德之良屬柄用之方殷宜眷懷之示異茂揚休命敷告在庭咨爾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申時行道負天民才兼王佐有濟世之謨略而涵養皆醇有華國之文章而學術尤正起自殿廷之首唱蔚爲翰苑之名流歷事三朝咸有一德校書秘閣典墳歲效于編摩進講經筵道德日親于啓沃翱翔重地浙歷華階常供奉于燕間殫勤勞于夙夜綰院章而裁史局直筆彌彰宅詹尹而典文衡得人爲

盛賓客崇東朝之望秩宗副南省之榮比會推于攀寮遂升華於少宰識懸明鑒綜國典以詔王節秉素絲贊天官而聽治乃言嘉績之可底時會慶禮之甫成是用陟之舊僚加諸相位俾叅紫樞之務晉聯黃閣之班雖獨斷自朕衷實允諸夫僉舉弁稽功載中布贊書茲特進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惟帝賚予而夢弼將康兆民以正四方故岳降神而生申乃採萬邦而闢四國爾尚思至難得者君臣之遇至難成者德業之隆共克勵於明時庶有辭於永世

少保大學士張四維誥命　明　王弘誨

朕肇稱嘉禮肸號慈闈爰敷慶於明廷肆疇庸於秘殿聡予良弼茂殫純忠望切台衡釐百工而熙帝載位隆宰輔咸一德以承天休寵數宜先倚毗斯稱咨爾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張四維命世英資匡時名佐沉涵卓識該皇帝王伯之猷奧學高文追謨訓風雅之烈自昔翔翔玉署以至供奉金華制作多一家之言開陳悉二典之蘊徧儀法從周踐清塗眷注久屬于先皇簡在聿勤于初服爰從南省入踐中台同摠軍國之籌並授樞筦之重爾則忠可以任大事道足以覺斯民當國家閒暇之時基夙夜宥密之命平章庶政則房杜之謀斷相資明昜冲人則旦奭之師保有合使漢文煥乎其可述而周道燦然其復興維時中外乂安之功悉爾左右弼丞之效頃茲典禮光藉宜勞肆晉位于孤卿仍升銜于殿學丕延世賞載霈恩綸茲特進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堯舜之隆疇咨宅揆商周之盛夢卜求賢繄明良一德之孚應貞元千古之運朕方得人共治喜起交魚水之歡卿尚遇主紓忠游歌嗣鳳梧之響欽哉

封信王冊文　明　李孫宸

維天啓二年歲次壬戌九月甲午朔某日皇帝制曰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欲固盤維之重必資藩輔之封我朝謨烈不忘親賢澤永率繇斯道朕躬承天序恪守前規豈茲大猷敢忘祗奉咨爾第五弟孝名性質溫粹器宇岐嶷宜錫顯封以篤友愛茲特冊爾爲信王錫之茅土傳世無斁於戲親之欲貴愛之欲富朕實敦兄弟同氣之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爾尚隆本支百世之助德務少成其若性學有緝熙于光明庶幾永終譽命以篤祜爾躬垂光來裔欽哉

楚黃劉茂溶定　番禺[illegible]選

疏

報文帝書　漢　趙佗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

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同前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

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

上武帝書　　漢　趙　胡

胡爲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胡使人上書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爲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弟餘善殺郢以降

兩粵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粵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

請立左氏傳疏　　漢　陳　元

元字長孫廣信人卽今封川縣父欽字子佚習左氏春秋事黎陽人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其家曰陳氏春秋有聲於時王莽常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厭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竝用深愍經藝謬雜眞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

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

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雒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民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竝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必弭戎事畧戢

留意聖藝脩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

請勿督察三公疏　漢　陳　元

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隷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

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

請均行三年喪疏　漢楊孚

永元十二年蝗旱令在廷議政令得失孚疏曰

漢制郡國之士誦肄孝經察其志行選舉孝廉故帝諡必稱孝者躬行化率也王莽不服母喪天下誅之然今時公卿大夫罹父母憂不得去位而黎萌孝悌力田反得爵級非所以爲民表儀也且郡邑使漁不知紀極貨賂通于上下治道衰矣宜詔中外臣民均行三年通喪而吏治必務廉平以勸選舉之士庶幾克誠小民副承天意帝從其議

諫止用兵疏　漢楊孚

孚字孝元南海人章帝朝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和帝即位欲用兵□□孚奏言

臣聞創造用武守業尚文故周勝殷則有載戢干戈之頌太宗息兵嘗言自勝衣冠念不及兵先帝繼述□來則應未嘗先伐故孝章之謚追配孝文詩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又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二帝之謂也願陛下繩美祖宗毋輕用武

上封事疏　唐　張九齡

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爲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爲之旱以昭其冤況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

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爲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爲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縣令已下固不可勝言蓋甿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宜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于其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怪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有復出爲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旣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責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爲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一重智能

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爲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爲臺郎給舍郎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久差降以爲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在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寧如積習爲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彼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小不遂亦用息心以故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聖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設爲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

史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爲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滯遠可爲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爲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愼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責於謹守牽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

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爲能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爲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煥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爲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釜爲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爲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其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入之數縱有不任送者妄起愆端且爲

分詣於外臺不至直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逾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秖益文法煩碎賢愚渾雜就中以二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遁逃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嘆息也夫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爲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

不修上善則守志而後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何哉朝廷若以令名而進人士子亦以修名而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趨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僥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高下若高下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焉可不察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徵矣臣今所言上計吏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爲長算振此頹風使官

修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爲之運未行反本之法欲臣企竦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聰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非晚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人才用舍行政得失疏　　宋　崔與之

與之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厲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眞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

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似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

除正言上殿奏疏　宋　李昴英

臣生遠迹孤學膚識狹陛下拔之疏散俾綴諫省聖恩如天誓圖報塞臣拜觀國史范鎮擢知諫院即上疏曰陛下置諫官者所以爲宗廟社稷計也爲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事陛下是不知諫官之任也拳拳之忠首以正國本爲言臣何人斯詎敢望鎮萬一於忠國愛君之職分則不敢不盡焉臣聞正天下之大本貴乎豫定天下之大計貴乎果三王家天下其初心豈專爲子孫地所以弭爭端於未萌杜厲階於未形而欲措斯世於久安耳副貳早建所以繫海內之望成謀堅凝所以釋人心

之疑詎容一日稍緩哉恭惟皇帝陛下誕膺寶曆光紹鴻圖惟天惟祖宗豈私於陛下將以垂統無窮爲萬世開太平者望陛下也春秋寖盛蒼震尚虛羣臣懇切交疏而力陳四方傾耳翹首而聳聽幾年于此矣陛下環視而未有定向遲回而不輕一發事大體重於謀始宜謹非常情所能測識也邇者謁饗宗廟駿霧豁開惟天之眷惟祖宗之靈默贊大計隨灑宸章選納猶子嘉名寵錫聖意丕昭朝野鼓舞神祇歡悅然雖有舉棋將定之喜不能無羽翼未成之慮臣於此時叨被親擢事莫此爲大謹以三說上瀆聖聽惟陛下垂聽焉一曰正名文帝即位初年有司遽以建太子爲請今不可謂早計矣歷觀往昔當璧而拜之觀惟神之所予有心無聊之嘆惟人之所付是皆牽纏己私不克斷制陛下此一盛舉蔽自聖衷度越前古出於同氣天屬爲最親儲以繼體人道爲極順倘或猶豫能不動搖名號未正恐無以塞從旁之覬覦體統未一恐無以收衆望之歸向謂宜亟正青蓋車之制佇開日重光之祥侍膳問安自此全天性之樂主器承祧足以衍國脈之長天下咸曰吾君有子矣則宗廟社稷之福也晉安眞王之封宰臣請以冠屬籍高宗皇帝曰可便爲皇子此陛下所當法

也二曰保養保其身體列職周官養於掖庭有漢故事挺生岐嶷之質猶在髫稚之年必先葆固其天和庶可自貽於哲命昔人有嗜飽之動戒有玉契之嚴惟所關所繫者不細故防微杜漸者至悉出入起居寧衛防之過密饑飽寒暑必調適之得宜此天下之大器也豈止於櫝拱璧培樹梓之譬哉謂宜專屬禁闥之尊曲加撫摩之愛宮人之老成謹厚者左右彌縫之奇衺側媚之人不得與乎其間則宗廟社稷之福也高宗皇帝因大臣宮人可託否之問有曰若不先擇宮嬪可慮之事更多陛下所當法也三曰教道道之禮義周過其曆傅

之刑名秦祚遽危蓋小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古
者有襁敎有齒學莫不于其初而漸漬人之是必
妙選於師儒所當涵養其德性毋徒事章句之末
技毋但拘講誦之常程俾善言正行日接於見聞
非心邪念不萌於方寸則凡朝夕宴處之際無非
薰陶淑廸之功又當擇臣之有物望者時視其德
業之進因以為內學之重他日恭敬溫文發達於
性資孝友仁愛薦洽於中外則宗廟社稷之福也
陳俊卿每入必傳經啓沃且彈諷諫之益陛下必
得若人而委之輔導可也厥今時艱未靖國勢未
强陰邪譸張於肘腋之間戹氣滋熾於邊庭之外

消弭奸黨鎮壓羣疑全在此看臣願陛下上念祖
宗付託之不輕下慰生靈徯望之甚切決意建置
無墮因循億萬載無疆之休實根本乎此惟陛下
留神取進旨

淳祐丙午十二月正言奏劄　宋李昴英

臣聞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孔子論事
君之道曰勿欺也而犯之人臣納君於道秖當辨
事之是非據理之可否必其美而後可以將順如
其不善則不可以逢迎以貴難為恭以非道不陳
為敬若夫覘指意而遷就規辭色而轉移則是詭
隨容說而非忠愛其君者也世之砥柱特立者常
少桔槔俯仰者常多得喪交戰於其中操守易變
於其外人主設或喜脂韋而疎骨鯁愛迎合而惡
拂嬰是導之從諛也孰不俛然惟上意之所欲哉
原其初心亦不過求以固位而已求以希寵而已

遂至於誤人國家事有天下者柰何忽安危之大
計而遂邪臣之私情乎漢之禍成於張禹對成帝
之一言唐之禍基於李勣對高宗之一語自欲保
其家而忍於負國自欲存其身而忍於欺君此固
佞臣之罪亦二君素不能容受謇諤因應有此也
國朝兵不如漢富不如隋土地不如唐而鴻基駿
業與天地並恃有直言讜論以為元氣耳有為宰
相而補綴裂奏以復進者有為執政而爭事大庭
下不去者手詔趣書讀語甚峻而入上章竟寢其
命者給舍也以彈疏之煩見厭而上前自訟求罷
去者言官也手引上衣使復就坐決其事者貝外

郎也上不以犯顏逆耳爲奸事事付之公論而私意不行下爭以披肝瀝膽爲忠事事沒之正理而身計不恤一脈之壽以至于今陛下俯接臣隣威顏天霽樂聞剴切德量海涵人臣遭逢明主而不能致諸三五之登閎則爲有負然往往多逢迎而少正救工揣摩而畏觸突陰模稜而欠直截以可爲忠言之時而猶若此豈非陛下於忠佞之間好惡未明白歟臣妄謂今之世不患無文墨之士而患無氣節不患無議論之士而患無骨力不於平時奬勸招徠激昂砥礪而遇事責其奮不顧身何可得哉故論事無所避則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依

阿以求媚則臨難而苟免者也至於陽附正論內懷二心緩急又烏可保哉陛下靜觀而密察則無不洞見其衷蘊矣昔汲黯有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之語武帝殆不能堪而不冠不見最爲嚴憚且期以古社稷臣之事觀人如武帝庶乎得其眞矣臣願陛下於柔佞者疎之絶之忠直者親之信之得如顯數十輩布之朝廷爲吾國之倚仗他時宗社終必賴之區區愚忠惟陛下留神

進大學衍義補奏疏

明 丘濬

臣竊見宋儒眞德秀所譔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臣不揆愚陋竊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略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爲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愼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尸□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爲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

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闕也前書主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而簡臣之此書主於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譔表文一通附寫卷首以進伏念臣濬遠方下士叨目朝廷厚祿六轉官階以至今官一家溫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旦委命九泉有負國恩無以爲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儒之職無政務之擾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第以性質昏庸學識迂僻加以老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誤

然區區一念忠君愛國之誠蓋有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者況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撰無一而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參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聖政之萬一伏望皇上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類與凡臣庶有所建請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事合於今時之宜者矣於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

於審察其幾微之先爲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妄意著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於此書皇上親政之始而繕寫適成蓋有幸然也昌昧進獻不敢自謂其皆可用儻採於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見於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弱力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之一則臣學爲有用而歿爲不朽矣臣不勝懇悃願效之至

擇衍義補要務疏　明 丘濬

臣聞禮經有六事君必資其言拜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納於其言蓋謂自古大臣進用之始必有先資之言拜命即以言爲資因言而以身爲獻致其所獻之身以爲君用踐其所資之言以效其信言有不酬君必責以踐其言言有不從臣必納以成其信故曰君有責於其臣臣有納於其言此古昔明君賢相所以交相孚契於初進之始委任責成於旣用之日卒能踐其言以成治功於久遠之後也粵稽諸古若伊尹畎畝幡然之歎語傳說受命對揚之三篇管仲與齊桓

問答之書樂毅對燕昭命下之語韓信登壇東向之對諸葛草廬三顧之策姚崇入相十可之請是皆資言於先而成其信於後者也之七八人者所遇之君或創業以垂統或繼體以守成或成伯於一國或偏安於一隅君臣相契皆能成治效於一時臣之蠢愚雖不敢上比古人然生當明盛之時而遇大有爲之主不以臣之迂疏衰朽用之於久病垂老之餘置之於論思密勿之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雖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徒以學術荒疏年力衰邁雖欲委身以爲獻柰無嘉言以爲資如或拜獻其身不能成信有所責焉無以爲應徒

臥無益也是以上三封章以老病爲辭未蒙俞允不得已而受命顧所謂貢言獻身者志不苟先定而泛泛焉冒昧以嘗試之豈能有所成哉伏念臣先於皇上嗣登寶位之初而以所著大學衍義補一書上進凡古今治國平天下要道莫不備載而於國家今日急時之先務尤縷縷焉臣自幼殫力竭神以爲此書及其編成適際皇上訪落之始不先不後而又蒙聖恩獎諭命有司梓行不可謂無大幸也臣不敢他有所陳請即臣前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以爲先資之言而侑以臣一身自頂至踵以爲九重之獻蓋臣所進之書非臣創爲之製

乃補宋儒眞德秀所衍大學未盡之義也蠡蠡乎皆古人已行之實事而在今日似亦有可行者非若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益也非若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也其中所載雖皆前代之事而於今日急先切要之務尤加意焉方臣進書時掌胄監無有政務不得見之行事稍可諉者今則叅爲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森嚴之地預聞機務此政臣書遭逢施用之日也如此而有所不行則天下後世將有辭以議臣謂臣徒藉是書以爲榮進之階非眞誠有效用之實也豈不遺終身之羞愧哉矧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所餘無幾時日暮途遠

所行不能到汲汲焉及是時以闡之猶恐遲矣否則將有後時之悔臣平生所見不外此書請擇書中所載切要之務今日可行者芟去繁文摘出要語參會補綴以爲奏章酌量其先後次序陸續上獻乞經省覽如有可行特賜御札批下會同內閣一二儒臣斟酌處置擬爲聖旨傳出該部施行或有窒礙難行或姑留以俟後時或發下再加研審亦望聖慈明示其所以然之故臣迂儒不通世務不免泥古偏見然決不敢護短求勝果於必行掠取一己虛名以誤國家大事臣冒干天聽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議郊祀再疏　明　梁儲

臣梁儲臣蔣冕謹題連日該司禮監太監魏彬等傳諭聖意謂欲暫於南京郊祀舊壇增減配位以便行禮臣等聞命兢惕莫知所爲竊惟自古帝王郊祀天地而以祖宗配以盡報本反始之道皆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未有輙以己意擅爲增減者也我朝郊祀之禮初都於南京而奉德祖以爲配繼都於北京而奉太祖太宗以並配皆百世不遷之祀舊壇配位則有德祖太祖京壇配位則有太宗德祖配位既不可遷而北太宗配位又不可奉移而南不知今日倉猝欲行郊祀於我二祖一宗果將何以奉配天地臣等反覆思之決然知其不可況二祖一宗奉配之初既博考於聖經又詳集乎廷議既詔諭於宗藩又詔諭於天下不知今日欲有此舉亦能如祖宗之時從容廷議詔告否乎此臣等所以始終決然不可也伏乞皇上俯從臣等先後所言停止前議早賜迴鑾恪遵舊制俾成大禮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議郊祀三疏　明　梁儲

臣梁儲臣蔣冕謹題臣等竊考我朝郊祀配享之禮在洪武年則遵奉德祖以配天地在永樂年則並尊德祖太祖同配天地蓋德祖配位居上太祖居次此南京壇位之制也至洪熙宣德以來並尊太祖太宗以配天地蓋太祖配位居上太宗居次此京師壇位之制也今皇上偶因討賊之故欲於南京舊壇倉猝行禮且又有增減配位之諭豈非欲奉遷德祖配位於他所而增設太宗之配位於太祖配位之次也耶若然則失禮甚矣蓋德祖配位乃太祖當時據自奉安者太祖配位乃太宗當時據自奉安者子孫萬年所同瞻仰今若擅遷德祖配位而奉太祖於其處又奉增太宗配位居太祖之處則太祖太宗在天之靈豈能自安乎祖宗之靈既不自安則皇上之心亦豈能自安乎況人臣變更舊制朝廷自有明法臣等二人安敢輙便輕議自貽誅戮伏望聖明斷在不疑勿狥浮議以紊舊章亟速班師回京以行大禮則天地祖宗無不歆饗萬方臣庶同被慶成之澤臣等下情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應詔議禮疏　明　方獻夫

欽奉制敕謂我太祖高皇帝始建圜丘方丘以祀天地後定合祭之禮恐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得日月贊上帝以成化工止歲一從祀不得專享及大祀以群神從之恐天神地祇失其上下之位聖心皆以爲疑欲有所更定以復聖祖之始制令臣親述所知以對欽此臣聞制莫大於禮禮莫大於郊夫禮者義之實也非精義入神者不足以語之孔子之時去古未遠猶曰君子毋輕議禮而況當今禮文殘缺之後異說汨沒之餘豈易言哉孔子又曰明乎郊社之禮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則郊社

之禮猶有未易言者臣切惟古之禮經今猶存而可考者曰儀禮曰禮記曰周禮儀禮十七篇所載祭禮僅止於大夫士少牢饋食以下之事不存王者郊社之禮禮記禮運禮器郊特牲月令祭法祭義等篇雖多及郊社而的然可據者亦無幾也至於周禮則先儒已謂其出於劉歆之附蓋非周公之書可疑而不可信可觀而不可行則亦豈能據以爲古禮之必然哉今亦惟其理之可信者信之勢之可行者行之而已而理之不可信勢之不可行者不敢質言也臣謹按祭天圜丘祭地方丘之說蓋出於周禮大司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

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祭天南郊祭地北郊之說蓋起於漢儒匡衡曰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祭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而鄭玄輩遂因之以解周禮也斯言也考之五經而無文質之先王之行事而不合臣謹按禮運之言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以帝對社以郊對國以定天對列地是明以郊祭天社祭地而無方丘北郊祭地之說也郊特牲之言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

荅陰之義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法於天取財於地是以尊天而親地也又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以郊故謂之郊郊所以明天道也以就陽對荅陰以祀天對神地以尊天對親地是亦明以郊祭天社祭地而無方丘北郊祭地之說也祭法之言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是亦未嘗言北郊也禮器之言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饗帝於郊是亦未嘗言北郊也且祭天於郊故謂之郊安得祭地亦謂之郊乎又以先王之行事質之舜之攝位也類于上帝禋于六宗矣望于山

川徧于羣神矣未聞祭地之事也望于山川卽祭
地也武王之大事于商也類于上帝宜于冢土矣
未聞祭地之事也宜于冢土卽祭地也其旣事而
退也柴於上帝祈於社矣未聞祭地之事也祈於
社卽祭地也周公之祭于雒邑也丁巳用牲于郊
牛二戊午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未聞祭地之
事也社于新邑卽祭地也蓋嘗思之王者尊天故
祭於郊遠所以尊之也親地故祭於社近所以親
之也祭天於郊北面曰就陽祭地於社南面曰荅
陰此陰陽之大義也祭天先燔於壇祭社先埋於
圻此上下之大分也非必南北郊爲陰陽而高丘

下澤爲上下也此先王制禮之意也或曰諸侯則
有社矣謂之祭地可乎曰古者天子封土五色以
太大社其命諸侯惟以方色之土予之使歸而太
社則諸侯之國有社而無五色之大社是諸侯可
以謂之祭土不可以謂之祭地也春秋傳曰天子
祭天諸侯祭土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
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
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王者祭地有王社又有
大社大社謂之后土謂之冢土謂之泰圻謂之大
示未有方丘北郊之事也至漢武帝始有甘泉泰
時汾陰后土之祠而匡衡遂爲南北郊之議則失

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
竝配之說而後世遂爲以祖配地之儀則失先王
之意益甚矣夫聞尊祖配天之說矣未聞尊祖配
地之說也古者祭天地之大神必配以人鬼以通
其氣如五帝配以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社配
以勾龍氏稷配以后稷氏虞夏商周郊天各配以
其祖未嘗無配者也夫祭五帝社稷配以前代之
人鬼祭天配以其祖者尊祖也若別有祭地之禮
則安得不聞配地之神乎是知社卽祭地勾龍氏
嘗平水土有功於地者也故後世有易以夏禹者
亦有功於地者也是卽配地之神也觀其配則知

其主矣臣又按宋儒胡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
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
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于社也周禮以禋祀
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位四
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
地祇而別無祭地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
旣太社又太北郊失之矣臣嘗因是說而考之周
禮大宗伯典瑞司服大司樂鼓人等篇凡言社卽
不言地言地卽不言社至于曲禮月令諸處亦然
則宏之說不爲無據矣又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
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

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若有祭地北郊之事則當曰兆五帝於四郊兆后土於北郊夫山川丘陵墳衍且序之不憚煩安得兆地之大禮而獨缺乎是知右社卽兆地之位而宏之言亦得之矣臣又按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朱子解曰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又朱子小註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稷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如用牲于郊牛二乃社于新邑此乃明驗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卻好據朱子此言則以宏之說爲是矣夫四書章句集註朱子晩年所定之書也不亦

可據乎又按橫渠張載亦曰大社祭天下之地所王社祭京師之地斯載宋儒知禮者也而其言若此亦可信矣然則圜丘方澤之說非乎曰此臣前所謂可疑而不敢質言者也圜丘不見於五經北郊不見於三禮元儒袁桷已言之矣然則其可疑者何必信可信者何必疑乎若必如周禮則一歲九祭天二祭日月四時四望山川丘陵墳衍各祭於其方圜丘必求自然之山方澤必求水鍾之地可行乎孔子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酌古今之宜爲會通之術則必有其道矣臣嘗見我國初儒臣所著存心錄編次圜丘方丘朝日夕月專祀天

神專祀地祇社稷等壇儀節繁多精義未著嘗竊疑之厥後莊誦我太祖高皇帝御製大祀文內云朕卽位以來命儒臣編歷舉書自周以至於宋元皆考祀事之典旣考之後守而行之然當行祀之時惟宗廟頗合人情及南北二郊以及社稷甚有不如人情者也於是自洪武十年更社稷於闕右去繁就簡一壇合祀以奉二神洪武十一年命三公率工部役梓人於京師之南創大祀殿合祀皇天后土又云古人之祀南北郊朕度之彼以義起故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之

於至陽之月於理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若以斯祀之禮執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則汙尊抔飮茹毛飮血巢居穴處以今言之勢可行乎斯必不然也因是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春正三陽交泰之時是其宜也臣乃竊伏自嘆始知周禮之繁文國初諸儒草創之謬見眞不可行而我聖祖之高明特出閱歷已熟審於人情揆於事理而更定者之爲是也所謂酌古今之宜得會通之術者也故臣嘗曰今之南郊本祀天而配以地猶大社本祭地而配以稷耳無害於義也知稷之不可以對地而可以配地則知地之不可以

對天而亦可以配天也是亦一道也禮曰非從天降也非由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又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仰惟皇上聖資英睿度越百王問學淵源覽識千古然聖不自聖之心必不自以爲聰明高於聖祖也閱歷深於聖祖也豈肯舉其制而遽變之誠以聖心有不安於此禮者惟求其是而已矣是以親降綸音徧詢臣下使各述所聞夫聖不自聖之心未嘗固必於此也亦惟理之是從而已矣夫理有輕重事有緩急法古爲重法古可也遵祖爲重遵祖可也故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況時詘舉盈君子

以爲戒生今反古聖人以爲菑陳其數不知其義謂之替守其常不達其變謂之迂此臣之所以不敢輕議也臣職忝大臣義關國計尤有不可易言者不然則臣雖至愚豈不知皇上一心承天鋭志復古凡在大小臣工莫不仰聖人之再出喜禮樂之可興孰敢不敷陳古典將順德意而乃爲是由舊之說以自取不韙之罪哉伏惟聖明鑒之

議大禮疏

明　方獻夫

伏見近議陛下繼嗣孝宗尊稱興獻帝之禮一謂守禮經之言一謂循宋儒之說臣按禮經曰爲人後者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絶人之後以爲人後者也爲是議者臣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者也臣又按宋儒程頤輩曰英宗既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親臣則謂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矣是實爲父子也今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也孝宗嘗有武宗矣仁宗未嘗有子也濮

王別有子可以不絶矣今興獻帝別無子也爲是議者臣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者也蓋父子天性也不可改移名實相須也豈容假借說者不過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以陛下爲子今夫推孝宗之心欲有後者在不絶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絶祖宗之祀矣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故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請宣示朝臣改

議布告天下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
太廟祀之夫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舉斯心而
推之治天下可運之掌矣

重上議大禮疏

明　方獻夫

臣等按自古主爲人後之議者宋莫甚於司馬光魏莫甚於明帝漢莫甚於王莽主濮議者司馬光爲首呂誨范純仁呂大防附之也主哀帝議者王莽爲首師丹甄邯劉歆附之也惟莽說流毒最深魏明帝以篡逆得國不足多論惟宋儒祖述王莽之說以惑萬世不容不辯臣等按戾太子武帝嫡子宜有天下者也被譖死武帝作思子宮於湖滅江充家史皇孫武帝嫡孫宣帝父也昭帝戾太子弟宣帝叔祖也宣帝即位尊史皇孫曰皇考戾太子曰皇祖考別爲廟祀禮也王莽乃曰皇考廟本

不當立宣帝爲昭帝後復尊悼考爲兩統二父是稱叔祖曰皇考悖天倫矣又按成帝嗣議翟方進曰宜定陶王孔光曰宜中山王用孔光議則父子兄弟各正其位而無復棼謬矣公羊氏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王莽祖述師丹爲之先也宋人襲莽術曰丁傅焚如以脅英宗也曰冷褒段猶徙合浦以脅輔臣也丹非漢室臣也莽功臣也又按莽用爲後之議上及平帝母族內及其子外及海內豪傑以及宗室婣戚並罹酷禍然後篡逆之謀成焉又按平帝身有天下而不得見其母衛后子有天下而不能保其宗皆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誤之

也又按莽謀顓漢柄即隔絕平帝母后不得至京師衛姬日夜啼泣思見帝不可得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禮也既而欲速篡謀即身繼漢宗不行母服亦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禮也至是人倫絕天理滅禽獸逼人矣劉歆倡之諸儒和者七十八人繼而從者四十八萬七千人邪說惑人之毒慘矣又按魏明帝無子防支庶之入繼也即預禁之使不得有父母至痛幼女之死也即追諡立廟是嗣君父母反殤女之不如也明帝何心哉雖然曹氏積兇累狡竊漢鼎社犯分逆天尤無忌憚其爲此制無足怪者獨惜宋人學問宗焉以誤國是是故

刪其節略比論正之豈得已也又按禮喪大記無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之說歐陽修濮議亦惟用儀禮云而已修史者不惟於禮書有所弗讀而於歐陽修之說亦有所弗讀矣襲謬踵訛以誤後學且所刪錄惟存呂誨范純仁呂大防輩憤激罵詈之詞於英宗所以榜示朝堂者則削而不述遂上誣英宗有薄德之疵下誣輔臣蒙邪諛之辱千古不辯之訕孰與訂決後儒自入黨庠即爲成說所蔽久矣是宜大道之弗明也

大禮疏

明　霍韜

謹按禮部會議大禮謂我皇上宜以孝宗爲父武宗爲兄與獻王爲叔別擇崇仁王爲興獻王後臣謂此議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謹按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爲所後者又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於所後者蓋無稱爲父母之嫌於本生父母又無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若爲人後者宜謂所後者爲父母則經文宜直書曰所後父母豈不徑明易曉也乃惟曰所後者云爾已矣者之云何外之之辭也於爲人後宜謂本生父母曰伯叔父母則經文宜

直書曰爲人後者謂其父母曰伯叔父母其服報豈不徑明易曉也乃必曰其父母云爾已矣其之云何內之之辭也漢儒不明其義謬爲邪說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以誤後世果如其言則漢宣帝嘗爲昭帝後矣然昭帝叔祖也宣帝姪孫也則孫將謂祖爲父可乎唐宣宗嘗爲武宗後矣然武宗姪也宣宗叔也則叔反謂姪爲父可乎吳之諸樊餘祭四兄弟以國相授蓋迭相爲後矣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甚矣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背理也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者此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所得私

也宋儒之告英宗乃曰仁宗於宗室衆多之間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其意蓋謂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則英宗宜舍本生父母以仁宗爲父也臣以聖賢之道觀爲皆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叟殺人皐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推其以天下相授受爲恩德之厚遂舍己之父母謂他人爲父母是父母輕天下重也聖賢之心固如是乎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者此也孝宗賓天武宗嗣曆越十有六年于今矣孝宗在天之靈知有武宗爲之子也孝宗

之心未嘗自謂無嗣也今之議者強欲皇上重爲孝宗之嗣何爲者哉議者謂皇上繼武宗之統以兄弟昭穆之同不得爲武宗之嗣猶宜爲孝宗之子也臣則曰陛下爲孝宗之子矣誰爲武宗之子乎孝宗且有兩嗣子矣武宗獨無嗣子可乎孝宗有嗣神有於享矣武宗無嗣遂無所於享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旣不忍視孝宗之無嗣獨忍視武宗之無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矣孝宗以伯獨不得享姪之祀乎旣可越武宗直繼孝宗矣獨不可併越孝宗直繼憲祖乎皇上於孝宗也伯姪也猶子也於興獻也父子也天性也武宗無

嗣無可柰何矣孝宗非無嗣者也今之議者乃欲皇上不考興獻而考孝宗是孝宗本有嗣矣復強繼其嗣武宗固已無嗣復絕其統興獻亦無嗣矣是茲舉也於孝宗蓋無所益於武宗興獻不亦大有所損乎昔者皇上之在藩邸固以興獻爲父矣今之涖登大寶也復以孝宗爲父是一身兩父也天之生物也一本曾謂一人可以兩父也乎興獻賓天知有皇上爲之子也寧知今日皇上不得爲之子乎故曰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者此也臣下之爲此議也貸其爲謀不臧不忠於所職乎非也其爲此議也其故有三一曰前代故事之拘也

二曰不忘孝宗之德也三曰避迎合之嫌也夫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雖背理之甚然出漢迄今千有餘年惑人深矣哀帝誤此不得父定陶王英宗誤此不得父濮王曹魏倡此以誤天下程頤司馬光呂誨諸賢守此以誤後世今日臣子敢謂己之賢智有過程頤者乎有過司馬光諸賢者乎與其獨出意見以招物議也孰與謹守故事之無罪乎故曰前代故事之拘者此也孝宗御極十有九年深仁厚澤在民深矣窮谷小民言及孝宗猶惻然興思不能已也況今大臣皆孝宗之所簡任小臣亦荷孝宗之甄陶感今思昔其忍忘乎孝宗之嗣

武宗一人而止矣武宗無嗣孝宗一脈其止矣慈壽皇后中宮皇后形孑影將何以堪若舉朝臣子皆曰皇上宜以孝宗爲伯興獻爲父遂行尊封之典國母之來中宮皇后何禮相見慈壽皇后接見國母何禮相處萬一少有過差宮闈遂成間隙將置兩宮於何地當國大臣異日何顏見孝宗於九天之上故爲大臣者寧拂陛下之孝心不敢背孝宗之遺德寧誤陛下以非禮不敢失兩宮之歡心其設心若是而已矣其忠於孝宗者如此其忍不忠於陛下乎故曰不敢背孝宗之遺德者此也韓琦相業宋世罕儔歐陽文章一代宗主議及濮

王典禮舉世非之甚至目爲迎合指爲奸邪加之鈇鉞韓歐之在當時苟見不定雖刃未及身亦毛寒骨竦矣今日臣子誰敢倡父興獻之說以取獻諂迎合之罪自置其身於不韙之地乎夫避嫌之事賢者不爲柰何今之士夫皆執守謙冲也故曰避迎合之嫌者此也然臣伏見陛下嘗考孝宗矣又伏見慈壽懿旨尊興獻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臣竊謂斯禮也天地之大經生人之大倫不可以毫髮差忒者也如或未當斟酌更之乃所以爲善也昔大舜已未善無所係吝舍己從人人有善不待勉強而取諸己舜之爲相固如此也其爲

天子亦如此也陛下天縱聖德固不吝改過矣在朝大臣尤不吝改過者也然則如之何乃得其當乎臣竊謂孝宗之視皇上姪也皇上強稱之曰考竊恐在天之靈所不安也興獻之視皇上子也皇上改稱之曰叔竊恐在天之靈亦所不安也孝宗之嗣未嘗絕也強繼其嗣竊恐在天之靈尤所不安也古者帝王之相繼也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稍稍於父子之稱也夫惟繼其統也則不惟孝宗之統不絕武宗之統亦不絕矣若惟繼其嗣也則孝宗無乃有兩嗣武宗遂終無嗣亦遂無統乎甚不可也然則如之何乃得其當乎臣竊謂皇上於

興獻王得正父子之名不絕天性之恩於國母之迎得正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慈壽皇后中宮皇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無少間隙貽譏後世則於尊崇典禮錯綜斟酌直運諸掌而已矣緣大禮所在臣未敢擅議惟陛下博訪廷臣博訪天下儒學之士俾各以所見各具疏進其言雖非不罪言之雖是不賞杜迎合獻諂之嫌則臣子自不相拘忌各盡其說陛下采納之廣自有大中之道矣萬世綱常由此而正萬世大惑由此而解臣不勝奉甚

議郊禮疏　　明　霍韜

臣伏奉明詔命臣等議南郊典禮臣等愚昧豈能仰贊萬一謹考證古禮以塞明詔而已矣臣竊觀之凡諸臣工有勸陛下法祖成憲者則曰不愆不忘率繇舊章陛下亦既知之矣臣下無容贅一辭矣凡糾劾姦臣者則據律而定其罪曰紊亂朝政又曰變亂成法陛下亦既知之矣臣下無容贅一辭矣況斯禮也有輔臣贊謀有禮官職掌有言官創議如曰論罪自有任其責者百官亦惟將順德意而已矣無容贅一辭矣臣從百官之後豈敢妄有異同於其間哉竊聞禮曰父沒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存焉耳孝子慈孫見父祖遺物愴惻之心生焉是故有見遺衣而涕泣者矣有入故宮而彷徨追慕者矣有見父祖舊臣而惻然感以悲者矣是皆仁人孝子天衷秉彝不能自已之良心也百官祖考皆太祖皇帝之臣也百六十年長子育孫皆太祖皇帝至德也其敢忘乎故凡仰太祖聖制戴之如天地欽之如神明亦其天衷秉彝不能自已也今日臣工不敢輕議太祖之法其亦天衷秉彝不能自已者也南北郊分祀之禮太祖行之十年然後創合祀之制是時也太祖已五十矣蓋在知命之年矣其

仰體天道內察天心蓋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矣臣今不敢輕爲片辭以議其得失非曰淺識不敢以窺聖謨實戴太祖之德所以戴天也畏太祖之法所以畏天也實臣愚陋懇悃不能自已之情也臣謹錄爲考訂分款彙進上塵聖覽伏惟陛下憫臣愚誠赦臣罪戾將考過典禮發下禮官參酌施行臣不勝幸甚

計開

大宗伯之職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沉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臣謹按大宗伯之職首祀昊天上帝郎祀日月星辰以及社稷山林川澤不祀地示何也或曰祀社卽祀地也或曰祀昊天上帝配以地示是故周頌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二說未知孰是要之周禮出自劉歆胡宏曰周禮王莽劉歆僞撰以誑後世故不足準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臣謹按用玉作六器禮天禮地不禮社稷何也或
曰周人祀地於社是故祀社稷則不言祀地禮地
則不言禮社稷互見

司服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
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
則玄冕

臣謹按祀昊天上帝矣祀五帝矣享先王先公矣
祀四望山川矣祭社稷五祀矣不享地示何也或
曰祀昊天上帝配以地示是故周頌曰昊天有成
命郊祀天地也或曰祭社稷即祭地也未知孰是

又曰祀五帝亦大裘而冕臣謹按祀炎帝以夏月
若服大裘則炎暑而裘非所堪也周禮可疑者一
也又袞冕十二旒天子之服也鷩冕九旒諸侯之
服也以祀先公謂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祖也猶
可言也玄冕三旒大夫之服也祭羣小祀以天子
之服可也乃服大夫之服上下何以辨也周禮可
疑者二也

大司樂　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
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
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
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為宮太簇
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
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
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臣謹按此乃漢儒所據以倡南北郊之張本也今
考之胡宏曰王莽為之也蓋有微也臣按舜命夔
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四言者萬世
樂律本源也詩樂章也歌以宣志也歌之咏嘆抑
揚所以永言也言之永也清濁高下五聲備矣故
曰聲依永謂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永所生也
是故永言焉而五聲備矣非外永言求五聲也十
二律節五聲者也其節之也諧諧陰陽者也今也

於十二律獨用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
洗為羽是十二律缺八律也五聲缺商聲也律呂
不備何以為樂五聲不備何以協諧如是而曰格
天神非所知也黃鐘為宮下生林鐘為徵陽生陰
也林鐘上生太簇為商陰生陽也太簇下生南呂
為羽陽生陰也南呂上生姑洗為角陰生陽也陰
陽旋相生也樂之成也今也函鐘生太簇太簇不
生南呂而生姑洗是倫相奪也八音何以諧也如
是而曰格地示非所知也又曰樂六變則天神皆
降樂八變則地示皆出乃王莽誑太后之說也昔
者王莽之將篡也曰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

丹書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是地示見靈之說也又作銅櫃署曰天帝行璽金匱是天神下降之說也皆淫巫瞽史之妖技聖世所無者也謂爲周公之書臣不敢知也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臣謹按大濩殷人之樂也大武周人之樂也舞大武以享先祖可也舞大濩以享先妣抑何義也聞考妣合祀矣未聞妣先考享也蓋至是祖考祖妣亦分祀矣豈直天地分祀而已也鄭氏曰先妣姜嫄也周人別廟祀之魯人謂之閟宮臣按周人無

別廟姜嫄之禮周頌有郊祀后稷之樂無廟祀姜嫄之樂其有徵也魯頌閟宮美僖公修宗廟也非以姜嫄也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是故姜嫄帝嚳元妃也如姜嫄可廟祀並祀帝嚳可也如祀姜嫄不祀帝嚳是知有母不知有父也禽獸之道也聖世所無也然則周禮非與胡宏曰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劉歆僞爲之也蓋媚太后之術也昔莽爲安漢公謟事太后奏尊元帝廟爲高宗曰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是故太后喜曰他年廟食百世不遷也後莽篡位欲改太后舊號恐不見聽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是故太后喜曰不得爲漢家皇太后猶得爲新室文母也亦猶周室姜嫄也享先妣之祀百世不遷也此王莽蠱惑太后之術也非聖世之有也故曰周禮非周公書也

臣謹按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劉歆爲之也臣因其言而考之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三曰禮典以和邦國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五曰刑典以詰邦國六曰事典以富邦國此天子之權也六卿之職也乃今冢宰實兼之又曰祭祀以馭其神法則以馭其官賦貢以馭其用禮俗以馭其民刑

賞以馭其威田役以馭其衆亦天子之權也六卿之職也乃今冢宰實專之又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皆經國大政天子之權也冢宰實握之是冢宰之權偏重也古今所無也考之虞廷禹平水土稷教稼穡伯夷典禮皋陶明刑后夔典樂各司其職而統于天子未聞冢宰專六卿之職奪天子之權也載考之周官三公論道經邦三孤二公弘化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是故天子統公卿公卿倡九牧周室之制也未聞冢宰上兼公孤下

統六卿奪天子之權也然則周禮非與胡宏曰周禮王莽爲之也蓋王莽於漢自名其官曰宰衡是故重冢宰之權所以陰奪國柄專六卿之職所以賄收衆心而潛移國祚也古今未之有也惟王莽創行之遂五年篡帝位故曰周禮非周公之制也胡宏之言非其無徵也

臣謹按周禮集說云冢宰一職只是把握天子親近之人今繇其言而觀之若内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宮女之戒令内豎掌内外之通令皆天子内臣也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

其有不内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九嬪掌婦學之法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掌敘于王之燕寢女祝掌王后之内祭祀女史掌王后之禮職皆天子之宮人也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内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頒其衣裘掌其誅賞皆天子宿衛臣也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内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庖人掌其六畜六獸六禽内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割烹煎和之事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酒正掌酒之政令漿人掌共王之六飲醢人掌四豆之實皆天子飲膳切近之臣也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内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是故内臣也宮人也宿衛之臣也飲膳之近臣也一皆屬之冢宰是天子肘腋之託命脉重輕之權皆寄於冢宰也是制也古今所無也蓋王莽外總朝綱内制宮掖故爲此制以誣天下之人也是其所以進椒漿也是其所以篡竊也或曰然則宮府一體非與臣曰宮府賞罰不宜異同王者之政也宮府屬之冢宰以專内外之權階篡竊之禍王莽之事也或曰宮

嬪内寺屬之冢宰大臣所以格君心也臣曰大臣得以格君矣抑孰格大臣乎世有大臣如周公可也不幸如王莽如曹操將誰制之乎故曰冢宰專内外之權古今所無也或曰是以衰世論也周制乃隆古之典也臣曰以隆古待其臣獨不以隆古盛德待其君乎何待大臣厚而待君薄也或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非與臣曰愼選侍御僕從王者之政也屬之冢宰以樹外黨危道也然則周禮非與胡宏曰王莽僭竊之術也非周公之書也

臣謹按杜佑通典云成周之官六萬三千六百有奇今冬官已缺六官之員額不可稽矣惟自地官

司徒稱焉若曰上士猶夫今之郎中也若曰中士猶夫今之員外郎也若曰下士猶夫今之主事也今與圖萬里戶部郎中十三人而已矣周官司徒上士蓋九百四十八人焉戶部員外郎十三人而止矣周官司徒中士蓋二千八百九十八人焉戶部主事二十六人而止矣周官司徒下士蓋一萬八千二百九十六人焉積六官稱之蓋不知其紀矣周制王畿千里而已矣設官如是其冗何也抑猶有卿大夫焉猶有府史胥徒焉祿食何從給足也冉考司徒之屬比長五家下士一人然則五家之夫不耕田一井何從出公田之粟爲下士之祿

也況於閭胥二十五家中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祿食何從給足也此猶司徒一職耳舉六官卿大夫上中下士而祿之蓋將一夫之耕給一官之祿矣不知民何以堪也府史胥徒何從仰給也故曰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誑天下之術也自王莽剏行周制爵五等地四等卿大夫士以次受祿故凡世之愚儒喜曰莽行周禮士無不受祿者矣繇是頌莽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人莽遂繇宰衡而篡帝位故曰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誑天下之術也或曰然則周禮無一足法者與臣曰蓋有之矣然而可法者小流禍者大也或曰然則莽以前無稱周禮者與臣曰蓋有之矣皆周制之士言也惟莽集其大成是故後儒之宗師莽衆矣若天子爲人後之禮亦王莽爲之宋儒宗焉稱曰聖制是也嗚呼莽之流禍天下後世烈矣烈矣

春秋　僖公二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臣謹按孔子有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故天子之禮莫大於郊禘魯人郊禘僭之極也卜郊不從可以已矣猶三望譏其可以已而不已也於是時也周有北郊則魯亦北郊矣春秋空書曰某月卜南郊某月卜北郊矣惟聞書曰四卜郊

不從不聞書曰卜北郊夫然後知古之郊也一而已矣無南北郊也

漢成帝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于北郊卽陰之象也

臣謹按周禮云冬至于地之圜丘夏至于澤中之方丘猶未有南北郊之云也天地分祀分南北匡衡張譚爲之先也古禮所無也然則匡衡者假經術說以誤後世名教罪人也

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奏曰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太折在北郊就陰

位也

臣謹按禮祭法有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亦未有南北郊之云也天地分南北郊王商師丹翟方進附和丞相匡衡之說也古禮未之有也臣再按師丹者附王莽倡天子爲人後之說者也乃今復附匡衡倡南北之說以誤天下萬世名教罪人也

大司馬王莽奏言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

臣謹按周之后稷並配天矣未聞以妣配地也王莽創撰爲者也莽之爲此禮也媚王太后也

王莽又云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

臣謹按王莽既主合祭之說矣又爲分祭之禮焉是分合二禮王莽兼行之也以后配地自莽創始自是陰與陽敵矣天南地北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矣

漢世祖建武二年制郊兆於雒陽城南郊凡千五百一十四神宋大中祥符四年冬至祀圜丘天神六百九十位

臣謹按祀天而主日配以月此禮之正也祭法曰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此祀典之正也從祭天地焉可也漢人從祀千五百神宋人從祀天神六百九十位可謂瀆矣朱熹曰祭天時豈可將許多神祇排作一堆蓋不取漢宋之瀆而云也

朱熹曰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

臣謹按朱熹此言蓋不滿於合祀之禮者也宗廟則古有其數無其制漢儒附會禮記之言不足準也

朱熹曰禮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用牲于郊十二乃社于新邑此明驗也本朝初分南北郊後復合爲一周禮亦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言無北郊

臣謹按朱熹既云天地同祭不可矣至是又云無北郊是知朱熹之言多出於門人所記自相同異門人自爲臆說不足準也

臣既歷考古今異同之禮矣復竊原祖皇帝之心而著論曰未有天地一氣而已矣渾合而神萬化樞紐爲闔闢造運陰陽著矣清濁異質天地位矣懸象于上爲日月爲星辰爲形于下爲山岳爲河

海一氣而已矣一則神二則物是故二氣妙合之謂神陰陽主宰之謂帝是故合祀天地完陰陽之氣渾闔闢之神者也非皇祖聖知兼通幽明之故其孰能與於此一右論

未有天地一氣而已矣清而上覆天繇生焉凝而下奠地繇生焉一翕一闢氣化流行焉時其翕也秋冬生焉時其闢也春夏生焉譬諸人焉吹氣而寒昏所翕也呵氣而煖昏所闢也一氣而已矣謂陰陽有二氣亦謂吹呵有兩人也可乎陽生祀天陰生祀地則陰陽判矣陰陽判而氣化滯矣氣化滯而鬼神之機息矣是故合祀天地所以流行陰陽參贊造化者也非皇祖聖知知天之至達性命之原其孰能與於此二右論

合祀天地神陰陽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並祀祖宗崇達孝也禮曰祖文王而宗武王主日配月及于星辰象從天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岳鎮海瀆象從地也易曰本乎地者親下是故天地合德神化出矣祖宗合德孝德崇矣日月星辰麗于上河海山岳位于下倫類別矣是故渾涵宇宙順序陰陽幽贊神化明奠類象合祀之典禮具有焉非皇祖聖知明於天地之性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與於此三右論

祀議疏　　霍韜

臣謹按歷代從祀孔庭之儒若孔門七十二賢則親炙聖化者也漢儒則蒐輯聖經者也唐儒則疏註聖經者也宋儒則闡明聖經者也再按漢若董仲舒唐若韓愈宋若程顥歐陽修於孔子之道或神會自得或淺造篤詣行足以法言足以訓不區區訓詁者也薛瑄生當聖朝道學大明之時實能誦法孔子雖不能如七十二子親炙孔門原其精神心術無頃刻不師孔子之教雖不必如漢儒蒐輯遺經實自童丱至沒齒無頃刻忘聖經之言雖不必如唐儒宋儒疏註闡明遺經觀其讀書錄乎易親切非身心體驗不能及臣謂薛瑄造詣弗及董仲舒而誠篤似之穎悟弗及韓愈歐陽修而篤行過之粹精淵純弗及程顥而渾厚師之出處不苟其操禍患不易其節賤貧不移其介身為世師言為世訓動為世式晦而彌彰抑而彌顯久而彌光非眞誠積累之素不能也臣故曰我聖朝從祀之儒惟薛瑄無愧自瑄而下或篤行高蹈而識度淺隘或高明超邁而淫於佛老陰翊邪說明叛聖軌天資愈高附溺愈深背孔子中正之道未有闢故也薛瑄於孔子之道雖未造其大實遵軌轍而不敢踰故曰從祀孔廟薛瑄無愧再按宋臣誤列

從祀得二人焉若司馬光者質直忠信著於鄉閭祀於鄉邑可也宋朝舉以從祀光於聖道實大背戾著資治通鑑尊崇荀況於聖賢之伍荀況性惡之論名教罪人司馬光乃荀況之徒也自有天地以來未有改稱親父曰伯改稱叔曰考者蓋天倫定理秉彝定性人道定名萬世不易者也司馬光創議謂宋英宗宜改稱其父濮王曰伯考稱仁宗曰皇考變亂天常斁戾人紀拂逆彝性光實罪首謀國不臧則棄河湟以養邊釁用蔡京以啓禍源忠智之道缺焉宋人取其小善舉伍從祀蓋未究光實學者也又若陸九淵者詆太極圖與周敦頤異鵝湖辯論與朱熹異論子貢曾子之學與孔門異士張禪教則致書禪僧大闡禪宗則助瀾楊簡論辯機鋒聳動聾瞽眞聖門罪人也近年行人司司副薛侃妄舉從祀禮部不及詳議誤聽從焉臣竊謂司馬光小善可稱大道則闕可祀於鄉不可祀於孔廟蓋孔廟之祀必其有功於道者也司馬光不識父子之倫是不孝也以誤其君是不忠也忠孝道之本也故曰司馬光大道則闕不可祀孔廟辱聖門陸九淵直異端之流聖道之棄如列從祀程朱有靈恥與爲伍臣願陛下垂察臣言如或可采勅下禮部再加詳議於薛瑄取其趣向純正

畧其造詣未至舉列從祀以端士習於司馬光許祀於鄉陸九淵偶誤列祀合與改正則人不異趨士不異學正道大明聖化洋溢於風教甚非小補

禆東宮聖學疏

引　崔　韜

臣等伏蒙聖恩擢補東宮官僚恩命下臨無任感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聖上特擢臣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臣等所由萬倍感激罔報無涯也仰惟皇太子今未出閤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說文辭圖以涵養睿資預培聖功之基惟日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默化習與性成而已矣臣等又聞古昔聖學圖史箴誠日陳于前於以維持身心無不備具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朝夕飫附善言日進則德日崇謗言日聞則過日寡帝王樂求謗言何也圖以優進聖域也

臣等竊取古意繪爲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爲一冊獻上東宮殿下其一曰文王世子問安次二曰文王世子視膳願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齒胄願皇太子默契古聖王謙德也次四曰漢儒桓榮授經見東漢猶存古風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曰神堯茅茨土階願皇太子知我宜宗章皇帝聖德上符神堯也次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願皇太子敦儉重祀也次七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願皇太子知聖王齊身勤民也次八曰周王稼穡艱難願皇太子默契帝王傳授心法也帝王知稼穡艱難乃知民命之依不恣逸慾所以祈天永命也次九曰周室后妃蠶織願皇太子知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織之勤乃知綺繡難得不敢侈也次十曰宮中隙地種蔬願皇太子知我聖祖盛德同符堯舜也萬世太平之丕丕基也十一曰西苑耕稼願皇太子知我聖上恤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舜禹也十二曰西苑蠶桑願皇太子知我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也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王高宗訪道願皇太子知帝王聖學也聖王務學勤誠賢臣語學諄切莫盛於高宗傳說萬世準極也是圖次先後微意也伏願皇上少垂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冊或有小裨東宮作聖之資

勅下內侍謹厚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冊時進皇太子觀玩未用講解文義且觀圖象因象得意契悟自淺愈於講說之煩也臣等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盡亦庶幾言無僞飾欲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傳古人樹誹謗木者專美於前也又圖象惟繪大意於古之服器制度俱未精考神堯大禹高宗文王及漢明帝傳說桓榮或冕裳或便服惟據聖賢圖象繪寫未敢謂肖眞也至於字畫惟憑儒士勞艮佐陳鋼按書冊謄錄雖有差訛不敢洗補臣等演說誤謬亦由學識膚淺所致臣等謹備陳罪狀伏乞聖明察臣等誤謬

之故有臣等不識忌諱之戮特勑內侍人員時進
東宮省覽違臣等區區微誠臣等不勝戴恩懼罪
屏伏戰慄之至

乞定禮義正中垂式臣工疏　崔溥

臣等於本月二十二日太常寺典簿廳送到手本孟冬祫享太廟時享世廟伏奉聖旨臣頤鼎臣臣霍韜捧圭欽此竊惟宗廟大禮得與駿奔幸莫甚焉臣等豈敢具辭惟舊例尚未講明制禮之義未經裁定遂致古人禮意鬱而未章臣下無所於式臣等謹陳其畧伏候聖斷永垂臣工遵式焉謹按律例凡祭祀緦麻以上喪皆不與致其潔也再按古禮期服諸侯絕大夫降夫古之諸侯今之守令也諸侯無期服公卿可知也然律例云緦麻以上皆不與祭又若通上下言之何也臣等竊詳禮意

古者諸侯世國其於族屬有君道焉故絕期服禮也今之臣僚在位則爲公卿釋位則有族屬謂公卿釋位亦無期服非禮也當其居公卿之位也亦猶古之諸侯也尊則統于天子位則列于帝臣乃云猶有期服亦非禮也則凡臣僚五品以上皆無迴避期服之禮可知也然律例緦麻以上皆迴避何也臣等竊詳律意喪疾刑餘皆惡不潔也凡言喪者謂其身涖之者也凡言疾者謂其身有之者也身涖喪事雖同居無服凡涖焉皆穢也况有緦麻之戚者乎故律例服不與祭爲身親涖者言之也然則百官凡聞期功之訃私家爲位致情禮焉

當其爲位也有愉感焉廻避吉禮可也隨任同居有期功之感暫輟公事致情禮焉當其輟公事也有愉感焉廻避吉禮亦可也若踰旬月皆無容於避矣何也尊則統于天子位則列爲帝臣擬古之諸侯不避期服禮也臣等聞大功期服之訃已踰數月矣然而古禮爲當避也則駿奔之役不敢辭若曰常例亦宜式也則服制之期猶未滿欽承聖旨役命臣等供事太廟臣等若隨例具辭則上拂
聖意且非古禮正中之極矩如不深思禮制講而議之輒爾供役彼執律例而不通其義者又將議臣等之爲失也仰惟皇上綱常宗主制禮垂式百

王府見獨高萬古臣等應否廻避乞賜裁定俾臣工永有遵式焉

議處黃河疏

明 霍韜

臣前月過徐州聞建議引河水自蘭陽縣注于宿遷少殺河勢庶徐沛不致泛溢運河不致沙淤也臣與少詹事方獻夫議曰水溢徐沛猶有呂梁二洪爲之束捍東北諸山聯亘環列如垣如防水患所及猶有底極若引河水自蘭陽縣注于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千里河遂溢決而奔放焉恐數郡一墊其患不止徐沛一州縣而已也第聞時有定算臣亦不及竟言恐浮議壞其成事也今聞河水愈溢運道猶阻則臣前議猶宜及今言之備行事者采焉竊謂今日所急宜先疏通運道然後議處

徐沛水患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河南山東丁夫數萬疏濬淤沙以通運道然沙泥隨水自高而下勢無限極挑斡未畢潦水旋至沙復淤矣是雖日役萬夫力亦不足也今沛縣河淤運舟皆繇昭陽湖入雞鳴臺至于沙河所迂之路不過百里惟湖面寬闊夏秋水溢波濤洶湧或有覆溺之虞冬春水涸復有膠淺之患若沿湖側畔築砌長隄濟爲小河河口爲閘以時啓閉水溢可備風濤水涸易爲疏濬目前運道可以無阻三月即土堤可成一年即石堤可成用力少取効速黃河愈溢運道愈利較之役丁夫以濬淤土愈濬愈淤勞佚大不侔

也近山東僉事江艮材到京守土官也臣與面議
亦曰此策若行一時之利也前議疏濬蘭陽縣蓋
將少殺河水上流之勢以救徐沛墊溺之患也惟
蘭陽潰溢遂貽鳳陽歸德千里爲壑之憂不若疏
通衛河上接黃河可得三利也按古黃河自孟津
至于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府汲縣至臨
清天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三代以前黃河東北入
海宇內全氣隨而鍾聚雍冀齊魯聖賢迭生漢時
河決頓丘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
宋熙寧十年北河斷絶黃河南流宇內全氣遂隨
遷轉六朝南宋偏安江左亦天地大氣機也元朝

建都于北□□不足當中原全氣我太宗皇帝定
鼎神京宇內全氣亘千萬年而獨盛元末河決曹
州弘治年間河決張秋皆東北方也宇內全氣自
南而北拱衛皇極之兆也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
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引河水注于衛河至于
臨清天津則不惟徐沛水患可殺一半京師形勝
亦壯一倍也此其爲便利者一也按元人漕舟涉
江入淮至於封丘陸運一百八十里至于淇門入
于御河達于京師御河即汲縣衛河也今繇河陰
原武或孟津懷慶之間擇地形便導河水注于衛
河冬春水平漕舟繇江入淮泝流至于河陰順流

至于衛河沿臨清滄州至于天津夏秋水迅仍繇
徐沛達于臨清至于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
開一衛河可殺徐沛上流之患可免鳳陽州邑潰
溢之虞可策運舟兼濟之利有如此者倘曰人情
不便地形不利功費不貲時宜不合則未能懸斷
須府縣具所以不便狀然後爲之詳曲酌議求善
其後庶幾南北兼濟此其爲利者二也按黃河南
流徐沛受患若分流于北德州滄州或亦受患不
可知也皆人謀之失非地道之尤也夫水之流行
於地猶血之運行于人之身也血在人身調理中
節其潤吾之毛髮澤吾之體膚皆血之能也或調

理乖方血注于下積爲痔瘤血焦于上髮膚燥槁
一人之身羸爲尫弱亦勢所必至也今黃河之水
自西域注于徐沛溢潰橫決猶血注于下積而爲
痔也自孟津懷慶疏一支于海猶血運于肘股也
沿河州郡疏爲溝洫引納河水旱以灌亢潦以洩
淫水有所歸不爲大害猶血運於肌膚全體愈光
澤也又自陝西沿邊築爲邊牆窪爲溝渠尋秦漢
故跡修復舊邊牆外圍溝渠內浚內貲灌溉外禦
虜寇徐沛上流又殺一半河水之利濟及全陝猶
血運於頭顱毛髮亦潤也臣聞今大學士楊一清
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闢耕之三邊軍餉不煩

餽運自然饒裕又聞臨清兵備副使周用云臨清地方若修溝洫不惟可備旱潦亦可扞禦戎馬臣問曰恐功役勞斂民未見利先怨其害今議並興也周用云欲開溝洫須夏有司先開數里爲民倡率一二年後民得實利自然爭先爲之庶令不煩而事自集臣復問曰誠如是也幾年可成周用云一年可創其始三年畧見其效十年可要其成臣謂此策果行不惟可治河患山東河南北直隸郡縣且轉瘦敝爲富饒矣聖賢範圍天地參贊化育之實功也禹卑宮室盡力溝洫非虛談也期十年之力聖德神功配天無極矣此其利者三也萬世

無窮之策也區畫纖悉未能遽盡謹述其槩以獻萬惟聖明少垂省覽如可施行勅下該部詳議臣且再考古今事宜畫爲圖本以備討論果可舉行亦地方之幸也

明綱常疏

明 張璁

臣謹按爲人後者爲之子禮經之說有明文矣子路問爲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萬世綱常之達古今不易之定論也伏覩皇上篤至行殿論文武羣臣即稱皇母慈壽皇太后而其告孝廟也又稱孝子嗣皇帝焉罔已考孝皇而母慈壽皇太后矣臣仰見陛下聰明睿知之資特出羣臣意表德音在耳臣敢忘之近者一二臣工不能將順德意敢於誣上行私非聖無法使陛下堯舜之資上不能伸大義於孝廟次不得盡私恩於興獻王舉萬世綱常之重一朝而隆之矣聖祖神宗之統一朝而

棄之矣臣竊痛惜之議者曰皇上當以孝宗爲伯叔而不得爲之子也夫既爲人後矣安得不爲之子乎既爲之子安得不名所後者爲父母乎既名所後者爲父母則爲所生之父母又安得而不降服乎服既可降則名所生之父母爲伯爲叔是乃倫序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哉夫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爲人後者既爲之子而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則所生之父母爲伯爲叔矣以期親之禮行矣已行其實又烏避其名哉然禮之所謂爲其父母降服云者蓋以直曰伯叔父母則無以異於諸伯叔父母而見其爲所生之父母

非曰既爲人後而猶得以名其所生之父母爲父母也然先儒程頤必欲別立所生而殊稱者蓋以生生之恩至尊至重雖當專意於正統未可盡絕於私恩斯言最爲平正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臣所痛惜者此也議者又曰宋濮王事體於今日不同而專以平日撫養爲說以臣觀之眞婦人乳嫗之見臣竊惟就使仁宗既崩英宗自藩入繼亦當考仁宗而伯濮王無疑蓋屈私恩而伸大義君子不以親親奪尊尊傳春秋者亦有是說矣不然則孔子所譏夏父弗忌者也苟從其說而不禁悖禮不已甚乎臣所痛惜者此也議者又曰長子不得爲

人後臣謂此議可施之士庶之家而未可以權今日之大事矣陛下承祖宗之重繼統立極嗣天位爲元子此聖人以天下爲孝而義不得顧私恩者也陛下能如程頤之說參考而行之則公義私情得以兩盡揆諸天理而當質之人心而安太宗之統有所係屬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有所持循正臣所謂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臣所痛惜者此也議者又曰子無臣母之義而不知論語之言正爲武王十人而發而斷有婦人焉蓋邑姜非文母也況祖訓嗣君之於王妃自有家人禮與此不類但其說僞而當似是而實非耳臣所痛惜者此也議者又

曰陛下主祀繼統而不必繼宗夫主祀繼宗之本必名分先正然後對越臨御可以無愧興獻王未嘗君臨大寶其不能强屬於太宗之統明矣今不後孝廟而後興獻王其如祖宗統紀何哉若夫不繼武宗而直繼孝廟蓋昭穆之序當然周制略具文獻通考圖中可考而明者也臣所痛惜者此也臣不暇細摘諸臣所議之謬以瀆天聽姑條陳一二以效一得之愚陛下幸垂察焉伏惟陛下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定千古之綱常垂萬世之統緒毋以新進用事者爲賢毋以老成逆已者爲不肖不搖於羣議而據禮以爲從不奪於私恩而崇大

統以爲重臣雖萬死猶有餘榮矣若不以臣言爲然則祖宗在天之靈將何所託付於陛下而天下後世達禮之士又將謂陛下爲何如主哉臣職司典禮義不容默但願爲據經守禮之臣不願爲叛經背禮之臣願爲犯顏敢諫之臣不願爲阿諛順旨之臣惟陛下憫其愚而憐察之祖宗幸甚綱常世道幸甚臣無任惶恐待罪之至

進聖學疏

明　湛若水

謹奏爲發明聖訓以一聖學之功事臣前於十月內所陳王道大德本於慎獨者非他也即聖訓所謂敬一是也臣聞帝王之學一貫而已矣一貫非他心事合一之謂也故一則無事矣一則易簡而天下之理盡矣堯之授舜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則一矣一則中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同此一條貫而已耳孔子告曾子子貢一則曰吾道一以貫之二則曰予一以貫之及其告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亦一貫也由是觀之論語二十篇之中無非一貫之義無非心事合一之學也仰惟皇上天縱生知默契道體繼天立極作民君師御製敬一箴垂示遠邇所以惠教天下後世者至矣臣自在南京以至于今常口誦心惟而佩服焉凡至士大夫之家有懸于堂壁者過則必趨坐則避席未嘗敢背焉誠信之如蓍龜敬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之臨也蓋斯理也實有以深契乎堯舜以來相傳精一執中之指一篇之中反覆詳盡帝王之大道復明于天下皎然如日月之麗天如江河之行地有目者所共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至於序文有云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一者純乎理而不雜之謂也此二言者[illegible]

爲明切又默契乎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指也雖然聖諭之懿夫人莫不知之至於敬一二字之相爲功用夫人未必皆知也臣請得以愚見少發明之夫所謂純而不雜即天理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者即此也存心不忽即敬以體認天理者也即孟子勿忘勿助之謂也夫忘則不及助則過焉皆非所謂存心不忽也宋儒程子曰勿忘勿助之間乃正當處也謝顯道亦曰既勿忘又勿助恁時節天理見矣然則二子之言眞足以發孟氏之指而孟氏之言眞足以擴千古聖人言敬未發之蘊而我皇上實淺脗合焉夫一者天理也敬者勿忘勿助以體認乎天理令有諸己爲者也是故敬一箴有曰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則敬一之相爲功用已章章乎明矣故日用之間隨時隨處隨動隨靜存其心於勿忘勿助之間而天理日見焉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所存者神所過者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而帝王之盛德大業盡於此矣何以言之夫聖人之德業皆原於性情常人之性情莫切於喜怒請試以喜怒明之孔子曰不遷怒不貳過箕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夫喜怒好惡純

乎天故其存神之妙與天地合斯之謂盛德是故心存而喜則喜純乎理而天下之心同喜心存而怒則怒純乎理而天下之心同怒故古之聖帝明王一好足以勸天下之善一惡足以懲天下之惡是故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故其過化之神與天地準斯之謂大業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夫然後前聖一貫之指心事合一之學而我皇上敬一之功用可盡也臣雖陋儒不足以仰測聖蘊徒以一得之見少發明之誠如以管窺天而忘其愚陋也不敢隱謹以上塵天聽雖然禹益皐陶周召伊傅之為臣所以望其君其君之所以望其臣者未

嘗以賢聖相自足也故禹告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傅說告高宗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夫忱者知而信之之深也有諸己之謂也美大聖神駸駸乎不可過矣伏願皇上以聖訓所見信道體之無窮學緝熙而不已而充夫盛德大業之蘊致唐虞三代太平之治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謹大戒急親賢疏

明　洪若水

臣觀於正德之間天下漸危者屢矣當斯之時科道內老臣棄不親賢之至矣以今觀昔可不為寒心哉臣非言事之官故不敢以及事臣職在以經術勸聖學故不敢不恭職然而聖學修而萬事舉矣臣嘗讀易至屯否二卦不能不感慨焉夫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為而未遂此則陛下登極下詔時然也否者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陛下聰明獨照行覩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於否否而不濟則事勢之將來有不可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湧人饑相

食報無虛月莫非徵召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緩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淺病之疾而廢元氣之劑故屯之象曰大造艸昧宜建侯而不寧其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否之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言不可不親賢也今之元氣之劑急親賢是也以為不急之務非知言者也夫一舉而五事皆得者急親賢之謂矣所謂五事者成君德一也定臣志二也端用人三也正風俗四也消變致祥五也故五事舉而王道備矣我祖宗列聖知其然故有君臣同遊之訓文華殿入直之

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在陛下今日尤爲當務之急也夫帝王之治莫大乎君臣一德親賢而風動之古之治天下者蓋非家喻而戶曉之難也其爲道至約而其爲效至博也惟恐人君不行行則可以不崇朝而風天下矣陛下誠能修舉盛典以大臣之賢爲之統領求在館在朝在野之賢明先王之學者俾侍直於文華殿之側陛下每日朝罷御文華向晦乃入俾羣賢日相講磨聖學其學以德性爲本而達於事業其功在於學問思辨篤行以開發聰明而成德行其要在於體認天理格物以知知至意誠心正身修而可致家國天下

之治乎人無異學學無異本而陛下不時延問口傳神受左右侍從罔不聞知上下內外同爲一心非惟德性賴此陶成積此薰蒸亦可感格君於此以成其聖則君德一矣臣於此以成其賢則臣德一矣養之歲月察其性情審其材能孰可以居論道之任孰可以居集事之職才德不易用而匪才德者毋牵進用人之道於此焉得矣學有定方人有定向歆動情性鼓舞化機畿甸之近四方之遠傾耳而聽跂足而望聞風慕義日遷於善而不知爲之者如春風一鼓百物皆生風俗於此焉厚矣天子和德於上臣庶和協於下和氣絪緼天地之

祥應矣故一舉五得而王道可幾矣何今日天變之屢見而不可消何今日人心之搖動而不可收哉否則君臣離隔上下不交君孤立於上臣遺遠於下君德日衰臣志日弛用非其人風俗薄惡雖欲長治久安以享大業胡可得乎惟陛下亟圖行之治變致治在此一舉也同舟共濟有安無危上自陛下宮闈以至戚畹內外臣庶天下幸甚

進君臣同遊雅詩疏　　明　湛若水

臣嘗讀易至泰卦未嘗不三復而爲之嘆息也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夫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則天地交而爲泰是以萬物遂焉君德下接臣德上達則上下交而爲泰是以德業成焉是故欲知上下之交與不交而道之否與泰者無他故親疏之間而已耳今夫人之相孚也家人之情異於隣隣人之情異於鄉何則親疏遠近異同之勢使之然也故人君之學係乎習近之養矣古之帝王前有丞後有凝左有輔右有弼左右前後無非正人使親

近以善養之也帝舜曰臣哉隣哉隣哉臣哉隣也者近也蓋言臣當親近也又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臣當相成爲一體非但隣焉而已也是故有都俞吁咈相可否焉商王高宗得傅說於版築之間而置諸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輔也者言如車輔之相依以相成也是故有鹽梅麴櫱相交修焉堯舜殷宗君臣同遊之道有如此者可以爲萬世君臣之法矣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孟子謂戴不勝曰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賈生曰胡越之子生而同聲及其長也累[illegible]譯而不能相通何則其習使然也故習與善人居之不能不善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語也是故人君之學係乎習近之養矣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故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可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習養之用大矣哉我聖祖之心即堯舜殷宗之心也知帝王之道必近人以學而後盛德大業成焉故有君臣同遊之訓以垂範于無窮欲聖子神孫世守之而勿替仰惟我皇上聖本生知德由天縱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下諭修復祖宗君臣同遊之典隨在召

見大臣又開西苑新仁壽宮建無逸殿豳風亭祭告落成賜文武二品以上大臣坐宴又命輔臣坐講逮于講官皆與坐宴焉君臣同遊之典一旦復祖宗之舊直推斯世於唐虞三代之上則夫召問之際所以講求嚮直交修之道必有取法乎古矣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夫本始者末終之一貫也先務者庶物之大端也所宜先焉者也皇上問辨而講求者必超出乎百代遠追乎堯舜皆天下之大智先王之大學而非近世帝王之所謂學矣臣奉遇明時叨豢餘澤快覩盛事忻

休不能自已情發乎詞作雅詩二章將以彰聖德弘大業傳盛事於無窮伏乞俯賜電覽而留神焉

勸收斂精神疏　明　湛若水

竊惟皇上幼起名藩纘承大統聖德盛大超越百王孜孜圖治十年于茲矣而皇儲未建國本未立臣不勝惓惓犬馬之心日夜念此至切也天下臣民之心念此至切也聖母之心念此至切也祖宗列聖在天之靈念此至切也皇上體聖母之心慰祖宗列聖之靈思祖宗故事祈聖嗣于神明以荅天下臣民之望皇上之心亦念此至切也輸其誠敬致竭精禋丹心上享而又命臣等暨百執事同致虔誠格于神天休徵丕應其速也如響兆祥之幾可立至矣臣聞天地之化栽者培之故雨露之

施惟氣至而萌芽者得焉夫內外交修則神人協應理之必然者也皇上求諸神者既至又當修于在己者以爲交相協應之本焉所謂修乎在己者收斂精神是也夫二氣儲精而神生焉夫精神者天斂之而生物地斂之以成物聖人斂之以生盛德而成大業帝得之以爲帝王得之以爲王人物得之以爲生育易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解之者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專一翕聚以爲發生遂成之本天地之道然也五行二氣藏於冬也故春得之以爲生夏得

之以爲長秋得之以爲成故閉藏者所以爲生長收成之本四時之運然也夫天地四時且然而況於聖人乎而況於萬物乎是則天地四時之所以爲天地四時帝王之所以爲帝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萬物之所以爲生遂在收斂精神而已耳夫精神皆斂之則全用之則散故目多視五色則精神散於五色耳多聽五聲則精神散於五聲心多役於百爲則精神散於百爲是以古之聖帝明王愼之以保惜其精神焉而不敢散故帝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帝舜之制作圖治也但示以欲爲之志而以耳目股肱之用託之於臣而使翼爲明聽焉大舜不自勞役以散其精神係養而愛惜之以爲出治之本化育之原是亦體天地四時專一翕聚閉藏之道萬物發育之理也仰惟皇上德配帝王道合天地而制禮作樂孜孜不倦以新一代之治垂百王之法甚盛心也臣愚竊慮聖心淵微精神恐有過用而皇嗣未立臣愚誠不勝犬馬心故不避斧鉞陳其收斂精神之說誠願聖明凝心定慮淵莊靜一凡於邊豆之類付之有司不役精於耳目不勞神於思爲翕聚完養深根固蒂以爲生育之本焉夫既求諸神而又內修諸己則神人協應而兆祥斯至前星斯耀亦可以立本敦化以延億萬年無疆之休而後聖母之心可遂祖宗列聖之靈可慰天下臣民之願足矣臣不勝願望懇切之至

乞陳愚見以裨聖化疏　　明　王漸逵

臣自正德十六年得痰暈之疾告病給假回原籍調治迄今一十六載自分衰廢淪沒草莽仰瞻聖明弗得効犬馬之報去年秋蒙聖恩俯聽科道章薦得復起用而前病亦稍就愈私自慶幸無任感激嘗謂士之生於斯世最難遇者時也況當其盛者乎有其時當其盛矣復不能乘之奮發興起而失事機之會抱貧賤之羞遺古今之恨咎將安歸此臣之所以日夜切心而不能已焉者也臣嘗謂古之帝王其生也必有神異以靈於人其聰明睿知皆足以駕馭區宇而不能克盡其全者或其稟

性之近似與其意見之偏狥者有以累之也漢唐宋之間臣得六君焉若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憲宗宋之仁宗神宗之六君者皆不出世之主也然文帝有保天下之心而無高天下之識武帝有治天下之畧而無守天下之道太宗有安天下之才而無風天下之本憲宗有一天下之器而無存天下之志仁宗有持天下之量而無深天下之慮神宗有達天下之幾而無化天下之術文帝澹泊節儉長養民財以致殷富海內賴安矣而禮樂未遑之對卑之無甚高論之言其規模局脇氣象委靡卒使古帝王經世之迹不復見於今者文帝之責也臣故曰有保天下之心而無高天下之識者此也武帝講求典制使天下燦然知先王之法崇尚儒籍使天下曉然知先王之經其識見廣大有過人者然從事邊□征斂百出海內虛耗國脉漸虧臣故曰有治天下之畧而無守天下之道者此也唐太宗明經制倣古法盡人情尚通變其氣勢張羅者亦大矣其效亦著矣然晚年善政漸不克終而閨門倫理發邇見遠者甚或歉焉臣故曰有安天下之才而無風天下之本者此也憲宗委任武元衡裴度以孚衆望得古人君之明志在剷平僭逆不沮不懼卒能成功得古人君之剛然四方

稍平遂忘警戒瘡痍未安政養弗講是有見於已而無見於民惟知保其國而不知保天下臣故曰有一天下之器而無存天下之心者此也宋仁宗循謹守法不愆不忘無裂大體無作禍基承業之主也然元昊數城僭據而不能奮剷平之功幽燕貽禍邊陲而不能復中國之舊宋之宗社終以不靖臣故曰有持天下之量而無遠天下之慮者此也神宗具明沛之資操有爲之志銳意治平留情恢復比於卑與苟止者不同矣然任安石而違知人之明泥古法而失變通之道富國强兵之術外本內末之政是果成周之治乎臣故曰有達天下

之幾而無化天下之術者此也惟茲六君上下二千餘年間亦可謂超卓而僅見者然其治效亦不過如此視古帝王之盛遠有讓焉豈非以其局於稟性狃於意見不能擴充以盡其全而於臣下輔弼之功或亦有所缺乎仰惟聖上生自藩邸神異之質夙著遐邇所謂聰明睿知固無俟於贊述然見之行事高出前代爲古今之所欽仰臣民之所共覩者有四事焉臣伏處草茅幸茲曠際請得備言之自古閹人竊弄權政城狐社鼠盤據爲患故有爲之涕零付之慨歎而無可奈何者而陛下視之若童穉然鞭撲驅逐隨所意指累代腹心之疾

蕩然一滌未覺其難此其一也自古大臣眩惑人主壅蔽聰明固植黨與挾制其君欲去不能者而陛下剛明獨運察其偏專洞其邪枉任使斥逐如僕役然政無多出權不下移此其二也自古女后專寵戚黨承恩怙權市利禍國殃民無所不至而陛下處之以公裁之以義一或過愆卽繩于法無所忍惜此其三也自古人君多馳情於藝文留神於詩篇攡綴詞藻無益治化無裨世道而陛下學究大原脗契天德徹一之義既有以續三聖之傳而五箴之訓尤足以發宋儒之蘊此其四也陛下具此四德加以憂勤修省稽古禮文懷保惠鮮眞足以旋造化於刻中運天下於掌上愚臣創見欣忭以爲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復出唐虞三代之治可指日而計矣然自卽位以來治效之臻比之數君猶未或過焉者何哉良由內外臣工不得其人有以相負於陛下也臣居海濱嘗見朝廷每有美意良法詔書勘合一下瀕海之民歡呼鼓舞恩沾德化而有司視爲泛常漫不經意一省如此天下可知遏至仁之澤塞蒼生之望莫大於是此外臣之負陛下也加以大臣巧承恩寵智竊高位一得所欲則互相營私無復分憂於萬機互相排黨無復同心於匡贊且陛下所託以爲腹心者凡幾人

矣然皆隨卽相負其餘者又皆識卑器局畏縮逡巡遷延歲月致陛下孤立於上萬姓懸望於下此內臣之負陛下也夫陛下有眞誠之志而臣下飾以欺有躬行之實而臣下畧以文有銳精之功而臣下持以慢有寬大之體而臣下視以迂其宅心如此欲望其大有爲之志以贊揚聖明之化其可得乎臣愚昧不揣謹以平昔所聞帝王之道立萬世之基者爲陛下陳之惟陛下垂覽焉臣所謂帝王之道立萬民之基非故爲是迂謬之言遠前代已試底成之效散之於載籍著之於人心而不泯者後之人君安於淺局汨於管見而不能擴之以

盡其全後之人臣拘於小器徇於近利而不能舉之以著其用故老生曲儒或能言之而不能達天下之變故常失之高謀臣霸士從而背之而不能成天下之化故常失之陋而不知吾之所謂道建之於天地本之於人心通之於古今達之於世務而非玄遠不經之談神怪不測之用如是而駭人之觀聽也苟誠心而求之則即術此而至耳臣所謂道其目有五一曰運樞極二曰定趨向三曰立規模四曰鼓橐籥五曰壽命脈故會天下莫大乎運樞極樞極者言乎其元貫也夫一元之氣盈乎兩間流行四時以生萬物窮古今而不息者理也

是理也在天則謂之命又謂之道在人則謂之性又謂之仁人與天地萬物皆同一體以一元之氣本同及其既形之後遂始分耳故仁者天地萬物之大宗也仁出於性性具於心而生生之理隨感而應則皆謂之仁故性有仁義禮智信自夫生理之不息而言則謂之仁自夫不息之中秩然而不易則謂之義燦然而不紊則謂之禮瑩然而不昧則謂之智渾然而完具則謂之信故性皆仁也心雖管攝乎百骸而常虛靈不息不息者仁之謂也孟氏曰仁人心也故心即仁也人惟蔽於物欲昏之而不能見其全局之而不能盡其大由是天地萬

物與我爲二形骸隔而藩籬立故視天地宇宙之大萬物之衆而皆非吾分內事若不相干涉而元貫一體之志荒矣古之聖人所以存心天下加志窮民下及昆蟲草木鳥獸魚鱉莫不咸若者全此而已夫天地一元之氣其大無涯凝之於人變復小之非人之小之也小之者私也去其私則大矣故天下之言大者曰天子天子者言大一統之稱也其人曰大民言得是理而能大者也曰天德言理本如是其大也曰天工言宇宙之大皆吾分內事也是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傅周召之臣所以視天下爲家視萬物爲子而凡天下之未

遂其生未如吾之願者莫不惕然而悲惶然而懼寢食蓋有不遑者仁道大之也後世佛老之徒功利之士與夫時君世主惟欲自利其身自適乎己而不知人我之爲何物天下國家之爲何事者私心小之也即是而觀蓋能盡其心與不能盡其心者之殊異耳孟氏論盡心知性而知天蓋心盡則得其大不盡則不得其大故天者大之名也人君誠能不以私意而累其心俾之生意周流廣大無間由不息以至於無息淡宮如是大庭如是則自有推夫天地同運之心而充夫萬物一體之念其視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無一而非我則其惕然而

悲惶然而懼而凡精神運用懷保字育之下自有不能已於情與夫便已違衆悅性戕物之舉亦自無以畱其念者矣是之謂運樞極樞極立矣其大莫要乎定趨向趨向者言乎其主適也夫天下之道二王道霸功而已夫王道之大其理曉然其行坦然無險側迂曲之私其究也同流天地神妙造化而天下之人皆背之者何也未能渙知之也霸功之小縱橫捷給詐變機巧無正大光明之體其究也反爲厲階釀爲禍端而天下之人皆趨之者何也淪於習尚也夫王道原於性命故奧而難知霸功生於才知故習而易溺譬之觀於水者惟見

其清漪湍激之可愛而忘夫滄海之大觀於山者惟見其巖石草木之可玩而忘夫泰華之大故治天下生於見成於尚是故三皇尚道而天下化於道五帝尚德而天下化於德三代尚仁義禮樂而天下化於仁義禮樂是故行潦之水不足以通川委巷之逕不足以適國言其趨之小也後之立國者其慕高遠則惑於黃老清淨之歸其趨近利則墮於霸功權變之術又其下者則支持補緝以苟延於歲月而已未有以帝王之道自居聖賢之教自詣性命之基自立雍熙太平之業自期者語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趨向定也故帝王以天爲則後世以帝王爲則孔子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用此道也使孔子而得邦家則夫祖述憲章與夫四代禮樂之斟酌蓋其趨向之基也趨向立然後可以言理故文景節儉底于富庶明章禮樂彬彬可觀唐太宗稍行仁義故能致外戶不閉之稱宋仁宗志在不擾故能致邊將無功之誚其效之明列之小蓋可見矣下此如秦皇之殺戮煬帝之奢侈作僞如是其祚之促無足怪者是故趨向之於國家也大矣惟知學問者可與開之達心性者可與言之剛明者可與行之沉毅者可與守之故不徇於立九成之臺者必大其基址語曰儀不擇

塗疲不擇安蓋言易也後世狃於簡易而失其經久之圖甘於靡靡而忘夫廣大之觀者蓋多矣漢高襲嬴秦之迹而帝王之法弗復其失也陋宋祖仍五代之舊而經世之典弗講其失也畧孝武嘗有志於古制矣然才大而心雜故不能神宗嘗有志於通變矣然識淺而任偏故愈廢惟唐太宗舉其大而畧其小倣其意而不泥其迹民賦之出府兵之設卓然一代之經制也自後兩稅變而租庸之法壞府兵易而藩鎮之禍成爲子孫者不能世守之其可惜也夫法者所以維國也故必有治國之實然後可以盡其法制者所以保民也故必有

愛民之心者然後可語其制苟徒爲觀美而無與於國家之安危徒爲好古而不達夫生民之休戚亦何益哉故經制者治平之羽翼也是之謂立規模規模立矣其次莫重於鼓橐鑰鼓橐鑰者言乎其感召也夫天下之大民物之衆疆域之異心貌之殊欲戶戶而曉之人人而驅之是誠不能必有氣機焉以動之使之闕之而弗知浸之而弗測動之而弗彰利之而弗庸浩乎達之而天下莫能違翕然取之而天下莫不與者機也故天地之氣一噓而萬物時見不奪於近利不惑於浮議浩然挺然不沮不撓然後克臻此故有談唐虞之治於嬴

秦之際者則謬矣言王道之大於管晏之側者則斥矣建太平之策於恒靈之朝者則外矣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是故存主立而安危判治亂基矣可不愼乎是之謂定趨向趨向定矣其次莫急於立規模規模者言乎其綱維也故成一代之制改民物之觀貽子孫之守垂永守之圖者不可少焉者也今夫言天下之規模者莫過於唐虞成周唐虞之治也先之以擧賢次之以建官次之以平水土次之養次之教次之明刑次之虞工次之禮樂次之納言敬天勤民朝覲禋祀罔或不擧此堯舜爲治之次第也故百僚師師庶績咸熙何其盛乎成周之治也職有六官政有六典封國有制朝會有度鄉遂有法井田有經上下有等內外有別民兵有書神人有協其體統大其綱維密其節目周其儀文燦此成周爲治之條貫也故兆民阜成天下同文何其盛乎孔子之贊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其贊周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斯皆後世之所嘗聞經生學士之所聞語者也夫規模猶建築然創千金之室者必廣其垣墉立九成之臺者必大其基址語曰饑不擇飱疲不擇安蓋言易也後世狃於簡易而失其經久之圖甘於齷齪而忘夫廣大之觀者蓋多

矣漢高襲嬴秦之迹而帝王之法弗復其失也陋宋祖仍五代之舊而經世之典弗講其失也畧孝武嘗有志於古制矣然才大而心雜故不能神宗嘗有志於通變矣然識淺而任偏故愈變惟唐太宗擧其大而畧其小倣其意而不泥其迹民賦之出府兵之設卓然一代之經制也自後兩稅變而祖庸之法壞府兵易而藩鎭之禍成爲子孫者不能世守之甚可惜也夫法者所以維國也故必有治國之實然後可以盡其法制者所以保民也故必有愛民之心者然後可語其制苟徒爲觀美而無與於國家之安危徒爲好古而不達夫生民之

休戚亦何益哉故經制者治平之羽翼也是之謂
立規模規模立矣其次莫重於鼓橐籥鼓橐籥者
言乎其感召也夫天下之大民物之衆疆域之異
心貌之殊欲戶戶而曉之人人而驅之是誠不能
必有氣機焉以動之使之剛之而弗知淩之而弗
淵動之而弗彰利之而弗庸浩乎達之而天下莫
能違翕然取之而天下莫不與者機也故天地之
氣一噓而萬物皆生焉一吸而萬物皆斂焉何也
氣機神之也夫天地之所感氣也人之所感者心
也故言天下之至疾者莫過於心而風雲爲緩焉
是故自古帝王愼所以召之唐虞三代之化如天

地覆載無言夫風也齊尚伯力而其國事夸詐魯
敎禮義而其人事經秩有功於秦而崤崤之風悍
淫泆於衛而溱洧之習頹王莽之篡西京諛靡之
習成之也晉室之亡王何淸談之倡基之也是故
風俗之係於國家甚重可不加之意乎夫民猶水
也決而注之則行隄而防之則止習猶染也染之
而丹則丹之染之而緇則緇之其操挈之柄在我
而已而况操闔闢之大挈幹旋之機者乎天下民
風之美惡係乎士習之汚隆故士習爲大民風次
之今天下之士習亦滋弊矣名爲道德者擎拳縶
默如木偶然聳首虛談蔑視世務不知聖賢內外

合一之學果如是乎名爲事功者沉首案牘勞形
簿書呼號督責以沽名便捷巧給以濟欲不知古
人經世行道之心果如是乎而上之人方且倡而
佑之剛直者摧軟靡者進是敎之使諛也得賂者
通失賂者窒是敎之使貨也富豪者與貧賤者羞
是敎之使淫也競趨者先恬守者後是敎之使爭
也有援者植無援者仆是敎之使黨也傲氣狂言
者名爲俊豪沉篤簡默者目爲庸鈍是敎之使暴
也至於科擧之業尤無謂焉取辨於排對比偶之
間致力於記誦勦竊之餘童稚之所習父師之所
敎學校之所試朝廷之所取率皆如是欲其從事

身心務實行如得眞才斷乎其難矣西漢以前猶
爲近古蓋科擧之途未行其英敏豪哲之士一皆
修身以自見於世故皆有實際行有實用風俗淳
厚人皆長者倡之得其道故也苟能風於朝廷之
上取其樸檟而不取其夸華覈其篤實而畧其敏
捷作其正大之氣而消其軟靡之習養其恬守之
志而遏其奔競之風尤於貢擧之外開設一科使
明經行修孝悌力田者得以與焉未必無轉移之
機也夫衆人可道而上下者也苟不知倡之而徒
歸之時運之使然與夫倡之未盡其道而仰付之
無可奈何者皆非也古之人君之於其機也立一

趨焉而使天下股慄苟縮以繩其愆惟恐其或蹈何者眞誠之心決而勸懲之道盡也令也號令之設徒掛之壁間文移之行空貯之公署欲其感奮而畏懼也得乎故治天下必在乎挽士習士習淳而民風可回矣是之謂鼓橐籥橐籥鼓矣其歸則在乎壽命脈命脈者言乎其人心也夫天人一也天之下惟人人之上皆天也故天之於人以其羣而無主也立之君長以統之以其羣而無養也俾之君長以育之所以一其渙散角爭之情而遂以各得其所之願夫天之於人君付之以聰明睿知首出庶物之資豈欲其崇高富貴隆然羣衆之上

而已哉人君之於天受其曆數相傳之統宗予付託之寄豈徒爲我生有命無與於民而已哉故天無形而寄耳目於民天無心而以民之心爲心考之詩書未有言天而不及於民亦未有言民而不歸諸天者稽之傳記所載以一代言之其迓休凝命綿祚而昌後者必其存心於民者也其多事擾攘貽咎而遺禍者必其肆暴於民者也以一君言之其安享尊榮光于前烈者必其得民者也其促國蹇運播遷蒙塵者必其失民者也夫國猶樹也民猶土也土潰則樹不植矣國猶魚也民猶水也水涸則魚無依矣古之聖君賢相所以日夜遑遑

勞心焦思而凡職官之任法度之立維持調護周遍詳息者專以爲乎民也其萬機之暇兢兢惴惴而凡般樂之舉無益之作所以常自點檢不愆不忘者恐其戕夫民也夫民之生於世有幸有不幸者君爲之也人君之所以察夫民之幸不幸者亦在自驗之而已耳故含哺鼓腹不識不知帝者之民也安土樂利無失其所王者之民也令煩賦重愁怨嗟歎者季世之民也播越流離轉于溝壑者亂世之民也故人君之卜世卜乎天也卜乎天者卜乎民也人謂唐之亡也以藩鎮宋之亡也以尸囗是不然藩鎮非能亡唐蓋上之澤不究乎下下

之困不蘇乎上各恃其主將之所矜恤者而養焉故得全其生則反背而拒之者固其宜也不然陸贄奉天一詔而老幼爲之感泣知賊之不足平何謂耶故唐之亡者亡其民也尸囗非能亡宋蓋用人之非其人行政之非其政自撤其藩籬自壞其基業以啓其侮狎之心增其桀驁之勢安其及也不然岳飛之罷兵南還而河南父老迎泣攀留者何謂耶故宋之亡者亡其民也亡其民者亡其天也而謂天故亡唐宋耶是故民心得而天意注矣是之謂壽命脈五者乃百王之會通萬世之彝進而不能外者然運樞極其本也壽命脈其主也至

於趨向之大規模之遠槖鑰之機亦不過因此從而維持羽翼之非舍此而別有謂治也是故天地之大德曰仁君天下者仁焉止矣仁者生意之謂也天地以其生意而發萬物之生意人君推其生意以養萬民之生意生意遍則天地爲一造化同流而凝命在我端有望於今日矣臣學識淺井窺管見止於如此然一念芹曝之誠則不能自已也惟陛下採擇焉臣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議禮奏

明　羅虞臣

謹奏爲遵明旨陳部見以正儀禮以昭聖德事近該禮部題爲欽奉聖諭事奉聖旨廟建大事禮之至吉今既卜吉宜速奉造但時非古比或有以皇兄后喪爲不可即舉行者爾禮部還行部院司寺翰林科道等官作急議了來說不許面從退言各盡所謂欽此臣有以仰見陛下之心之明且虛也夫有虛明之心者然後可以語禮可以事神臣又有以仰見陛下之治之可以比唐虞三代之盛也臣愚以爲禮官之議必能上奉明詔而宣陛下虛明之德於天下也然昨見邸報禮官之議與臣私心相剌謬始自驚駭臣妄以爲禮官之負陛下多矣原禮官之意豈不以爲祖尊也后卑也建廟重也而叔嫂之無服喪輕也后卑於祖而祭重於喪明不可以卑廢尊輕奪重也臣竊以爲莊肅皇后母儀天下名號繫於臣民已久則尊孰有過於天下母乎莊肅皇后雖今尚在大行然自他日而言將不爲宗廟之主乎陛下於莊肅雖無服制然自羣臣而言將不爲斬衰之服乎禮爲天子之后服齊衰齊衰者三年之服也何以服齊衰有母道也則天下之重事孰有過於三年之喪者乎莊肅母儀天下幾三十年而諸臣受祿食土於武宗之朝

者亦十六年故諸臣之爲斬衰謂其有君臣之義也謂其有受祿食土之恩也義則爲之服恩則爲之哀故服也者所以飾哀者也今陛下將建九廟而行告請之禮其所執事於太廟與所董役乎百工者將非在朝之諸臣乎在朝諸臣其將有不以母視莊肅者乎諸臣以母視莊肅則新喪未久哀泣未廢而使之從宗廟之役其將以喪服乎以嘉服乎凶服不可以入宗廟以嘉服則非居三年之喪者所忍服也傳曰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臣見諸臣之心必有慽然而媿蹙然而不安者矣或者又以爲營建主自陛下無妨於羣臣則曰陛下

以孝敎天下者也陛下之孝百王之所同也天下之所式也後世之所觀也何不敎諸臣以成其孝而遽爲之奪其情從宗廟之役以使陛下之朝有失禮之臣哉陛下於莊肅本無服制禮曰叔不撫嫂嫂不撫叔叔嫂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然人之情關嫂之喪則未嘗不戚戚則未嘗不哀故曰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弗服之者制也哀者情也情不掩義制不奪恩陛下於莊肅之喪既輟朝祭矣徹鐘鼓之鳴矣又素服而奠矣則陛下之情必有慨然之色愴然之容表見於儀禮之中非直循故事爲美觀於臣下已也今去告廟之日僅浹旬耳臣

以爲陛下之心志未能即和感慨未能即平而遽行告請之禮非所以專致精明而交於神明之義也昔者曾子問於孔子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有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三年之喪不祭其先祝取羣主而藏諸祖廟以待卒哭所以象生者爲凶事而聚也明哀悲之情人鬼同也武王有營洛之志而未遂周公輔成王理天下以畢其志而命召公相宅經營卻在嗣位三年之後喪服之外則何者以爲服未廢未宜以吉卜也今皇后之喪既爲天下臣子三年之服則告請之禮未可即行建造之工在所當緩而禮官之議顧欲

舉吉禮於喪服未卒之內無適與周公孔子之指爲相謬乎況禮有經變有同異故君子之於禮據經而審變合同而流異是故可以已而已者禮之常也不可已而已者禮之拘也不可已而不已者禮之變也若顧命冕裳之被伯禽金革之事皆禮之變也是不可以已而不已者也今告請之禮蓋自陛下之建廟始也其告與非循舊之制其日月非不易之期使再卜日而行又非後時之慢也莊肅之喪既以日易月則所諱者不過旬月間耳而獨不可以改卜乎與其用喪失禮以求吉孰若去喪而得禮之爲吉也是禮之可以已者也禮官循

衆附會指爲不可緩之說以欺陛下臣不知其所指矣昔魯有事於太廟公子遂卒及繹萬入去籥夫有大夫之喪而繹已去籥矣君子猶以爲可以已繹也可以已而不已曰猶繹譏之也以大夫之喪而猶廢宗廟之繹而況於天子之后乎禮官之議臣不知其所指矣夫志敬而節具者謂之知禮志哀而居約者謂之知喪今禮官忘皇后之喪而從吉禮謂之知喪可乎以哀戚之餘而奉陛下以見太廟之主謂之知禮可乎舍哀與敬而號其禮曰可以傳天下觀後世可以彰陛下虛明之德也臣則不知矣臣愚少不知學淺見荒識安敢自謂

能與知禮之末但由臣之說則考之古而有據揆諸心而得安由禮官之說則事無明徵而道有强心矣陛下儻以臣言爲可採擇萬一收回成命仍勑禮官待畢喪之後再擇吉日相度建工則天下後世將以陛下之孝於宗廟厚於莊肅而優容於小臣也如此一舉而三善具矣臣欽誦陛下有各盡所謂之旨而禮官不能悉心正詞援引古典以當陛下之意是以不避斧鉞冒昧上陳伏惟陛下嘉納臣無任戰慄懇祈之至

擬大合樂疏

明 黃佐

樂記曰天地訢合陰陽相得故大合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節奏合聲相應則生變而成方舞者合之雲門咸池合於九韶大夏大濩合於大武而歌奏則五聲十二管還相爲宮奏以六律象斗循天而東宮唱商也歌以六呂象日會天而西商和宮也觀於分樂而序之則可見矣凡登歌四琴門瑟一倡三嘆而後可以配下管之一聲上下協和故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分干羽爲六列行其綴兆要其節奏則進旅退旅莫不得齊焉樂記又曰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小大相成終始相

生清濁倡和迭相爲經故羽變之轉角徵生宮爲三調正宮也下徵也清角也此禮所以節樂也故角始於慢然後清以上祀天徵始於清然後流以下祭地兩者交通成和然後高不至於噍殺下不過於嘽緩優柔不中以亨人豈有一管自爲一聲之理哉故黃帝以雲紀官人與天調故作雲和琴瑟以黃鍾爲宮下管以笙爲主第一管爲圜鐘而羽管黃鍾最長是謂孤竹之管取其獨一而大也導舞以雷鼓面廣九尺雷發面廣九寸其聲皆在八十一數之中人合天也帝顓頊實處空桑乃登爲帝舞咸池承雲以祭上帝故作空桑琴瑟以太

簇爲宮應函鐘之徵而笙管姑洗以羽從宮是謂孤竹之管取其自子而孫也導舞以靈鼓面廣六尺靈鼗面廣六寸其聲皆在五十四數之中地承天也帝堯修雲門大卷命之曰大章亦所以合咸池也大韶興於禹鑿龍門通漻水地平天成乃作龍門琴瑟以姑洗爲宮而應黃鐘爲角笙管南呂以羽從宮是謂陰竹之管取其自北而南也導舞以路鼓面廣七尺五寸路鼗面廣七寸五分其聲皆在六十八數之中天合人也合三中琴角絃皆兼二律而韶箾十六管其十二管者律呂之正聲也其四管者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也瑟之十六絃

笙之十六簧應之五聲欲其戎文不亂又用頌琴十三絃頌瑟二十五絃和笙十三簧所以依玉磬而合宮縣也武音則有七律巢笙十九管其十二管亦律呂之正聲九管則黃鐘至蕤賓七清聲也雅瑟二十三絃其用者十九象箾南籥應焉故六律六同以相對爲列而其音謂之六英韶以相繼爲義而其變謂之九成九爲闋而參天六爲方而兩地九招六列六英樂之所必有者也樂寃於九而反則爲一矣升歌鐘律圜鐘磬律夷則既歌則鼓其羽籥之舞圜鐘以起黃鐘而羽七合角六于三呂以倡流徵而姑洗角羽變入地宮以降天神

所謂若樂六變者也無射以起函鐘而徵九合商八于三鐘以和清角而函鐘角羽變入天宮以出地示所謂若樂八變者也黃鐘至姑洗宮五合函鐘徵九黃鐘之宮歸夷則夷則歸姑洗姑洗復歸黃鐘爲宮大呂之角歸南呂南呂歸中呂中呂復歸大呂爲角是爲清角始終函鐘之徵歸無射無射歸蕤賓蕤賓復歸太簇爲徵太簇之羽歸函鐘函鐘歸夾鐘夾鐘復歸應鐘爲羽是爲流徵始終所謂若樂九變者也管協琴瑟與鼓鼗縱分爲三然要其節奏則貫而爲一其三才合一之道乎不言七變則蕤賓與黃鐘之交耳大武六成惟聽金

奏之鼓和以金錞節以金鐲止以金鐃通以金鐸是故君子聽鼙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也六變既畢虎賁之士易服秉翟以合九成故籥師東西各二人教國子舞羽吹籥佾長各十六人夏籥象箾編懸合應所謂鐘石殷殷羽籥鳴者也專奏象武及勺則用象箾南籥而已於旅而語且道古其牧野之語乎故成均之教有樂德必有樂語語以成之正欲使衆聞其義爾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天子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奏於宗廟以樂皇尸亦如之大武告成功大治辯必修文德否則非備樂矣故孔子告賓牟賈以合樂終焉今宜損益

其文而因其本倣大武歲在鶉火之律則開天立極以丁未之歲福德在吳則奏黃鐘歌大呂靖難繼統以壬午之歲福德在燕則奏太簇歌應鐘律娶妻而呂生子奏姑洗歌南呂以象子孫相繼萬世無疆之休焉是即咸池承雲九韶之樂也傳曰韶有干戚非正樂也自禹始也此大夏所以爲文武之中者與成湯修九韶擊玉磬故頌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蓋禮九獻樂九成夏殷所同也夏籥序興而兼大濩大武其樂遲久以象黃虞治化兼夏后殷周歷年則皇明祚胤與天無極矣故備言之以待

聖明採擇云

論孔子祀典疏

明 黎貫

陛下謂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也非王者之位而疑其爲僭臣等伏而思之人君之所尊莫如天地也亦莫尊於父師也陛下舉行敬天尊親之禮可謂極盛而無以加矣何至於孔子輒疑其王號爲僭而欲去之蓋王號身自稱之則爲僭如春秋吳楚之類是也在天子追而尊之則爲禮如追尊推恩宣父稱太王之類是也此而非僭則尊先師以王號又得謂之僭乎聖祖初正祀典天下嶽瀆等神皆去其號惟先師孔子仍舊莫不有深意

存焉列祖相承尊崇益至似不可以一旦無故而去之也陛下又疑孔子之祀上擬事天之禮臣等以爲禮固有不嫌於同者今郊祀用八佾也宗廟用八佾也山川先農用八佾也且多朝廷躬祀而齋戒日期亦視文廟爲多陛下欲尊先師則文廟之祭正當有以隆之而又可減乎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雖擬諸天似不爲過況實未嘗擬諸天也今必欲去王號以極尊崇之實減籩豆樂舞以別郊祀之禮臣等竊恐禮儀之末便情義之未安也何也有王號而後享王祀有王祀而後居王居三者備矣而後守祀之人得以僭

衍聖公之封而傳之世世今但曰先師孔子而已則如昔之高堂生毛公伏生之流漢皆嘗以先師稱之不幾於與孔子班乎如此非惟八佾十二籩豆爲僭而六佾十籩豆亦爲僭矣不惟像設當毀而複屋重簷亦嘗毀矣天下止稱曰先師而不曰王闕里之祭則當何稱曰顯祖魯司寇可乎顯祖不王而世嫡可封公乎此皆所未喻也臣等又考唐開元中封孔子爲文宣王被衣袞冕樂用宮懸是唐已有像設而用天子之禮樂矣宋眞宗嘗欲封孔子爲帝或言周始稱王不當加以帝號羅從彥論之曰唐既封先聖爲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以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是言崇報之禮宜隆而不宜殺也梁適知兗州日乞以廟兵代廟戶范仲淹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美意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是時朝論遂爲之已至如周惇頤謂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邵雍謂仲尼以萬世爲土我朝祭酒周洪謨亦謂夏商之稱王猶唐虞之稱帝若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止宜稱王猶之可也若謂夫子陪臣不當稱帝非崇德報功之意此皆前人極其尊尚成論其辨不當稱王者惟吳沉一人而已伏望聖明留意精思博采羣言務

求至當上不失聖祖之初意下不致天下之驚疑中不致禮意之軒輊如是而行然後傳之萬世無弊昔之史冊有光否則取譏當時貽笑後世未敢一言盡也臣等待罪言責而於此事最關大體不敢輒避煩瀆伏惟陛下矜其愚而察焉

勸講聖學疏　明　楊起元

爲敬陳修實之要以崇聖德以應天心事昔人有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夫由太虛有天之名而顧應之以實何也政本於心心虛而政實修其實者非遠於實乎求之必思其本思其本則不得不致其虛致其虛者識吾心者也識吾心者識天心者也天心惟虛也故能以實應聖心亦惟虛也故能以實應天邇者宮殿頻災二三交警皆天心仁愛之實也皇上處此安能不應以實哉修實之道人人言之矣如大禮當以時舉大工當以和會威不可弛也而不必勤於遠財不可無也而不必掠

於山言路當開遺賢當用皆實政也所當亟修者也然臣以爲此數者皆非皇上所難惟慮聖心未嘗與太虛同體耳故臣特以致虛之說爲獻得其虛而實自舉矣恭惟皇上繼天立極二十有五年矣始者承事郊廟罔不祗肅承懽聖母罔不齊慄卹民隱則不愛帑儲遇雩旱則不難步禱如此聖德雖使堯舜處此安能遠過是孰爲之哉聖心虛也是心也不以始而有不以今而無惟不自覺而已昔孟子指齊宣不忍一牛之心足以保民而王時百姓議其愛財者孟子獨明其不然齊宣曰夫我乃行之而不得吾心子言之而我心戚戚焉何

也孟子惟自識其心故是以識齊宣之心齊宣惟不自識其心故替其保民之德甚哉識心之所繫於理道者大也皇上之心堯舜也何論齊宣臣今亦願皇上自識其心而已皇上之學博矣恭聞深宮之中無書不讀夫書有限之物也皇上之聰明無窮者也以無窮而循有限則厭而輟也固宜倘以此聰明而求識聖心是以無窮求無窮也夫何厭耶夫何輟耶方今廷臣皆蒙道化無不講於求心之學者易曰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皇上儻有意於斯道臣下必羣起而敬應矣且以孔子至聖自十五志學三十而後

立遞至七十乃不踰矩其學之不厭如此敢謂皇上所學已至無所事學哉但所學者乃作聖之大學而非尋章摘句之末節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臣願皇上時御便殿親就儒臣假以溫言示以無畏如唐虞之際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藹然家人父子之誼而與之上下其議論而所以議論者或遠稽或近述惟以求識乎此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學以識心乃所以作聖也以皇上之大聰明肯少留意於此未有不得者也一得之後自然與天同運矣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天大德也獨歸之堯皇上一得此心

而與天同運亦堯而已矣千載一時萬世之福也
此臣惓惓願皇上之學以求識此心也後世稱堯
舜之高行能抵璧於山投珠於海夫貨寶人情之
所戀也而堯舜能棄之豈不謂難然自堯舜爲之
乃易易者也何也吾之眞心乃爲眞實而世上有
形之寶乃贋實也堯舜得眞實而棄贋實何難之
有故心者萬行之所從出也方今災害並至明主
恐懼於上羣臣修省於下莫不思以實應天而臣
獨以學問爲言近於迂矣臣見漢儒董仲舒告其
君以天人之際之可畏亦惟勉强乎學問而萬世
未嘗以爲迂臣雖愚安敢出仲舒下哉且仲舒知

强勉之學問而未知自然之學問也如臣所謂求
識此心者乃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
也天道也故應天之道莫要於此臣聞昔有野人
食芹而美欲以獻之於君後世傳其事以爲至忠
夫芹也而可以上獻野人也而可以效忠臣蒙恩
作養讀中秘書洊歷淸班遂晉卿貳則其分加於
野人臣少受父訓壯習師傳惟此學問易知簡能
則其美亦自謂加於食芹也臣敢以爲獻矣伏惟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鑒臣樸忠而少加之意幸甚

治安疏

明　海瑞

謹奏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職以求
萬世治安事夫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
爲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備至重凡民生利病一
有所不聞將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爲不稱是
故爲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盡言
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爲容悅諛順
曲從致使災禍蔽塞主上不聞焉無足言矣過爲
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之治世夫世則治矣以
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毋乃使之逐求
眩瞀日失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恩厚矣請

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
一毫諱過不爲容悅不爲過計披肝瞻爲陛下言
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
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
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類
柔慈恭恕節儉雖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
廢仁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
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
視於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質英斷睿識絕人可爲
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帝之勵精光武
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

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爲之卽位初
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畧如箴敬一
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
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
下忻忻然以大有作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
平指日可期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
能充其仁順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
之才力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許之
而貫朽粟陳民嚮康阜三代而下稱賢君焉陛下
則鋭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
謂神仙可得而一意玄脩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

膏在是而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正朝綱紀弛
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爵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
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
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
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
初年亦有之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民效則陛下
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
而卽陛下改元之號而億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
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黜世蕃極刑差快人
意一時稱清明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
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

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
之不可不語詩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
所賴以弼棐匡救格非而歸之正諸臣責也夫豈
人而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
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也木繩金礪聖
賢不必言之也乃醮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
表賀興宮作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
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陛下一正
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
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
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

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其官守其言
責皆所以佐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
陛下心之惑也過於苛斷是陛下情之偏也而謂
陛下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
欺敗贓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
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値也遂謂陛下爲賤薄
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不免己私或失詳審
誠如胡寅撓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
者其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値也遂謂陛下爲
是己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迹億陛下千
百事之盡然陷陛下誤終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

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心與懷心合臣職不明臣一二事形迹之說既爲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於臣君道不正臣請再爲陛下開之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于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於人而爲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昔伏羲

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于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物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事也宋眞宗獲天書于乾佑山孫奭進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采而後得藥必人工擣合以成者也無因而至桃藥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姦人逆陛下懸思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

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夫人幼而學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即近事觀之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官守道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日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諸臣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見稱于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已

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者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掣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逆也而責之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吾玄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行焉可以成得治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効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視正朝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于皋夔伊傅相後先明良

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寺廚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亦多矣上之內倉內庫下之戶工二部光祿寺諸庫藏段絹糧料諸寶器用木材諸物積于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為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之行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忍其不盡去而自以為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

選軍士以免召募驅編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衆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民困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祛懦吏之為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百廢俱舉百弊剗絕唐虞三代之治燦然復興矣而陛下何不為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于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緒撫按科道糾率肅清于其間陛下持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于求賢逸于任用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

已無為之道也天地萬物為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洽薰為太和而陛下性分中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有効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神仙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繫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求之其可得乎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因寵而外為諛小臣畏罪而面為順陛下誠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有恨焉是以昧死惓惓為陛下一言之反

情易向之一而天下之治與不治安與不安係焉伏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申成議以確河漕疏　明　張大猷

今之議者必曰河流須聽其自然難復故道此在歐陽修言之施於有宋已歷可驗殊不知當宋之時雖都於汴河患南徙不患北嚙且魏博商胡之口開塞止於東行雖處有紬曲抵掌可信要其歸趨則直洩於淸源天津之墟而止爾若今則與宋大異蓋河流已南由徐州而出則徐沛蕭碭之間皆其下流爲大河所必行之道所必啟之口茲欲河流而無礙通而不塞須爲之宣導以順其就下之性爲之排阻以衞其旁溢之勢爲之流濬淺廣以大其容受會歸之地買至所謂順之使行是也

若縱之順其汎濫聽其博洽則河水終無歸一淸流終無定處不知指何處爲新渠何處爲故道乎且河水平濱泥必日高盡徐沛之境而爲湖沼其勢必達乎濟寧臨濟汪汪萬頃莫知紀極矣此乃塞其口絕其氣禁其吭而併之中絕也今一切偏執歐陽之舊章而束手無策希圖苟且待命於天則浩蕩無情之水膠濘轉積之泥日月相乘南北大壅漕河終爲梗塞矣其亦何時可已乎又謂南行則恐犯祖宗陵寢此議乃前河南都御史臣方鈍刑部侍郎臣吳某言之誠爲有見然據地勢則前所淺者與乎今日是以昔所論者不可槩於茲時蓋前時河淺正在上流而議者猶欲南開趙皮寨孫家渡二處新河以殺水勢此乃排之使就濠亳淮泗之中是以二臣之疏力爲遏阻所以爲當若今則在徐沛之地乃東過蘭陽南離蕭縣而雲龍保安諸山嶙峋砥礪互峙其南況水勢北泥東行南徙與昔所淺曹縣殊異而今之指以爲論者直驅車陸行道計路衢之曲折而實未嘗瞻記其所歸駐及其所勢便也夫地勢有遠近漕渠有輸納乃欲一律而勉合之豈理也乎前疏所指自司家道口以下爲南直隸山東之境自此以東南北兩岸皆無高堤大壘之防是以水勢至此夯蕩靡

定而流不歸漕今若南氣以大抵堤北繞以重埽則水由中行同條共貫積合專一日見其湍衝直瀉而無有於橫潰日見其旋斡淺入而無有乎積聚去徐州則東行而無阻抵運河則南折而不礙矣所以然者蓋徐州黃河之所必由水下之所必至合則不分分則不合南北關係南河權輿比之宋時魏博大有不同者也且大司空親蒞其事固漕之所不可少緩軍需之所必資者今一切拘攣舊揩旣知其力役之不可已又不知其緩急修治之方因循遽信竊闢以誤大事其不安輕聽明矣若謂經無排決之文則禹之排淮泗獨無見乎曰

朝丘濬謂宋元地勢相去不遠其塞築疏濬尚可尋議此誠識時務之言也今若當塞不塞則渙散無統當濬不濬則淤壅愈甚當開不開則瀰漫妄行徐沛之日放蕩而不止矣由是積久泥多下流高亢其勢必淺於上流不北而清濟則南而汴梁北上清濟則盡委於天津兩洪俱涸而漕挽不繼此可慮也南趨汴梁則大播於濠泗汪滙於鳳濠而陵寢不測此尤可慮也此二害者皆由前二說以誤人而實將徐沛之口誘水使之妄行矣若使身履乎黃河下流之區沿歷乎南北上流之地皆而論之則必有曉然而明白者不俟乎多議也且

水之所流散行則平漫專合則淺濬今幸宋時都汴前後修築河南一帶南北兩岸堤防嚴謹復歲有管河之官下埽壘臺是以盡河南之境無崩潰之患實今日之利也惟出河南之境至於南直山東之地則棄之爲甌壤置之不聞聽其馳驟副使僉事力職於簿書兵防洪關主事謹守於期會歲挽至於都御史之在濟者陞遷更迭地方廣遠無由稽作而河之陡徙又在於咫尺之地瞬息之頃是以終無救藥而卒至於大壞也若使徐州山東之界盡如河南故事及時堤防相地則河流會聚至於境山矣奚有今日之患哉是故今日之急則

蕭碭豐沛之間築堤最緊疏濬次之廣大以容其流會合以專其勢庶幾其可也至於所用之器物所支之錢糧所需之人夫所圖之利害則臨境而議方界又不盡於茲云伏乞陛下俯念微臣之愚衷博閱萬民之陷溺上念國漕之大計遠慮久安之鴻猷下臣所議詳覆施行則億萬年河洛禹功陛下遠紹而近取之矣臣不勝惓惓之至

弘獻納以光聖治疏　明　龐尚鵬

恭惟皇上以天縱之資日親庶政凡薄海內外莫不翕然思見太平之盛但一日二日有萬幾焉若徒運一己之心思智力以應之恐上厪聖慮而天下萬事之棼棼綸綸其勢必有不能周者竊惟宰輔以資啓沃九卿以專分理翰林以備顧問科道以司彈劾皆宜旦夕在陛下左右祗奉視聽明目達聽贊聖德而助新政也譬之日月星辰風雨雷露各司其職陛下如天運於上執其樞要而垂拱仰成天下當不勞而治矣臣愚不識治體伏望陛下諭輔臣不時摘出各衙門章疏凡事關乘輿及

指斥姦佞與夫朝廷大興革繫天下安危利病一應重大事宜先集九卿科道官預議得失每於視朝之暇恭請聖駕御文華殿延見宰輔及九卿大臣面加裁決而翰林科道官皆隨之使得與聞朝政共效其千慮一得之愚臣請舉一二往事及大政大議當公聽並觀者畧陳其槩惟陛下垂聽焉往年吏兵二部凡一切陞除多爲人擇官而不思爲官擇人至於督撫總兵重臣多夤緣書地及以智巧速遷遂至海內騷然邊壘多警甚或廷推重事皆默受成議於樞貴之門竟不聞有簽筆白于朝而推薦私人者舉其大端餘可類推也自今願

陛下召吏兵二部大臣令其盡心籌畫思爲安攘至計凡宰輔九卿科道官各令推舉堪爲府部卿佐及督撫總兵以至提學兵備者各若干人列爲差等開具揭帖以備御覽凡有推用即於此拔擢其在外方面等官遇有陞遷即令特舉堪以代已者一人隨憑繳部類爲人才冊以備採錄若中外諸司果有奇能異等卓越時輩每年冬夏二季聽諸臣於延見之日開具姓名伏請聖斷或破格擢用或就位增秩以風示庶職使知觀感各思遠圖兵部每年題差侍郎一員聽其奏帶部屬等官才堪邊寄者二三員分歷各邊講求戰守長策繪爲

圖本備呈御覽時召在廷諸臣及科道參酌以圖實效其邊臣之應否更置邊城之堪否備禦邊儲之果否虛實與衆籌之當無遺策自後邊方缺督撫即推用行邊諸臣出其素所經畧者必應之裕如豈復借才異代乎戶工二部職專軍國經費其責甚艱大也往年封祀土木徵兵給餉殆無寧歲初未嘗計所入幾何所出幾何每奉朝廷成命即搜括海內取盡錙銖用如泥沙他如京師國計宗室祿糧及上供物料日益月增賦稅倍取盈焉天下民力何以堪命舉其大者他可類推也自今願陛下問歲所出入盈縮之數祖宗朝正額如何今所

增損如何昔從陛下身先節儉務損浮靡凡可以寬小民一分者悉寓勤恤之意通行九卿科道部屬等官各開款條議送該部裁酌內應革者若干仍舊者若干隨事變通曲爲撙度自內府以及各衙門凡冗員軍役及不經之費凡明詔開載所未備者悉議汰罷類成簡明揭帖仍送輔臣覆擬逐一開具事目請自上裁與羣臣面酌損益早賜施行即天下想望富庶之樂無不得其所矣禮部掌邦教以式天下如大祀貢舉皆職掌之最重者往年綠祀繁興多非祀典所載而四方奏祥瑞者迄無虛日禮官皆將順阿承未聞有考禮經持正論以舉匡輔之責至於棘闈試士分經校閱各就其房卷取盈爲彼或優卷有餘竟拘定常數此雖劣卷不稱亦濫被甄收取士如此謂眞才得盡錄乎舉其大者餘可類推也自今願陛下與輔臣及九卿翰林考據典禮凡在祀典者悉遵祖宗成憲祗肅舉行其他崇淫祀及獻祥瑞者痛加嚴禁若鄉試會試考官職專舉賢各以分經閱卷限其名數使頴異者或限於兼收不才者或得以濫進其於甄別之權得無謬乎臣等竊謂同經考官宜會聚一堂公同評品各不得以本房自限庶幾無遺才之歎陛下用賢圖治此最爲急試令在廷諸臣更相折衷考其要法當有能仰體朝廷明經求賢至意而直攄其所見者臣等何敢迂談也至於請封請謚及祭葬等項與夫遠邑來款悉令按故牘而申飭之俾毋或越法有所私求先令該部將各事例條議上請付廷臣再加參酌伏候聖裁著爲成典通行天下之大禮大政斯具舉矣國家設律例以總核憲職有攸司法固一定而不可移易者也往年法司奉特旨讞獄皆曲爲觀望惟務自寬已責不敢以律例引證法之失其平誠有不忍言者他未敢槩舉如海內貪酷官員剝民膏脂而復戕其生命視小民如草菅然事覺多止於擯遣甚或謫戍而已至於言官論列權姦維持國是忘一身之利害而抗疏危言無非欲爲社稷計偶觸聖怒多死於杖下或束身幽獄寘之重典或流竄異境委骨邊塵曾未聞法司有爲朝廷奉明法擬律執奏者至於文臣被逮下刑曹追問亦足以震懾之矣乃校士得褫其冠服廷執而辱之下鎮撫司召對詞詔就理倉卒具狀皆非所以培養忠節全士大夫之廉恥也夫錦衣古之虎賁氏之職也衞王宮詰姦慝是其所司今乃以此柄授之能無隨喜怒以爲低昂乎舉其大者他可類推矣自今願陛下凡有詔獄悉付公論于外庭大小諸臣有任憲

建言不識忌諱者懇乞聖明矜察曲示優容免其
廷杖下宰輔與九卿諸臣按法坐論鎮撫司不得
與焉其有巧詆深文及曲從寬假者悉聽科道官
糾駁以仰副皇上奉三無私之意天下直節奇氣
之士其孰不激昂思奮耶至於廠衛校卒歲所獲
罪犯及贓證俱聽法司收問以定功次毋得自行
拷訊苟且成獄此又清寃濫之首事也通政司出
納皇命宜上德而達下情乃其專職查得往年趙
文華爲通政使凡天下章奏論劾權姦者輒曲爲
遮隔陰行洩露待被言者布置既定然後以聞壅
蔽之患此其大者他可類推也自今願陛下廣開

言路凡章疏關係重大者俾即日封入付廷臣面
擬其有遷延兩難即係姦回不忠者臣等具事狀
白于陛下其孰敢欺罔乎正德年間會朝廷多巡
幸凡文武羣臣鮮延見者中外章疏先屬輔臣票
擬尊奉內批輒有所竄易輿情大駭蓋緣事涉羣
小或不便已私往往環御前卑詞泣請遂不得已
排外論而曲庇之其於盛德之累甚爲不小舉其
大者他可類推也自今願陛下於大廢置大賞罰
悉公議于廷與羣臣共之即付所司施行史官從
旁執筆書實錄以垂法萬世其孰敢倖恩澤而舞
文亂法乎此臣等芻蕘之見願效忠於陛下倘蒙

采納俯賜施行陛下獨斷于上羣臣受成于下四
海雖遠衆在目中萬幾雖繁若在指掌人人喜復
見唐虞於今日臣等何幸躬逢其盛然由前所言
乃修政事之大端而主敬窮理涵養一心尤所以
植萬化之源伏望皇上恭已存誠敬天立極自燕
閒以至臨御由深宮以及大廷凡視聽言動之間
莫不隨地省察以此心爲嚴師而奉若不違至於
涉獵羣書恐夜以繼日猶或不足臣等願陛下亟
諭講官摘五經要義凡有補於君德治道者撮其
章旨委曲發明自訓詁衍繹之外於今日大政務
大利病皆得依經比義條列類陳以備省覽其綱

目史傳卷帙浩煩俱令講官於前朝政令之得失
凡善可爲法惡可爲鑒關係理亂根抵悉摘其節
目之大者具簡明要議於經筵進講之日反覆敷
陳陛下鋭意而聽之坐窺千古深探理亂之由而
運此心以齊庶政聖神功化常與天壤相爲無窮
矣伏念陛下一身爲天地宗廟之主日新聖學勵
精圖治御文華殿之時多居乾清宮之時少使宰
輔諸臣常得以仰覲天光陳鯁直之謨以慰其忠
愛油然之心陛下天聰高懸照臨孔邇攬威柄而
杜壅蔽廣視聽而辨忠邪此實宗社無疆之福也

請設府治疏　明　龐尚鵬

臣生長海邦歷覽輿圖頗采其山川形勢與夫盜
賊踪跡之大都熟思審處已非一日謹摘其大者
言之廣東要害首在西北秦置三關曰湟溪曰陽
山曰洭口皆連州之境時梅關未闢而六瀧未鑿
故也後人謂韶州爲粵之北門劉漢垂建英雄二
州不爲無見我朝置南雄府而以英德屬韶州二
郡相距僅二百餘里聲勢相倚據上游之形勝爲
嶺海之襟喉無容議矣惟韶州去廣州幾千里廣
州而上屬邑曰三水曰清遠而連州乃僻在西北
五百六十里之外與英德接壤若非增設三水則

通流五站始有一縣地理寥廓疆域遼隔設有不
虞塞洽洸之口斷清遠之峽南北孤懸將何以處
之且清遠北接連州西連四會西北抵懷集東北
抵從化大羅諸山盤據其間延袤千有餘里谿峝
諸猺星羅棊布凡一百四十五所通郴桂臨賀上
猶安遠諸山寇而三省避役逃罪奸民與百工技
藝之人雜處于中分羣聚黨動稱萬計素以剽奪
爲生始漸鹵掠[illegible]後乃攻劫郡縣永樂以來屢
勤鈇鉞然彼以吾民爲耳目舉兵時日往往前知
先已鳥舉狼奔矣官兵入無所得顧多掠殺以爲
功兵甫解甲而逃者已歸散者復聚未幾而攻剽

於此地增設一府而割廣州之連州幷二縣肇慶
之四會廣寧梧州之懷集隸焉又移連山一縣於
洸口以扼上游而堵截猺賊渡水之路則南韶可
以無虞如懷集有言則以肇慶之開建與之蓋開
建與賀縣切鄰去蒼梧爲近亦從其便也且川粮
戶口大約相當宜無不可者或者曰州邑久屬各
府一旦分割恐於人情不便乃今民窮財盡建置
實難殊不知是郡不建一有緩急則廣韶遠隔應
援不及大有可憂者今七邑之內猺獠充斥虔劉
我人民占據我田土都圖猶不可保即如廣寧新
設未嘗不分割四會也要在扼吭拊背以制諸巨

州至廣皆半月之程夫疆界本同而分轄迥異如
此州縣離府太遠各官常剝民以自利間有知自
愛者率不能制其僚屬貪殘顯著莫敢誰何是以
民之富者不得不貧而貧者不得不激而爲盜也
然則羅山多盜豈特猺獠爲然哉要之嶺外遐僻
固前人經畧之所未遑矣是故山川隔越而無以
區別之則統攝不便道里遙遠而無以聯絡之則
調度不及賊盗盤據而無以控制之則驅除尤難
及今不爲之所將何以善其後又考清遠本漢中
宿縣地梁時曾建清遠郡正當全廣西北之要衝
又韶廣二府之襟喉也審其形勢揆以時宜似當

位本尊則衛所不敢抗威權素重則民隸不敢玩一方重鎮始足當之且府衛兼設豈惟今日爲然哉或者又曰廣韶高肇四府近設參將一員於肇慶府駐劄後因征剿甫定遂移於新興縣塘宅堡蓋以清遠肇慶各有兵備道而參將可以當一面之寄也今清遠兵備既移鎮於韶州府不若增設參將一員駐劄清遠如塘宅堡之例較之建郡似爲簡便殊不知武弁之智畧無甚相遠利害所關不謀而同殆將一衛官之魁耳其能挺然以報效自期者幾何人哉譬之治病有宜攻擊之者有宜調補之者參將則攻擊之劑也守令則視病之緩

問不得借此勢費也況有大於是者又何分割之不便而建置之難哉或者又曰我祖宗於清遠設衛卓有深意策勵衛官教練士卒固屹然一重鎮也使須府而後治當先爲之矣殊不知戎伍虛耗無裨實用而衛官多貪婪無恥及池水等鄉里排常與賊交結非其契拜之乾兒卽其耕田之佃戶名爲守備實則串通名爲排年實則窩主聞其每年論刀斂銀爲之納賄於衛門各役一有聲息倏衛飛報已非一朝一夕之故而縣官之權輕不足以壓服之間有欲發其奸者彼必結黨構害而後已安得不束手結舌而任其所爲乎若乃府官名

惟設一府治控山帶江與廣韶相望勢如常山之蛇上足增西北之門戶下足樹東南之屏蔽以七邑而聽命於一府政可自裁兵可自養僚屬之賢否得以嘗試而坐照之小民之赴愬者近而易達以一府而夾待乎衛所藪其戎伍督其操練分以地方參以僚佐緝賊蹤跡可以與知則平時不敢交通有事不敢規避而兵備道又監制之于上如人之一身血脈交通臂指相使庶幾無復後患矣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從加詳議轉行督撫衙門會同巡按御史參之輿論酌以時宜如果臣言可采卽便舉行此豈獨嶺海一隅之福實宗社無疆之

急而制攻補之宜者也一於攻擊則元氣日耗且有因藥而發病者矣孰若權歸郡守可剿可撫相時而動或敷施政教而漸次化導之如龔遂之治渤海今顧無其人乎或者又曰韶南專設兵備整飭兵戎調度府衛偵固幟圍蕩平寇盜皆其所經畧者而清遠乃嘗駐節之地府雖不設可也殊不知本道所轄上自庾嶺下至三水山峒聯絡諸寇出沒無常固有乘隙方奉命以前驅而報之後至者且數處矣吏士甫聚糧以東馳而賊之西走者已數日矣隨捕之兵有限截殺之謂無窮不過往來道路疲於奔命而已又豈能獨爲清遠謀耶夫

懇乞聖明虛心疏　　王學曾

臣等邇日竊見在廷諸臣皆以冊立一事紛紛建言屢瀆聖聽致厪聖怒昨讀聖諭惓惓稍寬朱維京王如堅二臣之罪而猶似以新命旣頒難於挽回如皇上因此一事焦勞已極大小臣工各欲屛恐皇慮以備聖明採擇臣等俱爲寺臣昔在臺班皆有耳目之寄而臣杰起于田野臣學曾拔于罪逐荷錄用之恩豈容默默而已乎臣等繹思建儲重嫡以防僭竊皇上之恪遵是矣然累朝多立長未聞以待嫡而遂稽大典也未聞以元子待嫡年至十二齡而猶未立也又未聞即位已二十一年

福也

四出矣當事者業已奏捷則置而不敢問故賊愈肆橫近年猖獗日甚殆莫知其所終則淸遠乃冦盜淵藪所謂要害之地也嘗以圖志考之天設山川所以界限區宇也大羅山自陽山發脉西抵懷集其左則湟水出焉合雙溪經洸口而入大江連州連山陽山皆在其內其右則懷溪之水出焉經四會合龍江而入大江懷集廣寧四會皆在其內淸遠則居山南[illegible]二界水而處其中者也今與連州二縣固屬廣州而廣寧四會則屬肇慶至于懷集又屬廣西之梧州其隔府也必沿龍江而趨三水乃迴流而盡歷肇慶之西境始達焉大率與連

而猶未立也又未聞以元子待嫡權且封王以俟也夫祖宗列聖家法相傳昭如日星豈慮不及此而何爲早立元子乎皇上待嫡一念至公至仁寧循元子出閣之期而遲以數年不爲不久矣豈又欲待數年而後立乎立則恐中宮有出不立則元子已長兮乎皇上之有所未安于心也乃今諭旨已曉然矣而禮臣猶未奉行諸臣相繼爭執皇上何不深思其故乎臣等非不知聖心之無他也非不知中宮之無恙也又非不知權且封王將來可以待嫡而又無礙于立長也不知元子與衆貿難强同冊立與分封自當兼舉有冊立而後有分封

分封之制乃冊太子之餘也是端其本而及其餘也夫禮有輕有重太子長為重則待嫡為輕孟子論禮而以寸木岑樓較本與末若舍冊太子之大典而創分封之暫規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以權且遷就之說而欲塞天下臣民之從皇上以為可乎不可乎宋臣胡銓有云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以元子而封王雖曰權且恐援諸典制為無是理且從此年年待嫡年年無冊太子之期恐諸臣之年年煩瀆未已也皇上以為可乎不可乎皇上英明天縱高出千古孜孜化理事事可法若新旨堅不可回則將來聖子神孫皆將

曰太嫡以遵祖訓必待有嫡而後可太若元子衆子雖長必皆援皆且封王之例是以皇上創行之制亦猶夫祖訓也皇上以為可乎不可乎洪武朝有給事中卓敬因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乃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尊卑無序將何以令天下上笑曰此言良是吾慮未及此耳今若一併封王則雖稍別等威其勢必至于此將來隱憂蓋有不忍言者矣皇上以為可乎不可乎臣等日夜思維豈能妄為一說以滋煩瀆惟冀皇上虛心法祖早集廷議而于一併封王之旨似不得不收回以浚大計以端大本易曰觀會通以行典禮臣等翹望皇上于此一舉必有大慰天下臣民之心者又何幸躬逢其盛哉臣等干冒宸嚴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一舉足也天地鑒之鬼神臨之若主分祀則時乎
祭天置地祇於何所乎時乎祭地置天神於何所
乎夫謂冬至一陽生陽屬天故祭天夏至一陰生
陰屬地故祭地此義禮者意也以臣觀之黃鐘飛
灰一陽生也謂冬至之氣專屬之天可乎祭天遺
地可乎且陰南旋一陰生也謂夏至之氣專屬之
地可乎祭地遺天可乎蓋陰陽之在天地無物不
有無時不然不可分而爲二也且我朝行夏之時
若用周禮則一歲之祭先地後天于序不順然夏
時者時正令善此古先哲王欽若昊天敬授民時
之綱要孔子定爲萬世法斷斷乎不可易也此郊

祀之禮分祀不若合祀之爲盡善也至于皇后親
蠶母儀盛節所以風化天下韜未嘗勸陛下莫之
行也直謂宜行之苑中不宜行之郊外耳夫苑中
郊外固有內外之防祖宗家法明訓具在誠不可
不念也且親之云者躬親其事之謂問不問其地
之內外也皇后若肯親蠶則堂堂苑中即其隙地
桑園蠶室莫不可設舉而行之天下風聞自足以
勸何必拘拘古禮必于北郊而後謂親蠶乎且皇
后出入妃嬪夾從所用女夫動至數千近者不足
取辦于遠各處婦女不免奔走之勞而廢室家之
修有可取辦不免僱倩之費而傷府庫之財孰若

正禮儀疏　　明　鄧文憲

臣于某月日仰承明詔及見邸報知詹事霍韜都
給事中夏言因議郊祀親蠶之禮言蒙賞而韜獲
罪夫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爲之志上嘉遠
慕銳意復古因言建議喜而賞之之誠是也因
韜與言異遂用言而罪韜臣未敢以爲是也
何也蓋斷禮也言未盡是而韜言未必非也臣
見淺昧且諸臣論右準今其說已詳臣復何贅姑
即其事理至明且切者舉一二爲陛下言之人物
以形相禪其實天地之氣生之也無氣化安得有
形化乎無天地安得有人物乎由此言之父母小

父母也天地大父母也名若虛而理則實也人物
固本于天地然卓冠羣倫首出庶物者天子也故
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名若虛而理則實也陛下
既爲天地之子則當以事父母之道事天地矣臣
嘗伏讀我太祖高皇帝合祭天地之文曰爲人子
致父母于異處安爲孝乎斯言也我太祖深得孝
事天地之道者也此郊祀之禮所以先分而後合
天地之心所以始違而終格也夫天地交而後萬
物成陰陽和而後羣生遂若主分祀是以不交不
和之道事之矣又豈聖人奉順陰陽之義乎且圜
丘象天圓地爲之也方澤象地因天包之也天子

行之苑中一無所害可常可繼萬世無弊之爲愈乎此親蠶之禮郊外不若苑中之爲盡善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夫三綱五常世之大禮不可變者故三王因之至於制度文爲則當隨時損益使合人情安上俗三王不必其皆同也今所議制度言泥古迹稽酌時宜依言者什之二三依稽者什之七八於此可以觀是非矣伏願陛下虛心聽納勿主先入之言期于可行勿拘往古之迹則徵獻令典比諸三王而有光聖子神孫傳之萬世而無弊矣

修人事以消災變疏

明 黃重

臣聞漢儒董仲舒有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今陛下入繼大統政令方新德澤下究宜乎天心悅而休徵至天神感而咎徵隱也夫何一歲之間各處奏報災異如此其多豈羣臣奉宣德意有未至歟抑陛下實德有未修歟不然上天之譴告警懼何如是其頻數歟陛下曰事關朕躬的自有處置內外羣臣宜同加修省是不獨修諸已而又責諸人上下

之間交相儆戒如此天變何足慮耶但臣愚以爲應天以實不以文若遇變而懼變已則忘有畏天之言而無畏天之實非惟不足以弭災變適足以來天殃正仲舒所謂傷敗乃至者也竊觀今日之政其弊固多而其失之大感召災變者有肆曰詔令不常也曰爵賞太濫也曰聽言不弘也曰營建不節也何謂詔令不常伏讀陛下登極詔書有曰京城九門但係正德年間額外多添內臣司禮監照弘治初年例查照取回行之二年軍民稍蘇何近日提督九門則添差鄭潤職司雖嘗據理執奏聖意竟不俞允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

世而不反也今詔令未逾二載而反是反汗也臣望陛下將鄭潤華回此後詔令守之必堅行之必篤凡玩法之徒有所請求查與詔令有違即嚴加重治以塞倖門毋使自我立之自我壞之可也何謂爵賞太濫我國家懸爵祿以待天下之人所以崇德報功礪世磨鈍者也豈容輕以與人何近日壽寧侯無故而封公都督陳萬言未久而封伯宮保濫及於夏臣司丞輒加於陳紹祖蔣泰等之軍職不由於軍功徐光祚等之宮保尤駭於聞見可謂蓋紛如也周禮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又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蓋言慎也

今爵祿之班輕於弊袴是豈朝廷待功臣之體哉臣愚望陛下俯從張鶴齡等辭免革去蔣泰等職事此後愛惜愼重凡親愛之人有所陳乞必敕下該部查奏以爲定奪務以義而制恩毋因情而廢法爵不及於罔德可也何謂聽言不弘陛下踐祚之初許給事中御史直言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是以當時言者凡有所見莫不陳告而陛下亦欣然嘉納近日進言雖多容納者少不惟不納又從而罪之輕則如李學曾等之罰俸重則如劉最之左遷致使智者結舌邪佞並興誠可悲也古人有曰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今臣下建白

每見訶譴是言路塞矣欲望至治得乎臣愚望陛下復還劉最原職補給李學曾等俸糧此後虛心納諫凡百章奏一一聽受言若有理略示褒獎語傷過訐亦賜優容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可也何謂營建不節邇者陛下賞賜皇親陳萬言坊地責令工部緊起蓋房屋物料數多未免取給於民天下之民方脫大工之役困苦始蘇若再行徵厶是猶遺病始愈者負米一石日行百里豈可得哉查得皇親張鶴齡先年賜宅亦待數年而後修蓋今萬言未及二載即爲營建似乎太驟況聞言起自儒素見住房屋亦似有餘何必大爲創

建峻宇雕牆然後爲快哉臣愚望陛下俯順羣情深察民隱將萬言營建物料暫止徵派後待年豐財力稍裕然後爲之毋曰物力未屈徵斂無傷也夫前項四事上干天怒下失人心災異之生良有所自在朝臣僚蓋曾言之屢矣而陛下亦嘗聞之熟而拒之多矣臣猶舉以爲言者豈不知煩瀆之不可哉但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臣列職諫署而有言責之寄者耶苟目擊時弊而不能頋瞻畏畏自保偷安於臣之身則善矣其於陛下委任言官之意寧不負乎臣之於官享祿寧不愧乎朱熹曰有言責者盡其忠韓愈曰君

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此臣所以不避斧鉞之誅披瀝肝膽以盡臣之分也伏望陛下念帝業之艱難思天命之可畏益嚴修德毋事虛文將臣言省覽早賜施行則化災為祥轉禍為福之機端在是矣臣不勝惓惓愛國之至

楚黃劉茂溶定　番禺[illegible]

疏

再陳河道疏

明　陳堂

臣愚以爲今日治河之難者有五曰事權不專也羣策不一也利害不審也錢糧沮格也功罪不核也何以知其然也國家以理漕屬之漕司以治河屬之河道俱以都御史重職奉璽書行事豈非使之各盡其分業無有推諉無有阻撓以共成國計哉乃邇年來輒因河之不治遂於漕司而責之天妃閘以南於河道而責之天妃閘以北畫地旣分

遂成彼已一設官也而或去或留一決口也而或築或否以至有司下吏彼此觀望迄無成功近難部議欲以河道都御史仍照勅書行事而撫屬地方水患又聽漕運都御史從安料理言非相悖而行不免於牽制卽有不治當責之誰且黃河之與淮河其流雖二其爲運道相維繫貫通者則一未有黃不治而可以治淮亦未有淮不治而黃可以無事者也今之議者爲黃河計曰築崔鎭口矣今閘崔鎭而上至於邳州一帶決者不下一二百處大者百餘丈小者亦三四十丈何可勝築也卽築之又何保其不復決也曰復老黃河矣然引黃河東流將必引淮逆爲北向而後可以與黃會而全運道竊恐非水之性勢難成功益退而壅決於宿邳之間不可爲也曰挑正河矣然河之決也由下無所歸故上有所壅今河無入海之路雖使河身日濬奚益哉爲淮河計者曰築高家堰則工費不貲束手無策曰築高寶黃浦堤則隨築隨決漫不可支欲引淮泗而入之江則江上流也而海爲下海近而江遠高寶之間所經興鹽等縣皆爲入海之路豈能盡隄防之而使必逆而南哉兼之草灣海口淤澱如故遂使河身日高黃水日漲不圖爲疏道之計而惟築堤以防之將見堤之高也有窮

而水之高也無限其勢必內灌而幷泗水以趨于淮黃之一日不治則淮之人一日不安枕此定勢也以是數者積時累日坐觀其大敗決裂而不可救此何以哉臣愚以爲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未有有其利而無其害者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則可矣漕渠古無有也自漢唐以來宜莫如劉晏然史稱晏盡得運之利與害各有四當時卽盡以漕事委晏使晏得盡其才固未嘗以利而諱害亦未嘗以害病利也今之司河漕者能如晏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而至河陰鞏洛視前人宇文愷等之所爲者乎每

藉口必曰神河而皆付之曰不可治又曰神禹而不能治不知今之人有能八年於外者乎三過其門而不入乎胼手胝足而不勝勞瘁者乎大抵治河者委於治河之官故事行勘一聽之於州縣佐貳彼以河爲職遂見黃之害而不見淮之害見黃之利而不見淮之利不知淮利而黃亦未嘗不利淮害而黃亦未有不受其害者其治淮者輒委於郡縣之守令彼以守土爲職其所見又復然如之何而不互相持衡莫决也臣愚反覆思惟以爲國家今日[illegible]計莫如特遣大臣集廷臣推議有才望者或見任戶工二部侍郎或曾有事於河道熟諳本勢地利不[illegible]者會同新任河道都御史見任漕運都御史協力共理重之璽書定之期限河平之日照舊分職管理則庶幾乎目前可以一事權可以定畫策可以審利害可以酌錢糧可以[illegible]功罪而俟命於朝廷以行賞罰夫自古成大功幹大業者豈因循掣肘者之所能辦哉今河漕二臣勅書曰便宜部議亦曰便宜而卒不能破格一努力而爲之者終爲文法所拘而不敢自越也語曰役不大與害不能已又曰不一勞者不久逸臣愚以爲誠遣大臣則視河與漕無分彼此視黃與淮無分□越勢可便漕而不便於河不爲也勢可便黃而不便於淮不爲也河道之臣[illegible][illegible]則以漕運之所宜遷就者遏之而使不涉於忌[illegible]漕運之臣抵牾則以河道之所宜委曲者導之而使相忘乎彼己腹心臂指脈理貫通無相滯礙無相阻阨其有狥私害公病人利己者輒得以其理直之而請命於陛下然後可以惟其事之所欲爲而能有濟臣故曰可以一事權誠遣大臣則崔鎮口之應否築塞老黃河之應否開復宿遷一帶正河之應否挑濬高家堰之有無關係淮泗高寶等堤之能否阻遏橫流淮泗入江果否順水之性而無所礙草灣海口何以成功而務補於目前或疏濬或築塞能否可以重舉而取後效折衷議論舉衆誠而量其長短如不出是數者而可以黃淮兼濟則力主其說而在於必行如是數者而皆無益於黃淮久遠之計則博採輿論而務爲究竟必得夫事機之肯綮可以措手然後已臣故曰可以一畫策誠遣大臣則必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江淮河南山東直隸之間備詳要害何者爲支流何者爲正道何以遏其狂瀾何以適其本性是非利害皆燭之於一人淮南淮北皆視之如一體郡邑長吏與夫佐貳治河之屬皆如四肢手足之率相爲用而不相背利在於河者多而漕者少則從其利多

者而不以爲私圖害在於淮者少而貴者多則從
其害少者而不以爲嫁禍利一害百毋以害掩利
害一利百毋以利冒害不拂於人情不撓於衆口
臣故曰可以審利害誠遣大臣則奉命而往以陛
下之心爲心如陛下之親行耳聞目擊確有可據
一手一足一木一石之力所不能辦者皆得以請
命於朝而無所窒礙內而視戶工之臣相爲一體
外而視河漕之臣相爲一家陛下既擇人而用之
亦能以大臣之心爲心聽其便宜行事大破故常
利必期於大興而不惜小費害必期於盡去而無
惑人言其有事在兩可勢不俱全利害相關勞費

廣東文獻二八卷三 題 一八五 源璉

雖度者亦可以詣闕借籌稟受方畧而期於共濟
永賴臣故曰可以酌錢糧誠遣大臣則請命而行
事竣而返功有底績之期事有責成之日河漕二
都御史而下以至於百司庶府卑官小吏苟有一
毫之豎立效勞國事者皆得以其功而敘錄奏議
陞賞其或因循墮塞苟安目前及浪費不貲闒茸
罔效者亦得以其罪而奏聞處治一如沿邊重鎮
或年終奏報或三年類報使人心鼓舞於奬勸激
勵之中而唯吾所聽命然後羣力可協而百工可
成臣故曰可以據功罪而俟命於朝廷以行賞罰
夫由前觀之而今日河之爲患如此由後觀之而

異日河之庶幾如此陛下何靳於一官之命而使
運道民生日復一日無平成之期哉說者以擇人
爲難臣又以爲不然夫堯之知人猶必失鯀而後
禹若慮諸臣之有負任使而寘之不問是因噎廢
食之說也借使所遣大臣名位與河漕二臣不相
上下才識與河漕二臣不相優劣而朝廷顓使一
鼓舞作新之下則河漕諸臣之耳目心志皆爲之
丕振而思以自奮率復尋常之苟安已哉昔唐之
淮西久不能下李愬諸將非不可以計日成功者
乃裴度在廷獨曰臣出而諸將爭功則元濟就擒
矣夫自古成功建業其所鼓舞之機類如此臣誠

廣東文獻二八卷三 題 一八六 源璉

願皇上之治淮南北如唐之克復淮西而特遣大
臣如裴度之督戰也則庶幾河患可息運道無虞
民生國計皆非小補雖有星象之異亦不能爲之
災矣臣不勝激切俟命之至

郊祀疏

明　區大倫

臣聞郊之祭也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以上交於天也饗必躬親斯謂之郊郊而遣代則精誠隔塞天與人不交而非郊矣自古無郊丘代攝之文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以爲王者有故則代行其祭事明攝事非安吉之禮也苟安常無故則先王典禮其不代攝以郊明矣我國家定制大祀南郊前期恭視牲牷誓戒百官乃御齋宮乃奉禮事始事則告廟禮成則告廟此禮之備也祖宗列聖相承未之有改故能馨香上聞靈貺饗答惟武宗恣于盤遊郊廟大禮曠而不舉以致神

人怨恫災害並至可覆視也伏惟陛下嗣統御極欽明文思上帝臨心百神望幸乃者冬至大祀復遣公徐文璧恭代臣不知其可矣臣聞之郊則報本而反始仁之至也今祇祀上帝是也郊則尊祖以配天孝之至也今太祖高皇帝配帝侑神是也禮稱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此豈臣工之任耶臣不知其能饗矣祭義曰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蓋郊祀之禮備物非難致享爲難自非仁孝誠敬精神歸鄉念念不忘乎鄉息息不忘乎鄉事事不忘乎鄉安有能得其降格歆享於冥冥之中者遣代之臣有是耶陛下深居九重燕然自逸誠敬何所鄉而通上帝何所眷而臨臣又不知其能饗矣禮曰神不歆非類王者爲天之子氣相爲合而心相爲通故郊焉而天神格也辟之共子職以養親乃可以得父母之歡心而致其享求之天道豈遠人情今以臣子而攝天子之祭於氣爲非類於心不相貫臣又不知其能饗矣王者事天之道惟儀與誠故兆於南郊掃地而祭其器陶匏其牲繭栗者儀也立澤聽誓皮弁聽報三宿七戒肅恭薦獻者誠也與其儀有餘寧若誠有餘謂神之所享將在誠也今遣官恭代儀則具矣誠於何有臣又不知其能饗矣陛下履天位而治天職

撫御萬方襲休禔福皆天所授也天與陛下以百全之福陛下不能躬一日之祀謂大報何周禮天子親祀上帝一歲凡九陛下歲惟一郊顧憚於躬親耶臣又不知其能饗矣古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則風雨節寒暑時而休徵應之故足貴也我太祖高皇帝洪武十二年南郊自誓戒以及禋燎天宇澄霽星緯昭煥祥飈慶雲光彩曄曜上心甚悅又洪武二十年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陛下敬天之誠所致也此見高皇帝惟躬致其誠故能承百靈之貺也昨者南郊將事之夕暴風驟起震蕩壇壝上帝聰明詎曰無意殆謂

陛下久不親郊也是可不省畏哉緜前言之則代
攝以祭臣懼上帝之不歆緜後言之則衡嚴示譴
臣懼上帝之已怒陛下正宜畏天意之不虛思遣
代之非禮側身修行痛自省改庶可囘天心也太
何遣官復命陛下乃嘉文璧之勤勞進以太師明
旨一下大小臣工無不相顧駭愕不審文璧有何
勤勞而陛下加恩若是在文璧必有悚懼不敢拜
賜者矣文璧之遣代也臣謂陛下旣不親祀聖心
必有歉然不敢自安者今乃以文璧爲勤勞是謂
遣代爲當然也以遣代宜加恩是謂郊祀不必親
也臣竊歎陛下事天之意怠矣郊壇鬱畢可復奠

之異日識正恐書之史冊謂百王禮祀之盛典祖
宗仁孝之芳規自陛下壞之是以重歎臣之嘆息
也文璧何敢拜賜也太師三公之極品不有非常
之德不宜輕予代郊非禮也文璧可得言勞乎如
以代天子之郊爲勞而冒上公之寵是重利陛下
不親郊也文璧又何敢拜賜也孔子曰吾不與祭
如不祭謂不能躬致如在之誠猶未祭也今陛下
未能躬獻於上帝猶之乎未郊耳陛下旣不得成
其爲郊文璧敢自以爲勞乎文璧又何敢拜賜也
天子不親郊甚非美事也人臣爵以太師至榮寵
也奈何陛下蒙不美之號而人臣反享至榮之贈

乎文璧又何敢拜賜也凡此皆文璧或難自言臣
先言之所以發其必辭之心明郊祀重禮不宜遣
代緣此加恩尤不可訓也伏願陛下收囘文璧恩
命講求帝王事天之實力行祖宗親郊之典自今
南北郊禮廟祀時享祫祭必須聖駕躬薦明德則
數年曠典一朝聿新克享天地祖宗之心徧致神
祇上下之格臣民胥悅鬼神降福而休徵協應矣

廣儲教禆纂修疏　明 林培

臣聞國之有元良猶家之有嫡裔所以承宗祧啓後昆而衍無疆之福澤也故庶人有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非苦之也欲其成德而保家也況天子之子所保者宗廟社稷之祀所係者四海九州萬衆元元之命而教之可不詳乎頃者皇上特出睿思詔皇長子出閣提調則用輔臣講讀則選髦士官至備也自初出以至日御自誦讀以至溫習儀至具也禮式則斟酌於東宮親王之間規至愼也行見儲德日新儲聰天啓駸駸乎宗社萬年之庥矣臣復何言哉但臣聞帝王之學不在尋常章句

之中而在方寸本源之內論教之方不在講讀斯須之頃而在朝夕浸漬之間臣見禮官所定儀注辰而讀已而講至午則退矣不知既退之後與皇長子居處者何人哉得無賢士大夫之講讀未幾而中官內侍復叅錯於其間乎臣謂元儲出閣正曠典創舉之日九廟神靈降鑒之時宏大破拘攣一修三代故事令講讀官六人更番直宿毋辰讀已講而遂罷如謂皇長子淺居內庭非臣下所可到即文華殿東廂爲皇長子燕寢之處亦無不可講讀諸臣皆作養多年素負格心之學者慮無不德益書以禆論教但儀節繁則情意難孚體統峻則規誨難入宏將從前所定儀注畧爲減省繁文俾皇長子之於諸臣畧崇高之勢藹然師保之相親諸臣之於皇長子忘堂陛之尊油然精神之相貫又令閣部大臣選天下有道術之士與皇長子居處所選者不論顯晦不分朝野務得學問淵源制行端方之士以弼成儲德國家有道之長將賴於此乎臣又見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陳于陛奏修本朝正史此表列聖經綸以示憲章於四海垂彝則於萬世也豈不稱鉅典哉顧國家有一二典禮先朝未見舉行者宏及時釐正之太祖臨御天下三十一年建文則四年也今以建文之行事而

附之太祖之年號矣景泰帝當國家多難之時能過强□於直北回鑾馭於沙漠非大有功於宗廟哉君臨天下七年不得列羣宗而安廟祀獻皇帝誕育皇祖爲我朝中興之主立世廟於宮中祀以天子之禮情文既允愜矣惜當時在事諸臣不能通達國體未嘗君天下也而列九廟之中嘗北面武宗也而躋武宗之上夫史以傳信建文年號不復非所以示信也史以崇功景帝廟祀不釐非所以昭功也史以正分獻皇廟祀不修非所以明分也三者關係非小昔年布衣譚清海會言之給事中駱問禮曾言之浙江鄉闈又曾舉以策士矣豈

非四海臣民日望釐正實有待於今日哉臣又見
㑅次纂修所用中書儒士率臨期考選實啓倖竇
以臣愚見與其考之臨期啓營剌之門孰若掺之
毆穴廣旁招之路故秉筆諸臣天祿石渠之間彬
彬濟濟無容議矣章布博雅之士所用掺尋典故
者代不乏人莫若令廷臣各舉所知併行兩直隷
十三布政司各舉一二人或三四人起送赴部量
授試中書職銜使分局執事俟編摩既成之後方
准實授苟非其人不必强舉庶弓旌之招及於藪
澤而一得寸長之士要皆有裨於實錄矣夫從前
而觀勤直宿招俊乂為儲德之資繇後而觀釐缺

典校逸才為編摩之助乞敕部議如果臣言可採
斟酌次第施行宗社幸甚典章幸甚

杜亂萌疏　　　　林　培

臣以一介艸茅荷蒙聖恩拔居言路夙夜兢兢勉
效涓埃以副任使從前條議畧見施行近為兵部
黃廷檀濫內臣恣溢臺諫諸臣未言臣亦未言皇
上於諸臣斥逐謫降有差臣得及於寬政薄罰供
職是臣今日以往之官陛下所賜也臣一日未死
之身陛下所畱也陛下不奪臣官臣何敢愛官以
負陛下陛下全臣之身臣何敢愛身以負陛下況
陛下既罪臣等不言臣復有言不盡是益其罪也
臣之所言不出慎喜怒審好尚辨忠邪飭採織之
四端或匡捄於聖怒方殷之中或條議於聖心未

萌之日强之以所不為止之以所不能已逆耳批
鱗罪當萬死臣不難一死以悟君心言行身死死
有餘榮言不行而生生有餘愧請盡言無諱而陛
下留神終覽焉天子喜怒上通於天喜怒當則天
地之和氣至喜怒不當則天地之乖氣至國家承
平二百年佞倖不敢有所播弄奸雄不敢有所睥
覦者以一線言路足摘姦憸而防壅蔽耳自陛下
有宥言官之言雖不盡納然一事失錯罪止一事
少者一二人多者三四人未有一事而波及三四
十人者閣臣揭捄雖不盡行然必畧寬一二未有
因閣臣之捄而反加重者頃為軍政內臣之事陛

下赫然震怒斥吳文梓劉仕贍未已也因而斥區
大倫張同德又因而斥俞价强思又因而斥南北
臺省耿隨龍等二十三人挫折亦太甚矣閣臣揀
之不聽九卿揀之不聽閣臣再揀而邊方之旨下
矣九卿再揀而削籍之旨下矣中外臣民轉相疑
惑謂陛下平日敬禮大臣胡然一旦咈忤若是言
官職司耳目胡然一旦挫折若是意者陛下意有
所欲爲恐諸大臣諸言官之防己也先示以必不
可犯之威杜大小臣工之口然後惟吾所爲而莫
予違乎且區大倫張同德固曾論俞价
强思固曾論沈思孝江東之者陛下不加罪於抗

疏建白之時而加罪於當言不言之日中外臣民
又轉相疑惑謂耿隨龍等二十三人必其平日有
宅論列不當聖心特借不言以去之使進不蒙直
諫之名退甘受竄斥之辱於是人人以言爲戒恐
人主不聞其過非社稷之福也夏之臣等五人以
掊賦被斥人將謂天子貴貨而賤耳目之臣非所
以令百姓見四𡰥闢也不崇朝而斥逐臺省三十
四人非明盛之世所宜有也臣願以一身性命贖
諸臣之官夫諸臣止於去官而臣願以性命贖之
者誠見閣部大臣累疏爭之不足惟一死可以悟
君心臣死而君心悟國體全賢於生也然臣雖死

矣詎敢一日而忘陛下之恩哉審好尚辨忠邪節
採織之三事請畢其詞焉臣謂好尚之當審者蓋
有感於刑部司屬之以掊贓獲譴也夫費甲金隱
匿逆竪贓物皇上追究之爲正法也非貨之也刑
部連日比併未有實跡具疏上請其中蓋有不得
已矣彼司屬獨不見巡城之五御史乎豈其不愛
一己之官而苦爲費甲金回護情固可推也陛下
於司屬則降級調外不諒其不得已之情於堂官
則姑且不究不全其大臣之體恐其足以傷於明
而累於德也且追究不已必致賠贓賠贓不已必
致株連京城內外纍纍桁楊以足原數將無令輦

轂百姓歸怨於陛下乎傳播四方將擬陛下明溢
懲姦之美而昭其違不類之徒妄爲揣摩必有以
某人當沒某人當抄惶惑聖聽者流禍可勝道哉
所損聖德不既多哉臣願陛下宥司屬徐維濂之
官以明上意之爲法不爲貨使聖德光昭不失顯
名於天下臣以偏犯獲罪雖死不憾臣謂忠邪之
當辨者蓋有感於沈思孝因諸臣罷斥而揚揚見
朝也夫沈思孝江東之李植剛很小人傾危變詐
天下之人皆知之臺諫交章彈之臺諫論疏十不
一下思孝東之反辱而論十疏十下陛下得非以
思孝東之可用而欲重用之耶夫正人必與正人

爲朋以丁此呂之大姦大貪而思孝東之曲爲庇
護至與尚書孫丕揚相訐也則思孝東之固姦之
魁而貪之首也又不覩進退之難易乎難進易退
者必君子也蒙面厚顏不知人間羞耻事甘進不
止者必小人也今丕揚杜門半年辭疏十上必得
去而後已思孝則欣欣于俞价强思鄒廷彥黃運
泰馮從吾等之去謂皇上不難罷言官五六人以
安我心此從前相臣所未有之殊眷也朝廷之上
惟吾所爲無不如意矣于是揚揚見朝廣侈得意
明示天下莫敢誰何使洗思孝江東之李植柄用
必將去其所惛而拔其所愛去其恬靜而方正者

拔其陵鑠而荼毒者凡逆理亂常不利社稷不利
生民之事皆導陛下爲之以竊威權而固祿位此
三人手段也只今議論繁多國是靡定惟是忠邪
未辨耳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非
陛下超然朗照獨斷宸衷則無以別忠邪而定國
是陛下試取丕揚思孝東之累疏讀之丕揚一意
求去别無摭拾惟恐上意之不允思孝東之則兇
憤拂擠姿逞狂鋒惟恐上意之或允人品心術一
覽自見古稱爵人刑人必稽之國論而始定今四
人之中孰爲國論之所共與乎孰爲國論之所共
擯乎偕是數者君子小人之品定矣君子進而天
下之爲君子者雲附而影從小人進而天下之爲
小人者朋呼而類集此世道升降之機國家治亂
興衰之故宗社生靈休戚安危之漸皆決於此也
願陛下留意熟察於君子而任之不疑於小人而
退之必遠以自爲社稷計毋兩賢而兩全之以釀
無窮之害臣以觸犯獲罪雖死不憾臣謂採織之
當節者蓋有感於撫按之爲織造罰俸也陛下織
造羊絨撫按以地方災疲請而不納矣採買回青
部科以事干外垦請而不納矣潞廣撫按以魚鮓
罰俸矣蘇松撫按以織造罰俸矣通判以織造削
籍矣應天織造分四運而費至十萬矣夫撫按爲

陛下肅清百僚澄清天下豈飲食衣服之是司通
判雖賤有司存然民社攸寄非止段匹一事也爲
一服食之故而令撫按蒙罰通判褫職是陛下所
用以彈壓地方者日奔走以供御服之需而不足
郡邑之官親民之吏舍其職業竭民膏脂惟求上
供無負以逭已罪非所以彰陛下卑服即功約已
厚民之休美也况陝西外遭強鹵百姓疲困不支
必折而入于鹵撫按控請之辭備悉艱危困苦之
狀回青原非中國所有應天一年而加至二萬五
千餘兩雖所費者工部之料價而舊京民力已殫
嗷嗷之聲盈滿道路矣爲羊絨而令邊鄙之民甘

心以淪于巳爲句青而令好奇之聲交騰於外國爲役疋而令簡書之臣不安其職郡邑之吏莫必其命竊爲陛下不取也庶人必保其家然後飲食衣服有所取而不竭天子以天下爲家靡外府之財竭百姓之力以供服玩之奇年復一年極斂不支恐室家自是不完天下嘖嘖多事矣飲食衣服豈日可缺臣不言停而言節誠不敢望盡如國初之舊但遏撫按陳請部科執奏必令查陛下卽位初年之數過溢則損之復陛鎭黙之官罰俸之令毋及於撫按生靈受福無量臣以觸犯獲罪雖死不憾抑臣又有隱憂出於四端之外者陛下設立

閣臣非以託腹心乎設立六卿非以寄股肱乎設立臺諫非以逼耳目乎設立撫按非以示彈壓乎陛下初年信任大臣優容言官撫按條議間有施行天下想望太平之福邇年以來宰執難售造膝之謀臺諫難進犯顏之規撫按爲百姓請命任冤鳴而不恤執法而抑豪強則逮繫隨之是陛下視大小臣工無一可信也不信宰執不信六卿不信臺諫不信撫按陛下所信者誰乎天下無事則已有事臣見陛下孤立於朝也臣以嶺海疎賤待罪言官憫時事之日非恐皇心之未察又見諸臣連篇累牘陛下庸若罔聞反復思維非剖心無以明忠非捐軀無以悟主陛下操生殺予奪之權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石之所壓無不糜滅者敢以死之一嘗試於陛下哉憫時憂國觸目激衷耿耿丹心不容已已伏乞聖明少加裁察下閣部覆議如果臣言可採將一時斥謫南北臺省三十四人倂捜贓司屬織造府佐各復原官或量加罰治以示懲創孫丕揚沈思孝江東之李植分別忠邪定其去留毋或疑貳各處採買織造查萬曆初年數目施行而後治臣冒犯天威之罪死不足爲臣患亾不足爲臣憂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不足爲臣辱言官死言死其職耳皇天后土鑒照臣心臣無

所係者棟惕於雷霆之威震悸於死亾之誅緘口結舌上負天子以愧生平臣死不敢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三大典禮疏　明　譚清海

布衣臣清海謹奏爲應詔陳言正典禮以垂萬世事謹按我太祖高皇帝奮起淮甸定鼎金陵一傳而至建文君任用腐儒紛更法制剪忌宗藩成祖文皇帝於是訓兵除之遂卽皇帝位悉復洪武舊制如初夫建文君變亂成憲罔皇祖之罪人矣臣則以爲成祖未卽位之先建文君猶君天下也四年以來其措置雖不足觀然有一日之君必有一日之政事而使之湮沒不傳將來者何以徵也高皇帝聖神文武動罔不臧今以建文君之紀而貫於洪武之年號後世疑以傳疑將無以其所過舉

者而誣之我太祖乎且洪武三十一年爾今曰三十五年是實天之後猶能撫綏四海統理萬幾此必無之事難以示信也請敕令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以建文年號復告高廟而追諡之庶幾文獻足徵可以信今而傳後也又按土木之難爲國家大變當是時社稷爲重君爲輕使非景皇帝預登大寶臣恐天下之事難言之矣獨不見宋人靖康之禍耶及英宗皇帝駕還景皇帝迎拜相持而哭推遜良久授受之意昭如日星一旦不豫英宗復位此天之所順也人之所歸也而賊臣徐有貞輩適貪天功以爲己功首倡奪門動搖國本駕言定策徼取侯封構骨肉無已之禍端損國家萬年之元氣遂使景泰七年君臨天下之號一旦改除于謙社稷之臣竟死刀下每讀國史流涕傷心不能不於羣姦焉飲恨也英宗復鑒其誣深懷怨悔未及改遽爾上賓憲宗敦念親親用成先志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然而未得稱宗未饗太廟歷朝因循實爲缺典夫人臣有功於國者猶得附饗於廟而況正位于九重之上內輯億兆外當强敵七年之間社稷攸賴以德而言德在天地以功而言功在祖宗不幸晏駕一二讒賊之臣廼隨而媒孽之遂至不得以列羣宗而安廟祀孔子所謂正

名之義安在哉今陛下卽位之始正宜崇典禮以一人心盍亦明詔中外曰景帝臨御天下七年屬國事多艱惟帝其能勘之宗社繫焉其以恭仁康定景皇帝謚爲某宗祔祀太廟以正一代昭穆之倫以敦萬世宗親之義仍以于謙配饗用報有功復敕有司褫奪有貞之罪削其官爵夷其墳墓以爲將來不忠之戒庶幾祀典可明而典刑可正也又按太祖高皇帝首建太廟爲同堂異室之制而奉玄恆裕淳四帝居之成化間九廟已滿下詔議祧於是以玄皇帝爲始祖以太祖太宗爲世室於寢殿後建祧廟羣主以次遷入焉至嘉靖十七年

先帝斷自宸衷獨奉高皇帝爲不遷之祖改號太宗爲成祖復上獻帝爲睿宗而並附九廟祀焉夫太祖有功於天地創業垂統爲萬世計尊之爲始祖禮之正也獻帝篤生聖子入繼天朝我先帝一念報本之心不能自已而尊之爲帝祀以天子之禮此猶可以義起者若陞祔九廟而與列聖并饗臣不知於義何取於禮何居於天下之分奚辨乎昔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是天下者太王王季文王之天下也故武王得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也猶我太祖之追尊四祖者也今先帝所嗣之緒果纘之獻帝乎抑纘之祖宗列聖乎

使纘之祖宗列聖則先帝之天下祖宗列聖之天下也先帝不得而私其親也今而饗其親於九廟之中則是先帝之天下既受之祖宗列聖矣而復受之獻帝謂非有兩統乎此一人之私也非天下萬世之公也我朝之制子爲天子其母獨稱太后不稱后不稱后不得並嫡同饗於是有奉慈之殿所以明微也陛下謂君臣之分與嫡庶之分奚殊焉獻帝本安陸之藩王曾北面於武宗者也今陞祔九廟而與羣宗並列則是偃然居武宗之上矣爲天子之母者不可以庶而並嫡爲天子之父者獨可以臣而尊君哉是可以例論已臣聞獻帝在藩邸時克遵朝廷制度惟謹天下稱順焉故於其崩也而武宗謚之曰獻夫生而能恪守藩臣之禮未有死而肯倒置冠裳者也今偃然居武宗之上臣恐獻帝在天之靈必以上下之分不可踰也禮義之防不可越也祖宗相傳之統不可私也將蹙然不安於其位矣夫祭者所以安先人之神也既蹙然不安於其位則又何愛於祔饗何取於太廟哉陛下方將秉正奉公爲天下矜式必不以私親之故而廢禮其敕禮部會多官集議再訂廟儀務求典禮之正庶於祖宗祭統不至生嫌獻帝神靈得以安饗而亦不失先皇尊親服親之心祀典繇

是而正禮義繇是而安天下之分繇是而辨而萬世人心之公定於此矣臣學不足以稽古識不足以通今而於此三事深知其爲我國家之大計伏惟皇上俯聽焉

擬親郊登陛疏　祇陛　明　林熙春

臣本暨儒不意叨陪禮樂之司幸遇皇上龍飛特舉親郊曠儀正所謂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興千載一時也第日見禮部題發儀注與本衙門太常紀所載多相符合祇有登壇一節禮部主登西位太常紀主登午陛此處關係不小臣竊疑之向未敢以請至本月二十三日臣合衙門同官前往演禮見午陛卽中陛也郊廟一體臣適駕享廟有年見皇上俱從廟右門下輦從左門而行登左陛入廟拜位居中始終出入不犯中陛一步蓋其愼也今圜丘正位在上配位居東倘就午

陛升降恐進陟直衝退亦稍背何其與享廟異況立不中門孔子猶致謹于國君之門而此何地也上帝臨汝太祖配天正一舉足不敢忘帝一舉足不敢忘親時也合無駕入昭享左門甫至壇前導者導登西陛至二成轉東而就拜位每一獻俱從西上正位獻畢從東陛下而復拜位非惟不背上帝抑龍步東行亦且不背太祖也此不過一轉移間耳夫行不可中矣而拜位又居中何也蓋拜位乃對越之位與進退不同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凡此皆對越之說也說者又謂二成左右各有從位幃幄陳設之外餘地無幾

且係分獻官行禮之次不便龍行則亦宜倣太廟中陛規式將圜丘中陛三層稍爲增廓中鐫雲龍山水虛之不行惟左右各砌數級約寬六七尺以便聖駕升降三獻俱從右級而上左級而下庶幾一升一降俱于中道無犯或亦存敬天尊祖之精忱也由前之說則爲禮之至當然猶恐地狹而難于行也由後之說則爲禮之就簡然猶恐時急而難于改也考之古禮圜丘實有八陛有八陛則有中亦有左右矣世廟中興而當時議禮諸臣此一大節尚未議及至今猶有異同如此臣聞非天子不議禮今皇上堯舜之君也至敬格天大孝格祖

倘自今日定之後世將取則焉所爲建天地質鬼神考諸三王而不謬俟諸聖人而不惑者非皇上其奚屬耶伏乞皇上勅下該部議妥施行

仲捄言官疏

明 林熙春

臣等待罪瑣闥媿無表見日者皇上斥去兩京科道至三十有四人臣等過蒙優容存留供職卽揹頂踵豈足以報陛下惟是官以言設職以言盡而諸臣既以不言斥矣臣等顧影增慚氷兢蚊負日求所以拾遺補闕責難陳善以不負聖明廣厲言官至意而誠意未孚天威正赫扣閽尚有待也頃者河南道御史馬經綸慷慨陳言忠誠報國臣等私竊自慰謂皇上誠罪諸臣以不言矣幸有敢言如經綸者計轉圜止輦或旦夕可望乎迺吏部接出聖諭經綸竟從降調聖意深遠未易窺測其果

以言罪抑乃以不言罪臣等未之解也臣等象上之指若水之在盂方圓易嚮其當以言爲戒抑仍以不言爲戒臣等未之解也且同一言官也前所處者既以不言被譴今馬經綸也又以敢言獲罪旬日之內詔旨數更一人之身進退維谷受諫則如蔣石發號則如反汗此又臣等所未解也夫經綸之敢言與前勾去諸臣之不言無兩非之理也陛下斥不言者又茹納所爲敢言者則諸臣將飲炭吞刃訟緘默之愆陛下逐敢言者又棄置所爲不言者則諸臣且借口揚𥕛收戇直之譽弟諍臣得以收譽則人主不能辭愆臣竊謂陛下之計左也昔唐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則內自省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亦不以爲忤又嘗問魏徵曰此來朝臣都不論事何也徵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今陛下英明神聖固薄唐太宗而不爲者也倘果以不言者爲溺職則臣等不難爲諍臣杰士進危明憂盛之苦辭果以敢言者爲忤旨則臣等不難爲諸臣媚子效希旨望風之故智顧諫佞取寵則禍歸于人主而利歸人臣批鱗折檻則禍歸于人臣而利歸人主兩者相去天壤懸隔臣等功名富貴之念非與人殊死生榮辱之念非與人殊然寧爲此不爲彼者二祖列宗昭監

之靈在上二百餘年養士之恩在下淸議在前信史在後不忍負陛下且不忍負此生耳有如人諾人趨旅進旅退倏而京堂倏而開府又倏而入座長安道揚揚意得臣等非有胃無心豈不羡慕而顧爲此九死一生之拙計哉忠于謀國則詘于謀身在聖明一加察耳臣等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楚黃劉茂溶定　　番禺[illegible]選

疏

正綱紀厚風俗疏　　明　區大相

臣聞蘇軾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實無亂之形是爲難治難治者衆人所熟視爲不足憂而老成長慮所爲蒿目而思焦心而圖也今夫人之致病也有原而治病也有術有人於此其飲食起居素無恙也一旦凋瘵耗瘵盡反其常此其中必有以受病而不能告人者矣不察其治之之術而苟安旦夕以幸其無事必至立斃而後巳夫

國家之治亂何以異此今天下遼薊宣大憂邊淮徐憂河吳越荊蜀憂饑饉地震川潰人妖物怪在在而是疝癖如病人岌岌汲汲亟爲之圖而議者以爲此皆無足深計何也天災時變何代蔑有□□之䟦梁黃河之衝決饑饉之頻仍一疆吏牧守事耳臣以爲受病之原有在此不在彼者故嘗謂今天下之病莫大乎紀綱之廢弛風俗之澆漓而世且怙然安之也昔人以紀綱譬人命脈風俗係國長短此非細故當今百僚奉法四海嚮風可謂上有紀綱下有風俗而臣以爲弛且漓者竊見邇年以來臣工異意處士橫議體統凌遲是非倒置下侵上賤逼貴筮仕而詆朝政之闕庶僚而操公卿之權至如士卒辱將帥豪右凌有司轉相效尤非盛世所宜有貪墨敗節僭侈踰制流言煽惑讒說殄行同巳則譽蕕爲薰異巳則變白爲黑或以投揭傷善類或以傾危亂國是綱頹紀弛風靡俗澆使賈太傅見此痛哭流涕又當何如長此不治害將安窮肆且移及國運矣臣竊憂之然皆積漸而然非無因而至方今恬熙既久奸僞萌生朝廷之上姑息偷窳而少赫然獨斷之意閭閻之下挾奸任智而無憬然奉法之心上姑息則法守壞下挾奸則好尚頗夫馭悍馬者利其銜策矯曲木者致

其繩墨臣以爲欲正紀綱莫如嚴法守欲厚風俗莫如端好尚欲嚴法守端好尚莫如肅官常厲人心欲肅官常厲人心莫如正朝廷今法守之不嚴非一日矣臣下相訐彼此互爭是非固在朝廷也玆者大臣引過以遠嫌既溫旨留之小臣侵權而沽直又溫旨容之正人指邪人爲朋勅下該部邪人指正人爲朋亦勅下該部此曰崇體統彼曰開言路朝廷曾不能出一言別忠邪明黜陟是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也如此而望紀綱之正難矣今好尚之不端非一日矣壬朋比德邪枉任情趨舍固在朝廷也玆者欲官無貪墨而入市攫金者營

邊欲下無僭侈而帝服后飾者不禁上本意明公
道也而流言譏說者充塞於路衢上本意持國是
也而投揭拼陷驕人於白日朝令而夕犯此禁而
彼發朝廷曾不能降一詔檄功罪定習尚是慮河
之決而自潰其隄防也如此而望風俗之厚難矣
夫朝廷元氣也紀綱血脉也風俗營衛也有元氣
以運血脉役營衛然後通流聯絡而無底滯偏勝
之患故嚴法守則紀綱自正端好尚則風俗自厚
昔人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萬民蓋謂此也臣誠
願朝廷奮勵精之圖黜委靡之漸明賢奸之辨闢
正直之門祛蹶蹩之見絕傾險之媒毋以姑息傷

大體毋以隱忍啓僥倖示臣工以師師濟濟之風
布天下以蕩蕩平平之政上行下效臂運相從則
紀綱既弛而復正風俗既瀉而復厚雍熙悠久之
治莫過乎此惟皇上採擇焉

因旱修省陳言時政疏　明　區大相

臣昧死言臣聞王者在上天無愆陽五政惟時甘
雨乃至凡災祲之來未有無因而然也今年自春
不雨徂于仲夏旱魃爲虐風霾晝昧日黯黯而復
烈雲垂垂而欲斂雖爍石流金未若此甚而燋禾
殺稼已覩其漸百姓以爲湯之七年宣之太甚聖
世不免羣情洶洶皇上惻然深念惕然遠圖下罪
已之詔廣直言之路減膳宴撤鼓鐘薄稅斂賑飢
窮宥死緩刑蠲逋寬農又分敕百官省過滌愆罔
愛珪璧遍于山川斯亦憂勤之極思修禳之至計
矣然而霖雨未降豈天道遠而難格人事修而靡

應耶臣觀天人之際最爲不爽未有感而不通者
意者修省之實未盡乎所謂修省之實未盡者時
政之疵繆而乖和元氣之鬱塞而致眚而一時廷
臣建言不曰褻職有闕則曰某弊當革某罪當議
或者爭體統於毫末較是非于錙銖若是者不知
果足回天變而叶休祥否臣謂天下猶人身然朝
廷腹心也臣工手足也流通于腹心手足之間則
元氣是已不幸有寒暑疾腹心未嘗曰此予足不
善護衛也手足亦未嘗曰此腹心不善調攝也相
與維持元氣善厥身而已臣聞桑林躬禱十里來
雲彼剪髮割爪雖史氏浮談而所謂六事自責者

輿可上答天譴宣王側身修政亦曰我心憚暑憂心如熏未嘗諉責於其臣也遐想其時公卿百執事一體交儆未嘗歸咎於其君也蓋不敢以修省祈禱爲彌文也今天下政之無節民之失職亦多故矣大者如讒說之殄行也朋黨之害公也詔諛之蔽明也貪墨之殃民也刑罰之不中也獎賓之蠹財也淫末之傷農也皆足叢民怨而干天和當事者固泄泄然民譎滋於下而不恤天變儆於上而不悟臣未得其解也陛下祈禱之詔屢下修省之詔又屢下而天猶不雨毋但曰此奉行者之過歟夫下之與上猶地之於天天地交然後元氣通

元氣通然後陰陽和雨澤降繇此觀之天地解而雷雨作上下交而膏澤流必然之理也今陛下端居淺念一切起居聽睹喜怒之節臣下未必知也諸臣展采在列一切忠佞毀譽白黑之辨陛下未必知也四方水旱利病部臺使者關白六尚書省六尚書省關白內閣不過御前一批答而已未必詳閱也詳閱矣未必與公卿大夫一討議也上下之情可謂通乎一遇災變上固曰此必有任其咎者過不獨在上也下亦曰此必有當其責者過不獨在下也間有修省祈禱循故事耳臣故曰未盡其實也夫上下之情不通則陰恆伏陽恆亢而元氣不流臣嘗攷洪範五行曰旱所謂常陽也君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臣下悲怨而心不從故陽氣盛而失度京房災異對曰人主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今明良一德何遽至是然臣竊慮其然者正謂元氣之貴通也臣又聞旱有三救之皆在人蹇陽肆凶下土秪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饑是謂天旱然可以仁洽也君道熾矣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爲時厲是謂國旱然可以德沃也邦璣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爲陰是謂人旱然可以政皐也故欲雨澤時莫如修德政修德政莫如調元氣調元氣莫如通上下情陛下誠覃恩上理大吏

化紘日御朝講嘉與三事大夫計議得失省所以致災之繇求所以弭災之道上下交儆則元氣流浹陰陽和暢然後天變可回休祥可致矣

請亟圖修省疏

明 何熊祥

臣惟自古災異之見告無非天心之仁愛故在久安長治之時天心恐其易狃也則出災異以警之所以欲其厚終在繼體嗣服之初天心恐其易肆也則出災異以惕之所以欲其虔始善承天心者必于始焉致其慎也我皇上凝圖御極以天啓改元實自今歲辛酉始乃開歲未幾而遼東以日暈告矣京師以風霾告矣夫日者君之象也暈則其徵爲蒙爲塞何以不于京師而于遼東也意者蒙塞之徵至遼東而極乎風者四方之象也霾則其徵爲昏爲翳何以不于四方而于京師也意者昏

翳之徵自京師而起乎臣不習占驗焉知天道然以皇上撫運方新而變已見於天夫非仁愛之至惕之以不得肆何以致此皇上無謂吾之福德如日方升吾之政教如風方動也當思遼東日暈爲天啓紀元始有之日變又思京師風霾爲天啓紀元始有之風變則知天心仁愛自此而始而克謹天戒者亦自此而嚴詩不云乎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挽回天變轉災爲祥莫如用敬皇上亦惟敬之而已矣故以端治本則未萌之欲宜防以握治樞則城社之蠹宜清以熙庶績則道揆法守之不可不修明以銷外患則練兵措餉率作責成之不可可不亟圖總之一念敬肆治忽攸關古今守成令主莫如成王其訪落之詩曰維予小子夙夜敬止臣願皇上之師成王也敢以敬之一言爲皇上修省之助伏惟聖明省覽焉

修省宜亟疏　明　何熊祥

臣等竊謂天心仁愛人君災異之形明示以可見乃於近則見於遠則不見者其仁愛之意尤較著也赤烏夾日以飛惟楚見之見在楚則不必見在列國也可知緜斯以觀南北異占亦無足怪臣等未敢以失占爲監官罪者此也然臣等伏思春秋時列國各君其國其以境内見不見占吉凶也固宜乃皇上統一函夏豈以其見于北不見于南遂謂無傷耶夫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即薄蝕有常度猶謂陰脅陽臣侵君之兆矧暈下有珥有背有青赤黃氣色可不謂非常之變乎臣等不習占

驗未敢妄言事應惟遡考載籍則晉之建興唐之天復咸有此異彼以衰世末造君昏政亂見棄于天亡不旋踵皇上聰明神聖自謂超軼百代乃譴見于天者亦與彼末造同象變不虛生可不深思其故耶年來星隕彗見風霾水赤物異人妖所在見告而皇上恬然若罔聞知天意若曰宮闈之外目不及見耳不及聞災異之奏視爲紙上陳言今輦轂之下巳午之交舉頭即是舉目即覩庶幾亦悔禍之延而省改乎故垂象以顯告之不必見於南而見于北則耳提面命不加於此仁愛之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此而克謹欲不轉災爲祥不可得也此而玩忽欲不自絶于天亦不可得也臣等聞之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日應天之實安在惟願皇上復行初年之政而已皇上初年朝講不蚤御乎郊廟不時親乎閣臣不備位乎大僚不師師科道不濟濟乎章奏不速下乎何至今而倦于勤一人不用一事不行也今惟虔始厚終盡復初年之政以及發内帑起廢官釋纍臣諸大事一併舉行聖心一轉移間皇靈不期暢而自暢天心不期孚而自孚又何災之不轉爲祥耶否則謂人言不足恤謂天變不足畏省悟無聞怠棄如故儆予之天且轉爲怒予之天其禍不至于晉唐季世不止天

事尚忍言乎哉臣等遇災思懼不識忌諱干瀆天聽無任戰慄激切待命之至

乞歸養疏　明　何熊祥

臣嘗學易至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直以爲白駒空谷考槃在澗之流乃近世儒臣之說謂卦五爻皆幹蠱而上九獨取高尚蓋上九處卦之終當父母耄期之年而高尚不事如禮所謂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是爲不事而可則非泛然如投淵洗耳之爲也臣謂此解似爲得之不然六十四卦之爲上九多矣而不事之高獨繫於五爻幹蠱之上九豈無取爾乎臣蚤歲通籍雖漫無幹濟而歷事三十餘年臣父壯年誦讀未展之志亦以少展今

臣父母已年近八十亦一子不從政之時也而臣爲獨子子不從政非臣而誰此臣之求去不惟例之所許亦禮之所宜也臣雖不敢侈言可則而可歸郎歸無自越禮爲當世羞抑亦臣之所以報聖恩之萬一者乎然而臣之情又在小雅四牡之末三章矣伏乞聖明垂亮俯准休致侍養以禮優臣深於以官畱臣也

限田疏　明　李待問

臣謂限田之說蓋因井田之不可復而思以齊一天下其說始于漢董子既而爲代田爲度田爲均田宋室又爲方田公田其利害可較然睹矣皇上裁成天地之道以左右民行臣酌議俾有位無得多取所以砥臣廉豪強無得兼併所以域民法甚盛衆也臣稽古證今思得一當以習聖明德意永樹無前之畫展轉籌度浹數旬于茲念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今舉天下之大臣民之衆而酌其常生之業甄陶之齊以一切之限必欲法立而能行法行而可久正有不容不商求者請畢其說夫南

北地利懸殊不啻十百千萬之數郎一縣田土攸異亦有金銀銅鐵之差等而上之三四十金纔得一畝也等而下之止取承稅即數頃可以無價得也至於小畝大畝之異田皮田骨之分習以俗殊事沿時異挈長度短彌難一律此地利之可商者也縉紳之子爲士爲庶官爵之等時降時升將朝暮而品位迭更抑存歿而多寡驟改舉其始而棼其末則非法必寸寸尺尺而度之日不足矣此人事之可商者也有限之法必有附於限之內又有逃于限之外勢必逐戶而聚逐地而稽逐人而按戶有詭寄瓜分之殊地有越邑隔郡之別尋聲步

影引繩批根肯告之門一開擾弊終無紀極將中
富不能安其田畝而刁民益得肆其奸欺此聚田
之可商者也限田所溢既以歸諸公家而溢田所
耕仍必責之貧庶彼推出者必非良畝而任耕者
豈易承當將膏腴投袂而爭而磽瘠探湯而避責
之則遜爲無力不責之則賦何從供今海內包無
田之稅守不耕之田亦甚多特以稅額有定引分
自安耳其限田之名將啓其逃賦之實此餘田之
可商者也限議一建隨在省直必講求乎限之數
與經畫乎限之宏綜覈乎限之人糾懲乎逃限詭
限之法由部而轉屬以下不勝窮也又由縣轉屬

而上不勝滯也即如十年大造每將畢一屆而黃
冊纔竣此事尤從來所未有別是一番稽覈戶籍
之紛錯田畝之擾攘恐隸首之算日煩而豪强之
蠹日積此酌田之可商者也乃臣所深慮者目今
三餉並興孰非田畝所出而每年按田索賦尚多
展轉爲逋此法一倡退田之家將曰田已報諸官
矣吾何敢管受田之家又曰田未予屬也予何責
賦中間展轉詭秘之情盡是推延觀望之事今皇
皇朝夕惟是外解不續以爲宵旰憂若復資其口
實卻其額輸將三餉益無着落何以濟燃眉之急
此餉務之可商者也今歲稱奇荒矣而大江以北

迯者死者化而爲盜者救濟安戢日不暇給此項
係櫛比梳爬之事勞民易動饑民易乘奸民易借
有司奉行未必人人盡善舉事一不當因之借端
生擾爲患方大此時事之可商者也臣嘗參考史
乘先臣尚書胡世寧之言曰重熙而後安定成俗
而云均田田未易得均也徵士鄧元錫之言曰限
田有三難當今歲月更改各懷一切莫慮經久一
難也天降雨澤農夫悅而行旅怨豪强兼併謗讟
朋興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必寄于吏書
上下其手豪右售贓得爲蔽匿貧弱抑勒無以自
明名爲均田實滋弊孔三難也而誰與領此豫章

朱健之言曰今則民僞滋甚法有難以盡行且田
有等則賦有上下不論其等則盡欲取而均之則
官民莫辨肥瘠無等吾恐法難行而弊之踵於昔
者愈滋矣何也蓋兼併詭射者威既足以制人賄
又有以通神向也賦雖匿而名猶存今則併其名
而亡之矣向也役雖隱而籍猶存今則併其籍而
去之矣此三言者皆國朝名臣哲士通達國體周
悉民隱之言由此觀之是亦斟酌可否之衡也皇
上知周八紘覽高千古執大矩以均平必有可大
可久之見爲斯世斯民造福者奉有是否可行無
弊通着酌詳確議之旨是使臣竭千慮之一得以

仰佐兩端之用中臣安敢不瀝肝殫慮畢獻其蒭
蕘之愚相應具題伏乞聖明鑒裁

議改授宗秩疏

明 陳子壯

臣伏覩陛下求賢圖治之盛心致甄拔乎宗才明
援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
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
法至再至三必欲見諸舉行臣待罪禮官二年矣
從府部科諸臣衆議此事僉謂二百餘年之曠舉
宜加詳慎然臣恭承節次之明諭實非尋常所能
測度者蓋易之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
親諸侯堯典睦九族以平章百姓人徒見官人以
族一若有親比之跡者殊不知聖人立賢無方一
平章百姓之心也聖人之待九族也與天下士庶

同其親親而賢賢義有兼該者也比者聖諭通行
保舉之法令兩京文職三品以上于進士舉貢監
中各舉堪任知府一人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撫
按司道知府官於舉貢監生士民中各舉堪任知
州知縣一人亦何嘗有私于天下之才乎陛下之
意誠以科目所以舉才而有不盡于科目者今乃
四出弓旌廣張羅網即使諸臣有內舉猶且不避
厥親焉而況於天潢之派乎曩所論臣部至稱才
賢不外於科目殊屬偏見者正此之謂而當四方
多故人才落落求所為疏附後先奔奏禦侮于宗
子維城之中即拔十得五詎不勝任而愉快然而

事有未必然者三有不可行者五請歷其愚爲陛
下籌之國家設資格以處常才而又不純用資格
以待非常之才蓋不特非常之才不勝常才之多
也亦非常之事不勝常事之多也是故文職四品
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員缺皆
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斯得銓注今進士初
任亦止循其甲第迫不次擢用又往往超越常調
焉若非有殊庸異績及國家異常猝變未聞拔卒
爲將徒步而至卿相者濟濟克生非多於萬邦之
黎獻也將資格可以不論而非常之才亦可輩出
乎臣竊以爲未必然也自宗藩四民之業開其有

文才則于文科見有武才則于武科見宜已備謂
二科不足以盡才倍宜致重于二科之中似不宜
因重才而輕二科也典禮雖大封拜未常朝賀獨
朝賀於策士傳臚之後致辭天開文運賢俊登庸
何如其重也今謂進士豈必賢於舉人則舉人亦
豈必賢于貢監貢監亦豈必賢於齊民夫然則天
下胥爲齊民以待舉已矣又何必辛勤偕計以糜
有司之餼食乎而臣部奉功令所日厲飭於科場
文義字句之間凜乎其不可輕貸者又何如其重
也然則謂科目而外遂足以盡才臣亦以爲未必
然也夫科目之制本六經四書之文用濂雒關閩

之說漢人所謂經術宋人所謂道學不出乎此其
獲售者節義勳伐於此乎生其即不獲售者于以
耗雄心消餘年亦不失爲白首窮經之士此祖宗
磨礱一代之善物也故庸有通科目之義而不能
窮理致用者矣未有不通科目之義而能窮理致
用者也今宗藩中非將軍則中尉有祿食之貴其
所以屈首讀書者爲有科目之資格可更進更榮
耳使見不屈首讀書亦得掇拾奇榮以去誰肯避
逸而趨勞乎而謂將有劉向李勉趙汝愚之才不
繇屈首讀書而進者臣亦以爲未必然也臣謹按
洪武三年開科十七年始須科舉定制猶在或行

或罷祖訓之垂未常以換授官職與科目出身並
著當是時也親郡王將軍幾四十九位高皇帝親
歷民間果見有懷才抱德如業琛章溢之流慮有
遺逸異日子孫千億亦宜有以致詳乎此也而非
必謂已經開科復行換授之如此其多途也故當
時任用則燕晉代遼寧谷六王勤兵備邊任兄之
子文正然且不效況今時勢視高皇帝爲何如換
授之議臣期期知其不可矣乃至齊黃諸臣冒晁
錯之禍我成祖非不心高皇帝之心而時異勢殊
也常駐蹕東平州謂侍臣曰漢東平王蒼開國于
此其對明帝曰爲善最樂當時諸王淚沒惟蒼有

賢名至今朕嘗以此勵諸王卿等勿忘斯語列聖纘承因是而飭越關奏擾之禁因是而嚴王親任京官之條自列聖非不心高皇帝之心亦時異勢殊也不特此也國初親王有每年朝覲之禮凡遣使至朝廷不須經繇各衙門直詣御前且有守鎮兵有護衛兵而又許歲時出城演練者此大都開創之體制則然謂換授爲祖訓將議而行之如前數者獨非祖訓乎亦將議而行之否也而臣因有以知其不可矣高皇帝之初親王之祿五萬石緞絹茶鹽之用亦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給襍用又不數年而減爲萬石又不能給而代肅遼

慶寧谷諸王且歲給五百石高皇帝令自己出而前後已如此夫祿與爵一也乃祿猶可視物力爲虛盈爵則名器所繫一假不可復收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又將何所限量乎當鹵入河套而襄陵王冲烋願率子孫及壻與總兵官從征請也憲宗皇帝復書曰朕已命將出師征討矣茲得王奏可見忠愛之誠憂時之意但宗室子孫名分尊崇難與總兵等官同事自祖宗以來藩邦無從兵共討之例夫從兵共討與勤兵備寇幾希矣而先朝致謹乎此今宗室中忠愛憂時如襄陵者不乏也而其才能又以文武舉也假設以此來奏陛

下又將何以復之乎抑亦概許之否也而臣因有以知其不可矣親王之耳目未免寄之長史今也長史考察不屬之該撫按而屬之親王親王以爲賢長史不得而異同也長史不得異同而該撫按又孰從而核實乎故親王以爲賢核實賢則可如或不然巡奏之參差多有不便者矣核實以爲賢考驗賢則可如或不然館驛之伴送多有不便者矣考驗以爲賢至授職任用也始終皆賢則可如或不然參劾之瞻顧考功之連坐多有不便者矣臣又以知其不可矣在外而八省之有王府也在京而六部風憲衙門之多有關於王府也進士舉

人三年一試貢士一年一試將來銓注推陞已不知何如其衡量矣文武才能之目是未可以數計者也既皇皇而招之將源源而來懸人以待缺乎懸缺以待人乎抑權宜以處之也而臣又以知其不可矣臣部諸務經理宗藩是其大端故有晉必揚有請郎覆者職掌之宜也雖臣之愚視篆三月名封婚壻惟恐後時旌奬卹謚惟恐缺典條議恩詔恤貧矜罪惟恐不盡而獨爲此換授一事私憂過計反復囁嚅以告同官欲以入告者屢矣又恐萬有一分涉離間之嫌斧鑕不足贖罪然臣忝侍講筵仰窺睿聽雖迂疎無當之論有涉忌嫌尚且

傾注不懈矧茲事件斟酌遠大實非輕易故寧冒昧竭其狂瞽否則陛下異日將謂臣在事之久有所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尤斧鑕不足贖罪也臣鄉之先達輔臣梁儲當武宗皇帝威嚴同列引避之時代草泰王牧地一詔竟以回天而事遂寢臣每歎息當日感格之奇轉成下濟光明之美況今遇神聖之主乎事節少異所以防微杜漸之意則一伏惟陛下俯賜採納敕下五府大小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各抒其議以憑裁斷或俟係舉知府州縣之法行之有効然後推倣其意以舉宗才亦未爲晚臣愚不勝懷切祈懇之至

肅吏疏　明　陳邦彥

臣竊惟近日用人之失有四曰除授太繁也遷轉太驟也進退太輕也議論太雜也此四者賄賂之所繇滋而官常之所以壞也夫知人則哲古帝難之今一選動數百人面目且不及諳况能審其材與地之相宜乎於是與援者居善地弱植者處衝疲是爲人擇官非爲官擇人也此除授太繁之失也唐虞五臣皆有聖人之德然且終身不改其官今或春馳而南秋徙而北刑禮互更藩臬迭處事會非所熟嘗風土非所素習豈今之人皆有兼材耶此遷轉太驟之失也內而輔弼卿貳外而經撫

鎮巡寅亮是資封疆攸寄此其職任重矣乃或與論未協而驟用之或其人自審不能而強使之至於付托不效而踰尊踰戚國事幾何堪此數敗乎且其間或以一人之言而用旋以一人之言而含毀譽迭進賢佞靡常尤非所以明委倚也故曰進退太輕凡司耳目者審其人不可信斯勿之任矣如其可信則不必相參伍而後可信也近者三載而遞遣三巡按或一邑而兼屬數憲臣雖有良吏豈能盡人得其懽心而朝廷之上元揆大僚亦或持短長於庶宗遠藩外吏之口可盡憑耶故曰議論太雜夫用人者國家之所繇治亂也今欲一反

其失必也擇而後用毋用而後擇既得其人則悉心委任以需成績毋以文法束之毋以小節苛之除授清簡則審察愈精賢否昭明則賄賂不至如此而天下之士皆知竭忠營職之足以自振毋務為攀援黨比之行庶幾哉奮庸熙載復見於聖世治平可跂而待矣

臣既言遷轉太驟之失而復申之以久任使者何也欲課成功莫如久任非夫不驟之為久也謂夫功成而後遷之之為久也凡人之情見為終身於是將夢寐以之如其旦夕可解雖有賢者或傳舍視之矣且服官之始風土未盡諳事幾未盡晰上

下之情未盡流通也及其既習又未幾而去之則是凡有事任皆使不習者為政其扞格不勝之患必多矣古之仕者或終其身或長其子孫即先臣若周忱陳璉之屬皆以久任著績此其說人人能言之然天下皆知久任之美而莫能久任者其患在仕途之冗與陞擢之易也仕途冗則將遞遷其前以位置其後而主銓者有所不能持陞擢易則與勉於治效寧巧於攀援而需次者懷苟且之意今天下多虞邊瘠荒殘之地非有材有守不足以居之苟數為更易則或後之人不逮其前而事去矣然使善地不久任而獨邊瘠荒殘之為久任則將有從事獨賢之怨其力能自拔者又將務為遷化以求致于善地誠如此則是以國家艱鉅之任而付之疎遠沉頓之人如之何其不敢也臣愚以為內外之官悉令久任而功實生矣簡入仕之途慎遷擢之典下無久淹上無失舉則久任行矣夫然後詳考其治狀以別幽明簡紬其不肖以待後起其績效卓然者增秩賜金以竟其用至于成功而以超陞酬之於禮臣未嘗不厚也此圖功之要也

臣請正言往事之失而毋加以誹謗之誅則先朝之輸助是已夫朝廷清而後可責吏之廉吏道廉而後可期民之安故輸助而出於臣民之忠愛可

也輸助而沿為朝廷之額例不可也守令所使親民也而歲輸有常額方岳監司所使監于守令也而歲輸有嘗額臺憲之職卿貳之官所使糾于庶司庶正也而亦歲輸有嘗額此烏所從出哉為大吏者必將取之下僚為下僚者必將取之於民民困而無所訴則有去為盜賊而已矣傳曰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輸助有額章孰甚焉拙者期于及額而黠巧者又多效贏餘以為功是取民愈奢而困民者愈甚也俸入而既薄矣又為之禁其餽遺刑其貪墨然則此輸助者果神運

而鬼輸乎名則禁之實則容之如是而欲吏之廉不可得已是故求車求金書于春秋日進月進譏于唐史當先皇帝時□寇交訌司農告匱不得已而聽臣下之輸助誠與荒朝之以財自娛者異然課吏日嚴而吏顧益肆有識之士反求其本未嘗不歎息流連也昔神皇初載守臣於官署得窖金十萬以獻有詔弗受當時之謹於風尚如此而况取於民者乎臣近者捧讀明綸有事例原屬權宜以後悉行停止之旨輸助之不可訓朝廷已洞悉之所冀推廣其意申飭羣吏凡贖鍰奉功令報部仍貯藩該衙門以備兵荒意外之用使天下曉然

知給發部單止以覈貪廉非以謀涓滴其有貪殘不職得以重法繩之民生安于下斯國勢昌于上矣若夫軍國度支開節固自有道臣於制用疏備言之未聞四海之大萬乘之主而廩廩不足從一切苟且之術也

臣聞人臣之仕非以謀祿也然明于臣下之情者必恤其私而後責之以廉不恤其私而責之廉雖賢者猶或難之孔子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夫人臣從田間來既舍其稼穡以供王事則自仰事俯育以至輿馬衣服薪粟僕賃之費惟祿是賴而歲時過從問餽交際之屬亦皆有所不能免是以寠貧之歎錄于衛風侏儒之飽傷于方朔亦人情然也臣攷歷代制祿未有如我朝之儉者而復為折鈔之例以裁之其在外官取資金矢之贖鍰猶可說也其在內而秩卑者自養然且不給况其他乎先皇帝蓋嘗設邏卒以禁餽遺而京職輸助之數往往逾於俸入是面誘也宋太祖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漢光武中興吏千石以上減于西漢六百石以上增于舊秩可謂洞悉人情者矣臣願皇上省天下冗員而幷其祿以益京官之俸羣臣資用既饒可無藉於受餽然後察其介

然自持者尊顯之以風勵有位又為之慎考課之法俾羣臣毋得以賄賂自進如此而餽遺之風不待禁而自息矣不然而循昔日之法徒能施於邏察之所及不能施於邏察之所不及且其間網漏吞舟而挾仇者又以修其睚眦非王政之體也臣度羣臣既仕于朝必無敢以益俸請者記曰王道本于人情草茅之言倘亦皇上禮臣之一助乎

國家養士三百年而仗節死難之臣寥寥稀濶此風俗敝壞知生之重而未知義之重於生故也臣竊惟士之赤心殉國者非有所覬於後日然而朝廷礪節崇賢所宜特加優異以為來者勸攷之彝

章若賜諡建祠贈官廕子至隆渥矣乃臣竊有請者贈諡祠祭優以其名而廕子則以其實誠欲勸天下之忠節謂宜加隆廕典以歆之昔先臣陶成以浙江僉事死節詔廕其子魯爲新會縣丞其後著績藩岳爲時名臣此足見先朝待臣之厚而忠節之裔爲能不負於國家也今廕子之典但曰入監讀書夫人臣之能守死者平居多砥礪自好無贏餘之蓄故其子或承恩廕而不克入監者有之或歷監旣滿而不克就選者有之臣謂諸在國殉難者及守土于外能出奇破賊以力竭援絕而死者宜詔所在有司俟其子服闋之日起文徑赴

吏部察授以官其官以原任品從爲差而視大臣考滿之廕特加優異彼受廕者上感國恩內承先志其竭忠圖報必不減于科第之士且邇來郡縣相繼淪陷者以臣下瞻顧情多莫肯死守也人雖義烈未嘗不重愛其子彼知其身旣死其子不失爲官則守土諸臣賢者重能死之義次者亦歆於死之之利而且逃竄有刑陷城有刑其效死而守者必多矣死守者多則寇之不能破者亦必多矣至於北京之變凡汙賊僞命者朝廷業有處分此外若削髮潛逃若觀望受辱皆庸碌軟靡之臣無足筒仗縱貸以寬典亦宜榜示朝堂勿復敘用天下至大人才至衆誠博求而登進之不患無臣策旣債之殨而責之千里臣有以知其不能也今厚酬其能死者而淒錮其不能死者則好惡昭明而忠義之風必振矣昔西漢尚功利新莽之際稱功頌德者四十萬人及光武中興禮嚴光周黨而不屈遂養成東京之氣節臣區區以勵俗爲言固救時之急而亦爲一代風尚計也幸毋以爲迂而忽之也

自古設官之多莫過於我朝莫甚於近日初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見於先臣馬文升之疏今臺部寺監之積冗不知幾倍矣初外官五千四百八十

餘員見於洪武四年中書省臣之疏今督撫守巡諸大吏若府縣正佐之添設不知幾倍矣初天下武職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見於先臣霍韜之疏今軍興日繁而兵部之選用外臣之札委又不知幾倍矣臣惟官多則俸給多此其耗財者一也多一文官卽多一官之皂快騶從多一武官卽多一官之家丁走卒此其耗財者二也吏道旣雜守候漸難其間擇地營遷遂多債帥債吏取償於官侵漁所必至矣此其耗財者三也情面旣廣交際日繁問餽送迎何以給之武官將冒破於兵糧文官或染指於課額此其耗財

者四也是以聖明開濟之主未嘗不以汰吏爲急漢光武中興裁省州縣四百設官止七千五百餘員其後隋開皇唐貞觀皆踵行之我成祖文皇帝曾諭科臣曹崇以汰冗員傳語吏部當國初猶兢兢若此况今日乎臣伏見邇來召補臣僚殆無虛日誠非得已顧恐廷議不察修舉廢官必欲與烈皇帝時等則於祖宗之初制不符而徒以耗竭天下之財力伏乞敕吏兵二部攷求舊典凡官可省者省之苟得其人雖少何傷苟非其人雖多何益今度支日困而未有以汰冗爲皇上告者是徒以狥求仕者之心而未嘗爲國家遠計之也至於在

外武職繇督撫題授而加銜至總兵等官者蓋多有之臣惟自都使司之外加設總兵已非國初之舊矣今一藩省而總兵且數人其冗不愈甚乎故優之銜可也益之俸建之牙則必有顯赫戰功經兵部核實而後可也方今文武職員視國初不啻倍蓗而昔也日闢今也日蹙夫豈不多之患哉如謂今人不及古人我多其數以當之果多其數足以當之則物力似可勿惜也無如其不能何也

屯田疏

明 陳邦彥

屯田之利夫人能言之其在今日至特歷恩詔勸諭廟算可謂周矣然以臣愚度之民之能應詔興屯者必寡何以明其然也開屯必重費乃就今海內之民困敝已極間有擁重貲者或阡陌已廣或末富相矜不肯從事南畝一矣可屯之地每患人稀能屯之人不樂遷徙二矣中原蹂躪之餘風鶴皆驚小民朝不謀夕何暇及遠三矣內地之棄而不田者大抵皆荒僻也民視爲畏途四矣頃來功令數更民情未信今詔書雖有半科之文愚者猶疑其後五矣豪右每多侵漁菑畬既就懼或奪之

六矣臣道出江西詢其土俗彼中自本色糧米外別有條鞭銀兩充夫甲驛馬之費今有司槩以上供而夫甲驛馬仍責之民其民以厚產爲累野多蕪曠推之他省將無同耶七矣臣惟土爰稼穡以養兆民而弘治田額減洪武之半今郡邑復減弘治之半民食安得不匱度支安得不詘也今日之計莫若兵屯兵屯者高皇帝之舊也以堡集則稱軍以召募則稱兵其實屯一也烽火雖警而待敵之時原多於戰誠令四六更番開屯給食一年之後即可漸省天下飛輓以裕國儲而地網四布流移復業客兵化爲土著溝塍屹若金湯中原阜蕃

之舊其旦暮遇之乎惟是田具農種日下不免暫勞足惟朝廷之上定計而力行之擇人而專董之庶幾成效可覩也至若民能興屯者似宜推廣詔書事理屯長假以服色得比秩官仍倣祖宗舉富民遺意察其材器量加擢用夫草澤之民能興屯至千夫以上此亦必有御衆之材因而用之以佐屯政庶鼓舞淩而羣情勸矣異時克復九邊仍以此推而行之革改折之陋規攷關中之良法重農與通商兼舉祖制之復固中興全盛之日也

廣東文選卷五

楚黃劉茂溶定　番禺　選

表　頌　箴　狀

進千秋節金鏡錄表　唐　張九齡

臣九齡言伏見千秋節日王公已下悉以金寶鏡進獻誠貴尚之尤也臣愚以謂明鏡所以鑑形者也有妍蚩則見之於外往事所以鑑心者也有善惡則省之於內故黃帝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又古人云前事之不遠後事之元龜元龜亦猶鏡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聖德之至動與天合本已全於道體固不假於事鑑

然覆載廣大無所不包聖道冲虛有來皆應臣敢緣此義謹於生辰節上事鑑十章分爲五卷名曰千秋金鏡錄雖聞見褊淺所擇不深至於區區效愚其庶乎萬一不勝悃款之至謹言

進平蠻記表　宋　余靖

臣靖言古者興師命將征討四方必有開府之賔叅聞策略所以廟堂成算帷幄密謀擒縱之奇俘馘之實以撰述開史氏之採摭焉故竇憲燕然之勳陳湯郅支之捷震疊天聲與大漢傳於無窮者用此術也伏惟皇帝陛下龍德天飛三十餘載塞外無未羈之鹵域中無不順之臣以北湖之疆盛而締於歡盟以西夏之陸梁而終於屈伏夫何小醜敢干天誅彼儂智高者蠢爾溪蠻生自凶族稔知邊鄙之無備廣招亡叛以協謀直趨番禺圖據邕管燔毀者十二郡殺掠者數萬人南方騷駭殆

且半歲陛下出於睿算特命樞臣董統虎貔奉辭討逆金皷一震羣兇席卷此葢皇威奮揚軍政整肅人思用命使之然也殿中丞馮炳奉詔掌管機宜備見師行始末自智高舉事以致亡滅朝廷處置軍前號令及賊之勝負一能編之詞無虛美事皆實錄以臣共在行陣遂抄副本見寄臣嘗忝史官見今之撫日曆者常執簡於數年之後至乃搜尋撿訪罕能完備今馮炳於已事之際編緝事實一無遺墜竊以方叔商征列在詩雅充國西伐敘於史贊非獨顯勳臣之績用于以播國家之休烈其馮炳撰平蠻記二卷巳依本繕寫并臣去年准

宣撫使劄子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殺到蠻賊尸首築爲京觀仍立石其上鐫記年月及殺獲人數臣尋撰式京觀記刻石立于邕州歸仁鋪蠻塚之側又於桂州北門之外就崖石磨刻出師平賊受算凱旋年月以宣示皇朝威令用肅遠方今併此碑文別爲一卷同馮炳所撰記共成三卷謹隨表進呈伏乞宣付史館

虔州謝上表

宋 余靖

臣靖言九月六日進奏院遞到敕牒一道蒙恩落分司南京守本官就差知虔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日到任上訖仰望雲天起於久廢重霑雨露恩比再生伏念臣出自寒微素無才識幸逢明主擢在近班本期名教之敦崇負正朝廷之黜陟不悟怨讎交構毀訾百端尚蒙洪覆之仁移隸別都之籍退居田里坐變炎涼前歲被以言綸授之厚爵宣君命而見召在臣義之必行益以弟任遠官父方臥病委之遐適心所難安請瀝血誠再干天聽果回睿旨許遂家居免朝雖遠於宸廷奪祿不從

於吏議享無名之厚奉久愧冗閑乘一障以先登亦惟驅策豈謂不離鄉寺就委郡章既同死灰之復然俾展鉛刀之一割親有旨甘之便民當擾劫之餘得奉寬條庶成後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天廣覆湯網宏開遺棄咸收幽隱必察皇明下燭同日月之無私惠澤所霑匝乾坤而共泰永言朽瘁育以陽春特推粹履之舊恩無使田園之虛老敢不佩服光寵竭疲駑詢疾苦之所先遵簡易之成理不忘官守上報主知

觀御製喜雪篇陳誠狀　唐　張九齡

右臣等適見工部侍郎侍講學士陳希烈所蒙恩賜聖製雪篇伏以聖惟無作作則應天地和陰陽斯之謂矣言微利博旨遠思深于彼蒼生焉知帝力臣聞食者萬姓之命雪爲五穀之精兆且見於新年律旣和於言志聖心昭感天瑞合符豈比夫漢詠白雪但嗟歡樂周歌黃竹徒事巡遊而已哉臣等仰望昭回莫知遠近幸均生植同是霑濡况臣忝在樞衡無能翼亮聞罪己之義若寘氷谷循忝軄之節匪益涓塵伏誦聖文無任喜懼臣等誠歡誠恐謹言

龍池聖德頌　唐　張九齡

臣聞昔者玄德升聞皇天眷命元聖有作上帝何言必見意於休徵不忘象於幽贊惟茲降鑒若曰專精道周萬物者其神充功濟生人者其祥大粵若古始肇有君臣巢燧之前寂寞無紀書契而後煥炳可觀若乃鬼神雖肸品彙紛錯性命未正吉凶不定而太昊氏將通其德則河爲之出圖人食未粒鳥獸是茹時不耕稼器無耒耜而神農氏將救其本則天爲之雨粟蚩尤不道炎帝不制銅鐵鑄兵豺狼橫厲而軒轅氏將禁其暴則天爲之降玄女洪水方割下人昏墊堯德莫能弭其災舜功

不能除其害而夏后氏將底其績則洛爲之出書自茲以還殆三千歲矣其間水火更王雲物告符有若狼銜鉤魚躍舟素靈哭黃星見豈不以湯德有慚武善未盡漢道旣雜魏方亦偏唯以一至之應且爲興王之兆則未有錫眞符聖受明命遠與大禹相續超與上皇比崇如我國家之盛者焉洪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自今上卜居之舊眞京師爽塏之所傷無竇澤中勿濫泉非常而靈液涓流無幾而神池浸廣榮光休氣若烟若雲所未嘗有則此之出清可以鑑而淺不見底鱗介琨詭於物其中時莫知其所然日徒見其有異中宗操識

者之議壓王氣而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臨淄始封也邸第在焉上黨歷試也盡符紹至天其以是永命我唐圖象丁寧有所底止其若茲也夫成數有時而否至理無代而亾固在乎大聖之生乘運而作鼓天下之動安天下之危故將順成功自古之啟佑也如彼克定多難自天之叶贊也如此初中宗皐氏后黨窺隙大盜狃於得志羣慝起而擅權若綴旒然當此時也天與若不取鬼謀或不協則我祖宗之業無乃將墜而億兆之命亦猶倒懸聖上蹙之提劍而起雷霆一奮祆沴以淸内難旣衰外虞有謐推戴太上照臨萬邦

實天之爲與人更始系皇統維乾綱決綻補壞蕩殘滌穢而乃闕典咸備舊章悉舉處窮盡達在困必通品物資以再生寰區爲之一變然後返華僞於樸還澆漓於淳以大道爲原以至仁爲根動推是心以御於事人見德而興行神享誠而介福故不在於刑罰不在於禱請大造裁成玄猷允塞有如陽春播澤觸類皆茲太山起雲無遠不徧雖昆蟲草木與蠻貊要荒樂其所生安其所習在牛羊而勿踐有干戈而載戢又況於衣冠華夏禮樂家邦而不刑於斯須不久於漸漬者也夫然何教非德何化非經何能事之不舉何醇精之未極周夢

洋溢於穆緝熙至於太和莫不允若體侔天地之大事出皇王之表豈摯跽曲拳盡禮極力將用彥聖不啻其口所能稱頌於吾君所可殆庶於至德且往者之有開也天感精以降聖聖敬命以奉天此誠有元則欽明文思及茲報本必嚴祇齋栗靈慶以屬之神化以荅之與初相明其徵乃著絲綸先兆非篤信歟由是言之統天者人合符者聖而差德序命殊尤卓絕豈多乎哉至如古之興王必有所感五帝更尚五運遞通土者黃中之精於金爲王水者善利之物於土爲配苟膺期而有來必合德而爲表是則然矣天其或者亦以阜育羣化

發揮茂祉始告以聖有明徵終成乎帝之神冊因其太象之本會以相乘之數則載代六百歷紀千年變而通之胡可量也宗子宗正卿褒信郡王璆等若干人伯父伯兄仲叔季弟聚族相與詣闕上言天意昭著固已久矣人事符合亦云至矣而一德是建太階既平靈臺靈沼赫赫明明天之爲大雖莫能名皇王之編豈無頌聲上初克讓捬而未許至於累請乃曰俞哉史臣不敏敢獻頌曰

茲茲元昊載凝載薄在帝庖犧繼天而作浩浩洪水包山襄陵舜亦命禹夏氏以興龍圖龜書二王是膺湯武已下夫何足徵

右元命

於鑠巨唐乘運而起纘禹之迹糸堯之紀五聖在天丕命曾孫高視河洛同符混元亦有黃龍出於靈沼明明穆穆天子之表

右聖德

倬彼東井昭章于天沆精降液下爲靈泉靈泉有泚其深無底泌之洋洋其甘如醴淸德之鑑柔道之體洪源濬規寶天之敵

右靈泉

濯濯靈泉洞宍皇祇滋液流衍化爲神池日止日行惟聖之作匪鰋匪鮪惟龍之躍植物斯生動物

斯樂天根有見曾是不涸

右神池

靈有休氣紛紛郁郁如山之包如雲之簇潛龍在下瞻烏斯屋兆云其吉周爰咨詢旣契我龜又叶我人鎬雖舊京其命維新

右休氣

蜿蜿黃龍神池自出靈化恍惚噴雲沃日告帝之符其儀孔吉或潛于泉或見于田與時順動亦應乎天克配我皇無得稱焉

右黃龍

河清頌

明　陳璉

永樂二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山西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淸先是榮光燭天倏焉消散淵然澂澈尋而淪漪晃漾色具五采或如金芝翠羽黃龍丹鳳文藻花卉形狀萬千或沉或浮或聚或散旣而澄淸可鑑毛髮來游觀者莫不嗟異以爲國家大瑞至明年三月十有八日始復其舊臣聞河源出自崑崙夏禹治水時嘗疏導之厥後代見澄澈然輿圖分裂未足以當天地嘉應我皇明統一寰宇崑崙葱嶺率在化內今上皇帝嗣承大業仁洽德流光被四表至于海隅越小大邦蠻貊師長罔

不欽于成憲以承天休於是天用彰報聖德來此嘉徵太平之應實在今日是宜形諸歌頌紀于國典傳示無疆臣稽首頓首而獻頌曰

河出崑崙經緯天文莫窮源兮[illegible]合洛洛泛泛浩無垠兮龍門積石神禹所闢應不改兮黃流駿奔沃日噴雲東注海兮天啓聖明乾淸坤寧來休徵兮河伯效靈河流變淸昭太平兮旣白旣玄或淸或丹孰能致兮淵澂若鏡動植交映何詭異兮於此考祥粤自故常孰克肖兮聡兹河津瑞應昌辰塞榮光兮來游來覲懽忭鼓舞歌聖德兮陳詩頌美獻于天子示無極兮

郊祀瑞應頌

明 祁順

天眷皇明開億萬載太平之業自太祖高皇帝垂
統以來聖聖相承懋昭丕績我皇上嗣膺寶曆益
光前休妙運一心亭毒庶類敬天勤民兢惕靡寧
於是中外攸同嘉禎駢集凡有舉動天必應之乃
成化六年春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先期集百司
告以戒誓遂御齋宮端夜惟謹戊子駕適天壇風
恬日熙物象舒暢至夜半瑤空無雲星斗明徹皇
上衮冕執圭對越于天公卿百執事罔敢弗飭庶
物豐潔精誠感孚上下人神踴躍懽慶是夕有甘
露降于壇中松栢枝柯凝泫一色湛湛瀼瀼瑩白

甘美衆觀而異之咸謂天心昭報神速如此臣聞
先王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天不愛其道而
甘露降焉孝經援神契曰德極于天斗極明日月
光甘露降鶡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
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而晉書亦以甘露爲仁澤
瑞應圖又以爲王者施德惠之應欽惟皇上稟至
聖之德宏祖宗之烈作配天地主統百靈禮樂修
明中和推極榮光休氣薰積有年普天之下率土
之濱莫不陶於仁厚之澤然而聖心精厲無間始
終事神治人久而彌篤是以上帝降釐玄化休贊
甘露之降不于他日而于郊祀之時不在他所而

在圜丘之內非聖德動天何以臻此經曰皇天無
親克敬惟親又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以今
觀之信不誣矣臣備職朝行躬逢嘉瑞鋪敭之什
不它以疎微休鉠謹拜手稽首以爲頌曰
於穆聖皇緝和萬邦登三邁五超軼漢唐仁洽幽
明德格天地曷將其衷有嚴祀事維歲庚寅維時
孟春禋于南郊大祀禮文龍駕肅臨乾坤增耀兵
衛分羅臣工奔趨我皇將事登陟有儀凡預祼將
惟敬是持雅樂鳴空燎光飛電牢醴具陳玉帛交
薦芳馨騰達夜景昭融百神在天有感必通日君
月妃嶽祇川后煥赫萃麗如居左右神之格只獻

嘏錫祥甘露夜零天乳垂光密綴紛霏溥松泫柏
銀珠玉液瑩然一色甘流潤滴積素凝脂濃麗鮮
華不隨日晞臣民聚觀且嘗且挹天酒如飴神漿
如蜜適期而至匪後匪先布瑞天壇夫豈偶然其
瑞伊何郊祀之應何以召之皇心之敬金莖玉掌
寶甕丹丘以彼方茲霄壤不侔大禮告成中外忻
豫皇天申命永錫帝祚申命無疆配命弗忘聖壽
萬年地久天長申命無已受命不替聖子神孫永
奠四海四海治平禎祥疊生■化如天咸仰大明

乾清坤寧宮頌　　明　馮奕垣

肆皇王之御㝢遐列辟以至今疇道德而不麗豈宮室之示威顧一人居重方內作則首民物以規㤝續祖姚而作極斯古昔之宏摹而斯今之鉅制也往昔回祿不職兩宮制缺天子惘元元之勞勩念才力之殫竭乃惻然下詔曰葢聞陶唐茅茨有夏卑室余實不德無以造福羣生其忍以一人之安竆萬姓之力維時羣工兆民咸勸進曰王者規方家室非以娛心自佚所以保身保民奉宗廟社稷不怠天下也夫太液昆明祇備遊宴聖主弗道也臨清昭陽弟供巡幸明王弗貴也若乃乾清坤

寧兩宮通成厥制渼嚴厥奕奧明可以息機可以儲精因名以思義因義以剏制其于葆皇躬藻聖德甚大營構雖煩又烏可已也于是天子乃發德章下明詔鳩豫章之名材取渭水之礪鍛奚斯督繩召伯董役匠石離輪運斤削墨民不告勞官不滋擾再越歲而功告成仰規天俯矩地遏風踪掩日道邃閣樹于中天金卮燦于中庭日月爲之奪明鞏鳥爲之飛驚此眞帝王之居而基命之地也夫兩都宏麗孟堅侈頌西京烏奕張衡載筆矧夫紹祖德遵皇衢總列聖而作室掩六合而爲家覩茲鴻鉅而美弗著聞臣實恧焉乃竭愚鈍忘固陋拜手稽首颺言而頌之其詞曰

維皇御極爰剏鴻宮上參兩儀外壯九重天地之主神人之宗孰爲奠基實寶磐磐孰爲盡制苞竹茂松孰錫嘉名合德于乾得一以清居斯宮者玄默之宅淪性陶靈取象于坤得一以寧居斯宮者宥密之府無構無營旁而列之左墄右平三階重軒豈曰雕峻俾彌爾性克配彼天仰而盱之鴛瓦磷磷鴟尾于雲豈曰窮高俾彌爾性應地無垠俯而瞰之華蓋之角黃道之中地迥風漸天泱氣冲豈曰侈制俾彌爾性清寧在躬環而眺之長樂宜

溫發越披香增城合歡曷足比方豈曰極麗俾彌爾性悠久無疆憶彼帝庭康衢擊壤追維周室九如章章昔在華封三祝洋洋微臣獻頌竊附遺芳

耕藉頌有序　　明　黃佐

維穹付億兆民命于我天子我天子旣昭受之迺元年春正月有司以耕藉請天子曰噫民生莫大乎食王政莫大乎農開務本作業之源以爲天下先莫大乎斯禮也矧郊廟粢盛是之自出稼穡艱難其可以脅古我前后施于我祖宗晉此焉重今獻歲發春土膏其動㕣爾陽官其亟司事毋後越明日駕犾于帷宮淳濯圭潔百官御事各卽其齋遂享先農及期行禮至于終畝億兆民莫不震動邴邴陛陛維驩咩是事維穜稑是穮是蔉蒸膏冒櫳與縕氣通樂和酒洽德馨聞而頌聲作所以

興嶭睦返敦固歆鬼神殖國用者於是乎在實皇王之大典而萬邦之所丕式也於乎休哉臣維漢昭帝冲齡嗣服公卿大臣以弗克親藉爲解乃置弄田未央宮中昧王禮壅治源滛導匪彝與魚龍曼衍等爾時猶夸詡以爲盛褘噫宣王貪天禍號公諫不藉千畝至今媿之矧維漢哉粤稽唐虞之世重民勸農殷商中興諸侯承化維競曰稼穡匪懈卓哉隆乎配天其澤不可上已今我天子春秋鼎富適符唐堯脐帝之年體元建號復有取乎高宗躬率天下農以舉玆盛典追唐蹟商駢轍接軌其誰曰不然亥有歌頌以攄敷天之醇粹臣方待罪東觀自惟謭繆不足以鋪張盛德然怵惸之誠缶盈彪見自不能已也頌曰

帝在在宥時維元禩日底天廟太史乃事順時覛土土膏旣滋告稷俶載元也其時稷告祗祓維帝爰若申戒在廷維齊維恪帝駕載夙言邁嘉壇韶舞翽翽金蚪玉鸞凡百在服精白職職其職伊何曰虔帝穡維帝之穡于彼南郊洪縻序進弗吳以吺帝之行矣淸蹕掃路甸師廬人其集如霧帝之耕矣一撥維先黛耜朱紘耀日絳天公卿大夫副耦爰敍班于三之以迄黎庶音官乃省御廩乃鍾乃戒乃犾農乃奮功其奮勃勃其來繹繹民之刑

之萬方之極帝乃飲蹕儀門天開觵鼓洋洋駿奔鼎來有來者尹格函黃耇覲我淸光大小稽首帝言錫爵其福穰穰鳴珮紓組奕奕鏘鏘帝駕乃興天旋神逐儲祥錫羨豐我函夏維豐思賢維帝敵旂所其無逸於昭萬年

獻英宗修文頌　明　陳政

聖皇受天明命九有爲家龍飛八載歲登時和玉帛駢臻乎內外聲教漸敷乎幽遐於是咨諏羣下思就大勳謂萬方既息於武事治道攸係於斯文乃命司空俾營辟雍工役樂趨如水斯東鳩工萃材如山斯崇塗墍黝堊以垣以墉棟楹榱桷以斲以礱有翼門堂有巖殿廡學舍贊宮庖廚庫廩靡不整飾靡不修舉是乃道化之是崇夫豈土木之是務哉安夫徹百度而一新不彌時而成功厥功告成有愉聖容於是禮官戒儀星官諏日虎賁先後公孤襄翼翠華其颺鸞鑣有鴒馭鳳輦駿龍驤

啟九重之至尊垂天顏於咫尺于焉以臨有皇斯赫衣冠煥以精采文風穆其洋溢太牢有儀禮文孔彰籩俎房敦尊罍將將黃膚粃醬簫管喤喤先聖先師來格來享禮行日既爰登斯堂我皇穆穆載雍載莊尊師儒於几席詢治道之大綱易原造化書遡虞唐詩興善以創惡春秋抑伯而尊王禮謹節文委曲周詳蓋經以載道道以出治故必研諸心會諸理求其端稽其事使隱微由是而著幽賾由之而彰億萬人斯于樂洋洋猗歟休哉千載之光是皆聖樂之[illegible]而本乎[illegible]德之孚揚也且夫人生一身萬化之[illegible]講學行禮於一時極天下四海而歸仰五教本帝舜而命契敷斯道在箕子而武王訪用是位高而名尊德溥而化廣華尼以之率俾人民以之寰朗古今君明臣良聖作物睹體帝舜之敷教躬武王之訪道豈不大興于斯文哉抑亦有光于聖祖也由是觀之存心乎道者治必興有志乎治者功必成故必宅心乎勤謹運德乎剛明書曰不易耳目百度惟貞易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是以麒麟感和氣而游鳳凰應朝陽而鳴登庸乎廟堂充滿乎朝廷以亮天工以宣禮樂以和民情覃休光于海隅被至德于羣生諸福是來百祿是膺皇圖鞏固四海永清是用作頌被

諸歌聲形容盛德垂千萬齡

擬命婦賀皇后箋　　明　王弘誨

伏以璇宮儷極九重徵夢日之符寶冊流輝萬國仰俔天之助化行函夏慶洽長秋惟關雎正始之風具鳬鷖太平之福恭惟皇后殿下軒丘系族禹甸鍾靈合輝騰寶婺之精炯彩備玉繩之爛肅雍有度非資圖史以成規禮樂自閑豈假珮珩而致飾爰自發祥蒼籙作文配于洽陽遂乃受命彤闈釐舜嬪于嬀汭三辰協吉六禮備祥緝典鴻儀首應舟梁之迎椒塗蘭寢肅將褘翟之華宣徽號以理人倫配至尊而母天下交輝冠四星之輔合德齊二曜之明自此禮重藻蘋九廟之神靈有統行

將敬先種穋六宮之壹政維新風化有光于二南坤德作成乎萬物者也妾等班聯內籍實深荇菜之歡序列東朝風荷桃夭之範盛事有得于快覩名言莫罄夫揄揚伏願嗣徽太任受福王母葛覃卷耳訓勤儉于四方麟趾螽斯衍本支于百世妾等下情無任瞻仰懽忭之至

楚黃劉茂溶定　　番禺

議

聖廟禮文議　　元李桂高

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昔者杜牧之猶有是言桂高復何容喙毋已則因廟制之新訂禮文之舊尚有可尋繹者乎有虞氏之冕服十二章衣裳繡其章各六至周而設日月星辰于旂衣則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與華蟲而爲五裳則自藻而僅存其四是爲九章夫子之所取四代禮樂者曰服周之

冕今率被以有虞氏之章非先聖之訓也夫子之道惟顏曾之傳得其宗子思則傳于曾子孟子則傳于子思者也今顏子曾居配位而儕曾子於十哲子思師也孟子弟子也乃升孟子而降子思則非先師之義也不特此也古者主位東向配位南向今之先聖先師則位向皆相背矣古者席地而坐用籩而食今之塑像圖形則高下不相接矣凡此皆近世學輒習矣而不察考焉而未詳竊願與諸君講明之以備有司之采擇

郊祀議　　黃佐

聖祖之繼天立極也用儒臣議倣周禮樂歷于南北郊冬至圜丘祀天夏至方丘祭地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合祭于正月配以仁祖前期有司擇日以聞卽虞書肆類于上帝也六宗山川羣神皆各爲壇以從祀焉夫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后土以坤順承天則王社在其中中庸所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后土豈惟省文哉蓋合祭爾故郊者幷百神於上天而祭之者也王者父天母地而爲之子因百神之主也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仁人事天

如事親父在爲母齊衰不敢見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而崇地以抗天可乎是故兆於南郊祀天必及地者尊可以統卑也祭大社不及天者卑不可以屈尊也豈有分祭之文哉故周禮大宗伯掌建邦天神人鬼地祇三禮吉禮之別十有二禋祀實柴槱燎三者祀天神也血祭貍沈疈辜三者祭地祇也肆獻祼饋食則禘宮配帝而宗廟時享別於郊者則有祠禴嘗烝六者皆饗人鬼也然以禋祀祀昊天大帝王服大裘而冕不言后土后土蓋卽地祇爾故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神鬼祇乃分樂而序之故

郊遇四望曰祀似續妣祖曰享地祇山川曰祭豈非地承天以時行而人在其中與大韶九變之樂也所謂咸池承雲九韶者是也郊望用之而宗廟亦用之其曰六變祀天八變祭地者乃行禮之節爾非分祭也故樂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合周禮觀之自一變致羽物以至九變樂以降天神出地示假人鬼爲成則大合必有分序猶天地大德敦化而小德川流於其中蓋樂以導和禮以爲節作樂乃行禮以禮神也朱子雖言古時天地定不合祭又曰周禮亦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祭后土故

古無北郊祭社只是祭地則已寘疑矣既無北郊而所郊有王社其爲地祇可知況周官惟曰可得而禮未嘗明言分祭豈可附會其說哉其曰冬日至禮天神夏日至禮地祇者蓋天地有此氣則有此理神鬼祇無形與聲惟有理氣在冥漠之間耳凡祀享及祭皆以心感而氣召者也故成均教人習樂舞冬日至陽生以陽聲召陽氣夏日至陰生以陰聲召陰氣而豫祀之凡音皆從人心者心和則音和而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神鬼祇之所由以感召而至者也此大司樂所謂致者與祭義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又

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祭用黝牲此并言騂犢者豈非地祇從天神而合祭故與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於郊故謂之郊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又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王制亦言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皆連言天地則祀天必及地可知矣祭義又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疏謂大社在庫門內右而宗廟在左王者建國左祖廟右社稷親親仁民之道也王社爲一人而立在南郊澤中者其制爲宮三百步壇三

成十有二尋深四尺方其下而圜其上故澤中爲方丘卽泰折祭地者也地上爲圜丘卽泰壇祀天者也宮外藉田王親耕於南郊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冢宰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小宗伯辨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以爲醴酪粢盛前期十日卜郊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卜之日遂戒王立于澤親聽誓命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曰恭敬齋潔咸恪祀于上帝大宰戒曰某日有事于昊天上帝百官各揚其職其有不共則有大刑凡散齋七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承以大禘王

乃習射於澤以選諸侯卿大夫士其容體比於禮
其節奏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祭旣選士以備執
事王服玄端績結佩而爵韠往卽齊官致齊三日
乃出路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以黃琮
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
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方之色祀之
前日張次陳設大祝逆牲樂奏昭夏射人共弓矢
贊王射牲王乃親牽牲鸞刀以封[illegible]
納于亨人祀之日王乘大路建旂十有二斿服大
裘袞冕執大珪旣至泰壇入門奏肆夏王乃脫大
裘服袞卽次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所建之旂而立

助祭者各就位大宗伯奉玉大祝受之加玉於幣
實于篚祝史奉血大司徒奉牛牲全脀于俎有司
奏行事王盥沃乃出次升立於泰壇東南西面大
師帥瞽登歌再拜稽首諸侯助祭者皆再拜稽首
六祝取玉幣大宰贊王王乃奉玉升柴加於牲上
燔之升煙以禮天神而樂六變有司乃布牲瘞牲
大祝以明火燎王乃取血并玉幣執事者瘞埋達
氣以禮地祇而樂八變此禮之二始也肆享先妣
以配郊禖宮在郊東而先祖配帝則用稷牛薦孰
皆先祼焉分獻者各用圭璋琥璜于四望山川禮
于四門之外而樂九變有司奉少牢祭血大祝隋

燔乃瘞於泰昭有司沈牲于澤大祝告慶成令徹
祭大師帥瞽歌雍王復于次有司埽壇此禮之九
獻畣人九終也若有寇戎之事小祝保郊祀于社
有事所告則肆師類造上帝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及四望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祭
地旅四望典瑞共其王器而奉之故天子祭天地
于南郊初無分祭之文也三年之喪不祭惟祭天
地越紼而行事故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而必配以后稷者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此所
以事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春秋僭郊
自春正月卜郊不從則至于或四月或五月而后

以豈所謂迎長日之至者與古註疏可見誠曰三
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鄭氏又謂迎
長日之至爲迎春分之日漢去古未遠豈亦有所
據與今制毋正歲之吉天子躬祀天地以聖祖配
享分命羣臣各獻二十四壇豈非因其位之高下
循其序而秩其禮與行之將二百年神祇饗答休
徵屢應禮器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此亦一
代禮制監於虞周而隨時制宜使子孫足以世守
非禮以時爲大者與且兩京南郊先農壇下皆有
耤田則又合古禮王社遺制可謂順序而得體矣
誠使上下一於恭敬則帝祇饗答百神受職風雨

節而寒暑時五穀熟而人民育天下由此大治矣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
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
帝毋輕議禮於戲議者尚敬愼之哉

禘祫議　黄佐

禘大於祫祫大於時祭周禮六享肆獻祼者禘也
饋食者祫也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者時祭也禘爲
王者大祭王者旣立太祖廟又推太祖所自出之
帝祀諸太祖廟而以太祖配之其主藏於郊宗石
室先妣之廟孟仲子曰是禖宮也禘則立■逆之
逸禮曰禘于太廟之禮日用丁亥毀廟之主皆升
合食於太祖立二尸是巳禮自外至者同于天地
得主而止故堂事禘正南面太祖配則西向室事
禘正東面太祖配則南面是謂追享餘皆合食而
功臣從享非不饋食也而主於祼圭以肆鬱齊以

獻詩序長發大禘也說者謂禘不及羣廟之主故
朱子謂宜爲祫祭之詩然帝立子生商非所自出
乎玄王祖也相土毀廟也阿衡從享也禘爲大祭
其兼祫亦明矣自諸侯遷廟禮君及從者皆玄服
推之則喪服小記禮不王不禘謂除服之後遷主
于廟而吉禘以諦昭穆故曰禘者諦也大祫則太
祖東向羣廟毀與未毀者皆合食以王卽位始朝
于廟謂之朝享非不酌祼也而設偶於堂延尸入
室祝直祭于主自士虞禮哀薦祫事推之則祫在
諒闇之中與禘不同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
先王是冢宰攝祭以朝廟也新陟之王始升而大

祫以告歸位故曰祫者合也祫先而禘後者易檐改塗更釁其廟必先遷當毀之主於夾室而遞釁焉遲以歲月則可以納新祔之主矣時則荒服終王諸侯助祭高宗寢成而殷武歌來王武王入廟而載見歌辟公是也故追享朝享爲四時閒祀者以其不常有爾然諸侯之禘及其太祖與祫無異故左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祫且禘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殷者大也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蓋本於此後世遂以爲常祀不復知其爲閒祀者矣夫諸侯不禘所自出之帝者何哉魯當祖

周公而祖文王則尸用王者冕服饗以王者禮樂鄭祖厲王亦如之故諸侯不祖天子也魯之禘郊非禮矣或問禘之說孔子答以不知者此也禮不王不禘禘所自出之帝者必有天下明且易見莫過是矣此其所以示諸掌與乃若春則特祠王獨享于太祖犆者分獻昭穆惟有堂事王一獻卿大夫以次代獻夏及秋冬皆爲時祫祝迎六廟之主合乎太祖惟有室事一獻以至代獻如之旣祭而繹四時皆二日而畢登歌合舞同在都宮是謂常事後世每廟致祭各有樂舞之數陪祭之位非也閒一日而祭一廟歷十八日而徧九廟亦非也如此則數且倦矣然則妣亦立尸與曰始虞而祔男男尸女女尸由喪有考妣特祀于主不得不然及饋食則妣不立尸故曰周旅酬六尸文武四廟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而壇墠毀廟皆無尸此則大祫時祭之所同也

宗廟議　　黄佐

天子七廟太祖三昭三穆周增文武二世室則九廟也其制亦如明堂在中門外之左前爲堂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後爲室以藏主則太祖東向北昭而南穆故堂上度以筵室中度以几筵九尺几五尺南北七筵則六丈三尺同堂異室而昭穆備矣東西九筵則八丈一尺上下各十有六几而毁廟之主皆可升矣祭法廟祧壇墠以漸降殺遠廟爲祧二世室猶有寢廟高祖之父去祧爲壇高祖之祖去壇爲墠則有廟無寢去壇爲鬼則遷入太祖之廟夾室藏之所

謂毁廟之主也周語謂祖禰日祭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墠歲禱大禘終王楚語謂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其說不同晉孫毓曰諸侯之廟外爲都宮其說不見於經而朱子取之准以天子之禮則九廟異室而同一都宮猶五帝異室而同一明堂皆北面對越駿奔之所也廟各前堂九尺後寢如之其深二筵廟門容大扃七箇凡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三箇凡六尺其廣三筵太祖居中不過二丈七尺東西昭穆如之凡親盡者於廟外兆域爲祧卽其虛寢黜其地堊其垣於北壁爲石室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

是謂宗祏亦曰匰主先公遷則藏于太祖廟如其王時組紺是已先王遷則昭主藏武王廟爲左祧穆主藏文王廟爲右祧文王爲穆不害其尊者以王季壇存故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父子曰世廟必相向兄弟同及廟必相並若拘於六廟分列太祖之南則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共廟逮夷厲則昭穆易位矣子孫曷由以世次爲序哉故都宮之內自南而上廟皆相比隔以門垣故有每門每曲揖之文昭穆一直衡列者亦如之春秋書躋僖公以爲逆祀蓋君臣之分重如父子則叔父兄弟之分輕矣故三傳以昭穆言者謂

閔雖弟君也有昭道焉僖雖兄臣也有穆道焉其實兄弟鴈行與父子異也昭穆各一直衡列而君當正位臣次其旁本支秩然豈非天敘哉世及不可豫期而有德之宗又無定數亦惟深廣倍乎明堂而已東西各十八丈九尺南北三之廟後太室深二十五丈二尺雖昭多於穆或穆多於昭堂事則各全其尊室事或虛二而對一度以筵几皆可容也後人廟制宏麗門垣負絶祭時合列陪位及無地可容乃爲同堂異室則又因陋就簡無復壇墠矣正由不知孫毓所謂廟外爲都宮乃對越駿奔之所猶明堂也問周制同堂其制甚儉祭行於

堂足矣而又合食於室何哉曰事亡如存也古者垣周四面謂之宮中前半爲堂後半爲室室東南隅爲門西南隅爲奥是謂正寢朝夕饔飧合族綴食在焉室後爲燕寢兩夾爲房以居婦人雜記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註謂闈門非正門宮中往來之門也側階非正階東房之房階也廟以栖神門亦如之祭則夫人副禕立于房中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褐衣侈袂薦自東房故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率世婦之老者賀籩豆待徹室中之饌而後反故詩曰被之祈祈薄言還歸以此而准天子之禮可知矣蓋凡祭祼獻皆王先之后亞之后

不與則大宗伯攝書曰王入太室祼不言后者諸侯爲賓瓚士奉璋豈可參哉故常攝行爾尸之出入君與賓從祼獻則樂作既祼而薦有薦腥禮則踐爲堂事太祖南向左昭右穆猶事存於堂也既薦而肆有薦熟禮饋食爲室事太祖東向北昭南穆猶事存於室也既食而酳尸朝獻加爵禮終九獻樂奏九成於是設餕門外西室索祭于祊上嗣舉奠羣臣進獻更行三爵旅酬則爵無算樂如之燀胞翟閽亦逮賜焉厥明更以一牢繹於祊賓尸燕于堂由是觀之都宮統廟堂南向故各廟大門亦南向闈門在其東君由宮之左而北入太室則門必自東南隅矣東戶西牖雖南向而尊在西南故神主皆東向祫祭太祖西向對越者戶在東也後世誤謂廟中寢後有室合食以其淺隘遂混行室事於堂然堂門南向非復東戶故同堂異室雖存西向之尊而有昭無穆則太祖以下次第而東古禮於是變而不可復矣是故九廟前都宮而後太室周之制也因周之制而不立尸惟設神主則敬益顯矣後之議九廟者尚監于斯

任官十議　陳建

嘗讀胡氏管見曰後世治不及古者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善於用非其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廉恥道喪愚不肖居人上爲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畧法先王盡蠲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偏得賢才森布中外致君堯舜而措俗成康乎杜氏通典曰凡爲國之本資乎人甿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

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貢舉名目俾士寡而農商工衆始可以省吏員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薦延舉有臧否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刓弊其效甚速實爲大政可不務乎愚因二氏之言有槩於中酌古鑒今爲議有十以俟經世君子考焉一曰選舉之始不可輕取浮文也二曰小官之選不可不歸本省也三曰入仕之塗不可傷於冗濫也四曰冗官之員不可不加省併也五曰初選之職不宜驟貴也六曰遷轉之期不宜太速也七曰資級之遷不宜太限也八曰推讓之風不可不興也九曰考察之行不可不慎也十曰小官之祿不宜折減也夫何謂選舉之始不可輕取浮文也唐楊綰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之科專事文辭從此積弊轉而成俗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依古察孝廉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孝友信義廉恥而通經術者縣薦之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按唐書本傳謂楊綰此議事雖不行識者是

之溫公通鑑朱子綱目皆備著之以俟後之君子愚謂宜倣此意特設孝廉一科許郡守縣令正官皆得薦舉取行著鄉閭學通經史者薦之於省亦三年一舉行大縣舉三人中縣舉二人小縣舉一人州與縣同府倍之大府六人中府四人小府二人其荒僻郡縣人才尤稀處間一舉須限年三十以上學行成立者方舉府州縣舉同者聽至期巡按御史會藩臬官考之問經書義共六條條以三百字爲率如講義式不必用破承結尾藻飾策一道內問鑑史或先儒議論其十事以一千字爲率考試只作一日不必分場試卷惟彌封姓名不必

朕錄其經義全通策能答八事以上爲上等經義
通四以上策能答六事以上爲中等不及此者爲
下等閱卷不必遠聘考官煩擾考試次日巡按卽
會同藩臬官堂上公同校閱去取合省所舉多不
過二百人一日可畢上等績食薦於朝廷策試之
第一人授以京秩餘悉授縣令中等就令巡撫官
注授本省府幕縣佐署試之職以准古者辟署之
意注授畢然後奏聞付吏部爲據三年無過而後
實授其治行卓異才堪任重者撫按藩憲保奏之
不次擢用下等遣歸學問以俟再舉府州縣舉同
者除文理全不通外下等陞中等中等陞上等如

守令狗私謬舉徒文無行者撫按藩憲覺察劾免
之其誤舉寡學無文致考下者守令無罰所舉人
士守令終身保任他日有犯贓私干行止者降舉
主官二級庶乎守令知愼而不敢輕舉濫薦矣朱
子嘗與門人論當時之弊謂朝廷只有兩般法一
是排連法今銓部是也一是信采法今科舉是也
嗚呼非孝廉之科與難乎免於是二者之病矣夫
何謂小官之選不可不歸本省也馬端臨曰兩漢
二千石長吏皆得自辟曹僚而所辟大槩多取官
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
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恆必由之杜

氏通典曰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
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
厠班列皆由執政銓綜失序授任多濫豈有萬里
封域九流叢湊掄材受職仰成司銓以俄頃之周
旋定才能之優劣尊賢先乎文華懸別擇乎書判
求其無失不亦謬歟觀二氏之言則前代得失居
爲可見而隋文一時之權制後世固未可襲爲百
王不易之令典矣嘗考唐宋諸君間亦有畧知其
弊而少改其轍者唐制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
卽任士人高宗時乃遣郎官御史爲選補使謂之
南選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因歲水旱皆遣選補使

郎選其人宋神宗詔出陝福建湖南廣南等八路
之官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著爲令二君
所行是皆使其選歸各省而未嘗拘拘於隋文必
欲專總吏部之制矣愚謂小官選歸本省有五利
今日遠方士人數千里之京候選踰年回家挈妻
孥又數千里之任日月歷二三載盤費不啻百金
士人家裕者有幾率多倍息稱貸抵任償還皆未
免取諸民也欲責其廉介無侵漁百姓固難今若
選歸本省則此費十省八七其利一也京師之地
天下之人所輳集焉薪米踴貴恆倍於南方唐太
宗嘗分選人集于洛州緣此今若選歸本省則京

師米價可稍平其利二也四方官職有缺類季報上候選補到任多至踰歲甚至數載者有之曠官廢事日久今若選歸本省則隨缺隨補其利三也四方之人情僞剛柔異俗南北水土異齊非本省附近之人則無出以安其水土而請其情僞以展布其志故胡端敏奏議亦謂有司等官宜於本省相近人員陞選之說云知府知州知縣并方面有司等官陞選俱合注於原籍相近地方雲貴兩廣有司宜只於本省人員內陞選庶免其不服水土且得到任易便不致地方曠官日久耳其利四也人情所深願者莫大於祿養其親故毛義捧檄喜動顏色然任遠途遥則迎養尤難久宦違親於義又不可今若選歸本省則士人奉親之念易遂而忠君報國之念愈篤其利五也愚謂外官初選八品以下宜委各巡撫都御史銓注冊報于朝付吏部爲據此後遷轉黜陟皆吏部主之巡撫無與焉夫取士用人察舉於守令考試於巡按銓注於巡撫陟黜於吏曹參酌古今法制之善似亦可行夫何謂入仕之途不可傷於冗濫也攷之前代唐黃門侍郎知選事劉祥道上疏曰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人是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擇是傷濫也古之選者爲官擇人

不聞取人多而官員少也今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總人隨歲積爲政之弊也蘇軾言于上曰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胡寅曰善爲天下者減省吏員而賢才是擇惟恐其壅於上聞也專顧己私者不爲官擇人入仕者數倍於員缺以收其虛譽於是服膺官使新故更代往往恣睢嵬瑣之流而天下之禍亂起矣丘文莊公曰吏多而缺少在宋時猶一官而三人共之今待一官又不止三人矣洪武永樂間入仕之途科舉有定額歲貢有常數學校歲舉與吏部選調其數適相當當時選用者未聞乏人而需選者未聞淹滯近因言者憫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乃增開貢例其後又因國計不足立納粟上馬入監等名目於科貢之外別開岐徑選調止於此數而入仕之路比舊加多日積月累遂致人才數倍於前給假家居有需次十年不得選者臣恐積愈久而愈多往往衰老於選調而不得及時以進用衰老之人昏耄消沮布滿天下而欲事理民

未熟矣愚按古今入仕多途選調淹滯之弊多起
於中葉非惟不便於士其爲蠹政殃民不既深乎
夫取士任官以爲民也而至反爲民病其弊可革
而不能革者咎在上下因循玩愒而廟堂無憂國
任事不恤流俗之臣也蘇軾嘗言天下之學者莫
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
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蘇
氏斯言灼知流俗之情之不可恤也嗚呼必廟堂
之上有憂國任事不恤流俗之臣而後胡氏所謂
減省吏員惟賢才是擇之言可行也而後丘文莊
所謂科貢之外別開岐徑之途可塞也而後國初

貢舉與選調人數相當之制可復也而後天下可
幾而理矣夫何謂冗官之員不可不加省併也唐
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隆古之制
邈乎不可復矣成周兩漢內外之官員數雖衆然
皆官治一事未有無事而徒食於民上者也唐選
舉志太宗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
齡省併留文武總六百四十餘員又百官志謂太
宗初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
天下賢才足矣高宗而後日增歲益至玄宗開元
末官自三師以下至一萬七千餘員其冗甚矣李
吉甫謂自漢至隋設官之多無如唐者請敕有司

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
是省併八百餘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亦一快
也宋朝曾鞏議經費言景德官一萬餘員治平中
增至二萬四千員朝野雜記言祖宗時內外文武
官通一萬三千餘員至寧宗初增至二萬四千有
奇宋朝官冗又甚於唐矣胡寅目擊其弊亟稱劉
晏官多民擾之言爲名言蘇轍曾鞏輩議國家財
用皆惓惓以省冗官爲急可謂有見我太祖平一
天下官有定員至今垂二百年官職日增幾倍於
舊冗員可省者甚多如各府首領官共四員府學
官至五員州縣學亦三四員皆冗閒無事可省其

半其附郭縣學宜省併入府學如順天應天及江
西南安府及湖廣漢陽府之例蓋一城中止宜設
一學一孔子廟今乃一城至有三學四學三廟四
廟者甚煩褻無謂也至如遞運所亦宜省併歸驛
其各道有布政使無職掌今秪爲充資養望候陞
之官皆在任數月而遷甚至有未及抵任即遷者
此尤可省其各道兵備分巡宜合爲一官屯田職
事亦宜併歸分巡庶不致十羊九牧今京朝官如
翰林編修檢討六科給事中尚寶司丞中書舍人
行人司行人之類皆職清事簡不宜多設至數十
人請裁省使有定額至如大理寺副及各部員外

郎之類亦可省雖然省冗官有本為如杜佑所言欲求其理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省貢舉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可以安黎庶矣朱子語錄曰商鞅論人不可多學為士人廢了耕戰此無道之言然以今觀之士人千人萬人不知理會甚事眞所謂游手憑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祿只是為害朝廷何望其濟事眞是可憂朱子此言憂士人之多而欲其寡即與杜氏同意朱子又嘗與門人云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太學眞無益於國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見陳魏公亦以為可罷又曰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

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豈謂自古以設學養士為美談而朱子乃以為冗費廩祿無益可罷省其所感也深矣嗚呼安得朱子杜氏十數輩生於今時得時行政罄其施為以復古帝王之治之盛也哉夫何謂初選之職不宜驟貴也昔唐虞用人必歷試諸艱孔門高弟初仕皆為邑宰漢宣帝謂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以蕭望之在平原日淺復試之於三輔唐宋進士初授皆主簿縣尉之職雖狀元初授亦止外州僉判蓋試之民事以觀其才能察其操守閱其功勞然後漸遷

以至京秩不遽然輕畀以清望華要之官也我朝之制進士惟一甲徑除翰林第二甲出身從七品第三甲出身正八品故洪武初年進士皆授縣丞蓋即與唐宋同意永樂而後二甲以下進士始徑出庶吉士入翰林徑選科道與吏部主事之華要而以各部主事為尋常以推官知縣為不屑矣胡端敏奏議曰我祖宗朝立賢無方故能得眞才實用今則清要之官專取一途百官敘轉惟憑初選進士初選美官則惟循資可立登要地故今士人初入仕途即有希緣求得美選之心既得美除即專持循保守祿位之計近年進士之掄選者間有

南京之缺而即避近侍之該陞者遇有京堂之缺而即爭養成此等士風而欲與圖新政理難矣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唐宋所取狀元進士皆先歷試民事而後召試館職或令再試他官而後擢居臺諫上寄朝廷耳目之司下儲公輔宰輔之望不敢輕試以新進之士也我聖祖論人之姦良亦言試之以事而後見今豈可以新進未試之人而遽居耳目股肱之任也又曰洪武初年取中進士多選縣官後至天下賢才悉授守令乞令後百官陞授署做李唐均調內外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之制

進士出身不得徑選科道部屬舉人出身不得徑
選同知知州京官外補不得徑陞參政副使而惟
推訪知府知州知縣之久任卓異者而遞遷之則
守令知重而凡善政可行生民蒙福矣愚謂胡端
敏此議通達國體今日可行夫何謂遷轉之期不
宜太速也漢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居官者長子孫
至以官爲氏其二千石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
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
促急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
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内顧一切營私者多黃霸曰
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絶簿書盜

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
其故徒相益爲亂二子皆漢賢臣其言深識治體
矣漢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
業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其教化故二千石
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
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
於是爲盛稱中興焉史又稱宋文帝元嘉之政百
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吏不苟免民有
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内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士
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二君久任
之效明著史冊班班可考矣丘文莊公曰按九載

黜陟之典始於唐虞後世任人惟西漢爲最久黃
霸在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一定之制惟我聖祖
稽古定制始復有虞之典官皆三年一考六年再
考九年通考中有善政著聞者卽行旌異之典其
秩滿者則又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
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
新之費百年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
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祖宗立法之初意
矣胡端敏奏議曰藩臬守令皆久任而責成功弘
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爲知府
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參議於北來春則又陞

參政或憲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憚遠
不行在家稍候二三月卽改左而之近矣到任未
及三二月卽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
道路如織月日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於進士爲
知縣者亦惟僅及三年卽擢中間朝觀科場差委
參謁奔走曠廢歲月居半事在承上而不卹下也
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之凋弊若見
驛舍之損壞誰爲之修也視生民之困苦若見驛
馬之疲瘠誰爲之卹也愚按二公一言國初久任
之善一言近日速遷之弊何國家法制多善於初
年而敝於承平之世也愚觀見近一仕人先任江

西叅政不半歲即陞廣東憲使又俾半歲遂陞廣西右方伯抵任纔兩月又陞福建左方伯不半歲又轉應天府尹抵任未幾又陞甘肅巡撫都憲遂遷侍郎不三載間凡六七遷携揭妻孥往來道路所至坐席未煖而行李又戒途矣如此遷轉頻數不遑寧居雖其人亦不願也雖使聖賢居此亦無由以安官行志而使民被其澤也嗚呼使其人果才堪大用則前時如楊信民猶以叅議徑陞都憲葉盛自叅政徑陞都憲亦何不可如何文淵猶以知府徑陞侍郎陸瑜以布政徑陞尚書亦不爲過何必使之輾轉繁促僕僕道塗重煩郡縣夫馬供

頓勞費不貲乎近日有爲策議者曰子產爲政累年而後化成伯禽治魯三年而後報政今之人未必皆聖賢也聰明得於簡冊之陳言志力奪於舉業之舊習其奮翼策步必一二年治乃有緒焉而旁視同列超遷內拜若屢矣於是而速進之念生速進之念生則爲民之意短而求上之意急謀身之術巧而取民之計多百姓何利於是哉下之人知其意欲速也吏胥得以肆其謾豪猾得以窺其弊上下之間一切苟且而已有志者拜一命之寄亦欲展布以爲永圖而速進者得以惑其意是使天下無誠心爲民者矣愚按天順以前官多久任

而致績效如周忱之巡撫蘇松自侍郎至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翺之提督遼東自僉都歷陞副都左右都凡十一年于謙之兼鎮河南山西凡一十八年此撫臣久任見于名臣錄者可稽也如吾東莞知縣盧秉安任至一十九年而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之詩吾鄉前輩陳璉知滁州垂十年而異政著聞當時亟來褒擢之典此守令久任見于郡邑志者可考也以此方之今日其爲是非得失不待智者而較然矣然而今日乃不能行此者以恆情慕榮速化世習成風而司銓衡者不敢違衆以召怨謗寧爲身謀而不敢爲國謀也故愚以爲此

事今日惟朝廷主張於上而已明詔天下自今斷行久任如巡撫守令皆以九載爲滿以六朞爲限非踰六載不得遷轉其貪殘不職者歲按黜如今法其政事卓異者璽書旌獎增秩賜金起遷大拜如漢世及我朝天順以前何文淵陳璉諸人之例如此而不政善民安者未之有也夫何謂資級之遷不宜太限也如知縣陞主事主事陞員外員外郎陞僉事僉事陞叅議叅議陞副使副使陞叅政叅政歷陞按察使右布政使又轉左布政使復擢府尹或光祿太僕卿然後陞巡撫都憲遷侍郎至尚書此近日陞遷資格也國初無是也天順以前

亦不如是也夫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補助若非行超遷則久任不可得而行何也蓋循資而遷躐級而擢則自知縣至尚書階級繁多其勢不得不速遷而況司銓衡又務爲循資速遷以弭謗怨乎此久任之所以不能行也且循資之說止可以待常才而非所以鼓舞豪傑止可以酬年勞而非所以振勵事功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考之天順以前仕之賢者或先超遷而後使之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遷以補之如周忱由長史徑陞侍郎于謙由御史徑陞侍郎王翺由御史徑陞都憲所謂先超遷而後使之久任也如陸瑜由布政徑

陞尚書何文淵由知府徑陞侍郎陳璉由知州徑陞知府知府徑陞按察使又徑陞通政使所謂先久任而後加以超遷也愚謂循資而速遷與久任而超遷此正朝四暮三朝三暮四之說總而較之其爲遲速乘除適均無分毫損益雖於仕者無分毫損益而於國於民則所損益天淵矣正使少損於仕者而利民利國猶當爲之況於仕者無分毫損何憚而不爲近日胡端敏奏議謂府尹布政使稱職者宜留久任選陞六部侍郎不必更陞巡撫都御史以致遷徙不常不得盡心民事又曰在外布政二司官宜照弘治以前事例僉事徑陞副使

副使徑陞按察使參議徑陞參政參政徑陞布政使不必如今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不常虛曠歲月地方常致缺官誤事愚謂此議鑿鑿可行杜氏通典所謂欲久其任在少等級即此意也夫何謂推讓之風不可不興也昔舜命九官濟濟相讓禹讓稷契暨皐陶益讓熊羆伯夷讓于虁龍唐虞之時任官莫不皆讓也周成王訓迪百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三代之世莫不以推讓爲美也下迨春秋晉悼公擇帥范宣子讓其下韓厥輩亦皆讓焉是以民和而諸侯睦數世賴之讓之

效也秦漢而降古道不興至魏晉時士人益務進趨廉遜道缺劉實乃著崇讓論以諷之其畧曰古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其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故讓道與賢能之人不求而自至矣至公之舉立矣百官具任爲百官之副亦先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下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人臣初除通表上聞名之謝章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季代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推讓

之風行則賢不肖殊矣愚按劉寶所論崇讓之美深切著明有國者能舉而行之其有益於人才風俗政治不少矣至宋眞宗令內外七品以上淸望官授訖三日內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缺則以見舉多者甚而授之此制卽本劉寶之論也近日尙書霍文敏公韜嘗疏請令在京堂上官到任半年後各舉一人以自代胡端敏世寧爲兵部侍郎亦嘗上因疾讓賢疏亟稱李承勛何孟春二人之才而舉以自代焉二公所陳無非欲薦賢爲國欲遜讓成風也嗚呼使今日制典許人人如此特以必行其無舉與謬舉者皆有罰

何古之治之不可復也哉或曰賢愚各從其類如使舉官自代則許敬宗必薦李義府王安石必薦呂惠卿則將奈何曰寶論固云擇所讓最多者用之宋制亦云以見舉多者授之不賢之人其所讓者必有限其見舉者必不多矣固可無慮也夫何謂考察之行不可不愼也我朝之法百官自按罪問黜之外內有科道之糾彈外有撫按之舉劾貪慾者無不去當黜者無不黜每歲通計不下數百員法已嚴矣後來又立爲考察之法京朝官五年一考察外省官三年一考察每次考察黜退老疾罷軟貪酷不謹等項兩京至二三百員在外至三四千員此則法外意矣法網太繁密矣前代未嘗有是也我國初亦未有是也丘文莊曰仰惟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司府州縣官吏各齎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當廷劾奏之以行黜陟近歲爲因選調積滯設法以疏通之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僚不復稽其實跡錄其罪狀立爲老疾罷軟貪酷素行不謹等名以黜退之殊非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降施焉其有緣事降職降名亦許其伸理其愛惜人才不

輕棄絕之如此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彼哉何人立爲此等名目其所謂素行不謹者尤爲無謂夫人所行安能事事盡善事事合人哉不仕則已一履外任稍爲人所憎嫉則雖有顏閔之行有所不免矣竊觀漢時長吏不任位者三公遣掾吏案驗然後黜退其後不任三公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謂有罪者心不厭服無罪者坐被空文意謂當時長吏雖心不厭服然猶有罪可名雖被空文然猶有文可考今則加以空名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以至於沒齒齋恨禁錮人於聖世謂之何哉後文莊召人內閣適當考察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

幾二千人文莊遂言于孝宗皇帝勅凡歷官未及
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亦
勿黜文莊非徒言之復施行之可謂忠厚之至愼
之至矣憑按考察之法原其初意蓋以補按問糾
劾之所遺以疏通選調之積滯使先進之士不得
以久據祿位而壅閼仕途使後來之士皆得以均
沾一命不至老死覊下也今仕途惟進士出身者
不限其舉人監生每椷所選初一考察卽十黜去
二三矣經再考察十已黜去六七矣經三考察不
去者十一而已況雜流乎聞之何文肅公喬新云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部院考其尤不職

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
黜為公方岳而下少有微瑕輒黜之至弘治初幾
二千人矣至近年所黜遂踰三千幾至四千視國
初不啻百倍矣是何國初禁網之闊疎而近年嚴
密若是也是何國初禁網闊疎而治近年嚴密百
倍而反不足以懲姦也其得失之故可考而知矣
按此之行利一而害三利小而害大此法止便疏
通選調而已所利者小也而三弊不可勝言矣一
起上官恣私喜怒陰除異己之弊一起下司阿諛
承迎祈免下考之弊一起在位亟圖囊槖以防速
退之弊此法不罷此弊不去太平未有期也夫是

已非人好諛惡逆人之常情上官所行或偏或私
勢所不免僚屬或一言不合或一事違拂則喜怒
愛惡從之而考語之賢否因之矣一州官員之賢
否繫於知州一人一府官員之賢否繫於知府一
人愛惡出於一人之口而撫按藩臬守巡之考語
莫不因據附和同然一辭矣司考察者只見撫按
藩臬守巡之皆同然一辭而不知其初起於一人
之私愛惡也今之考察去任如此者大半也胡端
敏奏議謂嘉靖初年朝覲考察多將剛正有為不
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才缺乏謂此也夫
是之謂起恣私喜怒陰除異己之弊夫上官既以

從違為喜怒以喜怒為賢否於是為僚屬者不論
事之是非理之可否專務承順一意逢迎以圖免
下考以冀免考黜其有不便於民者仰屋竊嘆而
已不敢言也胡端敏奏議謂今守令各官惟撫按
批問詞狀或委勘事情則稟其意而亟為之虛實
輕重惟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固不恤也正此
意也夫是之謂起阿順承迎之弊夫既入仕數年
寧能免一事之無違咈於上轉瞬居諸考察之期
將至而罷黜懷虞矣自非天性不移者能不起囊
槖之計為好官不過多得錢之想耶胡端敏奏議
謂今之為仕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下

焉者惟圖取覓得錢以防速退斯言盡今日仕人
之情矣夫是之謂起亟鬭囊篋之弊嗚呼考察之
行莫不以小懲大戒廉頑立懦之風莫踰於是也
而不知適所以長恣私益阿諛速貪計莫不以為
除舊布新後來者庶幾愈於前日也而不知考察
不除三弊如故三年之後考黜之數未嘗減於三
年之前賢否實無大相遠正昔人所謂徒相益為
亂也法繁而弊愈滋法久而人愈玩國家生民何
賴焉孰若返國初之舊而為愛惜人才之計耶朝
廷愛惜之則士亦必自加愛惜士既自加愛惜則
必為國家愛惜生民而宗社生靈長久之計終必

賴之矣或曰久不行考察則耄者疾者才不勝者
坐視其瘝政貪暴不謹者坐視其肆於民上耶曰
今巡撫巡按歲一考劾知縣以上疏于朝而罷黜
之但未及於司府首領州縣佐貳與雜職爾宜令
撫按并雜職以上歲會藩臬而考覈之年老者必
明註其年已若干疾者必明註其有某疾貪者酷
者必明註其所貪所酷之實跡素不謹者必明註
其不謹何事冊報于朝罷黜如法如此庶乎被黜
者心服而不坐被空文而不致受此曖昧不明之
惡聲而齎恨於沒齒矣夫何謂小官之祿不宜折
誠也嘗稽之經訓矣中庸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

而朱子釋之曰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
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蔡沈釋之曰
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廩祿不繼
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
罪戾矣此聖經之言昭乎萬世君人之軌範攷之
歷代能知此而行之者三君漢宣帝詔曰吏不廉
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
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後漢光武
亦詔百官俸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
下增於舊秩宋太祖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

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
官而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為率差減其員舊俸外
增給五千三君所行誠有得於勸士體臣之道矣
我朝洪武定制於百官祿皆無甚厚薄雖九品卑
秩亦月支俸五石不知始自何年方行折鈔之例
京官三分本色七分折鈔外官二分本色八分折
鈔大官俸多折鈔猶可小官俸少折鈔愈少矣以
縣官言之兩漢縣令秩六百石今知縣七品原定
月俸七石五斗歲止八十石已多寡不侔况今折
鈔例行一歲實支之數猶不及兩漢一月之半乎
今士受職之官必携揭父母妻孥十餘口有終歲

溫飽之需有往返道途之費又有推其餘以仁三族之望此皆爲士者俯仰之私不可不恤也今祿薄如是誠不足以恤其私於勸士之道固有未盡漢蕭望之言于君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宋夏竦亦曰爲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也去貪致清之本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缺於家雖嚴父不能制其子況人君能檢其臣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凡人能守清白乎二子之言與三君之詔一轍今日朝廷欲體臣興化責廉求理誠不可不察乎此矣然則如之何而可其即以今制從九品月支五石爲準等而上之每品皆加一石至正七品則爲俸十石至正二品則爲俸二十石皆不必折鈔少倣漢宣光武諸君之詔之意益卑不益尊其庶乎

制兵議

明　陳　建

夫兵者生民之大命國家之盛衰興亡恆必由之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兵固有國者之所不可已也然制兵之法莫善乎兵寓於農莫不善乎兵養於官愚請詳陳前代得失之故而後及於今日之事成周井田之法邈乎尚矣周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令貢賦此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唐則比閭族黨州鄉之民行則爲伍兩卒旅軍師之衆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容服相別聲音相識也兵農無彼此也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唐府兵之法始一寓之於農史稱其居處敎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絶禍亂之萌此唐初之所以盛由兵寓於農也至開元中承平日久府兵法壞張說李泌謂其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跋扈之禍李林甫始奏募人爲長征兵卒啓方鎭惜忘身殉利禍亂遂生下陵上替不可救止歐陽修唐史謂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

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此唐室後來之禍皆源於輕變府兵之法而兵農爲二也蘇軾論宋兵之弊嘗曰唐府兵之法無事則力耕而積穀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也葉適曰康定以後謀國日誤召募日廣而後天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厚祿而未嘗有一日之用政和以後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披甲荷戈幹離不始挾兵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召天下兵以勤王京師不守而勤王之人潰散爲盜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觀二公之言則宋家之禍未始不起於養兵之弊也明矣羅大經鶴林玉露曰五代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鬭一呼即集本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乾道初陳福公獻民兵之策兩淮荊襄皆用其策開禧

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丙寅□大舉南牧圍安襄宣司檄召諸郡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掠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師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觀此則兵寓於農與兵養於官其爲得失利害較然矣昔唐李抱眞節度澤潞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宋張方平曰昔太宗籍兩河强壯爲兵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爲官軍也此二者所行蓋彷彿寓兵於農之遺意矣范仲淹曰戎□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滕甫曰中國□□之兵常患多寡不敵蓋中國兵有定數至於平民則素不知戰□□之俗人人能戰舉國皆兵此其所以多勝也觀此則□□猶合於兵農不分之意得寓兵於農之利中國何獨不然也馬端臨曰周官小司徒伍兩卒旅軍師之法此教練之數也司馬井邑丘甸之法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

之國勝兵數萬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
甸六十四井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
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方調發一人也教練必
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
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蘇軾曰三代之兵不待
擇而精蓋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
以一家而備一正卒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
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
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
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後世
兵民既分兵不得復還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

徒爲無益之費而不可使戰由此言之寓兵於農
之制誠行則兵可強費可省無將帥專兵之虞無
募兵潰亂之禍永世保民之道莫加於此有國者
何憚而不爲乎我太祖平一天下設置衛所分布
內外爲衛者四百九十有三爲守禦所者三百一
十有七每衛旗軍以五千六百名爲率每所以一
千一百餘名爲率可謂盛矣然承平日久武備廢
弛軍士逃亡故絕者過半甚至十無二三者其存
者率多懦弱不堪雖每歲勅差御史清勾司府州
縣皆設官清理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近閱袁
州府武衛志謂承平百七十年法網日疎武衛尸

其職而兵不教戰流竄逋徙十亡六七其存者率
柔脆聞炮鼓格鬭聲畏怖欲死正德間華林嘯聚
及寧濠所集皆烏合耳平時佩虎紆金靡廩食粟
者不能被介冑挾弓矢一戰顧鼓勇而陣盡市井
民兵國家所獲衛力僅河漕歲千人耳嗚呼此言
確盡當今軍衛之病觀袁州一衛而天下可知矣
今雖逃亡耗缺之餘總計天下實在兵賬猶逾九
十四萬而西北邊兵且四十萬然近年□□深入
我并汾虔劉我畿甸如蹈無人之境諸衛之兵曾
不能向一□發一矢交一戰今縱清勾充滿衛伍
亦徒耗國儲而何益於勝負之算保障之功也哉

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國家竭帑庾以供軍
而實何嘗得一朝之用如此雖有衛猶無衛也雖
有軍猶無軍也朱子嘗曰今朝廷盡力養兵而兵
皆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卻是
無日不用兵也觀之今事實然實然近胡端敏奏
議曰今天下衛所原額軍士逃絕者多實在者少
以逃絕者言則遠年丁盡或埋沒者歲歲清查既
無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回
空累里甲造册勞費貼解艱難以見在者言今養
軍雖多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
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

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先代軍死甚可痛也況今東南力薄之人充軍西北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亦嘗逃回尤爲無益愚嘗因胡端敏此言推之竊見近年每解一軍即累里甲繼費數十金長解方回逃軍繼踵每一軍逃即遺棄所買充妻小流落乞丐凍餒而死今天下每歲軍解軍逃何啻數千是即每歲累窮里甲數千戶累死軍妻數千人也其可矜閔甚矣抑尤有異焉者近年大同宣府以至遼東福建諸軍每給糧稍不如期動輒詬噪羣起思欲爲亂甚至戕脅主帥者有之此風豈盛世所宜有也使兵寓於農

詎至此乎近日胡參政松奏疏曰大同兵自頃年鎮巡諸臣失於撫馭致其悖逆驕慢偃蹇日甚一日遡來教場鞠爲蓬藋金鼓幾於絶響每邊境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彼悍夫驕卒方抱其愛子若孫熟寐以寢苟稍稍繩縛則羣起而噪呼脫巾而詬詈事勢至此豈不可爲之痛哭也哉馬端臨謂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唐兵雖多驕悍而不爲用今日兼有其弊矣竊謂今日承平玩愒百度懈弛百弊叢積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而軍衛一事爲尤甚遡者有事交南因衞兵不足而行募兵之令矣然兵方集而刦掠已肆沿途騷然有司

不敢詰將領不能禁彼寇未平而吾民已先受禍募兵益寇古今天下同一揆也嗚呼清軍無益勾軍無益解軍無益調發罪人充軍無益養兵於頂無益募兵於暫無益非惟無益而害反有甚焉盍亦反其本而求其善矣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改而更化之乃可理也丘文莊曰天下之事譬如器用有舊而壞者必又爲之新製則其用不窮矣今日之軍伍可謂舊而壞矣失今而不爲之更制吾恐日甚一日一旦有事倉卒之際其將噬臍無及矣愚於此有策焉不煩清解不煩譎充不煩預養不

煩召募不至大更張駭世而兵自足民自安則有民壯一事因今法而稍加損益焉俾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寓兵於農之意足爲經久可行之法爾矣何以言之今日州縣民壯朋丁均糧十年一編聽差操捕無衞所處即用以守城亦彷彿出兵於農之意愚嘗備員臨江府原無衞所附郭清江縣止編有機兵八百餘名亦設置教場四時操練一如軍制或有寇警則督捕官即率以往無養兵之費而亦足以遏寇安民但今民壯貼戶皆是朋合別圖丁糧顧募頂役亦未盡善又十年一另編分合不常亦非盡一不若各隨其里甲編定

如一圖十甲一百戶卽編民壯一百名圖甲內人戶有多寡大小者隨爲增減不拘一律大率以中戶爲準一戶編一名大戶丁衆糧多者一戶編二三名小戶丁單糧寡者二三戶朋編一名就如里甲之制十年一次輪班聽役縣小兵少者二班合爲一班五年一次聽役除有非常大寇警方盡起用之次警則酌量起用以次一二班周而復始小警則用本班至十年一界造冊圖甲內人戶丁糧或有消長民壯之數亦隨增減每戶必推擇戶下正身精壯者出當其或糧多而丁不足者方許令義男應當不許顧募代替生弊推行如此則雖不必拘拘於井田府兵之旣往稍損益今之法而卽得寓兵於農之意有國制兵簡易經久百世可行之法無過于此矣若夫今日一時補偏救弊之權宜則又有可言者在於調停衛軍之制耳何也國初衛軍籍充垛集大縣至數千名分發天下衛所多至百餘衛數千里之遠者近來東南充軍亦多發西北西北充軍亦多發東南然四方風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濕逃亡故絕莫不由斯道里旣遠勾解遂難謂宜更制各歸土著除國初編發子孫已數世慣彼風土不願回原籍者聽中間有願回者官司給文發回原籍衛所補伍以後充軍俱卽編本所附近衛所庶鮮逃亡易爲勾解雖然法雖書要不過補偏救弊一時權宜之政而已終不若隨圖里編民兵之爲經久無弊何也蓋軍隨土著秖省清理勾解之煩小利而已他弊固自若也若兵隨里甲則可省養兵之費可省募兵之害可無逃亡缺伍之虞可無孱弱充數與夫驕兵悍肆之患凡昔之所謂弊者一掃而空之而所謂利者悉兼而有之矣不井田不府兵而自得寓兵於農之利迂疎一得妄謂聖人復起或有取於吾言而潤澤之矣

宗藩議

明 陳建

自古有天下者莫不以親親爲先務然求其協恩義之中盡法制之善而不啓禍亂之階者鮮矣蓋家難而天下易親者難處而疎者易裁自三代成周而已然是故以成王爲君而輔以周公之聖猶不能無管蔡之亂而況春秋叔季衰微之際其尚能制藩侯之恣横而不來繻葛之倒懸耶嬴秦懲羮吹虀公族惟食租衣税遂至孤立而亡不旋踵漢興鑒之[illegible]封同姓王三庶孽分天下半卒來驕横逆節萌起七國之禍漢室幾危曹魏過爲防[illegible]是致[illegible]不僅之禍西晉則諸王擅

兵搆亂畧同漢氏遂啓五□亂華之禍益無足言矣唐宋天潢雖皆封王封公然亦止食租衣税又且聚處京師不之藩國是以祿山朱泚爲孽而諸王駢首就刃女眞陷汴而趙氏舉族北遷禍斯烈焉然二代之法亦有可稱者疎屬皆得隨才授官有累遷至卿相者宋中葉又立宗學教養科舉選用一視進士使宗室得盡其才斯又法制之善也我太祖有天下親親之道尤隆大封親王分處藩國歲祿萬石不典兵民一切鑒前代之失而爲之制親王之子則爲郡王歲祿二千石親王郡王皆世世襲封焉郡王之子則爲鎭國將軍歲祿一千

石郡王之孫則爲輔國將軍歲祿八百石郡王曾孫則爲奉國將軍歲祿六百石玄孫則爲鎭國中尉歲祿四百焉五世孫則爲輔國中尉歲祿三百焉六世孫而下則世世封奉國中尉而其祿米亦二百石焉若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之女則又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之封而其祿米亦有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二百之差焉又有冊封及宮室婚姻喪葬諸費皆給於官焉又有厨役齋郎校尉鋪排等役皆編於民焉我朝親親之恩可謂無所不用其厚遠過前代矣但天下之事貴中固不可過於薄而鮮恩亦不可過於厚而無節過厚無節則

難乎其爲繼而其弊復因之而起何也國家財賦止有此數今日貢税所入視國初不加多也而宗室之生生無窮以一王府計之國初止親王一人今則分封郡王多至數十府分封將軍中尉多至數百千府矣至於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亦且數百矣近大學士桂萼輿地圖紀河南歲賦二百餘萬而宗室頒祿且至百萬他省可知矣夫國初至今猶未二百年僅及五六世也而已繁衍昌熾至此況繼此更數十年數百年之久更十世數十世之遥乎將盡天下之財不足以給之矣且郡王將軍府第規制宏鉅每一冊封即併遷居民數十

家費用官銀數千兩宗室分封日繁月盛民之愁苦不可言喻今藩封之處城即半為紅墻若更數十百年將盡城郭不足以容之矣况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宗室年生十歲仰受封支祿如生一鎮國將軍即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即得祿萬石矣生一鎮國中尉即得祿四百石生十中尉即得祿四千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甚至花生螟育房第微賤莫可究詰此近日豐林王所以有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之請蓋宗藩中有識者亦已深嫉此弊而懼其流之不可遏觀近日言官之疏可知

矣嘉靖壬辰給事中秦鰲上言臣備員言官日閱章奏近見戶部題奉欽依以太倉銀三萬兩補給襄陵等府祿糧又以河東運司鹽銀萬兩補給代府祿糧臣竊見太常俸糧于光祿借給論者猶以為非况太倉係上供之需鹽銀係解邊之用一旦捐之以給藩封司國計者豈不知其端之不可啓而其終之不可繼耶蓋邇來宗室之困極矣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關支者如成鋼之率衆出城毆傷吏卒奇淢之驀越來京擅自奏擾夫宗室日繁祿米日益其勢必至此也今地方之困亦甚矣山西因祿米不足科索商人引銀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料陝西當累年饑饉之餘加以三邊師旅之擾所在之存留既少則各府之供饋難繼其勢亦必至此也戶部請以太倉運司之積補祿米不足之數豈得已而然哉臣愚以為抱盈注虛為一時計則可矣非更化善治終不可為萬世法也臣嘗為行人奉詔河南聞宗室不知自愛者往往下偶賤倡至有花生殿下之號伏見嘉靖九年豐林王台瀚題為前事內開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一節已經該部具題奉聖旨這事情待朕從容審處臣獲覩德意不勝喜躍側耳二年未蒙聖斷淺見薄識固不

足以窺聖意之所在竊以豐林王之言非特為天下計亦為宗室計也陛下豈不諒其心哉特以我朝封建之典不宜輕變焉耳臣以為聖祖之神明豈不知末流之必至此耶意謂歷世百年之後自當因時損益臣恐聖祖在天之靈不能無望於今日也若漢高帝封三庶孽半天下其後文帝用賈誼之言遂衆建諸侯以分其力光武中興封國甚廣至明帝諸子食邑太儉曰吾子安得與先帝子等乎此漢之文明所以為善守法也蓋事所當革時所當改而祖宗有未暇者子孫能體而行之遇變而通之正古人所為達孝也見今河南以旱蝗

奏請則周府等府不免于匱乏矣山西平陽又以連被重災奏請則交城等府不免于匱乏矣太倉之積貯鹽引之羨餘不足以供各府之奏討亦明矣陛下試取戶部錢糧出入之數而計之山西河南陝西歲入若干各府祿米歲用若干今災傷蠲免之外存留若干一覽之間則宗室難計之由斯民坐困之弊陛下必有不忍不亟爲之處者矣愚按此疏深切著明勸勉懇懇臣子愛君憂國不當如是耶然疏內亦止言時宜於變通而導君以自爲變通而終不敢明言所以變通之策若有所難言故爲是引而不發考雖朝廷有旨該部看了來

說而終亦不聞有所施行者何哉嗚呼聖王必爲可久可繼之治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日宗室祿米之弊上下困窮已極其變通損益更化善治誠猶厝火積薪救之有不容少緩矣然而事體重大天下之人皆知之而不敢言在朝臣工皆憂之而不敢議雖朝廷亦以重遺祖訓重咈宗藩遲回猶豫而不欲遽然有處矣天下之事未知所終朱子嘗言漢法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餘諸子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不免躬農畝之事如光武初年自販米是也

朱子所言漢法即與成周封建之法大抵相同蓋聖王立爲五服之制定爲五世之澤實天理人情事勢之不容已五服既盡則恩澤不容於不斬雖欲懷無已之情其如理勢之難何哉朱子於宋事亦嘗有憂焉謂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駸駸四五十年後何以當之事極必有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項在漳州因登極恩宗室量試出官者一日之間凡六十餘人州郡頓添許多俸給幾無以支吾朝廷不慮久遠宗室日盛爲州郡之患今已有一二州郡倒了嗚呼宋世孤遺之給量試之恩比今祿米猶不及十一也而朱子已不勝其隱

憂深慮使朱子生今之世覩今之事其爲憂慮又當若何區區私憂過計謂宜限其妾媵別其嫡庶宗室年非四十無子者不得置妾有妻之子妾之子不得封嫡妻子封不過三人庶妾子封不過一人庶乎所謂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以絕其冒濫覬覦之奸此最首策也宋制雖親王亦不襲封今郡王獨不可除襲封之制乎宋宗室多同居一院今將軍而下獨不可爲同門異室之制乎我明祖訓襲封郡王減半支給今襲封親王獨不可亦從此例乎祖訓靖江王府減正支子孫不封郡王今以初封親王之子方許封郡王其襲封親王之子

盡止可將軍乎今制郡正將軍祿米皆中半折鈔百官俸給則至有二三分實支而七八分折鈔者今郡主儀賓而下獨不可同百官之例乎宋制有孤遺俸給以待袒免而下之親今宗室自鎮國中尉而下皆與親王無服與朝廷疎遠盡止月給孤遺俸二四石斯亦足以贍其生乎宋制又設爲宗學選疎屬賓實明敏者敎之使並得從事科舉今盡倣行其法而稍寬其取中之數庶宗室有才者皆爲國家之用而不至虛生虛死乎凡此皆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天理人情事勢之不容已者私憂過計經世君子試思之

封建議

明 張翀

嘗讀柳氏胡氏封建二論一則謂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蓋非帝王而是秦矣一則謂封建也者帝王公天下之大端大本壞天下之法制自秦始其說嚴而正矣要之胡氏之嚴正或失則拘何也有見於制之善無見於時之適也使君天下者皆堯舜禹湯文武焉雖私土子民各君其國綱之所運制于一人其勢順其機張雖萬世行之可也夫何漢唐之守令賢於三代之諸侯者豈止於桓文爭衡矣乎是故制不可拘也若柳氏以爲殷周盛王也而不革封建者不得已也

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勝夏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湯武雖欲革之如勢何故以爲非聖人意也勢也噫聖王作民君師立一代定制豈無所見而姑狥其勢以自安也是故時便而勢順制善而民安封建雖不革可也不然順天應人之主命且可革顧不能革其制而郡縣耶愚故曰封建非勢也從道也然則二論將安取衷曰立制在審尚承制在得人

練兵議

明 葉春及

職粵南海隅人也稔聞枹鼓輒借嘗事者居常罔備臨變莫厝獲辠于人民社稷安用其爲天子吏哉乃不自忖猥懷壯圖倘有十室之寄當奮一割之能茲又承乏海邑邑經寇變至殺長吏陷所城非尠小矣用是日兢兢于茲且屢承上官奉天子命拳拳然封疆是敕敢不勉旃兄夙心乎竊思練土兵久矣機兵非土兵哉自初設抵今竭民力百餘年募之何爲不練又安事事也弊在今之視昔所募非所用故耳職痛之泄任即按故糜原額三百半赴團練調守城者尚百又五十名孱冒之弊

蓋難逭矣禁勾攝華厮役省迎送汰老弱者四十五人召壯充補姑即而部署之爲五營營分二隊長隊一兵十合二隊旗手一鼓手六凡二十九人各有定局矣乃爲聯轄而叅馭之爲哨長三人左一人掌東北二營四隊右一人掌西南二營四隊各掌旗二隊長四兵四十凡四十六人其鼓則聽中軍中軍一人掌中二隊與中隊之旗五營之鼓又有司各營之視聽者二人執籌燈者一統鉦鐃者一成隸之凡五十五人是長哨者三人長隊者十人兵百人燈一人鐃一人旗五人鼓三十人凡百五十人而日專于戎機矣又視各營晝地爲守

敎閱之隙以備巡徼直宿中軍守庫獄居于署四營各方城守居于關且各有司自東至北東關者司之自北至西北關者司之自西至南西關者司之自南至東南關者司之以護壕塹雉堞又均其役守署及關各五人半旬而更上府宿者隊一人浹月而更例應迎送使令者營不過三人幷鼓人遞遣人皆聽于長亦既有約束而可聽命矣但未敎之兵固難使戰敢請轅門一人爲師俾之轉相敎習巡捕領而旬練之職統而月練之稍爲賞罰使可即戎而止然又有淺慮焉險無可與守之耳城外西北高山去城數武下瞰城中失險甚矣故

於四營分哨必使東者兼北南者兼西以共其險竟非完計也團練者不敢盡請敢請五十五名設爲一營準游兵以守西北諸山有警屯之與城中犄角無警分五營各備一隊練之且以巡徼郊衢以省守舖等役此息民保障至計也

保甲不屬巡司議　　明　葉春及

兵之用鄉上矣然三代以下民皆畏官而不畏賊何則徒役煩而誅求之日促也職到任即甲其民民皆蹙而難之謂黃冊造將籍而役我一旦有警將驅我於戎行職乃進而誓之所不與百姓同心者有如日於是相率而聽命矣然初第屬而諭法耳使之爲兵又蹙而難之則又進而告之曰周禮家七人可任者三家六人可任者二家而五家五人可任者一家而二不籍其名而定其數可乎曰諾乃籍各都之民可以負戈者得四千四百六十又七益有常數無常人各推其家之壯者爲兵不

惟三代之法則然名不定于官府亦所以使其樂從也去年本道取鄉夫之籍職上報在縣與在道同民謂道尊縣親遽聞于道彼之惑也滋甚本道諒而從之今從一年民情大安彼亦畏賊而不畏官考國初止有里甲觀教民榜里中若有强劫盜賊里甲老人集人擒之可見後增總甲有司祇以夫役煩之竟不能任盜賊而保甲行矣非所謂三保甲哉故職即總甲行保甲法每鋪設保副長不拘十甲一保之制一里而社首加焉社之爲言里必立社故也縣舊除在坊凡三十四都近減爲三十里在坊有機兵其沿海則十八都在縣西南接洛陽橋與晉江界繞而南爲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都瀬窟司在焉又繞而南爲二十六都又繞而東南爲二十七都又折而北爲二十九都又折而東爲三十都崇武所在二十七都小岞司在三十都小岞而上爲三十一三十二都有黃崎巡司入于內港爲三十三三十四都五都六都七都出于東北爲八都有峰尾巡司又折而北則爲九都十都十一都與仙遊比各都皆要害往巡司歲時行都各鋪醵錢供億民苦之故曰南巡北驛言利均也今不宜屬巡司使其自相教訓捍禦縣以時校閱賞罰有警乃部署巡司率

領事已則止

上吏部孫季泉少宰用人議　明　潘　梅

梅嘗讀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又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能今其權屬之于明公矣梅待罪佐郡辱明公雅教明公行復用天下士矣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爲周之禎嗟乎賢才代不乏人顧用之何如耳昔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春秋之季猶能進賢爲國況今明盛之世可任匪人而曠官哉昔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

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故忠良比肩而讒佞遠退此道不行而漢之四科唐之詩賦宋之文章雖間或得人而去古遠矣我朝取士洪永間天造草昧士各以所長奮時蓋有其人而無其格宜正成弘之世文教大興士品遒定諸服大僚備肺腑者彬彬然多制科之選矣而負奇軀珍之夫亦間緣他途以起時蓋有其格而未嘗限其人嘉靖以來制科益重其間長材異能多束于資不得表見蓋格愈嚴而人始病今天下仕者不過甲科鄉貢歲貢三途

而已天下之美職則翰林吏部科道數職而已而歷職者歲貢不得與鄉貢齒鄉貢不得與甲科齒天下雖無通材而無以格拘可乎夫翰林重文學吏部重衡鑑科道重風裁國家雖有定制而請間一破格可乎國初重歲貢今則歲貢最下矣鄉貢亦下矣自今刺舉者必三途一體論列而考劾者亦一體黜陟歲貢鄉貢者今絕無九卿大僚之望視國初之公不免有間矣徵辟之典湮廢已久而取士以文又非實際口吻之學徼取聲華則安得不三途而均之不然下之人既厄於制科往往應以不肖之心恣肆而無檢且曰上固已限我矣即

偃僂而趨繩墨而行無復之矣故通籍未幾輒挂吏議安得賢才而用之乎抑有說焉今天下惟有權力苞苴二者結歡而已二者行則皁白不分朴嗇嘗職者終成鬱抑下僚無所表見而天下何所勸懲謂宜咨訪以權力進者苞苴進者則罪其人并罪其所舉之人不以豪强免不以彌縫貸庶幾人心有興乎齊威王世主也烹譽言之阿封積毀之墨公道一明齊國大治獨不可做而行之乎明公忠烈之後天下瞻仰精明大公梅雖不能補其萬一或者芻蕘之采焉耳

月食議

明 張潮

或問月食答曰張衡謂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月若望行黃道則值暗虛矣暗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然暗虛之大不止如日今天文家圖暗虛之象可容受三四個月體故有初食食既食甚之分而所歷有兩三時辰之久若暗虛大止如日其食安得如此久耶或曰對日之衝何故有暗虛曰天象所有非人所知日衝與太陽遠處嘗有幽暗之象在焉又惡用深疑也

潮汐議

明 張潮

或問潮汐答曰此古今所深疑者唐盧肇謂潮生因日天左旋入海而日隨之故日灼激水而潮生朔徹望大其言與潮候全不相應肇北人蓋不知而言者也宋余安道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皆係於月其言然矣又云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勢極大望亦如之春夏晝潮嘗大秋冬夜潮嘗大亦係於月言又然矣又誌二海之潮候可謂詳審非不知而作者然謂潮應月

則可謂水往從月潮係於月皆不可夫謂之係者形聯勢屬之義也今攷月運之處去水不知凡幾萬里安得與月相係亦猶盧肇日激水之意也又攷臨安誌曰潮汐往來天地之至信氣升而地沉則水溢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水縮而為汐則氣與水及地全不相干矣然謂水隨氣而往來則可謂水因地而溢縮則不可惟余氏候二海之潮其曰平於東者嘗先平於南者嘗後每差三時似為有見但先後之故未之知也既而詢海上行舟者謂近海有垠潮處可以測其長落北水南來則潮長南水北來則潮落然潮長何以自北而南哉蓋

河圖一六水居北後天卦位坎亦居北夫北水之滙也氣之關也天地喘息之氣應時而出運水而行一翕一張故潮之長落因之氣之張於地也則水爲氣擁南奔而潮長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矣夫惟氣之張翕無停機故潮之長落應期而不爽然則水非氣其消其長孰宰之哉質之河圖易象驗之潮勢先後聖人設教信不誣矣若夫小大早晚之異臨安志亦云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蓋時有

交變氣有盛衰其氣機一與月應故謂海潮應月理則昭然庸何疑乎雖然潮汐固如此矣又有所謂踏殘水者潮落將盡而復長踏其殘水而長之也此天地餘氣吸將盡而復出也然春夏晝有踏殘晝之永也秋冬夜有踏殘夜之永也永故餘氣復出也若夜短則汐水無踏殘晝短則潮水無踏殘矣皆乘氣而往來也

族譜議

明　湯敬升

曰族譜又曰家乘譜之言普也亦曰補也乘乘載也所以普遍姓族補其遺亡者合而載之以成吾一家也是故發一姓之根源提九族之總統備人道之始終定昭穆列長幼彰往法後皆賴乎譜譜之所須大矣哉嘗讀蘇氏譜曰譜吾作故詳吾所自出其隘乎其隘乎如果蘇之爲見也則知吾祖僅出有吾至於世數綿微苗胤遜隔支派亡而功利起於是希慕貴勝輕忽寒悴强者或凌弱富者或奪貧而重本敦睦之意衰矣語曰百裔同出一祖千葉同出一株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遠不

廢所以崇孝也崇孝之道莫急於尊親尊親莫大於合族合族莫先於修譜譜修然後長幼序長幼序然後禮讓興禮讓興然後不凌弱不奪貧故族始稱

或問國史主勸懲譜勸而不懲族有不孝不弟不睦爲奸爲盜爲暴閱不仁譜乎曰譜有三不書殊刑不書惡疾不書不得其死不書三者恥宗之顯也有之若人則宜殊刑宜惡疾宜不得其死未遠於斯三者吾姑譜其名以承前趣後傳曰稱美而不稱惡不欲以先人愧子孫也幽厲雖暴平桓祖之廟祀不輟故春秋立諱於親厚之道也紀事不

離故實要在不罔夫弗錄有善錄而冒其爲悖道之行均耳

君子蓋棺而是定言行身後而始章故弗錄生者俟也譜法有進有黜他姓之子後吾宗雖已成派吾其猶黜諸吾宗之子後他姓雖易世吾猶進諸

或問譜之不與人爲後者何也曰今之爲人後者以利焉而已抑本而誣禮之爲也吾何與焉卜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晉張湛曰後大宗者所以承正統也必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死而無後然後爲之置後支子不得置後不繼祖與禰也今之非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舍天性之愛

而父他人孝子不忍也是曰抑本苟有田產財計則爭爲後無則猶子于世父棄也是曰懷利三者皆自悖于先王之教者也予何與焉曰然則支子之無後者不無厲乎曰禮曰殤與無後者祔食于祖不斬祭也如之何爲厲也

或問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其長子彬後之夫長子不得爲後重之命非乎曰斯重崇宗之義也吾將以重爲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續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然則孔氏非與

我小宗行五時經公早世臨危屬妣程氏曰能矢節不二與嫂李共保幼孤無惑衆咻爲繼立也妣如其言君子以爲知禮我曾南澗公爲之義服三年特祀一櫝禮行五廟祔食耳今與高曾世享於廟所以報也以義起也舊譜每爲人後輒譜其後于所後之後而使其子禰于人弟先于兄何安乎何安乎吾譜雖不輕爲更削而但曰某後之至某宗支派列則各父其父各兄其兄而昭然不紊誠重所自出也亦以示禮也

婦有三不譜一曰大歸二曰更適三曰無嗣無嗣弗傳也更適爲義絕也大歸爲弗祔也義絕譜之則悖弗祔譜之則黷弗傳譜之則傷是故吾譜弗譜也或曰妾之得譜者何也曰貴有子也昔魯莊

之成也文之嬴也襄之歸也成之姒也妾也舉以子故書薨書葬書夫人春秋之義也禮妾有子祔祖姑之廟廟可祔獨譜乎譜妾見於嫡下重嫡妾之分也

日人有抱其同宗之子而育之則亦可以爲後乎曰可螟蛉有子化爲果嬴班氏之乳虎紀焉養育之恩大矣哉

廣東文選卷七

楚黃劉茂溶定　番[illegible]選

策

應道侔伊呂科策　唐 張九齡

徵仕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伏覽脣問大哉國體九品流弊嘗所惜焉幸因對揚庶言其可古者諸侯貢士司徒論士必講禮觀能鄉舉里選故十五十八之歲大學小學之節誦習以時教化以禮則孝悌之行可知於鄉曲致事之業可昇於國朝先王務敎此其大者及周道既衰斯文將喪泰氏滅學唯力是親仁義大壞俊造亦亡漢高以馬

上非禮復修三代之事魏武以軍中是務權立九品之儀後代因循莫能改作紛紛橫訓滔滔皆是天下公器可謂傷心伏惟陛下神啓睿圖天佑明德物不終否故受之以泰弊不遂極乃鼎之以新滌瑕蕩穢今其時也伏願圖之夫正其本者萬事理勞於求者逸於使豈有大明御寓慮此假權之人循艮擇人安得謝恩之議是則外臺會府眞若滿於貯中濟理適時復何殊於掌上者也且有備無患忘戰必危是以振旅茇舍之儀羽林佽飛之衛漢家徵選咸出五陵周制供王不踰千里此以均其遠近會其中正王者之制豈虛乎哉必開井賦於要服俾裒益於畿甸雖經始之規何施不可而圖遠之業猶願勿遵且將振九品之頹綱維百王之絕畧使官有位次資有等衰才苟不侔時所勿取使夫能者代上帝之理議者息高門之談吏精其心人享其利流庸不日而來復耕桑何憂乎不稔動之斯應綏之斯來若惟作法於末途非救弊之本意盛德大業孰與歸乎某怖慄塵埃棲棲非得言之地慷慨忝莠惓惓因獻策之時何敢望焉盡心而已謹對

第二道

對伏惟殿下德成問安教存齒學則孝悌之感元

良之貞詠子衿之詩義形乎辭眞吾君之子也天下幸甚幸甚伏以化憑於勢聲若順風之遠感因於時德甚置郵之速則何草不偃何心不應而曰未能動俗殿下之至謙也尚何術之務而捨此乎今又降意微言徵諸墜典至如黃帝斵木蓋取諸意文王演卦乃言其象雖成象之時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周公制禮夏正得天縱損益可知而因循不改去聖既遠禮經殊殘遺文苟存羣儒紛揉故喪服異制諸家殊軌故王肅之旨約情以斷鄭玄之言引經取決呂氏因封侯之餘俗取禮官之舊儀故戴聖採十二紀之首爲十二月令存周之

典其故匪他仲尼以尊魯而取美於頌穆公以尊周而見序於書左氏以豔富稱誣穀梁以文淸爲婉范甯序事其義則詳樂書因秦而遂亡空有河間之制夾氏在傳而不見惟餘班固之說謹對

殿試策 弘治己未科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聖帝明王之致治其法非止一端而孔子答顏淵問爲邦但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爲言說者謂之四代禮樂然則帝王致治之法禮樂二者足以盡之乎宋儒歐陽氏有言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爲虛名當時道學大儒稱爲古今不易之至論今以其言考之上下數千餘年致治之迹具在可舉而論之乎夫三代而上無容議矣漢高帝嘗命叔孫通定禮樂召魯兩生不至謂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厥後三國

分裂其臣有諸葛亮者而世儒乃或以禮樂有興或以庶幾禮樂許之蓋通與亮之爲人固不能無優劣要之于禮樂能興否亦尚有可議者乎我國家自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創業聖聖相承百有餘年禮樂之制作以時以人宜無不備矣然而治效之隆未盡復古豈世道之升降不能無異耶抑合一之實猶有所未至耶朕祗承丕緒夙夜惓惓欲弘禮樂之化益隆先烈而未悉其道子諸生其援據經史參酌古今具陳之朕將親覽焉

明　倫文敘

臣對臣聞若天下者有致治之大法有出治之人

本禮樂于致治之大法也天德者出治之大本也大本具而後大法可立大法行而後本以彰本末相資內外一道不可以差殊勸也然大法行于天下[illegible][illegible]術所能爲大本存乎一心非掩襲所能得必其性諸天者渾然完具初無一毫之虧欠則其施諸治者粲然明備可以四達而不悖矣苟法有未備固無所恃以爲治而本之不純抑又何以立夫法哉傳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以是歟欽惟皇帝陛下稟聖神之資際盈成之運存心養性以培植天下之根本者無一日之不謹化民成俗以恢弘天下之治道者無一事之不周矣但善之可

爲吉人自以爲不足世雖極治聖人猶以爲本然是以側席求賢臨軒策士詢臣等以禮樂之治上稽唐虞三代之盛美下逮漢唐宋之得失暨祖宗創業垂統之善今日保邦致治之規誠有天下之遠圖安天下之至慮也顧臣學術膚淺何足以語此然有問而對者臣之職有懷必吐者臣之願敢不罄一日之數言以答千載之奇遇哉臣惟天地之道至大也陰陽之理至妙也而造化發育固未嘗不著見乎兩間觀其物各付物而不可以強同則天地所示者一自然之序而爲禮也絪縕化醇而不容以獨異則天地所示者一自然之和而爲

樂也惟古之聖帝明王與天地合德與陰陽同運履中正而大本以立樂和平而大本以端于是以一身之中和爲天下之中和以一人之禮樂爲天下之禮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立天下之紀綱一制度異好尚明等威正稱號以定天下之名分用天時因地利揭天常立人紀以廣天下之政化以至親疎小大爲之體朝會交際爲之明宮室器用爲之飾吉凶哀樂爲之節以備天下之典則使天下之事莫不各得其序而人樂以持循夫是之謂禮天下之物莫不各適其和而人興于鼓舞夫是之謂樂禮樂備而天下之治畢矣故

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不過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爲言尹焞因謂之四代禮樂則凡古今致治之法皆不出于禮樂二者而禮樂之外安復有所謂治法者哉降及後世求治無本如擴其文以用于郊廟朝廷之間不推其意以及于閭閻里巷之下宋儒歐陽修謂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爲虛名大儒朱熹因謂萬世不易之至論良有以也臣請得而論之堯舜禹湯文武之聖精一執中皆極夫淵微之妙建中建極皆純乎義理之天惟其爲德之純故政事之所修明治化之所旁達雖未嘗明言禮樂于天下而其通變之宜衣裳之垂璣衡

之察玉帛之修與夫欽昊天而授人時畫井田而備封建昭典禮而嚴命討祀神祇而奠山川者率皆禮樂之用也雖未嘗顯禮樂于四方而其文命之敷人紀之修咸和之用由舊之政與夫關石和鈞具于王府正朔服色易于革命九一世祿行于治岐五教三事重于武成者率皆禮樂之行也蓋不出乎經世宰物之典而得鼓動作興之機不外乎民生日用之常而寓漸摩誘掖之道所治莫非教所教莫非治政治禮樂初無二途是以二千年間經制大備政教大同禮樂之化自家國以布濩乎天下自朝廷以流及于萬國咸有以淪人肌膚

浹人骨髓致人人有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者合唐虞夏商周而同一轍焉所謂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者以其治之有本故也若漢唐宋之君具寬大之德者不如堯舜之至仁抱英雄之畧者類非湯武之大勇惟其德之不純故雖制禮作樂之命後先相聞蕝儀審音之奏影響不絕然徐考其所務以爲治者則九章之法十五之稅南北之軍以爲開基之偉制習射殿前更定律令減省吏員以爲貞觀之政要收藩鎮之權嚴兵樣之選定覆奏之獄亦覩爲立國之規朝夕從事以爲治民之政至其制作所成謀議所定則雜就之儀

掌于太常大風之歌奏于原廟事文具則著貞觀之儀耀武功則崇七德之舞劉溫叟所定猶雜先朝之迹和峴所奏未諧聲氣之元別其名目以爲禮樂之教是皆求治于抑勒操切之餘而不知其陷于俗吏之非立教于聲容器數之末而不知其流于文史之僞所治非所教所教非所治政治禮樂岐爲二致是以千有餘年經制荒忽政刑苛紊豈先王之粗迹以爲有司之藏采古法之遺畧以備斯須之用妖聲艶辭無補于時政之缺失虛飾美觀莫拯夫世變之下移雖其享國亦彷彿乎帝王之歷年而其風俗則不逮帝王之季世者合漢

唐宋而同一揆焉所謂治出于二而禮樂爲虛名者以其治之無本故也漢高祖因羣臣肆拔劍擊柱之失叔孫通行共起朝儀之請乃曰可試爲之又曰度吾所能行爲之則其所求者固已非三代之典而其所委者又復無九官之臣此積德百年之語所以來兩生之卻而綿蕝野外之習姑以徵小就之功則其君臣之所自許與其志願之所自足者從可知矣是其時雖若可乘也而無可爲之人禮樂之所以不能興也諸葛亮感先主三顧之勤而爲兩漢中興之佐立綱陳紀而不爲近圖廣德率義而不爲小惠庶政欲其精練萬事理其根

本則其施爲之規已得禮樂之遺意矣使天祚漢
假之以年將見開誠布公之治雖未敢必其匹休
前古而光明俊偉之業當有以决其度越後世矣
王通謂其禮樂有興程顥謂其庶幾禮樂豈無見
乎是其人雖若可爲也而無可乘之時禮樂之所
以不復興也我國家自太祖高皇帝以聖人之德
御聖人之位用夏變𡰱爲民立極酌古準今以建
一王之法因時創制以定萬世之規曁于列聖率
遵成業以爲永圖肆我皇上益隆繼述以期光大
華𡰱一統百有餘年固非蜀漢之偏安重明繼照
世德作求下陋漢高之不學是宜禮樂之道掀天

揭地超出乎百代之表禮樂之化風行海流大被
乎九圍之內然梟鷙既醉之什尚未歌于齊音之
暬而鳴條破塊之變容或紀于上事之臣堂陛淡
嚴而吁咈之風未著教化流行而禁網之密未舒
萑苻之擾間見于潢池統綺之習下成于閭巷洽
效之隆未盡復古誠有如聖諭所云也將謂世道
有升降之異耶向使漢唐宋之君有堯舜湯武之
德而其臣有皋夔伊周之賢則王道著七制之書
未必爲後世之僭經而唐史贊文皇之辭亦遂爲
不刊之實錄也今以君明臣良之時當重熙累洽
之盛所以持平世道者特在陛下决取舍之幾而

所以維持世道者亦在大臣竭贊成之力耳復古
之治臣切望焉若謂合一之實有未至耶則我祖
宗爲治之道即禮樂之道陛下保治之法即禮樂
之法固無所謂出于二矣但其道至大非一人之
所優爲其法至廣非一日之所能盡樸畧于風氣
未開之時不能不藻飾于人文漸著之世草創于
文武更始之初不能不大備于成康繼體之後今
求夫爲治之實其亦有不能盡合于一者乎伏願
陛下上體天心懋隆峻德涵養情性致極中和以
端出治之本詳審樞機修明體要以成致治之法
使天下之政皆出乎天理之公而後世人欲之私

有所不用天下之務皆由乎道義之正而後世法
禁之術有所不行殆見著于閨門興于朝廷被于
鄉遂比鄰達于諸侯四海自祭祀軍旅至于飲食
起居未始一日不在禮樂之中亦無一人不被禮
樂之化所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樂無聲而天
下和近可以匹休于祖宗遠可以比隆于前古而
漢唐宋之治不足言矣雖然出治之本固在于德
而修德之本則豈外于學哉尤願陛下于退朝之
暇清燕之餘注意于聖經賢傳之蘊紬繹于古訓
時務之宜端本澄源以肅此心之敬防微慎獨以
閑外至之邪御經筵不徒事講說之勤必求夫明

善誠身之實開言路不徒侈獻納之廣必盡夫省躬克己之誠治亂興衰之源在所周知民情物態之變亦垂聽覽則聖學聿新治效隨著禮樂之用達于天下而無間矣尚何合一之實有未至而復古之治有不成哉由是觀之帝王所以建致治之績于數千載之上者此道也祖宗所以隆致治之業于百餘年之間者此道也然則陛下所以光前振後而綿億萬載隆長之緒者亦豈出于此道之外哉臣學不足以稽古而竊嘗懷復古之思智不足以知今而未敢忘當世之務故酌治道之中爲揆本之論以上塵聖覽惟陛下采擇而施行之匪

惟愚臣之幸誠宗社無疆之休也干冒宸嚴不勝恐懼戰慄之至臣謹對

殿試策 嘉靖壬辰科

皇帝制曰朕惟人君奉天命以統億兆而爲之至必先之以咸有樂生俾遂其安欲然後庶幾盡父母斯民之任爲無愧焉夫民之所安者所欲者必首之以衣與食使無衣無食未免有凍餒死亡流離困苦之害夫匪耕則何以取食弗蠶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憂者也今也耕者無幾而食者衆蠶者甚希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蟲蝗之爲灾遊惰冗雜之爲害邊有煙塵內有盜賊無怪乎民受其殃而日甚一日也固本朕不類寡昧所致上不能參調化機下不能作興治理實憂

而且愧焉然時有今昔權有通變不知何道可以致雨暘時若灾害不生百姓足食足衣力乎農而務乎職順乎道而歸乎化子諸士明於理識夫時蘊抱于內而有以資我者亦既久矣當直陳所知備述於篇朕親覽焉勿憚勿隱

明 林大欽

臣對臣智識愚昧學術疏淺不足以奉大問竊惟陛下當亨泰之交撫盈成之運天下皆已大治四海皆已無虞而乃拳拳于百姓之未得所而憂是豈非文王視民如傷之心耶甚大美也然臣之所懼者陛下負聰明神智之資秉剛府明聖之德舉

天下之事無足以難其爲者而微臣所計議復不
能有所補益于萬一陛下豈能以其言爲未可盡
棄而有所取之耶陛下臨朝策士凡有幾矣異時
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祿秩然未聞天下之人
有曰天子某日降某策問某事因某策濟某功者
是豈策士之言皆無可適於用者耶抑亦其言或
有可適於用而未暇採之耶是臣之所懼也臣方
欲爲根極政要之說明切時務之論而不敢飾爲
迂濶空虛無用之文以罔陛下陛下若以其言爲
可信而不忽去之試以臣之策付之有司責其可
行則臣終始之願畢焉如或言不適用則臣有瞽

愚欺天之罪俯伏以待罪謹誠所甘心而不辭也
臣伏讀聖策有以見陛下拳拳以民生凍餒流離
爲憂以足民足食爲急此誠至誠惻怛以惠元元
之念天下之所願少須臾無死以待德化之成者
然臣謂陛下誠懷愛民之心而未得足衣食之道
誠見百姓凍餒流離之形而未知百姓凍餒流離
之實也夫陛下苟誠見夫百姓凍餒流離之實則
必思所以富足衣食之道未有人主忍見夫民之
凍餒流離而不思所以救援之者未有人主救援
夫民之凍餒流離而天下卒坐于凍餒流離而不
可救者也今夫匹夫之心可形于一家千乘之心

可形于一國何者以一家一國固吾屬也曾謂萬
乘屬天下者有救援天下眞實懇切之誠而顧不
效於天下者哉是臣所未信也臣觀陛下臨朝凡
十九餘年于此矣異時勸農蠲租之詔一下天下
莫不延頸以望更生然而惠民之言不絕夫口而
利民之實惠至今猶未見者臣是以妄論陛下未
見斯民凍餒流離之實未得足民衣食之道也臣
聞之仁以政行政以誠舉王者富民非能家衣而
戶食也心政具焉而已矣夫有其心而無其政則
天下將以我爲徒善有其政而無其心則天下將
以我爲徒法徒法者化滯徒善者恩褰心法兼備

此先王所以富足人之大畧也臣觀史策見三代
以後之能富其民者于漢得一人焉曰文帝當秦
亂干戈之後當時之民蓋日不暇給矣文帝視當
時之坐于困寒者蓋甚于塗炭也育之以春風沐
之以甘雨煦煦然與天下爲相休息之政而塗炭
者衽席矣故後世稱富民者以文帝配成康亦誠
有以致之也然而文帝固非純王者竊王者之似
焉猶足以猶稱于後世而况夫誠于王者而顧有
坐視天下于凍餒流離者哉臣竊謂今日陛下憂
民之心不爲不切愛民之政不爲不行然臣所以
敢謂陛下于斯民之凍餒流離而未見其實于足

民之衣食而未得其道者竊恐陛下有愛人之仁心而未能如王者之誠但懇至有愛人之仁政而未能如王者之詳恐光明臣是以敢妄論陛下而云云也然臣所望仁政于陛下者非欲盡變天下之俗也非欲復井天下之田也亦曰安時順情而爲之制而不失先王之意爾臣請因聖策所及而條對之陛下策臣曰夫民匪耕則何以取食弗蠶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憂者也今耕者無而食者衆蠶者稀而衣者多又加之水旱蟲蝗之爲灾游惰冗雜之爲病邊有煙塵內有盜賊何怪乎民受其殃日復甚一日也此見陛下痛

念生民之病淡援困乏之本而極思所以拯救之也臣謂民之所以耕蠶稀而日甚其殃者游惰起之也冗雜病之也若夫水旱蟲蝗之灾則雖數之所不能無然君人之憂不在焉何者恃吾耕蠶之具素修而無所耗則雖有水旱蟲蝗而無所害臣聞有道之國天不能灾地不能阨尸狄盜賊不能困以恆職修而本業固倉廩實而備禦先也臣聞立國有三計有萬世不易之計有終歲應辦之計有因時苟且之計萬世不易之計者大學所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者也故王制三年耕則有一年之積例之則九年當有三年

之豫其終歲所入蓋足以自給而三年之蓄恆可以豫待不虞如此者所謂天不能灾地不能阨尸狄盜賊不能困臣前所謂王者之政陛下今日所切求而欲勵行之者所謂終歲應辦之計者蓋生財之道未甚周節財之道未甚盡一歲之入僅足以充一歲之用其平居無事猶未見其甚敝偶有凶荒盜賊之變則未免厚斂重取以至于困敗而不能自振若此者蓋素備不修因時權設漢唐宋以下治天下之大率而非吾陛下之所以奉天理物而淡厚國脈者其所謂因時苟且之計者蓋平時之用以斂散於民者頗無其度而取民惟畏其

不多用財惟畏其不廣方其無事百姓已不能自給迫其有變則不可復爲之計矣此則制國無紀潰亂不時蓋昏亂衰世之政焉蓋臣前所謂起于游惰病于冗雜之弊亦畧有同于是陛下今所方欲改轍而易海內之觀者臣謂今日游惰之弊有二冗雜之弊有三此天下之所以長坐於困乏而志士至今憤惋而嘆息者也其所謂游惰之弊二者一曰游民二曰異端游民衆則力本者少異端盛則務農者稀夫民所以樂于游惰者何也蓋起于不均不平之橫征病于豪強之兼併小民無所利于農也以爲逐藝而食猶可以爲苟且求生之

計且夫均天下之田然後可以責天下之耕今夫里閈之小民剝于汙吏豪強者淺矣散食于四方者衆也大率計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無田者常八九也以八九不耕之民坐食一二之粟其勢不得不困然而散一二有田者之業以爲八九自耕之養其勢未嘗不足議者病游民之衆也或有逐商之說然臣以爲游民之固本于不得已也而又無所變置而徒爲之逐臣懼夫商之不安于商也臣竊謂今日之弊源已深更化者當端其緒而緩理之理而無緒勢將驅力農之民而商而又將驅力商之民而盜也天下爲盜國不可久其

便莫若頒限田之法嚴兼併之禁而又擇循良仁愛惻怛之吏以撫勞之法以定其世業禁以防其奸貪吏以時其安緝游民其時歸乎若夫異端者蓋本無超俗利世之智而徒竊其減額逃刑之利不工不商不農不士以自便其身且其倡無父無君之敎于天下將使流風之未可已焉此其爲害甚明故臣不待深辨然臣竊悼俗之方敝也禿首黃冠充斥道路珠宮瓊宇照耀雲漢此風未艾效慕者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非所以端正風紀之要也故臣願陛下嚴異端之禁斥道佛之說勅令此輩悉歸之農其有不如令者許有司罪治不赦

蓋非惟崇力本之風抑且於敎化之道此臣拳拳所望于陛下之至意也其所謂冗雜之弊三者一曰冗員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員之弊必澄冗兵之弊必汰冗費之弊必省三冗去而財裕矣夫聖人所以制祿以養天下之吏與兵者何也吏有治人之明則食之也兵有敵人之勇則食之也是其食之者以其明且勇也其或有不明不勇者則非耕不得食非蠶不得衣何者無事而祿亦先王之所儉也今天下之吏與兵何如也臣非欲盡天下之吏與兵而不祿之也臣徒見任州縣者固有軟罷不升而坐祿者焉隸兵籍者固有老弱不勝而

濫食者焉且入貲之途太多任子之官太衆簡稽之責不嚴練選之道有虧臣是以欲於此輩一澄且汰焉其所以去冗濫而寬民賜者不少也若夫冗費之弊不能悉舉即其大而著者論之後宮之燕賜不可不節也異端之奉不可太過也土木之役不可不裁也陛下端身以率物節己而居儉其于三者固未可議焉然竊見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九州四海之貢尺帛粒米之賦山林川澤之稅日夜合離以輸大倉可謂盛矣而國計未甚足以爲必有所以耗之者矣且夫上之賦其下者以一而下之所以供夫上者常以十蓋道路之耗漕輓之

費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內府之百金民家之萬金也以百萬民家之貲費之于一燕襲一賜予一供玩者何限臣故曰冗費在今日亦有未盡節者蓋臣聞之以天下所有之財賦為天下人民之供養未有不足者特其有以冗而費之者則其勢將橫征極取天下不至于饑寒凍餒大敗極弊而不已臣讀史記見周文王方其受命之時地方不過百里而四方君長交至於其國其所以燕襲勞來之典不容終無然而當時百姓各足饑寒不病故民誦之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蓋慶之也傳至於其子孫以八百國之財賦自養一人宜其

甚裕而無憂而民反流離困苦至于黃鳥此邦之詠作焉臣于比見君人節已以利人則易為功廣費以厚斂則難為力臣是以拳拳以省冗費為陛下告也陛下策臣曰固本朕不類寡昧所致上不能參調化機下不能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愧焉此陛下憂勤之言禹湯罪已之辭也然臣謂陛下非徒為是言也須欲勵是行也夫君人之言與士庶不同一或不徵天下玩之後雖有美意善政人且駭疑不信陛下往年嘗有恤農之詔矣然而天下皆以為陛下之虛言何者誠見其言若是焉而未見其惠也今陛下復策臣若是焉臣以為亦致憂

勤之實而已欲致憂勤之實須速行臣之言然臣前所陳者皆因聖策所及條對要之所以振弊利世之道猶有未盡於此臣請終之夫山澤之利未盡興則天下固有無田之憂今夫京師以東蔡鄧齊魯之間古稱富庶強國三代財賦多出于此漢唐以來名臣賢守共所以興田利而裨國用者溝洫封澮之迹猶存而今悉為空虛茅葦之地此古人所謂地利猶有遺者而陛下所使守此土者一切苟且應職而無能為任此憂者此北人所以長坐仰給於東南小有凶荒不繼輒輾轉溝洫而不能自給以生者地利未盡也臣意陛下莫若嚴其

守令重選有力量才幹忠誠為國之士使守其地而專一以興田利為事朝廷寬其禁限聽其便宜而惟以此為田利課則海內當有趙過者出焉不數十年之後則江北之田應與江南類可省江淮數百萬之財賦而紓北人饑寒凍餒之慼一舉而利二焉大患也陛下能斷而行之大勇也或曰非不欲行也如東南巽宏何臣請有以析之夫今日所謂空虛荒瘠無用之地者非向時所謂富貴而所托賴以興起之本區乎昔以富實今以荒虛臣誠未喻其說亦曰存夫人爾魏人許下之屯可見矣方棗祗為屯許之書也當時亦誠見其落落難

合泊其成也操終賴之省粟數萬今天下之大又安知其無能爲棗祇者乎臣是以願陛下以此爲田利課則山澤墾臣又聞之山澤不征市粱無禁王者所以通天下大公大同之制也自漢桑弘羊以剝刻之術媚上而征榷之法始詳歷代因之而不革太公之制未聞也然臣終以此爲後世衰亂苟且之政今朝廷之取民茶有征酒有榷山澤有租魚鹽有課自一草木以上之利莫不悉籠而歸之公其取下悉矣夫上取下悉則其勢窮夫獸窮則逐人窮則詐今陛下之民將詐矣司國議者非不知其勢之不可以久也然而明知其弊而冒之

者誠曰國家利權之所在也臣以爲利不勝義義苟未安利之何益況又有不利者在乎臣聞之王者所以總制六合而正服民心張大國體者固在道德之厚薄不問財賦之有無臣觀征利之說不出於豐大之國恆出於衰亂之世纖纖然與民利者匹夫之事也萬乘而下行匹夫之事則其國辱非豐大之時所尚也陛下何不曠然爲人所難思大公之法去衰亂之政令天下之士爭言曰惜乎漢唐宋不能舍匹夫之利以利人至我明天子然後能以天子之大體鎮服民心焉陛下何苦于此焉不爲也臣願陛下息山林關市之征焉使大聖

人所作爲過于人萬萬也若夫悉推富民之術則平糴之法不可不立也常平之倉不可不設也奢侈之禁不可不嚴也凡若此者史冊之載可考陛下可能舉而行之成典具在故臣不必泛論之也出臣前所陳而言之均田也擇吏也去冗也省費也由臣後所陳而言之闢土也薄征也通利也禁舍也田均而業厚吏良而俗阜冗去而蠹除費省而用裕土闢而地廣征薄而息寬利通而財流奢禁而富益八政立而制備矣陛下果能行臣之言又何憂于百姓之凍餒饑寒流離又何至於有盜賊之警又何患夫不順夫道而歸乎化哉通變宜

時之道其或悉備于此然臣以爲此數者皆不足爲陛下之難所患人主一心不能清虛寡欲以爲寬民養物之要則雖有善政美令未暇及行蓋崇高富貴之地固易爲驕奢淫逸之所是故明主重內治也故古之賢王遐觀遠慮居尊而慮其危處富而懼其溢履漏而防其傾誠以定志慮而節逸欲固寅畏而禁僻邪也故堯日兢舜日業禹日孜湯日檢臣以爲數聖人固得治心之要矣臣嘗讀漢書見漢武帝之爲君方其臨軒策士奮志六經也雖三代之英主不能過焉泊其中年多欲一念不能自勝公孫弘桑弘羊張騫卜式文成五利之

輩各乘其隙而售之卒使一更變紛然天下坐是大患臣是以知人主一心不可使有所嗜好形于外少有沉溺爲禍必大故願陛下靜虛恬慮以爲清心節欲之本毋以深居無事而好逸毋以海宇平淸而事遠𡰥毋以物力豐實而興土木毋以聰明英斷而尚刑名毋以財賦富盛而事奢侈毋羨邪說而惑神仙澄心正極省慮虛涵心澄則日明慮省則日精精明之運旁燭無疆舉天下功業惟吾所建者豈止以富民生足衣食而已哉臣始以治弊治法爲陛下告終以虛心寡欲爲陛下勉蓋非有驚世絶俗之論以警動陛下然直意以爲陛下

之所以策臣者蓋欲聞凱切時病之說故畧取盡其私憂過計之辭衷情所激誠不知其言之猶有所憚亦不知其言之猶有所隱惟陛下寬其狂易諒其朴直而一賜覽之天下幸甚臣謹對

廷對策 天順庚辰科

皇帝制曰朕惟治天下亦多術矣舉而行之必有其要傳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然而其要固不出此四者而行之亦有先後緩急之序歟唐虞三代所以措天下於雍熙泰和之盛者率用此道可歷指其實而詳言之歟後之有天下者莫若漢唐宋其間英君誼辟亦有用此道者然而治效不能比隆於唐虞三代其故何歟朕嗣承祖宗鴻業孜孜圖治夙夜不遑禮樂刑政亦旣備舉而並行之矣而治效猶未極於盛何歟茲欲究禮樂之原求刑政之本行之以序而達之不悖用臻

唐虞三代之盛其道何由子大夫潛心經史有年矣其詳著于篇朕將採而用焉

明 祁順

臣對臣聞欲盡爲治之要者固當循其序欲求爲治之序者尤當探其本蓋禮樂刑政治之序也先明諸心治之本也大哉心乎其禮樂刑政所由推乎至哉禮樂刑政乎其治天下所當務者乎本諸心以制禮則禮得其序本諸心以作樂則樂得其和至於明刑修政亦皆舉此而措之耳唐虞三代之治所以極其盛者以其能盡乎此也漢唐宋之治所以不古若者以其未盡乎此也我朝列聖相

承治隆化洽庸非此道之克盡乎欽惟皇帝陛下稟聰明睿知之資備剛健中正之德才足以闡乎鴻猷道足以躋乎皇極曩者嗣位十有餘年心運乎方寸之間化達於遐荒之外茲焉復登寶位允愜天人揭日月於重明闢乾坤於再造萬幾獨斷庶績咸熙然猶體道謙冲求善如渴乃進臣等於廷策以禮樂刑政之次序詢以禮樂刑政之本原臣有以知陛下之心即帝堯詢于芻蕘大舜好問好察之心也臣雖愚陋敢不精白一心以奉揚聖天子之休命臣惟帝王之治天下莫不有其術亦莫不有其要論其術固非一端舉其要則在於禮

樂刑政四者而已傳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信哉言也聖人因天地自然之序而制禮於是有三千三百之條因天地自然之和而作樂於是有五音十二律之節蓋禮所以節民之心而樂所以和民之聲也禮樂作矣而民之倦怠者則政以正之使紀綱法度之昭明政行矣而民之恣肆者則刑以懲之俾典刺居禁之有則蓋政所以率民之怠而刑所以防民之奸也然四者總而言之固不可偏廢分而言之則又有其序焉由禮樂而施刑政則政善而刑中外禮樂而行刑政則刑乖而政謬此禮樂當先而刑政當後也禮樂所以

淑人過乎禮樂是過於養人刑政所以治人過乎刑政是過於害人此禮樂當急而刑政當緩也誠能循其序而施之舉其道而達之則王道備而治效臻矣稽之於古唐虞之時伯夷典禮直哉惟清后夔典樂神人以和五禮三禮之修明大章大韶之繼作此堯舜本諸心而作禮樂也由是施之於刑政則庶績咸熙九功惟敘而政善矣明于五刑惟明克允而刑清矣當時黎民於變而萬邦協和四方風動而從欲以治非其效之所必臻歟夏商周之時忠質文異尚子丑寅迭建六禮五禮之有掌大夏大武之有制此禹湯文武原諸心而作禮

樂也由是推之於刑政則典則之貽風愆之戒司馬之掌而政舉矣獄成之告湯刑之作司寇之掌而刑明矣當時文命誕敷而兆民允殖四海永清而垂拱以治非其效之所必致歟自是而後稱善治者必以漢唐宋爲言漢之七制雖曰賢君然爲治。不明諸心者衆矣故論其禮樂雖有綿蕞草具儀昭容德容之舞不過禮樂之文耳夫禮樂既不足道則所謂綜核名實三章九章者何足以爲刑政乎是以漢之治雖有黎民醇厚幾致刑措之風終不可與唐虞三代而並論也唐之三宗雖曰賢主然爲治不本諸心者多矣故言其禮樂雖有貞

觀開元之禮二部九宮之奏不過禮樂之末耳夫禮樂旣不足尚則所謂府兵之法舊格新格者何足謂之刑政乎是以唐之治雖有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盛終不可與唐虞三代而齊驅也迨夫有宋之興四聖繼作禮有三禮之圖有開寶通禮而禮書義集無非禮之所寓樂有和峴所定有李照所定而名數鐘律莫非樂之所存然皆不本諸心而制之也故其刑政雖有七條三等之制刑統編敕之書亦皆苟焉而已也其治效不能比隆於唐虞三代亦豈無故哉三代而上以是心而致治則禮樂舉而刑政由以修此其所以極于盛也三代

而下外是心而求治則禮樂乖而刑政失其道此其所以不古若也有能追其盛而振其衰者惟我朝乎洪惟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太宗文皇帝繼體守文而禮樂刑政旣倡明於先仁宗昭皇帝纘承至治宣宗章皇帝丕闡洪猷而禮樂刑政復洋溢於後是以治教休明民物康阜殆百年于茲肆惟皇上纘列聖之鴻圖守列聖之心法孜孜圖治夙夜不遑制作成功有加於昔節民以禮和民以樂而禮樂之教並興道民以政齊民以刑而政刑之典兼著人心以之而化治效以之而彰然聖心猶以爲未極于盛必欲躋于唐虞三代而後已焉

臣又有以知陛下之心卽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檢身若不及文王望道如未見之心也夫以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一夫不歸于正不害爲禮樂之化未孚一民不叶于中不害爲刑政之效未洽然欲極其效之盛者亦惟求其本原而已本者何心是也以心而施之禮樂由禮樂而達之刑政由刑政而達之天下非行之以序而達之不悖者乎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人心爲禮樂之本也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是刑罰爲禮樂之推也得其本而循其序又何治效之不可至哉臣願陛下效唐虞三代之君以是心而制禮

則禮教旁達莫非天理自然之節卽禮運所謂與天地同節也臣願陛下效唐虞三代之君以是心而作樂則樂音敷暢莫非天理自然之和卽樂運所謂大樂與天地同和也推此心之和序而大政則一號一令皆得其當而所謂虐政者無有焉是陛下之政無異於唐虞三代之政而與書之所謂德惟善政詩之所謂敷政優優者同一揆矣推此心之和序而明刑則一刑一罰皆當於理而所謂慘刑者無有焉是陛下之刑無異於唐虞三代之刑而與易之所謂明愼用刑書之所謂刑期無刑者同一致矣禮序樂和則爲治之本立政善刑中

則爲治之用行將見林生總聚者莫不順帝之則而惟禮樂之是遵含齒戴髮者莫不歸帝之極而惟政刑之是式道德一而風俗同天地位而萬物育是今日禮樂之化郎唐虞三代禮樂之化而視漢唐宋於下風矣又何未極于盛之足憂乎今日刑政之效郎唐虞三代刑政之效而下漢唐宋於數等矣又何未極于盛之足慮乎其效驗之大所必致者如此然究其由則皆人君一心之所發耳吁心之體至微而不可測心之用至大而無以加故善爲治者未有不本于禮樂刑政善用禮樂刑政者未有不本于一心也雖然君心固爲禮樂刑

政之本而用賢又爲禮樂刑政之助使典禮者皆如伯夷周公則禮教奚有不舉使典樂者皆如后夔師曠則樂教奚有不興修政得如舜之五人武之十人則政足以養民矣明刑得如舜之皐陶周之蘇公則政足以弼教矣故曰爲政在人又曰賢才輔則天下治此之謂也臣學不足以通經史才不足以濟世用然膺賓興而來幸得去玉階方寸地孰不欲陳一得之愚以爲海嶽涓埃之助乎陛下不棄芻蕘之見於臣所言者試採而用之倘萬一而有效焉亦臣區區犬馬之忠也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臣謹對

延對策 弘治庚戌科

皇帝制曰朕惟天子父天母地而爲之子凡天下之民皆同胞一氣靡所不統故又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宗子繼承父母君主天下其責甚大必養之有道教之有方舉天下之民無一不得其所責斯盡焉古之君天下者莫盛於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武皆克盡宗子之責號稱至治其後若漢若唐若宋英君誼辟宗子之責或盡或否而治亦有稱其蹟具載經史可考而論之歟夫自唐虞而下諸君宗子之責無不同當時制度之立政令之行又無不同而要其治效之所至乃有不能同者此

固世道之漸降然夷考其實亦尚有可言歟前賢論儒者之道每以位天地育萬物參天地贊化育爲極至於是宗子之責有相關歟朕膺天命嗣守祖宗鴻基宵旰孳孳思盡宗子之責比隆古之聖帝明王其行之之序自何而始歟子諸生飽經飫史以待問必有灼然之見其詳著于篇朕將親覽焉

明　劉存業

臣對臣聞上天生民全付斯道於一人人君代天全體斯道於一身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具於人而所以主張綱維之者則在乎君也苟渙然各付於

品彙之衆而不渾然全責之一人之身則散亂而無統汗漫而無歸天地之大化育何自而成人物之衆生理何自而遂此非上天所以立君之意也人君膺代天之任當斯道之責而不能彌綸造化統理人物天下之大有不一遂其生而若其性則亦何以稱上天所付之重哉然以一人之身任莫大之責將事事而爲之物物而理之其爲力愈勤其爲心愈勞而其去道愈遠矣此唐虞三代聖帝明王所以必加體道之功以全其本然之天以極其功用之大若木之本大而末自茂水之源深而流自長所操者約而所該者博所守者近而所及

者遠不出乎一身之間而成功與天地民物相終始焉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者也後世若漢唐宋之君非無法度之立政令之行而莫知所以反求諸身其於斯道之責何如哉洪惟皇帝陛下稟睿知之資撫休明之運奉天以敬格勤父事之心養物以慈摩育子來之俗慶流有衍德合無疆普天率土莫不謳歌忻躍復覩鳳儀獸舞之治於今日也茲者萬幾之暇特進臣等於廷降賜清問首詢人君繼承天地宗主民物之道中考唐虞三代以及漢唐宋治否之由末復究其行之之序顧臣愚謭曷足以上揆淵

衷然以一介草茅得與子大夫之列獻言於黼扆之下敢不吐露肝膽以陳一得之愚哉臣竊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父之道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母之道也人之有生混然中處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性也者道之全體也然則有生之類孰非天地之子抑孰不具斯道於身乎然天地之於其子但能予之以道而不能使之皆由之也於是而立之大君焉大君者其衆子中之宗子歟既曰天地之宗子則豈徒貴之以九重之位富之以四海之祿而已哉蓋必厚之以淸明之資重之以純粹之質使之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以爲天

地民物之主而斯道之責全寄於一人之身矣是故典曰天敘而惇之者君禮曰天秩而庸之者君賞曰天命刑曰天討而與奪之者君民生未遂賴之以養也民性未復賴之以敎也天地之所以範圍萬物之所以曲成悉於此乎寄宗子之責不亦大乎爲宗子者繼承父母君主天下則視天下之民皆吾同胞一氣而凡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無告者也痒疴疾痛何者不切於吾身乎故必思養之有道以遂其生敎之有方以復其性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然後使道之責無不盡而宗子之稱可以無負也不然則求爲天

地惟肖之子且不可得況曰天地之宗子以主張
綱維乎斯道也哉臣嘗質諸經訂諸史而考諸往
古矣大哉帝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君哉帝
舜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其養民也命稷播百
穀而烝民乃粒其教民也命契敷五教而五品克
遜宗子之責可謂盡矣故當時萬邦協和四方風
動百世之下稱至治者必歸焉至於三代養民之
政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制雖或異其取之什一則不異教民之政夏之
學曰東序西序殷之學曰左學右學周之學曰東
膠虞庠名雖不同其所以明人倫則同宗子之責

亦可謂盡矣故有夏之東漸西被有商之式九圍
成周之四海永清良有以也自時厥後漢有鑄租
之詔有代田之制唐有口分世業有租庸調法宋
有經界之令有均田之議其見於制度政令之間
者亦不可謂無意於養民也漢有登用文學之典
有宗戚受學之美唐有弘文館太學之類以處王
屬貴胄有廣文館書學之類以處臣民俊秀宋有
太學宗學武學以分其流有外舍內舍上舍以進
其等其見於制度政令之間者亦不可謂無意於
教民也然其治效之著雖至於海內富庶路不拾
遺戶口繁庶求如古之出作入息耕田鑿井而但

知順帝之則則未也雖至於黎民醇厚緇囚來歸
道學可稱求如古之人皆君子比屋可封而不知
帝力之何有則未也是其於宗子之責猶不能無
歉焉夫自唐虞而下至於漢唐宋諸君均一乾父
坤母而爲天之子也其制度之立政令之行均一
代天而理物也然其治效之不同如此何哉是非
世道升降爾殊也存乎其君體道之功何如耳且
夫道也者原於天命之性具於人心之微而散見
於日用事爲之際要其極至可以位天地可以育
萬物可以參天地可以贊化育是吾儒之所謂道
而非異端虛無寂滅之謂也蓋嘗求諸吾心而驗

之矣思慮未發一眞自存道之體也虛靈知覺感
而遂通道之用也惟其主於中者常肅然而不亂
炯然而不昏則靜而道之體無不全動而道之用
無不行矣若夫不能不囿於氣而又不能不動於
欲則將爲氣所昏爲欲所蔽而道之體用亦隨之
而昏且亂焉是雖一身一家且將無如之何烏有
所謂位育參贊之功哉古之人君惟唐堯虞舜生
而知之安而行之故能全體是道而無愧觀其執
中精一之傳槩可見矣若夫夏禹商湯周武其聰
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至惟能學而知之利
而行之故亦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本然而體是

道之全以造乎堯舜之域覲禹之安止湯之建中武之建極亦可見矣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漢唐宋以下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斯是以隨時遷就而終不得以與夫帝王之盛其或恥爲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以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以應緣無礙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幾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亦可謂一代之賢君也而皆不免乎此賢者如此他可知矣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究其爲用區區制度政令之末亦何益於治哉陛下聰明而仁恕剛毅而中

正口代天言心代天[illegible]天工身代天事於帝王致治之道上天付託之重固已身體而力行之矣制策惓惓思盡宗子之責比隆古之聖帝明王而又欲得其行之之序臣恭仰聖德巍巍蕩蕩不可以有加矣夫復何言竊意聖人之心無窮道已至矣而猶以爲未至此臣所以望於陛下者亦有加而無已也所謂行之之序無他亦培養其本原而已矣夫道之體用本然全具人惟靜而不知所以養之則大本有所不立而無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動而不知所以察之則達道有所不行而無以爲應事接物之用臣伏願陛下自不覩不聞之前而致其戒慎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夫至靜之中無所偏倚則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以立應物之處無少乖戾則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以行有中以爲之本則存於心者無妄思有和以爲之用則施之事者無妄動以之養民也莫非精神心術之寓以之敎民也莫非躬行實踐之餘推之於中國則中國爲一人推之於天下則天下爲一家無一夫不遂其飽食煖衣之願無一人不入於漸仁摩義之區由是陰陽動靜各止其

所而天地於此乎位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是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成位乎中而可以與天地並立爲三矣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書曰惟其克相上帝禮曰天子者與天地參此之謂也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臣前所謂所操者約而所該者博所守者近而所及者遠上天立君之意畢於此人君繼天之事盡於此矣陛下宜留意焉臣又聞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陛下日御經筵講求至理紬繹六經之文探索先儒之蘊於戒懼愼獨之說固已習聞之

矣然進銳退速亦人情之常而古先聖王之所深戒者也設若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撿束未幾而後泰隨之勤惰之靡常暴寒之不一則豈所謂自強不息之誠而何以極體道之功哉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周公告成王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召公之誥曰嗚呼奈何弗敬伊周召公皆古之聖賢而所以啓廸其君者蓋無時無處而不用力於戒愼者如出一口此臣之所以懇爲終篇獻也伏願陛下法剛健之德致一息之誠一日二日而此心之戒愼不以一日二日而殊微言細行而此心之戒愼不以微言細行而異若堯之兢兢

若舜之業業若禹之克勤若湯之日新若武之肅將若元氣之運行而四時之流通則始終此心始終此治矣伏惟陛下留神採納則天下幸甚干瀆天威不勝戰慄臣謹對

策鄕試諸生文幷對二首　明 黃佐

問古樂弛缺久矣漢文帝嘗得魏侯樂工所肄以獻者周官之大司樂也當時兵偃民安樂固可興胡乃未遑邪夫大合樂九變以致鬼神示又分而序之其九韶六列六英之遺乎自黃帝作淸角施英韶其本聲固在也胡後世無復知之反謂此文不經自相背戾然則周官固僞書歟抑虞書商頌亦有所得歟王通氏所論蓋得其緒義矣師文師開師襄之所習見於子史者無乃其遺聲歟將欲與古樂以追虞周之盛而其本安在歟試言之

三才合一之道其昭於樂矣乎樂者天地之氣也

與之者人也始也審聲以氣終也召氣以聲故雖鬼神可以人道接也今夫璿璣玉衡特一器耳天之體如彼其遠也而周旋盈握之規日月星辰莫不準焉而況兩間聲氣常相隨者乎是故圜鍾奏則房心之氣動而天帝明堂在是矣函鍾奏則未坤之氣動而天社地神在是矣黃鍾奏則虛危之氣動而宗廟嶽瀆在是矣得其道則上變先而下動靈不得其道則濫溺作而失其中聲故曰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則樂之道歸焉耳周官之大司樂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所以大

合樂焉者合天地於君心也漢文帝時購得魏文侯樂工竇公者年百有餘歲矣獻其素所肄習者卽此章也其出自周公非後所僞爲亦章章明矣況是時兵革不試百姓遂安耆老之人不至市廛遊遨嬉戲如小兒狀和氣旣萃以興古樂豈非幾乎然終使弛缺以至于今何者得其度數而弗求之心故也試爲執事誦所聞夫滎河溫洛天地之中也而圖書出焉天之生數一三五積成陽奇則一函三而爲九乾元之用也地之生數二四積成陰偶則三去一而爲六坤元之用也是律呂三分損益之所從出也凡陰陽各六月而日至朞之日

分布四氣各爲九十是故九六所以經緯律曆也六爲方而兩地故六律六同以相對爲列而其音謂之六英九爲圓而參天故九韶以相繼爲義而其變爲之九成是故九韶六列六英樂之所必有者也揆厥所元則黃鍾以八十一分之管吹三十九分以爲聲故謂之含少蓋自變宮四十二分以下可吹者也倍之則太玄所謂七十八分者也近世乃執含少以爲清管則十一律無從而生所著律呂元聲使古樂益紛擾而不可復矣然則孰從興之古樂之聲音度數固可考而知也黃帝始爲清角大合鬼神於泰山之上其地上圓丘之始乎

雲門是也故圜鍾爲宮則黃鍾得冬日至之羽蔡而生角六變而天神降矣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張諸洞庭之野其澤中方丘之始乎咸池是也故函鍾爲宮則太簇得夏日至之徵聲而制商八變而地示出矣呂氏春秋謂帝顓頊修之爲承雲之舞而漢服虔則謂姑洗南呂以南爲歌南風韶音在焉是則咸池六英非始於堯而九韶亦非始於舜矣故奏姑洗歌南呂而黃鍾大呂應之則羽角以相生太簇應鍾應之則商徵以相制羽角相生則知仁交際而萬化出於人聲則呼動腎與肝自水而木天數也自冬日至而發春是以謂

之陽也黃鍾之羽一變姑洗爲中聲六變圜鍾九變歸于黃鍾之宮南呂之羽一變大呂以應南呂六變黃鍾爲角八變太簇爲角九變而歸于南呂之角然姑洗角聲之始也自姑洗之羽與其羽無射一變中呂以應夷則六變姑洗爲羽九變復歸于姑洗之羽而黃鍾大呂收聲矣徵商相制則禮義交際而萬化入於人聲則吸動心與肺自火而金地數也自夏日至而成秋是故謂之陰也太蕤之羽一變蕤賓爲中聲八變函鍾九變歸于函鍾之徵應鍾之羽一變夾鍾以應夷則六變太簇爲徵八變姑洗爲徵九變以歸于太簇之羽然函鍾

徵聲之始也自函鍾之羽與其羽大呂一變夷則以應應鍾六變南呂爲羽九變復歸于函鍾之羽而太簇應鍾收聲矣宮調以倡之商調以和之故用宮逐羽而清角生焉引商刻羽而流徵生焉始乎黃鍾以生十一律而終返乎黃鍾之宮史記樂書所謂宮動脾而和正聖者也然則商調特分而奏之耳非無商聲也合之則五聲俱在如子朱子之言是也夫黃帝制聲律以垂萬世而器數從之帝降而王不相沿樂雖器數屢有損益然孔子聞韶於齊季札亦聞韶於曾其考擊而拊拊固非夔倫也而其美善如故者聲均存也然則大合樂九

變以致鬼神示其九韶之遺乎六律六呂一時並作歌奏相命分六樂而序之其六列六英之遺乎下管合於琴瑟以依磬聲則八音克諧可知也固后夔之往矩也後世惟漢樂庶幾近之唐人以宮角徵羽蕤爲變數宋人以宮角徵羽各爲始終皆去商聲焉於是乎古樂亡矣殊不知聲相應故生變設宮分羽角徵行乎其中而商復和之子朱子謂大呂爲角則南呂爲宮應鍾爲羽則太簇爲宮者是也元吳澄氏乃曰此文不惟不經仍自相背戾旣言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矣而於五聲止用其四八音止用其三聲音不備樂何自

而作然則虞書所云琴瑟以詠下管鼗鼓與商頌之那正與周官相符質以子朱子所論商聲俱在者彼皆非歟嗟乎分之則六變八變皆變自七音小德川流也合之則九韶之舞終于九變復貫而于一大德敦化也此大人舉禮樂以昭天地之道也而後世惡乎知之王通曰圜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又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爲而藏乎苟得其聲以

歌南風固易易也雖然吾之心聲形焉者三才備矣天以四氣中正而分陰分陽故倡自黃鍾而協黃宮於清角所以動天也地以四維交際而迭用柔剛故和以太簇而雜商羽於流徵所以察地也人道以宮商爲父子君臣合合商於角以象仁義而始終乎宮焉所以知人也仰以動天俯以察地中以知人弦歌之道大矣君子可弗考乎何謂動天昔者鄭師文從師襄遊得於心而應於器援琴試之扣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扣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迴扣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扣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

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之師文之指顧取象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此之謂動天也何謂察地昔者齊景公新成栢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問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問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立城何爲夕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

尊周也公蹵然曰古之臣乎師開之言於晏子若符節焉以商和宮而知方維此謂之察地也何謂知人昔者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不進師襄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言也有閒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言矣未得其人也有閒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閒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黙然而異頎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樂而達其本者聖也

文王之德小心微止而形於聲孔子以琴音尚宮而知其宜君此之謂知人也文王操以黃鐘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也其見諸子史所述者如此固古樂之遺也然得其聲數而和順不本諸心爲三才之奧無從而揆也故心也者通天之理協地之紀以立人之極者也是故聖王務修其心以和於萬民萬民遂育而後天地可官也人道備矣子夏之論樂曰爲人君者謹其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是知其本之說也

廣東文選卷八

楚黃劉茂溶定　番禺縣車青選

序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別序　唐　張九齡

天子建五長守四方內以承衞京師外以擴御邑
則有持其節制未十年而歷踐撫其封疆既一
行而寧輯盡在我叔父備聞于朝廷昔者吉甫是
欽仲者孝友之德楚子所良趣在諸侯之選世有
實績今以美濟俾我張氏鬱彼士林以媚于一人
以正于四國豈非德能光大謀必變通思古人之
獲心施君子之不器所以前拜小司馬兼擁旄於

五京再命左常侍仍總戎於三蜀軌模遠近綽有
先路之風聲車服載馳光被上軍之禮命莫不文
茵暢轂淑旂綏章嘽嘽皇皇途將出於華陽威已
壘乎夜郎是時也四序鱗次屬當春夏之交千里
草長有懷原隰之征乃闢軒宇邀賓寮自髦士而
及同姓由金華而下建禮或交以道合豈徒隸好
之風或情以族親所謂宗盟之義龜組交映肴蔌
駢羅而聲欲成文發中堂之絃管志在擊節感四
座之衣冠必名義而爲言雖聚散而何有酒酣相
顧驪歌乃作白日西下缺壯士之翩車青山南登
愛忠臣之叱馭凡我明懿賦詩餞行

文錄序　唐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
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
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繇佛及聃莊
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于今大于
後金石燋爍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
茨中手持目覽饑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
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
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
依歸之所云

三傳指要序　　　　唐　劉軻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爲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賾乎其粹者也軻嘗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楯學者準裁無所登先聖後經以闢後生者耶抑守文持論敗潰失據者之過耶夫又扁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舍經以習傳摭直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組繢者矣旣傳生於經亦所以緯於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戶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顓蒙敢會

三家必當之言列於經下誤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冀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乎息矣庶儒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海潮序　　　　宋　余靖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橐籥翕張或言如人氣呼吸或言海鰌出入皆無經據唐盧肇著海潮賦以謂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說出於胸臆所謂蓋有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

月不繫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爲潮則何故緩不及期常三刻有奇乎嘗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殆微絕此固不知潮之準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來去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

春爲陽中秋爲陰中藏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爲記以謂潮虛於午此候於東海者也近燕公著論以謂生於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聞於海賈云潮生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古今之說以爲地缺東南水歸於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今通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云皆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潮平日緩三刻有奇上弦午而平望以前爲晝潮望以後爲夜潮此皆臨海之候也遠海之處

則各有遠近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以前爲夜潮望以後爲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常候於武山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以前爲晝潮上弦以後爲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月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以前爲夜潮上弦以後爲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

淳祐重修南海志序

李昴英

志州之上地風氣莫先於表其產之良以矜式生乎後之士此一書大綱領也唐賢相起炎方者三曰韶之張曰日南之姜最後得劉瞻于湟是時閩聚猶未有此然皆奇鍾於支郡莞府以廣名甚大山偉海鉅秀靈鳩凝又邇三四百載菊坡翁始名在白麻臥龍蒲澗之阿勤天使走半萬里莫能致古未有命之相不屑者高風全節可興百世是邦宜有紀載以侯太史氏而久焉猶缺帥方公大琮檄張君雷震曰丘聚不修且四十年矣郡文學爾職盍討論潤色之迺視故府延問老成人分授以

凡例使各以其見聞述然後合而參訂是正焉塞疏濬補誕去實存又布之衆使疵瑕咸以爲精當乃已南國一大典獲寓目其成何幸余何敢涉筆其間乎惟廣素號富饒年來浸不逮昔而文風彪然日以張雖蕉阜桄林之墟蠣田蠏窟之嶼皆渠渠齋廬幣良師以玉其子弟絃歌琤栩閭挾藝待試上都者數甚嗇每連聯登名與中州等惜人士重於簦笈遠遊所以發其身秖鄉舉一途故仕進者鮮雖然中天地而立爲世所珍必有卓然殊於流俗者窮達不論也匹夫匹婦以一行稱于鄉皆可書或高顯通貴而泯淪無聞慳節來南前後凡

幾淸名蠘政照圖牒有幾人使仕此而州志之觀其孰無强爲善之心哉亦扶持世敎一之也若曰山川之扁兵賦之額烏獸草木之名而巳耳焉用志淳祐七年四月朔𦊱方氏李昴英序

文溪先生集序

元 李春叟

天地之精英人得之以爲文可以黼黻朝廷芬芳宇宙存乎中中必有浩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此天地之正氣也故論人之文當先觀其人之所養先生昭代偉人年弱冠以雄文魁天下追風絕塵之資刷燕秣越共進也孰禦而居官守當言責則寧爲國家寧以言去身與家不遑恤何官爵崇庳足計哉則其所養可知矣居官多惠政及民未易縷數姑以立其大者觀之初筮汀幕適有卑變郡侯束手就執寮屬鼠竄不暇公從奮身直前諭以禍福脫郡侯于虎口不崇朝而大難立解後數歲

廣東文選 卷八 序 八八 文溪敘

家食循陽戍卒倡衆直擣廣城震撼一道淸獻崔公判鄉郡選幕下士諭賊人人相顧股栗公以廷紳贊閫畫毅然請行縋城詣賊壘言未竟聯事者已血刃頸擬刃向公恬不爲動從容陳義以調伏其心賊爲逡巡退卻卒歛兵去城賴以完探虎穴料虎頭誠不牟則男兒死耳豈全軀保妻子之爲者眞丈夫哉旣而入烏府立[illegible]少屈意寫班可以一武至公方碎首玉階與天子爭是非辯可否出袖中彈文對仗斥宰相借尚方劍斬佞臣苟利國家雖鼎鑊不避一言㘦懸拂衣徑歸視軒冕去來太虛一微塵耳孤忠突兀凜然與氷雪爭嚴三

學諸生送行詩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與一番寒之句聞者壯之剛方正大之氣蟠欝胸次泄而為文光芒自不可掩大者巾圭瓚小者鏘珮環奇峭者如怪石之倚斷崖清麗者如明星之炯秋漢進而立朝則論奏丹青言言藥石皆足以神主德格君心而淡衣獨樂則嬉笑怒罵字字箴規皆足以植民彝垂世範蓋忠義以為之骨學識以為之根故芬郁葩華爛熳宣吐不自知其為文也而文益工天收其聲山頹筆絕遺編散落浩不可收僕從先生遊舊矣賜墻及肩未睹閫域方將攟集大成以俟識者世運中更衣冠禍烈主家十二樓

寬塵昆明劫火中斯文何辜側坐此厄噫尚忍言哉先生有子五人今中峯獨存諸孫競爽追抱往恨皇皇乎赤水玄珠之求纂斐亾矣於師門無能為役大懼放失永負夙心於是勉收爐餘僅得奏纂雜文一百二十二篇詩詞一百二十五首編次成集命之曰文溪存稿卷飭而歸之琴玉府俾發諸梓以壽其傳嘗鼎一臠知味者尚遺恨焉雖不幸而不得其全也猶幸斯文之未盡喪也杲日行天照映穹壤先生之節卓乎不可尚矣先生之文泰華之毫芒耳所可傳者僅止此其不可傳者又豈得而窺其際哉掩涕濡毫撫卷長歎九原不可

作吾誰與歸先生名昴英字俊明宋朝賜之謚曰忠簡文溪則其自號云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中元節門人李春叟百拜敬書

大學衍義補序

明　丘濬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為教人君本之以為治士子業之以為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為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為學為教為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為大學一篇漢

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為之章句或問建安眞德秀又剟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為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蓋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

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為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為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網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榱然一榱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放眞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為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國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禮樂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敦

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備規制其目十有六曰愼刑憲其目十有四曰嚴武備其目十有六曰馭夷狄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眞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為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修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畧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眞氏之序有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為人君而不知大學

無以淸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卽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粤自古昔聖賢爲學之道帝王爲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爲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爲治國平天下之要宮闈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遐鄙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履城闉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責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治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啓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謂臣之此編校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頗多重複所修之辭不能馴雅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禁近嘗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經筵卽綴行列之末親覩儒臣以真

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旣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言彙輯十年僅成此書用以補真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焉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儻爲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濬謹序

曲江集序　丘濬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第一流人物也嗟乎公之人物豈但超出嶺南而已哉蓋自三代以至於唐人才之生盛在江北開元天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顯者而公首以道侔伊呂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者而公首掌制誥內供奉未有以相業顯者而公首相玄宗公薨後四十餘年浙士始有陸敬輿閩士始有歐陽行周又二百四十餘年江西之士始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後由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蓋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公之風度先知見重於玄宗氣節功

業著在信史播揚於天下後世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胡明仲謂姚非宋比可與宋齊名者公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江南迺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公聲名藉藉在人口耳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且甚有文名史稱其七歲知屬文張說謂其爲後出詞人之冠又與徐堅評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柳宗元亦謂其能以比興兼著述予生公六百餘年之後慕公之爲人童穉時嘗得韶郡所刻金鑑錄讀之灼知其僞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世邇來京師遊太學入官翰林每遇藏書家輒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餘二十年矣歲己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羣書中手自抄錄僅成帙間先妣太宜人喪因循南歸期免喪後自備梓刻之道韶適友人五羊涂君棐倅郡偶語及之太守晉陵蘇君韡同知莆田方君新謂公此集乃韶之文獻請留刻郡齋嗟乎公之相業世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矧是集藏館閣中舉世無繇而見苟非爲鄉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後世安知其終不泯泯也哉是以不揆愚陋僭書其首

丁守彝先生哀詩序　　王濟

鄉進士丁康手一帙甚鉅踵門告予曰此朝野諸公哀先父菊莊先生之詩也願爲序之先生名恆字守彝予聞其人也久矣守彝以詩聞一方其詩冲淡渾雅頗有唐人風致蓋工於詩者也生而工於詩殁而人以詩哀之不亦宜乎蓋詩本性情而作情有七而哀其一焉三百篇中如二子同舟黃鳥諸篇皆悼死者而哀之之辭也漢魏以來之詩如七哀之作雖不明指其人而哀傷之意隱然見矣有唐作者尤多至老杜之八哀則歷述其人之行實而終之以悲悼之情千百載後諷而誦之者

莫不竦敬愛慕如其人之猶生悲思疾痛如其人之始歿不必歷考史傳而斯人之生平大槩歷歷然在目中矣昔人謂杜詩爲詩史予竊以爲近世哀輓之作皆死者之實錄也夫達官貴人功大名顯其卒也鼎彝有銘諡有議史有傳固不必藉此以流聲實於後來若夫山林寂寞之濱高人隱士名不載於仕版跡不至乎都市雖有探賾之學而昧昧無聞者多矣自非當代之能言者取其行之高蹈悲其生之不遭形諸聲詩傳諸將來夫何以能壽其名於天地間哉此哀輓之詩之所以作而孝子慈孫所以惓惓於斯也矧守彝博學能文而於唐人詩尤其所長其詩名固已著聞於一方矣今由諸公之作殆得以廣其名於四方永其傳於後世耶後有知言者采輯有明一代之詩因諸公之言而知有守彝使其詩得在所選焉未必不如唐音中之邵謁也是爲序

贈潮州張推官序

丘濬

崇川張仲鼎以鄉貢進士卒業大學者久之需選天官拜命爲潮州府推官命下潮之士走謁予需贈言予謂之曰以儒生而司郡刑四邑之民命庶其有瘳乎蓋刑官民命所係一不得其人則一郡之民有横罹非命者矣一人非其命則感傷天地之和而召旱暵之災灾仍則歲歉歉則民不聊其生是則郡之治教雖總於守所以輔其治弼其教召和氣致豐年則本於司刑之官也烏可非其人哉昔東海寃一孝婦而致旱者三年一婦人之非命何與於天而天乃以一婦人之故致一郡之灾

是則爲一人而禍及千萬人也天豈屑屑爲是哉蓋天人感通之理不以小大衆寡而殊天無往而不在人無一而非天千萬人此天也一人亦此天也傷其一人之天而天之在乎千萬人者亦從而傷焉可不愼哉由是觀之司刑之官誠不可以不愼擇以其非獨有係於人而實有係乎天也彼夫以案牘爲師而從事柱後惠文冠者詳於人而畧於天烏足以語此哉天人之理備於易易於刑獄之事屢致意焉於噬嗑曰明罰勑法於賁曰無敢折獄於豐曰折獄致刑於旅曰不敢留獄易者性命之書而於刑獄之事丁寧諄切如此聖人之意斷可識矣君以經書爲學以儒科發身其識異乎世之爲俗吏者故於其行也推夫天之理以告之

道學傳序

明　陳獻章

自炎漢迄今文字記錄著述之繁積數百千年於天下至於汗牛充棟猶未已也許文正語人曰也須焚書一遭此暴秦之迹文正不諱言之果何謂哉廣東左方伯陳公取元所修宋史列傳中道學一編鋟板與同志者共之宋史之行於天下有全書矣公復於此留意焉噫我知之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後世由聖門以學者衆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

者固懵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是故秦火可罪也君子不諱非與秦也蓋有不得已焉夫子沒微言絶更千五百年濂洛諸儒繼起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更相講習而傳之載於此編者備矣雖與天壤共敝可也抑吾聞之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今是編也采諸儒行事之迹與其論著之言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野人所欲獻於公與四方同志者之芹曝也承公命爲序故及之公名選字士賢浙之臨海人先公勿齋先生宰新城遺愛在民公稱其家學云

夕陽齋詩集後序

明 陳獻章

受樸於天弗鑿以人禀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而詩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真乃至旬鍛月煉以求知於世尚可謂之詩乎晉魏以降古詩變爲近體作者莫盛於唐然已恨其拘聲律工對偶窮年卒歲爲江山艸木雲烟魚鳥粉飾文豹蓋亦無補於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間號稱大家然語其至則未也儒先君子類以小技目之然非詩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

而通之一眞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小技云乎哉今之名能詩者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高者爲霓裳羽衣白雪陽春稱寡和雖非韶頀之正亦足動人之聽聞是亦詩也吾敢置不足於人歟少參任君灌吾肖間過白沙携其先公詩集求一言於卷末予故以詩道畧陳之若夫先公吟咏之情具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云

東曉序

明 陳獻章

居之有名惡乎始君子之居也興於斯息於斯目之所視心之所隨苟無所事乎畏則息而入於息其主於畏乎何氏子隱南海之濱更名潛楊其居曰東曉蓋亦以其識見之超卓能及於微遠如陽氣始舒昭晰無間故以其象諭之云耳時乎見則見矣宜潛而見過也則有畏潛惡乎畏而取於是故直以爲喻已然予謂潛之畏不終無也暘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蔀屋之下亭午不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岡引盼於扶木之區赤光在海底皎如晝日仰見羣星不知其爲夜

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隨以變况人易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羣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蔀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潛隱者也理亂黜陟刀鋸非所畏尚亦有畏於斯乎因其乞言序以勗之

送張進士廷實還京序

明 陳獻章

鄉後進吾與之游者五年張詡廷實始舉進士觀政吏部稍動尋以疾請歸五年五年大省地廷實所君戶外如市漠然莫知也自始歸至今六年閉歲一至白沙吾與之語終日而心疲城中人非造廷實家不得見廷實而疑其簡實不然也蓋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卽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然則廷實固有甚異於人也非簡於

人以爲異也若廷實清虛高邁不苟同於世也又何憂其不能審於仕止進退語默之幾乎道也茲當聖天子登寶位之明年思得天下之賢而用之而廷實之病適愈太守公命之仕廷實不得以未信辭於家庭於是卜日告行於白沙留二十餘日去歲之冬李世卿別予還嘉魚贈以古詩十三首其卒章云上上崑崙峰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大幾何卑高入攟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置之直於了處了世卿豪於文者也予猶望其淡於道以爲之本廷實至京師見世卿重爲我告之廷實所以自期廷實其自信自養以達諸川他人莫泥與也

湯氏族譜序

明 陳獻章

家之譜國之史也本始必正遠邇必明同異必審卑而不援高微而不附彰不以貴易親不以文覆愆良譜也莫不有家也小大異焉莫不有世也升降異焉自吾之世推而上之缺其不可知者存其可知者良譜也世假譜以存者也譜存之家是名世家修譜者不知世之重也援焉以爲重無實而借之詞吾不欲觀也湯氏邑之著姓也自言先汴人隨宋南渡居嶺南南雄世遠失傳今以始自南雄遷古岡曰統者爲一世祖統以上無考譜亾於元季之亂續之者唐府伴讀八世孫有容也退菴

鄧先生序之正統己巳之秋黃賊起南海一郡騷然賊南攻湯氏之婦馬氏奮謂其夫溥英曰賊且至矣他物易得耳譜亾文獻無徵於是馬氏手挈是編走邑城西北貴奇坑出入水火顛沛極矣譜卒賴以全湯氏之先以儒起家世有顯人序稱伴讀君之賢有自今馬氏又賢也在宋欽州守馬持國賢而有名馬氏幾世祖也其賢蓋亦有自云亂予紹端念母氏之賢勞將託以告後之子孫俾咸念之徵予序予惟世家之譜可觀不援不附如湯氏亦良譜也內則賢婦女外則賢丈夫相與修緝維持既亾而復存湯之子孫念之亦允蹈之國史

記事署與家譜同史主勸懲譜勸而不懲不修其世而以譜重君子不重也卒亦不勸而已矣存世者譜也存而重之譜乎世之重以德譜之重以言德與言孰重重世乎重譜乎在湯氏

送毛廷用司斷中都序　　明　梁儲

鳳陽根本重地國家建中都焉設指揮之衛七千戶之所三十六皆於留守司焉統之留務旣繁其獄訟之不易齊可知矣而留守司例不自聽斷則又惟斷事司焉專之夫以留司斷事之爲重也如是苟畀之匪其人又奚可也弘治辛亥八月所司以斷事缺告銓曹得廣東副斷事毛廷用而遷用之以君九年績最也當矣而士大夫之識君者又以君經歷龍驤典署上林旣薦有能名至于副斷廣東則職務之餘併能旁及他務可謂能也已今不加顯擢而祖畀茲任或者未慊然于中乎然予

一再見君君旣無喜辭亦無慰色方惓惓求一語爲勸戒其所存者又何如也因爲之歌以詒之曰翳中都其何所兮在長淮之間矣胡鬱葱其朝暮兮護萬載之山矣杳吾望之弗及兮羨子舉之閒闢矣尚祥刑之有職兮寄吾什之餘剛矣再歌曰惟古聖之敷教兮曰明刑以弼之何後代之淫逞兮併原意而失之易明愼而弗究兮昔欽恤而拂之所貴人之厚德兮思解紘而易之庶豐沛之遺黎兮向嗷嗷而今一之歌竟酒闌余懷未已又告之曰司刑者下民之命也昔于公治獄有陰德子孫果克稱其門閭閈有二丈夫子方乘芹須水

君行矣尚加勉之矣

送陳文用任潮州推官序　明　梁　儲

陳文用拜潮州推官之明日進見于天官冢宰尹公尹公語之曰大郡明刑之任非豪傑士不可今天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正有司以人事君之日而亦豪傑自盡之日也其不知所愼可乎於是文用將闕辭闕中同年以不肖與文用相得爲淺而潮州之地於南海東或能知其風土詎不容默而爲之言曰潮州自韓吏部爲刺史之後易治之俗至於今是賴宋有陳堯佐通判洪天錫司理亦有德於民者文用行矣將仰止韓吏部繼二君而益大之乎文用之爲人予知之矣通今博古旁及諸

書平易一心吾輩推重不肖與之遊一載未見其暴慢之容不易得之材也聞其尊府君抑齋先生平生爲志不欲多上人諸父如侍讀先生憲副先生皆遷自柱史有名稱今三老之典型猶存而伯兄憲使公薦揚中外又行且大用矣文用之所得者其家庭之所養者淺乎以文用而潮之刑不足明矣且文用之所學者非吾夫子之春秋乎六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案是固吾夫子之刑書也春秋之時美惡隱矣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皆失其敘爲俗者旣惟知事小慧而忘大道爲國者又惟知背公義而市私恩則其於政刑

之間所謂欽哉惟恤之意利用聽斷之明者其不見於世也可知矣發摘爲明與姑息爲愛之惑後世其不免乎夫子假魯史而修之其屬辭比事微而顯隱而彰其事存乎正一王之法其心存乎垂萬世之律其微辭奥義雖或將爲三子者所隱晦而學者果能以平心正意讀之而設以今日之身處之則其大義之數十者炳然在目而是非邪正得失之鑑在我矣文用以此學取魁天下其講之熟矣舉而合之於當今之律令引而伸之於凡物之大情其於明刑也何有哉竭其力以稱吾君相之心以副吾諸友相望之意君家之所傳固如是乎

明倫大典後序

明　方獻夫

明倫大典書成皇上既親爲序諸首又命内閣輔臣臣一淸臣璁臣鑾冢臣臣萼序其後已而復命臣某序諸末臣謹拜手稽首颺言曰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生於心者也故率性以爲教緣情以爲禮因心以爲孝故道未有不本於心者也夫道一而已矣聖人秩而序之或謂之五典或謂之五常或謂之五倫典也者有常之謂也常也者不變之謂也倫也者有序之謂也故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故禮可變道不可變非道不可變心不可變也非心不可變天不可變也是之謂降衷是之謂秉彝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明倫大典之作蓋將以明斯道乎嗚呼斯道之不明也久矣非斯道之不明也人心之蔽也嗚呼人心之蔽也久矣非心之蔽也學之蔽也臣嘗學矣見天子爲後之說見漢師丹議見魏明帝詔見宋司馬光程頤論以爲道固宜然矣及因今日之事而反諸心則有不然者遂爲之思曰若朝廷令曰爾百官棄而父母將與而官爵有官將棄父母而取官

爵乎否也以此心推之皇上之心亦若是而已矣由是推之見舜竊負而逃之說推之見儀禮無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推之見大人世及以爲禮天子諸侯無爲人後之說二帝三王之道固自坦然明白而後儒之說之蔽之也於是繼統之義著而爲後之議屈矣嗚呼豈得已哉夫師氏司馬氏程氏皆名儒也臣等何敢必違其言以取不韙之罪哉是心有不安焉耳禮官之議十九臣等之議十一皇上亦何必違衆而從寡哉是心有不安焉耳是心也良心也降衷秉彝也人固有之也不可得而泯滅焉者也使此心可泯滅焉則亦何有於是

故學也者反諸心而已矣讀是書者亦反諸心而已矣

敘監曆刻

明 霍韜

敘曰夫曆也者稽往徵來者也其取故也近其法效也遠是故以稽天度而運不忒以周民用而應不匱以徵祥孽而示不悖帝王通天地兼體者也是故日月懸象分陰陽也水火木金土錯五氣也羅計炁孛餘孽也是故王者明日南面效之日月者也生養刑威不忒效之五行者也孽臣伏慝效之四餘者也又曰天地也者氣焉者也氣也者上升下融者也上升爲氣下融爲水一氣也中凝焉者地也民之生也陰陽具體者也土其脾也金其肺也水其腎也木其肝也火其心也循環尅生者

也民之生也五氣具凝者也帝王代天育民順序陰陽隸布五氣如斯而已者也又曰民之生也無須臾離天地之氣者也離氣則死如魚於水無須臾離者也離水則死故曰民之於天地也視於父母君子之事天地也嚴於父母於父母也氣可時離於天地也氣通喘息不可須臾離也王政刻監曆帝王脊繇則天也君子脊繇事天也具焉者也豈曰徵星術也云爾

觀潮序

明 霍韜

渭厓子嘗語董本洪曰子居西樵山乎曰然子居順德水乎曰然居樵也山也靜乎曰然居順德也水也動乎曰然曰若是乎子之居也跡也是惡乎貴乎君子之居也夫變化也者天地之妙也消息也者鬼神之秘也動靜也者陰陽之機也子水產也盍於水乎觀乎是故源流濁清變化見矣盈虛乘承消息生矣淳止湍激動靜別矣子水產也盍於水乎學乎是故變化生生氣質殊矣消息乘承學問著矣動靜基機天德立矣子水產也盍於水乎學乎是故天地莫大乎變化世運莫大乎消息

人極莫大乎動靜知變化者存乎神語消息者存乎智神動靜者存乎德子水產也盍於水乎學乎本洪曰家翁觀潮學其取諸斯乎曰原泉混混盈科後進是之取爾取諸斯乎

聖學格物通大序

明 湛若水

夫聖學格物通何為者也明聖學也明聖學何以謂之格物通也程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夫以涵養寡欲言格物則格物有知行之實非但聞見之徵矣然則何以至其理也知止知也定靜安慮行也知行並進格物之功盡於此矣夫通有四倫焉有總括之義焉有疏解之義焉有貫穿之義焉有感悟之義焉夫聖人之道莫備於大學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云云夫自天下逆推本於格物是格物乃其本始用功之要也又自

格物順循效於天下是格物乃其本始致效之原也經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格物者其本始之謂乎彭龜年曰其節雖繁而道甚要格至而已張南軒曰自誠正以至平治固無非格至事也伏覩我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大學一書其要在修身而大學古本以修身釋格致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致也經文兩推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皆歸其要於格物則聖祖蓋深契古者大學之要矣乎由是言之聖人之學通在於格物矣故曰有總括之義焉凡意之事則誠意之類舉之矣凡心之事則正心之類舉之矣凡身之事則修身之類舉之矣凡家

之事則齊家之類舉之矣凡國之事則治國之類舉之矣凡天下之事則平天下之類舉之矣輯事以從其類取義以暢其情故曰有疏解之義焉列誠意所以欲其於意焉格之也列正心所以欲其於心焉格之也列修身所以欲其於身焉格之也列齊家所以欲其於家焉格之也列治國所以欲其於國焉格之也列平天下所以欲其於天下焉格之也意心身之於家國天下之事非二也一以貫之也故大學於誠意曰好惡曰愼獨於正心曰忿懥曰憂患曰恐懼曰好樂於修齊曰辟曰好惡於齊治曰孝弟慈曰心誠求曰恕於治平曰絜矩

曰辟曰好惡曰忠信曰仁義皆以其心言之也而通之於各條因事以明其理因理而會諸心通一無二故曰有貫穿之義焉是故君子之學讀誠意之事則感其意之理讀正心之事則感其心之理讀修身之事則感其身之理讀齊家之事則感其家之理讀治國之事則感其國之理讀平天下之事則感其天下之理理也者吾之良知也學之者所以學其良知也知也存知又存存存而不息由一念以達諸萬事皆行也故曰有感悟之義焉是故讀斯通者意心身家國天下知理皆備於我矣故君得之以成其仁臣得之以成其敬學士得之

以成其德家國天下之民得之以會極而歸極是故聖人之學無餘蘊矣或曰諸通無格致者何也曰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無非格致之地也夫又何贅焉或又曰夫格致而不及天地萬物者何也曰意心身家國天下一貫聖門切問近思之學也然而天地萬物同體無外矣雖位育配天可也何高遠之求或疑曰眞德秀之衍義丘濬之補具矣而乃又有格物通者何居臣應之曰孔門一本無二之指臣幸得之於正經證之於諸儒仰稽於我皇祖之訓者上下十餘年而思欲效其愚見者久矣乃今復聞聖明四年七月初四

日詔令文臣撮經書史鑑有關帝王德政之要者直解進覽臣實欣慶聖學日升務求典要竊念臣亦舊忝詞臣講官也心在皇室忠切勸學故不揣疎愚遠自伏羲二帝三王與夫諸儒之格言近至我祖宗列聖之謨烈章采而節釋之不詭於衍義與補而容或少有發明而一助焉庶或上裨聖明進德修業合一之要領且明經文直以格物爲諸條之統會樞紐也有隨事隨志之實合孔門求仁一貫之指夫聖人之學體用一原本末遠近兼致知行並進者也此臣格物通之所以作也

補樂經序

明 湛若水

序曰補樂經何爲者也復聖遠言湮樂經之缺而擬補之也樂記其傳也經亾而傳存猶幸告朔之餼羊也然而論其義理而遺其度數則樂之本廢矣夫禮樂一道也二禮之缺吾已正之經傳矣樂經之缺自吾四十而致意焉夫禮由心生者也樂由禮生者也禮主序樂主和序以致中和以致和序生於心和暢於外則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舞足蹈樂所以盡神也以格神人以感上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夫育物感格治之至也古之極也故古之

明王之治天下必興禮樂三代而上以至黃帝堯舜之治皆由此道也漢唐而下治不如古非其人物之異也以禮樂之道廢焉耳夫禮之起在節文矣節文者禮之經也樂之起在度數矣度數者樂之經也節文者升降揖讓之謂也度數者律呂聲音之謂也予年耄耋矣幸天數之未盡撫素志而未[illegible]乃在西樵隱居無事間取諸家律呂之說而竊損益更張以文之擬爲古樂經一篇而以樂記諸見於載籍者列于後以爲之傳焉經以定其度數傳以發其義理而樂其可知矣有聖君賢相欲興禮樂者必於是乎有取焉雖然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相矣或曰王通續經至今爲誚而吾子又有是作焉不亦取譏於天下後世矣何誚乎曰述之也非作之也擬之也非續之也夫何誚後聖有作者斯知之矣

釐正詩經誦序　　明　湛若水

詩何爲而釐正也甘泉子曰釐正夫淫詩與釐正夫小序之淆雜者也曰其釐正夫淫詩何也曰弃釐刺淫詩也夫子去淫奔詩也淫奔之詞不可存於經也此必夫子已刪者後儒復取而雜入焉者也夫子曰吾自衛反魯而樂正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正也故雅頌之詞與刺不正者刺淫奔者皆正也故曰去鄭聲鄭聲淫淫奔之聲不使留於聰明然後可以畜其德也若夫淫奔之詩所謂導欲增悲者何德之畜夫古之詩皆樂章也奏之鄉黨焉奏之閨門焉奏之邦國焉周

子曰樂詞善則歌者慕淫奔之詞果善乎可慕乎果可奏之鄉黨閨門邦國乎是化人以淫也其大不可也此夫子之所以去之獨存三百篇爾也一曰詩三百二曰誦詩三百逮其孫安國亦曰三百今乃三百一十篇其一十篇者殆非夫子所刪去淫詩好事之儒復取而混之爲三百一十者乎其云懲創逸志刺淫則可淫奔之詞則不可是化人逸志以淫也曰吾子之去之有據乎曰有之詩書不可盡信者多矣書有僞泰誓有汲冢周書或今文有而古文無或古文有而今文無武成猶待乎考定孟氏止取其二三詩有逸詩有有其聲無詞者斷可知矣其釐正小序何也曰小序者如今人作詩者必先有序于前爲某人某事爾也詩之大序孔門弟子子夏以夫子之意爲之其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國史謂小序也其時近故其記事也切與後之生乎千百年之後而臆說乎千百年之前者不亦異乎故論詩者必以小序爲正然其中有數字後儒雜入者然亦寡矣釐而正之使序純乎古則序正序正則詩正矣然而必曰誦詩者何也曰不聞孔曾思孟之指乎不聞程氏之指乎孔子曰誦詩三百未聞讀詩也孟子曰誦其詩未聞讀詩也詩曰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則止曰於止知

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耳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耳矣此孔子之誦詩也詩曰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則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父母云爾此曾子之誦詩也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則止曰言其上下察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子思之誦詩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

以德則曰言飽乎仁義也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反歡樂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則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此孟子之誦詩也程明道於詩不用訓說惟加一二吟哦上下以涵其性情故於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則曰思之切矣於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則曰歸乎正也此明道之誦詩也吾取以爲瀹焉誦也者吟哦吝嗟之謂也吟哦之不足則吝嗟之吝嗟之不足則長言之樂發於中形於言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舞足蹈者樂

之事也此詩之教所以爲樂之章而德之所以成也愚聞之師曰有疏微言塞今之讀詩者滯其心於訓詁之間玩物喪志果可以成德乎果可以達於政使之四方而能專對乎果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以事父遠之以事君乎諸皆誦詩畜德之成而詩之大用也愚生千載之下悵斯文之不明於每章之下作誦語數字以備學詩者吟哦吝嗟而得之以成盛德而達諸大用也其朱子之訓詁則勞註於逐句逐字之中可以釋訓足矣盡以省學者誦習之勞玩物之病也而凡朱子賦比興之指及其傳說則存之于後不敢易焉

何居朱子詩傳於諸書爲尤善也故不敢易焉若夫所刪十篇之什則以淫奔之詩既去不能什也或曰然則子之取各篇題小序置於每篇之首何居曰倣文公以國風周南之說于篇端使誦詩者一開卷閱篇即知作詩之義也

二禮經傳測序

明　湛若水

史若水曰夫禮二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故夫小大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本也子思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威儀者其曲禮乎禮儀者其儀禮乎故曰禮二而已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是故禮一而已夫禮也者體也體也者道也與道爲體者也形而下者謂之文形而上者謂之道粗放乎度數之末精入乎性命之微其體一也故善求道者求諸禮焉思過半矣夫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儀禮所以具禮儀之大二禮無餘蘊矣余於讀禮之後

因觀二禮而竊有感焉進少儀叅曲禮爲上經而儀禮爲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爲儀禮正傳其王制等二十三篇雜記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者爲二禮雜傳通傳蓋不傳之傳也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夫大戴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庶致存羊之意耳起丁丑迄乙酉凡九年編次既成乃爲之測藏之家塾以遺子孫及與一二同志者共訂之名曰二禮經傳測若夫竊取之意見乎議

春秋正傳序

明　湛若水

甘泉子曰春秋聖人之刑書也刑與禮一出禮則入刑禮也者理也天理也天理也者天之道也得天之道然後知春秋春秋者聖人之心天之道也而可以易言乎哉然則聖人之心則固不可見乎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聖人之心存乎義聖心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夫經識其大者也夫傳識其小者也夫經竊取乎得失之義則孔子之事也夫傳明載乎得失之迹則左氏之事也夫春秋者魯史之文而列國之報也乃謂聖人拘拘焉某字襃某字貶非聖人之心也然則所謂筆則筆削

則削者非歟曰筆以言乎其所書也削以言乎其所去也昔夫子沒而微言湮其道在子思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得天之道而契聖人之心者莫如孟子故後之知春秋者亦莫如孟子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其文則史經之謂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傳之謂也合文與事而義存乎其中矣竊取之謂也義取於聖人之心事詳乎魯史之文然而後世之言春秋者謂字字而筆之字字而削之若然烏在其爲魯史之文哉若是聖人之心亦淺矣曰然則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曰知我者其

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子於春秋果不作乎曰非是之謂也夫所謂作者筆而書之之謂也其謂知我罪我者以言乎天下後世之善惡者讀春秋之所善所惡若美我刺我然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懼也者知我罪我之謂也若如後儒之說則孟子自與其文則史之言前後相矛盾矣不亦異乎或曰經爲斷案然歟曰亦非也竊取之意存乎經傳以傳實經而斷案見矣譬之今之理獄者其事其斷一一存乎案矣聖人之經特如其案之標題云某年某月某人某事云爾其或問有本文見是非者如案標題云某是非勝

負云爾然亦希矣而其是非之詳自見於案也故觀經以知聖人之取義觀傳以知聖人所以取義之指夫然後聖人之心可得也紫陽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此其幾矣惜也孫史之文世遠而久湮左氏之傳事實而未純其餘皆多臆說耳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之傳多相沿襲于義例之蔽而不知義例非聖人立也公穀穿鑿之厲階也是故治春秋者不必泥之於經而考之於事不必鑿之於文而求之於心大其心以觀之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可得矣予生千載之下痛斯經之無傳諸儒又從而紛紛各以己見臆說而汨

之聖人竊取之心之義遂隱而不可見故象山陸氏曰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指也又曰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蓋有以見此矣水也從事於斯有年矣求春秋之指聖人之心若有神明通之粗有契焉而未敢自信歎其傳之不全獨遺憾於千載之下取諸家之說而釐正焉去其穿鑿而反諸渾淪芟其繁蕪以不汨其本根不泥夫經之舊文而一証諸傳之實事聖人竊取之心似若洞然復明如披雲霧而覩青天也幸與天下後世學者共商之名曰春秋正傳夫正傳云者正諸傳之謬而歸之正也

白沙先生集序

明　湛若水

甘泉子曰夫先生聖人之徒也先生詩文其中古[illegible]制作乎其詩歌如風雅頌其文詞如謨訓誥或聞之愕然曰何哉若是其大也不亦少誇矣乎今觀其詩歌之體裁猶夫今之詩也何取乎風雅頌觀其文詞之矱度猶夫今之文也何取乎謨訓誥曰非是之謂也孟軻有言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何謂乎聖賢之言發乎人心之同然故與古訓異體而同道夫惟求於牝牡驪黃之外者而後得馬之真機忽於言語形似之外者而後得聖賢之蘊是故以其中和之性情發而為中和之詠歎優柔而

敦厚焉是亦風雅頌而已矣以其自得之精意以發其未發之蘊載道而典則焉是亦謨訓誥而已矣曰然則何以異乎曰言詞古今之不同猶之東西南北之方言聲氣之異耳矣而因以為人情有異可乎今以詞之古今而疑聖賢之異者則亦猶求人性於東西南北之音之類也求馬於牝牡驪黃之類也曰然則果若是同乎曰以詩觀之風殊於頌頌殊於雅矣遂謂詩果不同可乎則又何疑乎後世之詩之文也哉故求先生之詩文者當求先生之道於言外之意以合於古訓而不當求先生於言詞之間則謬也夫然後知先生之詩文不可以後之詩人文士之詩文觀之矣

白沙子全集序

明　湛若水

甘泉子曰夫先生聖人之徒也先生詩文其中古之制作乎其詩歌如風雅頌其文詞如謨訓誥或開之愕然曰何哉若是其大也不亦少誇矣乎今觀其詩歌之體裁猶夫今之詩也何取乎風雅頌觀其文詞之蘉度猶夫今之文也何取乎謨訓誥曰非是之謂也孟軻有言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何謂乎聖賢之言發乎人心之同然故與古訓異體而同道夫惟求於牝牡驪黃之外者而後得馬之眞相忘於言語形似之外者而後得聖賢之蘊是故以其中和之性情發而爲中和之咏歎優柔而

敦厚焉是亦風雅頌而已矣以其自得之精意以發其未發之蘊載道而典則焉是亦謨訓誥而已矣曰然則何以異乎曰言詞古今之不同猶之東西南北之方言聲氣之異耳矣而因以爲人情有異可乎今以詞之古今而疑聖賢之異者則亦猶求人性於東西南北之音之類也求馬於牝牡驪黃之類也曰然則果若是同乎曰以詩觀之風殊於頌頌殊於雅矣遂謂詩果不同可乎以書觀之誥殊于訓訓殊于謨矣遂謂書果不同可乎則又何疑乎後世之詩之文也哉故求先生之詩文者當求先生之道於言外之意以合於古訓而不當

求先生於言詞之間則惑也夫然後知先生之詩文不可以後之詩人文士之詩文觀之矣

飭定燕射禮序

明　湛若水

甘泉湛子曰射禮廢[illegible]天下無男子矣射男子之所有事也男子有生[illegible]懸桑弧蓬矢六以射上下四方明有事也故[illegible]生而已志於六合矣六合內事郎性分內事[illegible]射也者所以射爲德也射爲德也者廣[illegible]賢也惟我聖祖洪武二十三年命國子監闢射圃給諸生弓矢載在會典至哉聖祖成賢之心乎故射禮不講而天下無成賢矣燕禮缺徑情而行天下之射禮壞矣故燕也者將以致夫射者也射也者所以相射於禮樂成其德者也禮樂皆得謂之成德成德則賢矣故燕有迎賓

獻賓以及衆賓所以致射賓也燕有迎遵獻遵所以致射遵也燕有獻主所以致遵耦也燕有獻酬交酢所以合賓主二射之歡也射也者離道也爭道也不合則離離則爭矣非所以成德而致賢也是故有燕酬以合其歡有揖讓以致其敬有樂賓以宣其和有司正以節其流有拾取矢以崇其讓有鼓樂以盡其神有釋獲以紀其賢有罰飲以明其不則有徹俎坐燕以勉其衆漸近自然卒歸之中正賓出不顧矣主猶拜送以引無窮之敬焉故始以燕終以燕而射行乎其間夫然後禮樂兼備矣禮樂兼備而人雖欲爲不賢不可得矣雖有庶

頑讒說並生之念油然而興矣故燕射其淺矣甘泉子曰吾觀於儀禮然後知矍圃之射揚觶戒勿人者之爲僞非聖人並生之心也今之行射者賓主接則曰射遵至則曰射無始燕終燕以合之是武道也是教爭之端也非所以相射於禮樂而成德也惡乎賢

霍文敏公文集序

明　倫以諒

嘉靖庚子歲冬十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詹事府詹事渭厓霍公卒于位訃聞於朝皇上嗟悼賜以祭葬命禮官議諡以聞禮官會議以文敏上制曰可適諡文敏予仰而嘆之曰禮官之議皇上之見可謂不易之典矣因推而衍之昔公會薦南宮魁于多方議大禮明倫典一洗漢唐宋之陋而空之贊皇上之孝成萬世之法慨聖學迷晦則註明程朱正訓渙闢世儒陸氏之說與夫序記詩文跋說銘傳動皆警人不作無益語浩氣溢出如長河廣漢一瀉百折而莫之禦可不謂之文乎諸疏之陳痛切時政洗刷蕪穢指摘瑕垢極發揚震厲欲一舉數十年之弊而更新之以復祖宗之舊與夫箚札論辯不可窮詰如利刃出硎光芒炫林其鋒莫當用能以孤忠直節受知當宁摧於權奸而不動憎於衆口而不惑清議精明百工惴慄可不謂之敏乎諡曰文敏可謂不易矣適公之子與瑕與琦緝公之集爲十卷將梓以傳請序於予予曰文敏者公之實錄而茲集也者又文敏之實錄也昔韓昌黎送廖道士嘆嶺南瑰舉奇偉之氣不鍾於人而鍾於物一或有之又出於異端方外之徒今觀公以明沛之識弘博之學峭崛之氣昌大之才舉天下而鼓舞之殆山川間氣靈炳之所發洩而鍾焉者也使昌黎遇之必不爲一黃冠而興嘆矣公蓋繼張曲江之後曲江既相不能免於李林甫之猜忌功業弗究識者大以爲憾公之踪跡殆類之今公沒後十餘年思公者如一日其朝之士覩夫善人重足惡夫揚眉國是日搖世事日變天下之勢駸駸入於潰溺而不可挽則曰使渭厓若在其何以至此哉其鄉之士覩夫憸夫餒士飽飫囊橐凌蔑鄉國夸駭閭里甚則踰節蹈淫穢惡宣著風俗日益頹敗而不可救則曰使渭厓若在其何以至此哉世謂公議論多過激夫中正者道也激者時也道雖無激而有時乎爲激渭厓之激激於時也觀其時諒其言思過半矣夫參苓之劑可以延年以之治病則不利於攻解霧縠之組可以章服以之禦寒則無益於體膚取渭厓者當并其時觀之若夫參苓霧組非不美也夫固有所待也

贈緝熙林先生教諭平湖序　明　張詡

士必有包括宇宙之學卷舒風雲之志超越古今之見然後可以蟬蛻污穢之中而浮游埃𡏖之表神明與居造物與遊處俗而不累於俗爲時而不制於時蓋在我者有其主也無窮達無古今無生死而況其他者耶苟無所主則牽制於俗執滯於時曰人不我與也又曰時不我待也是則累於名與時矣以是名而拘中人則可以是名而拘有道者不可也以是時而限中人則可以是時而限有道者不可也今之論出處者我知之矣惟喜其同而忌其異故仕者自以爲通而不仕者自以爲高

余則以爲苟吾有主則處是也出亦是也不復可以是非論矣苟無所主則處非也出亦非也是非於是乎生焉非之生由於是之相形也苟無非則所謂是者何所有耶余郡東莞林緝熙先生蚤歲英發大志不羣在庠序間已崢嶸露頭角成化乙酉領鄉書舉進士不第慨然有明道先生之志適余郡白沙石齋陳先生倡道東南先生遂棄其所學而學焉獨居扶胥結屋欖山遲遲不五六年之間所以講求性命俯仰天人低昂今古如駕鯨鯢泛滄波偉乎其大觀哉浩乎其自得哉庸何凡流得以窺其趣也先生抱負既大心志愈卑而聲名翕然以起若今右都御史桂楊朱公光見器異力勸之仕務文有司催趣上春官先生遂行已而會試中乙榜得平湖教諭而行論者稱屈以爲位不稱其德事不稱其才而先生欣然喜得迎養老母從事文帙得以求其志也余嘗感夫人生所得於天至貴而至重者心焉而已所謂主也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聚則成形散則成風乃不久之贅物所謂客也士君子往往爲其所累竊竊焉其欲[illegible]以饜客而不識自家主人悲哉是以非是之論生焉客爲之也窮達之感生焉客爲之也古今之間生死之變生焉客爲之也達者固不復累於是矣先生

蓋得此學者焉往而不自得哉余嘗學焉平湖乃東浙秀區山明水麗沃壤千里士人重文學而好遊樂吾知卓馬到日務求如林樽俎洽洽而遊凡杖如再覩胡先生安定之再來也太學生鄉貢肅鏗元鴻韶來徵文以贈予既爲先生賦又以之爲平湖士人賀

易說序

明 陳錫

經有六易爲大六經去聖久遠簡錯文誤後學類難讀易爲尤難史記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存漢募羣書易獨完胡乃亦錯誤而使人尤難讀也易自魯後五傳至田何何後分爲施孟梁丘並列學官而傳民間者有費直學田何之易經與傳十二篇易之本經也施孟梁丘祖同出何大抵易在漢無弗鼻田氏者傳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施孟梁丘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與古文合不知所謂古文又傳自誰氏儒先謂漢之易自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易家著書自王同始所謂古文庸非田故書

而特秘石渠者耶按傳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皆著傳數篇何於寬有易已東之嘆小章句不知視王所著果誰先後然則謂著書自同始吾烏敢斷然也費學傳載其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彖象文言雜入卦中實始費氏東京馬鄭皆傳之費學既興施孟梁丘暨京氏學皆廢歐陽公云用之學息而古十二篇之易亡矣或舉卯金所校以辯其不然愚惟脫去无咎悔亡者其亡在文彖象文言入卦中者其亡在簡簡錯不能無軼文誤不敢無闕錯誤軼闕於古文均之爲亡而不亡者同存讀者以爲易耶難耶是故難則疑錯誤當正而疑則不敢正軼闕當補而疑則不敢補漢以來諸儒固有及見夫本經而可俟後學之決疑者彼膈此轍師承顯具尋例類考同異須認額門而今讀者曰有朱子書在也嗚呼此豈朱子意也哉朱子末年嘗悔解經支離與張敬夫書有方知漢儒善說經語以漢儒只說訓詁玩索經旨意味特深長也勝國時元明善言虞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耳自漢以來諸儒嘗盡心考之殊未博集見經生以明善言告之而今讀者不知求焉可不可也且夫易本義朱子註述中未嘗自滿而序呂伯恭音訓謂其猶或有所遺脫他日答劉君房滕珙書

本義有模印之戒音訓有改易之屬夫音訓呂蓋併陸德明晁景迂書足之者德明釋文兼全別本使人得以所見去取景迂又得九十五家是正其文厥功不細呂既會捽成書朱子欲修補焉漢以來諸儒傳註未嘗敢忽也晦菴裔孫鑑音訓跋云先公經傳悉加音訓易獨否者以有東萊此書今讀者乃秖知本意而不復知有音訓此愚易疑初筮告蒙約之所爲錄也此書愚始名音訓補從晦菴志而後標今名者晦菴自言其易簡略音訓則欲補其遺脫晁景迂所謂古訓詁簡而全雖數十字同一訓雖一字兼數用者晦菴之所甚契而愚

之所爲取於約也繁文淚辭或詡或泛不可以告蒙非初筮以求不足以探幽刺微觽結鋤滯悟約而推博嗚呼今之讀易君子未有不患其難者難則疑疑則筮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於蒙之繇訓見之矣愚於此書志在從古經傳各卷已悉而各章句下尤詳句讀字義聲韻之奇詭者在我晦菴前如陸晁呂氏所輯咸在而愚之所記憶及晦菴後各家註凡若此者參入焉以存其疑晦菴語錄與本義不同者必具書而互約飛伏象數占驗等類亦錄一二以備其例是固晦菴所謂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可推而

通則亦無害於易者也嗚呼傳有潔靜精微易之敎也荀卿子曰善爲易者不占魏管輅曰善易者不論易式勸輅註易曰安可註唐劉迅作六書繼六經惟易闕不序愚之爲此書也病其弗博而終爲此書序也又懼其病吾約因冠數圖于首以告蒙者告非不自知其不可也謬曰易說序云

海語序

明　黃衷

夫列徼之外東方曰夷南方曰蠻雕題左衽鳥言而獸行諸夏利害無與也然侯德以賓審勢而服於諸夏之盛衰實始終焉是故兩階格苗重譯獻雉虞周之德之盛可知也楚稱霸而百粵效貢秦兼併而蠻夷咸服勢固有然者歟自漢而後內屬之境暫開而攻鈔之寇踵至來王之使未返而乖戾之釁已彰是難禽獸之常形而綏馭之道或亦疎矣予嘗考自洪武永樂之際海上朝貢之國四十有一麒麟再至名珍異貝充牣帑藏于茲百七十年惟東之朝鮮日本南之琉球庭實之貢不絕

於道安南暹羅滿剌加占城君訃至君立至鄰國交惡至惟弔若冊皆有常使比平其亂或表臣藩爲自餘兼併分裂通與逋廢名號非舊亡可攷錄予因以慨夫政教不加荒亂日多裔夷之遺之不幸也當時文儒纂述其稱古里之風道不拾遺天方之數可裨曆度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非耶他如南州異物志雞林類事寰宇記島夷諸番二志土風國俗亦間見耳予自屏居簡出山翁海客時復過從有談海國之事者則記之積漸成帙厥棄夬焉夫有君臣則有刑政有男女則有婚媾有父子兄弟則有聚有處農工商賈捍禦禦侮各隨其

方客談多二國之事然頗有異於前志者豈亦沿華習氣與時推移邪記風俗夫天地萬物陸之所產水必產焉故物莫繁於海亦莫鉅於海島𡰱內黠外㦸而鍾於物則良可貴奇可玩者多矣無亦造化之偏氣乎雋志未必詳也記物產夫羅經指南船海而尸其務者爲舉舟之司命毫末懸利害焉海賦未經道也柳子厚招海賈似寓情於惆時憤俗而輕生競利者觀之亦足戒矣然予則謂海之險何若方寸間邪蓋海無私於殺溺而人心或甚焉爾記畏途夫常必有怪先王制器以知神姦魑魅魍魎毋或逢旃是故蠻𡰱陰類也海陰方也

鬼物或憑焉海童天吳諒非誕謾記物怪夫言以談海立者也題曰海語云

鬱洲遺稿序

明 黃衷

鬱洲遺稿凡四卷故相梁文康公之所著也厥孫敞孜鄉進士紹曾謀梓于世而問言於予曰先太師廻翔館閣優游藻翰者餘四十年屬而門墻傳述遜而酬應四方鴻篇遠韻宏其富矣遐搜邇撫蒐更時歲僅輯玆稿誠懼不全以速大戾惟卒惠焉予聞先有美而不傳不仁孝子慈孫所懼不傳毋懼不全也且玉璺而晶融錦蝕而彩麗麟遺寸角識者競珍鳳委片翎售者騰價物不必完而貴文顧求全而後傳耶昔者才卿韻伯纂言必根於道托詠必端其趨脫遭淪溺然猶斷簡可師隻句

爲警者必有覼細如巨即根跋而知華實者矣故曰毋懼不全也嶺左者碩振古鳴世書存冊府議訓寔區者皆是也器舉其大而藝綜其長者惟曲江乎曲江蓋道侔伊呂業邁姚宋砥柱之烈屹立橫流之朝文賦赤幟特孑孑於作者之壘異時人物之評天下第一流云者有以哉公後曲江運且數易而位望相照耀文之體裁詩之風骨未盡同製而可同調者多矣是故渾雄莊雅者觀乎序整覈明贍者觀乎記伐大而辭彰事歛而志伸者觀乎碑表外美毋溢而內稱毋避者覼乎誌銘悠揚潔瑩原性靈而該六義者于篇什觀焉彙之蓺文

斯全品矣迨夫扈從南征行詞代制畫一而懷永者不知凡幾南郊二疏明配天之大義闡祖宗之訏謨奉鑾輿之謚歸櫜其辭氣峻而不激巽而能堅廓乎大雅之度引年累表竟爾得謝而異數有加焉昔稱晉公全德始終獨唐史之耿光乎哉

宋明四子書序　　明　張潮

大傳曰吉人之辭寡聖人豈好言者哉懼道之湮鬱也鬱而弗達翳且障孰甚焉夫自執中之論發於虞廷後之言中言極言誠言仁者咸宗焉孔孟而下涉歷漢唐非無豪傑之選也求其扶進微學尊廣道軌足繼孔孟孰有如宋明四子之純者乎是故一者無欲濂溪所以定中正也勿忘勿助之問明道所以存仁體也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白沙所以明自然也隨處體認天理甘泉所以一知行也中正定則性天靜矣仁體存則天良裕矣自然明則人爲泯矣知行一則心性昭矣夫四子聖

賢之耦斯道不得則不明雖設教不倫雅詰奧義其歸一揆所以達孔孟上追虞廷振刷障翳俾廓如四達殆與禹之疏九河者同功雖然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次之禹之所以能濟者身也四子之所淑者心也心淑則身安德滋而異學不能惑是故以予觀於四子賢於禹也遠矣夫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四子闡發理義觸諸同然故参戎張君淙刻于浙西無爲沈君桂刻于南畿邑之四尹廖君憲得南畿本亟欲刻之其好獨先其識斯卓敬以取訂於予予爲之正其十餘字授諸梓人以廣其傳嗚呼四子其古今之擇乎三刻其同然之倡

乎可以俟百世矣

壽大司馬甘泉湛先生九十序

明 張潮

天下之言壽者率以齒躋耄耋而加榮焉咸以爲希奇之遇也雖然未聞所以壽之道夫壽也者受中于天地而全焉者也受中而全安莫如舜舜其大孝矣祿位名壽之兼裕固其所全者大而所享亦大也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是故精一合而日致其孝也酉都叅贊大司馬甘泉先生之學之孝其得諸舜矣乎其事太夫人也始之以善養中之以榮養終之以不匱故廬墓而瑞瓜應立廟而家訓行捷兩試而魁

名重歷三部而政教輿人見其學與政之懋也皆曰先生其卓矣而不知其大有所本而非止于是也或曰何謂本夫孝德之本也敎之所由生也以弼君德以壽國脈以福斯文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孝之章也傳曰福生有基謂夫先生之於舜分殊而應同也或曰若是班乎曰先生嗣統石翁神交虞舜發中思於勿忘勿助之間擬知行於天地包貫之體其學舜學也或曰何以祝之曰義亦微哉學之大者道之久也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遠而有榮久而彌昌穆叔豹所謂三不朽先生以之祝孰加焉曰俗之老者不得言壽何也曰伏生年

九十止於授書未聞其大也況其他乎是故鳳凰上擊蒼天足亂浮雲翱翔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先生既九十其勳無倦瑰意琦行匪夷所思猶鳥之鳳魚之鯤也大斯至矣是故邁三壽之作朋備五福之褻用异哉或人始悟之曰予謂先生之壽壽於道道者萬世無斁可以祝矣

日纂通要序

明 張潮

丹崖尹氏子嘗業儒既而從事韶慶奔役雍冀聞賢士大夫之所談訪都肆日者之所定多識而得諸其意遂條精且要者爲是編將以調天時之利達地理之微庶山家日應合而爲一其志亦勤矣余未之然也嘗稽古重諏日盤務定業恆必繇之儀禮士冠曰吉日令辰周禮布法曰正月之吉始和孟子亦謂天時皆所不廢者然而同是日也武王以興商紂以亾迹又有可疑者焉噫順天應人伐至不仁又何孤虛之馮也德所勝其定也是故是故日不于其勝而于其和和五行以協天成萬

化以翼人亦幾幾乎不可違者丹崖嘗詣余曰吾日法取五行和五行和則山形之嚮背葬法之吐茹通一無間否則置而不用斯言其殆得諸漢武之遺意歟昔者武帝聚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丹崖謂和五行亦庶矣其知五行而和之乎和則天時順序萬物咸寧况術數乎余非司馬季主雖窺天人之學而未習其伎者尹氏子其審愼之而無泥異焉可也

大溪書舍序

明　張　潮

嗚呼知本者鮮矣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知本也學而知本敦其基以凝教也予至建始首立社學以正童習越明年大溪書舍成喜其風厲于鄉也夫築室務基樹德務滋匪基則易圮匪滋則弗殖是故人之良也天之性也今之論學者多其話言矣未有培其良而致其充也猶之斲其元氣欲其標之盛也得乎是故聖修之極也小學基之也始之以胎教全其天也次之以蒙養端其習也順之以愛敬弘其良也繇是而之焉大學可造矣夫觀諸大溪焉泉以出之其性潔漸以行之其機決吞而吐之其量弘奔而滙之其淵遠合于隨河其流順歸于四壑其道遠風以盪之其文綺雨以皺之其文縠雷以動之其文揆日以晅之其文炳是故觀溪可以知學矣知學則敦本以詣極詣極而學閎學閎而用豫溪之有益於人大矣哉是皆羣于書舍觀大溪而有得焉者其未達也蘊之爲德行其旣達也發之爲事業大觀之道備矣豈徒爲小子之習而無與於道哉苟旅進旅退飽食終日無所猷爲猶之欄檻之弗修牛羊得以嚙其苡䒱日夜所息蓋有不勝其耗蠹者矣書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此之謂也於是鄉之人樂向東莊翁之築而胥效之日漸以廣習漸以變大哉風乎

竹軒遺興序

明 張潮

夫軌者物之準也而神者機之妙也準不立天下無則矣妙不融天下無神矣是故力期於烏獲獲之外無聞焉射期於由叔叔之外無聞焉蓋其所可能者軌也而其不可神者限于機也使夫人皆循軌而可能則何智愚之辨嘗讀竹軒遺興卷未始不歎張侯之卓而矜其所繼之難也夫堯舜天之曾子也先天以開人後天而立極遺興非不善也使朱均而克類雖至今傳可也然而不啓明而嚚訟所樂不在於是故以雒陽之名園而占宋事之盛衰亦以樂之者異焉耳孰謂竹軒之興將遂

纘其遺哉今夫竹其根固其節勁其中虛其榦直其柯葉不以四時而改固則難拔勁則難撓虛則能容直則能挺不改則能永皆夫竹之善物也軍侯植之于軒也象類以章軌而又鐫以石刻詔以思詒其興之遺亦遐哉淵矣今觀其世拱極子稟道林蔣子之學以係甘泉翁二仲以武以文咸克紹前人恭明德是故視其難拔思以固其難撓思以厲操視其能容思以廣度視其能挺思以達卓視其能永思以貞一其於竹軒之義是能神其機而大其緒矣寧不足以信今而傳後以光其所遺乎若乃惟佚欲是湛荒縱是從洛陽不亦有明鑑哉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此之謂也

題九鸞圖序

明 張詡

零師雲塘圖九鸞而喜語士人曰學在茲乎今而有古意也可以觸諸目而惕其心將懇于春岡子以廣其義士人曰非是莫圖師其哲哉遂授圖焉余諦視之歎曰其九鸞猶九思乎畫工其知學乎夫書以象形畫之儷也書不可象而畫生焉天地事物變態之宏蟲魚鳥獸潛見之狀凡象所不能盡者咸於畫焉發之易曰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斯畫之大宗也故周禮載諸冬官重其事也經之翼也噫觀於斯圖其聖功之本昭矣夫鸞思也鸞各有思也是故烱

然其目者其視之思明乎聳然其耳者其聽之思聰乎色之思溫也故神氣自睟貌之思恭也故莊敬自強鳴發于天衷言則思忠矣應宰于天則事則思敬矣欲然而未然諮諏而然疑其思問者歟觸若不敢觸懼而後觸忿其思難者歟俛而啄焉食不下咽謂非見得思義不可也是皆九思之象貌所以寓聖學之全功也君子誠之於思不逐其迹而通其微雖天地萬物之奧有未通者鬼神將通之以盡物曲之利以弘心官之能思之用大矣哉鴻範曰思曰睿睿作聖零師見圖而惕惕以致思機之相為感則非好諸其外者惟中爾思思無越畔萬一各正雖聖修之極可馴致也是故圖孝經者示孝也圖列女者示貞也圖豳風者示本也圖九鸞者示思也設意不倫其義一也故曰畫者經之翼也

耕雲序

明 張詡

耕雲者何英州貢士周本洪乃尊之號也何謂耕雲或曰其稼如雲耕之致也余曰非然也語云耕也餒在其中昔者嘗白雲曰雲耕不破象道也夫雲山川之氣蒸而騰焉者也卷舒無心變化莫測地以方異色亦如之是故其蒼焉者東方之應也東方者春有仁道焉其赤焉者南方之應也南方者夏有禮道焉其白焉者西方之應也西方者秋有義道焉其黑焉者北方之應也北方者冬有智道焉其黃焉者中土之應也土寄四氣有信道焉夫仁義禮智信道也雲象也雲之耕也猶耕道也

揚雄得其意矣蓋天下之道仁義盡之矣故曰聖王以仁義爲田如欲耕之匪誠弗殖匪智弗時匪敬弗養是故立誠以播之運智以薅之主敬以成之敬也者聖學之所成始而成終者也夫斯之謂耕雲象道也本洪其歸報乃翕使知耕雲之義在此而不在彼也於是周子泫然出涕曰遠矣泓也夙夜惟慕是以有諸名公之懇昭志也余曰嘻孝哉本洪孝經援神契云王者德至山陵則卿雲出夫卿雲者五采成文者也子嘗稟學于渼野子矣其知耕道者歟夫道函五德惟學乃成子宜進修惟力異時五采華國者謂非此耶易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鄉約序　　明　薛侃

古之盛時化行俗美人人君子無所事於約矣自世之降欲爲善者而寡其與則就其類互相規勸是故約斯立矣迨世又降欲爲約者而寡其應則必有在位之人倡率綱維是故約斯行矣故自上行之之謂政自下行之之謂約其實一也吾潮古稱鄒魯然地遠而政易弛淳漓一華寇淫訟侈民之散也久矣侍御彭山季公來蒞吾邑首以化民爲任鋤奸伐梗行之一年始就規束乃召父老而告之曰有善無惡人之性也好善惡惡人之情也人孰不欲爲君子而甘爲小人耶顧治之者弗教

教之者弗周耳今欲家至戶曉其惟鄉約乎於是約爲條規鄉立約長以總其教約副以助其決約正司訓誨約史主勸懲知約掌約事約贊修約儀月朔會民讀約講義開其良心又彰其善糾其惡以振勸之數約復爲一總約以察諸約之邪正爲終輪二人至縣傳訓誨之語行之二年風移俗華境內以寧慕義之民至越封來請故愚以爲行約之便有十官弗約則事繁農弗約則力分善者弗約則勢孤惡者弗約則禍延富弗約則難守貴弗約則難靖貧者弗約則易凌賤者弗約則易虐老者弗約無以明其養子孫弗約無以習成其德若

夫不便則亦有之吏之墨者不便民之奸者不便約長之不得其人者不便是故凡稱其便者則其爲人可知矣

三祠錄序 明 唐胄

三祠錄者三祠所祀事也仰止祠在郡學祀王公義方以下四十八人主于崇德以勸士先賢祠在道右祀路公博德以下十九人主于報功以慰民皆舉于有司者也景賢祠在郡西北祀蘇公軾丘公濬二人主于著述以憲後奉于朝廷者也有德者非無功所重在于德有功者非無德亦猶德者之于功也有德者必皆有言言至著而為書則功于憲後矣惟其主于德與著述故不別曰宦曰寓曰鄉凡當是者卽祀之惟主于功必有位乃能故先賢之祀非啓土平亂之雄則按郡守牧之良也名宦鄉賢他舉分祠今吾仰止以德故合之凡名宦舉合祠今仰止先賢以勸報故分之凡祠無錯祀仰止以著述故兼之吁人之所以不與草木同者賢而有名不朽耳不朽而且饗廟賢之尤者也吾一郡城而三祠之賢至五十有九不謂之多賢國乎客賢自漢凡四十五人其過化之遠此所以致鄉之有賢也主賢自宋凡十四人其聲應之遲益見化難於賢客也庠彥鍾生遠張生文甫輩與予同事于郡史而考知諸賢之精今年春既請更定祠祀而又為此祠錄以見祀者之所以在祀祀之者之所以行祀其有志于賢者乎宋昔盧陵文信

公兒時見其鄉有忠節祠祀歐陽文忠楊文節諸公卽忻然慕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後果以大忠鳴世至今血食其廟諸彥至賢矣抑有志于此否乎吁昔鄉在宋無一賢而先輩尚能感客化以有立今賢盛賓主其感尤不易乎感之易而勉以成之使生雖無事于此而百年之公論能舍之耶吾言雖為汝錄發亦因以告郡之諸豪傑使知無負于吾地之靈也因為序

詩經通解序

明 黃佐

詩之爲經本於性情而用於禮樂者也天賦人以五常之性人感物則有哀樂喜怒之情情動則感歎謳吟之聲發而詩作焉先王采風謠以立鄉樂制雅頌以道民善雅有小大分爲四詩觀於儀禮周官戴記而其用見矣是故經緯六義陳德見志禮也出納五言入律成音樂也行禮以節樂奏樂以和禮皆主於詩故孔子刪詩亦惟取其可施於禮義協於韶武之音而已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則大學之教詩統禮樂以興起善端懲創逸志

俾心思一於無邪斯致中和而成政化其用大矣哉誠非訓詁之所能盡也史志謂漢興魯申公始爲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嬰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皆非本義魯最爲近之三家列於學官獨漢初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是爲毛詩而未得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於魯最爲近之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考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艮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他如齊詩之五際韓詩之二傳皆非

本義從可知已夫萇之宗子夏也文序猶存義王關雎蓋能敬以和則文王之德之純固所以配天命之無極也武王成康修德無忝則自求多福而周道以隆昭王以後陵夷至于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則風雅變而周道替矣此其大較最章章明者雖韓詩亦以子夏說關雎爲傳自孔子此毛詩所以善於三家也惜夫鄭玄孔穎達所爲箋疏或疑經文之誤或訂本傳之失魏晉之世劉楨王肅多所難駁紛若聚訟迄于唐宋解之者亡慮百家子朱子始爲集傳其學大行然後聽者專矣論者猶病其違毛氏而宗鄭樵蓋毛氏主序以言詩樵則

斥序之妄以爲出於衛宏而盡削去之遂以己意爲之序凡詩人所刺皆斷以爲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懲創逸志施於禮義者矣呂氏祖謙讀詩記復主毛序于朱子見而深有取焉嘗有意於會萃所長則其心未嘗自滿也佐少誦詩因旁及註疏玉海首明集傳之意而附諸說異同於其下命曰詩傳旁通正德庚午領薦而病閒得嚴氏粲詩緝復采入焉自是日加刪潤癸酉罹憂廢業丁丑北上病不克終試而歸乃復修改并及禮樂更命曰詩經通解藏諸篋笥以俟有道而正云

廣東通志序

明 黃佐

吾廣十郡各自爲志今會而通之者何居蓋備一方文獻以牖民彝而廸我聖明之率典也在昔唐虞聲教曁南交之日久矣疆理于周作鎮于楚南武紀于漢先賢傳于吳記志圖經迭失于晉唐之間文獻非不足也然不會而通之則統之無宗紛員兜瑣甚或畧鉅而詳小遺古而稱今無乃草澤之私言與欽惟太祖高皇帝之有天下也稽古立政首命儒臣倣周禮建邦圖敷與張弛貢賦爲洪武志志繫以紀年者示繼述貽萬世也天順初元英廟始成一統志惟識其大者而吾廣與焉然成

化以後所增諸縣猶未之登載也嘉靖乙未侍御四明戴公璟乃纂通志成於倉猝命曰初稿意將有待云丁巳少司馬督府毘陵談公愷覽而少之檄我藩司聘予俾重加蒐輯予病謝不能也代以奉化王公紡禮請登敦會侍御姑蘇徐公仲楫至枉顧衙門稽首再拜以請予業已納還聘幣力謝固辭公請愈虔至于再三而幣復重拜不獲終辭乃於仲冬開局于貢院左轄新建魏公良貴大參莆田張公英新建吳公桂芳主藩臬閫諸公則陪位焉時少參錢塘陳公善溫陵田公楊職守在外實與聞之前期有司咨耆舊索經籍至是告備而所徵鄉貢進士陳紹文黎民表梁紹貿及予中子在素皆集予乃發凡舉例歸諸廣郡太守會稽閩君大有達于有位僉以爲𧨏然州縣續志積至百餘方博求往古以補事之鉅而畧者不遑及也郡檄復徵庠生多辭不至越明春至者惟曾元魯黃萬春陳晃歐大任林喬黎民懷梁有兆而予長子在中與焉人各分纂泰不踰三凡四閱月而竣事予每夕歸病於憊則令少子在宏釐次之惟碑碣詩文交互鼎來覩之怢焉莫能塈也諗于魏公曰焉有綜貫百家能裁擷菁華者乎曰顧提舉起經其選也乃召顧君以監勝至局刪節分註已於事

[illegible]竣歷代題名前脫後闕考之茫焉莫能補也諗于陶君曰焉有閎覽載牒能研覈古今者乎曰陳縣丞達其選也乃召陳君以供饌至局參伍博記已於事而竣於是草創編爲七十卷會紹曾北上惟囧陳黎二生討論修飭然題辭論贊猶謙讓未遑予則總之顧所紀錄悉確有據惟潤色而已何者千鈞之重加以錙銖則移萬里之流祛其蕭葦則駛予奚容心於其間哉第性本疎愚言且耄拙幽痗頻作載筆殊艱每欲已之適王公擢憲雷臺代以莆田鄭公綱亟令有司費成其事而侍御歸安潘公季馴尤惓惓注意遂鍥諸梓乃檄學諭陳

君具箴劉君裁康君日章文第校讐會潘公以交
代去左轄姑蘇楊公伊志大參豫章徐公南金皆
以遷去而右轄豐城雷公賀大參萬安劉公憼少
參盱江袁公應樞海鹽馮公臯謨僉以校完遂貯
諸庫以竢代巡侍御漢陽蔡公結左轄福清翁公
世經偕至而後頒行焉凡三歷寒暑而後成蓋事
事不敢苟予乃拜手颺言曰猗乎一方文獻庶其
備備己哉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有極性焉日用
由之而不知則寖以澆訛匪獻數厥政化將泯泯
棼棼于何其人惟后王君公降德于兆民有成憲
焉承以大夫師長而罔所鑒觀則易以慭忽匪文

緝厥訓典將敗制頹風于何其率是故善思治者
厚其生殖均其地征以養之阜其財求利其器用
以富之茂正其德節義文章以教之而又輕繇少
事以振其急約恣省刑以寬其後使之務利而遊
害懷仁而畏威此輔世之良猷也然猶時遣皇華
之使諏謀詢度慶賀其福事賻補其札喪賙委其
凶荒槀禬其師役哀吊其禍烖凡此五物者治其
事故及其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敎治刑禁之
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與夫因
喪荒而厄貧及康樂和親安平者又各爲一書焉
外史合爲四方之志掌其成書稽之政令以保天

下元元畏天命而憫人窮故也是則會而通之者
其來尚矣逮我太祖作志之初猷其諸周禮是宗
乎故大司徒掌地域廣輪之數令遂人造縣鄙形
體之法形方正其華離司書括其圖記量人分其
涂數保章辨其星野用是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
事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如指諸掌矣始總一
方中列十郡而終以羅浮南海者粤之望也是皆
志之管也故首圖經訓方氏掌道政事與其上下
之志傳而誦之乃爲編年自周訖于正德迨今际
昔鑑戒炯矣其猶賁治之史乎故次之以事紀太
宰施典于邦國以治官府邦則監牧州縣國則封

建諸侯官則用人府則理財後世不能易也我朝
揆文敎奮武衛設方伯連帥監夏殷而損益之猶
夫周也書其姓名邑里作職官表大司徒以三物
賓興必先德行今也藝焉而已然猶貤恩以勸孝
焉作選舉表國有仁賢則職方之圖土地人民政
事賴之矣由是庠序之教始于釋奠鄉射飫于大
宗伯五禮皆可舉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肆絃歌
施英韶以協大師律同皆可奏也禮樂明備則文
章煥然可述故凡書掌於外史者達于四方脩之
罔極而琬琰昭焉作五志乃若攷德行察道藝鄉
大夫以興賢能者內史因之修諸家毋有壞於廷

者其馭敘一而已矣故名宦有聲茲土人物罔玷厥躬者與夫流寓之進退列女之貞烈皆核實作列傳而異敎諸尼祥眚神怪則爲外志終焉猗乎蒐之弗精輯之弗詳是謂犄僃實予之罪也夫抑又嘗竊聞之尚書大傳南交宅于荊揚裔土非至秦漢而後通中國也證以水經註則陶水之渚有堯行宮而舜奏九成于韶石迯闈雖若不可究詰然義叔平秩夏伯貢樂蹟其在茲與周公之懲荊舒也蠻揚之翟得與王會孔子作春秋有鐸氏徵而高固相楚傳其書于服嶺故海濱稱鄒魯實秦漢之先也獨慨夫屯門放洋蔥嶺倭奴之間復行天竺之敎斷髮偏袒不過裸國之雄爾中華道汚妖氣召之于是達磨駐廣以楞伽印心盧能居韶以壇經傳法非無言語文字也宋人王安石蘇轍輩靡然歸之喜其頓悟超脫自見本性出乎六籍之外吾人染焉自是堯舜周孔之道駁而不純矣其流至于束書不觀浮談無根政治弗彊禍且逮國崖山之敗蓋可睹也元品南人寘儒于娼丐之間而尊西僧爲帝師演媟慆婬典禮盡滅書曰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殆□元之謂與我太祖驅除元亂申明五常論道化之本惟師堯舜精一執中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則行周公之法度治世良規復

論孔子節愛之言而師法之然則將欲正風俗得賢才俾民一變至道誠無以易此矣嘗是時敗倫之誅榜示天下而吾廣夫婦之愚不肖無一犯者薦紳先生又多博學反約行道濟時之英然顧復相護談禪而僻聖學者間亦有之觀於外志則八變以天竺爲禍首設使人盡修禪從事於涅槃示寂則生靈何辜而自綴焚如之僇乎古之邁種德以式今者至明也而自昧之天之降葆命以牖民者至善也而自棄之翻其反而吾道自足毋以旁求爲也誦法聖人之言而內省其私恆與德性相感發則典禮之敘秩於天者由衷而出尊親等殺勳皆中節名教樂地薰爲太和上帝降之百祥皇極嚮用五福周禮慶賀之事當茲至矣書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殆今日之謂與夫仁者擇善以覗身知者備禍於未形邇來尼寇交侵誰不思禦其書召禍柰何惑之是故民之志於趨福也猶赴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也禁□書以端其習遵成憲以厚其生則民志定而妖氛熄矣是編也採擷頗繁舊志百僅存一大類皇華分彙而合成之雖無甚高論然愚者一得於輔世福民之道獨諄諄切焉其事則粵其文則史其義則通天下之志苟潤澤而時措之豈但備一方文獻

而已哉於戲豈但備一方文獻而已哉

賀梁處士六十壽序　明　陳吾德

萬曆辛巳季秋廿有九日梁處士蒼屏先生初度之辰於是先生春秋三百六十甲子矣書筵高張賓朋滿座各以方物稱觴爲壽者吾德時方逍遥於芙蓉之圜采真於玄玄之圃探其筍空空然無有也客有持古鏡三來售者蒙以阜縠襲以錦囊發函出鏡丹綠外施紺黝相錯圓周弗發鼻紐殘絕叩如哀玉其聲戛戛然覽如古甓其色蒼蒼然奇哉鏡也胡自來哉客曰昔軒轅氏命伶倫采首山之銅鑄爲十二協月箭以寫孤竹之管也而以其殘屑餘瀝製鏡十二以象四時之月焉爰及三

代流傳人間暨乎李唐郡國方岳購求畢集爲明皇壽是鏡藏在內府天寶之際散落弗存余得三焉其一曰義明之鑑廣徑九寸配黃鐘之律以象天也其二曰舒光之鑑廣徑六寸配林鐘之律以象地也其三曰八卦之鑑廣徑八寸配太簇之律以象人也藏之則禎祥蘊室發之則光輝射人內照則晶播五臟外視則洞見纖微此蓋數千百歲之物天下之至壽者也以語乎圖大椿蟠桃於世罕徵於人弗庸者遠矣以爲蒼屏子壽可乎曰鑑鑑人而不能自鑑者以形用者也無所鑑而無不鑑者以神用者也以形用者竆以神用者通吾之

鑑天地以爲罏陰陽以爲炭五行以爲銅鼓鑄鎔萃其廣方寸藏之丹府納之靈臺光明洞達愰朗昭融上照往古下照將來鑑窮塵界而不爲多洞見絲毫而不爲少君子得之葆光聚神聖人得之四海和平老彭得之引世長生其爲鏡也至虛至靈無價無形以納脊屏子拂之拭之祛六塵也濯之磨之還太淸也用之弗勤以啇精也操而弗舍保常明也持此可以躋上壽是天下之至寶千金弗與易矣若以若之鏡爲寶吾以吾之鏡爲寶不如人有其寶客曰善哉余之鏡三不如子之鏡一遂獻以爲壽

饒平縣志序

明　林大欽

吾讀饒志至於藝文之卒其采睹詳矣夫志邑史也闡微徵幽興絕起廢將明王道以備軌物非特耀文炫觀爾故本乎興廢之所繇起吾觀之沿革星野焉察乎陰陽之所繇變吾觀之歲時氣候焉原夫得失之所繇徵吾觀之災異祲變焉玆則盛衰相錯顯晦互因所謂因天之道徵矣圖之封域山川以固其要會列之城池關隘以扼其險塞陳之水利墟埠以興其便利導之坊鄉物產以蕃其生息玆謂乘形變方度利阜財相地之宜疆理是淸民資有紀戶口爲籍田糧爲養雜賦爲輸徭役爲庸職官治之學校導之選舉秩之兵屯衞之表觀勵之廟祠儀之彰於名宦顯於人物流於藝文徵諸風俗有美惡焉所爲事得其宜則理人得其樂則和度律爲綱賞罰爲權美刺爲機人道於是乎齊矣林子曰國之大事在養與教養在勸農桑教在興禮義衣食蕃殖信義滋孚據險以守度時而動以居則固以戰則信故曰天時地利人和饒邊山其民土著力農舊矣而前令翁子五倫治之今羅子胤凱封之端平法度顯白章理旣匡殊志經訓焯達學論王子魯徐以禮樂潤飾之人文於是乎彬彬矣俗化與人推移詎不信哉是志也陳

則以詔明徵而稽蓋愼矣司風君子釆事觀變因
時損益與民終始其將是徵夫其將是徵夫

周易或問序

明　李義壯

天下之道正而已矣天下之正中而已矣中正也
者所以貫天下之道也易也者易也隨時變易以
從道也道也者中正之謂也古今之學易者率皆
以陰陽各得其位爲正而二五爲中一三四六則
非中也陽而之陰陰而之陽則非正也噫嘻其然
豈其然哉夫進退存亡位不同也吉凶悔吝時不
同也盈虛消息道不同也膠於道則有病於時膠
於時則有病於位膠於位則有病於易故聖人精
義致用變通隨時凡求其所謂中正者從之而已
不然其何以爲易哉予嘗有志於此沉潛反覆四

十餘年而未之有得一日讀至小畜卦一道也象
又一道也象一道也爻又一道也恍然若有悟焉
然後知孔子之易非周公之易周公之易非文王
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數聖人者其所以爲
天下後世慮其將各有攸當乎故讀伏羲者如未
嘗知有文王也讀文王者如未嘗知有周公也讀
周公者如未嘗知有孔子也此善學易者也彼不
知者乃欲求中正於二五陰陽之間則其執一亦
甚矣其又何以爲易哉故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
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問嘗執此求之天下不嫺笑
而置疑者亦鮮矣未有脫然以爲是者乃退而求

諸先儒之緒言或有契焉積之歲月類以成書其
間微辭隱義訓釋明備可以擴四聖所未發者亦
并從而錄之惟求以極斯理之所至盡吾心之所
知以不背於中正之歸則已他非所敢知也若以
爲法之天下傳之後世則用意之狹爲惠之私抑
又甚矣又豈聖賢明道之初心哉讀者其尚以是
求之

理數或問序

明　李義壯

理數或問何爲而作也吾友素川劉子眞見夫理
數之不可相離而人之離之者之失■而作也夫
理也者太虛之實義也數也者太虛之定分也予
觀天地之間不越乎斯二者而已矣夫洪濛未判
之前因理而後有數因數而後有象而天地之機
洩及混沌既分之後因象而後推數因數而後推
理而天地之奧闢夫豈可以執一論哉昔之善言
天者莫有辨於邵子以六十四卦而包括天地之
終始若有一定相因而自然不可移易者夫自然
者理也故曰數之爲言理之謂也今學邵者一主

乎數是亦數而已矣其何足以與此哉劉子潛心
於此三十餘年一但著爲此編誠所謂夢寐康節
而若有得者不亦可以爲難乎抑予嘗聞之硏幾
揲卦用名不同其用卦者則曰元會運世起於泰
歲月日辰起於升其不用卦者則曰何由而起於
泰何由而起於升其將何所適從邪且予山中亦
嘗從事於斯矣彼漢書律曆志上元至伐桀之年
止一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餘歲耳列子楊朱又
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何若是之不同也而路
史及外紀之年代又復與二家互有不同者至邵
子皇極則斷以天地終始止十二萬八千年夫以

邵子之言而叅之漢書列子則天地終始當為兩
番矣其又將何適從邪夫漢書列子之言則誕荒
唐矣其亦安知其的然以否也善乎莊子曰宇宙
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宇宙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斯
非所謂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邪予
於是而知理數之果不可相離也有如此

送祭酒倫白山之南京序　明　羅虞臣

倫公以諭德擢南雍祭酒命下羅子沾沾耳喜曰大倫公眞祭酒哉已而嘆曰余觀弘治正德中事嗟乎士習盛衰之繇有以也或問何也羅子不答他日則語人曰自我明興廣先生為祭酒三人三人皆普賢稱于世若陳公璉者文皇帝時初以祭酒起廣中然余生後其詳靡可得記已成化時文莊丘公亦以祭酒事純皇帝九歲遷禮部侍郎仍領監學之政蓋任之若斯其剸也當此時學士景鄉聞人奮起儒雅則蔡介夫羅景鳴慷慨則馬毅愍林見素醇謹則梁文康蔣敬之廉行則孫安陛

陶絳州才畧則新都太原之屬彬彬焉其餘取位卿相者不可勝選訖于弘治才賢秉用治格寬裕海內稱晏然是故庠序修而敎化漸之效也故今天下莫不誦功文莊云正德以後權臣威劫公卿鼠竄士行卑卑無觀功令廢矣及今上卽位三歲詔拜今尚書甘泉公為祭酒公卽以古學敎天下天下鄉風學道寖興然體局服變渾厚日消士或縈禮飾貌亡實用較之弘治特稍殊矣語曰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蓋言類也斯非有以風之者哉夫文莊學博而量或隘故士尚斷截拘繩墨甘泉學正而或疑於迂故士多文采

要之擇行均耳斯其風也可不慎與今天子崇化勵賢銳志禮樂思以興基太平甚盛乃公卿率具官抱虛器進孰以求當上意而捐廉集垢之士滿天下縮朒比於長者操切疑於刻人或避道而采名或趨巧以離厄日事請造摸問拜除參會則指屈歲月守遷轉且以天下爲貨弋之文極而衰故其變也於是天子制詔吏部祭酒重職選非天下有學行不可其比諸撫臣集公卿議請奏蓋愍道之鬱滯而士習易僻也今倫公爲天子所材首被茲命太息士俗可不謂甚難甚難者耶雖然公學博似文莊而無其隘醇正似甘泉而無其迂將異日士有名世者出軼美於成化諸賢矣

贈宋通判歸高涼序

明　羅虞臣

選舉之制尚矣王者觀變以理法察時而立政進士學貢之設要歛聚材賢而待區彙其道衡則得人不衡則失人論議博洽君子莫之能廢也語曰尺材在山下臨桐梓尺材非長桐梓非短誠非虛言然世儒多云學貢之徒不足吏事太過夫中材之人獎之則感慨而奮身薄之則悔慚而蹈厲用者或絕其資而堅其蹈厲之志顧從議曰學貢無人此言治而耳食者也迺旭宋子以貢起闕中拜官承德倅高涼然有材宋子者咸曰其聖王鄉意用人之道也明自初興監胄之士會燕變而致青

雲者甚衆尊者位攝公卿庳者各署臺諫故師達起於東阿金純奮自臨淮房安舉於汝南郭璡擢於容城侍郎宋性都御史吳斌以廉謹進少保吳中尚書盧淵以營幹顯一時英能承風爲烈訖于宣德正統之間忠義則武定李濬剛介則積霞高翼器度則穎川張春風流雅伐可媲名臣故能奮美當時而聲施後世也斯其人豈借榮於進士之科哉成化後三原河州之屬皆用甲科致顯榮路既廣觖望艱哉中外布列轉相題拂大氐皆甲科之士學貢遂廣見絀綠是功令廢而錄年之議起矣至弘治正德之際內無臺諫之署外無府佐之

選於是甲科之士自詡清高涖職者爲身擇利銓綜者爲人擇官政繇賄成位緣望顯蓋亦物盈則虧法昻終弊之著也今天子師古崇治愍學貢不得其人制詔吏部蓋聞古者進人以賢不問資格今進士之科太隆而舉貢途未聞察廉署右職甚非所以佐朕長教化厲蒸庶之義也其議有司不察廉者罰尚書官議謹按詔書仁義閎渼嘉與海內崇鄉里之訓甚盛臣請下撫按官舉屬郡國學貢吏之賢比進士得召內補其有壅格明詔當以不敬論制曰可自是學貢之士相起而彈冠矣制會行而宋子有高涼之擢高涼在廣之圖域爲滯

郡夫士約而庶委用則患無時時患無材故善材者不選地而治乘時者不擇官而顯時視其所遭材視其所居以宋子之才且艮當明盛之隆應察廉之詔余前所道師達諸公宋子而不爲則已彼如不忍負其時其將爲諸公之宦業孰禦又烏論一高州哉然余覩宋子之繇吾邑也嚴扃鑰之防均里甲之役表貞婦之門修學宮之廢其政班焉可述又聞文學掾王子曰高固閫之世家也其大父嘗侯藩于浙有異政又曰宋子在諸生而行義修也夫有名胄可稱世家如其言宋子之爲諸公宦業孰禦哉孰禦哉宋子聞之曰安得長者之言非鄙人所能幾也縣簿吳翰請書爲宋子歸高涼序

壽梁伯充序　　明　羅虞臣

同縣人梁伯充者年六十五矣先是伯充六十之紀其壻紹廣氏余族叔也繪圖爲伯充壽或曰細哉子之壽梁公也夫壽也奚而不文子有宗人者上稽天符下識物理中察往古人事善敗興衰之際內若熒星口若懸河梁公之壽也必能爲子文子盍徵之紹廣曰諾於是述其舅姓氏行畧休浴再拜求通于族子司勳司勳曰夫伯充何如人紹廣曰余舅氏者固幽僻之產而任㒲樸飾行之夫也少爲儒者學亡何棄去乃畜僮手指百商行著梧諸郡他商人竇縷重錢心計極毫釐舅氏長者

無刻削然歲占所進貲卒贏百餘金他商人富[illegible]蓄廢婢鳴箏竽策肥推鮮玩奇服綺乃舅氏又務新節儉約以詩書禮敎令其子孫斷斷然鄉人見而咸舅氏敬也事輒取平焉司勳聞之大驚曰有是哉夫商治生之術也伯充其善商哉然而能壽之道也夫賤商者以刻削取贏美刻削則心易焦心焦則神耗神耗則昏眊而形不和乃生疾疢故不務仁義相高以機利者非衞欲養生之本也今伯充無刻削損心之行而能財積身安故曰善商是能壽之道也抑吾聞之壽品有三以形壽者乃其人筋骨堅礭貌履矯健以神壽者宰思損慮凝精葆眞以德壽者力道式族訏穀翼後故形罷者斲神役者竭德㳘者殃壽之反也吾以伯充之行觀之其務蓄神與務植德與伯充之壽何論中形紹廣曰善請持斯言往觴其家而致餼帛爲司勳子壽

六藝流別序

明　歐大任

六經者聖人所以啟天地之祕明人倫之敘而究萬物之変也孔氏之徒傳而習之述而效之自源徂流濬一達萬則爲藝焉若子夏之序詩公孫尼之記樂商瞿之訓易左丘明之傳春秋以至禮彙於戴氏書闢於伏生六藝備矣易變而爲老莊詩變而爲楚騷書變而爲泰制禮變而爲綿蕞樂變而爲新聲春秋變而爲史記蓋亦氣運升降之繇也厥後詞人互相祖襲方其翫素窺玄廣蓄德之閎度鐫思抽緒畜摛藻之異能孰不謂人韞茗華家藏明月然究其標鵠之志或殊放浪之懷靡一

是以序錄之家品裁精核銓綜詳審夏璜以一類而捐和璧以微瑕而廢帥蕭統所選鍾嶸所品例於王微鴻實任昉緣起諸編固亦存什一于千百者也然而識異辨澠乏眞知之淺聰慚顧曲無聽熒之審未能衡鑒百代原本六經則纂類之學亦難矣哉吾師泰泉先生辭榮金馬高臥碧山集儒書之淵藪導學子以津梁嘗曰精一博約聖賢之道也川流敦化天地之德也非求之于萬殊曷貫之于一致乃閔九流之橫決厭諸家之紛紜括綜百王上窮黃帝馳騁千載下迄有脩撮史籍之英華漱詞林之芳潤因體定篇泝源聖蘊斷章摘節彙集羣言搜隱側則宮闈不遺闡幽潛則芻蕘必錄三復斯編信学海之鉅觀冊府之淵滙也譬之疏導九川功同神禹流異其派派別其岐畎澮瀌瀠蹄涔瀐汋雖殊潤澤之利皆出崑崙之源故不曰經而曰藝者示人返求也視彼補亾之徒事贅疣續經之妄爲僭擬詎可同日語耶鈆摘既就殺青斯竟某也爰因校讐之役輒敢論著先生述古之志云

百越先賢志序　　明　歐大任

粵越一也禹貢周職方揚州外境五嶺至于海盡越之南裔始禹周行天下還越會計諸侯少康封庶子無餘於禹稽以奉禹祀文身斷髮披艸萊而邑焉無餘後二十餘世至允常子句踐竟滅吳稱王徙都瑯琊雄方國矣句踐六世至王無疆伐楚楚熊商敗之無疆去瑯琊止東武越遂散諸子或爲王或爲君濵於江南海上臣服於楚謂之百越蓋揚州分野會稽以南星紀鶉尾實負南海嬴秦滅楚王翦畧取揚越漸爲三郡曰南海曰桂林曰象尉佗子孫歸漢合浦蒼梧鬱林交趾九眞兼儋耳珠崖郡而九矣今自南越北屆姑胥盡會稽之境故夫越也東自無諸都東治至漳泉故閩越也東海王搖都于永嘉故甌越也譯吁宋舊壤湘灕而南故西越也牂牁西下邕容綏建故駱越也漢人謂越近海多犀角玳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豈但然乎陽德之盛鍾爲人文衣冠禮樂不於唐虞聲教暨南交始耶余聞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夫句踐在春秋書於越入吳夷之也其時越之人蓋有爲苦身戮力湥謀秘計以報[illegible]槜之恥號令中國而尊周室者即秦漢以來騶氏之爲無諸爲搖趙氏之爲佗爲光越人左右毗贊之者不少至劉氏東西二京功業文章之臣出于越之南北七八千里薄海至交州益多矣於是綜史牒搜遺佚自周迄漢百二十人荒遐遼邈大賢小賢故備錄焉章武黃初下逮唐宋別爲紀載不揣漏畧此則志百越先賢云

穗帷集序

明 歐大任

敬美以符丞使秦也奉天子璽書持節出都門道趙魏涉朝歌之墟上蘇門問孫登隱處渡孟津行大梁縣長吏負弩前驅出崤函潼關關令望塵而拜二華故在秦疆域中緜是而拊蓮花弄仙掌究太陰之故睹萬物之華視黃河如帶而渭涇雒漆灃滈滻灞諸川錯流其下不知爲練幾匹大哉觀也振袂而歌豈不翩翩然壯遊哉入長安賢王邠勞拜天子之貺請覲使臣敬美故善爲頌樂且有儀其辭令又足以宣上德意王醴燕驩甚執禮愈恭謂上重秦故以文學侍從之臣辱使敝邑自以爲得重客敬美傳遽所至獲覯長公亟登玄嶽禮天柱盼嵩衡西極岷峩之觀俄而授藩豫章分署九江郡杖屨枕席於五老香鑪間稱匡廬長矣自奉使至分藩不二年所其遊覽酬荅聲之于詩凡若干篇李侯惟寅錄而梓之曰穗帷集以屬余序余聞古有采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鄉大夫交接以微言相感必稱詩喻志且輶軒之使周爰咨諏每集方言以獻好事如揚子雲者持尺二油素從而書之敬美周旋中原者二十餘年詩與長公埒今復以穗帷著無論馮軾問俗即謳詠於三秦二楚者殆渢渢乎大風哉長公爲元美先生敬美稱其家弟海内謂之王長公王次公云

奧川集序

明　歐大任

詩者樂之遺也余觀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伶州鳩之爲樂官審音知治豈亦登歌淸廟太師所掌之遺乎嗟夫二南歌于房中雅頌奏于堂上蓋閑有間矣周衰官失散之河海于是列國有詩以述其風俗之美惡政治之得失諸侯采之貢于天子天子受之列于學宮是其爲詩民間歌謠之音也途號巷謳勞呻歡唱者也孔子曰禮失而求諸野非耶夫詩有六義比興先焉途巷嚋嚨之人靡知聲律也而其號也謳也呻也唱也行坐寢食勤然而呫卒然而吪比焉興焉自然而成聲殆樂之遺乎余從兄奧川先生隱人也有詩四卷余嘗受而讀之謳謠居半諷詠雜陳往往頌官司之循良刺政俗之淫虐言不迫而意有餘喜其罔襲文人學子之辭而無組織綺繡之習庶幾乎列國之風也先生生敬皇帝時君臣和豫朝野晏然百姓給足四尼卽斂可謂興道致治太平盛際矣當是時民猶有誠慤之心而羞邪佞卽其言未雅馴猶質而未漓尚可以本途巷嚋嚨之風而達之朝廷宗廟之上投壺簺射工歌用之奚不可哉正德嘉靖以來人文極盛詩則工而氣已激音已曼風格存焉余猶及見奧川先生詩也逮余再入京師先生詔余書曰若兄年八十又一矣一旦溘先朝露閣坳丘壑若能無意乎噫嗟嗟擊壤之老康衢之民世不獲睹矣弘治之風今可復見哉於是序之俾宗族閭里知有奧川先生詩云

廣東文選　卷八　序　奧川集

重刻徐廸功集序

明　歐大任

昌穀先生吳人也官廸功郎國子博士所著詩文六卷并談藝錄稱廸功集故刻於豫章歲久漶漫不可讀崐山陳君敬甫之守光州也爲之翻刻夫吳人之好文學自古記之矣季札歷聘諸侯交叔孫穆子晏平仲公孫僑韓宣子蘧伯玉之徒而遊於禮樂傴也北學中國與顏閔冉卜端木顓孫伍翩然引孔氏詩書之旨以修飭其俗風氣鬱勃開先倡始功孰可誣漢魏至唐才盛江左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詎不然乎明興高楊詞人一時領袖宣德以來海內和豫廬陵長沙鏗鳴館閣三吳

作者張節之劉欽謨吳原博王濟之張亨甫趙栗夫文宗儒御國賢數君子同聲齊響翕然並興大都吳語爲工轉加流易揆之昔人蓋不能無朱絃疏越太羹玄酒之思矣昌穀搆詞釋齒束髮登朝北地信陽関中歷下儀封寶應建業亳州七八大家雅見推重益共磋切標界懸旌匠心師古於是窮奧研深搜奇獵祕激擧籍之芳潤摭百氏之英蕤每有屬綴肆其定力以就千秋之業今考集中樂府古詩已窺漢魏歌行襍體準則盛唐騷賦頌贊書記碑誄駸駸乎潘陸江鮑之間著矣嗟夫延陵之業以齊魯大夫言氏之業以孔門二三子廸功之業不以獻吉諸君哉且昌穀評事廷尉府中厭弃糾纆起家進士位不過國學掌故爵祿不入其心卒成空言以自表見此痀瘻所以用志凝神熊渠所以射石飲羽也大任不揆淺陋於昌穀謬謂能私其指意敬甫加意斯集因語之曰中原憑賦之士聞奏雅於閶闔之墟所不以曩昔吳歈相詫者其無忘徐先生哉

送尚寶司丞王君敬美使秦詩序

歐大任

夫使臣者周爰咨諏豈徒辨方域計道里列山川紀物產而已哉將資眺覽而寄遐思采風謠以備實錄也昔在盛漢司馬遷耕牧河山誦習古文及其涉歷幾徧宇內然後浹洽貫穿罔羅天下放失舊聞所紀載前代備風俗政事媺惡得失之故非得於眺覽咨諏者邪王君敬美與二三大夫及余講藝燕中當明天子親睦諸侯敬美以尚璽郎爲使者展禮于秦方出國門涉易水踰太行望大河趨關陝陟二華以盡于龍門砥柱終南惇物之大

觀問非子秦仲畜牧之所於西傾朱圉之匯壯哉游乎余聞秦聲音節廳厲意氣慾猛急笛清笳鞞鼓交作大率振揚介冑之容宣耀戎行之色今觀車鄰駟驖小戎無衣諸詩非但戰鬪殺伐而已其專精果毅斂於有爲而不踰誠文王周公之化之遠哉季札觀周樂至於秦風知其聲之夏出於周之舊也其繇此夫敬美本吳人也於太史公之書獨闞其涘家以詩聞其所紀載毋采觀風謠以示百世之軌上秉冲睿宏攬典謨遵帝王之事與治立功敬美會逢其時自燕而秦歸必有所獻也行矣勉之哉

入粵集序

明　歐大任

檇李沈君純甫令番禺三年有詩曰入粵集屬余爲序余惟越句踐都會稽遷瑯琊自王無彊後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丹陽皐鄉梅里至於嶺表是爲百粵無諸王閩中搖王東海無諸孫丑爲越繇王餘王居股爲東成侯萬戸皆句踐之苗裔禹之餘烈也海濱廣斥嘉禾爲澤國漢以下斌斌多文學之士莊助朱買臣蓋其著者云明興浦江義烏諸君子黼黻皇猷彪炳海內二百年來風雅始振世宗時王元美徐子與競起於太湖天目閒矣純甫閎覽潭思嫺於詞賦講業於學士先

生而治比齊盟將結軌於二三大夫焉即入粵諸篇贈答懷思謠談賞適寄托遐緒發舒憔悰雖古今體裁不能合轍大都言含諷切音協宮商出自情興蓋風人之遺思也昔莊助諭意風指嬰齊入衛持節發兵東甌請從朱買臣難公孫弘置朔方之便十策紛綸丞相絀焉然聲詩不少概見能與純甫入粵同耶余聞季札聘魯觀樂有言七子過鄭稱詩諭志純甫亦越人也異時太史采之殆於此得粵風哉

送林幹夫掌教確山序

明 歐大任

余幼學於泰泉黃先生三四十年不更他師今海內人士傳其學爲卿貳侍講讀者頗多而轉相授受支分派別不可勝紀困於章句不能纂序舊業以衍大其教如余者碌碌人也是年春謬來典教光郡獲與河東林君幹夫爲同官君以經學與光之諸生談質疑問難開發旨要出於箋註帖括之外朝夕尤以行誼相砥礪見其樸而儉數而有守甘淡泊於虀鹽以爲嘗過余齋中歌詩鼓琴聲出金石悠然如聆鹿鳴伐檀文王騶虞之遺音愛其閑雅詢之乃知其爲涇野呂先生判解時弟子也

淵源信有自哉無何擢爲確山教諭確山於光不三百里而近王君崔君俱以寅好悵然難別光之諸生集君之教又知余於君者深也問所以爲贈余惟古之職於教者嚴而重今之職於教者輕而卑古之受其學者與今之受其學者面則唯背則嘲久則忘其姓名者異也夫學制盛於成周州黨之間有鄉老焉贊鄉大夫而書其賢者能者獻之于王國老詔於王者無北面也其嚴而重如此漢興齊魯諸儒治孔門六經天子數詔茂材受學高第都講更數傳諸列千有餘人猶必曰伏氏書也田氏易也申氏轅氏毛氏韓氏詩也廣川董生齊胡毋生瑕丘江生春秋也魯高堂生禮也國家有大議論下太常會公卿於庭令博士傳經義以對往往曰臣師之說云云諸家弟子之業豈能一日忘其師耶余曩聞黃先生每稱薛文清公爲眞儒而友於呂先生最久余又及見呂先生於金陵論其甘貧寡過力行求仁之學今碌碌尚終身守黃先生家法期不辱於儒林況確山爲汝南多才之地篤信好學游於君之門者必如光之人士集承君教也嗟夫余何以贈君君經術行誼甚備將以博士弟子待舉上第益衍大呂先生之學而不忝薛公之鄉矣

九峯先生集序

明 歐大任

昔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七篇亾矣孔子於正考父七世祖也遷魯之後名頌或佚故日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商詩在宋孔子家書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是之謂頌删後至大毛公傳矣余七世祖九峯先生宋淳祐末與棠清劉黻吉水鄒鳳同游太學景定初率三學諸生伏闕上疏論賈似道專政誤國及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劉應龍承順風旨排逐善類不報遂去國關書院講授於家故有詩文集十卷宋社既屋先生亦卒矣

元季之亂家藏是集佚去且半今所存者三卷卽不敢比商之名頌其所遺什一不亦類闕文之史耶謹裒緝其副刻而傳之嗟夫士丁衰運阨矣漢道盛時販繒吹簫之夫椎魯不文猶然析圭儋爵先生一登澤宮以布衣終曾不百石卒史若也其論恢復大計與上陳丞相書艸茅憂國豈爲名高乎盧炎鼎下自幸宋室完人卒不失爲忠孝士景公千駟夷齊采薇百世之下丘山鴻毛竟何如哉番宏叔氏謂投匭時流涕太息似維陽少年然才名汩沒謝長沙矣嗟嗟先生誠有如賈太傅者好學世家余小子於嘉也終負愧焉於是益歎恨七卷散軼不及早編緝如遷魯時也

送李少僧令嘉興序　　明　黎民表

少偕李子與余同受學黃太史能爲古歌詩上者薄鮑沈近者無論孟王也太史以爲才遂舉於鄉即登上第黎子時留滯京師與李子狎李子故謙退冲約厚積而愼修識遠而計深者也既而聞李子當補外且嘆曰李子之材即不居館閣亦當曹署乃得令乎又私念曰士之不得于世將鑿坏而遁耳又安得令吾知李子之不薄令也嘗聞輪人之爲車也桁以行澤侔以行山故匡圓隨材而不膠于用函牛之鼎不可以絜雞剸鍾之劍曾不如鉛刀之一割器用有所不能也夫士之仕也令爲

難令而劇者尤爲難令而當於吳劇且難矣夫令有敵朴喧囂之煩訴牒塡委之擾程期糾纆之嚴勞往迎來之勤臨之于上者唯其意之所指猶呰生焉而彝智之吏日伺於其側文人學子閒居操觚弄翰寥寥然惟意之適乃控以羈紲而使之檢名實於俄頃定得失于一管上不見疾下不見厲是於人情大咈者故曰令爲難令淛吳之故地也漢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故俗習僄利嬌捷巧偽萌生急而繩之於法則朋起而爲孽且居天下爲沃區聚帛流羨稼穡滋植王賦取盈焉天時不虞則中土受其敝令尤煩於道責故曰吳爲難李子令嘉興當極且難者也雖然李子固調和之材而善於用大者也是故可規可萬可水可懸可童可旌車之良也淡而不釀方而不割巽而能制擊而不揞器之罔也發奸擿伏不疑於訐動衆和民不拘於方恭上靖位不流於阿禮耋撫孺不憚於貶吾未見劇且難也詩曰馬之剛矣轡之柔矣斯之謂乎然李子居重秉要固未之涯也余蓋未知理道者閒於薦紳先生有聞焉且於李子篤好也其行也不獲與之言乃書于冊追而與之

姆訓後序　　明　梁有譽

泰泉先生輯內則曲禮及列女傳諸書爲姆訓一卷渠堰槩括芬而比之櫓摭融結離而同之粲然可睹已弟子有譽因請刻焉遂序諸末簡曰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賢妃助國君之政貞女隆家人之道自古記之蓋風俗之美惡國家之成敗于此焉肇可不慎與易之家人於初爻則曰閑有家悔亾夫閨門之內恩不容以掩義家瀆而後教志變而後治則雖嚴亾益故能閑於始則悔亾矣古者女師之設非所以閑其始耶故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目不接靡曼之色耳不入要妙之聲于

時風化休和而聖人刑于之化行於四海雖閭巷之閒婦人女子咸能誦述先王行蹈繩矩居家臨難無爽女貞亦教之素也陵夷至于後世姆訓寢息而正家之道缺焉不章逸樂驕奢遂至蒙昧訓典嗤鄙蠶織蘭茝藁本之滫中何芳之存由是冶容薦而女德泯矣淄蠹生而淑哲鮮矣聲伎陳而邪僻作矣先王流風餘韻蔑如也豈不痛哉先生實爲此懼爰輯是書將使世人由古之道以正家就厥懿德非苟然而已也夫昔賢之著述或出于激憤或成于憂思非空言亡事實要之咸有俾于世至後之散儒嘵嘵然肆其辭說以求勝于天下使人厭其辯之險而忌其用故抗而言之則病謬俯而言之則病傭殊盭古人之旨先生行純塈則學窮道奧覃思六籍諸所著述必求切于用以海乎世之人若是書則不必自爲論說據經傳箴史以爲鑒式遠紹前賢之意近禆今日之風化實有戚然不能自已者大雅君子必有知其意之所繇起云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明　林承芳

今上登極之十二年大司成臣某上疏曰士所貴通經學古維十三經註疏故未鐫於學宮士或不得考覽非所以尊經右文廣厲學官之業也臣等請得率屬訂校奏上幸下大司空給資鐫之太學斯亦明經造士之助制曰可於是下大司空給資授鐫如所請既訖工命臣某序其端臣謹拜手序曰夫士惟上意所嚮則竭蹷而趨之玆上不以經術望士哉古者士得觀於全經之難也然猶欵關而請編蒲而識乃今得坐而卒業焉士所不象上之指專精趨學者非夫也天下自玆彬彬多經術

之士矣然國家以宋儒傳註取士今舍而取於漢者何也夫宋固撫乎漢者也博乎漢而後知宋之源也自漢儒傳訓詁宋儒因而釋其義夫義主理理吾心所固有者也即微宋儒吾得而以心逆之也訓詁非得焉則譬之胡越之人聽中國之言語徒瞪其目相視而不相通也微漢儒爲之譯宋亦安所譯其義哉且也儒者之不能盡窺聖人之奧義將使人膠其說而不復湲揆聖人之旨則不若第傳其訓詁人人得自以心而逆聖人之意可也漢之去聖人也未遠其說猶或有所受顧安得執宋之說以廢漢夫聖人之意不能畢窺則盡其說

經者而存之以待後之聖人聖人之經有時乎明也斯固皇上加惠庶士之意也然則士何如致力哉臣觀漢初諸臣引爲經說多離而少合然往往能樹俊偉之業迄今可稱誦乃其後辯析精微曾不覩其勛伐云豈所謂窮經致用者非耶則以我用經與以經博我者異也繼自今治是書者能優游自得味道之腴則大善即不然如古所稱治官涖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庶幾哉猶可以無愧脫若曲學阿世自矜稽古之榮至使人謂十三經掃地則上意謂何臣不佞願與學士大夫交儆焉

崔菊坡先生言行錄序　明　何維柏

吾鄉菊坡崔先生言行錄已行于世惟廣郡未有梓之者藩參一吾李公過予論及因出二帙公閱之稱缺典云遂以商于憲學來溪張公刻之以風示來學俾予序之予謂英賢之生其所樹立有大過於人者必其志學知德敬愼于心術幽獨之微以至于辭受取予之著出處進退之大槩諸道而時其宜者夫然後可以有聞于天下後世先生在宋盛德清風跨軼一代人皆知其治行勳業之隆動衆駭魄之誠當相不拜之節至稱之爲千載一人然以予觀之先生篤志好古動遵聖賢祗服九思九容之訓夙夜乾惕求無歉于不愧不怍之眞其言曰毋不敬則內敬常存思無邪則外邪難入凡起居食息之時無非恐懼修省之地而尤惓惓於學術教天下後世之慮則其謹獨誠切之功中正弘遠之學蓋已獨至故精義所及大小畢察少有未歉于心者不苟焉以取如御錫恩例之援歸子孫貲之田至于祠祿之辭又迥出宋人之上此非素嚴於義利之辨者不能時而可仕則邕瓊淮蜀宣力綏奠而不憚於險阻義所當急則出禦鄉國之變毅然任之而不辭時不可爲雖以端揆重任隆之以延佇之勤則確乎其不可拔是其時止時行其道光明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孔子大聖也孟子稱之亦曰進以禮退以義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之謂時然則先生之所樹立非學孔子而有得者耶念昔與西樵方文襄公言史稱張崔異代齊名西樵曰張之相業未易及予曰曲江文章功業固唐代賢臣菊坡志學知德則有道氣象其流風餘韻猶可使人興起於千百世之下西樵以爲然後以質之諸君子亦皆以予言爲然故日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尚友君子庶有諒乎予言哉

楚黃劉茂溶定　番禺[illegible]選

序

羅司勳集序　明 冼桂奇

原子者司勳羅子熙載之所著也羅子初號棓溪又號華谷復號華原嘗著書自稱原子故人亦咸稱爲原子云原子生而穎悟絶人觀書目數行下一目輒能記九歲卽能文年十四補邑弟子員督學石江歐陽公試其文有縱橫氣大奇之爲改今名虞臣蓋欲其志古聖賢之學也年十九舉于鄉二十三舉進士主司咸以其文縱横少抑以勉之

原子悟稍變爲秦漢文每稿出人爭傳誦繇是原子名出都人士前矣居亡何出補建昌推官建昌號繁劇難治原子至數署郡往往以文章飾吏事日召善書吏十餘人於前口占其所答故人書手授其所爲文復視公務各有條理暮退則讀書至三皷迺就寢故原子居官而文日益進郡中亦翕然嚮文雅之風矣三載徵拜刑部主事尋改吏部與李子中麓任子五岳二人者皆以文章氣節相高而原子尤剛腸疾惡面斥人短以故人多忌之李子曰原子且見中於法矣時予得告歸別原子亦曰子不久中於法矣已而果聞原子逮詔獄落職歸中山結草堂著述其中浩虖自得也及予謝病歸羅浮將以書約原子就正於甘泉先生之門而原子死矣原子之死也其仲弟虞睿虞牧虞獻以其兄治命手遺稿求予序焉予讀之終卷見其所答王青蘿書有體性求仁之論泫然流涕曰嗟虖原子之進未見其止也豈非命哉夫原子者古之所謂狂者也氣高性左霍渭涯公甚喜之使得甘泉先生裁正之當不在曾點下顧止於文章節誼士也豈不惜哉人多比原子之才於司馬子長而比原子之蚤死於子安文考也是淺之識原子者也余因序其集而表著原子如此云原子集多

爲人取去又平生不屑爲詩賦卽有人强之者輒成輒焚之以故集存者僅若干卷

讀易記序

明 王漸逵

易者時也道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道之不可離易之不可離也故中庸言道之大小則曰天下莫載莫能破焉易書之語遠近則曰不禦靜而正焉中庸自人道而推本於造化如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是也易書自天道歸究於人事如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也中庸言道夫婦與知焉大傳言易百姓與能焉中庸言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必逮乎其身易則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吉凶與民同患中庸言其略易言其詳中庸言其理易兼言其事中庸舉其常易則盡其變易者天下古今常變之書也故於天地之運化帝王之制作聖賢之事業君子之德學衆人之吉凶悔吝莫備焉尤中庸之所未盡也予近日益覺此易之在於吾身不可一日而離蓋自起居食息以至辭受取予出處進退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無往而不貞夫一焉道之不可離故也夫子曰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予齒五十過半悔吝尚多茲益懼焉迺取上下經十翼細而繹之旁及程朱二傳與夫諸儒之所證論參其異而會其同得意則筆之於冊久漸成帙置於几案以日觀省雖時與諸說稍異在明於吾心切於吾

身如醫之制藥惟求其病之證服之愈而已同異在所不論也且夫易之理無窮不可以一人而通一言而盡也如百川之支派多矣而通諸海則同焉苟執其一局之見類而言之非知易者也然則吾之於易將以求其切身之病也後之病同於吾者試之亦可以少驗若夫諸證或異焉則有本草醫方在將以付於別科可也

讀詩記序

明　王漸逵

予聞夫子之教曰詩可以興因於暇日坐茂樹據盤石每諷詠之餘令人有感激不盡之興夫周大樂正以絃歌爲教令入學者習之而聖門開居雅言亦爲首務及至春秋詩學盛行其君臣之所宴會賓客之所酬荅罔不賦以示意其可以興者正在於此嘗嘆夫朱子初與呂東萊講解皆主夫小序晚年乃盡變之以小序之所記者皆以爲淫風噫先王以政治得失原於風俗故設爲采風之官凡關於政治者悉采以行賞罰黜陟之典耳至於夫子之删之也則一歸於正而削其邪蓋爲庶民

小子後世學者而設也豈復有淫邪者之興於其間哉樂記曰正聲感人而和氣應之夫以正感人而猶恐其不順而況乎以邪感之其能免於諷一而勸百乎夫刺淫者之雜於其間也則或得於秦火之餘而非復夫子之删之舊也不知朱子何爲以己意而逆料之於千百載之下盡小序講師訓詁而廢之此予之所湊惜而悵歎之[illegible]雖然予之受教於朱子亦多矣以刺幽厲之詩而加之宣王以正雅之什而入於亂世此又小序之失也非朱子之明其孰能辨而正之哉予因許魯齋訂正二南之圖竊取朱子之意復爲訂正小雅之圖猶欲盡其章旨而改正之未暇也姑識於篇端以求正於有道之士焉是爲序

嶺南耆舊遺傳序

明 王漸逵

予嘗讀管幼安王彥方傳乃知漢末猶有斯人使生于孔子之前必不居於三仁之後矣而或者尤以未嘗立言短之夫言者文也道以文顯亦以文散是故予懼夫道之在於人而文之耗之也夫天地未闢而日月星辰河海山嶽之文固在也而謂無文可乎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人雖無事於文而文固在也而謂少文可乎君子之道譬諸木則根焉行則枝榦焉文譬則萌甲花蕊焉故木之生意至萌甲則盛花蕊則衰矣故花蕊也其盛之極而衰之始乎三皇者道之根也五帝者道之榦也

夏商者道之枝也周道之萌甲花蕊也故文至周而盛道至周而衰於是言詞興而大樸散矣予鄉先輩生居海濱麗氣未漓淳德懿行間出於世而近者後生聰慧彬彬迭興崇飭詞藻咸致疵焉此世之所以漓也予用是懼乃以幼所傳聞於耆舊者裒為寶錄以示後學俾知道為本文為末而鄉之先輩懿行之昭乃文之至而非後進之所為文也嗟夫天地淳龐之道有漓有復其在於時與人乎是故道嘗漓於春秋戰國矣至西漢而復漓於南北朝五□矣至李唐而復漓於五代矣至趙宋而復漓於□元矣至我朝而復故國初之耆舊其遺風流俗猶有存者吾尚及見之也今天下之漓亦甚矣能反其樸而會其漓其惟賢者乎若猶以文言是則予之所滋懼也

壽鍾寶潭六十序　明　何維栢

吾友寶潭鍾子行年六十八月某日爲懸弧之辰其同門友相與肆觴矢歌稱慶鄧子某劉子某問壽言於古林何子何子曰諸君知世之壽矣亦知君子自壽之壽耶知壽之壽矣亦知所謂不壽之壽耶二子曰願終聞之何子曰世之壽者天也莊周所謂上壽中壽下壽之説是也不壽之壽者人也孔子所謂朝聞夕可之説是也自壽之壽得天人之僃者也孔子所謂仁者壽故大德者必得之之謂也人者可盡天者不可必君子惟盡其在我以聽夫在天者昔遊孔門者三千顔囘最早世夫

子獨稱其好學於易賛之爲萬夫之望原壤老矣因其無禮孔子以賊目之然則君子求所謂不壽之壽以新自壽之壽顧在此而不在彼世之徒老而無聞者亦何足壽耶二子復進曰聞之矣敢問君子之所以壽有要乎曰有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一爲要今夫天地至無心也其充著於兩間者莫非一元之所爲聖人至無爲也其上下與天地同流者皆一心之所運一者何也誠也天地誠而已矣故恒久而不已聖誠而已矣故至誠而無息思誠者聖功之本故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斯理也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莫測淺厚發育萬物顯設日用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明吾見天地之始吾之始也天地之終吾之終也大哉壽也斯其至矣顔氏由博約克復之訓擇乎中庸而服膺之以不遷不貳乎聖人之一故語天下之至壽者莫如顔子鍾子蚤有志希顔之學篤信江門致虚立本之旨沉潛雅造篤實溫文日與吾黨相切磋以求吾所謂一者能繇此而充之則自壽之道僃之矣昔者武公年既耄猶不忘儆戒乎國人道學自修日造于盛德至善故民之不

忘也民之不忘古今之壽何以加此是故顔子之壽不壽之壽僃諸已而齊之天也武公之壽自壽之壽得天人之僃者也鍾子學顔子之學而希武公之年是則慶之大者諸君請以是慶之而所以自壽亦兼之矣二子躍然曰得之矣吾人請各壽其壽毋徒壽鍾子

送陳學博晉南國子學錄序 明 林枝橋

國家養士其㳒甚備士人用世其術悉疏非疏也以或非其所備者也世之所謂治天下之具不曰政刑禮樂則曰兵農錢穀以及米鹽凌雜之務有一出於周官範圍之外者乎陸倕薦沈峻於徐僕射曰周官一書實為羣經源本以峻之特精周官而用之使掌五經博士五經博士故國子官也國子助流聲教之地而以淹熟周官之峻官之意可識矣公儀休魯之名相其所為拔葵祛織之類人未及數而止論之曰百官自正則非以其常為魯博士故耶公儀以前周公制作尚簡暨一熖於秦

而治周官者爭售迭出賈誼公孫弘韋賢桓榮之徒各以其家㳒教授一時稱人主意嘉美褒擢我太祖定鼎金陵首建辟雍廣前代所未備更設學錄錄五經同異之說而參考之巨哉一王之典蓋欲大小臣工明於以周官治天下之道于時名臣輩出如胡謝如沈孫若而人肩聯武踵勳業爛焉皆起家國子者也博士陳君歲壬子以弱冠冠浙榜署教諭於吾新會者八載上公車者兩試茲且以經術升聞特擢南國子學錄也君憮然稍不自得愚謂不然君皐比坐紫水上凡所以鐫冶諸生一切與命訓常訓程典文傳諸篇寘符脗合安知無有深知博士淹熟周官見之設施展布而舉朝薦之者不然此席故未便輕與人也頃上亟俞輔臣之請元儲建矣道隆齒胄君此行且舉周公抗世子之㳒以淑元良貞萬國即魯相公儀何足為博士難者而寧董董援拾周官之緒餘隨時建白如賈誼公孫弘諸人云爾哉

四川通志序　明　郭棐

萬曆七禩歲在己卯帝德洽浹蜀宇敉寧時維中丞黃岡王公御史義烏虞公協心抒猷下奠黎庶旣標鴻業爰考禆乘顧念蜀居坤維號稱天府自神禹造叉吉甫輔周勳烈邁夷流風斯邈典謨方貢書述綦詳江漢烝民聲施溢著蜀之文獻所從來遠矣秦資其富兼幷七雄漢借其力奄有四海于是司馬相如揚子雲王子淵任文公各述所聞用存故典及陳承祚別紀耆舊至常道將備志華陽下逮趙閱道之集古今張唐英之編檮杌唐求之輯圖經李文子之撰蜀鑑咸極蒐羅足垂規勸

泉我昭代運際嘉隆道化丕宏倫物宣朗時有玉壘王氏升菴楊氏芳洲楊氏並摛鳳藻各擅麟書騁厥菁華咸臻玄眇然才高而綜核或疎歲久而漫漶滋甚矧茲綿曠四十餘年政治因革時事代謝儒缺弗書後將何攷乃檄敘州府同知魏樸如成都府推官游朴文學董良遂彭師古楊秉鉞等修之徵諸郡邑長吏各聚故實以上而成都知府張大器成都知縣印一中華陽知縣唐棟稽籍供篆聿勤夙夜凡五閱月編次稍成則檄今布政使劉公庠李公江曰茲惟習蜀數猷宜統厥任申檄提學副使某曰廣勵學官修明掌故茲其大者惟爾總技之以終厥成某承檄惴惴唯弗稱是懼秋杪大比事竣始克授簡則作而歎曰奕奕蜀都熀熀獻籍聖賢神明之淵宅也金纏玉壘之奧區也繇厥省乘實鉅且重何容易哉乃固扃窮晷殫精研思刪譌訂訛芟繁補闕又缺五盈始告成事時則虞公政竣入朝以今御史福淸薛公代至銳精志務益毖且篤庚辰首春以完帙上兩臺報可軫茲鉅典爰戒梓人式昭往休用闢來鏡謹次第序之序曰軒轅畫州神禹底績周秦繇邈寓縣分析褎褎蜀都氐萌允殖皇哉唐哉天府之域述沿革第一緊古炎帝申命正黎三辰肇序七政翕齊熒

煌鶉首實次蜀西察政授時奠茲坤維述分野第二巖業巴土蜿蜒龍蟠西峥岷嶓東阻夔門峽關霄倚劍閣雲盤是稱金城德守孔安述形勝第三蜀城磐磐蔚若鳳翔祥徵龜出義愼虎牢諸郡連緜百雉崇高永言保障長屹江皐述城郭第四惟蜀自昔生齒滋繁周從牧誓漢驟項頑際茲宣朗宼郵艱難何以蕃之國脈攸關述戶口第五蜀稱沃壤粒我烝民厥田維上厥賦維均義卻蘭絲以阜閭閻是在司牧毋貳爾心述田賦第六赫赫禹功石紐發祥桓桓昭烈漢祚再昌倬彼正統勳績維揚帝驟王馳振茲要荒述國紀第七岷峨錯峙

屏翰丕隆獻王肇跡詩禮是崇遊茲侯度恪爾孝
忠匹休三代帶礪穹隆述藩封第八世化代遷忠
文迭創蜀次井參風多質戇俗仍朴野士則倜儻
斵雕挽浮職在磋礪述風俗第九岷嶓矗矗江漢
洋洋水存廉讓山辨陰陽靈氛翕發雲靄高驤鬱
茲西南緒錯虬翔述山川第十山澤蘊崇土毛是
出維古職方獻彼珍錯蜀壤所宜桑麻孔獲節以
阜民君子攸度述物產第十一設官分職維國之
程法嚴位署義慎經營蠱則修飭壯則儀刑君子
居之攸芋攸寧述公署第十二漢代尊經文翁化
蜀比齊埒魯仁摩義育士際昭明率循軌轂棫樸

菁莪彬彬郁郁述學校第十三賢轍攸經爰有創
立以時觀省亦節勞佚錦官峩峩壽邊屹屹鳳範
如存來駿可匹述宮室第十四易嚴棨暴詩美爲
梁民無病涉江有隄防鄭輿非惠張銘有光時戒
愼守終焉允臧述關梁第十五靈爽在天怵如必
嬀祀事維虔明禋嗣續億萬斯年彝典攸屬孔惠
孔時靡淫靡瀆述祠廟第十六帝冑經營惠陵歸
若禁採崇封政之巍纍羣哲斯藏九原可作以時
修之勿踐蕪落述陵墓第十七勝域雄區標傳自
昔陵谷時遷桑田代易以茲有盡視彼無數因名
紀思彪流罔極述古蹟第十八維皇經國設官分

職位別崇卑義均休戚曷以擾民惟仁是亟鑒戒
在茲毖哉羣辟述秩官第十九業業堯梐堂堂圭
組夐樹勳庸丕彰矩矱代有循良踵芳嗣武煒煒
鴻名式茲西土述名宦第二十緬邈蜀川邁馳登
笈峨山錦水世多賢蹟鴻以遠弋鳳或棲棘流風
餘韻江山增色述流寓第二十一賢科拔儁制舉
隋唐泉我皇明蔚然炳熿龍乘風雲驥騁康莊得
士之盛前葉罕方述科第第二十二岷峨呈秀江
漢耀靈虎嘯風烈龍見雲蒸濟濟鉅公卓卓名卿
流鴻樹茂王國之楨述人物第二十三周美白駒
莊寶靈龜秉我明喆養茲天倪白雲蒼𣲖紫芝歲

蕤永矢弗諼榮名兩遺述隱逸第二十四百行之
原萬事之紀厥惟孝義君子所履抗表湧泉漆身
殁齒順變雖殊齊驅並美述孝義第二十五關雎
修詠汝漢覃風孀操接袂坤輿所鍾懷瑾茹茶持
以令終懿茲貞媛世邈名崇述列女第二十六眉
峯雲臺鬱鬱仙都奇傳寰宇若有若無三乘法遊
萬劫輪徂子不語怪胡世競趨述仙釋第二十七
國任師帥維以安民匪抒經畫曷助陶甄蜀山險
塞奸宄凌憑懷柔廓清實藉鴻勳述經略第二十
八萑苻之潛鯨鯢爲梗祥祲之生蒼穹垂警曲瑣
纖微亦關時政蒐羅靡遺鑒觀乃竟述雜紀第二

十九玄黃融結沱潛毓靈咸擒白鳳爰吐玄精源開四子派衍犖英豈伊蜀珍允爲國程逝文苑第三十終焉總之省志爲目十郡志目二十有二經畧志目二十有一雜紀目五文目二十有五詩目十有四爲卷三十有六體則不更乎舊事變非紀乎今顧甞技易窮豹斑未廣尚冀海內名賢廓所弗逮云爾

廣東通志序

郭棐

粵有紀載其來遠矣高固相楚鐸椒發其微嗣是王範有交廣春秋楊方著吳越春秋或輯十三州記或編嶺海方輿各成一家言然猶未全也皇明道化淪洽裨乘猬備戴直指璟創爲初藁鬱有體裁黃宮詹佐始成全書備極藻績第自絕筆以來迄今又四十禩凡吏治之因革學校之創修城郭官署之建置以及職官選舉名宦人物所改而縣縣而州皆時政之大者是不可以無紀也制府陳公大科直指馬公文卿爰議重修左轄游公應乾右轄胡公心得僉謀允符肅幣諂不佞棐偕王祿

勳學曾袁藩參昌祚總其事以選貢林生挺文學黃生作霖霍生尚守盧生廷龍朱生完劉生克治張生鴻黎生遠昌各司分校未幾馬公代去游胡二方伯竝以擢行而制府戴公燿直指顧公龍禎繼至則偕左轄王公泮右轄王公任憲使王公民順胡公桂芳大參李公同芳憲副章公邦翰佘公夢鯉李公開芳陳公鳴華少參周公應治劉公一灝胥議以已亥九月某日開局咸各矢公綜覈志務辛丑春直指李公時華攬轡遥臨覩志僉虔催竣惟亟憲副袁公茂英朱公燮元相繼督學咨詢參閱而直指尤加精研別傳理學羽翼斯文若挺

若作霖若尚守若遠昌特留編校越八月事竣制府戴公直指李公左轄陳公督學袁公各有弁言陸離炳蔚足垂不朽已顧不佞棐謬總茲役當序厥繇蓋聞志者志也尼父曰吾志在春秋夫春秋魯史也仲尼假二百四十年行事之權筆削之列而爲經褒善貶惡以尊周室仲尼之志見矣茲粤志何志哉亦惟尊王朝崇省會聯郡邑而已故志緣乎治而因乎勢者也以近事論張官置吏以爲民也如析置羅定州新安普寧等九邑各設守令撫綏之是子惠之澤也崇墉新築以肇海邦外寇突來可恃無恐是保障之衛也琶洲建塔以樹捍門象水所趨一方攸賴是華表之勝也郡學鼎修規模宏廠直闢前門以暢靈氣是文明之會也飭條鞭蠲夫甲禁加耗杜接濟抒忠涯憫則救世之仁也察二廣之蠹弊定七款之規則以寬商而利國則濟時之畫也此勢力所得爲者志備載也至時勢齟齬力不能爲君子寧無慨乎昔士行運甓於舍投博簺於江士心惕然知向于正今則法禁勢諭而不能正其趨是風俗不如昔也伯和居衡杜跡公府人不一覩其面曰神龍以不見爲德今則望門投刺諂笑絺交是士氣不如昔也哨船募兵以防海也今則船圯朽不足以衛卒兵老羸不

足以戰守器械苦窳不足以擊刺足兵之義也供餉歲有定額而驟加賦二十萬民何以堪直指抗疏未奉俞旨是餉之蠹也點戶據我海澳遠裔役滋交訌伊川辛有之嘆得不動君子淡長之思乎湞鬱諸水合流西南遠赴朝宗自昔然也今則沙壅水囓形勢久悖得不廑君子經營之慮乎此皆勢力所不得爲者志之所淡念也或曰志猶藏府而宦績獻徵尤重焉管子曰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粵之宦賢樹植蓋有白矣測景覊埋而下酌泉惜陰停碑却硯非皆百世之傷耶李忠簡常言曲江之張日南之姜晚得劉瞻于湟誶炎方之多賢也繼若增城之湛獻文瓊山之文莊忠介新會之白沙順德之文康南海之文敏文襄德業焜煌詎不爲斯志重予得而尚論焉是役也右轄蔡公應科憲使林公如楚大叅盛公萬年任公可容朱公東光憲副程公有守各虔志事過觀厥成廣郡前守方君遂今守沈君鳴雷節推陳君三槐又悉殫精課督前南海令黃君琰今令王君循學前番禺令蔣君之秀今令穆君天顏則先後襄成鉅典者也至若韶郡守王君以通惠郡守何君偉肇郡守陳君濂德慶州守沈君有嚴前南海令吳君夢相香

山令張君大猷順德令倪君尚忠東莞令翁君汝遇新會令周君思稷清遠令劉君幼學新寧令熊君文華連山令林君裕陽揭報惟勤皆與有勞例得備書云

粵大記自序

明 郭棐

謹按昔雲陽氏肇都沙丘迨軒轅分野厥維荆揚吾廣介焉是爲揚粵古有九丘志河内司馬彪有九州志然皆略于嶺服高固相楚始傳鐸氏微蓋鐸椒作也漢楊孚撰南裔志晉王範著交廣春秋而粵之聲名文物彬彬緗素後穎有考焉唐宋以來紀載多觖自曲江武溪菊坡文溪數公外史佚其傳迄我皇明德化醇洽肆于嘉隆文治宣昭於是泰泉黄氏者出經緯炳蔚大藍厥詞極意蒐羅爰成通志探古懸其藻鑑摘辭綴其菁華洵宏博之鴻裁而禆乘之駿秩也然浩迢等伏節不書非

所以勸忠也漢晉間年號有誤非所以紀實也丘陳湛霍諸傳多含貶詞非所以傳信也盧循么麽小醜而列於刺史題名中非所以懼亂臣賊子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昔賢云史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志者郡國是非之權衡也其所是者必天下之公是而不敢誣以爲是其所非者必天下之公非而不敢誣以爲非有似是而非者則亦不得梔蠟而飾以爲是也有似非而是者則亦不得羅織而詆以爲非也昔司馬遷稱良史論者猶譏其是非頗謬於聖人况未望遷肩睫者乎是故必公是公非不虛不隱而後可無愧于月旦之評也予家

粵白先大夫素有志於百粵典故爰以命棐向來浮游齊楚蜀焚問未展初心頃得丐休南還訂盟泉石思以酬先大夫未了之志乃取黃戴二氏通志叅訂之旁蒐瓊臺白沙甘泉渭崖西樵東所青蘿白山諸集凡數十百家標其所可書補其所未備各類分爲三十二卷幸際制府如岡陳公耀德宣威經文緯武直指望海劉公敷治綏猷肅綱振紀而藩臬暨郡邑諸大夫咸鋭意拊綏殫精安攘士民賴有寧宇棐得樂田里操鉛槧勒成兹編孰非諸名公賜哉謹綴次自爲小序序曰粵山標英粵海鍾靈秦漢郡縣爰有粹名作紀勝粹名第一

周闢佗臣定粵誅循虫虫僭叛桓桓昆崙作事紀上第二皇旅轟轟平粵獻琛靖彼山箐擣兹海氛作事紀下第三制科羅儁維張及李龍頭之會光流珠水作唐朱科目第四昭代多才鼎甲魁壘奇言後彥力媲前輝作皇明甲榜第五明明聖學端有源流在崇正派勿俢旁求作性學淵源第六爲臣盡忠斯乃正躬烈烈羣公貞聲鏗鍧作忠貞正氣第七天步艱難職在幹蠱美哉鴻略百世可覩作勛勳駿勳第八國有重臣專閫授鉞開誠布公勳乃巘嶫作綏撫鴻勳第九波流風靡誰回其瀾懿兹清風千古所難作淸白流風第十牧民之職

重在循良漢唐及宋賢聲鏘鏘作循良芳躅傳第十一皇明御史訓嚴六條朱絲五紽實式百僚作循良芳躅傳下第十二煥乎文章燁兹黻黼爰以明道亦資稽古作詞客珠華第十三粵嶺以南鬱有大儒倡明正學以覺吾徒作理學正傳第十四臣之大閑矢忠秉節赫赫海濵明明義烈作精忠大節第十五太微台象維帝之輔猗兹元老有光伊傅作相垣勳業第十六八座焜煌兩臺巘嶫美厥鴻猷偉兹駿業作部院風猷第十七峨峨藩伯侃侃臬司旬宣彈壓厥職攸宜作藩監宣勞第十八清乃臣綱直爲國紀皎皎素絲光于青史作清

直高蹤第十九郡邑長吏義在愛民詩稱豈弟傳美慈仁作循良懋績第二十百順以事一介不易是曰孝廉爲世之則作孝廉懿德第二十一篤行修身正義忘利前芳未遠後美須繼作行誼芳標第二十二學以用世要惟經濟潛而不躍道則可貴作文學經綸第二十三古人之詞無取繁縟根沃脊華聲悅徒繡作詞華黼藻第二十四考槃之貞儉德之珍獨善其身以昌後昆作巖泉隱德第二十五滄海溟濛鯨鯢沸空廓而淸之賴兹駿功作嶺海武功第二十六武曲懸象誰能去兵適嚴法則應壯經營作兵職軍制第二十七巡司棐列

營堡星擯海溢山陬防禦須嚴作弓兵營堡第二十八瀕海之利要在節宣珠池之守先以清廉作水利第二十九富國大經屯種是急湟中可墾渭濵可則作屯田第三十鬻海興利維茲炎方毋令官海侵于私航作鹽法第三十一溟海茫茫鯨鯆皇皇蠢彼小醜窺玆大荒畫而守之庶固苞桑作海防第三十二終焉其事斷自萬曆丙申以前其未悉者伺來而續入之但顧猥劣中多疎遺徒勤蠹編未窺豹管仰冀大方斲而正之云爾

賀鄧元宇將軍平黎序

明　郭棐

瓊黎倚五指爲窟穴憑硤門爲峻險時有跳梁震動海堧厪煩大師剿之旋復猖獗歲己亥制府戴公疏上請討選將分兵以進東山參戎元宇鄧公繇定安攻其東雷陽副總兵黎公繇澄邁擣其西瓊崖參戎莊公則率瓊山諸兵當其中路以夏六月興師逾月報捷俘馘斬獲未有奏績若此速者輿議僉頌鄧公首功而公往往讓弗肯居固足嘉矣蓋三道之兵齊進乃硤門獨當其難公則謂硤門不拔我兵無可進之地而敵無可魁之期且門非有大險所恃者山硤箐竹耳黎非有長技所藉

者弩力箭芒耳我兵選鋒銳進擁牌盾而前人持三箭佐以神礮當敵則牌盾直進箭礮齊發險不可守弓弩不可得而逞也我可決勝者十之九於是朔越八日合師大戰果奪硤門黎人震慄驚謂我兵從天而下公又於黎母山擒其渠魁鳳號七虎者悉斬以狥軍聲大震硤門既拔則諸黎膽落無復有可守之險自七虎就擒則孽豺魄喪無復有可戰之人諸黎巢穴一旦掃芟都盡洵奇哉洵奇哉黎地亦至廣矣而以奪硤門爲首功何也蓋硤門者黎巳咽喉之地握其咽喉而腹心能無恙乎故昔漢路將軍征粵破尋陿石門建瓴之勢遂

不可禦繇是呂嘉可縛而漢統可一也我明廖將軍入蜀必先攻夔門青䕫運船之計行而渝峽擠山之險失矣奪門之功從古稱奇茲公之彼硤門視路廖二將軍詎不古今厲行乎雖然大將之成功固在智勇然尤在忠義公決策於硤門智也攻硤門而奪之勇也至一念忠誠繇於淵衷生平義烈得諸天性此又成功橐籥處也公家高密事漢建武朔宣威百戰首列雲臺當時勳臣無與比埒世為列侯者二十三人為大將軍十有三人此豈值毅然一代虎臣哉今公赤心勁節何殊高密至勛勤戎馬累年於嶺海而東山尤公所鎮節地然

多不挍功則席庇遠矣矧也禔已不驁居功不矜讓大美而不伐臨戎決策則桓桓有大將風說禮敦詩則恂恂有儒者氣象其視高密投戈講藝息馬論道為儒將冠冕又何愧耶他日元勳入奏主上褒寵錫以封侯奕世與高密後先相望此尤擅清朝之盛烈哉

贈王印州年丈節推金華序 明 郭棐

國家建官親民郡守司理均重云蓋守為一郡司牧推為一郡司命司牧司命得賢則閤郡蒙其福否則民罔胥匡以生故郡多繁劇理讞非甲科登才望者不可以權與守並重故也壬戌予試春官時同出鎮翁丘老師門下者二十有一人心同道合則無如豫章印州王君矣君貌古而心夷性澹而守確識諳練而材諝精敏與權衡人物如承蜩累丸者愈多而愈不爽與之談法理又如論斲栢者之必持平剖鼠獄者之邁老吏予嘗謂使君司法民必蔭福居無何拜君金華節推同門諸君率

問贈言於予予曰印州君之為推也亦知權倖於守而為一郡司命之寄乎夫知權之重則自任必不輕知寄之大則自待必不小凡民懼於刑也猶馬懼箠策其待生於上也猶苗生於耘耔御馬者亦調其性焉耳苟鞭策之不時控縱之無度若東野畢之御則馬力必竭矣種田者必是薦是蔉力穡乃克有秋苟鹵莽而耕之滅裂而耘之若莊周之喻則苗生必妝矣今之理讞者大率類是非威嚴以錄之則玩忽以棄之是故大其桎梏猶謂徵纆弗稱也廓其犴狴猶謂拘縶弗廣也肆其煅煉猶謂羅織弗密也有不然者則委於吏律當下吏

指隟以駭之弗附上律者勘矣律當上吏設端以惑之弗附下律者亦勘矣其弗爲東野𣪘之御莊周之喩苗者幾希是其自任甚輕何以勝重其自待甚小何以圖大而守將何賴以爲輔民又何恃以爲命噫弊久矣予嘗綜覈往古得賢推者四人請舉爲印州君藻鏡故言行剛直吾得狄兼謩之正焉原赦泱讞吾得趙閱道之識焉持已廉介吾得錢宣靖之守焉勤幹不休時稱眞宰相器吾又得韓忠獻之度焉今君泄東陽將公平其心有不爲兼謩者乎諳練其識有不爲閱道者乎確濬其守雋斂其猷有不爲宣靖爲忠獻者乎如是則其

自任重而弗輕自待大而弗小其必不爲東野𣪘之御以竭馬力必不鹵莽滅裂以戕苗性而守將倚以爲重民將恃以爲命卓異之績悅與華山並高汪洋之澤與天湖梅溪同淺矣春秋修故事瞻謁諸先哲祠遠如忠簡東萊近如濬溪忠文當必有所以印證諸名公無媿色者庶幾仰副朝廷建官親民之意鎭翕知人錄賢之哲而峻陟台衡胥此焉基諸君子曰如其然則以理東陽者理天下可也遂書以贈

酉陽正俎自序

明　郭棐

唐段成式柯古者嘗寓辰沅著書三十篇其言多四方剿說而繫以酉陽其事皆奇怪鬼瑣而名曰雜俎夫雜非正也味雜則匪正味言雜則匪正言言不可不正而俎可雜也與哉予戊子歲來分司湖北得其書讀焉博物炫奇足資譚麈亦語林所膾炙者惟謂之雜其于道蓋無當云夫古昔聖賢於經非正言弗摭也於俎非正味弗登也是故駝峰熊掌可以養口而不可以養生豹胎麟晶可以養生而不可養性淡乎味者斯達乎言矣予因是有考焉披菁華於㚒帙纘葩藻於玄林述往古之

傳聞補郡乘之闕畧彙次之爲十篇平易而非怪也核實而非瑣也言正而經不雜也此非臆說也蓋聞之仲尼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聞之孟子輿氏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明於仲尼之知達於孟氏之悅則知藜羹不糝傳食非泰夫孰不繇于正也言正民興斯無邪慝然則知正味者匪直達于言且通于治矣又孰謂俎而可雜也與哉因翻柯古之意以正俎名篇付之剞劂與同志者覽而考焉庶幾可以挽雜而歸正也

節推孫公考續序

明　葉春及

石洞子曰說春秋者何文演繳繞而過求聖人哉昔周道衰王路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孔子于七十二君而不能用旋轍於魯因史記舊文而次春秋其事桓文其文史義乃自謂竊取之是春秋之大凡也筆削由己一辭贊之雖游夏不能當時固已誇詡後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謂孔子大聖豈其文之而謾焉者遂求褒貶於一字之間嗚呼亦未知孔子之心與孟氏之說乎予觀王之天不天事之日不日史也非孔子也人之名不名君之公不公史也非孔子也字不字人不人公子不公子大夫不大夫國不國戰不戰史也非孔子也而皆纚纚於一字之間爲褒貶其文史孟氏豈譽言乎故直書其事而美惡見勸懲明是春秋之義也許止弑君不罪罪不嘗藥趙盾弑君不罪罪不討賊以故有誅心之論則何異腹誹哉其極慘礉少恩實太后詆儒司空城旦蓋急之也張湯本嚴酷吏因上鄉文學決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春秋補廷尉史所謂春秋決事比必此輩所爲乃駕說於董子湯漢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博士弟子罪則魁矣節推孫公家學春秋自其父兄皆以是致位通顯公少誦治之

尤精雖時布鵠康侯而能求聖心於數千載之下不泥於經而考於傳不鑿於文而求於心諸儒纚纚於一字間者濯而去之世傳孫氏春秋及司理惠以誠長者處官事至如鑑之懸自美自惡如衡之設自低自昂如孔子春秋進退褒貶因乎其事而未嘗過十邑之民歡欣闓懌畏其難欺而服其至厚則經學明而心術正也太守黃公聚十邑士敎之而吳天覺輩以春秋遺詣門下於是孫公三載報政吳生輩徬徨不能舍余謂祖宗法考績而稱遷亦九載萬一主上多公經學留侍大廷決大事可奈何漢最重經師使後世云孫氏春秋有吳生之學幸矣

百戰奇法序　　明　蒙詔

戰有法乎曰非規矩不成器非律呂不和聲曲藝且然況兩軍對壘衆命恒於斯國命恒於斯無法何以操縱哉然法以正行何取於奇也曰勢有常變事有經權正主其經以制常奇主其權以應變因正為奇出奇濟正而後戰無不利猶不越規矩之外而手心相應至木鳶流馬之神不越律呂之外而生變相成以至魚聽馬仰之感者謂非法之奇耶今夫師之行也必觀天察地驗物揆人未有舍此而可言戰者然審支干擇旺相正也而赤壁之風蔡州之雪有可乘焉天時容無奇乎度山川

愼營壘正也而晉陽之水滹沱之冰有可乘焉地利容無奇乎穀卯胄牿馬牛正也而入舟之魚集蠢之梟有可乘焉物理容無奇乎知彼已審強弱正也而夷監之錐盃中之血有可乘焉人情容無奇乎正有恒度而奇無定衡有恒度者不可撓無定衡者不可測存不可測之妙以運不可撓之神古稱善戰者要不越此頃予奉命梭飭宣大正邊荒重鎮驕□出沒其為必戰之地不待言矣時當清嗣綱紀振肅材官武士爭先效命較之曩日僨帥濫食不戰自潰固為有間然謭畧弗講兵機罔識且有目不知書者雖有奮揚之志敢死之心嘗為賊誘中計僨師往往而是予涘惜之暇展笥中得百戰奇法一帙不著何人所輯上擇兵書之要法下實以合法之名將變生如掣電妙應如走丸呼吸間化裁出焉雖神鬼有莫度者眞法之奇也因出授口北道秦杜村子梓行窮徼徧示甲胄之士使有矜式焉秦子請予序其首予謂兵法盡于奇正兩端而奇為要妙世之所稱奇者不曰兵行詭道則曰兵不厭詐而已君子不取焉何者常觀仲尼以戰則必克自許曾不一闚其法及教子路之行三軍不與暴虎馮河之勇而與懼事好謀之人乃知聖人之奇法固有本耳蓋虎有搏法河有

涉法兵有戰法惟懼則不敢不法之循而又為之謀焉謀且好焉好且成焉奇在其中矣奚用詭詐為哉方齊人之伐魯仲尼涘為之懼然不操戈躍馬而弱齊存魯乃在子貢之一遣此其謀之明證也奇哉此法千古一見曰懼曰謀非用奇之本乎凡我秉鉞專閫及有事疆場者尚沉潛是書而揆本于聖訓時操戒愼之念以廣運其謀謀之天時謀之地利謀之物理謀之人情迎機輒悟動中肯綮由是可以奇則奇固奇也可以正則正亦奇也正中有奇固奇也奇中有正亦奇也方正列而忽變奇固奇也方奇犄而忽變正亦奇也皆法之所

通也極之則趙充國之便宜蕭何之發縱方叔之壯猷管是矣奚啻百戰雖千萬戰豈不遊刃有餘哉夫然後茲刻之行敵愾有賴固長城萬里之一助也若懼心罔存不素厥謀是本之則無矣蹈尾遊梁自取噬陷其不爲趙括之徒讀者幾希予之望豈其然乎吁曷哉夫子吁夫子曷哉

以下原缺

督府洋山凌公平寇序

明　何彥

惟東西二粵在五嶺外壤地聯接西粵崇岳絕壑道里險巇東粵負山濱海方隅遼闊寇盜竊發無論水陸飄忽迅急集惡糾黨殃及下民每厪聖天子南顧之憂必愼擢督撫重臣遙制雖連年兵革屢收成績然東平而西叛南靖而北擾蓋地勢疆域使之然也邇年倭寇山海諸寇以次芟平惟嶺西猺獠未殄夫兩廣諸猺各郡有之而嶺西羅旁淥水界于梧肇之間通道廣右岑溪等處連抵德慶瀧水陽春新興茂名信宜等縣猺狠互爲黨與盤據作孽截刧官兵阻塞江道前巡撫石汀殷公

疏聞議征尋以晉秩南司徒今撫臺洋山凌公以朝論推重秉鉞而來既涖鎭先檄諭境內吏民申飭吏治省諭衆庶乃選將練兵置器足食定剋期立賞格調狼兵十六萬分爲十哨合土漸兵三十六營兼之督行兩廣二總兵兩廣司道叅遊守備府衛所州縣正佐文武各官刻期臨戎其總統監督各循節制規畫進兵于丙子仲冬班師于次歲春三月凡各峒寨巢穴前後擒斬俘獲旣多其畏威來降者無算斯不謂之全捷乎哉嘗稽兩廣諸猺自國初廣東猺亂遣申國公討平之永樂中猺首猺總不時朝貢後因守臣索取方物遂致叛服

不常都御史馬公王公葉公先後撫剿平定成化初韓襄毅公至適傜寇自肇慶羅旁滌水連及高廉大肆劫掠韓公調兵乘其出沒鵰剿或擣其窠穴或截其歸路乃能懾服近因我廣倭㞗海寇兵力多分釀成積惡今茲大舉懋著全功匪公之德望籌畫何以有此也嘗聞之談兵者曰全勝固難善後尤難公今議蕩平之後建立州縣設官防守增置各所扼其險要復添設參將守備官分兵坐鎮其曠土移民居之良田聽民耕之誠善後之良圖也昔聞兩廣巨寇莫過大藤韓公剿平奏立東鄉北山等巡司推土人爲巡檢又立藤縣五屯千

戶所調兵守之其附近賊占及絕戶田土給民耕之自後大藤始獲平定昔年韓公羅旁之役多用鵰剿截殺而南鄉陽春一帶經畧未盡惟督責各官訓練兵快防守要害而已公今破其巢穴絕其黨類復議善後之策尤爲詳盡比行之而有成必將永保無虞其不爲我廣民稱慶哉夫用兵貴乎謀而成功由乎斷昔者大藤軍興韓公至溽召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峇菁重巖勢難必取莫若屯田固守以待其斃韓公堅議可伐竟成大功今聞羅旁議征之始有謂此山天造地設非人力可勝者又謂雖能加兵徒費財力必不能善其後者我公訏謀料度毅然必征且承簡書戒嚴夙夜周旋不遑寧處以致諸司協力三軍奮勇成此膚功是固公之克壯其猷而精忠感動神人咸助之矣夫豈偶然也哉公與襄毅公粤產也雖時有先後而二公惠澤皆在吾土天實假之者矧公旣爲布韋視韓尤有光也耶鄉薦士林子應奎陳子希周輩恭逢盛事桑梓受庇相率詣彥屬賀言予以庸朽拭目太平將與父老童稚歌頌道旁者乃援而書之

重刻文章正宗序

明 王弘誨

自秦漢來古文歌詩作者無慮數什百家皆顯書湲刻汗牛充棟不無雅俗並陳之誚予嘗以爲必有統宗會元之地使羣言若出於一而後觀者得其旨歸方欲自編而牽於舉業弗遂已得眞西山氏所選文章正宗讀之殆所謂先得我心者第其書流傳旣久亥豕多譌予乃參互考訂付剞劂氏以傳而爲之序或曰文以正宗名何也予曰憂業文之失其正者作也夫標準於的射者趨焉揭象於執藝者由焉正宗者固文之執的也故曰正宗正者正也宗者中也此正宗之所以作也或曰太

上太德其次太功其次太言夫以言自見已非上世矧言之飭而文也與哉予曰然有是言也不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乎夫民生有欲不能無言言而精焉文斯出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乃於鄭國之辭命美其兼長數子而及門高弟若端木氏宰予氏俱以言語名科至其陳詩示小子謂其可興可怨以及于鳥獸艸木之多識由此言之文章何嘗廢於聖人哉第古之學者道德文章合而爲一今觀典謨訓誥賡歌颺言則其人皆已有得於道故發爲文章第發抒其胸中之所自得不求文而文生焉後之文人極力模倣非無一二之近似

而於道未必有得則亦優孟之學叔敖而已是古今之變非文之病空文之病也或曰文章與時高下故朱子謂六經爲治世之文國語爲衰世之文戰國策爲亂世之文而詩自離騷以下迨于唐世分爲三等眞氏乃文祖國語詩宗漢魏果可禮作者之林乎予曰此朱子特槩論文章之與時而變者然耳夫維純與駁何代無之如以時而論則皇帝王伯遞降而下卽五經已不可同日語惟其本諸道發諸性情則古今固不能易也且夫太虛垂象玄黙示人而雲霞卷舒終日爲之萬狀卽仰觀天文且不能一律而況於人乎嗟夫六經鑄羣言

之品固文字之鼻祖也一變而孔孟揚其波大宗之宗也再變而漢唐以後名人學士衍其派小宗之宗也餘若諸子百家則支庶之昧其本宗者耳竊謂自有删述來文之載道者盡入孔筆後之續聖人者似不當更出其上然而好古君子節取其闕則以其於道不乖猶可爲六經之羽翼焉耳學者必始之六經以求其端參之語孟以盡其變考之百家諸子以博其旨趣俾大宗小宗燦如指掌則湲於正宗者矣不然彈雀之喻貫穢之譏識者唾之而何正宗之足云蓋里有好忘者與人終日言笑僅能識其身與身之所自出詢其氏系則黙

無以對故夫宗古文而不知祖聖經是亦里人之忘其自出者也或者去因次第其語書之篇端且以告夫世之讀文章正宗者

泰泉先生詩集序

明 李時行

夫詩之道難言矣黃唐虞夏商周篇什華實彬彬遐哉邈追矣曁漢始有五言魏晉之交諸體競彩成陶鑄性情劌鑽文理寫玄黃之光魄鏤卉物之景象經緯丗縠縟絲彪炳吁可觀也世歷綿曖倏流夢操泥蟠經史巇駭煙雲梁宋以來綺驚風雅推準三百之趣聞備六義之旨辟諸升堂其亦庶乎循茲而降代益矩畧繁條弱植萎薾附俗將謂曩耀前光而多謬來識無貴乎覽焉我明膺籙御宇握珠照士文明會其極綿亘而彌昌筆陣雲蒸藝苑霞蔚材英秀發海嶽降神乃篤生我泰泉先生輝掩南禺鑒懸上世翔集經史之閫該鍊子史之術按轡回正之路擇源涇渭之流反彼頹綱振茲洪響凡古章今律短韻遐篇總撥若干首策九代而驅軌披四始而畫界拓西京而植幹憑建安而飛采鎔冶陶謝斷截殊途銜麾陳杜隸走百氏故其情淡而不詭風清而不雜事信而不誕義直而不隨體約而不煩文麗而不侈可謂往材之金矩來英之玉牒矣行洞游宮墻析凋時砦海洋寓矚景切餘波高堅懸企志淡鑽仰以爲韶濩之曲聲者能宣其音千里之駕御人能調其足爰輯舊聰儺諸文梓沉東臆說庸布蠡測憲章懿辭以俟鴻修焉

王公忠孝祠錄序

明 盧綸

天下之生也盈虛迭運而人之顯晦因之蓋有數存焉耳然天理之公人心之感卒不可誣者乎於叅藩王公徵之矣公諱綱字性常其子彥達世系履歷之詳死難歸全之節備載郡誌夫公之沒也落魄餘百十年英靈義爽鬱而不彰晦亦甚矣迨六世孫陽明先生始倡道學天下景仰之如山斗然方總督臨廣首謁公祠傑牲祭告發其潛德幽光而公忠孝之名始顯矣僉嘗評之曰却賊之罵拜而死節者父為忠臣也歸親於首丘而全身者子為孝子也若夫嬰建國家之勳業而削平僭逆

論述先祖之節孝而靈承顯揚則孫為忠臣孝子而兼全之也一門之中名世迭出赫耀中夏雖曰仁人昌後之報庸非天道盈虛消息之數也歟由是風聲所樹先後感興增令朱君砥齋始新祠宇置祀田春秋祭享藩臬諸大夫賢士撰述贊詠刻石建碑次第表章而公忠孝之名益顯矣迄今方伯張公浮峰先生蓋嘗受業陽明之門者旬宣之餘旁求忠孝即詣公祠偕披閱敬慕懼其久而湮沒也乃裒諸述作訂其名氏次其節編顛末遂成祠錄命將尹盛君付之梓刻頒行于世然後遠近大小曉然知忠孝之大義而公之顯名庶可垂之世世而無斁矣嗚呼顯晦數也忠孝理也好爵之縻人心所同也故一感召之間而風動興起不約而同如此然則張公斯舉也雖然甄賢報功而所以扶植綱常維持世教固人心於不替者厥功大矣余重斯錄也遂為之序

刻衞生編序　明　謝與思

醫和有言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其以爲鬼物者不經見而世傳江以南殆然蓋余讀直指公檄始灼其狀云天地大矣何所不有古者遠方圖物使民知神姦不逢不若此亦何諱而學士家往往于聖人不語怪夫匹夫纖嗇筋力所幾一金使鬼齎貸而藉子錢什倍其讎不勉焉乃性故甘人得即我以而卒絓三尺不得即遷戮主者取彼予此仁者不爲況於兵在其頸邪其無不祥大矣惡中人而傷生不能荒閱而思有所反之故著之編俾自爲衞夫能

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斯其能不語者乎

賀別駕黃翁八十一壽鬮序　明　黎許

運斗樞曰衞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又天官書狼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元命苞曰見則王壽蓋今上御寓二十有三年於此志一動氣垂芒散翼不占可知前數夕秋律平分許中雷仰候則見弟五衞爛殷南斗因而嘆曰堯舜在位人不夭札即吾鄉黃髮代不滅香山社中地誠有之抑時亦宏然屬是月朔別駕黃翁覽揆之辰爲年已八十又一惟翁不受天損德邵而神彌王蓋星精云且勿論其郎官上應於列宿而別駕車屏前後得以星章表蓋翁所諱夢說而世稱說乘東維則翁命名

之初不獨爲大業徵抑亦爲大年徵矣獨以翁起家明經而佛胥靡翁佐上郡而傳卜相彼此前後遇或莛楹然要之奇偶離合致之有不與吾身故歲星也而嘲陛楯不必微昴星也而造炎鼎不必鉅客星而釣富春瀨不必寂太白而草行樂詞不必豪惟本靈所扶與而氣有厚植乃足符耳翁之行長者以比於萬石君之爲人邑長吏歲時存問過廬而式然未嘗與聞事也則自翁之解組而偃息於巖桂之下散帙吟雲三十年如一日於八十猶掇之豈謂俛得之哉又翁淑配李夫人與比年而結髮木公金母一堂之上衞星符彩又安得秘

象乎於是二三輩相與繪圖歌詩以賀而許不佞
僭爲序之維北有斗恨不可以挹酒漿而進也

律呂圖說序

明 袁昌祚

劉向別錄古樂記二十三篇內說律居第十七今
禮經惟樂記一篇而已別有古律呂算法一卷世
不傳漢興司馬遷始著律書語旨簡奥讀者未知
其解時去古未遠得諸前聞居多故獨冠諸家而
淮南副墨也迨兩漢志出則劉歆粗舉大畧不考
㽔賓大呂皆上生京房廼益以六十律名數云傳
自焦延壽推之則每律六日七分可通於曆卜而
涸穀生焉自是用九章則主算用七始則主調調
沿久則聲高急又不得不取律數而析秋毫以調
之故杜佑子聲又引周禮鳧氏之鐘爲據至于音

不五律不六第以正變倍半與七聲諧協而漸離
其宗王朴疑之始爲十二清聲用去急而轉傷於
緩尋有約用清聲四者入宋益顯顯然論徑圍黍
天幾聚訟矣蔡元定後起欲以紹明前緒著律呂
新書遇今儒臣表章上成祖詔下列在學宮大都
以生鐘分析其數調用杜佑議呂覽淮南而㽔賓
大呂二律变重上者不一及之似沿前志承其訛
至旋相爲宮僅錄孔氏禮疏以爲無甚意義備一
辯而已夫律以雌雄奇偶爲對待以一歲十二辰
氣序順布爲流行旋宮則以氣序之陰陽爲經奇
耦之陰陽爲緯有錯綜無奪倫故曰流而不息合

同而化而樂興焉子謂始作翕如蓋言律也從其律而審聽之又不雜不亂而繹如爲旋宮之成以是知樂樂斯至矣余蚤歲與潘伯登同爲諸生習知其家大人鍾岡君博雅好古研精於律呂著圖說二卷心竊嚮往久之去歲夏以伯登徵序始得奉而竟業其言本易太極洞發蘊奧至謂應鍾之生蕤賓也仲呂居旋宮之盡而復生黃鍾也此天地大義陰陽各歸其宗余方欲著一書願以正蔡氏之闕畧淺有味乎其言之也鍾岡君顧獨慨未見古律呂制度若何豈以神使氣氣就形必成形合于古人斯爲徵信也夫其用心勤矣伯登復取

圖說繼以義疏因圖廣爲方圓以明奧旨豈獨艮冶能裘哉將必有傳於來者

粵大記序

明　袁昌祚

儒者譚粵故則南交分宅茲其最章明較著哉余至中宿其上有黃帝二子禺陽廟焉遡湞望嗚絃之峰觀韶石虞泉想重華遺蹟顧所從來則邈然遠矣伊尹作獻令珠璣瑇瑁翠羽文犀世載南貢而粵不著意其時既鄧桂國故介壤云周道興而蠻揚之翟掌蒸幣者紀之列於王會翟即雉也史稱越裳白雉倘亦茲事而載有詳畧耶其後諸侯力爭熊渠始伐揚粵徵以高固相楚穗石表祥焉則言臣服于楚者當不大謬其實至秦始置尉監鑿渠轉餉發卒五十萬爲五軍其兵力甚設粵人

顧入叢薄中莫肯爲秦置桀駿以爲將則所繇與虞周異也然任囂趙佗擊平其地漢武因襲其遺烈遣伏波樓船兩將軍會兵番禺旋定置九郡自是易魋結世任衣冠事固有一勞而永逸者未可以拘攣道也其最可爲千載於邑則厓門南狩宋祚波濤而忠義駢死視田橫之島上尤烈故立國者必務仁厚而優禮才賢豈直爲羽檝太平計哉語曰觀一隅知天下茲非古今得失之林也夫明興何眞李質奉土歸命廖平章弭節而卅定之於是文武將吏灑惠暢威于上縉紳逸民淬質遒文于下弘正而後相垣臺省日彬彬然其弘猷勁節

與九齡諸賢相鴈行而陳獻章從祀孔廟近世儒者莫敢望焉顧其曠谷重濵雖平世不能廢斧鑕故自昔爲用武國況以釜山封使靡有成議其隱憂將倍徙之乎故艅艎水犀之軍其部署以東中西爲三路而中路切會郡又以虎頭厓山爲二門嚴戍鏑焉業非水利屯鹽無以盡地力佐軍與而制緩急玆大記之以海防終也思濬哉郭勳卿語余云異時新城先大夫嘗志玆事謂通志作於宮詹黃太史有年矣欲補近事而緒正其浮濫因詮次留笥中間以草示蜀諸生未就也頃幸天子憐其筋力蚤賜歸得弛負擔因檢舊笥自山川國紀

艮吏獻民與夫兵食諸重防時加論著其間庶以紹明先志噫其用心亦勤矣卽偉抱未盡柄用然上下數千載已能自見其意將使論世者鏡焉經世者籌焉咸以其言爲質夫孰而非功故權利其儻來乎而顓素中又孰非鐘鼎業也賢者識其大者謂是哉謂是哉且也金匱石室邇方出其秘藏授儒臣以爲國史誠有以大記上者何但裦譚粵故足當黃太史後勁哉其載筆有辭矣

韻會小補後序

明　袁昌祚

夫六書非直爲游藝用也其經緯人文實與八卦九疇相表裏而古文籀體繼焉猶未離其宗及篆隸出寖變本始諸好方言奇字往往附子雲馴至俚俗喧卑幾與竹素分十之一卽象胥氏通譯萬國時豈有貝典梵文者乎脫有之亦必雅馴者錄詎若今所傳以二三四音鍛合爲一字無異鷇音喙鳴焉不啻則幻然世且曹好之吾師翼軒李太史數蒿目而欲振其靡謂黃氏韻會要舉義幾近爲項從恭藩疏歸得塾師方子謙甫與論舉要中闕畧者數事因屬以訂益太史有叔弟某亦博雅

好古時從與子謙三年而草成太史躬復披定序其首祚不敏何能贊一辭顧惟字有三詮其合精爲義數華爲音精華合而比其節腠爲韻以古韻較今繁簡何啻十百然譚藝者每言爾雅最古主義不主音若沈約四聲斤斤然主於音矣第爲近體操繩墨泛應則否惟許愼說文猶及見籀書與古經傳音訓故隨所箋釋當有簡有繁之用斯足述也世顧鮮修其業者何小學廢非書名者爲汗漫稍能事佔俾守章句輒得一自好謂外此靡所用之斯積習難言難言矣而梵俗相較則梵尤善入能使高明之士耳食於所聞是簡與繁兩無當

也儻欲如漢故事乎學童十七已上試諷籀書郡移太史得以殿最舉劾有不若難者無有故曰待其人而行茲非可與拘儒道也今觀韻會所補字仍一萬二千六百五十有二不加於前惟字或數音音或數義必考鏡羣書用爲黃氏補闕刪訛舉遐邇一字必嚴至一切梵俗悉汰去務不詭於雅韻用以上下數千載前矛爾雅後勁四聲中權說文而於六書也爲能鼓行而張全軍雖棼籍若百家靡曼若辭賦幼眇若樂律且辟易無當前矣迺知吾師乎吾師乎御軌數藏鞘之梓慶爲鐻巧專而外滑消其直諒多聞若子謙斯亦天性形軀至矣故能以天合天而經緯之文備謂小補者自道也

（廣東文選卷九）

曆考芻言序

明 袁昌祚

余杜門索居歲久於律曆頗游其藩弟心識之今歲壬子夏春沂劉君以所著曆考爲介懇言其端亟披閱之盡議法三款喟曰思濱哉其博涉在諸史曆志而潛心布算獨精豈惟抱杞國人之隱憂儻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將不在茲乎即以余所心識者亦願與君面商畧也夫周天行度三百六十有五四分度之一日月行黃道中日三月九以繞列舍應五星與斗柄相環轉而中星爲其候自黃帝顓頊已造曆而二典首紀之羲和專命副以仲叔之四臣宅四遐以司守望迺爲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使分刻定而度數明則曆宗也今臺司銅儀倣古璣衡遺制闊莫能窺而爲梟爲漏實與銅儀相表裏則諸藩郡邑皆有之其守望在役者皆不出三十步之外而仰觀止矣故候望欲廣而推測繼之推測者測其所候望之五星列舍與斗柄所指者也惟同道同度則日月食最著以所食晝夜刻數分杪悉心測之間有大同而小異則差可辨也故推測欲詳而參校繼之諸史曆志自晉虞喜始以五十年爲歲差其後言人人殊所損益多寡可考鏡不可畧故參校欲多因多而步算則又欲細斯二者曆考具矣總之則研覈欲定定者非

（廣東文選卷九）

他孟氏所謂求其故者也曆象天度古以晝夜百
刻經周天之度數是度以刻計刻差則度差遡而
求之天行健晝夜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亦一周
但不能與天行齊準是卽差之大原差乎其不得
不差者也卽以古曆叢辰家所稱日有百刻因而
通晝夜之故則冬至日道去北極近南極遠故晝
短夜長夏至日道去南極近北極遠故晝長夜短
二分則日道去南北極中而晝夜亦中然中無幾
何而推遷繼之是爲氣朔有盈虛斯分刻不齊而
差在此若置閏則以斗柄指兩辰原無中氣故曆
無中節直以三載月小所歸奇從交節時刻中判

之以日分屬前後月若剪綴然余宗了凡氏欲於
閏餘增二刻以立差法亦良工獨苦之心哉然竊
疑其刻之十有二也謬意欲求其故則以分刻不
齊積爲日差閏日屬前後月積爲月差積日月而
酌其乘除以定歲差表中星則今在壁而堯在昴
當幾何年而復是盡大圜之內旁蠡象緯上下古
今皆以天覈天不復以人覈天庶幾哉修曆有定
議矣杜預曰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
天也世稱確論予謂順而合者今未易言則爲合
以俟驗而合法復法不妨兼用禮失而求諸野必
將於曆考乎取之君獨何以居肆自偎薄哉世有
太史公作日者傳當與司馬季主而並有聲施也
矣

三合初詮序

明　袁昌祚

譚地者何其多門哉要其指歸有二曰巒頭曰天星卦例是孰從始之按崔豹古今注云指南車黃帝作鄭樵志藝文凡葬書四百九十七卷內有黃帝葬山圖及玄女彈指連山鬼遁周易括地林諸家儻後儒緣飾爲耶將衣薪中野之後孝子慈孫不忍以儻掩藁葬而卜兆從起也今其書世莫概見漢初張子房作赤霆經其派首靑烏郭璞錦囊楊筠松胎腹皆祖述其意而郭楊爲稱首諸同形異質則又有九星九曜出焉張子微推本李淳風述爲玉髓雖專主物象然腴聞者無能及之近世

又以化生腦爲入穴要樞復著大小巒頭益備矣星卦則有青囊僅三篇亦裕子著黃石公傳陳摶加以箋註自干支肇制以及河圖雒書分野律曆運氣禽遁皆賅而存焉其閫奧足以極造化之變先此楊氏又擬三合聯珠何云用卦錯耶吳景鸞繼之以六十神殺增爲百二十局本納音配以周天度數辨其吉凶爲說益密迨廖禹出始兼總衆論卓然專門劉秉忠玉尺第緒明其畧與夫四垣宮路則善用者兼焉總之巒頭雖中人能道也至語星卦則上智猶困豈獨以閫奧故哉彼且耳食於舊聞謂五行一爾安所事諸家且諸家五行至紛馳也猶衆雌而無雄其誰使卵之故不謂刺盭必謂謬悠不則又以爲拘攣而多忌諱又或借甲飾乙强護其所不知而於用無當也是孰知其解哉夫天地有正氣有間氣正氣凝成主一其方位有常正五行以之間氣流轉錯綜其方位互變諸家五行以之玆星卦之大宗哉又試以正氣喻巒頭間氣喻星卦則間合正乎斯生旺墓各歸其宗生氣完矣卦合巒乎斯生旺墓各比其所生氣確矣雖縫針之必合正針猶是也此可與株守一隅者道哉不佞閱人多矣坐是少許可邇得濟陽李子獨能精察二氣究極指歸質行而吶於言因出

其手著濟陽經求是正焉其龍穴水口必與生旺墓合可爲聯珠玉尺羽翼間以景鸞諸殺佐之至謂穴不離脈脈不離峽吉砂抵惡水無但逆抱者吉雖順退亦爲進神則從前鮮能道此闡其向扶博士業游虔因求與禹後得將川氏授以撥砂及卦例倒杖法居數載始得家藏祕本錄以歸故今所著書簡而精其有條貫足爲諸家領袖顧其意慮甚遠雖益以或問相宅諸條然猶有引而不發者余因易其名三合初詮有玄解者引伸之

鳴絃一得譜序

明 袁昌祚

古者雅樂其聲譜在詩迨孔子反魯始刪取三百餘篇可被諸絃歌故稱關雎盈耳與雅頌各得其所尚矣其後疇人子弟寖以散失有志者始著譜以存聲而樂之養德者莫善於琴其譜尤多專門大都聲出於辭辭雅調雅則雅音辭俗調俗則俗音豈不較然辨乎迺其中若思賢瀟湘諸操猶雅俗半者何則指法未精致之也彼撞猱者綽注者合上合下飛遊而兜放者非指法乎哉假令以是法按古詩奚爲而不可彼且耳食於舊聞謂古詩辭簡而調不繁向固難譜故雖有善操者不能手

也善聽者不能耳也欲學焉弁手與耳而莫知其解也於是稍以俚語入繁聲使易曉易曉則沿習無苦難故雅俗半者迺操緩安絃之初音非至音也知至音者雖不純用古詩而要其辭調必不詭於大雅夫非專精好古妙契而獨得者能之哉余同年黃愚任甫骯髒而博雅一切煬炎闒捷不槩其心雖再仕爲令尹非其好也惟彈琴詠詩以樂先王之風將終身焉不佞頃得從事浮丘社中詩服論琴顧獨喜余言因出其所著鳴絃一得以相示共五十操多易俗歸雅之辭嘗請取其一鼓之其平和冲雅眞足使人養德而忘倦社中皆稱爲希聲云愚任性內慧幼誦毛詩於孔氏所云洋洋得所者已漸窺其旨及與計偕歷友燕趙吳越齊楚間諸能琴者數十家皆不一當其意迺益考鏡古今諸譜超然自信不惑於俗韻而指法最精熟隨所撞猱綽注皆能用雅辭以諧其音節故折衷損益至今七十有八歲而譜始成其用心勤矣昔崔遵度嘗作琴箋準諸大易謂易畫偶三爲六而成卦琴畫偶六根一而成徽故易畫六而琴徽十三及其應也則皆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氣氣相召節節相感其聲應本自然總之皆不過三故卦之德其方經乎蓍之德其圓緯乎合而占

萬物不能逃其象徽三其節經乎絃五其音緯乎合而鼓衆音不能勝其文世稱其知音至求諸辭間猶槩乎未之釐正也不佞竊謂有遵度箋不可無愚任譜誠合而並傳以俟志古者雅琴其將可求乎殆非一得之愚慮也已

粵東名臣志序　明　袁昌祚

古者外史掌四方之志以萃文獻備故實不列傳後世作志者祖述司馬遷史例皆傳矣較言其用則史內掌志外輯內掌者在國可得言國而在鄉言鄉則孝子慈孫詎能無望心是志不難而傳難聞諸縉紳言國家八開史局已且於液池焚草祕之況在方志故日者詞林之役祚不敏幸從郭王二勳卿備執管以窺粵乘所共事皆奇士至言列傳皆遜謝不敢當亦稍苦意見有異同迺定議以分郡責成若祝不代庖合之始幸告成事時霍益方甫顧謂茲役也較不若兼收而獨爲一家言與

林喬化語同余皆聆之逡巡而已無何益方還西樵博采羣籍暇輒慨然曰史遷不云乎余小子何敢讓焉迺取志中諸傳蒐遺刪要摘其稱名臣者别志之分爲正續外三卷以稍寓陽秋微指而體裁論贊一軌於遷固非徒作也或謂益方不博取似疑於峻余淺察其意蓋有三重焉自昔鴻儁之興恒與治化運會相表裏故秦漢而後吾粵豈無名碩尚論者猶謂稀奇入明始雲翔而出其大者燮贊勿密稱槐棘元工次總安攘之偉畧以綏靖驅圉而勁直弼違廉能效職亦皆聖作之符與熙運相得而益彰故重弘濟孔孟叕道鮮宗盟陵夷至宋諸儒黽黽然共翼聖眞始傳道學而粵則今祖江門所傳授諸君子均的然昭揭理要爲士指南故重正學粵遠在南紀士多質行或不耐淹歷則無以大攄其志而見功譬之荆山韞璞不剖不珍浮磬出泗濱懸而擊之可以諧九奏非是猶碣磵之石爾故傳若而人彼皆自處若石而廟堂磬玉也者故重質行且也遠不遺賢可以基郅隆近而景行可以襲懿矩明君志士將必居一焉其用宏矣益方篤行好古雖諸生而博雅已重流輩足稱爲文敏公家子語曰鄧林無弱植斯志亦其標幹者耶余信其必傳也請俟史氏

大宗伯王忠銘六十壽序

明　袁昌祚

歲辛丑秋七月八日大宗伯忠銘王老先生躋六紀之辰壽祺伊始日杜門謝客而沈大夫以典郡王比部以詳讞陳郡理林令君以剔歷皆爲先生巳丑門下士咸在粤自謂當上康壽觴會有政弗克躬焉僉以祝言屬袁子曰唯唯寧惟四君子蓋五位佇爲師資而四寓所同願壽也請得畢其辭昔帝堯從學於綠圖文王受事於鬻熊皆朝起丘樊暮爲萬乘師故曰爲其賢也爲其多聞也先生夙賦敦敏弱冠卽策名下全粤士數千人隨讀中秘書紬金匱石室之藏探討無遺籍至邊籌國

計吏治民艱每三致意焉其博綜不下猗相而言遐邑恭澹然其無欲冲然若不足數折節以下窮居白屋及縉紳士而飲以和遇直講數引繩墨開陳已輒焚其草蓋斷斷而能容棟隆遜也聞者以宗伯起部都廷臣數推轂上將許以入典三禮而格於中議亦適衰職之漸闕未可以剸心道也遇以疾喩政歸一歲悟天心疏闈上顧念先生積勞於講帷成均有年特予告優之日行召卿矣先生浩然歸棄閭金雞之麓徜徉將終身焉謝里中事不知禁中事不知有以蔫目而憂當世言者又謝不知夫非不知也多聞而不自以聞聞賢而不自以賢賢穆乎直將與綠圖鬻熊完渾樸而應乎其眞上德而不德也者頤壽千年九十始遇合方茲耳順之紀豈不嬌然壯丈夫而茂樹有餘地哉故今中外願先生再起若農之望歲吾粤人又言瓊海之南有靈鳥焉朱喙而黄翎丹足而素距其形若鶬庚而大其音睍睆而暢名曰黄牛異日丘相國位宗伯時一鳴不四載而相先生拜宗伯已再搴有半歲竦耳以俟黄牛之鳴也有如特詔迎先生授三旌之位隆之師禮斯以濟斯世於壽域則將奚先請自今不以黼黻易朝寄不以黯孅緩國本不以邀功近名雜言路則君壽闕寺不外出利

權不内入則國壽大小修其職遠近卽其業靡有忞雖衡決以爲公私憂則天下之民壽夫是三壽也仗先生起而身之有不願其壽考無疆者豈情哉故曰四寓所同願壽也雖然四君子執業門下其願望必倍萬於恒情願更聞焉沈大夫曰天官家言粤地牽牛婺女之次而黎婺在定安南傳昔星降玆山方言訛爲黎母云其婺旁爲織女星以七月七日會牽牛以宜節天下津瀆後人因祈靈焉考諸周處上風記則有祈富祈壽祈宜男祈畢勿言三年方有受其祚者矧師之生實在次日信牛女之所儲精與嶽侯昴畢何異今身位大臣祿

入豊諸公子方振振濟美福莫厚焉無煩以二祝進惟篤願始今介千百歲壽隨起而變元化傳世稱有道之長惟先生實延之二三得託壽域敢不先夜而祈凌晨而起望婺峙海中蒼顏不老爲獻壽之符歌南山有臺之首二章爲祝如是而已袁子廼備錄以授使者馳壽先生將囅然笑徐而登之日是其辯於祝也

新寧縣志序

明 袁昌祚

古者國有政典其因時注厝久必散佚而無徵于是書之方策主紀事以備考鏡而無序傳是謂方志外史掌之自司馬遷作史記始有志有傳合而成一家言爲後世祖述自茲志悉兼傳用史體以爲掌故書亦史之副墨也新寧自弘治十一年戊午臺臣建議以扼諸猺險要始析新會畫封焉顧其地山海相犬牙時則有海寇畨船之爲虞復析建廣海一所于城中調士伍以司扞掫迨今保息百十餘年其文物幾埒壯縣維志獨闕聞嘉靖間地官陳大夫出守德慶始奉檄作志二卷不存其

民間故老所傳又率見聞互異舉大凡而已前令熊公始博採爲志草會公攝政吾莞期月餘而諸生黃裳吉黃美中李藹春至自寧以草就請公質諸徐侍御得譚隱君請與商確討潤爲成書適遷代矣今仁和朱令公甫受事即慨然留意傳志議以舊草爲型而更鑄完之余門人博士戴君仁行偕其僚黃君卷及諸生等咸慫慂願加蒐輯以補前所遺畧四閱月而志成徵余言余又能以不敏無言哉儒者新試吏方以事功自許至言紀載則視爲岐路之中又有岐焉而謝曰不暇乃大儒紫陽氏向守南康下車卽詢郡志君子謂其識先務

何者土地人民政事國之三寶載諸志皆爲政典未可槩視爲綴圖也顧志不敵史而論史可以例志若唐貞觀中詔儒臣分修五代史其五十二列傳則顏師古孔穎達等譔次上之又詔于志寧令狐德棻等共加裒撮爲十志其未易速成若此而志可例矣故日者余序熊志固喜其有體惟是百年散佚一旦得諸草創必不詳故篇終于咨求三致意焉冀之也朱令公以儒飭吏首進諸生言經術示以嚮方而其才復長於史故爲之分局授事俾師若生各得以其才並效而躬爲綜覈刪潤之于是傳志較前寖備是謂識先務而成務隨之足爲大儒繩武矣故論紀載則陳熊創始均之俟令公以集其成雖謂之始其未始有始焉可也

黃文裕公泰泉先生文集序　明　陳紹儒

黃文裕公泰泉集六十卷旣梓以傳泰泉先生嗣昔所嚴事者也其子鄉進士在素授集謂予序之序曰國朝弘治文教敷于四海是時南海宗臣如瓊臺後士如江門二先生者文章才哲彬彬蔚爲國華先生產瑞庚戌天稟明膚國人異之比類朱考亭云年十二博通經史百家爲古文詞旣舉進士官翰林益更涵茹該明每翰篇一出人輒傳誦士之含經味道者北面人宗矣古今文章家條流殊軌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源湊流長著述比興雅馴各詣其極夫然後經緯人文揩之天下而爲順治初非無得於聖明述作之途而以勒成一家之言稱者先生嘗曰詞章之習勝始有無用之文虛寂之說騰始有無文之學蓋傷之也夫前乎三代夏商而周後乎三代漢唐而宋周之文醇矣宋則程朱大儒繼出經明學正天下後世始知貫道之文以爲文文者道之華經則道之器也六藝正變不能不與時高下文變而道不變王風世教關焉古之人旣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國有鄉遂造言之令道德一風俗同子夏雖賢猶有詩書序文之所稱述何者離經畔道大言斯朽君子不由也集中摛詞爾雅大之造化皇猷次之彝章

雜誤始騷賦而祭文終焉莫不鎔鈞斧藻斯製清
夷閎乎中而肆乎外潛神於周典取材乎西京割
正於李唐研精於南宋纚纚洋洋振美瓊臺江門
二氏之後粹然一出於正矣是故論說辭序本易
之精微也其言奧以文典策章奏源書之渾噩也
其體莊以信賦頌歌謠博詩之性情也其思婉而
正銘誄箴祝總禮樂之統辨也其用大以宏傳記
銘考。法春秋之謹嚴也其旨直而微皆先生貫道
之文粹然一出于正者也讀者當自得之蓋先生
學範程朱遡流孔孟平生服膺博約之訓愼獨而
力於行故其感而發也命脈棪道爾雅名家閎臣

李文康公疏稱程朱之學平臺名用九經政要箴
疏一何忠也張文毅公亟歎樂典一書謂簫韶九
成可以復作先生詎文焉已哉自翰林宮端仕止
進退海內鉅公逈野涇野之倫品其命世宏才人
承五百之運則固有足徵者焉何道揆之任時逢
也謙謙無所試徒使其文藏之名山流聲于天下
後世也噫先生名佐字才伯泰泉其號也正德庚
辰進士歷官翰林宮詹侍讀學士卒贈禮部右侍
郎謚文裕所著書二十二種傳之藝苑茲集固宜
副行云于時歲次已卯萬曆七年九月九日

贈番禺令滕少松召還序　明　岑萬

歲丙寅季冬予與唐山陳子素予劉子萊軒黃子
五嶺鄺子弼唐麗予古林何子海嶼鄒子勉齋霍
子聚而論學於粵秀山之麓蕭易焉聞有邸報至
自京師朝簡天下郡縣良吏入為諫臺番禺令少
松滕公首被召命予九人者同聲稱快曰官家其
復有名諫臣哉輒又曰少松公以易顯知易莫如
公陳子曰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公處繁劇之
會險陂必燭奸諛必察不嚴而威不比而暱羣吏
奉法惟謹是得尚乎中行以光大也蓋取諸泰劉
子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公視民如赤子民亦戴

公如父母恩覃而不有[illegible]澤究而不匱如天之無不
覆也蓋取諸乾黃子曰[illegible]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公[illegible]萃天人冥思博覽重文學
聯師儒申之以孝弟忠信嘗校文場屋中得真才
數輩蓋取諸賁夫易之義廣矣在身成身在家成
家在國成國在天下成天下鄺子曰蒙上九擊蒙
不利為寇利用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公
保障茲土團練有規偵伺有法晝禁上監司鎮巡
靖倭尼儔叛兵蓋取諸蒙麗子曰易之訟曰利見
大人九五訟元吉以中正也公臨民視兩造而知
其情察辭色而審其變虛吾心以達其理懸誠意

以一其斷惟明克允乃協于中蓋取諸訟何子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吾省新城之役經始於兩廣軍門若財賦力役公實任之計戶料丁夫均嘗算裒益多寡是固山川丘陵而擴夫險之用矣蓋取諸坎鄒子霍子咸曰夫泰不遐遺不昵比有似冢宰乾大生似司徒賁文明似宗伯蒙禦寇似司馬訟剸割似司寇坎設險似司空所謂六官也總六官之能揆其是非可否獻之天子則臺諫之事也予惟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儒者之學窮經致用動而不括乎乃今然後知公之善用易也於是三崖羅子聞之諸子論易惟火松公始足以當之請遂書以為贈

贈鄭禹承賓貢之京師序

明　岑用賓

鄭子禹承學于黃太史氏受毛詩粵中言詩者多推禹承子禹承子之名燁燁於薦紳間矣我國家之制廩士于郡邑之學比歲督學憲臣論秀士之賢者貢于天府以需任用著為令甲嘉靖三十六載廣州郡學以禹承子薦憲臣較其文嘖嘖嘉歎循制賓興之粵中人士咸謂憲臣得人喜禹承子顒庸可企也禹承子受命戒行李告行于朋舊屆期畢會粵國南門外設祖席于珠江之濱酒半小谷岑用賓執爵揚言曰禹承子辱與諸君子遊其志同其道同禹承子之行諸君子共慶之請各賦詩為禹承子贈僉曰唯唯有歌淇澳之首章者禹承子曰余小子不佞獲奉教於諸君子切磋琢磨益矣敢不早夜以終諸君子之教有歌南山有臺之章者禹承子曰光邦基國實藉令德夏也否德懼忝明典以遺邦家羞願諸君子尚翼而成之有歌卷阿鳳凰之章者禹承子稽首曰斯夏之志也夏也竊伏海濱忠貞之懷有日矣倘協帝臣之願曷敢不輸媚愛之忱以圖報稱敷惠厥庶民有歌江漢之三章者禹承子曰美哉其世德乎聞余祖也人粵以來代有聞人惟余考亦樹勳名邑以循良顯施及余小子卑卑碌碌罔能紹美前休用是

大懼家聲之隕箕裘似續其敢或忘諸歌既小谷子曰禹承子以詩進者也諸君子與之言詩其應也如響其識精其學邃矣登庸利見固將有聲于世矣有賡歌匪風之卒章終焉有訊之者曰蓋聞勁翮者必迅舉洪響者必遐震乃禹承子厚積而遲播何也小谷子曰君獨不觀之馬乎駑駘之乘角勇爭能其始也奮力飈馳如不可禦然或五十里而蹶或百里而蹶何者其材力不稱也惟良驥則不然平居蓄其材養其力舒徐就道若與羣駟無異者既而步驟不凡任重致遠卒致千里謂其德有餘而材力豫也禹承子不謂吾粤之良產者

乎蓄材養力念餘年矣茲鳴于冀北之野固伯樂之所顧而九方皋之所詫異者也行將進之天閑以服鸞和之駕騁步康莊之衢其致千里又何疑焉同座者咸竦然曰子之言幾是矣禹承子因下拜曰人之好我有如此者載歌鹿鳴之首章而別

送提督雪厓程公赴鎮序

明　鄭廷鵠

計崖州開府以來黎氛廓清雪厓程公力也雪厓以叅戎劍鎮於茲披荊棘冒風露芟夷而布幟之無所固險抱宥德霞諸峒納賊獻闘亦百年異見也需雪厓爲桑庶沾異化廼勳名徹當宁謂其才力已試盤錯不宜在一隅授雪厓以提督廣西副總兵之權人有言曰有佛力撐佛筏是誠雪厓所優爲之安無負璽書拳拳委重至意獨崖人喁喁以謂失所倚籍而悲黎人之耳目未廣也其如向隅何哉或者解之曰繰絲不難難在繰身迎刃不難難在根節繰身已貫根節先破誰能禦之今日

之事大類乎此當其崗薄城下倉皇請兵諸峒朋擾莫敢措手誰不謂難乃今區畫已定能順緒而遊刃其間卽窟穴可廬鱗介可袵矣尚何難於未廣耶或又曰善馭千里者平居嘗忘熟路善射亦然其視蟣虱如車輪則百步之外如在咫尺其取之胸中者審也今雖移鎮瓊崖乃其故物其山川扼塞部分種落與其強弱出沒之變尚納諸胸中不寘也苟所建白而施行之何物不被而何倚籍之憂於是崖人釋然諸來請質於篁溪子篁溪子曰信哉往見雍閩四起南中擾叛武侯渡瀘深討所難在孟獲也既破牂牁募生致之加以七縱之

威卒倔其心數世不復反者何也握其繰鼻根節而自爲分綸之恢恢乎其有餘力也趙充國始以都督擊匈奴勝之孰知其所爲易制者勢不一也後爲後將軍大擊先零率得其情以全取勝何也駕輕就熟視小如大其取諸胸中者審也誰謂雪厓不然乎雪厓之智足以制遠其勇足以戡亂其恩信足以死士其謀畧足以翰國往在中軍雅歌誦書染翰墨爲文辭不少廢或警報至率然成算如風飈雷厲不可測度正武侯充國之儔亞也以此副軍閫外坐督上省當必有不世奇烈以燀燿簡冊如渭南罕开所爲千里讋服奚必瑣瑣殄此

小鹵爲志然劍履所至必動并州之思而崖人係不忘於雪厓者當在此行也行有日乃崖州千戶所千戶某等具彩而復爲是言雪厓聞之其必隱然爲之興念也夫其必有隱然有所興念也夫

送瓊州林太守序　　明　鍾芳

秋官大夫林公任南都者餘五年擢瓊州守芳鄉瓊之得良牧也造之相見乎邸公謂予曰予瓊人也涉瓊必蹈海乎曰然桴亦可濟乎曰否以舟舟爲量幾何曰萬斛也萬斛之舟置諸溟浩之淵廓乎有容惟其所如默而運之存乎其人然海巨物也濛澒無垠怒則山傾寧則掌夷不資其器不可以濟昔有楚客將渡適値其夷也易視之曰等蹄涔耳於是挾尋丈之艇舵綍不完帆檣不具揚揚然柑而試之未半其洋而溺焉故濟險者必有備處大勢者必有大力易其易者艱之所由生也今

夫瓊壤地三千里民夷錯焉越重險而處最下下苦蘗鬬交讎多怨如溺焉而未知所止也幸而仁人者臨之則皆喁喁然引領望捄於此投之以竿已過於千金之遺矣況乎以慈惠爲舟以正直爲檣以明捷爲帆以禮讓爲綍而忠信以爲舵者乎忠信以爲舵百用具張舉胥溺者而濟之則哀矜之誠動乎觀聽雖未蒙澤者亦皆得之以終身矣故積陰之地微陽是賓沮洳之區暘雨無功焉昔常袞之於閩文翁之於蜀興化善治至今頌之彼皆因艱而肇始者也瓊之下邑荒陋者多而淳樸之風固在也得明公以爲師帥日移月易釋其所

紛宜其所未融百世之下其將尸祝而俎豆矣乎公起謝曰吾問涉海得爲政之理敬聞命矣公莆人起家進士居刑曹最稱廉明時論方擬喬序而高化有誓與瓊鄰壤主者特簡任以重邊徼吾廣士大夫聞之咸喜林掌科舜卿周冬郎立之皆瓊人尤不能恝然也屬予有言爰述以贈

福建武舉錄後序 代

明 胡庭蘭

戊午冬陽月既望福建武舉事竣予辱御史斗山公命敘末簡媿不敏不能遠引通御史意第惟我國家以盡制稱於隆古則文武並舉其大也以盛治稱於隆古則文武並用其至也夫並舉所以翕受並用所以敷施二者相待以成理機也而應之貴誠也機動在上誠應在下故並舉孫敷施之猷世無不售之技矣並用張翕受之柄士無不展之才矣矧文武一道也共諸一人之身也施之宗廟而敬恭之節著施之賓祭而揖讓之儀興一旦以禦外侮則將瞠目奮臂而赴父兄之急卽不反兵

而當萬死之鋒夫始之敬讓退然若無能終乃奮厲猛起若弗遑旋顧者何哉繇所感屬已而應則誠也誠於應文而文誠於應武而武故誠也者合文武之道也或岐而二之則應習殊也然習文而文習武而武耳乃今天下無無文之患而鮮武之患者豈固左之乎雍容乎揖讓綢繆乎文章恬然足以自存彼勇敢强義禦暴而赴急一不勝則不虞其軀此人情易於文之工而厭於武之譚也應不以誠而習之所流致遠矣不知敬恭揖讓奮勵猛起本乎剛柔緩急之性而發乎應感起物之誠文武則其飭之之具也猶天生五材以經用也誰

能廢之予爰備兵豊沛間見士多慷慨悲壯有燕趙風至於庭祀賓交則不能一日而去禮茲承乏淸八閩之戎又見士多裒冠談經有儒先風至於蹈亂遺變則不能一日而去兵是文武才質人人具乎而所貴乎士者在反其本而誠以應之耳誠非有待於外也心之實而志之一也此有士焉素短於才者使其受任爲君計也實心一志以圖之不效則將以死繼之精意明慮之所通動天地而感鬼神其有弗濟者乎有士焉素優於才者使其受任爲君計也心不實志不一效不效而惟其身之圖則氣索而行不果日就仆滅其有能濟者乎

昔趙文子不勝衣人也謝安石狎遊士也遭東甲之變談笑而當之苻秦百萬之師對奕而麾之二子豈先怯而後勇哉誠之豫而爲君計盡也合其才而出之之效也馬服君之子括談兵天下莫能當李陵亦世將子懸孤軍入匈奴轉戰千里當其時卒乃師覆身降不免爲辱人賤行名滅功絕而天下笑是二子豈劣於才者哉則有其才無其誠一敗而塗地之效也故以予所覩記而質之已事則文武之道誠以合之天下無餘才矣肆今皇上至誠亹亹天壽無疆以紀綱四方顧遐醜之未盡殲也悼羣生之未盡濟也慮賢才之未盡奮庸也側席旁求覃敷明詔若遑遑焉淵衷一念惻怛之微卽造化相爲斡旋矧伊人乎矧人之以士名士之以文武名者乎御史恭承德意飭制以隆並舉之權豫敷施之用蒿神殫智研慮虛中務得二三文武眞才以圖報稱萬一其精誠可掬也諸士之被舉也得無幡然以誠應者乎菁莪棫樸之英足當十亂四鄰之軌爰舉文士號稱得人矣茲爾武人視文士一體也猶之陰陽剛柔一氣也習雖殊而用則兼資故文武兼資乃謂全材陰陽渾合乃謂至道而剛柔並克斯致治之所以稱隆也譚其所繇一誠之流通耳赳赳之雄當蹌蹌之飾而樹

干城以效腹心之託孰非方召申樊文武之爲憲者哉爾多士念之念之立誠表業毋畀諸臣專美于有周此御史意也佩荅之精衷也非然則必安於麤鄙毋所睹其半籌則又何怪乎不足以辱章縫者齒頰哉而國家又安用舉爾爲也斯時也爾藝爾言具在御史與予當操右券而督責之

贈邑侯張公入覲序

明 胡庭蘭

夫今之談吏理者誰能左廉吏哉顧上之所顯庸畀之振世邮民興平戡暴以弘經濟之業者則取才焉至當塗之所獎飭而推轂者亦惟於若人乎亟稱之曰此真經濟才也廼於廉者則斬斬然曰是守己不汚能自貴愛其身以厚其名非理亂安危之所急嗟嗟此豈術本通理哉他日太史公傳循吏槩諸春秋僅五人班固氏槩諸盛漢亦五人而公儀休鄭子產文翁龔遂之倫槪之彰彰餘則循理奉法而止廼若殺巫高栅增口鈎鉅類皆用術石奮李離則廿自蹈耳所謂祿之天下弗顧繫

馬千駟弗視如而人者何寥寥焉然則廉吏才吏之難易與夫世道之所趨舍誠何如哉余嘗取東于周官周官小宰聽官府之六計以獎羣吏之治曰善曰能曰敬曰政曰法曰辨而必先之以廉之一辭蓋廉立則六行可觀廉不立則六行者皆假之也夫六行者才屬也猶之枝幹也而廉則本也源也本正源清而後末流可理也是故吏理尚廉也我邑令公渊山非素廉吏乎爲難能矣故兩臺者聯檄而交獎之寔足以重其入覲之行而百姓懷之若不能一日釋慈母也乃有垂白之老若葉介夫輩者數十人皆鄉中之以行義推者儼然造余乞言以貽焉余輒以嚮昔所聞公廉恣之介夫輩同聲應曰試廉廉莊增二年惟挹增江之水數斗耳又數輩遊庠曰公豈徒廉公慈惠以厚下勤恪以事上秉公宜猷未嘗以法假人不阿意人亦不虐人其中明通其外肅栝粥粥若無能其行身接物有如此者又數輩踵而言曰未也公事事加志於民如修城以爲衛也成梁以爲濟也表先賢祠示民敬也嚴鄉約規教民義也殺册紬贏與民惠也船槳大寇而講於其備示民有武也放歲役之民歸之農年穀屢登田野無愁歡聲傳稱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茲爲異世而同仁也余曰善哉允

如諸長老言卽周官所稱六行公蓋具體之矣豈直如循吏傳所稱閒或以其小者信其大者耶矧今東南民力竭矣而世之議者或寘侵漁之吏咎徵科之急輕貪墨之誅賤介獨之行多覆耀之功畧歸潔之義此非反理評爲如何者公行矣聖天子方側席求廉吏以風天下必將顯庸公誠顯庸公卽天下皆與於廉無論小吏大吏咸師師楣所欲以與民則阜財之化行而厚生之利遂成周大和在吾宇宙閒矣諸長老奚庸私公爲哉諸長老成欣然色喜曰唯唯吾人願少須臾無死以躬沐太和之休也請遂書以識之

仁孝訓序

明 楊起元

某聞之師曰人生於父母不可不知所以爲子而父母所生者人也不可不知所以爲人以其所以爲子者爲人是謂事天如事親而可以言仁矣以其所以爲人者爲子是謂事親如事天而可以言孝矣此孔子之教也孟子以一言盡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大人而曰大則與天地合德不亦仁乎赤子之心知有父母而已不亦孝乎赤子之心不失卽可以爲大人是孝固所以成其仁也惟至於大人然後能不失赤子之心是仁又所以成其孝也然則仁與孝一而已矣必兼舉而言之

其義始備得於孝而不得於仁者蓋有之矣未有得於仁而不得於孝者也得於孝者天資之近可能得於仁者非知學莫之與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格物以致其知夫惟物格而知至然後能不過乎物能不過乎物然後爲孝子爲仁人而無忝所生矣某不敏自壯歲讀中秘書時會近溪羅先生入都因得請爲弟子蓋聞先生之教如此先生既沒而遺言在某抱而讀之其言仁言孝粲乎若日月之明也某謹集之爲孝經宗旨爲識仁編分爲兩卷上卷曰孝訓下卷曰仁訓一以志傳習之省一以公聲氣之同

贈郭子知南靖序

明 蕭端蒙

歲辛丑冬十二月選部奏託銓次天下士以郭子知福建之南靖縣事按圖志南靖爲漳之僻邑叢薄谿峪間疆地褊狹其戶民租稅視閩諸大縣不啻參之一舊率以鄉貢士洎胄監之秀者爲之令其以進士補者自郭子始鄉之諸君子聞是命也咸以弗稱其材爲郭子屈焉蕭子解之曰豈其然豈其然乎夫出冶之劍不以劘犀兕所以畜銳也試途之馬不窮其筋力所以致遠也筮命之士不窮以大官大邑所以養材也是故事練則精才逸則裕致用之基管於是矣南靖雖小未可薄也

郭子聞之則蹙然以懼曰吾豈敢薄南靖哉子不聞昌黎子之言乎大木爲杗小木爲桷此之謂矣矧南靖之爲邑猶足以當古子男國吾以政學于茲懼吾之辱之也而又敢以薄之既而戒行諸君子相與送之于郊郭子因而乞言焉皆遜謝莫敢當於是蕭子進而言曰造父之爲御也駕騑驅馳九折而轡不亂而或折軸於方軌之途公輸子之巧也以之製清廟明堂而無遺制及其具尺寸之器或苦窳焉無他忽之也子固不薄南靖也得無忽南靖乎昔麗士元宰耒陽蔣公琰宰廣圻皆以不稱稱夫二子者豈固能短於理民而畧疎於劇

邑也良由挾震世之奇才忽簿書之末務遂使民庸懲於意廣官理弛於志荒邑之不治非忽之過歟今南靖訟獄繁興矯攘溢斥未可以朝夕理而子又方釋褐從政天下觀望在是役也其可忽哉語曰育稼觀稱育士觀始始之不淑後將何觀郭子再拜謝曰大哉言乎夫敬事者守政之良罔愼始者服官之上務也微子之言吾幾不及此遂受辭書之于策南轅而邁

太極辯疑序

明　葉春及

昔者聖人畫卦立象則已圖造化矣易有太極數言闡發卦象意旨濂溪緣是復圖太極直指造化而又加以無極之文蓋造化卦畫其致一也自象山紫陽互相譏駁垂四百年而孔憲卿爲辯疑隆慶辛未示余閩中今業刻之余乃爲之序傳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之始一易耳氣块然太虛泯淪推盪舒而煥謂之陽翕而慘謂之陰變易交錯生陰生陽謂之易易無極矣而有所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之本謂之太極流行不窮謂之道無方無在合一不測謂之神若此類夫子具

言之生天生地姤而復行其中一易耳列子曰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易加於一之上何其累哉夫子時已有此故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易在陰陽之中蓋救之也善乎謝汝愼先生之言曰易無極而有太極陰陽變易耿無定極而有太極爲之本體又曰於陰陽之變易見其有太極於變易之無極見其爲太極太極即易也有味其言之哉夫人名之而應字之而應稱某父之子某祖之孫應稱某子之父某孫之祖應何者其人是也言如所指何必稱名拘之無極雖見老莊列書而易本無極借以爲文無傷也

周圖原本易傳其說自合圖說易通出一人其說
自合河圖洛書聖人作易則之周圖既本易傳其
說自合憲卿皆類成書能貫通矣書凡八卷疑耶
否耶覽者自得之憲卿有道之士他日有傳之者
不其論

順德縣志序

明　葉春及

萬曆甲申吾家君侯吳西公介曾生仕鑑請石洞
子志順德石洞子曰吳文學澤藪君侯擅其菁華
郎令剜心無當君侯一國無小必有史志亦史也
謂有三長不佞不得一二少無嗜好欲自托於無
能之辭君侯知吾壯盛之年不知吾精已消亡矣
三辟之騏驥順德亦冀北不佞獲交已十餘輩奈
何奪邑中士夫權哉叩身既隱矣焉用文之馬除
校書淵明所以頼水也五君侯曰先生薄世卿乎
石洞子曰君侯如獻臣不佞敢辭世卿之役至則
世卿書已亡行者獨前後兩書豈客之哉豈固之

哉郡邑志率多武功彰德則爲地里建置祠祀賦
役官師人物選舉流寓雜志九篇如吾惠安圖其
疆至戶口田賦稱圖志云於是葉生永和馬生中
奇與曾生原本山川搜抉遺文軼事齎糧往矣邑
廷尉梁公所謂奈何奪士夫權者君侯曰地里祠
祀賦役流寓惟石洞人物二十所亦惟石洞餘則
廷尉他日或藉是傳不客我固我哉余既弟應君
侯所署圖未緒正而病越吟曾生受而撰次之

刻譚山人疏序

明 祁衍曾

山人者何見日山人譚清海也疏者何典禮也一曰復建文二曰正景廟三曰議獄廟是已盧君唐德持白禮闡適予讀書西樵山中歸命梓焉肅皇帝時山人上書爭為當路者阻撓長嘯入羅浮羅浮東粤鎮山也背中見日有見日蒼山人翔翔其間候日出觀焉呼為見日山人云肅皇帝崩遺詔至南海山人捧讀感泣淚淋淋數行下今上即位山人捧讀新詔復感泣復淚數行下嘆曰此千載一時也於是毅然萬里不戒僕不齎糧直馳京畿疏上旨下飄然齊魯吳越之間遊焉嗜若山人何

如人哉俛仰天地蟬蛻溫蠖即所造詣予莫之究竟矣今睹其疏溫雅以閎詞雄暢以達氣正直以彰義微婉以尊忠備矣然予獨愛其以布衣之徒建國家大計所謂處江湖而憂廊廟非耶嗟夫嗟夫世之爵官達人受朝廷恩至渥雕雕于于漫無建白上之論列天下務不日為病輒以為狂間有砥礪自樹立者亦靡怠斯禮而迂之所談毛頭之迹耳反曰切中時病大病也者未有腹心受蠹而四體理也禮府腹心也刑政者體也是故國莫要於禮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分分莫先於名不易之道也古今善言治者誰過仲尼哉則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其為政也必也正名山人誦法孔子世有病之狂之迂之者任之矣或曰曷刻而布也曰漢興孝文號令主泣以洛陽書生條陳治安迄於今策雖存攙截無理緒嗣後布衣上書者不勘鮮觀其全文甚者失厥名氏可慨已茲刻也欲令天下後世曉然知一代名分所在燦若江河不可掩沒明天子廣思集益一介之士皆得自靖自獻山人隱矣非果不忘吾君具於此矣憶去秋山人別予樵山李君敬可與焉登大科瞻薊門白日中天片雲不動把袂慷慨躍如欲飛已乃出疏草讀讀將竟予嘖嘖未及有

言而李遽呼曰真疏哉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聞龐中丞稱為當今奏議第一云二君非無見者斯不佞矣

壽龐先生七十一序　　明　祁衍曾

穆宗即位歲祁生自雲遊焉遇龐先生紹介於九龍之下舍人曰大人春秋六十一矣諸子修祁年之禮曰柰何以一嚼而亾先人故辟之耳祁生曰先生固哉先生事先人諸子事先生等耳一巵酒不彊爲兒盡之是時伯子巳與計偕同籍之士業以伯子所事先生事之矣後十年先生春秋七十一諸子帥初禮先生曰柰何以一嚼而忘先人辟如初計偕同仲子者相語曰先生曷固哉仲子事先生吾輩事先生等耳一巵酒豈不爲吾盡之於是祁生樞衽進曰壽家則壽壽國則壽壽道則壽

而道壽矣上有嚴君下蕃子孫世所謂吉祥善事也百不得一焉作而述之千萬一耳先生三十登庸四十在位五十在政七十而未衰二子修業金進諸孫蓋烝烝焉一家之福也爵在二子二子上之國無老成典刑安在故聖王隆之四代不同禮其重均也漢氏養老桓榮爲之魁今上慕古之治殷禮將稱不十年玄纁蒲輪及先生之宇矣區區桓生足伍一國之福也爵在朝廷朝廷舉之先聖後學具一人之身重可知矣惟宿老爲負荷孔子後七十子離散子夏老於西河西河之人事之如孔子孟子荀卿最爲老師若是乎年之重也先生子夏之篤信而誕羞荀卿行年七十老與之同後學所仰非先生乎蓋自江門倡道湛先生博而大之先生一約以禮今紹湛先生祭酒四方學者翕然宗之苟有遵明先聖之道先生正鵠斯萬世之功哉衍曾輩敬進此爵先生退然曰不佞兢兢家庭敢閒國事講明斯道賴諸君子之修我也受爵而復祁生等再拜

應詔書重刻序代鄭太府作　明　龐一德

往不佞入公車則惠陽葉先生從公車而上謬皇帝三萬言曰應詔書云先生一日而名重都下顧未之識也其年先生由乙榜習閩清教即用書中言教閩清已晉令惠安又即用書中言治惠安已晉爲賓州守而先生徑歸矣歸若干年予以武選即守肇慶于惠爲鄉會有郡乘之役僉言非先生無能任此者不佞强請先生至遂得朝夕而所鏤三萬言因受讀卒業且以重鏤郡齋云嗟夫世有通達國體如葉先生曾不令以其身究當年之用而令海以內讀先生書者徒羨慕其爲人乎書故

重師儒重守令試先生官即爲校官校官效即爲令帝每有意焉蓋知先生演者無幾何時而閩湖之鼎以成告矣賓州之擢雅知非帝意也此先生所爲確乎去也漢文故能盡羣臣之用而獨讁賈生非不知生者然則生之不究以年先生之不究以帝夫非千古兩慟者哉先生去稍久今上益習當世之務納用故相言次第有所更革大氏發自先生然竟無能推轂先生者以故當年多蒙先生之利而莫知其由來閒亦有已用而反以啓釁招毀者惟不用先生故至此先生用而教皆閩清治皆惠安寧有弊哉或謂李上蔡故服韓公子論事竟之不難殺越于貨先生惟見幾去故至于今嗟夫不佞何知不佞所知漢庭策士無右賈生顧其見之行率在身後則何如先生比年公論彰明廟堂推轂當世士輒首先生遂以三萬言盡被斯民乎先生第券取之耳鋟先生書將以爲先生券之也者若此書所爲傳不待今鏤而先生論著爲政治蓍龜者又不但此書也

陳將軍遊擊廣海序（代）　龐一德

比年東越有禁池之變督府靈壁劉公張皇六師
征之時則陽江陸海備兵兩將軍並建懋功云兩
將軍者東官翌所公清漳鳴宇公而皆予陳氏也
事既定清漳超爲遊擊將軍馭潿洲城守未幾而
廣海遊擊將軍缺劉公則以東官名姓疏聞其畧
曰臣擇所安鎮廣海無如東官將軍者昔郤縠說
禮樂敦詩書遂將中軍漢武帝平越非並用越人
爲戈船下瀨師未必有功也陳將軍閑詩禮又越
中名家子請得以漢人將下瀨戈船故事擢不次
庶收晉臣之功天子夙重將軍名報曰可於是辱

知將軍者羣聚謀曰夫干將莫邪亦剸斷蛟犀故
見奇耳假而齒以肥臑即干莫鉛刀有別哉將軍
受射故不啻上郡守紀律不啻條侯是安置之西
北戎馬之衝庶幾表見而以將遊奕廣海廣海一
隅地其桴皷不鳴十年所矣無亦齒肥臑以干莫
者類乎解之者曰本兵用人亦積望爲競競將軍
功名豈不垂之竹帛顧其去釋褐時纔五年又其
齒未强也風之積也不厚即其負大翼也無力將
軍則今之希有鳥也廣海之擢其斯爲去以六月
息者哉或以其言告前陽守守曰是不然人臣建
樹亦惟君命所東西耳功令首級往往以西北最

奏乃劉廣寧趙武靖其人非乎彼或以捕倭或以
平兩廣蠻世享侯封何卓犖也督府疏故以戈船
下瀨期將軍就以東越起東越成何不可哉且公
等不聞甲子丁卯事耶督府爲東越計百年枚寧
即不用將軍越中何可得也越功成而以試之東
南者盡之西北則將軍餘事哉于防兵海上獲與
東官清漳處清漳先擢去繼之爲將軍承宇君又
晉江陳氏也陳之先帝舜之苗裔方帝之隆武功
豈不震耀乃三苗不庭祇以舞干格之當世所重
可知東官清漳故以武顯名其人總之詩禮之彥
今而督府推轂次第擢不次可謂無意東粵負重

創之日久矣祗席而乳哺之是在今日兩將軍所
謂得時而駕者哉兩將軍並擢去顧北則廣海南
則潿洲中之陽江其于越事所謂同舟也由今以
往將師帝舜之意于數千載前矢文德以洽四國
俾後世攷鏡功伐者謂詩禮胄介未始不相資爲
用神聖之後未始乏人是我等防若備者之事乃
兩將軍獨能無意乎哉陳君稱善則請以前言弁
授彤管劾諸東官將軍脩賀事以其副寄潿洲而
一時樂觀盛美者具以名姓付末簡

侍御林公疏草序

明 袁崇友

林公之在南牀幾三年而謫則之閩崇友出送公彈指太息曰今之君子非不能言也挾恥賣直藏不可知一言不當主顏面怏怏薄言散置無不蓬廬是託歸臥空山閉著無逃之義嘯詠述作鬱邑悒悷舍王臣蹇蹇之節不效計地視官自放於騷人遷客若以爲臣皆忠良而主不必皆明聖也是得爲大丈夫乎友公年家子也故公與友深言公所職既員外置食才半奉無公事是以有先賢遺蹟之役搰幔亭扶玉節扣石鼓蓋皆有詩文怨而不怒居久之念太夫人無已時則請急歸戊戌

夏六月也秋七月次于羅浮入閶門則太夫人迎而笑既修色養九月復遊於羅浮四百三十峰皆公之所寄逸志也其明年乘桴觀于海至厓門宋丞相陸秀夫抱其主曰陛下不容再辱遂以死者此也公蓋痛哭流涕悲其時與其人又及歸疾作月餘而歿今其遺疏若干篇公之子鈁刻之余惟今之君子則誠能言顧無奈不當林公指何人情愛有不得割必忍自其心氣有不得伸必泄自其口士方窮蓬累靡所短長遺會崛起至重爲天子耳目之臣亦愛之矣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即雖利祿溫飽之私不萌標樹建垂猶將以官爲藉非其趣而蹶之謂也有位於朝見時政得先[illegible]人物臧否不可以主文不可以私慍業已奮氣而追恤其他無論其大者批鱗則殺投鼠則碎即其次窮荒四裔古之所以禦魑魅也而吾是處舍[illegible]不顧徼萬一之幸於賜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與其及也此皆不出於患得失者之算又何至逆而億之毋亦曰人臣事君猶子之事父母子之事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蓬累之與離耳目之與寄思深矣諦報之難爲利祿溫飽吾豈敢知之哉亦各言其志耳天子至仁聖容納垢汚有過藪澤雖言無當示懲而止

無大譴大呵使自效於請室也而何敢負其施名之曰放流從容閒曠士大夫以是知我後生友朋以是景我詎爲不遇乎而必曰高舉深思自令放爲烏在東西南北唯命是從何以言事君能致其身也死生成敗遠近得失不入於胸中是爲不言而已得其大不言而已得其大繇是則可以言焉而有所不避也公疏實云矣死靡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公居閩兩年而始歸歸而不忘復去以畢乃職何知利鈍亦有義命而已矣公先大夫艾陵公爲眞道學縣郎署都運於閩公入閩載葺乃祠公爲新化令自有祠少失艾陵公撫弟

妹使皆有成立以故太恭人無後憂東官之言孝友者皆歸焉忠孝不岐路斯余所因嚴公矣其斯爲敦倫君子也

贈邑侯馬公入覲序

明　袁崇友

歲辛酉今皇帝始改元以覆冒天下湛恩汪濊逮海隅日出罔不沾被明年正月當受王萬國倣禁吏而大斥陟焉於是吾邑侯馬公奉計書庀車徒行有日矣邑縉紳合而謀所以贈公者相與請言于御史大夫徐翁翁曰楚憲使袁翁最長不佞雁行也不敢先也諸縉紳則更進問袁翁已開八袠完氣而守內矣而更煩以筆札抑翁將若之何徐翁曰固也袁翁之子尚寶君以吾一日長也俯習爲詞使代而翁言其可家大夫頤而呼小子崇友曰小子樸遬無能爲諸長老役顧何以謝而師之

越衆而屬也小子言矣崇友頓首受簡惟三載考績始於唐虞至其後而加詳焉然書紀舜巡狩所至必登其方岳升燎于天羣牧受職斧坐未溫鑾輅之嘵嘵已載塗矣夏后氏乃有防風之誅周以還所稱王巡所守者曾不數見而於不朝之刑自貶爵而至于六師之移凜如也何上古之君迂其身以撫天下之勞而後世人主不下堂而撓六合若此其逸也蓋勢使然無足怪者國家業已定爲三載一朝之制及其時藩臬大夫郡邑守長走而之京都已於事而竣賢否白黑如列眉旌異之所旦考成夕而更組綬否則襆被去其受事淺而名

已張者使歸茂其猷以待取焉公以進士高第令
吾邑僅踰歲而嫩政緊緊不可殫述不肖誠不足
以窺公淵溥之用而間嘗竊睹一二推厥本原大
要豈弟以爲根仁義以爲澤經緯之以文章而提
衡之以名法民不擾而日嘗紓此其大較也以故
政方新而譽已勝於嶺南無兩而公謙和自挹損
未嘗有振而矜之之色公今入而晉謁承明天子
方坐明堂按圖籍侍中執法臨餙左右有如召問
公何道治東官何道彗月而聲實流聞公卿間也
王生歸美之言劉守偶然之對公得無存於胸中
乎公受事誠淺亦惟是不次之擢國家所時有也

介公一朝受主知拔爲侍從耳目之臣罔嘗不然
而天子明見萬里賜璽書勞公曰東官雖蕞爾嚴
邑也邑得賢令新姑畀使候乃德爲行且徵矣邑
父老子弟喜而後可知也隆古之世君臣相接燕
享歌樂歡然有親戚賓客之好今誠不敢遽望如
昔時顧惟人臣出身事主離奧渫耀光明其幸者
爲充庭鷺爲柱下史從公卿後翺翔而帶餘香以
出見以爲身依日月若把麾而行剖符而治非三
載上計未有能至于青瑣彤墀之間者也不肖備
官垂三十年雖仕未登朝然衣褐受制策從多士
聽臚何傳甲辰輯瑞臨遣而歸未嘗得一間清蹕
之音也馬公成進士猶在神皇帝時蓋年於今而
値明主當陽旁求綜核不遺餘力公今而驅馳不
遑以赴期會至于三朝服其命服垂珩璜瞻龍袞
一何遭逢盛也夫覲之爲近也以人臣仰天子論
其勢無異從海上望三神山金銀宮闕不可得見
矧群仙嬉遊翔舞其間者哉若是義何居焉不肖
以爲近莫近於人臣之一心而可以通情穹霄麿
戴玄祉非其地之謂也詩言人臣之事天子也曰
將茲日夙夜夫非心與心本近而遠焉肝膽楚越
雖日周旋于綴衣虎賁之行無取也積其精無勞
賓爾營是之謂近竭其股肱無他岐爾奔是之謂

近守爾塞無以爾五官關人之得失是之謂近以
覩于我馬侯則真能近者也忠衷而信旗即之如
玉望之如雲其民畏而愛之如師保父母夫人爲
臣而遠其君其民且得近者乎無有君近矣視其
民若赤子之在於懷無日而忘公行矣父老子弟
其爲日以徯矣家大夫持簡哂曰小子何敢與知
詞其言覲則其師訓也以復于徐翁使書之爲公
贈

賀南陽郡守鄧公考績序　明　區大相

南陽當古豫州之南包申樊商鄧旁隨而有之封壤既廣故所以綏和輯寧之道厥維艱哉昔周之興汝漢江沱之間最先被化其政俗之美不獨見於羔絲之在位蘋蘩之在公爲能勤儉正直之操修其靜一誠敬之德卽兎罝之野人漢沱之遊女亦皆能以才自見以禮自守故聖人取而注之風首焉以見王化所被之遠而當時賢臣能循行郡國以宣布王者之化於南國如此雖其山川遼曠風氣揉雜雀角鼠牙之訟不能盡無而悉居之族漢谷長流之所回時或出而撓政以動王國

而動王心然皆治之而訟隨息諭之而俗遂恬故行路之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江漢之詩曰時靡有爭王心載寧見下之化強暴而就於禮義弭去爭心而取正於中國又如此是故甘棠蔽芾則召伯之所聽斷也江漢湯湯則穆公之所經營也迨漢中葉用以再興眞人挺生豪傑景從於是昆陽白水之墟愈見重於天下當其時其守土之臣必極天下之選而其土之士出而守四方者亦皆砥礪名行以治術著聲後之循吏之治者多稱引南陽豈非其山川雖遼曠風氣雖揉雜不能無待於聖人之化而惟其有聖人之遺化故後之守土者與生斯土者多用循良顯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迨今而未泯歟淑浦鄧公之守是邦也清靜恬淡既足爲吏民師帥而經術文章又足風厲雅道而示之趨至其布洽於民表率僚屬又皆以化導爲務而不屑屑於科條簿領之是程是以三年之間教化大行雖歲或大祲而民不爲災探權之使交馳於道而民不爲擾士服教庶民安業而公之功名日以顯於天下予使過宛適公奏三年最友人裕州守鄺子以羣僚之命來謁予言予惟宛有二南遺化召伯之循行穆公之經營尚矣漢世良吏爲盛而南陽之治燗然史冊幾軼三輔如召翁

卿之勸農禁俗杜公君之治陂拓土鮑德之興學芊續之懸魚皆治南陽者也卓褒德之寬仁郭潁川之河潤張漁陽之兩岐宋九江之渡虎皆產南陽者也南陽之多循吏蓋自昔而然公仁愛清儉在郡薄賦省訟敎訓正俗俛使民有父母之稱雖中使橫恣而境內帖然近者裕州瑞麥之產則又與渡虎兩岐者異世同祥然公方且以羔羊素絲之節流勿剪勿伐之仁本匪亟匪棘之心布來何求宜之政勳業之盛將與兩召比隆區區漢吏足爲公道哉公自起家郡理所至多惠愛在南工時裁革積弊至今商民祠之公非獨以南陽顯乃南

陽則愈以公顯矣

賀郡守鄭崧陳公奏績序　明　區大相

昔漢以六條察吏蓋於二千石爲兢兢嘗其時天子勵精求治慨然下詔乃曰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二千石一外臣耳縣官至欲與之共民而艷慕其效至於政平訟理使民無愁嘆漢治蓋重守哉今夫郡所統轄大者數百里小者亦數十里封壤相望也地有剛柔燥溼肥磽民俗有澆淳賦役有重輕訟有繁簡治之名有能否政有緩急張弛寬猛夫使一郡之內而國異政家異俗亦安得政平訟理而稱之於是郡守之勢窮而縣官所與共民之意亦窮是故其道莫若訓吏訓吏莫若

以身先之漢以來二千石得自署椽佐選用良吏今制雖不得自署然能正己率屬躬先教化使能者有所勸而不能有所勉斯所貴共民者耳肇慶於嶺西爲劇郡所領州縣十餘城皆負山阻險疆域遼濶民俗龐雜而十餘城者又各爲政也治泯泯棼棼民是以不匡故守吾土者不難於平其政而難於使十餘城之政之盡得其平不難於理其訟而難於使十餘城之訟之盡得其理不然我有人民而長臨之吾能庇之以封植焉豈不亦稱理敎其如此十餘城者待命何也郡守陳公之爲肇慶也不自爲政也又不令十餘城各爲政也乃與

十餘城共爲政也其與十餘城共爲政也爲之堂上而已公之視十餘城也無以異於堂上也其爲之堂上也無以異於爲之十餘城也其以我膺一郡之寄欣戚利病我其尸之夫既環千里之封而置我守聽十餘城之長而蔵事我豈其謬爲尊且重者此公加惠意也蓋政期於盡得其平而訟期於盡得其理矣是故明察以蒞之給辦以宜之煦嫗以撫之矜哀以遂之平法致憲揆度銜令使百爾小大盡一而守以法相維以事相勸以功相序以能相先安其致安其俗公所以牽敏土而錫之乂康者也始公拜命來皇皇謀及鄉士謀及庶人

谘以其才爲不足辨無亦謂是十餘城者要束且未申教條且未布因仍積習惟故之便無乃於政實有缺歟故治在去泰去甚微輸止足賦額毋溢羨里役止勻攝毋重困以供億胥吏止豕行毋令舞文府臺無得至縣縣臺無得至鄉幕尉止捕緝毋竊權虐下關市止軍需及譏察毋横溫稽留病商旅至如廣儲蓄浚城隍敬老字幼興學造士凡公所爲無非爲十餘城之民計百世之安凡百在位罔不仰承休德捐既往圖來效以期不負公之教百姓亦罔不被德蒙休謳吟思慕以安于公之政蓋公之教偏于羣牧而公之政自堂皇達于四國矣於是公報三年最適臺使者以卓異聞十餘城之長相與謀曰二三子逮事夫子有日矣庶幾稟仰教令以牽無過今茲之役二三子及觀厥成可無以揚公之休乃因高要李宰高明楊宰來徵言夫爲天朝訓吏導民使政平訟理公之休德也奉公之令而致之民二三長吏之良也不佞既稔公政人嘉二三長吏能稟承公教相與以有成也其何辭於載筆

前使集小敘

區大相

國家歲遣使臣分冊藩邸至盛典也遣必詞臣半之夫非詞臣練習典章達於禮而嫻於詞所至詢問風俗周諮山川與其道里險阻阨塞載之輶軒可爲典目記載之資乎乙未歲予與檢討林君請往會有正史役主者難之予曰今開局編纂所據者累朝實錄與諸司職掌耳至於郡國政俗利病非詢訪不能備由是得行而予得淮藩捧世子封冊是在江湖間以五月六日發潞水出天津溯清踰濟以達於徐浮於淮是時漕梗河溢河將奪淮爲祖陵忠適勘河議起當事者或欲從河而北或

欲開周家橋引淮而南以洩泗州之水於是爲詩以諷焉既渡江陟金焦徘徊京口遡皇風于雲陽傷伯跡于姑蘇觀潮于錢塘訪遺于嚴陵問塗懷玉以次于鄱陽時淮王已下世但致封冊於世子既畢事與世子議相見禮予曰古者世子入學與卿大夫士之子齒淮世子雖宗王乎猶襲世子封遂分庭相見是秋九月抵家予家在瀘川而別業在五羊先返瀘川省先人廬舍謁墳墓而後還五羊會歲大饑傾橐得餘貲買穀以賑宗族鄉黨州閭其明年春二月赴京道出廬山下德安某令從臾予遊乃稅駕於天池返旆于東西林渡潯陽從黃梅折而西入中州將爲嵩少游同年臨頡令高君復從臾予行値雨雪連日停車二室薄采三花少林之槐嵩陽之柏稍着履跡而已已循周鄭經大梁趨鄴下歷趙指燕以歸于京嗟乎予旣邀惠皇靈卒不辱命又得乘使車之便紆迴道路周諮歷覽疇非恩遇哉是役也得詩近三百篇賦一記二時復檢閱到某處得某詩山川風景一一在目庶幾不負輶軒友人汪和叔公幹兄弟咸自命詩家鍾嶸以爲可傳也遂與家四兄用環先生共銓次之好事者遂攜至南都刻焉予不能止因具述所由見斯行之非徒也

後使集小敘　明　區大相

册封使之再遣也與遣及宮僚也自予始也故事使臣銜命得便道過家畢使即行其得便道遊也遊而紆廻歷覽也自予始也故事使車所至地主爲傷庖傳嚴僕御行李往來供其缺乏而已其以境內名勝聞也且導之遊也自予始也故事封使乘傳而出及瓜而還無論期者其以病請也請而得報可徐行也自予始也非夫君相恩遇克有此乎辛丑歲予再遣得周藩是時畿輔大饑道上所見林木皮幾盡問之皆饑民所采於是傳舍具餐予爲停箸不能食漳水而南彌傷心目鄴之故都

殷之遺墟與夫羑里之臺銅盤之銘皆在焉既而玩淇竹則嘆衛武之睿聖也入蘇門則思嘯徒之遺世也畢事周邸出訪梁園則慨然於孝王賓遊文賦之盛也與汴宋之興亾也而巡撫曾公則謂予曰從此南行過鄭州路可達嵩山若稍紆而西上龍門蹇紙柱循洛東行亦可達嵩山同行者喜鄭州路便已聞洛中路不甚紆尋悔之而時予二室登望焉左眺右矚是陰陽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而周公之所經營也是舜禹伯翳之所避位也是申甫之所生而巢許之所遯世也南趨宛鄧則具茨空同襄城首山是軒皇之所問道而成鼎也南陽白水是漢光之所興而孔明之所躬畊而吟梁甫也方城漢漢是屈完之所張楚也又南涉滄浪發玄嶽浮襄漢以澁於荊郢是孺子之所歌也漢女之所游而被化也召穆公之所[illegible]南樊侯之所封也是晉室諸賢之所登臨興嘆而思托不朽也西望巴巫東引雲夢洪濤千里是又英雄之所必爭也又南尋衡陽臨洞庭泛瀟湘上祝融望九疑窺虞帝所葬處低佪久之遂下湟川以歸是爲歲之陽月其明年春聞皇太子冊大婚乃作三禮詩二月赴京行至湞江病不能前其疏繳節請寬限得旨沿途調理稍間畧涉嶺外諸勝之

卯冬辭家甲辰夏六月返于京往來所歷輙紀以片言而附以還家所作共得詩歌雜體近四百篇嗟乎予之荒于遊而溺于職也或者其追數吾過乎於是客有讓予不陳時政而放情遊詠者乃設應之曰古者史官陳詩采風以觀國俗里歌巷謠猥雜並載因其美刺以定褒譏傳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亾舊說詩亾者雅亾也若風在民間未嘗亾也予則以爲詩亾即風亾王者不采風諸侯不貢俗則賞罰不行故亾春秋繼詩而賞罰者也故曰仲尼述史三而詩並列焉夫關雎本王風之所以興也黍離本王風之所以衰也是風人之義也今

陳詩之官久缺卽所陳說又無補於時政乃其事終不可廢勸百而諷一猶然爲之耳嘗以一帙寄示友人汪公幹公幹曰從古作者爲遊登詠人不數篇未有若此盛者復與用環家兄銓次焉好事復竊而刻之予又不能止并述所以作之意如此

郭夢菊集序

明　區大倫

古之所謂至文者其用極於和萬邦光四表彌綸三才之間而言之爲經者亦且垂之爲萬世法故文非聖人不能用也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行聖人之文至於不可勝紀而要歸於道法所以臚列蓋聖人之至文出於聖人之至道而學術文統若此其不二也春秋以降學失其傳而文失其極上之負才者於學未始有聞徒各就其才之所近以爲言其上者旣病於不醇不該下者支言畔道蠱人心而滋世蠹文之不出於學術敝有然者有宋二三大儒推本堯舜周孔所以相傳精意作爲易

通訂頑定性識仁諸篇用意蓋與六籍相準而庶幾於斯文三代而下此其盛也明興百年道洽乃有吾鄉白沙先生振奮於支離僿裂之後而獨揆其本學宗自然道在致虛直上遡濂雒鄒孟之宗而接其傳其所爲文第攄其中之所欲言而大旨曰輔相皇極左右六經亦其自任之重然也江門之學傳甘泉氏自然之宗繹爲體認天理其言殆且數百萬非樂於言亦有不得已焉而或病其太繁則亦過矣及余所見則有勳卿夢菊郭先生者余嘗聆謦欬而飲醇和乃知先生之文一本於學術矣先生起家曹郎邅迴十餘年不在右職功烈

不其彰顯於時出爲郡守歷臬司藩使通顯矣又不得立於朝然先生官禮曹正諫直言皆納還傳封七夫人勅諭又嘗忼慷疏陳時政品騭當世人物不少假忌守夔因俗尊民於和會學西川公明掄掄選所造士獨盛自其爲曹郎迨行省再蹶再起著伉直之聲焉初先生第進士與故相吳縣太倉並馳文與相得甚歡萬曆辛卯繇楚參藩入賀二相延接特殷將殊用之一日吳縣語次問先生求規戒語先生曰願將公遠去中貴人則相業光矣申相嘿然先生直己守道類若此卽不獲柄用於朝視世脂韋而處大位功烈孰多先生頗斂强

記生而嗜書自童齒至白首無有一日舍書又無有一日不從事篇翰文學自其天性述作最稱富然先生之學六籍經而百氏緯多聞多見卓約是守纖纖細茹不純自明故能綜攝諸儒之論勒成一家之言鴻篇珍說始流布人間矣蓋先生自少從其父粵白公遊甘泉公之門契體認天理之旨而直達於心性出承師傳入證家學加以潛思力踐忘食忘寢日孜孜自其修之身以及蒞官從政孝友端愨煦然不滓所得於學者深矣其宜減爲文章不塗書於步驟不鉤棘於體何不矜綴於藻繪不比擬於形似輸所求藏出所素有氣象深醇詞訓爾雅而奧旨幽義隱暎有餘令讀者喜其爲樂玩玫言知德固知其爲儒者之言而又信其爲儒之能言者也惠郡守令遷憲副西川朱公序先生督學高第弟子也因先生舊寮滇南史公助梓先生選集未竟校而刻之題曰正心堂摘稿知先生所傳體認天理蓋內正於心而非逐外之爲見也先生之子文學陽齡特謁不敏大倫序之夫元本六經以明道而畧物先生之文也繇六經寛心蘊立誠會中之藏先生之所以文也余特論而著之觀者庶以爲知言也乎

袁塋卿遺稿序

明 陳子壯

東莞簪紳推袁氏袁氏之賢塋卿太玉先生爲最著塋卿起家廉吏以強項躓稍遷郎秋卿乞身得銓人觀察先生數四薦起拜熹宗恩命行踰旬仍乞歸其門如水非公正不發憤懣而益勵故塋卿稱賢於東莞鄉人所爲賦緇衣舉邦所以瞻巖巖也陳子曰吾生雖晚猶及塋卿焉塋卿猶敦予命五年不句月而訃聞矣乃今始綿觀塋卿之遺稿其防倭修城買官田行保甲諸議詳尚書及道德之章諸行能表裏略可互見夫人不必皆孔子而文不必皆詩書易春秋也要於其可傳者而已矣

甘泉夫子之賢其論性也儒者猶以爲未至而自謂吾養浩然之氣以知生心害政之言後世韙之而不易韓愈氏爲能推本之氣水也言浮物也故論文一以氣爲主貴能自樹立而不與世浮沉丈夫之出也有爲其退也有維生也有以而去也有紀浮沉之人也乎哉陶淵明詠荊軻朱子以爲其露本色夫荊陶不倫亦已明甚而朱子有見乎而同之今試取易水之歌與歸去來之辭並隸一唱三歎慷慨悲壯無以異也斯可以認知言也已若塋卿者急流勇退一介不苟伯仲淵明而胸背若有物引滿洗之時露孤憤猶有荊卿之風論者不已將軌以中庸而有所不合寧是則將脂韋容與喣嚅巢窟之爲盡善完美即生者何算而於塋卿偏興云亡之慨又何也葉公之好龍漢帝之思頗牧也人之好賢也皆然塋卿君今之世行古之道耳今人未必知之也然陳子不以其及也而弗古故序其文而以爲可傳者在此

重刻南園五先生詩序

明　陳子壯

太史公謂齊魯文學其天性粵於詩則有然矣我國家以淮甸爲豐鎬則粵應江漢之紀風之所爲首二南也五先生以勝國遺佚與吳四傑閩十才子並起皆南音風雅之功於今爲烈去城南山川埤數武人得而指之曰此五先生締社之所夷攷其時羅黨籍者二人不仕者獨趙臨清亦就道不免諸所著撰散失固多人皆稱南園五先生而五先生不有其南園其廢則爲總鎮行館而其興則以祀宋之三忠誦詩論世可知已矣五先生任草昧之功而後世湮其已嚮之利不得與王豹綿駒等亦非所以妥忠靈也假如聲音可以盡廢則是五經當去詩六藝當輟樂也而可乎此葛介龕使君修祀三忠復惓惓不忘南園而蔣南陔明府亟索五先生詩手訂而剞劂之也夫陳詩觀風備諸古制諮諏詢度實系臣謨自天子不巡狩輶軒使者采覽方言以被管絃金石豈直存十一於千百者故曰醴酒之用而玄酒之尚筦簞之設而蕢靺之設貴其始也今天下五言七言自矜名家者非妖浮之音則褻穢之樂耳其去詩日益千里兩公代興風雅淵流窮源樹之風聲用意甚盛因下訪山中日余不佞可與言也者而命余爲之序

區太史集序

明　陳子壯

區海目先生以太史名粵也其詩特盛蓋家能誦人能說矣文多散軼不備大都皆誦詩以行者先生生前不輕可流傳諸詩艸廬自序二篇耳予不佞與先生二子遊好以爲與於斯文者得表其墓今彙先生集而刻之乃屬爲之序云惟太史之官昉自三代其所職掌察天文記時政至漢而司馬遷嚴著選之意蓋欲紹明父業而自謂文史星曆近於卜筮原不沾沾以其官著也唐以翰林供奉爲華選其時尚迺崙工詞賦而畧於史乘明興罷丞相置內閣選文學侍從備顧問當入翰苑時隱然已負公輔之重矣纂修國史特翰苑之一事而太史之名亦至今相沿以不衰要而論之在人不在官夫卿邦勿論凡文教之滲漉科目之網羅前乎先生後乎先生之克是官者比比無算也而先生獨以官名而不媿猶之詩也即近代勿論三唐所號爲崙門自其盛者較之凡以大家以正宗名者幾何人人幾何篇也如先生之心手相應音節和諧者蓋亦寡矣故聽鍾呂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黼黻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右者列國大夫莫不有賦詩以見志而下逮於閭閻閭閻二南之風以周召名者原厥始也及治定功成而雅頌作

太抵無慮出旦爽之手矣孔子惓惓於正樂也以宗國爲之先晉之不入風而入頌斯孔子所謂正也明興自慶曆以變厖言日出雅義斯淪得先生之力而振之其言廓如徵文獻者以是集爲之指歸又不啻什一於千百名實輕重於斯論定而無疑矣是故在宗國則與任反正之功在朝在廟則與颸旦爽之盛均各有攸當毋曰予誠粤人也知有區先生而已崇禎癸未孟夏翰林後輩鄉人陳子壯撰

族叔疑始子古賦序　　同　韓上桂

古賦起於葛覃關雎螽斯比興義懸要不離賦爲宗風雅猶雜出頌近於古而最其義爲賦十居八九焉靈均旣放變而爲騷騷怨也怨之情曲詞難直遂其於賦近也而別司馬相如工爲賦詞始苞衍謂曲盡經緯之趣比興合而賦名東西京罕得而儷焉六朝復間出小賦詞旨麗而響切體遂纖弱夫古彌遠矣要之古樂倦聽鄭衛繁循古制則必佩嶽襟瀆淡醴疎絃而一一花一石一絲一竹淺而易工激而少致作者不能奧之以思綜之以術論器不必明堂擬音不必清廟故纖靡代浮而遺

響遂絕且語濫則咽字棘則刺被虎文蒙羊質何暇包宏其中而溢肆其外乎昔左太冲賦三都必十稔乃成作者良自苦要以絡山川之勝屬艸木之奇繹風俗人文之變非假之歲月未易爲力也植權者朝而榮植豫章者七年乃見此豈可同日語乎吾叔疑始子世經術少事易稍長徙業春秋繼而詩日誦數萬言吐爲詞雖尺幅寸牘依擬秦陶以故藝罕得志嘗習賦遂兄馬弟左孜孜不倦世人至捫燭揣籥茲不可辨而叔獨享爲珍錯冀所謂包風雲籠海岱文心古質超乎上哉周漢以下足日暮遇之也噫乎士懷藻被藪阻不見售業

逃之賦賦復嗜古罕雜響以眩里耳誇於黃鐘書
車適越而舟適[illegible]其能以無騷也乎叔之不騷而
賦也其悲微也曰吾自習古耳古之不嚮其何忍
纕江蘺而泣露荃離魂弛節令自放爲雖然賦不
遇楚而馬遇漢左得皇甫洛紙以貴其夢而雜劍
沉而輝苟有凌雲其患無楊意乎余生也弱其何
是爲吾叔皇甫迥叔蘭之始其知免也已

易史序　明　黎遂球

黎遂球曰易人事之書也昔仲尼至聖作春秋紀
二百四十年之事於易作十翼蓋嘗三絕其韋編
云是故大數所以剖理也理所以成事也易有太
極生生不窮衆人佪於器焉聖人見其道焉是故
順其理然後得吉悖其理斯以取凶然亦有以理
取凶者此聖人所以有變也悖理而吉者君子不
以爲吉以理而君子不以爲吉者推於其所小疵
因於其所大分也是故以古人之事而擬諸其形
容鮮不見矣箕子之明夷高宗伐鬼方其端可見
者也仲尼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易有吉凶而春秋善善
惡惡夫人不能得之易猶庶幾其懼乎春秋聖人
復起此義未之或改也予讀史自三皇至[illegible]元不
能無感焉乾坤闔闢於斯乎致矣因取其可相發
明者繫於卦爻之下而亦不敢不因乎文周之詞
因其詞而事無不合焉若其事而理無不見焉得
其理而數無不斷焉夫數也者亦器之所以紀者
而已故曰易人事之書也有守之而若畫焉此從
乎器者也有游之而若虛焉此從乎道者也是故
三皇五帝聖王賢臣爲忠爲賊爲愚爲哲吾可以
一畫槩之吾嘗布著焉若參若伍其所爲誠然者

初不過偶然而已夫其已然也爲誠然而然然而其未然也爲偶然而然是故後之君子不可以過驚乎其事也抑亦不可以不過慎乎其事也作易者之意其在斯矣

夏闓如上書犂議序

明 梁朝鍾

地利難言也記鍾初入宛雒門人汪參將瑞楨逆余於安城安城郎鄢陵晉楚治兵地瑞楨使江黃漢西黔南諸武士效進退刺擊於鍾馬前因語余云古兵法云失傳進退虛實道盡矣今兩軍交爭止問地道相勝負人心堅瑕因之頗語同官周都督云吾夫子弱不勝衣然每策兵家信紬多奇中使人輒思賈誼余因問鄉年子戌滁泗江北諸寇遠竄六出者必逸於司空原桑落洲我師無能成毆除何也楨云治兵必測孔道今重兵不令鍾潛一步蔣春坦乳待冦哺爾賊何得復集乎噫瑞楨

知兵者更一年餘副大將軍戰譙邑以身殉之鍾每爲揮涕兩遭喪亂以來絕口不言天下事曲阿夏闓如就鍾語出懷中所刻諸議示余余異焉今索一感憤時事者不復難也闓如久敗中外孔道著晰安其動中機勝莫有尼圉中州豪傑如君者正自難得余因問闓如今天下所謂據項背者不妄輕言若止就跨廠間南步伐何異撲鼠穴中人心思朝廷甚矣顧無人向勝善中引腕聯臂而辨疆宇坐使後世英雄笑人闓如勉旃南交小康且勿使安勉事贊贊使余得酣臥百尺樓上吾豈不重念闓如乎因念舊懷聊述引慨云

陳孟長集古詩序　　明　鄺露

予束髮讀孟長集古詩與其刻竹鑿缶未嘗不歎其用心於無益之業棄其日於三季之學也又十年其業益精予目益開始知有所托而逃云孟長閒居師友造化謂恬筆未作書用錯刀鳧氏未與食用土簋削竹作筋琢瓦作釜飾以箴銘疾如風雨使人得其精而亾其麤尚其象而升其質貽諸同人無惓予戲孟長予之器登於時象筋廢於鹿臺燕鼎委於磨室天下可長治而不亂予之器弟登則饘鬻以糊余口棄周鼎而寶康瓠瓦釜雷鳴獻不失騷人本色也孟長笑抃失筋洒酬出集古

詩余為敘之孟長抱潔遐志爲詩多陶柴桑韋蘇州風味又能不自運托古以運中必有大過人者辟如重壁旣鑄人美其器而石不稱圭璋旣琢人銷其瑕而璞非寶孟長之於唐猶昔之於竹威器之於瓦礫也夫集古者綴衆芳以爲甲帳聚沈瀣以釀醍醐人之所能也至於矢口成聲隨觸生變胎其新容奪其故相調四唐之風旨標會嫩然如出一口一時之語使九原可作將爲之欷歔擊節手舞足蹈不知誰爲之者如胡寬營新豐老幼雞犬舍其故而圖其新方歅相馬觀天機於存亡滅沒之外物色牝牡一弗敢知豈人所能哉孟長之托於詩者如此托於物者如彼以彼其才出其偉畫爲借筋之留侯銘其格言爲鐫鼎之正考父川其述古有獲爲頌舜之奚斯奚所不可纏老其才於黃雲紫水之墟耗雄心銷白日於無益之業胡爲也豈天以無用奇孟長孟長適肆無用之業以寄其用耶吁可以傳矣

四書正韻序　　　　明　薛始亨

學庸論孟之書數百年功令塲屋之所策士士子童而習之然坊刻本文字畫音義時有謬誤者甚至老師宿儒習謬而不察焉其聯聖經誤本學大矣朱孝廉浚恭闢眾而正之詳校博訂以付剞劂氏工精字法披覽豁然公之同志此一快也孝廉嘗以弱冠獲售其學博而才雄不以此時大肆於天祿石渠碩伐處窮愁而留意乎此疑類迂者所爲不知天下事惟本而已本之或謬而疑而不斷疑而不斷則欺而不誠雖嘗試以享高位叨重名其於聖賢本領不可問也茲刻也蓋有意於重本

而求誠者豈迂也哉柳又有嘉惠來學之功焉昔人謂讀書貴識字先輩楊慎號稱博洽考其論著於音韻字義尤三致意焉石建以書馬字與尾而五馬援上書言印文代字皋字之異蓋其重也孰謂孝廉留意於此非異時大業之一班乎然吾更有感焉以學庸論孟之書功令誦習之所在數百年而字畫猶有謬焉而必待正也而況聖賢性命之旨其精微不止於字畫而徒沿宋儒之說守之而不敢正其果保無所謬歟其所關於道脈尤大矣蓋漢之石渠白虎僉集諸儒以議得失而國朝第用一先生之學則賜棨楊士奇之爲也以孝廉年與學之富既有以正于小者將復有意進正于大者乎予甚望之而獨難爲今之道學者言也

家譜前編序　　明　林皋

家譜前編何殊之乎家譜也殊之何家譜者譜家之祖若孫以傳之後人者也傳之者傳其信不傳其疑所以令後之人為可傳也為可信也我皇祖之遺澤遠矣卜基沙岡自宋迄今天家之更姓改物者數矣而吾祖之宗支苗裔閱二十有二世環處茲土丘墓田廬未改也譜系其存閩族之祖若孫名氏可攷也向今等而上之自得姓之始世世有其名氏豈不甚快顧有不可傳信者不得不殊之殊之者不敢疑後人而誣其祖也何以殊之自長林受姓之始曰食邑清河移封博陵其嗣曰襲

封博陵為冀州牧所謂博陵邑邸國邸以為邑則天子之卿士大夫及附庸耳未聞卿士大夫若附庸可以為州牧者也且為國則周封八百見于春秋者之路史未有以二名命國者也此不可信者一也且夫畱敬處官也其在周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故召康公之命齊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未聞周之有州牧也此不可信者二也三閭大夫掌昭屈景三族序其譜屬而率其賢良楚同姓實為之于三世曰為三閭大夫此不可信者三也曰垂曰寵距得姓之始十二世凡十三世耳猶周代也曰卜司隸校尉曰車騎將軍則皆漢官也此不可信者四也旅字子丘志之岡里曰字文汝謬矣曰桓王時為卿士尤可異也古者五十而服官政子丘卽不以年亦必弱冠然後能為大夫也孔子蓋景王之十年行年十七而始為人師耳桓王之崩至景王十年百六十二歲矣子丘既為桓王卿士而又學于孔氏之門子丘之年嗇何其長也此不可信者五也蒲圃之役楚怒焉而駢于衢蓋敬王之十八年矣距桓王百有九十年曰為桓王太僕此不可信者六也蒲之役不狃死之不狃卞放蓋同世之人迺今以為六代之孫此不可信者七也披字茂彥起家臨汀令遷別駕其載唐書

今曰字德安為金紫光祿大夫此不可信者八也以此八不可信之譜系傳疑于後之人誰執其咎鬱陶予心矣或曰然則盍去其籍乎曰去其籍則後之文木修古之士必曰惜矣吾祖自得姓之始川迄于今爵里名號章章也某之嗣修家乘者輒滅其祖而火其書也是蔽其罪于予也或曰然則因其舊可乎曰惡惡可因其舊則後之博聞志古之士必曰陋矣誣其祖而不之察傳其妄以疑後之人也亦蔽其罪于予也此家譜前編所為作也吾因之有所感矣我皇祖金紫光祿大夫公以大冢宰扈從南巡實奠厥居繩其武者在宋若徵君

若廷評若司戶若稅院若翊議大夫若宣教在元若憲副若巡檢國子學正者二人解元者二人在明若助教若恤部若東鄉若安義成進士者一人舉孝廉者八人明經者十六人自新邦肇造于今二十有七年爵祿不列于朝廷俊造不升于司馬吝爾學宮慨今思昔無所事于不可知之人也率祖攸行保世滋大用克厥家以有我堂構抑亦無慚桑梓矣

格物要序

明　劉鴻漸

天下未有不格物而能致知者也釋子絕物以爲知徐姚先知而後物二者微有不同均非大學之所爲知也大學之所爲知者一則致之於其所已然一則致之於其所未然夫致之於其所已然則良知是已而不能不致之於其所未然若不取之格物而何取乎且不特未然已也卽其所謂已然者離事以尋求冥心而獨運究其流失卑者拘而不廣高者虛而鮮實僻者蹊蹺而遠於中彼所謂謝然自以爲知者將有日漸於其非所知者矣古之聖人知其然是故爲之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

以居之凡內而天性人心之善外而人倫日用之正精而吾道源流之蘊微而異端學術之差大而王霸純駁之別極而上下古今氣數無窮之變其所以格之者蔑不盡焉非但爲是涉獵於物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也吾心之思可以通微吾思之睿可以無乎不通然非卽物以用其思則吾之睿亦終於有所蔽有所止惟格而逈通而至於全體大用一旦豁然斯二者之思亡而已未然之知悉集於我矣釋子絕物之知非知者也徐姚先知後物之知亦釋子之徐屬非知者也爲其非知故所爲無善無惡之說當頭便舛夫天下有無惡之心

者天下乃有無善之心乎心而無善將所爲仁義禮智者何物乎釋子以氣爲心謂之無善可矣吾儒以理爲心亦謂之無善可乎總緣其不精格物而專務致良知故若此餘姚之後一傳而爲山陰再傳而爲溫陵直是所郷亂道而無忌憚已矣予懼承學之狂惑而聖敎之充塞也爲著格物要以與及門共證之

東莞宋八遺民錄序　　　明　劉鴻漸

文丞相天祥自江西奔循州進屯麗江浦遂大收兵辟吾邑趙玉淵必瑑參其軍已而張弘範與元披丞相被執軍士盡潰必瑑不得已遯跡明年宋亡遂隱於溫塘村與陳庚陳紀相倡和同時有武夷謝翙者亦以參軍遯匿民間其後間行抵越依浦陽江方鳳以居永康吳思齊並爭與之遊宋之本末悉與必瑑相類金華胡仲申稱翙走越之後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禍思諸陵歔欷流涕又嘗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擊石歌魂歸來兮之辭哭失聲而予少時聞諸父老謂必瑑隱溫

塘足跡不入城郭惟西走大奚東走甲子短衣敝笠徘徊海岸不挾一童每望厓山則伏地大哭嘗畫文丞相像於廳事上朝夕泣拜蓋此二君子者其客幕府同其流離顛沛于兵間同其埋名晦跡哽咽悲歌自長牘大篇以及單詞隻字無非寫其麥秀黍離之感則又同也乃翙以往來吳越所結交多當世英豪其人與文遂以大顯而必瑑退居嚴邑錮守荒村故天下無有知之者而所著覆瓿集亦不傳少餘衰莞沙先生懼其久而湮沒也特爲採摭事行綴以遺文自庚紀兄弟而下一時與必瑑倡酬如李春叟翟龕皆附焉又益以趙東山

何文季邵績都爲一集而俾予序其意予謂數公當日惟必瑑以疏遠宗室春叟在散秩除皆閑巷布衣非有高官厚祿於朝而宋室既亡乃眷眷思慕之不寘至爲之甘托泉石屏絶仕進以終其身彼其心豈爲後世之名也哉然在先生之表章則不可以已也先生博極羣書著述甚富尤喜談古今忠義事以爲此天理民彝之所由不滅者嘗讀吳立夫桑海遺民錄序而惜其書之遂亡因論次吾邑諸賢以附于程篁墩宋遺民錄之後使鄉邦先哲皆得見于其書如此雖然先生亦有不盡書也昔吾祖處士公玉以家世仕宋不忘故君洒酬賦詩一字一泣當崖山覆沒即與伯兄特奏進士司法公宗退隱貝山而先生所錄尚未之及然則歲月既久所謂遺民舊簡半隨雲滅烟沉雖有博雅君子亦安能一一網羅之也耶予故并書之使論古者有概焉

槖雅前編序

明 張萱

余爲字臠計非十年不敢出以示人然一山當令古今字書皆廢夫字惟文與音而義存焉義之弗訓文於何考即欲審音無繇矣爾雅以訓義也先儒有言大道失而後有六經六經失而後有爾雅爾雅失而後有箋註是爾雅箋註皆羽翼六經然爾雅逸箋註夥矣爾雅者約六經以歸爾雅箋註者散爾雅以投六經爾雅明而諸家箋註悉可高閣故言六書宜先六經言六經宜先爾雅雅槖而六經之義槖矣義槖而六書之臠畢矣此槖雅所以先字臠而作也

先儒嘗爲爾雅貫類矣惟爾雅中字之相同者貫而類之其名既逸其書亦亡計於諸雅未貫也夫爾雅爲釋凡十有九廣雅倣焉小爾雅所廣十有三釋名二十有七則部置別矣小爾雅者世稱孔鮒之筆鮒生秦初豈及見其祖所稱爾雅故爲此小爾雅耶然以鮒所言皆今爾雅所略如爾雅釋鳥獨略於烏鮒乃廣烏之類是小爾雅原出於爾雅之後斷非鮒筆明甚第爾雅得之亦足以備遺闕不可廢也方言方俗之言也弗通於六經其雅之餘乎獨以贍雅如子雲積精二十有七年成書止十五卷二萬四千餘言耳凡吳越甌閩嶺海之

閒皆不能及抑何寡陋若是況今所行者又止十有三卷且殘闕不倫中多俗字仰其題曰軒輶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此何等語而謂子雲爲之豈其投閣言以人廢書輒中絕後之好事者補綴蠶蝕弗獲雅馴耶吳韋昭曰張揖釋名爵位之事多非是信然草木蟲魚鳥獸又皆未釋已非全書而字字悉以其音選訓其義想此公於六書必不能通第發明爾雅亦常十五余烏得而廢之至於廣雅位置弗紊誠爲爾雅外府仰俗字盈篇多涉迂說亦訓詁者所必資也余爲此編壹稟爾雅而以諸雅彙於爾雅之下小爾雅次之方言次之釋名次之廣雅終焉若爾雅所闕諸雅所詳亦以義之相近彙而次其左題曰彙雅前編埤雅爾雅翼於爾雅弗類也故爲後編七者之外劉伯莊有續爾雅劉杳有要雅劉延明有方言鮮行于世皆弗及彙以俟後之君子若宋之儒有大爾雅余不敢知矣

古今註爾雅者凡十有六家犍爲文學一卷劉歆李巡孫炎郭璞各三卷樊光六卷沈璇十卷江灌圖贊一卷音一卷曹憲音義二卷釋智騫二卷陸朗二卷毋昭裔三卷裴瑜五卷陸佃二十卷鄭樵三卷此外尚有施乾謝嶠顧野王諸家今世所行唯郭璞邢昺陸佃鄭樵而已景純數語寥寥能存古意邢氏有功於郭然詞多枝蔓此余所以詳郭而略邢也德明訟有盈庭案非老吏漁仲寄人廡下不出一語農師尊信金陵自附四日一解不如一解宜皆擯而不錄然千慮一得余間採焉輒復妄以已意括而斷之以系於後夫爾雅以註六經亦惟六經可註爾雅余之註惟期合經以自妓於心而已觀者必先觀全經方可以讀余之註後因余之註以融會全經於心亦必有妓然者彼李軌之註小爾雅景純之註方言曹憲註廣雅皆挂一漏萬猶弗註也且文多疑誤胡以註爲故於舊註既不能詳又何敢略彼釋名者自釋之矣無所事註矣

爾雅非周公之筆先儒辨之詳矣即釋詁一篇亦未必出於周公也或曰觀於爾雅足以辨言此非孔子語與夫周公固有周公之爾雅也孔子嘗見之子夏嘗傳之其已久矣今釋詁中所釋六經詩居其半而所釋詩又周轍既東者居其半謂爲周公作之可乎先儒又謂釋言以下孔子所增子夏所足尤爲謬妄按離騷使涷雨兮灑塵今釋風雨暴雨謂之涷此爲離騷釋耳孔子時有離騷耶爾雅釋詩大都出於毛氏設爲毛氏之詩者欲自

賛其師説故借名周孔以行世耳至謂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未敢遽信然文字簡古獨超百代殊非西漢諸人所能彷彿其爲學覽潭奧掎摭華苑何必出自周孔乃足述哉爾雅篇次舊無明解釋宮後於釋親釋樂先於天地豈以有親必須宮室天地爲樂器所資乎更可疑者謂武旄旂何與於天乃系釋天余意此書非出一人手作者居前增益者居後篇次紊亂無怪其然獨一字本一言一言本一義今動以十數言而綴一義其於言理能無閡乎至於描寫物情亦多牽礙僾自僾僩自僩今謂僾爲僩訊自訊言自

言今謂訊爲言襽自襽袍自袍今謂襽爲袍衮自衮黻自黻今謂衮爲黻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此豈善言理者耶詩奉璋峨峨謂助祭之士執圭璋峨峨然耳今云峨峨祭也伐木丁丁丁丁者伐木聲也鳥鳴嚶嚶嚶嚶者鳥聲也今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此豈善言物者耶故余嘗疑此書非出於一人亦非出於一地謂華爲荂謂艸木初生爲箳謂蘆筍爲蘿謂藕紹緒爲茭此皆江南語豈作爾雅者亦有江南人厠其間耶嗚呼錦池之壁未遭咸陽之煙日熾即六經懸諸日月且半爲俗儒所壞故余嘗著六經疑據欲起漢宋諸儒以一丸泥各塞其口況於爾雅能無俗儒之補綴而大亂眞者乎語有之聞於室者疑於國今日言之明日述之而疑且叢焉況從千百年之後以行千百年前之書方土之音既殊正俗之文雜出傳寫者多從簡易剞劂者復失校讎陰陶杖杕胡可勝道故余謂讀古人書疑而存矣非疑也疑則疑矣非誤也不知其疑而自謂無疑者其誤小知其疑而妄改之以去疑者其誤大爾雅一書世鮮誦習所行註疏僅有監本訛舛實繁它且勿論最足掩口者邢疏所引草木鳥魚詩疏乃陸璣字元恪也今皆改璣作機司校讎者亦村館名公豈但知晉有一士衡

耶余爲此編爾雅正文惟據關中石經以是正監本已十之五後得秘府所藏宋搨孟蜀石經再加是正亦十之三而雖見它書尚有數條爲監本及兩石經所不載者先儒必有所據悉爲補入至於郭邢二註皆根極他書丹鉛數易若小爾雅方言釋名廣雅亦博考於諸本疑誤乃竟居半無從是正故是編也凡疑者一因其舊即誤者亦置之疑不敢妄更一字妄解一語是而正之尚須異日

朱未央印略序

明　張萱

自秦孫壽鐫秦璽至勝國始有楊宗道遵印譜豫章揭伯防汯序而行之於是好事者兢以印章名家然鮮能合作余少亦究心此藝獨喜姑蘇文待詔父子嘗得待詔自鐫徵仲二字及其子自鐫壽承二字玩弄久之爲文人文孝廉從龍索去日此停雲館中宗器也余所珍服則濟上于中丞文若若瀛歷城邢太僕子愿侗吳興董儀部伯念嗣成新安何長卿震羅伯倫燒序雲間周士錢唐許士衡皆能爲李丞相分份孫盤田挺刀而平康里中又有徐翩翩者字驚鴻亦稱合作嘗自鐫驚

鴻二字見貽又爲予鐫九岳山人四字名遂大噪少年場中謂篆流以文藝擅場固不乏獨未有以印章擅稱六書者此洛浦之珮也予因戲言之印章之藝我明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惜皆遜去未嘗不追恨於珠還璧合之爲難也日來嶺南諸人士亦皆以印章相競弟惟問鐫鏤不問六書夫六書仰觀天俯察地取鳥獸之跡故馬則四牛則岐雖則拳兒則腃索其形必按其跡易其跡必非其形故六書點畫毫不可增減象似毫不可參錯位置毫不可移易移易位置是額稍而頰稍也參錯形似是方頂而圓趾也增減點畫是一手一足而三目三耳也名人乎名鬼乎六書八體三日刻符五日摹印六日署七日殳書令以摹印刻符以刻符摹印以署署殳以殳殳署以符印書署以文署符印即李丞相復起能不駢胎故余嘗歷代玉璽辯謂傳國寶斷非丞相筆夫丞相改古文爲小篆者不以小篆篆璽而璽魚蟲八體亦起於秦曰繆篆以摹印也秦之璽不爲繆篆何也漢興尉律學童年十七能諷誦籀文九千字課以八體始得爲史吏民書式不正輒舉劾之字學之重如此馬伏波上書成皋令印皋作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一邑三印其文互異恐天下符

印不正者多夫符印所以示信宜推擇通曉古文者考正郡國印章嗟以爲重字學之漢而印章尚爾差謬至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中以今文易漢隸故唐人不識隸古況六書不講八體不通之今日乎予嘗謂嶺南文藝出其下駟皆可以走海內上駟惟是六書之學則虛無人故梓行元戴侗六書故復爲西園古韻及西園古文藏家塾以示兒輩惟中表謝孟忠良言精其藝獨得其解此外若索一解人不可得南海朱未央數稱六書最勉出而爲印章最著聞四方購求戶履常滿丙寅秋來游賁安以其印略介鄧觀

察玄度見訪觀察曰未央絲竿流麗自是我輩行人手之筆玄筆也不能作未央輩行語稍下數語如此彼一二妄男子既欲詭古又欲詭今鐫鑱雖工問以六書則瞠目張口而沾沾自喜豈自詡亦有四目世人皆無一目乎未央勉之請以此數語復觀察西園公亦可為未央作揭廉訪否

西園彙史義例序

明 張萱

余彙史蓋彙二十一史非彙二十一史而已也歷代之史名存而書亡者置勿論即書存而行於世何止二十有一今僅收二十一種假名之曰二十一史既非功令之所推擇亦非先賢之所限斷而二十一史外歷代諸史或公或私或正或野或述一朝或述數朝或為編年或為紀傳或並行或孤行皆可以羽翼二十一史者一切擯之不敢果何所據而云然乎余姑論南北兩朝劉宋有沈約書蕭齊有蕭子顯書梁與陳有姚思廉書非南史乎而又有李延壽之南史元魏有魏收書高齊有李百藥書宇文周有令狐德棻書隋有魏徵等書非

北史乎而又有李延壽之北史彼此皆大同小異者已並收矣是史之名二十有一而史之實止十有九也彼荀悅漢紀與班固漢書劉昫舊唐書與新唐書宋史新編與宋遼金元四史亦皆大同小異彼此不可並收乎余既彙班荀二書為一彙南北八書二史為一彙舊唐新唐書為一彙宋遼金元四史及宋史新編為一而左氏傳者史之宗也前人不列於諸史豈以其與聖經並行名雖為傳體實編年與諸史不類抑以其與國語戰國策皆已為史記所採故三書可不列於諸史乎夫龍門

公所採三書不過十之一二其未及採者何啻雞肋而可盡棄乎仰頼而推公羊高穀梁赤二傳亦皆史也雖間有與左丘明傳重出第彼此可以參考所謂合之則兩美者余嘗謂司馬遷採左氏而棄公穀自是疎漏近代大庾劉中丞節嘗採左傳國語爲春秋列傳改編年爲傳以從諸史亦未採公穀二傳何也故余彙史凡左氏傳國語公穀二傳戰國策爲司馬遷所採其間字句互異皆倣宋倪文節公思班馬異同以史記爲正文互書爲小註而互存之彙之爲一若太史公所未採者又別彙之爲史餘別詳義例蓋彙二十九史非彙二十

一史而已也

易韻數法序

陳邦彥

陰陽家有河雒理數一書吉凶一準于大易秘義淵博日者罕用之然以考庶徵多奇中其法以所生枝幹分配圖書書奇而圓天也故幹配書而納中圖耦而方地也故枝配圖而旅位此大較也梁木公得此法躍然曰吾知所以用之矣使與余易韻合行以供卜筮不亦可乎余沉吟久之爲思所爲變通之法而木公指與余合有難者曰言易之家夥矣而益以韻言大衍之數詳矣而更以新法不亦駢枝之爲耶余曰不然古者端策以絲鑽龜以兆後世棒俛拈之甲卿余錢以視俯仰非其初

已而取倒與易卦絕異君子不道也乃蓍不時有或產於深山大澤未易遽至又春秋傳所稱觀之否明夷之謙之屬知來如響而占法不傳故卜筮之失其傳與亡其共是變而通之之時也後世若遁甲六壬諸術多取之歲月日時其說卯無所據而亦時有徵驗況乎按枝幹以布之考圖書以定之而更參之所生之卦以測其源稽之所衆之時以觀其動不假於物而爻象自成易簡變化莫大於此而又何嘗焉且易韻之爲書以當詮釋疑隱而以視聖言較著以取世貪疑遠而以前民較近蓋木公之學上下於王何程朱之間另及伯陽希

夾諸秘無所不采中所更歷多裒世之意學一先生之書者必將賓賓然疑之要以羽翼四聖使其書明白曉暢不為訓故所倕正非僅僅為場屋計也附之以數斯其用益廣木公之書自此傳矣

楚黃劉茂溶定

番禺　選

論

明倫論

明　薛侃

三代之學所以明倫時則比屋可封今或未然無乃救失其方而學非其要耶今夫爝者之於火其薪同刮者之於鑑其劑同未有弗明者也然而不明則非燃爝之未至必其薪劑之弗良非薪劑之弗良必其樵取傳方之有謬也知其有謬則將術而用之乎抑亦擇取而更易之乎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

者一也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此易簡之學作聖之要也是故孩提之愛之敬者無欲也長而不能者欲蔽之也謂其不知而外索以求明是益蔽也反求而復其本體則明通公溥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以無欲而爲父子則親矣以無欲而爲君臣則義矣以無欲而爲兄弟則序爲夫婦則別爲朋友則信矣故曰修吾心之學明吾心之倫也後儒精一中和之說詳矣背之而倫弗明無亦所謂樵取傳方之有謬者乎

上大禮論

明　方獻夫

大禮之議其蔽在於孰爲人後之說而不知天子諸侯無爲人後者之禮也臣謹按儀禮喪服斬衰曰爲人後者子夏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又按記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是宗法者大夫士之禮也天子諸侯無宗法則爲人後者大夫士之禮也明矣且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期喪服自期而下諸侯絕大夫降天子安得有之乎且降其父母則爲子臣其父不降其父母則爲兩父此天子諸侯所以無爲人後之禮也然則天子諸侯之無嗣其禮爲何曰兄終弟及者

即天子諸侯之禮也斯禮也自夏太康仲康商外丙仲壬而已然矣故我太祖高皇帝之訓乃百代王者家傳之法也然則於經有據乎曰有禮運曰大人世及以爲禮說者曰大人天子諸侯也父子相傳曰世兄弟相傳曰及是也然則天子諸侯之無嗣必兄終弟及而不必爲後者其義爲何曰適子不得爲人後爲人後者必以支子故凡族人皆得爲之天子諸侯則先嫡長貴倫序若必爲後則恐禮得爲人後者或無其人或有其人而幼弱非社稷之福故兄終無嗣直及其弟爲天下社稷計也此我太祖之訓兄終弟及者大公之道行之萬世而

無弊者也是故繼承之義有二繼統也繼嗣也兄終弟及者繼統也爲人後者繼嗣也蓋天子者天下之統也諸侯者一國之統也何爲人後之足云故繼統之義大爲後之義小漢宣帝繼統昭帝者也未嘗不考史皇孫光武繼統元帝者也未嘗不考南頓君是繼統不繼嗣也若夫成帝必立哀帝爲子而後與之者私也宋事必育于宮中者則又私之甚矣嗚呼當時議者不知宣帝光武之是而執爲人後之說不知成帝仁宗之非而徒以哀帝英宗爲罪謬矣漢儒之謬未詳儀禮之過也宋儒之謬因襲之弊也雖然史皇孫稱皇考之奏魏相

也成帝當立中山王之議孔光也欲考濮王之爭韓琦歐陽修也然韓歐比魏孔則有間矣不爭於仁宗初育英宗之時而爭於英宗既考仁宗之後則韓歐之失也英宗既爲人後矣則安得復父其父乎此又司馬光程頤之是而韓歐之非也雖然考濮王則有兩父之嫌不考濮王則有子臣其父之嫌此朱熹所以終有非禮之論也然則成帝之失若何於戲作偭者其成帝乎廢百代王者之法而成一己兒女之私奪人之嫡嗣而混人之天倫者成帝也且使後世姦臣乘之利於立幼而平嬰桓靈遂以亡漢若成帝者其萬世之罪人乎嗚呼斯義之不明久矣何怪乎今日之紛紛也且今日之事其道有三一曰祖宗之統不可私也二曰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三曰父子之倫不可混也必後孝宗則私祖宗之統矣不繼武宗則廢君臣之義矣不考興獻帝則混父子之倫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自祖宗列聖而傳之武宗孝宗不得而私也武宗無嗣而傳之皇上武宗不得而私也此正所謂兄終弟及而不必爲後者也若必欲立後則當爲武宗立後安得爲孝宗立後乎夫天下者受諸其兄者也既不必爲其兄立後又何必追爲其伯立後乎然弟繼其兄之統則其兄之祀未嘗

絶也其兄之祀不絶則其伯之祀亦何嘗絶乎若止爲其伯立後則其兄之祀反絶矣此兄終弟及雖繼統而實繼嗣之義眞萬世無弊之道也故曰祖宗之統不可私者此也漢之惠文亦兄弟相繼而當時議者推文帝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得與昭穆之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忌生悖死況已實受之後君令乃自繼先君不惟棄後君命已之命又廢先君命兄之命豈所以重授國之意也此宋儒劉敞之議可考也今皇上不繼統武宗則前失安能免乎故曰君臣之義不可廢者此也孝子莫大於嚴父由

嚴父之義推之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無父則曷從而推乎此聖人制禮之意權衡輕重之極天理人情之至也今獻帝止生皇上一人別無支庶欲使皇上不父其父而爲人後父子之倫安在哉使獻帝有他子而皇上爲人後猶爲非禮況無他子乎孔子所謂於女安乎苟以爲安是無人心者矣故曰父子之倫不可泯者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說者謂三綱五常禮之大體百世不變所損益者不過儀文度數之間是也然則孝宗稱皇伯可乎有據乎宋眞宗稱太祖曰

皇伯仁宗稱太祖曰皇伯祖且今日之兄即他日之伯也今皇上既兄武宗則他日皇太子必伯武宗他日既可伯武宗今日獨不可伯孝宗乎然則獻帝稱皇考可乎曰皇考者自漢以來上下之通稱也而況於天子之父乎然則獻帝何以祀乎曰當別廟也然則廟於何所主於何人曰廟於十王府可也歲時祭太廟則遣駙馬將命代祭可也然則立廟大內之說非乎曰非也立廟於大內則干於正統矣斷斷其不可也皇上雖繼武宗而猶考獻帝者不以尊尊害親親也雖考獻帝而不得入太廟者不以親親害尊尊也抑又有說焉二三臣之所言者禮也衆論之所重者時也禮時爲大皇上即位之初明詔已頒於天下矣考孝宗母昭聖又且三年矣天下之人皆知皇上已爲孝宗之子而昭聖之心亦已安皇上爲子一旦欲變而[illegible]則昭聖之心未必安而兩宮之際[illegible][illegible]之失不可言而大[illegible]之間[illegible]天下之人亦未必無疑於聖心公私之間以爲向背者是亦治亂之機利害之大者不可不懼也故此禮也非昭聖之心釋然不可變也非舉朝之心釋然不可變也嗚呼難矣哉知禮者無一二而論利害者常千百也此臣之所以屢言而不敢也雖然臣又慨夫聖經之不著祖

訓之不明聖心之不白也懼夫斯道之將絕正論之不伸吾人之受納也故著爲論

性論

明 王漸逵

性至難言也必原於天遡於命驗於人衷於聖合於心放之天下準之古今而皆合焉斯得之矣是故性至難言也得其要一人論之而有餘不得其要千萬言演之而不足性果可以易言哉吾嘗即古今之論性者而折衷之商書曰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以理言也易之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亦以理言也記曰民有血氣心知之性則墮於氣質矣在孟子之時有為杞柳

之說者矣有為湍水之說者矣有為無善無不善之說者矣曰食色性也又曰生之謂性此又專以形質而言也孟子之後有荀子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之後有董子董子曰性者生之質也董之後有揚子揚子曰人之生也善惡混修其善者為善人修其惡者為惡人揚氏之後有佛氏佛氏曰作用是性夫荀子之言是專以氣之偏者言之也生之質氣也善惡混亦氣也作用者知覺運動之謂也亦以氣言也唐時有韓子韓子曰性有三品蓋酌乎荀揚之間者也宋時有周子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又有眉山蘇氏蘇氏曰古之君子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蘇氏之後有胡氏胡氏曰性者天地鬼神之奧善不足以名之孟子言性善猶佛所言善哉贊嘆之辭也胡氏之後有象山陸氏陸氏曰人之性惡告子論性無孟子斯又兼於告子者也夫言三品言告子論性無孟子氣質之說疑之也剛柔善惡之中中性存焉雖未離乎氣而已別乎氣矣可見者性之似以吾心之不測言之鬼神之奧以吾心之至虛言之也噫夫盈天地間理氣合一而已矣太極者理也陰陽五行者氣也人之生得乎太極之理以成性得乎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故太極之理落

在人心則為之性本無不同也但人稟於陰陽五行雜揉不齊則有昏明強弱之異耳故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夫性善也蔽於氣則昏矣故性猶寶珠也落之清水則明落之濁水則暗是水之清濁不齊而珠之明暗以之然終非水之所能渾也過則明矣故孔孟後千百年而得張子程子張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張子之言又是程子之所未足也雖然程子以性言性而氣質歸之氣質則亦張子弗性之意矣即是而觀孟子子思以上論性是舉其上焉而論

之也所謂生之理是也苟揚諸子是舉其下焉者而論之也所謂氣質之渣滓是也胡氏蘇氏之說又以虛靈竅妙言之則涉於佛矣周子之中所以別乎氣而言之矣噫張子程子旣發於前而朱子又分析於後世無二三子則性善之論終或疑之而氣質之說諸子可以自解矣雖然程子以性氣對言張子以天地氣質互舉則以氣質爲性者尚未脫然所以致後世之紛紛者吾猶憾焉愚則曰具於心者謂之性成於形者謂之質則性固性也氣質固氣質也性則至善氣質則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焉以是而言則性不混於氣質而氣質無與於性是故不必謂不備不明不必謂君子有弗性之論而使天下曉然知吾性之本善聖賢可學而至氣質雖有昏明可善反而復之則天下之性一天下之性一則天下之見一天下之見一則天下之論一矣愚蓋以此而足張程未足之意以證古人性善未疏之旨、

人論

明 張潮

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以與巳狄禽獸異者心焉耳昔者包犧氏之畫卦也象天于上象地于下象人于中三才並列無殊觀也自其形而論之日月星辰麗乎天山川艸木麗乎土耳目口鼻麗乎人然而與天地並者非形色之謂也人者天地之心也故人之心體天地萬物而不遺也失其心者非惟耳目口鼻之亂也五性乖而五行盭其違尸狄禽獸也不遠矣是故變化行而天道立剛柔迭而地道寧仁義合而人道成心爲之宰乎道其心則天地無虛寄矣曰何寄乎曰天地之氣中而已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猶寄也養中以成能盡能以致用全而歸之會天地萬物爲一體斯不負其所寄噫可以小焉自視哉

西門豹論

明 祁順

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歛百姓錢爲河伯娶婦巫行視小家女好者聘取裝飾之令浮河中以沒俗言不爲娶婦水卽沒溺人民豹至期往會令投巫嫗三老河中使白事至於弟子則凡三投之自是吏民大驚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史稱其事如此予謂豹之所爲以暴易暴非化民善政也夫不敎而殺謂之虐民俗之化由上所以倡之使豹於其時集官屬豪長父老而告之曰大河之神是爲河伯過水患福生靈乃其職也今爲之娶婦以死于河傷人害政豈神本心乎宜罷斯舉以安

百姓設令河伯爲禍其獨當之於是爲文以告河伯撤絳幃釋新婦召三老廷掾巫嫗于庭數其罪而責焉擇其倡謀者而誅焉吾意斯人悔過無違令者矣何至投巫嫗弟子于河至三至四而後已哉夷考豹之治鄴民不敢欺大率威嚴之過舉此一端而其殘忍失序類可知矣聖賢之道固不如此史起有言漳水在旁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嗚呼豹之不仁不智豈惟是哉

三五玄書論

明 黃儀

天地以無爲祖人物以有爲母三才以動爲戶五行以因爲府馮翼未形之謂無氣質始靈之謂有屈伸往來之謂動生尅迭用之謂因無則有有則動動則因因則終始始終以至無窮人莫知所從故能爲收爲生時息時行雖入於消消紛紛而未始離其根嗚呼大哉道也斯其神乎聖人握宇宙之柄懸萬化之鏡故能前民用知吉凶以窮理盡性至於命大易惟八八其八而爲六十四皇極惟九九其九而爲八十一太玄洞極潛虛經世其數皆不外是乎出然其究三五而已矣是故五曜緯

天虛其中經以四方之宿五岳緯地虛其中經以四海之流五事緯人虛其中經以四德之端維北曰水玄冥司規正位乎坎在天爲雲雨在地爲川澤在人爲聽在蟲爲介其祥眚黑維東曰木蒼精司矩正位乎震次乎巽在天爲風雷在地爲林藪在人爲貌在蟲爲鱗其祥眚青維南曰火朱明司衡正位乎離在天爲震電在地爲岡陵在人爲視在蟲爲羽其祥眚赤維西曰金白藏司權正位乎兌次乎乾在天爲霜雹在地爲金石在人爲言在蟲爲毛其祥眚白維中曰土黃靈司繩正位乎坤次乎艮在天爲霜霧在地爲墳衍在人爲思在蟲

爲贏其祚青黄是故三爲五宗五爲三輔五禮崇乎三統而民性中矣五音協乎三禮而民情和矣五倫行乎三德而民彝正矣虛其一倍其四中外相維則八卦九章皆五行也生數五成數五天地相成則圖河書洛皆三才也參伍而衍繹之禮樂于明鬼神于幽政道于大術數于小苟達三借五而能成吾未之前見也是故人知易範爲數學之宗而不知唐虞之世七政五與六府三事無乎而非此也蓋全則爲聖爲賢駁則爲讖緯爲釋老惟人神明之耳至揆所原則數雖有千十百萬以及萬萬不可窮然皆出乎三成乎五本乎一故曰三十輻共一轂又曰心爲太極此之謂也

天地論

明　黄佐

天地之體北高南下渾儀可以測之聖人所以與天地相似者知崇禮卑亦可見矣吾嘗驗之天氣之降也自北而南燕冀先寒而艸木凋及燠則青徐先春而冰解海地氣之升也自南而北揚粤先暑而艸木榮及涼則秦隴先秋而露爲霜冬氣翕乎其藏天地之知也春氣益乎其和天地之仁也夏氣薰乎其暢天地之禮也秋氣肅乎其清天地之義也然經春猶寒水兼乎木經秋猶暑火伏乎金是故知必識仁水陰根陽也禮必協義火陽根陰也太極圖書昭昭心目間矣然則效天法地夫豈皆黙無形者哉邵子曰天奇而地偶是以占天文者觀星而已察地理者觀山水而已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予按天之陽在南故堯典舉中星以正四時必於正南觀焉地之剛在北故禹貢治水必自正北冀州始焉然月令十二月皆旦各舉中星大率與堯典四中脗合天之星辰繫而易睨如此禹貢之言地理經畧今之山水反有難知者何與梁岐二山雍州地也而於冀州言之曰治梁及岐沱潛二水名也而於荆梁二州各紀之曰沱潛既道其敘山於九州之末自導岍及岐而下必曰逾于河自壺口雷首而下則曰入

于海自導嶓冢而下則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夫山靜物也豈能逾河入海過江其敘漢水自嶓冢導漾而下既曰南入于江滙澤爲彭蠡矣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其敘江水自岷山導江而下既曰會于滙矣又曰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漢合且滙爲彭蠡豈江復于北而漢又復爲中江耶近世有以地脈論山者取漢儒之三條有以水味論江者取唐人之三衿禹治水方胼胝不暇於山川豈以脈與味而知之蓋水源於此委於彼山本於彼支於此自有相聯而不可判者非若恒星與天爲體亘古有常而不易也

韶樂論

明 黃佐

韶樂有本有文文也者節奏聲容盡美者也本也者大德受命盡善者也述作興於禹而舜命夔典之豈夔所能作哉禹言九德韶之本也夔言九成韶之文也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去鐘徵箾以明至德或戛或擊以鳴玉球或搏或拊以鼓琴瑟以此登歌人聲爲先是時享禮初行祖考來格帝堯之後爲虞賓者在助祭位羣后以次就位皆德讓焉樂聲依詠球瑟從之以九爲節是九德之歌也堂下之樂以管爲主發鼓導舞毎一成必合止柷敔而笙鏞間作與歌聲合亦以九爲節是九韶之舞

也管絃相合以成雖有上下之別合而名之則總名簫韶鳴球特縣也韶箾十六管金石編縣如之故間合成曲奏之以鐘其律用羽節之以石其律用角而統於琴瑟之宮以簫齊其聲必與玉球諧然者相應則中聲之所止也黃鐘宜發六氣九德故爲九成始終五絃之琴左宮商右徵羽而角爲中聲其民協于中之象與出納五言絃不過五而衍絃益徵律呂還相爲宮繁文縟節八音克諧自此合矣音者人聲清濁高下之變比樂器而相應成文觀舜命夔特數語爾而萬世立樂之方不能外焉所謂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者也其曰南

風之詩者孔子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治安之風也故奏姑洗歌南呂爲南風黃鐘大呂應之羽角相生知仁交際而萬物出陽生於冬日而發春故用宮逐羽而淸角生焉雲門之音羽水角木木乎天者始終乎宮羽之角如天之無不幬象德之升也故六變祀天太簇應鐘應之商徵相制禮義交際而萬化入陰生於夏日至而成秋故用宮逐羽而淸徵生焉咸池之音徵火商金本乎地者始終乎徵商之羽如地之無不載象澤之降也故八變祭地郊通四望地祇山川九變

而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人鬼饗于宗廟之中矣羽角並起宮徵相生而商承之合生氣之和象好生之德也播五行以成四時修六府而和三事故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堯因黃帝咸池爲大章而舜繼之爲咸池承以九韶故禹興樂作則知其情述則識其文情文俱備聖且明矣然樂以反爲文以合爲本君聲往而不返臣聲離而不合豈人情哉故宮唱商和皆統乎羽變之轉以象平治水土九變則君回宮臣合君矣舜以地平天成歸功於禹禹乃奏黃鐘以主韶而和以太簇豈非君臣揖讓之德與德乎樂和又感動之

是以其應敏速鳥獸蹌蹌然而來固不待九至於鳳凰來儀則非九成不足以致之豈非樂以象成故與其既也夔嘆美之曰予惟知擊拊而已百獸自舞庶尹自諧則非予之所能知也是必有妙於聲音之間者矣蓋惟本舜禹之德非徒以聲容爲也由文而及情也千載而下季札觀韶於魯孔子聞韶於齊其奏者同非夔也而感之之淺則聲均有也是故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於戲樂觀其淺諒哉

辯惑論　出家乘諸葬篇　　明　羅虞臣

喪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原子曰蓋謂屍柩尚存主喪者雖三年之外不得祥除也夫死者以葬土爲安喪事既葬始畢故記曰兄弟之喪內除親喪外除外除才由外飭以散哀也靈柩未安則服不變服不變則哀未衰故禮云主喪不除所以欲人子之葬親當及時也乃若停殯於寢響樂於廟釋縗絰以處殯宮襲吉服而對棺槨非孝子之所忍也豈曰吉凶異道已乎曰貧不能營葬其何如曰衣衾棺槨切於身者也苟貧也餘不必具可也其具也衣

衾周體有棺而無槨亦可也昔子游問喪具夫子曰有無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爲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謂之禮其沒於遠方何如曰力能歸其柩正首丘而葬之禮也不能則旅葬其地昔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卽葬於瀛博之間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無不之也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如季子之葬其子亦可也曰世有火其柩而歸其燼者何如斯謬悖之大者也愛其親之肌體故斂而藏之焚是戕其親矣何忍乎

或問葬有風水之說何如曰邪術惑世以愚民也今縉紳之士尚崇信而不變何也其貪鄙固於求利之爲爾博士呂才曰葬者藏也欲使人不見也然復土事畢長爲感慕之所宅窆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見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難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于近代以來乃有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筮者貪其貨賄擅興利害遂令葬書之術百有餘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夫天地備乾坤之理剛柔詳消息之

義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斯乃陰陽大經之說也至喪葬吉凶乃附此爲妖妄傳曰諸侯之葬五月大夫經時士則踰月蓋其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之不擇年月日可攷也春秋書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襄事孔子善之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一十餘人此則葬不擇日可攷也記曰周大事用平旦殷用日中夏用昏時鄭玄曰大事者喪葬也斯但直取當時所尚耳鄭子產葬簡公于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壞其室平明而堋不壞則日中而堋

子產不欲壞室子太叔曰若待日中恐久勞諸侯來會葬者歸之大事無過喪葬乃不問時之早晚唯論人事可否此則葬不擇時可攷也人之祿位隆殺多緣厚德貧賤夭絶必有惡積是知獲慶在人丘壠無與誕者不然聞有富貴之人於此則歸福塋塚曰某形某徵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信如斯言多財力足可以肆爲不善及其死求善地以能免子孫於禍可矣古之葬者同一兆域靡拘壠脈故趙氏之葬竝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列諸處上利下利茂爾不論乃其子孫富貴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五姓之義大無稽古

吉凶之理何從而生且人臣名位進退無常有初賤而後貴或始泰而終否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何知卜筮一定便不回改塚墓既成曾不革易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誑其吉凶愚人因而僥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窺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而聖人設教範俗之本義亡矣盛衰消長之變唯聖智無能推移故富貴可遇而不可求蓋天命之秘而神功不可測者也諸氏百子未敢易此而葬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世俗溺其言將謂術能勝天則凡人事是非得失之細倒置伏制以遂其私鬼域人心淺淫膠固始難言矣善乎范史之言曰吳雄葬母喪事趨辦不問時日營人所不封土人云當族滅而雄不顧乃能致位司徒慶延孫子三世廷尉爲法名家而陳伯敬持身唯謹行路聞凶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終不免於坐法誅尤儒者稱爲格論自有乘氣受蔭之說遂以禍福本於枯骨坯土奪權於造化故舍人事任鬼神求福利而慈親喪泥於分房骨肉化爲寇讎既葬而遷徙魂靈忍於搖動蓋將啓天下以滅倫之禍甚哉邪說之毒人也過於猛獸夫君子之葬其

親也得其地無童斷無獨缺無曠拆無汗濕砂礫之凶以安體魄猶生而得居室之美以樂其志斯其義之大者乃欲緣之窺利豈非惑乎余悲宗人未葬遠者至三世近者或十餘年此非其子孫貪鄙心勝乃拘於陰陽忌諱之說哉故採于此篇謂其文辭頗有所譏刺也並論次其卒之年月庶乎覽者有所感悟云爾

鬼神論

明 區慶雲

甚哉宋儒之陋也每見書中言天言鬼神便恐人惑於高遠故爲淺近之說以極力挽之其解王孫賈章則曰天卽理也解三重章則曰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解爲德章則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多言繁稱惟恐離了道理二字殊爲可笑天地間無一物不有道理此何必言卽謂三王後聖爲道爲理亦奚不可若但謂建諸道而不悖質諸理而無疑可乎且中庸明言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矣其體物不遺卽是不視不聞中事迹於何居又云伸爲神歸

爲鬼其實一物而已以迹字物字解鬼神謬之謬也說鬼神者莫辨於易乾卦首言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夫以鬼神而配天地日月四時綦大矣若是造化之迹二氣之能則言天地可不必言鬼神也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情者何情狀者何狀而可以良能迹象盡之乎詩書之言天言神者尤多有曰鬼神其依魄簽協從有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有曰其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有曰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有曰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有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有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此等神字俱堪作造化之迹二氣之能解否有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有曰天乃錫王勇智有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有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有曰昊天疾威敷于下土有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有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等天字亦堪作道理字解否試朱子之所謂至而伸反而歸者而論譬之草木禽獸當其暢茂蕃殖神也及其摧殘剝喪鬼也譬之人當其生息長養神也及其殂落歸根鬼也是則陰陽聚散之說也不知易之殷薦書之柴望詩之將享皆爲陰陽聚散設耶抑別有不見不聞者以享於

冲漠無朕之先耶近世楊李諸公議之曰祭天是祭理也祭鬼是祭良能也不無矯枉之過然其說實不可得而通也夫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嗚呼盡之矣世人不務民義緣於不識鬼神非不識鬼神不識以遠爲敬之鬼神也何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知人鬼原有分也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可知遠之卽敬之也今經生家揣嘗爲文敬而遠之則人人能言之矣其毅然以遠爲敬者誰也今之探著布卦卜地選日以探善敗之籌以徼未來之福褻神者也牲醴淋漓楮幣狼籍借口酬恩集廖牽情聚族邀賓褻之褻者也當其褻

也徒曰天即理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以此救之未有能救之者也至是而宋儒之術亦窮矣是故爲淺近之說者不若爲高遠之說者也以遠爲敬以敬爲務此下學上達之旨也藉令天即理鬼神即陰陽則一務義足盡其蘊敬而遠者又何物哉或曰遠之當何如曰明禋秩祀舉之有時玉帛犧牲用之有節予不言神而每於祭祀加謹者以遠爲敬之說也是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或問曰然則人定勝天君相造命有其理乎予曰無之人定勝天者申包胥之言也君相造命者李鄴侯之言也皆出一時有激而發後之腐儒遂宗

焉非聖賢之格言也予所聞者六經孔孟之言也曰敬天曰畏天曰順天曰則天曰格天曰樂天曰欽若天曰肅將天則有之矣未聞人而勝天者也曰受命曰永命曰凝命曰知命曰安命曰俟命曰奉若天命曰永言配命則有之矣未聞人而造命者也若曰人定果可勝天則司寇之戮不必脫矣若曰君相可以造命則堯舜之庭爲無訓矣況善用之英主察相隨事竭力挽回補救而不得猶之可也不善用之而亂臣賊子援迹於世皆欲以勝天造命爲心其害曷有極哉不鄭此也田舍翁多收幾斛麥延師教子讀書取功名富貴及爲官者鑽刺貪緣曉夕計畫亦無非欲以人勝天以智術衡命吁一何愚哉是故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必如是而後衆志可戰天下可定也然則人事可盡廢乎曰非也盡人以聽天盡性以至命得與不得咸無心焉此聖賢之真學術也非勝之造之之謂也然而大與命未始不可窺也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予閱世多矣即以人家論其子弟務學好修飭躬勵行計未有不興者也反是而荒寧懈惰驕

奢淫泆計未有不亾者也非一敬一肆足以爲興亾資有所以主於敬肆之先者也彼昏不知遂謂天命實爲我用乃我實用於天命之中而不覺也國與天下又可推也曰然則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若予謂性不謂命何以解焉予曰先天而天弗違者謂道與之契也非勝之也謂性不謂命者論理不論氣也非造之也是故仁傑與孔明均一定也乃仁傑勝而孔明不勝何也子儀與岳飛亦均一定也乃子儀勝而岳飛不勝何也至於蘇子之贊昌黎曰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是人

且不能勝人矣况勝天哉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造民命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是造物命也謂造民物盈虛消息之命則可造一身吉凶禍福之命則不可君相之所得為者止此此外非所知也是故水旱異數也堯以九年湯以七年何久也宋景一言而熒惑退太宗吞蝗而歲不害何速也予以為皆幻說也縱有之亦偶然非必然也班彪所以有陵母嬰母之喻也

詩論

明　區慶雲

王伯安曰詩非孔門之舊本也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宜之鄉黨於以涵泳德性移易風俗安得有此長淫道姦之具乎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耳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宋儒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也伯安此論是舉鄭衛之全詩而皆不之信也楊用修引程正叔言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其言至公

朱晦菴起千載之下直以已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亦可謂崛強者哉又曰去序言詩自朱子始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衷之論也馬端臨文獻通考辨之詳矣馮元成則曰孔子刪述遺詩於散佚之餘得三百篇蓋惟取其可以勸善懲惡為風教之助爾自小序作而箋註之家宗之如寶大訓獨朱子乃詆其為妄而自為傳註其與序說往往得失相反美刺互異迄于今而學者沉痼於朱不復知有小序矣然而序之去古也為近傳之去古也為遠傳不能盡得而序不能盡失也是二公之論惟紫陽之是駁而未嘗以淫風為疑第其所謂惡

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亦自有說如衛風於鶉奔則曰人之無良墻茨則曰言之辱也君子偕老則曰邦之媛也是皆刺詞非修詞也匏有苦葉刺仕者不擇所從氓之蚩蚩刺夫佞合而不終者皆托言以泯其迹所謂溫厚和平也在鄭風則山有扶蘇指忽用㒺臣也蘀兮刺忽弱而將亾也風雨思君子也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逢亂不改其節也蔓草與賢相遇也子衿刺學校廢也推此類可具見而朱子槩以淫奔斥之使二國累牘連篇盡是汚穢之詞此後賢之所以不服爲陽明若遂倂其經而疑之也余以爲詩之作上自朝廷郊廟

君臣父子天下興亾治亂之迹下及羈人賤隷罷兒紅女貧賤困苦悲愁想望之情狀以至昆蟲草木車馬服食之微細靡所不備蘇子瞻所謂其意可觀其言可通不必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者即其人其事其起其止雖聖人亦有不能盡知況欲從千百載後揣摩擧擬強爲之解執徵以證羽引赤而誣玄不亦謬乎且詩之爲教與他經不同故孔子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或時而雅俗之並陳或時而顯微之互發要歸於思無邪之一言而止非若告爲邦者定以四代之禮樂毫不容僭差者比也孔子而後善說詩者莫如孟子其

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作者之辭意不可害說者之辭意獨可害乎知固之不可以爲詩獨不知通之可以爲詩乎是故紫陽之傳傳而偏者也陽明之說說而刻者也今之士大夫私爲詩解者甚多然其宗旨率無所考悉見以爲小序斷不可廢漢去古未遠如申培韓嬰輩皆有詩說註疏傳世可採似宜合倂參訂以朱傳爲宗勿先入鄭樵之見其鄭衛之風原有指歸者不必槩以淫奔目之使前人無不白之衷後儒免多口之累勸成一家之言以不悖於思無邪之旨斯亦朱子之忠臣哉

此與何仲默之意合侯觀風者采而獻焉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楊用脩以爲此語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之事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氏有言雅之大小特以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有六大抵寂寥短章篇首多寄興之詞蓋兼有風入之致大雅正經十有八則皆詞旨莊嚴氣象開闊與國風夐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異矣至於變

雅無不然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夫以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則小雅可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亦明矣楊氏淚取其說自予觀之謂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其說似也然其間不能無本末之分焉燕饗酬荅室家私情事之末也祖功宗德開國承家事之本也誦小雅者雖云天保治內采薇治外然稽其所爲治內者不過君臣上下兄弟朋友燕飲歡樂役使慰勞之詞治外者亦不過將帥戎兵車馬旗旐往來歲月之迹未聞有所謂禮樂刑政

以綢繆于閒暇之時而神謨偉畧以折衝于廟堂之上者也至若大雅則上遡后稷公劉太王泰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武王纘緒貽謀之盛卽姜嫄太任太姒之以坤矩贊乾維者靡不推本而崇尚之試觀二者景象孰爲大乎孰爲小乎是豈專務體裁之爲別乎故予謂雅有大小根本節目之分也非盡以體裁之別也如以體裁爲言則旱麓棫樸行葦鳧鷖諸篇獨非寄興而下之頌上者何以異於洛水鴛鴦之咏上之惠下者覩常棣伐木之情又豈甚相違耶大序所謂政有大小猶或近之太史公感慨於巷伯巧言之被讒故引而附會於離騷以明已志非說經之通論也余錄諸說而綴以鄙臆高明君子當自得之

郭青螺曰余讀詩而知夫子之愛魯深矣詩有風風有正有變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男女亂而邶鄘衛鄭之風變君臣失而王豳之風變遊畋荒淫而齊之風變儉嗇褊急而魏之風變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健陳風變而遊冶歌舞檜曹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之衆也魯獨無風乎羽父弒隱意如逐昭哀姜宣淫桓宮刻桷男女君臣亂政亟行距列國何異孔子爲政而無戾無邪袞衣章甫之謡朝談夕議則其閭巷閨闥之間豈

盡無譏刺之言可擇以垂戒者而孔子不錄曰若何爲吾魯於列國也比其終也載魯之頌四埒於周殷雖以閟宫之僭猶爲之揄揚誇詡不一而足繇此觀之魯非無風仲尼刪之也果如青螺氏之說是一人之私情非萬世之公道也孟子不云詩亾而後春秋作乎卽如羽父弒隱意如逐昭哀姜宣淫桓宮刻桷等事春秋未嘗不書也未嘗以爲宗國之辱而盡諱之也安得衆魯風而刪之季札聘魯遍觀十五國之風而無所謂魯風者韓宣子適魯所見惟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亦無見有魯詩者是時孔子年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先刪之

而不以遺後耶黃文裕稱於秘閣得子貢詩傳石本然亦不傳於世好事者遂以魯申公詩說附會於子貢傳而曰魯齊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刺康王而作其詞曰珮玉晏鳴關雎歎之正魯詩也余考申公著說未嘗有是但以豳之鴟鴞東山破斧狼跋伐柯九罭及史克之頌四篇立爲魯風而綴於二南之下列國之上七月一篇則別入於小雅意者所謂魯風即在是乎愚謂魯本無風而止有頌夫子蓋因其所有者而存之非能於其本無者而益之也聖人於魯事微獨見之春秋即其藏之論語者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又曰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想當時亦必有風雅頌混淆如申公之以豳風魯頌合爲魯風者故孔子得而正之藉令魯果有風而孔子刪之古今諸書何不槩見而獨青螺氏發之也宋亦有頌而無風者也商頌即宋頌也然而宋之後契也異於魯之後周公也三恪之備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之禮樂惟宋得而享之魯得而享之乎孔子之存魯頌吾尚未知其褒之抑貶之也槩以爲愛者雖忠厚之詞吾未敢信也

周禮論

明 區慶雲

周禮一書較諸經爲晚出自漢惠帝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入于秘府諸儒莫得而見焉至河間獻王後得是書而以冬官爲缺購之千金不獲乃取考工記補而奏之孝武帝朝其書已出特未與五經列置博士耳及劉歆尊信敘錄大爲表章然後此書盛行卒用以輔王莽而敗蘇綽又用以輔宇文周而敗王安石復用以輔宋神宗而敗於是談古之士遂以是書爲僞而多置喙焉林孝存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爲戰國陰謀之書俞庭椿則取四十九官以

補冬官之缺王次點則作周禮訂義以補俞氏之遺丘吉甫則以序官置各職之首大加更定吳澂則以大司徒補孟子五典於十二教之上併去序官之文何喬新又復序官於諸職之前以大司樂爲司徒屬而以司勳司士太史之類皆入天官工作之類皆入冬官舒國裳則著周禮定本與刪僞圖解又於諸職之文逐何刪合分別直質奪彼與此割裂附會人持一見雖以先王致治之成憲等之於塵飯塗羹莫有能正之者也嘉靖中柯尚遷君子起閩中受命于姜鳳阿唐荊川兩先生作爲周禮全經釋原大都所本者杜子春鄭康成賈嶽

鄭衆崔靈恩賈公彦孔頴達之說而以程明道朱考亭爲證會衆論而斷以已意自謂復遂人以下爲冬官而六典備考遂鄉以下爲鄉官而位職明發在位之職與在職之位而封建定推師保誅救之訓而學校舉表宰夫鄉師遂師士師以下爲六十屬而三百六十之數足取司馬法以明井牧之制簡稽之方而軍制復以九比爲九等而授田征役之施舍審自以爲挈周禮之大綱得周公之精意洗千年之聵蝕決諸儒之異同洵可行之萬世而無弊矣然以愚見折衷之千古之可傳者經也而千古之可信者理也信在理則不得盡信經是

故周公思三王以施四事彼其時豈盡無載籍之可考周公何以抑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所思者何物所得者又何物豈非以理在吾心與先人之成迹或有睽而不通者乎而況火于秦雜亂于漢割裂于六朝唐宋以至今日其書尚可盡信哉今稍舉數條而以理斷焉建官之缺公孤也條狼之誓僕臣也媒氏之會男女也調人之辟讎難也司寇之入鈞金也王府內府之貯貨賄也指前賢之所指摘而以爲疑者也大王者出而條狼氏辟除行人小故耳仰愆蹕官司少有不戒飈之于法未至死也何以於馭曰車轘於大夫曰鞭五百於太史曰殺小史曰墨周法豈若是酷哉且車裂之刑商君所造古未聞也周家以忠厚立國君臣之際有常禮寧忍以不關小失而置大夫左右於極刑有此理哉王者之防民範之以禮義猶恐其納於邪況汝墳江漢之間化淫爲貞周之家法具在也仲春之會男女奔者不禁非導之淫乎敎之使無禮無義乎鄭衛之風又何誅焉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者是子弟之自爲情耳若調人之設使之相避是王者仲私情而詘國法也且其所謂君父之讎避諸海外兄弟之讎避諸千里之外不知爲讎者避乎被讎者

避乎釋者以過失殺傷當之是曲爲之辭也噬嗑所謂得金矢利艱貞吉謂聽訟決獄者如金之堅矢之直也若爲司寇者先入束矢鈞金而後聽之是富者常操勝算而貧者終困抑而不伸也釋者曰入矢以明其直入金以明其不變此求其說不得而強爲之辨也既有大府以掌九賦九貢九功之入須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以此經國制用足矣而又設玉府以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以掌王之良兵良器四方之幣悉人焉其餘若山師川師皆使各致珍異之物其汲汲於言利若此是爲瓊林大盈作俑也旅人貢獒召公非

之越裳獻雉周公不納此其意獨不可釋乎若夫
有六卿而無公孤與周官異解之者曰六卿上兼
師保之任也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余曰不然此
爲偶闕不備者言之耳公孤道揆之所出也六卿
法紀之所守也闕之議道揆者主格王心握樞於
奥尸法紀者主宣王政敷治於明不相攝也戰國
以來公孤之任久矣其官故僞撰者遂以六卿率
屬爲篇首而不知周官一書考據甚明不得而廢
也凡此皆理之可質者也不質之理而惟求之書
是以愈求而說愈鑿是故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
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曰須是自閑

門祖席之微積之至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不被
其化然後周官之法度可行丘文莊嗤之謂恐天
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矣愚謂文莊之見迂也程
朱之言非尊周禮之言乃疑周禮之言也世豈有
薫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尚須周官法度
哉不然朱子既尊信之矣他日斟酌三禮何以又
曰安以儀禮爲經而以周禮及禮記爲傳則周禮
雖欲比儀禮不可得安在其爲百王不易之大法
乎甚矣柯氏之強合也雖然周禮固吾夫子所嘗
學矣一傳而至戰國諸侯已去其籍今乃欲從千
載之後秦灰漢蝕之餘以夢寐其不可知之人理
會所未嘗見之事揣摩執着反覆推勘剖彼就此
務伸其說以成其書非惟於周公無益而内顧吾
身精神學問不亦大有損乎譬之素問本草非不
黃帝神農所定任夫愚子不得其制使服食之法
妄以殺人後之庸醫役爲之解更置其方而加減
其藥曰是乃軒岐之的傳也則笑之者必不絶口
奈何解周禮者之不量也況學古者學其有用之
古也封建井田肉刑三者皆周禮之大綱旣已久
廢不行則舉全經而束之高閣可也不然如考亭
所議爲傳以附於儀禮以存一家之言亦可也何
必用心於所不必用之地而終成其塵飯塗羹之

具哉客曰然則子非周禮乎曰吾所信者理也理
也者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孔門之所謂一貫孟子
之所謂幾希也苟不信理而信書則古今之僞撰
者不一亦可盡憑而解之否也

日行論

明　黎遂球

日陽氣之精也氣舒俱舒氣縮俱縮舒為北道景長而行高且遠縮為南道景短而行低且近一日日與月五星俱東行天與經星俱西行日亦行天與經星逆之而西日之麗天如蟻逆磨而旋故天西也日雖東而亦不得不西矣一日大行有餘日則不足以為日西行而未嘗東行其說亦未嘗不是日不能過天之行故天有餘而西耳何以見日之為陽精而與陽氣俱舒縮也日之在地上不能無舒無縮當其舒則入地之度少而出地之度多當其縮則入地之度多而出地之度少日周天者

也而以為入地者何則天形如倚蓋之說是也天之陽在南地之陽在北故時當冬至日在天南當其入地則在地北易先天圓圖象天乾南方圖象地乾居北也然而離為日故夏至日舒極而相見乎離則後天之圖有之也是以日之行有南無北也當其北陸表景猶一尺五寸猶之乎其未北也日行至夏至由北而南冬至由南而北北舒極而必縮南縮極而必舒其舒其縮率因乎陽氣精與氣恆相守也故養生之理煉氣可以生精神也圖有以圓涵方天包地也而西方之書有日水輪持地輪風輪持水輪空輪持風輪然則日也者其在風空之間而天與經星又居其外可知也日陽精如火耳以其常行故其勢不得不圓月與五星亦然陽雖一氣而陰亦不能無光景故月滯而成魄猶得日為光五行者受陰陽以成氣質故五行之精是為五星亦與日月俱為政焉夫陰惟麗於陽故日與陰亦猶人身之血得氣而後能活也日經星何也此從乎天者也天積精而至空者也經星者凡物之精天行則與之偕行其度不忒高且遠矣故不與乎陰陽五行之氣而恆以象占然其氣亦不能不相取故月離于箕主風畢主雨若五星之所守聚皆從而占之亦氣有相因故也經星之

變則占其象以類應也分野之說何也天之行雖持乎地而其脈絡實相關通故胡越南北於是乎占然日之行惟南北二陸恆不過乎其道天之經星以次與之相值耳日蝕與月全度為月掩也月蝕與日相望為地掩也日月五星可以蝕變而天不改其恆此以知其在天之內也天經之星雖高於日而不能奪於日者日為太陽之精故不以內外遠近高下別也然而歲差之度乃又不定以中星為執凡精與氣相守日與陽相守陽氣之行于世間與經星之動于天上終不能無遲速之異是故今之冬至與古之冬至太陽之景其長短不殊

而所麗之宿頗易此理之必然也故治曆之法宜從氣不宜從度苟求其度雖不差而候亦差從氣者吹律以聽之故能贊化育理元氣而後可以合衆而後可以治曆嘗相因也嘗讀隋史稱其時日加長焉殆非誣也夫日周天耳其行加高且遠故爲時加長此陽氣之極舒也使然而隋已致之其時兵革方息民富足於衣食故鬱極也亦宜其舒是故以爲盛古之隆日倍長于後世非借語也陽得其舒之氣也抑攷禹貢合之從衡皆六千里隋之版圖東西凡九千三百里南北凡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固不可謂非極盛大而借乎非可久

之道是故治曆者以唐虞之玉衡爲準

冬至前一日無陽論

明　黎遂球

董子辨冬至前一日無陽非當論也冬至十一月中也剝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陽氣已生於下傳曰剝窮上反下窮而卽反未嘗無也周公於剝之卦爲之辭曰碩果不食于以見貞下卽能起元故果結實而仁已含焉仁也者陽之萌也今乃以爲冬至前無陰冬至前無陽陰陽不和是宜不雨竊嘗推之陰陽二氣實一氣也氣之舒也爲陽及其縮也乃凄肅零落而成陰故人身之氣皆屬陽氣之不能無陰也如人身之氣其呼爲陽吸爲陰也陽爲輕清爲明潔其反是者爲幽爲濁爲凝滯爲

昏昧迷亂故陽爲神陰爲鬼陽生陰殺苟無陽是其日皆鬼矣昏昧幽暗而凡物皆死矣日月無光而生氣脫絕矣則是擊鼓而救宜莫于此日而何以其禮不然是以知此論爲非當也而未有能辨者惟其不知二氣無非一氣者也苟其知之則知其日乃陽之爲氣縮極而舒故雖以剝極而陽未嘗不在不至于幽鬼晝出而生氣脫絕者此之謂也且夫陽亦非與陰互爲上下者也卦畫之不能不分剝復爲上下者其勢也然而姤也者實陽之始降非陰之始升也凡陽主升陰主降故律呂之數紀陽不紀陰故于蕤賓以下六律不言陰之生

但紀陽之降黃鍾長三寸三分以九六升陽至蕤賓而極其長蕤賓長九寸以九六歸陽至黃鍾而極其短黃鍾之律安起于短漸加而長陽以次而舒也歸而短以次而縮也然陽道嘗饒左五律紀陽之升右五律紀陽之降左比右各多三分者縮之極而不至于絕以此推之也卦雖坤而未嘗無陽藏諸用也雷也者陽氣之動而爲聲者也故自二月以至八月乃有雷者陽舒于大壯由是而至于否則已縮矣故八月之後無雷也然陽性好舒而惡縮好升而惡降故當其舒至于四陽之卦而後爲聲當其縮雖三陽之卦而猶有雷者降而爲

陰所薄故怒而爲雷也風也者陰之散也其寒其溫亦由是而可推者也四月純陽之卦無陰相薄而亦有雷者惟小滿以後爲陽極舒之候然氣無一刻不行故其舒其縮皆有相薄之勢故亦時有之也是以雖小滿不能無雷而以爲冬至前一日無陽則妄無雨者非當論也

孟子不尊周論

黎遂球

孔子作春秋以王冠正諸侯之知有周者與之否則無美詞孟氏願學孔子而說齊王以爲王猶反手今之儒者遂以爲孟子不尊周非也孟子尊周者也吾誦其書曰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之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當是時魯方百里者五欲伐齊取南陽使愼滑釐爲將軍孟子曰徒取諸彼以與此仁者不爲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然則以齊而行王道亦惟損其時之强鄰國以還之周天子故尊周之說如是而可推也何以知之曰湯之誅桀

也使伊尹五就之武王之伐殷觀兵而後革命當孟子時其所爲周君者未嘗有剖人心斷人脛視人孕之慘飲酒池而裸男女使相逐肉林之事使夫齊雖行王政亦何得而誅之旣不得而誅之則其尊之也必然夫必然奈何不著明其說曰王如施仁政于民則必尊周曰此其所爲嫌於伯者也霸者之假仁正以尊周爲詞齊之葵丘晉之踐土何曾不然誠恐其時所謂七雄之君聞孟氏此說則必挾弱周之主以問罪削地於其所與國亂乃滋甚又當時若犀首蘇秦輩得以子西之所以沮孔子者爲間於齊否則必且忌齊之得志以均吾

地丹相與加兵焉而滅之以爲無所復憂然則王獨不可忌乎曰夫以爲齊必不可以王姑紓其憂耳尊周一舉而可行者也然而不以爲號號之則有曰縱人帝楚橫人帝秦而儒者帝周先角大焉而無以明吾之有獨尊是以知孟氏尊周之說爲不欲出諸口而其意有可推也故曰君子亦仁而已矣然則春秋何歟曰孔子歷聘列國道不行乃歸而作春秋故曰吾志在春秋也吾誦其書其所以語諸侯者亦未嘗有尊周之文與弟子語則似之此所謂期於躬行君子者也矧夫聖賢之大言也者所以使人之盡乎其意以爲後世法而已故

近指遠約施博之爲貴也孔子之語顏氏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而讀之者不聞其疑其說顏氏以爲帝王而不尊周何也故夫夏時可行也冠春於王甚至欲改周正朔而所以尊之之意如故然則孟氏之說齊王以爲如是而爲之可以反手亦所爲著之於書以告後人之詞使知凡如是焉者宜爲之以如是而已可也誠使齊而任之則其作用固在作用在而其所爲稱說者無不可參合而爲之思是以凡讀聖賢之遺書者勿過信其言乃可以勿過疑其言是故易之爲書也皆稽實待虛之詞聖賢之大言也有引伸不盡之味或曰孟子之時周之所未絕者如一綫故不稱之是亦不然觀秦之繼周肇見於書而猶汲汲乎尊而攘之之爲書是以知之

孟子不以像殉論

明　黎遂球

孟氏之廟有石像焉跪而拱相傳出之塚中蓋以殉其母者不可信也殉葬非古也三良之爲殉詩哀之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孟氏旣稱而述之矣難者曰大賢之子殉大賢之爲母不亦可乎曰大賢之子可以殉大賢之爲母則大聖之臣亦可以殉大聖人之爲君而舜不聞殉堯禹益不聞殉舜是以賢者之於其君親也非爲社稷死者非無罪而戮死者哀衺之如禮而已不以身殉焉是故禹不殉鯀晏嬰不殉齊君其或有致君於死而復以身殉者春秋貶之無美

辭許止不嘗藥以死許君雖日哭泣以至于死必書之以殺所重不在此也推而觀之于其親有可諱者諱焉而亦不聞有太過之意有可稱者稱焉而亦不聞有異于衆人之詞是故仲尼聖人也作春秋不書其父之爲功而反以己之所歸田爲文無他至公焉已耳夫使人盡殉其親天下將無人焉可淤乎是故母雖大賢已雖大賢之爲子不以殉也不以己殉而以像殉不誠不信莫大乎是吾故知孟氏不爲也然則何以曰跪其像於塚之旁若翁仲然則有之夫然猶之廬夫墓之意歟廬墓禮歟曰子貢行之於師然而不必著其爲禮也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孔子孝於其母乃殯於五父之衢故古之爲大孝者其親在則事其親殁則敬其身以爲其親故父在觀其志父殁觀其行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稱養志焉是故大杖則走不忍食芊棗而食膾炙不克類至義之盡克類至義之盡舉其親而束縛之又從而桎梏之又從而埋瘞之苟有所不忍亦何之而可忍然則先王之爲禮意亦曰此亦吾親之遺魄云爾其魂氣則無所不之也是故有宗祊之祭而係可以爲尸苟重吾身而吾親之身在焉若大區區以旣委之魄爲吾親也者猶之乎忍死其親者也

故世之所爲孝子者或廬於墓或以父之名而不忍覆石君子悲其心而取之焉不以爲淤也以爲淤則武王不當昌成王不當發商人必冠而跣而西漢之世其臣與子率見幼弟而號哭豈埋之可行者哉彼苟有誠信卽不履石與廬墓君子取焉而孟氏者求爲可淤于人者也當不其然難者曰夫旣不以身殉於母而置其像於墓不誠不信亦莫大乎是曰所以寄其思慕之意而使後之人觀之以興其孝是爲誠信

明察論

明　黎遂球

今夫主好察則天下之人必奔走以事其左右此定理也其究也則甚不能自見其察不能自見其察而左右之勢重重則謹司人主所向以圖自固此亦猶之國家之禍也夫如是左右之人且勝于人主矣而吾猶以爲國家之福何也曰吾所患者在乎人主之察未已而又當左右之勢已成夫左右之勢已成而人主不之察則難爲人主察之則難爲左右于是以左右之勢而思所以當人主之察吾恐終必勝乎人主而後已焉此之所不忍言者也緩之以禍人主之國家而急之以及人主之

身所必至也易之訓君子也其於一陰之始則曰履霜堅冰其旣也則有龍戰之文而其處之之道曰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此蓋言乎其安察之之蚤而不安乎察之之終者也章稱含焉瓜稱包焉所以謹其左右之司而寛其自新之路使無自分有必然之憂羲斯備矣故不如察之于蚤其所以不能察之於蚤者皆汲汲乎示人以必察之意之所爲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故夫人主之淺識遠慮者未有不眞用其明者也是故其始也無壁而畏之其旣也無豐蔀之蔽其究也無明察之傷然而又不可不謹其所極致也有始示之以不察察者乃往往或偶一見焉於是凡夫人之懷疑者以爲人主必已知之矣特未發耳其所以圖之又復無所不至是終使天下之精神僕僕與人主之耳目相向如鏑眉然而未有已也有說焉譬諸明鏡之在懸人過而共見之其姸者得以自信媸者自惡而改飾焉而亦無所畏之疑之蔽之者知其所照我者不過如是焉故也苟改飾焉卽得見之以是爲安然于心故也毀與譽俱無所用故也然而以鏡之明也其于人影之左耳目手乃其形之右耳目手猶將不能無

倒焉故人主者在乎誠意誠則明至誠如神其道前知體物而不可遺學問復性之所以貴也

朋黨論

明　黎遂球

人臣結黨以相傾有瑕必攻間必入此人主之利也人主者患不得人臣之情形故嘗參伍而意揣之今安坐而人臣之惡皆見故曰人主之利也此大謬不然中人之利而人主之大不利也中人者日在人主之左右而可以操人臣之短長故爲大臣者惟恐其議之及已意向之今與當其相傾則必謹司中人之意向而有以中人主之所深忌故曰中人之利人主者自以爲明察而其權已移之中人故曰人主之大不利也則如之何爲人臣亦無以朋黨相結而已齊晏子之時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殃晏子仰天曰嬰也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雖然假當是時嬰以忠於君利社稷爲言者吾恐嬰必從之從之而其所不然者又將相傾而未之已則如之何西漢呂太后用事欲危劉氏陳平患之力不能爭燕居深念見陸賈曰爲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平用其計交驩太尉深相結於是呂氏謀益壞夫然則所謂忠於君利社稷者又烏乎議之吾乃知凡此者皆出於人主而已人主無危社稷之行以啟其臣有必忠焉之憂則無用相結以固其權朝廷無危亂之形群下無重足相戒相倚自全之勢此其一也人主無聽中人之言以爲人臣傾陷之資則其勢不固勢不固而與可解此其一也又人主必明夫邪正之辨凡夫善依中人者之以爲邪其必忠而利社稷者之以爲正如是則雖有相傾而人主鑒之其不利於社稷不忠於人主者之爲邪而畏人主之威必不能固其外若忠於人主究不利於社稷者之爲邪而畏人主之覺必不能恃此其一也今舉天下所不足重輕之人而以爲如是者斯不入朋黨之籍而其甚者至于因賄賂以結中人之歡吾不之議獨惜其有

忠君利社稷之圖而太不得相下之勢于是其瑕必攻間有所必入國家不得一才能之用而旋進旋退忽賢忽奸則人主孤人主孤而中人乘之此亂之階也夫東漢黨錮之事因乎中人況乎使中人中太而兩操之人主者不可以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司馬相如論　　明　方國驊

論司馬相如者其說多變未有如蘇子瞻詆相如之甚者也子瞻曰相如始以汙行不齒於蜀人既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前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聚富故賤而善耳又曰臨邛令王吉謬爲恭敬以成相如竊妻之會論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惟不能諷幾殆於勸矣諂諛之意至死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眞可謂小人也哉予讀蘇子

瞻之論說殆謂子瞻於相如其說不無過刻嗟乎子瞻爲人生平豪放節取天下士愛之慕之而獨刻一相如何耶士生三代後有才可取者德詘則詘德而取才有事可取者學詘則詘學而錄事上之人錄其事取其才則凡士之有德與學者亦因之而濯磨振厲以副朝廷祈望之意古豪杰當貧賤無聊之日或傭耕或販負或屠於市役於肆或芻牧於窮陬或乞食於長途者何可勝數故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漁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由是而觀則相如在臨邛時蕭條落魄

去數古人不遠使相如卽采薇而食至死蜀人亦烏從而揚與之劉卓氏新寡相如無妻素知其爲王孫之女家頗貲歸之或藉以爲生計此亦無甚大汙行世俗人豈鮮蹈耶孔叔圉春秋衛大夫也奪子大叔之妻而已妻之孔子猶節取其好學一端而予爲文況相如乎子瞻責相如得幸而未嘗建大功於漢而又終卒以封禪書遺其家以諂事其君似也然漢武之用人也各設科目使天下之士各盡其所長如治兵則衛青去病儒雅則公孫弘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理財則卜式弘羊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嚴助

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奉使則張騫蘇武受遺則霍光日磾漢之得人可云盛分科可云悉矣至於相如與司馬遷二人應文章詞賦之科以聽主上之採觀以言語黼黻天子之致治此外兵刑錢穀相如不過而問焉其諭蜀父老開西南夷道非相如之所敢擅天子令下相如徵以文詞應命云爾武帝封泰山禪梁父祠五畤獸一角改正朔薦郊廟延方士欒大李少君祀戶竈求丹金求神仙者其術不可勝窮豈盡相如遺草啟之耶使武帝知其非而納諫也汲長孺諫之久矣長孺居御史大夫直諫之科而不能諫抑亦漢

至武帝承高曾之業而安享一統其可以煩大臣之諫諍者自窮征黷武而外其餘封禪求仙皆一時天下昇平堂簾相慶之樂謂不足諫乎相如者漢一代之文章雄瞻博厚具體足焉夫人苟生於漢欲用於漢必視漢一代之規制而工之蘇子終責大人之賦爲荒唐而取諛於天子則不知漢之所以爲文者前如是也以相如之文章而生於宋相如亦必歛其蕩宕之才而爲正心誠意之論時使然耳吾故曰取相如者當論德而取才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又曰無求備於一人相如有焉

司馬相如論　明　薛始亨

有所棄而不居以裔其不足而殖其有餘斯善用其才者矣天之生才不全不能如聖人也有有餘必有不足強其不足將并不能擅其有餘是以君子必有所棄焉而後可以寡過而成名昔者漢武帝以大有爲之君網羅天下之俊傑一才一藝之善皆得以升於朝而備器使而司馬相如以文章詞賦卓絶瑰瑋知遇其間可謂盛矣始未嘗不愛幸而卒功業泯焉吾嘗讀其書如諭蜀檄與夫難蜀父老之辭未嘗不嘆爲議論有餘通達治體使益紓其蘊以蔬謀廊廟雖未能歷抵卿相而以佐

一時之英畧未必卑於嚴助主父偃之流也而相如毎謝病不肯預公卿國家事則豈非有所棄於功名而不居者歟相如志尚者也今也助偃之不若則豈非志本欲居而勢不得不棄者歟夫物之至者難兼而適用者則否嚴助之徒非不文也蓋適用而已者也相如居其全則其爲力倐難而不必逆知諸子之旣之至於殺身而其勢固不得而兼之矣觀其雕鏤萬物陶鑄古今移然淵懿凖於典謨雅頌是故一賦成以十年封禪傳於身後蓋刻意良苦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寧不亦殖其有餘以成名者乎其後揚雄三世不遷泊然自守其

跡亦大類於此蓋心非相如而爲之也審矣否足以歎古之君子之善用其才也夫均美也取貴焉均貴也取道焉均道也取性情焉雖然性情之矣而或不至則不如物也不物則不如棄也夫物而至於至非絕他途而尚致焉不可也而況大美於此者乎故嘗爲之說曰儒之不終功業敗之也儒莫盛於荀孟而區區齊楚梁滕之間秖見疏焉夫遊說之士可以存衰周而仁政之行反無以救滕宋無亦才術之不可以濟歟然而配義與道修先王之學則可謂醇矣向使相如揚雄廣騖弁包騁其才辯緣飾政術豈無可觀也然而風流必少損矣或不幸遇事頗仆寧不兩失之哉宋之王安石有揚雄之才而經世自任卒以亂宋遺譏是其效也故韓琦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爲相則不可使其不遇神宗而以學士老其論著大業必有過於諸儒者故嘗爲之惜曰宋徽宗不爲帝王安石不爲相其文采風流當絕於時矣悲夫

曹相國論

明　彭釬

申不害韓非之學正乎曰否黃帝老子之學正乎曰否然則學黃老之學者與學申韓諸家之學無以異而黃老申韓之教均非所以治國家者之正道也申韓尚嚴酷以督責其民民苦之亡已則曰以亂黃老尚安靜以無爲爲治民民便之亡已則曰以弛比事揆效相去無幾然天下既已平定法制既已周詳人心風俗既已一道而從化用申韓以拘促之不若用黃老之術以安息之之爲得也昔曹參好黃老之術以相漢而後世稱之予觀參自高祖起沛以中涓從擊胡陵積功執珪封建成侯高祖破滅項氏有天下參功爲最跡其生平大抵英雄猛鷙人也及惠帝除參相齊得膠西人蓋公言治尚清靜相齊九年而齊大治及代何爲相國所辟除丞相史皆木訥厚重其相業大率盡醇酒中蓋黃老之術使然也所謂天下既已平定法制既已周詳人心風俗既已一道而從化之時無庸喜[illegible]深文者雖進而紛更之也一代之治自有權畧一王之制自有時宜王安石相宋行事紕繆相業乖錯爲千古所悼歎豈安石之學顧不如曹參哉才術之弊流爲紛更所謂讀書不善師古反不如椎魯之爲有濟於[illegible]天[illegible]亦有古人可以間一

行之而後人不可復用者有前代既已周詳慮之自後人不容更議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或等之而不必治如綱常名教之屬稍變易之即以亂天下有餘參治黃老之術際高祖去秦苛法所爲千古一時也日飲醇酒見下吏輒復飲之不令有所陳說說者謂文景數十年太平皆從醇酒中醞釀以出大矣哉黃老之爲功乎雖然致治之道當以三代諸聖人爲法讀虺說誥命諸書君臣交警朝野治安未嘗不事刑誅而不亂于嚴酷未嘗不稱垂拱而不弛於無爲皇哉尚矣參學黃老而相業奕奕者惟其時爲然後人不猝漫以爲黃老之術可致太平焉則過矣

荀彧論

明 彭釬

論荀文若者多矣然于一言以蔽之曰其節不足道也或曰惟智亦然當陶謙死而操謀徐州彧爲之設甚定策引關東河內爲喻操與袁本初相持官渡進退之勢未知所決而彧馳書以楚漢之在滎陽成皋間爲比操志乃堅卒定冀北又操板鄴有進復置九州之說者彧則勸以先定河北次修舊京次臨荊郢爲社稷長久之利嗟乎操之所以危而得安小而得大弱而能強者則彧之功居多也是何長於料天下事而短於既曹操之爲人也哉當其計紹爲不能終定大業稱知紹矣去而從操其將以操爲漢賊而從之乎抑不知其爲漢賊而姑從之也而或者謂彧之從操不過輔操以匡漢室殫心竭力爲操謀凡以爲漢謀也而不虞操之負漢而因以負彧也是彧固不智矣然操之奸邪人盡知之以彧之智與操周旋日久乃反不察其爲人或不若是之愚也且操之以高帝自負而以子房待彧非一日矣彧之爲操謀也一則曰兗州蓋將軍之關中河內根本宜固內則曰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是明以高光之業過相期許操既懷抱逆志不難以獻帝爲漆子嬰而彧所與言者又皆進取天下之大計至董昭九錫之議乃始從

而沮之以爲曹公秉忠貞之節愛人以德不當如是何其前後互異而矛盾乎心口之間哉昔齊東叟爲狗盜有名穆陵人蔡之執贄盡所學而歸穆陵之家無完物焉有司捕之急齊東叟曰吾誨若者盜技耳不慮其敢竊人之財而遺穆陵長憂也彧既誨操以盜天下之技而欲操無盜人之天下將誰欺乎然則彧爲死之曰操死之耳操殺之者何九錫之議彧沮之也沮之者何彧既以取天下之術誨操矣而又欲自隱其名此彧之自以爲智而後世之所謂不智者也蘇子曰文若附聖人之徒譏乎何擬人之不倫一至於此吾於此爲之說

曰如文若者其差愈于華歆王朗之流云爾至若其才則王猛之比也孔融廉得操詐𦣻著偏宕之辭以致乖忤或曾有片詞相諷否乎故曰其節不足道也惜智亦然

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許

明　庾　檴

昔考即墨之戰竊歎安平君御衆非仁待敵非智而偷得一時之捷也史遷乃謂其出奇無窮深得用兵之法而引處女脫兔之說以贊之謬矣夫兵法固有所謂正亦有所謂奇胡康侯有云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斷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齊桓侵蔡次陘之師卑集聲討以震中國之威江黃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亦可謂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者矣若田單特一詭黠之匹夫耳烏足與言兵法以當日大

勢觀之燕師長驅平齊唯莒即墨不下適燕昭王卒惠王用反間言以騎劫代樂毅燕人士卒多怨不樂爲用而田單以鐵籠脫其宗人故得立爲將軍方其相持日久也師老于外民困於中齊多必死之心燕有倦歸之氣單誠能簡城中壯士數千人諭以即墨存亡在此一舉披堅執銳爲士卒先乃疾走燕軍以死戰之士擊其輕敵少懈之兵自可以敗燕人虜騎劫而單之功亦足以自立於當世計不出此迺恣行間諜令燕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城中人唯恐見得又令其掘城外冢墓僇先人以怒百姓夫兵以即民爲本今禍及死人戕賊

俘累仁者固如是乎若夫食祭以翔飛鳥事卒以爲神師此又黃口孺子所不爲而單倭然爲之亦拙甚矣使非騎劫之愚稍有智計者斷未有墮其術中者也故吾以爲燕之敗不敗于大喜許降受金益懈而敗于騎劫代將之初齊之勝亦不勝于老弱女子乘城與夫火牛夜縱壯士隨擊城中鼓譟聲動天地之時而勝于惠王有隙樂毅歸趙之際綜單前後事一觀之誰謂其御衆以仁待敵以智而非倫得一時之捷哉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者似不若此或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可得仁心爲質矣何以見譏

于春秋曰小白卒襄公乘喪伐齊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又令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是皆元惡大憝君子惡其飾末遺本故桀不取焉以明順事恕施之理不然不重傷不禽二毛庶幾哉堂堂正正之師矣又誰得而疵之春秋固不以成敗論事也若田單者人莫不食其餘耳雖然卿子冠軍之救趙也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項羽謂其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今單身操版揷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庶得絕甘分少之意嗚呼單亦救時之將也哉

廣東文選卷十一

楚黃劉茂溶定　番禺　同選

辯　說　解

春王正月辯　明　霍韜

春王正月孔子實自創制垂憲萬世前古無如此書法蓋孔子作之也聖人力量與衆人不同時在堯舜則禪讓時在湯武則放伐時在孔子則立教垂憲皆常事也天下之職君師二者而已矣君道主宰一世師道主宰萬世一而已矣謂孔子不可以匹夫改正朔然則湯武可以諸侯放伐乎知湯武之順應天人則知孔子順天創制矣世儒委曲

說春王正月皆不識聖人力量職事故也子丑寅皆可紀歲古已有之惟未嘗以子丑月爲正月耳故商以丑紀歲於元祀則曰十有二月秦及漢初以亥紀歲則曰元年冬十月是古者雖以子丑寅紀歲首至子之爲十一月丑之爲十二月寅之爲正月徹上代未之有改也豳詩周公作也曰七月曰九月皆夏正也如周實改月則述一代之制作新天下之耳目當用周正不宜復述夏正以溷頑民之聽矣世儒曲爲之說曰豳風先公用夏正時也則應之曰先公夏正之時有民俗可稱者矣在商六百年豳俗獨無可稱者乎詩曰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皆夏正也如果先公豳俗則夏正十月未改歲也何乃曰曰爲改歲是周雖改子月首歲不改子月爲正月之明驗也詩之出車周正之時之詩也其詩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夏正之候也如曰子月爲春則倉庚之鳴于蘩之采皆非子丑之月所宜也豳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豳詩春日之倉庚則夏正也出車之倉庚則曰周正之春耶又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豳風之采蘩則夏正也出車之采蘩則周正耶是又周人不改子月爲春正月之明驗也

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如曰夏之九月築場圃時也曰十月納禾稼時也豈曰農工已畢可用民力耶又孟子未嘗稱周十一月十二月爲夏九月十月至明驗也詩曰正月繁霜夏之正月也其爲天災何也非霜時也在周之時則三陽之月于耜之時也農事伊始繁霜殺物農人憂也是其爲災也是故正月繁霜九月肅霜皆夏正也比而觀焉豳之肅霜常也小雅之繁霜非常也變也皆夏正也世儒不識乃謂正月爲夏正四月亥盈甚矣故凡詩曰十月之交曰六月淒淒皆夏正也又曰惟暮之春則辰月也如曰周正則寅月

也寅月豈來年時耶朱子於十月則曰夏正之亥月也於六月則曰建未之月也於暮春亦曰辰月也惟正月繫霜則從蘇氏之說曰夏正四月豈其然乎豈其然乎是蓋闕疑不敢身質遠俟後聖之心也是又周人雖改子月首歲不以子月爲正月之明驗也記之月令古之聖帝明王奉天順時之典也呂不韋剿而作之間以一二災祥之說命之曰秦月令世儒聞秦呂名則恥且惡之曰亂世之書也令也驗之天文徵之氣候敷之政事稽之物產可悖之耶是故戴記惟月令爲古典出呂不韋所述人則嘉稱焉周禮爲周官㨿縮王莽劉歆剿

爲制而附會之者也惟曰周公作也世爭誦之世儒之不信心而信耳目也弊也如此是故月令秦之政令也秦以十月爲歲首所述月令則夏正也又秦人雖改亥月首歲不改亥月爲正月之明驗也秦不改亥爲正月則周不改子爲正月又益明也春秋書春王正月爲夏之寅正又益明也或曰夏時冠周月如何曰非也聖人順天立法垂訓萬世不如是委曲假借也是故知聖人力量則知春秋書法矣或問爲下不倍之訓非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湯武之事後世談之非亂賊之渠耶故曰孔子作春秋若曰皆循史文之舊也云爾無所作也則文儒之隸也何足爲孔子凡春秋經世大法宜講明以俟後世者不止此姑舉正月之疑例焉

古文尚書辯　　明　黃佐

予少時嘗讀尚書以魯論終篇堯曰數語二典皆
不載舜亦以命禹所謂危微精一者乃見於大禹
謨豈有二聖授受乃失其源與嘗考之尚書本百
篇遭秦燼絶文帝時天下亾治尚書者獨聞齊有
濟南伏生故秦博士嘗治之年九十餘老不可徵
迺詔太常使掌故頴川晁錯往受以還是爲今文
二十八篇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然上書
惟言術數及兵事對策則以三王五伯並稱又謂
太子所讀書多而未深知術數無一言及於尚書
者則錯未嘗以伏生所傳爲善也太子嗣位爲景

帝時魯共王得諸孔壁中百篇具在武帝時遣使
者取視莫能讀遂秘於中成帝時張霸獻僞書帝
出所秘挍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班固藝文
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註謂五十七篇者是也
且言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則是與
成帝時所獻者異矣今文者漢隷書也伏生老不
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
頴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以其意屬讀而已然
泰誓一篇本非伏生所傳惟見於史記說苑而董
仲舒策亦引之如白魚入于王舟有火流于王屋
化爲烏又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

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
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文義與前後絶不相
類大小夏侯氏乃增泰誓爲二十九篇而各爲章
句解故以行于世豈其遺失已在錯受書時與古
文者科斗書也先儒朱子因書序不類先漢遂寘
疑焉然序所言三皇五帝之書乃周官外史所掌
周公所錄必非僞安劉謂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
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
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
主以軌範也文選取之以繼子夏詩序之後則其
文亦豈人所能假托哉東晉梅賾始得皇甫謐所

傳古文上之吳澄斷以今文爲正謂古文乃梅賾
僞作然危微精一之訓豈賾所能爲邪蓋武帝時
雖秘於中漸有能讀之者至安國始闕其訛損萃
而成書僅止此爾漢志非誣也雖百家所引逸書
皆蒐入無遺然堯曰數語說者謂當在舜讓弗嗣
之下而今文無之古文亦然若果出僞手則此語
必剟入之矣予以是波知其本出孔壁實安國之
所萃者也然古文旣有泰誓三篇而歐陽氏所增
者亦已削去是經文有損益矣則執中源於堯者
自當補入豈可遺哉舜典首二十八字移於月正
元日之前而遏密八音以上合于堯典庶與孟子

所引相協而二帝始終各明矣一得之愚惟知者裁諸

周禮辯

明　黄佐

唐虞肇天地四時之官修六府和三事位育功化微於是矣周公思兼三王以制禮而法則大備孔子曰今用之吾從周豈此書歟夫水火金木土穀民賴以生者也生不厚則死用不利則勞德不正則亂亂則甚於勞且死矣故禮必有法法行於則則以觀德德以處事皆不毁焉非用人理財無以舉三事而德其本也太宰所掌官府爲先官職也以用人府藏也以理財凡嬪御奄寺酒食衣服器用貨賄皆在所領而王宮政令掌於宮正士庶子掌於宮伯奄不過上士寺不過五人膳服不過關市之賦職皆微官其爲中大夫者無幾臨制坊馭得以去其匪人惟恐皇之不極而失德之彰聞也其施于都鄙以任萬民者凡賦皆司徒斂之穀粟角羽茶炭掌於其屬而貨幣聚入于太宰之府百凡官府之祿各從其長均之大府授式法而分給爲其地之承平乎教必先富使有恒產則有恒心土均以辨之荒政以聚之修六府也保息以養之本俗以安之和三事也合比閭族黨州鄉之衆致德行道藝賢能之人其教德行也即師氏以媺詔王者也其教道藝也即保民掌諫王惡者也故王宮門闈有學自上達下以爲民極不服教而後刑

焉歲時讀法書善戒過日夜提撕惟恐傷之司虣
司救土訓誦訓則又自下達上惟恐嘉言攸伏而
野有遺賢也五禮教之中六樂教之和而崇[illegible][illegible]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宇內其春矣乎雖
司馬之師田與射人太僕司士諸子必由禮樂訓
方揮人傳誦四達必使萬民和悅而後已焉是長
之以夏也司寇之聽獄訟也中而已矣士師布憲
象胥掌交亦使和悅徧于化外雖朝士司儀禮行
自國而大小行人無遠不屆夫賓客擯相何與於
刑哉蓋刑以弼禮樂之教即秋以成春夏之仁也
雖設官分職而實則相聯故太僕小臣御僕皆掌

復逆而宰夫總之是天官聯夏官也卿師攷司空
之辟又洫匠師是地官聯冬官也司徒掌教不言
財而起徒役則與司馬掌政不言兵而論官材則
與精麤本末錯綜相成故六典職務太宰得兼軍
旅一與五官咸事蓋治典道也教典化也禮典仁
也政典禮也刑典義也事典智也合而言之其惟
德乎以善養君而後能以善養人以禮制心而後
能以禮爲國其機則係乎上之人也德之不正道
則不凝無以致中和成位育於天地四時奚官焉
周之衰也小雅刺日食山川之變責諸卿士穀洛
鬬而太子晉歸咎敝政史墨亦云水官棄矣物乃
不育是猶知六府之當修也晏嬰曰夫民生厚而
利用於是乎正德以幅之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
正用利而事節是猶知三事之當和也然徒能言
之寖失其敘尚何法則之施乎無惑乎九歌之不
興也

放攝辯

明　黃佐

問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周猶能言之伊尹周公之放攝何與曰由禮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書與龜筴且然況敢放其君乎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路馬且然況敢攝君位乎湯之放桀也以大惡也堯老而舜攝也以授禪也太甲非有桀惡何以言放成王非若堯老何以言攝亦惟折諸聖焉而已矣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方諒闇身爲冢宰百官總已以聽禮也因以訓于王焉義也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久

在王宮則敗禮度矣故使之居桐密邇先王則內有所嚴憚以起其怨艾之心外有所瞻慕以成其仁義之德是亦諒闇之訓也三年喪畢則冕服奉嗣王歸亳何放之有三王之道皆典刑所在也成王幼冲顓蒙未有所知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而坐以待旦者凡以爲成王也雖未堪家多難而典刑幸未至於顛覆則所以啓沃匡翼考諸三王以爲法者自不容已也是又諒闇之訓也幼不勝冕則遲遲焉而後卽辟雖七年之中輔王立政未嘗一日敢踐天子之位也又何攝之有世但據其迹以放攝言之殊不知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委曲養成則二公之心也是故盡君臣之大義者莫如伊周後世霍光之於昌邑器視其君[illegible]置之曰吾倣伊尹之放也王莽之於孺子嬰斧扆南面久假不歸曰吾倣周公之攝也篡弑自茲藉口矣故不可以不辯

官爵辯　　明　黃佐

文武竝用者官也封建列國者爵也人有言曰文德不足而後有武功封建既廢而後有郡縣稽諸尚書則不然典禮敎之本也司徒掌之蠻夷寇賊刑之大也士師掌之文武建官肇於此矣禹貢五百里甸服最納田賦者以班祿也五百侯服則內采邑男邦而外諸侯焉五百里綏服則內揆文敎而外奮武衛其實文敎之敷四海戎兵之詰四方侯甸達于要荒未始偏廢也周官庶姓在六服內者猶華路以即戎封四衛則後世武官設左右前後四衛亦有自來矣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蓋聲敎所暨疆理所至必有師長殷采錯事以承后王君公觀諸周官惟縣有師惟卒有長五卒五百人爲鄙亦謂之郡五鄙二千五百人爲師亦謂之縣說文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即侯甸也縣有四郡郡有一鄙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逸周書作雒曰千里爲縣縣有四郡呂不韋月令亦曰合諸侯制百縣時六王猶未滅乃周制也豈非郡統於縣縣統於州而封建在其間邪故甸服有內諸侯功德兼備如周召畢公皆有封爵而兼公卿自餘千室之邑百乘之家以至十室十乘則皆大夫庶士也然則九州之外四海五長亦必咸建可知矣是封建固聖人意而郡縣非至秦而後有也但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觀左傳楚子縣陳則是滅一國以爲縣縣大可知至于戰國郡縣互相吞併而縣日削則郡大而縣小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郡大可知秦之滅六王一四海也罄天下而郡縣之凡地大兵衆與秦抗衡者既已盡滅而衛之小寡迄胡亥而君角始廢即夫要荒五長豈無遺裔哉此南武侯織立以爲南海王所以見於漢高帝之詔也由此觀之賞延于世封建也有土而無官者十恒入九食采賦乘郡縣也世祿以勸者十無二三聖帝明王以此建輔世長民之策適柔遠能邇之要文敎以昭德武衛以詰威秦漢莫之能違也而況於唐宋以後邪夫采邑男邦積功累德以至諸侯封大國則周禮所謂邦國者乃其敘矣今之文武有係封爵有祿即古者量納田賦之遺制但無采邑邦國之敘惟黜陟以示勸懲焉故凡得售于天子之廷者多交權要干祿以求富豈復知修德建功爲何物哉陶答子妻曰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於戲三旌之位萬金之富猶自以爲未足者滔滔皆是也得無有愧於斯人之言乎

小宗辯

明 羅虞臣

夫重本始聯族屬敘親疎別嫡庶莫大乎宗法傳曰繼禰爲小宗夫繼禰之爲小宗何也小宗別子之庶子也庶子不得禰父故以長子繼已爲小宗也是故繼禰之嫡諸弟宗之至二世之嫡其父之諸弟曰叔叔之子曰同堂兄弟共宗之三世之嫡其再從之伯叔兄弟共宗之四世之嫡其三從之伯叔兄弟亦共宗之舉三從而同父同堂再從之伯叔兄弟可知也是謂小宗至於五世四從兄弟視小宗之高祖爲高祖兄弟無服也故各祖其祖爲宗其得各自爲宗可也謂其爲高祖異也宗之

言尊也尊無二明無二嫡也宗以五世爲限服盡也服者先王所用爲宗子聯屬族人之具也服盡則親盡親盡則廟毀故曰高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此之謂也然自漢儒論釋紛如卒不可解孔穎達曰族人一身事四宗幷大宗爲五考諸禮經原無四宗之說假令四宗爲之宗法視子孫互有異同族人以一身事之將誰適從此決知其不能行也四宗之說起於班固同之言曰宗其爲高祖後者爲高祖宗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此固臆說也夫大宗以始祖爲宗小宗以高祖爲宗宗至四世

族人雖各有曾祖及祖禰之親然視之高祖彼皆支子支子不爲宗得爲宗者高祖所傳之嫡而已是宗安有四乎或曰禮經所稱曰繼禰曰繼高祖何謂也曰據其初言則爲繼禰自其終言則爲繼高禰之傳嫡下及玄孫玄孫推而上之於禰然後爲小宗者備矣夫小宗以五世爲率五世之內雖父子祖孫相承然世止一嫡耳序之以昭穆別之以禮義而後族人尊之爲宗故曰宗法有君道焉如固之說則宗有四嫡廟有二主喪有二派土有二王甚非古者所以定名分防僭奪之義或又曰人之族類滋衍有高祖同而曾祖不同者有曾祖

同而祖不同者有祖同而禰不同者吾爲嫡可以主吾曾祖之祠不可以主曾祖叔之祠可以主祖之祠不可以主祖叔之祠可以主禰之祠不可以主諸叔之祠謂其各有子孫也則宗安得不分而爲四曰夫舉族之有宗子猶裘之有領也五世之族無二宗猶裘之無二領也故嫡子可以宗父而支子之嫡不得爲其父宗嫡孫可以宗祖而支子之孫不得爲其祖宗嫡之曾孫可以宗曾祖而支子之曾孫不得爲其曾祖宗何也以義制也以廟未斬則尊不可貳也五服之外支之嫡始得爲宗者謂高祖已遷也故尊其曾祖爲高祖可以自宗

尊有所伸也五世未竭則高祖在上曾祖以下皆
子孫也子孫同享高祖之廟統於尊也祭同廟享
同時羣族之兄弟同在也宗之嫡主高祖及其曾
祖祖禰之獻而兄弟各佐獻其祖禰於同堂之上
是故無奪嫡之嫌而一廟同享子孫曷嘗不各盡
其孝思哉曰內則有云夫婦皆齊而宗敬終事而
後敢私祭若予之說庶子無私祭乎曰此小宗事
大宗之禮也小宗雖有嫡子然要諸大宗則庶也
小宗雖奉四代之祭然要諸大宗則私也故祭先
公而後私先大宗後小宗尊卑之義也非庶子私
之謂也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斯先王所以

重嫡庶之分而謹偪僭之防者也曰然則老泉宗
法非歟曰洵以高曾祖禰之嫡分為四項是惑於
四宗之說也其言曰繼高祖之嫡祈死而無子故
其宗亾而虛存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宗吾宗吾之
嫡昭圖繼祖者祖之嫡序序之嫡濬夫洵之曾祖
祖皆庶也高祖之嫡祈死而無子則當以祈之弟
禰禰之子宗負為宗以繼高祖不應自為其曾祖
立宗既為曾祖立宗則洵祖當宗宗善洵父當宗
昭圖不應復舍曾祖之嫡而又自為其祖立宗今
人孰不欲尊祖而私禰然究洵之說是率天下亂
嫡庶之分也何若大宗之嫡通夫百世故百世之

小宗宗之小宗之嫡止夫五世故五世之羣兄弟
宗之五世之內無二嫡猶大宗也故曰大宗率小
宗小宗率羣族族人之所事者此二宗耳不然則
先王之宗法也猶官多而令煩也欲求其致理也
得乎

河圖雒書辯　明 歐大任

圖書莫非理也而後世索之于數圖書之理莫非天也而後世繫之于人聖人默契乎天會通乎理取則也大立教也正本理之出于自然者足以周天下之物成天下之務世儒推象數以原經而經晦衍意見以傳經而經疑圖書于是誣怪而支離矣余嘗觀邵子于易既出横圖于其前也又作圓圖左右分析以象天氣又作方圖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規横而爲圓填圓而爲方天地山澤風雷水火八卦對待之體乃别而圖之爲先天孫是行乎四時序于五方則流行之用乃别而圖之爲後天

上古之易何若是其紛紛邪子傳易未必爲其圖說也黄氏東發謂天地定位一章必非先天卦位疑圖學之不可從信乎圖學爲邵子之易非上古之易也蔡氏作皇極内篇以疇之目合書之九九衍之而爲八十一八十一衍之而爲七百二十九極之于六千五百六十一焉自以爲補洪範不傳之數然玉齋胡氏已謂大禹之作範未必拘拘于書之位次以定疇之先後矣夫地十之數不可通于雒書之九五行一疇不可通于八疇之義箕子陳範又不可陷于緯書之流矧洪範藉蔡氏以推衍何其敢于誣經哉夫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神龜負文而列于背有數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此孔安國之言也伏羲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九疇此劉歆之言也河圖呈于伏羲而十以揭其全體雒書錫于大禹而九以著其大用子明堯夫諸人未爲無見也其必謂圖以龍馬而制則龍馬所載爲何圖書以雒龜而成則雒龜所負爲何象至于劉長民又以圖書互藏其用而託言于陳希夷以爲皆出于伏羲信如是則易出于圖無圖則八卦不畫範出于書無書即九疇不成何異于緯候謂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出地符聖人必有

神物以授之之說耶附會神怪實起于此也且如河圖之數析補八卦孰爲一六而下孰爲二七而上孰爲三八而左孰爲四九而右孰爲五十而中孰爲乾兌離震孰爲巽坎艮坤其卦也因其上而上因其下而下因其左右而左右因以四成數常處其方因以四生數各補于隅聖人之效天也亦拘矣以雒書之數參合九疇五行何以居下五事何以居上五紀何以居前左而皇極何以居中耶八政何以居左稽疑何以居右三德何以居後左而庶徵福極何各專一位耶一三五七九奇也而五行八政皇極稽疑福極何以屬之奇二四六八

十偶也而五事五紀三德庶徵何以屬之偶因其自一至九之文則又奚必縱橫黑白錯綜位置神聖第而成之祕而傳之耶余謂鴻濛之初天地萬物之情陰陽鬼神之狀寓于法象易已行乎其中矣伏羲神而明之以定畫故曰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平成之後立極綏民之法事天治人之本布于文命疇已具乎其中矣大禹會而通之以作範故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又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蓋聖德格天河雒效靈圖書之數未必不可通于疇第不必如世儒託異徵祕分配

推衍以繫之耳程子有云孔子感麟而作春秋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如畫八卦因見河圖雒書果無圖書八卦亦須作朱子有云伏羲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一事二氏之論稍爲得之

隆慶丁卯于邗上讀潘啓明圖書測言因爲之辯云

詩二辯

明　歐大任

邠岐豐鎬之間皆秦也文王二南之化見于兔罝羔羊而風于江漢汝墳者遠矣今自車鄰駟鐵小戎無衣之詩觀之皆負戎馳馬之人發乎性情播爲音節彷彿于急笛清笳鞞鼓交作之時足以勵介冑之氣而動旌旗之色其慷慨激烈之義十五國風惟秦而已信乎周之舊也其詩如黃鳥渭陽終南蒹葭皆有據不俟言矣惟晨風刺康公忘穆公之業棄其賢臣朱子以爲婦人以夫不在而言權輿刺康公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朱子一不信小序而以爲不可考也秦人專精果

毅敏于有爲而不媮其風氣所激雖或怒猛實皆出于性情而不失先王禮義之教被之絃歌用于蒐苗獮狩嚴戒軍旅之前足以盛氣而發容則其慷慨激烈不可以要歸于雅耶即晨風權輿之所刺亦風刺諷諫之正非他國之詩可及而必以爲婦人思君子吾不知其何說矣嗚呼讀詩者不達于先王之教與周之所遺其何足以知秦風哉

詩自秦火後漢求遺經學士大夫采里巷所諷習者以補亾其錯簡雜出蓋難言矣鴟鴞一篇金縢詳焉蓋周公之心可以示天下萬世者矣余嘗病毛鄭諸家誤解金縢之居東混于始末或謂周公

攝政管蔡誅後爲詩以貽王或謂旣爲冡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後乃攝政而誅管蔡或謂旣誅管蔡恐成王疑已作鴟鴞以喩成王殊不知成王之幼未能踐祚周公負扆而朝諸侯實以冡宰而攝行天子事也管蔡外挾武庚倡爲流言公于是退而居東居東者非東征管蔡也蓋人臣當居攝之時値羣疑之際且禍起于骨肉之間討必返居于私去位旣久三年而罪人斯得公乃作詩以貽王猶未敢明言武庚管蔡之罪而獨託于鴟鴞以感悟焉大抵自喩保定國家之艱難及遭流言如鳥巢爲鴟鴞所破旣取其子又毀其室羽之譙譙尾

之翛翛爲風所漂搖可悲孰甚故曰予唯音嘵嘵此其忠憤鬱結之所發也書言王亦未敢誚公是其疑猶有未盡釋者及風雷之變王啓金縢得公所自爲功冊祝願代之說釋然悔悟出郊迎之復冡宰之位逮武庚挾三監已叛反狀已著于是始東征誅之以定殷人之亂大誥多士多方所繇作也如伐柯九罭狼跋諸篇則東人頌其賢而惜其遣公歸自東征賦東山以勞征士而從軍者咎以破斧爲始未之可考如此余因毛鄭諸家之誤恐終未明周公之心也注經君子其或有所取也夫

進學解

明 林光

博士南川先生官于太學行且三年矣一日諸生晨興肅然太館下請曰教之不明言之不太也言之無文道之不傳也是道必因教而明因言而傳未有道不明而能太言未有言不文而能傳道言文而道傳教化風行海流矣昔唐韓子爲博士進學有解其學弘而博其文辯而奇采精勤譽嬉隋讚當時之亨泰啟英俊之附麗採錄之途廣妍媸莫逃乎有司諄諄乎因人以明已而謙抑宛轉亦不覺歎老而嗟卑然於進學卽未嘗指示其要者一其規蕆蕆墜緒將尋繹其端施先生抱道當席

默然自宰諸生若之何而可窺先聖之藩籬乎先生曰噫子來前吾語汝古者憲老不在言辭後世多言其醇乃醨言又不切始類俳戲將欲明道益支離矣聞之善教者若王良之御扁鵲之醫故馴馬之不馴御者之過也使王良執策則驊騮駑駘駒駼駃騠無不調習行止疾徐咸中度矣病之不治醫之不明也使扁鵲察脈知病之所由生或損陽而調陰或損陰而調陽則邪氣不留病去而身安矣博士太學諸弟子師也吾之所愧者御也執轡不如良爵也切脈不如鵲吾庸敢黙乎韓子之在當時其齒方啟固有羡于列者矣今之時又非

韓子之時矣蠢然剋方泯然波流尚不能免忘者之口怠嫉者之怒又安敢自任師道大明進學之解答諸生之期乎且諸生曷不觀諸飲食因其渴而飲之因其饑而餧之則味甘而適口矣及其饜飫雖熊蹯芻豢恐其持去之不早矣是以善教者先啟其疑無多岐其乘其虛而授之因其明而通之時其開而納之觸其機而動之灑之若及時之雨則不覺其沛然矣今欲呶呶強其所不受語其所未至其能浹徹乎其不玩而忽乎憤然後啟悱然後發孔子固不隱也況古之教肖子理其性情於直溫寬栗剛虐簡傲過不及之間聲諸詩和諸

樂鼓舞動盪神而化之日就其中和之德是以教者不勞進者罔覺戰國而下學衰道廢持勢合變振翼奮鱗出跨塗騰雲漢者固不少矣然汨沒生死不出乎利欲之窩其於中具之天不可須臾離者悠悠若大寐之間酣長夜樂咋唶而怪韶護尚足語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雖然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鶴鳴在陰其子斯和風之不動者誠之未至也又安能合其睽哉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諸生喜而攢曰聞命矣

韶石說送曲江趙廣文

宋　李昴英

韶盡善之樂也以名州嘉矣名之則昉于唐初去舜之時如此其遠也山有異狀石者老相傳嘗於此九成焉故石之形肖之其說甚荒唐無稽粵嶺泰始通南巡狩故未必至此然聖人聲教之溥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粵當舜之世獨不在舜之天地中乎甚矣聖人之德感人之浹且久矣後乎舜千有餘歲季札觀樂三嘆不已夫子聞遺音肉食焉而不味至于今又千有餘歲而后其思廟其依常隱然在人心舜何以得此於州之人州之人何以不能忘於舜也孰謂州之人非其遺民乎則此

石特人心感觸之一機不必致疑可也教授趙君崇禮既模南海禮樂器以文丁奠且將樂于有虞氏之祠以實彼州之名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當求之於金石絲竹之外趙君淑諸生而古其心必有道矣

雜說

明 陳獻章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與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為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曾足與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與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貴貧賤死生禍福曾足以為君子所得乎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旣歸於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卒

然遇之而不驚無故失之而不介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何銖軒冕塵金玉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真存之實者與語此反惑惑則徒為狂妄耳

天下事物雜然前陳事之非我所自出物之非我所素有卒然舉而加諸我不屑者視之初若與我不相涉則厭薄之心生矣然事必有所不能已物必有所不能無求於吾前矣得謂與我不相涉耶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孟子謂舜視棄天下如敝屣亦謂重愛親也非謂輕天下也君子一心萬理完具事物雖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隨得吾得而得之耳失吾得而失之耳厭薄之心胡自而生哉巢父不能容一瓢嚴陵不能禮漢光此瓢此禮天下之理所不能無君子之心所不能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其亦焉得而忽之也若曰物吾知其為物耳事吾知其為事耳勉焉舉吾之身以從之初若與我不相涉比之醫家謂之不仁昔人之言曰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是心也君子何自得之哉然非其人與語此反惑惑則累之矣或應曰是非所謂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辨也曰然然無君子之心徒有輕重之辨非道也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曰道不可以言狀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囿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見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為天地得之為地人得之為人狀之以天則遺地狀之以地則遺人物不足狀也曰道終不可狀歟曰有其方則可舉一隅而括其三隅狀道之方也據一隅而反其三隅按狀之術也然狀道之方非難按狀之術實難人有不知彈告之曰彈之

形如弓而以竹爲絃使其知弓則可按也不知此道之大告之曰道大也天小也軒冕金玉又小則能按而不惑者鮮矣愚故曰道不可狀爲難其人也

易上繫曰安土敦乎仁乎曰寓于此樂于此身于此聚精會神于此而不容惑忽是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比觀泰之序卦曰履而泰然後安又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是泰而后可安也夫泰通也泰然后安者通于此然后安于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馮河是何方泰而憂念仰與也九三曰艱貞无咎則君子於是時愈益恐恐然如禍之至矣是則君子之安于其所豈直泰然而無所事哉蓋將兢兢業業惟恐一息之或間一念之或差而不敢以自暇矣有于斯心符或曰君子不已勞乎應曰乾之象曰天行健天之循環不息者健而已君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未嘗少懈者剛而已天豈勞哉君子何爲不暇乎

君子一心足以開萬世小人百惑足以喪邦家何者心存與不存也夫此心存則一一則誠不存則惑惑則僞所以開萬世喪邦家者不在多誠僞之間而足耳夫天地之大萬物之富何以爲之也一誠所爲也蓋有此誠斯有此物則有此物必有此誠則誠在人何所具於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誠而爲天地者此誠也天地之大此誠且可爲而君子存之則何萬世之不足開哉作僞之人既惑而喪其誠矣夫既無其誠而何以有後邪

天道至無心比其著於兩間者千怪萬狀不復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爲聖道至無意比其形于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室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彼後世桓文戰爭不息禍藏于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于

心矣孟氏學聖人也齊王不忍見一牛之死不有孟氏不知其巧也蓋齊王之心卽聖人之心聖人知是心之不可害故設禮以預養之以爲見其生而遂見其死聞其聲而遂食其肉則害是心莫甚焉故遠庖廚也夫庖廚之禮至重不可廢此心之仁至大不可戕君子因是心因制是禮則二者兩全矣巧莫過焉齊王之心一發契乎禮齊王非熟乎禮也心之巧同也聖人誅民害而迸之四裔之民奚罪焉亦日戮之則傷仁存之遺害故聖人之仁有權焉使之遠禦魑魅則害去而惡亦不得施矣夫人情之欲在于生聖人卽與之生人情之惡

在于众聖人不與之众惡衆人所惡也聖人則迸
除裔夷惡難施也聖人以投惡聖人一舉而迸中
聖人未嘗巧也此心之仁自巧也而聖人用之故
天下有意于巧者皆不得厠其間矣周公一金縢
大發寤時主以後世事覩至巧矣周公豈有意耶
亦任心耳

心性圖說

明 湛若水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心
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
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
渾然而不可見及其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
焉仁義禮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
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慎獨
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發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
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者
耳終之敬者即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曰何以小
圈曰心無所不貫也何以大圈曰心無所不包也
包與貫實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
而貫乎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
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矣故謂內爲本心而
外天地萬物以爲心者小之爲心也甚矣

心性圖

上下四方之宇
古今往來之宙
心
始 敬
性
中 未發之
仁義禮智之性
和 已發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
萬事萬化
天地萬物
終 敬

生母服說

明　唐伯元

先王制禮首重天綱婦人從夫夫死從子女子之嫁也父命之無違夫子從夫之義也丈夫之冠也見于母母拜之從子之義也從夫者貴不敢以敵夫從子者賤不得以施子故禮父在爲母期父沒然後齊衰三年凡言母者嫡母生母也繼母如母尊父之匹也慈母如母貴父之命也曰繼母則嫡母已不待言曰慈母則生母又不待言也然則孟子謂王子母喪其傅爲之請數月何也諸侯禮也而王在也請者請于王也禮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諸侯在則禮然也又曰大夫

之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在則禮然也公子除于既葬大夫庶子大功貴賤之等也然則諸侯大夫不在皆得三年歟吾聞之也禮有餘尊所壓之文爲諸侯也諸侯君也尊也大夫之庶子不言得擬于士也若公子與庶子皆繼世而爲諸侯大夫則禮所謂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何者禮有壓父無壓母律之以從子之義雖嫡母不得以其尊臨諸侯大夫也然則禮曰庶人爲父後者爲其母緦何也諸侯禮也何以知其諸侯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故服緦是以知其諸侯也不爲後則公子而已猶不得緦也諸侯在以爲後而緦則諸侯不在不止于緦又可知也然而諸侯之禮先王不議蓋愼之也非所以論于大夫士也大夫以上漸貴貴則尊尊大夫以下漸賤賤則親親貴貴親親其義一也然則祔可乎吾聞之矣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又曰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祔則仁至易牲則義盡仁人孝子之至情也言士與大夫禮可通也然則今世士大夫禮宜如何曰今之上卿視古諸侯其次視大夫然非世爵也卽釋纓累代不失爲士庶人之家約畧而用

士禮可也然則適子在室何如禮士爲庶母緦爲有子之妾緦大夫爲貴臣貴妾緦在夫且然而況于子適子有服何疑于祭夫禮古今共之者也今之祭也以別室如何曰似也父在可也上卿可也不然非易牲之意而僭擬國君且使子爲母壓也壓則無父僭則無君無父無君不敢以訓

立後說

明　唐伯元

友人蕭曰喈有弟婦以守節終而議後者不果爲著此說

禮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以爲人後同宗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期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夫惟大宗乃後惟支子乃後大宗古禮之不輕後如此何後代言後者之紛紛也得無與古禮悖與夫子與門人習射

令司馬出爲人後者得無曰悖禮之夫不可與觀德與蓋必有說矣按記禮者曰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解曰父貴可以及子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後子貴不可以及父其父士則不得主也信斯言也則置後者以尊父也然非大夫則不必後又以尊君也在君而君在父而父其義一也一置後而忠孝兼焉者也記禮者又曰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解曰不言男子女子而曰丈夫婦人則以冠而室有丈夫之道笄而室有婦德故也自董沚蹻觀之苟無其道與德雖殤可也信斯言也其人誠賢雖殤勿殤仲尼之所與也婦人許嫁方笄誠堅婦守賢者之尤難也生爲女婦身繫綱常何啻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爲烈勿殤可也殤而猶可以勿殤其不殤者又可知也是故非大宗不後禮也貴而後賢而後義也禮以義起者也自周公仲尼以來未之有改也非後代之謂也然則凡貴與賢皆必後與曰貴有大小而貴者差賢有大小而賢賢者等禮所生也賢而無關於世教雖賢抑末也而況乎不賢也貴而不足爲重輕雖大猶小也而

況乎不貴也不貴而貴之者猶之乎不貴不賢而賢之者猶之乎不賢賢于義何居則利而已矣利則爭爭則亂亂則𡰣狄禽獸而已矣是尚可與觀德乎孰斯羿禮是尚可與議禮乎有能知夫子命司馬之意又能知夫子進董沚蹻之意然後通于立後之說然後知禮之不可一日不明于世也

懸弧嘉慶說

明 盧祥

皇帝臨御之二年歲在重光協洽橘且之月已卯東莞邑庠試教龍溪盧先生之嗣生先生懸弧矢于門或者疑之造予質其說予曰禮也古者子生之禮男子則設弧於門左女子則設帨於門右男射女否釋禮者曰以此二物爲男女之表是也夫別二物於門之左右者以左爲天道所尊男之義也右爲地道所尊女之義也男女之生於弧帨有可用之道故特設之以重男女之別也然禮於男子之生則獨加詳焉故生三日而接以牢禮及祇見孺子命名之日父曰欽有師母曰記有成遂授

子師子師徧告諸婦諸母名父告宰名宰徧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生而藏之宰告諸閭史閭史書而藏諸閭府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此古者子生之禮所以獨重於男子也今先生懸弧矢於子始生之旦蓋得古禮射以桑弧蓬矢之意矣或曰男子之事不止於射矣必弧矢乎桑非弓之良蓬非矢之勁奚取於義乎曰射之爲道男子之所當爲也子之初生則使人代之射示有其志也桑蓬之用雖示有其志而未備其事以見成人之有漸也於禮何疑焉說既竟庠之師生咸曰斯言當矣遂請述爲懸弧嘉慶說

律曆易範合一圖說

明 黃佐

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大樂之元也損益陰陽參天兩地其圖書之中五乎一六三八在北而東太極動而生陽於子至巳則知仁交際萬化出矣冬日至之氣自吸而呼腎而肝羽而角陽聲也木自水生象乾之中是故君子學聚問辯寬居仁行然後龍德以知崇而天且不違矣二七四九在南而西太極靜而生陰於午至亥則禮義交際而萬化入矣夏日至之氣自呼而吸心而肺徵而商陰聲也金以火伏象坤之中是故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然後黃裳以體與而發於事業矣書曰在璿璣

玉衡以齊七政是猶七音然塡星二十八歲而一周天歲與熒惑太白辰星皆歷所塡之數而行四星皆失則塡爲之動其猶宮爲四聲之綱乎歲星十二朞爲一周天謂之一紀然非辰星正四時則歲無由成可見水主歲功而生木猶宮羽生角則中音也熒惑遲疾不恆太白出沒隨日其亦反商下徵以和宮者與變宮猶月之從日齊以晦朔歸餘而成閏也變徵猶日之對月致以南北受光而成望也故升歌琴瑟懸一鐘一磬而尚柎圜鐘金聲夷則玉振下管定絃以合之七音惟主五聲之正必以變宮變徵迭爲羽角而後中聲所止五節

一周乃爲一成也舞者聽宮羽角而節奏合徵商以成文四懸設而八音會焉北則下懸黃鐘始一函鐘終八羽角於下五姑洗而歸上懸夷則終八夾清始一羽角於上五應鐘而起南懸蕤賓次序如之凡懸上下一應五爲角四應一爲羽八應一爲徵三應八爲商下五角則上七變宮上七羽則下七變徵東懸夾鐘西懸夷則次序亦皆如之篇舞則黃鐘以一函三而萬舞蕤賓則反對焉二十四佾清濁備矣下六地之中數也黃鐘函三以降天神蕤賓則反爲上五其樂六變上五天之中數也黃鐘函三以出地示蕤賓則反爲下六其樂變

變自北而東則成於西者皆羽角也九變而黃鐘大呂收聲自南而西則生於東者皆商徵也九變而太簇應鐘收聲故日用宮逐羽而清角生焉引商刻羽而流徵生焉咸池承雲九部有虞氏之樂也對待之交自然流行歌奏相命建律運曆宮侶商和而陰陽合矣始則羽調以角中則角調以徵終則徵調以羽商聲伏於徵偈嘗去哉分而序之別爲調爾觀於太白隨日出沒東爲啟明西爲長庚亦可見矣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宮聲作而角之羽羽之角從焉猶辰星附日右行起自北陸而反乎北陸朔易之方終始萬物之地也蓋陰變而化陽則爲水木以相生陽變而化陰則爲火金以相制順而生者易見逆而成者難知然則大樂其昭天地矣乎顯諸仁而仁自知始藏諸用而義以禮成備此四德謂之聖人故曰樂者象也天地聖人德業一而已矣

經說

明 龐嵩

河圖洛書合而言之皆天地奇偶自然之數而已圖書未出之先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與夫二氣五行錯綜天地之間何莫非圖書奇偶之數乎雖卦章未作而天地聖人之教吾道自然之學固未嘗泯也然易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而小成六十四卦而大成是皆一每生二邵子所謂加一倍法皆鑿鑿可據者也而書之五行則以徵著爲序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以五事叅五行

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擬之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而先後淺深之次明矣豈泥於數之多寡也耶河圖洛書理無不同數無不同以河圖爲經則洛書爲緯以洛書爲經則河圖爲緯經者爲裏則緯者爲表矣圖卦畫於前可俟後聖而不惑書疇敘於後可考前聖而不疑先儒之論但因已之書而爲揣合之言非聖人取則之初意也聖人則圖之義觀太衍可見其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凡奇皆陽而爲天偶皆陰而爲地則河圖之數自一而至十不外奇偶二者盡之矣故聖人則之爲兩儀倍之爲四象又倍之爲八卦重之而六十四卦成矣若聖人之則書則於初疇見之其曰五行天地之端也敬用五事則取諸五行者也八政以下莫非五行之用本之君身達之政教揆之天時彰之事應不容揜者也故易之爲卦以二爲體亦以二爲用而五行渾合於其中矣書之爲疇以五爲體亦以五爲用而陰陽散見於其內矣是皆天地自然之數自然之理至易至簡而分毫之人爲私智不與也又天一地二至天九地

十總言河圖之數不越天地奇偶之數聖人之易亦不越乎天地奇偶之數焉耳若必曰以五與十象太極以奇偶各二十象兩儀以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以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補四象爲八卦務求一一湊合恐未必然抑謂聖人作易[illegible]於圖蓋聖人之易夙具於聖人之心聖人所見無非易也特因河圖之數益以徵天地人物之數故感而作易耳若曰聖人之易非河圖不成則天地之道日月往來一寒一暑顧不可以作易乎

書名武成紀武功之成也所以首惟一月至于征伐商畧題用武之始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

總敘武功之成既生魄以後則因諸侯朝會而示以繼志述事之故見伐商不違乎先祇商以後則因百神祭告而述商逆周順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神既戊午以後則覆說用武之詳以終篇首于征伐商之意乃反商政以後則覆言功成治定之事以終大告武成之意書有綱領有條目先畧後詳原始要終渾渾全全脈絡通貫不必挨順時月而時月有可考此所以爲古人之文也宋儒所更定者如今人做供招但知挨年順月流水說下殊非文法亦昧武成名篇之旨故愚謂妄從古文不必有所更改也

詩以周立教者也萬古之長厤者稱周焉其治也有源其業也有其時有盛衰事有得失而詩之常變異矣常以示法也變以示戒也不有變無以保常不復常無以拯變聖人刪詩之序常變相錯可以深長思矣然國風始於二南而繼之邶鄘衛者何也邶鄘皆衛地其詩皆衛詩衛本文王之裔也周之王業文實造之二南之風正家以化邦者也衛之風亂家以喪邦者也和氣召而螽斯蟄矣戾氣至而完吁戮矣子孫麟而王業基矣壽汲死而狄釁乘矣善惡優劣何如也故衛之風爲二南之反因以寓惕也繼王於衛者黍離之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指幽王也蓋不師二南而同於衛者也周室東遷鄭桓武相繼爲司徒夫子猶有望者然淫亂之俗紛紛未見其卒化齊魯二公之遺也顧夫不能制其妻子不能防其母雄狐之惡文姜之醜不忍聞矣繼之魏唐亦思得狂狷之意焉耳蓋曰勤儉之俗猶可挽葛覃之風祇惡俗之陋故有取也至車鄰駟鐵則周秦升降之大機已決復繫之陳我有嘉客之反也亦因以見肅雝之化之絕也匪風下泉其亂極思治者乎終之豳風以示變之可正也夫文王后妃師公劉后稷之家法者知七月則男服事乎外女服事乎內關雎葛覃之

化於是乎興矣故以是爲首尾也此國風之序也小雅敘燕享之事首之鹿鳴者禮樂明備以樂嘉賓之心求患告之益燕之實也天保之後繼之采薇湛露之後繼之六月以示安不忘戰之意也南山正月以後變也極矣鼓鍾將將流連而忘反矣復繼之以楚茨亦豳風之意也采藻采菽其盛矣繼之武人東征不遑出者則采芑杕杜之恤不可復聞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則燕享之樂不可復得矣深致憂危之辭也此小雅之敘也大雅始之文王受命之本也繼之烈祖積累之自也卷阿之後繼之民勞其謹城復于隍之戒乎桑柔之後繼之

雲漢其休否之機乎終之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反本之義思見文王之舊也此大雅之序也周之興其始文王之德故清廟之祀首賓歌之天作成命時邁諸詩則開創之烈繼體之賢事神之禮治人之義胥以見矣降福穰穰之後繼之以思文臣工亦楚茨之意也四方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先代之後亦莫不賓盌成之運其撫之矣猶繼之閔予之戚其懲之戒載芟良耜之什嗚呼微矣歸之般賚則見治定功成此頌之所由作也如周而頌可作矣故周而有頌頌之常也爵之有頌頌之變也周之禮樂自爵而首壞之故曰周

公其衰也商之有頌殷士膚敏祼將之義也蓋因以爲戒也此頌之序也然其要閨門治之端也農桑治之本也求世德者治之柄也周之一代后稷公劉大王之績至文王而大武王之武功成康之禮樂得文王而闕故詩於文王獨詳焉然文王之所以文者不外乎敬止而已學詩者于是而有得焉則可等周治而上之矣鶴鳴章或者以爲陳善納誨之辭託物比喻其義甚廣聖學之要不過乎是不可不三復諷誦首言鶴鳴九皋聲聞于野者皋是水澤從外數至內第九个可謂深遠若於野甚相隔然鶴鳴九皋其聲洪亮自聞于曠野縣中達外雖隱必章誠之不可揜猶此次言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者淵是水之深處渚則水之淺露出淵而者魚性流動潛躍不常或在于淵或在于渚與時順適變化無方理之無定在猶此又次言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者人情莫不喜嘉木之芳陰樹檀之茂尤陰之可愛者然下有隕蘀彫謝之形又在可厭矣凡愛而當知其惡者猶此終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者石本粗厲若可惡矣然可以爲錯則取之爲磨礱之具有不可棄者凡憎而當知其善者猶此誦詩者知鶴鳴之義則知至微至顯不可無愼獨存誠之功知魚在之義則知至

動至變不可無窮理趨時之識知樹檀石錯之義則知公好公惡反其情而約之中不容已矣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涵泳之而得其旨人君有人君之用人臣有人臣之用學者有學者之用推之愈遠取之不窮修齊治平成於此而得之矣

卽人君卽位之初年謂之元年猶舜典之紀元日商訓之稱元祀皆所以貴始也孔子修春秋託始于隱公其稱元年亦因夫舊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是也不謂之一年而謂之元年者元始也大也天地有四氣曰元亨利貞在人有四德曰仁義禮智在天之元卽在人之仁元爲天地之

生生仁爲吾心之生生一也在天地有天地之元則開闢生人之始是也在一歲有一歲之元則復轉爲春之始是也在一月有一月之元月朔生明之始是也在一日有一日之元子後平旦之氣是也在人則有吾心之元怵惕惻隱之始是也是皆所謂生生者也易之言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非元則造化幾乎息矣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人君非仁則治化或幾息矣故於即位之始不曰一年而曰元年欲其體元以存心也欲其體元以行政也欲其體元以法天地之道以盡參兩之責也君仁莫

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而治道畢矣然是義也人君有人君之用體元是已人臣有人臣之用調元是已學者有學者之用修調元之具以助體元之化是已顧其端甚微不可不預故養天地之元者不在于三陽交泰之後而在至日閉關之先養人君之元者不在于允執厥中之後而在于危微精一之先養人臣之元者不在于人適政間之後而在于三見不言之先養學者之元者不在于平旦接物之後而在于不聞不覩之先故聖學明則賢才應君德正而天下治矣此春秋言外之意也

學說

明　楊起元

春而生秋而殺皆天地之仁也而獨主於不殺何也曰以生殺觀天地此相沿之說而非事理之實也然植物者春則榮秋則悴其榮其悴特在於華葉之間其根幹固自若也當春夏而發洩至秋冬而凝堅安在其爲殺也乃若飛者潛者動者皆不以春秋爲榮悴也豈天地之生殺獨加於植物而遺於飛潛動物耶又豈植物之榮悴獨足以見天地生殺之德而飛潛動物可無論耶然則天地一於生而無殺乎曰有焉若雷霆之震擊水火饑饉之凶荒是已此其殺也乃眞殺也其於飛潛動植

無擇也然天未嘗有意於其間物之戾氣有召之者然亦不嘗有萬一有焉羣聚而怪之矣天地若此其大也神明臨之若此其威也萬一有焉猶羣聚而怪之況人與人同類而以此施之又當何如其爲情耶聖人有見於此故惟以天地之大德施吾所生之民而不以乖戾之氣之間見者戕之駭之若帝堯者其仁如天無得而名矣舜之罪四凶也止於投竄其當時爲舜明刑者則邁種德之皐陶也皐陶之明刑以弼教也刑而期于無刑者也其歸功於舜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蓋當是時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舜欲化頑

讒而有否則威之之語禹極言其不可以爲如此不惟不足以化而且有數同日奏罔功之患又嚴其防至比於丹朱之傲及其治天下出見罪人下車而泣之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之民各以其心爲心繇此觀之堯舜禹皐之相與仁天下之民可知也天地以生爲德聖人亦以生爲德天地不以殺爲事聖人亦不以殺爲事也刑殺之濫其後世地大物衆教化陵夷不能勝天下之亂而姑隱忍以把持至此乎學者習見其然又不得夫挽回之術遂擧生殺並言之而誣於天道夫謂後世不能如古可也謂古者生殺亦猶夫後

世而爲天道之不可少者則胡不引唐虞之事觀之也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殺之去善人猶能之矧聖人乎後世君臣之論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化天下噫何其視堯舜之淺而敢於厚誣也孔子以去殺與古人而後世以不能去殺視聖人堯舜惟其以生殺誣聖故又以生殺誣天也夫苟一生一殺皆天之道則孔子亦何期於去殺殺而可去是殺非天道也乃衰世苟且之用明矣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可見上不失道則民胥協於彝倫之中而不散不散不訟不訟則無刑也無刑者三代以上以爲嘗事而不難者也而後世不知信誠有願治之主救時之相一日赫然舉學問而明之則教繇此立刑繇此措不過十年而唐虞之太和元氣在宇宙矣

非禮勿視無其目也非禮勿聽無其耳也非禮勿言無其口也非禮勿動無其身也無目則亦無色無耳則亦無聲無口則亦無物無身則亦無事我既不立物亦不對而一歸之禮焉禮安在哉天理而已天理又安在哉有在即非天理也噫此顏子之所屢空也

予天民之先覺何也曰此伊尹以人性自任也言民之先知先覺非他即予身是也伊

尹是代天下之眞性而顯露其形骸天下是借伊尹之形骸以表出其眞性分一身於天下則人人有伊尹合天下於一身則伊尹有人人蓋聖之任如此以斯道覺斯民者言人人皆先覺而哀其不自覺也故即以斯道覺之非益彼所無也

朱子以虛靈不昧訓明德似也若云具衆理應萬事則明德之贅而非明德之訓也猶言鏡之具衆影而應萬形也鏡果有衆影之具哉蓋鏡一影不留明德一理不有奚虛靈之足言且曰氣稟所拘人欲所蔽有時而昏亦非也凡吾人終日舉心動念無一而非欲也皆明德之呈露顯發也何蔽之

有吾人一身視聽言動無一而非氣禀也皆明德之洋溢充滿也何物之有卽如聾瞽之人不能視聽若可以拘其明矣然執聾者而問之曰汝聞乎必曰吾不聞也執瞽者而問之曰汝見乎必曰吾不見也不聞爲不聞不見爲不見一何明也而謂之拘可乎知明德之明不拘於聾瞽則知氣禀不能拘矣不能拘不能蔽則無時而昏矣

天下之爭皆起於自有善而自無惡吾旣有善天下之人亦各自有其善吾旣無惡天下之人亦各自無其惡此天下所以多事也長民者不知自反而歸咎於人心之不古豈非以邪形求正影以細

聲求巨響哉故曰藏身不恕而能喩諸人者未之有也

孝經之敎以不敢爲先不敢者有所畏也有所畏者敬之謂也敬者人之眞性乎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自赤子下胎之初已然矣馴致於不敢惡不敢慢不敢服不敢道不敢行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皆此心爲之是不敢之爲孝也大矣乃若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者凡刑之所加皆敢之所致也故孝經之敎行四海之內可以無刑人

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聽天所命而不敢以人爲參之也不睹不聞安在卽睹卽聞是也故至隱至微而實見實顯此之謂獨而必戒懼以愼之也而有意于戒愼恐懼者其爲不戒愼恐懼也大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故君子誠之爲貴不能識其心則不能明乎善不能明乎善則不能誠其身不能誠其身則失其所以爲人失其所以爲人則失其所以爲貴矣由此觀之欲自貴於天地者必得其所以爲人者也得其所以爲人必誠其身者也誠其身者必明其善者也明其善者必識其心者也識其心者孟子所謂立乎其大者也大者立則人從之以大矣大者不立則人從之

以小矣大小之分貴賤之判也學者可不察乎天地之道皆誠也獨以天道言者天包地地亦天也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也天地不二卽人之不二也天地不測卽人之不測也學也者求明其不二之體而已吾人一身寓於宇宙之間喜怒也哀樂也愛惡也千態萬狀生生而不已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孰測其所以然耶皆不二之所爲也明乎不二之體其不測猶是也未嘗有所加也昧乎不二之體其不測亦猶是也未嘗有所損也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必明者能之

雜說

明 胡庭蘭

人有待兔於野者旣夕將解罝歸道有知者告之曰無庸歸也林有黑鷹驅麇兔焉倘逃而至此乎子姑待之月旣生矣而兔不至或曰子何待而夜哉則應之曰日夕而無兔業已之矣適人有以告我故待之或者曰吁愚哉夫黑鷹高舉狡兔深藏㓱野則廣矣安知其逃而至此不逃而至此也彼之告子者又果信人也耶狃於信不信者之言而欲徼幸于逃不逃之兔吾見子之終夜無得也待兔者曰告余者余所知也信人也余惟其信而信焉又奚暇億乎兔之逃不逃哉且彼之告我也惟

欲我有所獲也彼安知其逃而至此不逃而至此耶我亦安知其逃而至此不逃而至此耶彼不以其所不可知而必以告是任信也我乃以其所不可知而必以億之是任詐也人以信告我以詐億豈推誠待物之道哉故吾寧兔之不得不敢以詐而億人雖然狃于所信而必待之者貪則使然不知所逃而誤人者兔則使然所知何罪焉或人憮然而問曰始吾以子爲愚也吾今乃知子之能信人也淺於所信卽告以不可知之兔猶將信之藉語以所可知之道則子之篤信當何如也吾今日幸矣一邂逅而得仁誠之道全交之善矣夫彼愛子之有獲也不暇慮其所不可知而必以告子信彼之能告也不暇慮其所不可知而必以待期人之必獲者仁也待人之必信者誠也仁與誠合吾見彼與子之能全交矣於是相與歎息解罝共負以歸行乎明月之中歌乎兔罝之詩若背有公侯之心焉曾何知乎兔之得不得

人皆知蜘蛛之巧也而不察蜘蛛之不仁夫其以所蘊之絲綸吐組以爲網經中貫緯四環兩目相承秩乎有條理異哉其所憑依猶懸虛中立焉不已巧乎然非徒呈其巧也將罔物以自利也蚊蚋蠓蠅無知而誤入焉彼乃居然啖之以利於一飽

凡其飛倘赴者舉不免也噫殘矣雖然蜘蛛其小者也僅有知覺運動而不仁以自濟焉無怪也乃今有士者全具天性冠裳以爲靈也奈何曾蜘蛛之不若耶方其從事於言語文學之事未始理會乎身心家國之猷一旦發策決科衣錦繡耀閭里若登仙焉特一巧耳及入官視事爲情勝爲利動愚民無知而誤犯法卽蚊蚋蠓蠅無知而誤罹蛛網類也彼因出入巧舞羅織以成之包苴無四知之嫌殺人舉三指之示謂非勢使然哉噫蛛之所罔者不過生物之微而政之所罔者非民之命則民之脊也夫政本以爲民也而至於殘民之命朘

民之賫則其不仁視蜘蛛孰甚焉且蛛之罔物若有不得已然者曷者非是則飢以死也爲政而罔民豈有不得已而然者耶厚固有萬鍾而薄亦足以代其耕稱事班祿君之養之亦至矣受若直怠若事猶之可也乃至於殘民命朘民膏以自附益噫何不仁至此耶其始之巧於成名也固非蜘蛛之所及也終之殘暴以罔民也則尤甚於蜘蛛之不仁矣昔有終南山人衒藥于維陽市嘗攜一杖見蛛網輒毀裂淨盡而後已噫斯人也吾知其非爲蜘蛛也謂夫天下人凡農工商賈非售其藝則食其力士則有功而食人獨今之爲政者罔民自

利甚於蛛之設機巧以害物命也豈非可惡之尤者耶嗟嗟蛛之網可以杖而毀裂之矣罔民之網不可以杖也奈何

昔蚩尤氏及黃帝戰于涿鹿之野涿鹿之民多死焉緜是俗憤而好兵其特甚者乃以身爲之象命其口爲中軍令命其手爲南部技擊命其足爲北部驍騎蓋以一身象三軍也異時南部技擊亡矢十鏃不四比訪之則北部驍騎竊之以往獵也弋禽博獸得其大者而以獻於中軍令及北部驍騎逸馬一牛二南部技擊乃攘而烹之擇其肉雋者而以饋於中軍令北部驍騎知之從而訟焉於是南部技擊亦數其前日竊矢與弓之事以爲抵也然中軍令既已受北之所獻又嘗食南之所饋不敢斷而以自陳於黃帝之前帝鞫之曰中軍令爲誰對曰吾口也不能忍欲而受獻食饋南部技擊爲誰對曰吾手也實盜馬與牛北部驍騎爲誰對曰吾足也實竊矢與弓帝曰異哉訟也吾聞以人訟人未聞身自訟也夫以竊矢與弓則汝之足也盜馬與牛則汝之手也受北之所獻食南之所饋則汝之口也今論竊矢與弓之罪則北部當刖足論盜馬與牛之罪則南部當斷手論受獻食饋之罪則中軍令當劓口然則無往而非汝之罪亦無

往而非汝之身當之也汝將奈何與其以三罪而分一身受其殘而不速孰若以一身而總三刑梟其首而無自苦爲也遂從而棄於市觀者聚而歎曰手之北以盜也足之南以竊也均求以奉其口也口不能斷以衛手足卒訟以自殘哀哉

朴楫二弟字說　　明　郭棐

族弟朴楫皆負慧質而志于學一日謁余問字余字朴曰維玉楫曰維桂而語之曰朴來汝知玉之義乎夫朴古樸字一作璞昔鄭人謂玉未理者爲朴周人謂鼠未腊者爲朴周人懷朴遇鄭賈出示之則鼠也因謝不敢是故君子貴玉而賤鼠也朴也其尚精乃思淬乃力其溫潤而澤乎其縝密以栗乎其瑕不揜瑜瑜不掩瑕乎其自珍于玉而毋鄰于璞乎不則爲鄭賈所謝者無幾矣楫來汝知桂之義乎昔先王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古樂府曰沙棠作舟桂爲楫夫楫必桂者掄厭材也維桂之堅利涉大川苟以樗櫟茂有濟矣是故君子貴桂而賤樗也楫也其直爾體銳爾志其馨德以自守乎其時濟以利用乎其風波搖扤而擊誓中流乎其思以桂自勵乎不則去樗櫟無幾矣二子懋哉或曰二者古有謚稱乎曰有之蘇季子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晉郤詵曰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二者竝貴古記之矣二子其競美哉

言之必可行說　　明　龐一夔

湛甘泉先生曰言之何以必可行也行以踐言以言順也所以成政事興禮樂修刑政化民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也夫正名爲急衛之名將何以正之乎胡氏曰必將上告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立之則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待我爲政我竝其父子廢之豈人情事勢之可行者且魯哀公二年衛靈公卒而輒立十六年蒯聵入而輒奔輒之爲君十五年矣與於諸侯之會方伯不敢非矣六拒晉人之師國人不敢叛矣左傳曰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公卒夫人曰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郢先有靈公之命矣遵公命以立郢則輒免於拒父之罪而聵負殺母之名必不敢動衛無後來之亂矣然郢之言曰君歿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是靈公欲立郢以蒯聵在宋未決也至哀公十六年郢之爲別子而臣服於輒亦十五年矣而代之是叛也蒯聵之復于衛也使鄢武子告于周而王使單平公命之曰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夫聵在外十八年而王不能定也輒立十五年而王不能令也晉寘蒯聵河上又遣兵納之而衛臣子不肯從也雖告天王請方伯而何益也經晉趙鞅帥師

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胡傳曰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主其國此所以稱世子也晉師納之於義未爲不可晉以霸國不能奉王命聲大義以正之夫蒯聵奔而公不召至卒時四年矣父不以之爲子矣左傳曰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殺之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予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是聵實有殺母之事得罪于母而自絕於衛也經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湛先生春秋正傳曰國夏與曼姑不能因晉之納以輒近

蒯聵于戚而避位讓父以正倫理乃助人之子以圍人之父是無人倫矣公羊以輒不以父命辭王命而宜立以曼姑受命於靈公義可以拒之是不知天理人倫爲君國之本也是則然矣以亾人借鄰國之援而遽以爲君昔之拒者何顏立其朝乎胡傳曰爲輒者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爲罪將從王命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父非罪則國乃世子之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是名之可言者也然曰輒自辭其位則臣子拒聵而輔輒是使輒僞辭也有父子而無君臣也愚謂輒能授夫子以政則夫子必以誠意感動輒而使之辭位以迎其父又必以誠意感動蒯聵而使之歸國以政屬其子如後世之爲太上皇者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庶名皆正而言皆順乎李見羅以引其父襄敏公之言曰夫子畢竟是個不仕於衛而已必也正名蓋明示之以不可行而即寓見夫已之不可屈也是夫子不爲衛君衛知之子路後亦知之故待子爲政之言不再至也

候氣說

明 區大相

候氣之法何肋乎漢志天子以冬夏二至先後五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至如密室緹縵木案葭灰諸法犂然甚具然非始於漢也昔者黃帝命伶倫取竹造律命榮後鑄十二鐘協月筩律用十二月之中氣筩用十二月之節氣按氣求聲以宣八風節四序推曆餚律協和神人蓋其法已詳第稍軼不傳耳大氐天地間有氣而後有數有聲數與聲皆出於氣也氣不定則數不均聲不和律度量衡曆象何所取衷而萬事萬化胥失其節故夫推步占候之說

雖神聖不能廢也然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方入月其氣卽應或至中下旬閒其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世因疑其所至諸律方不驗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何也或謂古人自有術或謂短長至數實符造化或謂干支方位自相感召皆非也隋志謂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惟黃鍾一管達之故黃鍾爲之應亦非也何以冬至則距九寸而正月則距八寸也恐亦附會之見耳愚嘗求其說十二月皆有候而法莫微於冬至其時子半其氣初萌在律屬黃鍾之宮一陽方動其卦爲復日南至而始反北也

夫候氣非難定黃鍾之律爲難律者候氣之具而黃鍾者十二律之本也黃鍾誠定則彼十一律者皆可按法而求矣古今爲黃鍾之說者蓋出於司馬氏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各因而三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損一分自是朱子因之以爲清濁之辨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獨濁羽最細而獨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蔡氏因之以爲多少之辨曰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數之始陽氣之動

也故其數分九寸之數其其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此皆天地之自然非他繆巧所能加損也自黃鍾之數失而氣候亦因以不驗韋昭劉恕長孫無忌諸人徒據呂氏春秋三寸九分之數說遂以九寸爲黃鍾之變而近世拘儒又從而著爲之論以聲清者爲貴濁者爲賤數少者爲貴多者爲賤曰九寸者黃鍾之終數蓋益之數極而爲穀實之管也不知九寸之可信者稽數而一陽立遡理而一元存律氣至而中聲出有可據也若夫

三寸九分陽不成陽陰不成陰次第損之則纖伏
而無聲次第益之則高亢而不倫何所據而定律
乎且樂以中聲爲本月令十二月皆言律中者謂
應中氣而中律故也中央特言律中黃鍾之宮蓋
四時中於中央十二律本於黃鍾五聲本於宮八
音本於土以中央無正律故取黃鍾之宮爲聲律
之本戴記所謂宮爲君是也又萬物滋萌於子十
二辰始於子黃鍾應子律故足爲萬事根本安在
以清濁多少分貴賤乎吾意所謂黃鍾之宮特吹
之三寸九分而其管實九寸焉耳何者上古之聖
制爲十二管以候十二辰之氣而十二辰之音亦

因以出焉以十二管較之則黃鍾之管最長應鍾
之管最短以林鍾比於黃鍾則短其三分之一以
太簇比之林鍾則長其三分之一其餘或短或長
皆上下於三分之一之數其默符於聲氣自然之
應如此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
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
聲而氣不應此其太凡也今欲求之於聲氣之中
而莫適爲準則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如是
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淺以列則中氣可驗
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矣故曰天地
之氣正而十二律定矣

周禮圜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解說

明　區大相

周禮圜鍾禮天神函鍾禮地祇黃鍾禮人鬼諸儒
論之詳矣蓋王者父天母地保合人類參三才之
理達幽顯之情未易得其解者也萬物滋萌於子
建子之律陽氣鍾於黃泉故鍾稱黃昏昧於卯建
卯之律陰陽之氣相夾而聚故鍾稱夾昧萎於未
建未之律陰物成熟而衆多故鍾稱林變夾而言
圜變林而言函者天體圜地含弘故也黃鍾無異
名者天主變人主常故也樂以中聲爲本故仲春
之管爲天宮仲冬之管爲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爲

地宮也圜鍾之管七寸四分中含房心之氣房心
爲大辰天帝之明堂也圜鍾爲宮則黃鍾爲角太
簇爲徵姑洗爲羽三者陽律之相繼也相繼者天
之道故以祀天神焉函鍾之管中含水坤之氣所
謂大社地神也土之盛德在焉函鍾爲宮則太簇
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三者律呂之相生也相
生者地之功故以是祭地祇焉黃鍾之管九寸中
含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也黃鍾爲宮則大呂爲
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三者律呂之相合也相合
者人之情故以是享人鬼焉圜鍾之爲六變函鍾
之爲八變黃鍾之爲九變何也從其方也圜鍾爲

卯卯之數六其得衡而居酉則亦六也函鐘爲未未之數八其得衡而居丑則亦八也艮始萬物而坤終之其位在甲甲爲天之首二儀之循環一陽之來復故甲子至壬申爲九數乙丑至壬申爲八數丁卯至壬申爲六數也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圜鐘以之咸池之樂八變而終函鐘以之簫韶之樂九變而終黃鐘以之六變乃羽七之樂不言七而言六者起聲在南宮一變至姑洗六變至夾鐘得宮數聲爲七數變爲六也八變乃徵九之樂不言九而言八者起聲在應鐘一變在蕤賓八變在林鐘得宮數聲爲九數變爲八也九變乃宮五之樂

五則守爲十不言十而言九者起聲在南呂一變在姑洗九變在黃鐘得宮數聲則十數變則九也天神始于黃鐘終于姑洗以木火土金水爲敘則宮聲當在太簇徵之後姑洗羽之前則自當以圜鐘爲宮也故曰樂六變卽天神可得而降矣地祇始于太簇終于南呂以木火土金水爲敘則宮聲當在姑洗徵之後南宮羽之前中間爲函鐘當均則自當以函鐘爲宮也故曰若樂八變卽地祇可得而出矣人鬼盡十二律爲義則始于黃鐘終于應鐘以宮商角徵羽爲敘則當始于宮聲自當以黃鐘爲宮也故曰若樂九變卽人鬼可得而禮矣同會于卯何也卯者昏明之交也所以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者也音止三何也以金石統之也五聲無商何也商主殺天地人物之情皆惡殺也其聲無商調非無商聲也荀卿以審詩商爲太師之職然則詩爲樂章商爲樂聲章之有商聲太師必審之爲避所惡而已况此皆變數之自然非可以意鑿也故曰王者父天母地保合人類參三才之理達幽顯之情而何待乎後儒之臆說也

人主廣大人臣節儉說

明 韓日纘

公孫弘有言人主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儉弘之
意蓋以其主當先朝殷阜之餘物力充溢北擊單
于西通邛筰朝禪云亭夕遣五利以至栢梁建章
之役騷然煩費以資其好大喜功之心而弘起家
平津布被脫粟無異牧豕海上時斯之爲廣大節
儉云爾噫乎以若所爲廣大不幾亡秦之續而節
儉若此寧免汲大夫之庭詰耶愚以爲人主患不
廣大而廣大非縱侈之謂也人臣患不節儉而節
儉非纖嗇之謂也天子以八極爲境蹈天磐地孰
非人主之財而軍國歲額及匪頒好用之費若探
廣東文選 八、卷十一 [說] 一八、三三 獻十
務而責於上雖欲不廣大不得然財者天下大命
安有握天下命而侈然横出傾江海以實漏巵者
人臣計勞受俸即位高祿厚有待我而俯仰者待
我而舉火者雖欲不節儉不得然拔葵去織以爲
美譚安有位列冠紳而下齊厮豎之養者故愚所
謂廣大在以四海爲筐篚不專山澤之饒不操心
計之術總天下之贏絀爲大劑量自什一之外不
開利孔爲民罪梯其弛之闔闢也與領之度支無
以異其領之度支也與括之內府無以異也朝不
與對爭利宮不與府爭藏涓小儲而成大儲夫是
之謂眞廣大愚所謂節儉在以制度爲權衡塞淫

侈之原謹導民之路國奢則示以儉爲之節車輿
適衣服敦樸爲天下先國儉則示以禮爲之蓄仁
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使在位有羔羊素絲之
風而民間無繡紈后服之飾夫是之謂眞節儉藉
令縱侈以爲廣大是名廣大而實得瑣屑者也纖
嗇以爲節儉是名節儉而實得貪鄙者也何也縱
侈不與虛耗期而虛耗至虛耗不與瑣屑期而瑣
屑至孝武侈其雄心海內騷擾財用衰耗而不贍
以至算舟權車牢盬鼓鑄以萬乘操賈人子之術
其細已甚史稱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然
無益於俗稍鶩于功利矣大易之言節曰剛柔分
廣東文選 八、卷十一 [說] 一八、三八 獻十
而剛得中又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弘與公
卿約議至上前輒倍約以順上旨則眦於築朔方
之役傷財害民不亦甚乎天子一發難遂不敢置
對惶恐奉命於節之義何居也大抵人主乾道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則廣大矣人臣
坤道也坤至靜而德方則節儉矣若如孝文綈衣
減御而發庾賜復之詔無歲不下則節儉庸非廣
大之基而管氏之三歸晏子之一裘皆足以相齊
而致治則吾未見主道臣術之判然二也請以是
廣公孫氏之旨

尨屋張氏小宗圖說　　明　張萱

開之嚴父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夫大宗小宗之本也小宗譜而大宗圖焉何也噫嘻我張氏之大宗邈哉寡乎眛矣蓋起於田間六十傳而我東浦公始以儒業十一傳而我先府君始以儒亢至於余之身則在椒聊之首章矣五服不能其一乘卬衣冠不乏其於諸任何敢菌焉五服而外有庶見素冠者矣有范冠而蟬緌者矣甚則有身爲陪隸不敢自祖其祖者矣余方愧夫葛藟之興嗟而不能如葵之衛其足也故大宗之譜竊有志而未之逮也我張氏必曰尨屋何也博羅之始基也單路藍縷以啓山林而爲氏望者我張氏也明興而首登於版以受廛者皆葬屋一間我張氏則尨之屋三間也二百餘年於茲也之人凡氏我張氏者必曰尨屋故余譜亦曰尨屋不忘本也先王之治天下也未有不自族始者周官大冢宰以九兩繫邦國而七曰宗以族得民貴同也然易之言類族也又曰辨物則貴別也夫同也雖惡必同夫別也雖美必別越之楊陷煬帝之嫡系也避而不譜六寧杜氏隃千餘歲以宗漢之延年晉之當陽而淳安之汪又且緣其身以上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諱字卒葬皆可按也而不知識者已有

遙遙華胄之誚矣昔者楊文貞公數好爲人作譜陽文敏公高文大冊滿天下而序人之譜者不一見焉其言曰我不能如文貞之大也夫譜何容易譜僭則宗僭宗僭則名不正此大亂之道也五嶺之南十郡之間有張氏焉羅浮之陰榕水之陽有張氏焉閩之左右衛守相望有張氏焉余之譜而亦曰尨屋張氏以自別也亦不忘本也夫唯自別也故本不忘本不忘故族收族收故宗敬宗敬故祖尊祖尊故父嚴余嗣我先府君而必譜小宗志嚴也必有以自別者何也本一也二之非本也二矣而一之贋本也贋本忘本也唯別故一惟一故不贋不贋故能自本其本而本不忘子輿氏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一之說也圖牒非徵世系莫考親人之親則親二而其親忘矣長人之長則長二而其長忘矣此又大亂之道也收族者懼焉然則我十五郎之上不可得而譜乎噫嘻余又何敢譜也古之善於譜者必曰歐陽氏永叔蘇氏則允而今則李氏獻吉夫明允之譜蘇氏也親盡不書是五世而上疑與信半也獻吉則三世而上且疑之矣四世而上且闕之矣余之譜先府君自我十五郎也信以傳信蓋十一世也幸也即起於田間然皆以善始亦皆以善終至於余之身

厖之屋故厖之屋也葢二百餘年於玆也幸之幸也永叔聞人也柰何亦有遠祖之嫌乎余之於十五郎也卽遠無嫌也又幸之幸也語曰百足不仆夫世方以衆强相角以貴顯相犄厖屋張氏寡且昧矣不始於仆乎嗟嗟彼百足者余亦未嘗不虞其仆也夫仆不在足也語又曰本必先撥余之譜小宗而必曰厖屋張氏衆而强不敢同焉懼阻力也阻力則寡且昧者先折也貴而顯不敢同焉懼執熱也執熱則寡且昧者先焦也故曰厖屋張氏以自別也不忘本也葢虞仆也爲小宗圖說

木說

明　薛始亨

席門孺隱於支丘廷筵不掃叢灌木以爲藩廡堂之蓊然環蔽芾也腐宿氏造焉曰吾聞木榮土瘁處萃者病承焉噫乎吾子之棲智不若鴻也抑有辭乎笑而應曰子知六府而未知五行知五行而未知夫令與氣也居吾請畢辭夫木賊人乎金賊人乎木主養而金主傷若盾鏃然矣乘以令萬物於是乎萌落也逆其氣性命於是乎消長也違者以觀時聖人以易世必於金木乎取之木令而熙布其和也金令而謖振其慘也是有氣焉始於微而馴致於極芃芴磅礴於無間非至人孰能察之

且吾問子今之時何令今之人何病金令乎木令乎病金乎病木乎國以戈兵市以財利山童于斧太白經天皆金之偏矣故人遊其世不唯遭刑戮也趾及於城市目接於往來口变於話言心動乎形勢其神已營之其氣已中之而嗜將習之而軀將委之是以天其生刑戮之天也徒金形之著也非形戮之天也始金氣之微也於性爲寡恩於情爲少喜於時爲秋於色爲白於國爲身毒爲剛鹵於病必爲血乎傷於刃者血漂形於外也病於肺者血液潰於內也吾是以畏焉思反其類以木繁蔭移乎日月而不病陰焉枝葉承乎風雨而不病

陽焉晨露沃乎扶桑夜氣滋乎湧泉時茂而英英芬襲庭吾情爲之懽心爲之開日杜吾門而私爲已有起居飲食於其際雖不韻於庖爼其生機祥氣已克然矣子胡不覩吾何食而貌豐忘寐而神王木卽榮何病之承子盧木榮而土瘁獨不慮金多而府禍何也子休矣

番禺屈大均翁山選

楚黄劉茂溶定

記

開鑿大庾嶺路記

唐 張九齡

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內及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宇易其所弊者也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逕寅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嶫巇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漸絕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

求而越人綿力薄材夫負妻戴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冰載懷執藝是度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役匪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爲之失險於是乎鏃耳貝胸之類殊琛絕贐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寧與夫越裳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上千雙若斯而已哉凡趣徒役者聚而議曰慮始者功百而變常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況啓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而盛皆我國家玄澤寖遠絕垠胥泊古所不載寧可默而無述也盍刊石立紀以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給事中魏山公蘇詵蹟而銘曰

石崴嵬兮山崖崖嶔崟岑嶨兮相蔽虧槎崒屼兮莽芊芊噫茲路兮不記年大聖作兮萬物覩惠吾人兮道復古役斯來兮力其成石既攻兮山可平懷荒服兮走上京遷商兮重九譯車屯軌兮馬齊跡招孔翠兮徠齒革伊使臣之光兮將永永而無斁

王氏廣陵散記　唐　劉軻

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瑯琊王淹兄女未笄忽彈此曲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宗師存焉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意者虛寂之中有宰察之神司其妙有以授王女於戲天地鄙悋而絕神明倜儻而授中散沒而王女生其間寂寥五六百年先王作樂殷薦上帝有不得而聞者鼓鐘時動敢告於太師

碧落洞天雲華御室記　南漢　鍾允章

大漢享國之三十有三祀龍集己酉季冬蓂開十四葉上以萬機有暇四海無波時屬祈寒節當冬狩九卿扈蹕百司隨鑾巡英州舍于闔石翌日排仙仗整翠華羽衛星羅旗幢雲布嶽靈警蹕風伯清塵上衣龍章絳袍鳳文翠綬佩流黃鏤金之劍御靈飛凌崖之輿幸茲盤龍石室者也伏惟陛下聖惟天縱功格帝堯味道探玄奉真元之化端拱垂裳返淳朴之風百度惟貞九圍承式因訪清虛之景爰追汗漫之遊斯山之勝槩也得非元化興機巨靈運智丹臺璿室真為上帝之居乳竇芝房宛是長生之境白犬吠而壺天晝永幽禽語而洞鎖雲深神草含華玄泉瀉瑞於是拂石床而設御停玉輦以凝旋遂感龜鶴呈祥河宗效器俄頃有一道流衣短褐斂容而至自稱野人本無姓名云昔時葛先生於此石室煉丹砂藥成息焰躡雲西舉令野人且伏火延神秘丹於靈府弁云後五百載當有真人降此子宜以還丹呈獻昨署算之起重光單衣之歲迄居維作噩之年將四百九十祀果令金德主來幸驗其君之言明矣野人因匍匐而來上喜聞所陳問仙者靈丹何在野人曰咫尺耳遂捫蘿於峭壁中取出一小石函函上有金

書古篆題九蛻之丹四字內有神丹七粒大如黍粟光彩射人仙者開函取丹躬自持獻野人遽旋踵隱入石縫間罔知厥止時有近臣奏曰聖上德契玄微感召靈異尚以兆民係念四海爲心雖獲還丹未嘗輕服上然所奏遂屏左右適召從臣吳懷恩捧丹隨御於石室深邃處鑿石秘之衆莫知矣擇日亟命道衆設壇場陳齋醮以申告謝崇貺繇是龍顏開豁圓蓋舒晴綏撫瑤琴弄流泉之激越親灑宸翰奮睿思之縱橫奏九成之簫韶煙霞縹緲感百獸之率舞洞府諠闐羣后子來皆朝於禹會衆仙萃至競祝於堯齡微臣榮列紫垣獲隨

鑾輅紀仙靈秘奧之事愧乏好辭頌聖朝煥赫之功慙無麗藻拜承綸旨伏積兢惶時乾和七載記

韶州新修望京樓記

宋　余靖

廣之旁郡一十五韶最大在楚爲邊邑在越爲交衢治城居武水東湞水西境歷騎田大庭二嶺故地最善而名著均之遠宦得名城暨善地苟且擇守於等夷閩人最賢唐漢之西都也絲湘衡而得騎田故武水最要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湞水最便騎田雖乘驛舊途而王官往來太平水道是以風亭水館高臺上舍徙在湞水不覩溪山巧拙而偏診左臂者勢使之然耳今郡守河內常公承命而典城也心樂易而政悉精力先是郡歲課丁夫刺船南海饋鹽數十萬石俗固緜力

而薄產矣又重之以困擾日益窘急而繁獄訟公之下車適遇主計集賢張公盈之乃謀所以息民之策斥工巧占名之卒以代之故民釋重負邦事亦簡人和於下嘉氣應之風雨以時百穀用登政有餘力而廢墮茲緝惟虎溪浮航之道帶遶闈下揵閉僅存而雉堞樓櫓之制弛然莫具前所謂偏診左臂之失也公因暇日撫睥睨而四顧則山川鬱葱之氣森然滿目旣嘆且喜其久蔽而有待乎乃命舂頹上完缺發傷美材籍士伍順啓塞之訓以門其下因臨觀之美以臺其上民不瘠公不匱而厥功以成飛軒繚砌一望四野重巒複岫周遭

萬形煙顏雨態遠近異色溪流逸逸迴碧洞清鳥聲漁唱出入杳靄君子謂其訪境也皆絕其命名也必古身居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故臨其西樓曰望京之樓飲醇酒者不忘於獄市褰車帷者能廣其視聽故署其入之門曰通闤之門除道梁川而鄰國先交故標其出之門曰郴陽之門登高懷古而舜祠在望故題其北臺曰聞韶之臺目與心俱適心與境俱遠浩然之氣來棲人身如躡壺中而眄物休也非守臣之賢此景孰為來哉詹廡環合凡二十楹其形勝之遊目觀之美甲於邦城智者創物夫豈徒然又況登陴之際民瘼可詢乘

傳而來郊勞為便亦所以輔官箴而尊王命也時寶元□年正月日記

韶州府新建公署記

宋　余靖

古者諸侯宮室車服各視其命之數故臺門露寢將將耽耽自秦人罷侯漢沿魏襲郡有守州有牧頒條詔專生殺慮其久而固人心必三歲而易之修職貢於天子在千里外則遞促其期有再朞而易者故州人視刺史如路人刺史視公堂如傳舍民病尚不肯療刓肯完葺廨宇耶韶在番禺之北去天子都城三千而遙故為遠官去留之心不固又可知矣皇上即位之八年以今尚書外郎太原王君守其土下車之始綱目咸振束黠吏以繩墨制強宗以斧斤威聲一馳境內知禁然後險者傾

潦者平痼者愈魘者醒仆者起昧者明霜清物寒日和春融畏愛所交衣被黔首於是中詔得比內諸侯滿三載而易從所請也政成事簡地居衝要築室卑陋人何所瞻不欲視廨舍如前人之視民病也繇是因基搆程用度壯棟梁麗榱桷山有美材不賦於民官有繕工不興其役煥諸侯之采章謹列郡之儀式挈壺所以授刻樹戟所以示威乃伉高門以儆其制分爭辯訟夙興夜寐外至中堂各有攸處首狗公也免穴防奸簡書出稽虎符領兵器甲犀利對峙二庫加以層樓謹暴涼也接賢序賓容豆舉觶則有東西小廳地煖春和百卉先

嫦亭曰揆芳疏池灑流一水廻合亭曰環翠射侯之亭曰百中可以觀德也燕居之亭曰清虛可以熙神也翬飛翼舒不僣不偪城隅一樓景最奇絕東溪北山秀在衿宇落成之日露襲竹栢味飴顆珠圓美可愛亭曰甘露紀嘉瑞也至於胥史分聯廩儲供上風雨之庇使葺之工既畢民吏趨走扶伏固請礱石刻文以紀成績星飛一介見屬嘉命謹按圖經控扼五嶺韶爲交衢父老相傳虞舜南巡奏樂於此郡因以名西漢置曲江縣爲南海之望邑西晉立東衡州居湖南之屬城齊梁爲始興郡置內史以澁之僞劉割據析其地建英雄二州

故始興之名移於他郡皇朝開國軍事民政咸俾儒臣領之邕容經畧名存實亡擬於舜韶彼則負矣唇齒相江咽喉交廣地之重也霜露比均疫癘南盡氣之和也霞變萬拱雲蒸千礎麗之廣也合是數美爲郡國最不亦善乎君以天聖元年自殿中丞領銀菟符期年之間再增秩至屯田員外郎則爲郡之才之政爲萬乘知可見矣明道元年十一月重建

西巖石室記

宋　余靖

人之涉高慕遠樂在林壑者厭遊不得其勝則無所托焉地之蘊靈蓄秀鎮於古域者所賞不遇其人則無所發焉遊賞之會其難乎哉予以分司歸韶之明年江夏黃君子元始宰樂昌其明年以書見遺曰敝邑雖小地多勝槩泐溪石室冣爲稱首元和中番禺從事李文孺常志其遊惜其景出涵暉之右而文不逮於到難故使茲山不甚顯聞於世若遷高車以辱臨之願去道茀蠟屐以從又明年乃往遊焉其始去縣郭西北平行五里而近西爲大山其厚無極東亘高阜積石所成澄溪下流

人迹中斷揭溪即阜屬當大竅外若薇屏中如華屋平有度筵之廣高逾結棟之隆穹中四注屏紆玉府幽厓婉入如曲房小檻之形斜竇平通有連甍接廡之勢雲蒸霧積閉陰闢陽冬漏暖脈夏含凄氣天地炎涼所不能制是故仙遊之所宅巖棲之佳致也既而遍覽幽趣庶逢前軌洗塵而視則有陸羽題名墨跡在焉張炬而入則有六祖偃息石牀存焉嗚呼苟非予元奏刀恢恢之暇以奇勝見招何由崎嶇百里一窺其域及窺陳迹則古之賢哲寢處爲常迺知世稱今人不如古妄哉

廣州新創備安庫記

宋 李昴英

漢以來使粵嶺自陸大夫始携二千金去而人不非入南者遂以黷貨為當然刺史一經城門例四千萬傳聞可愕千餘年間廉牧率載史牒寥寥晨星中人以上自拔於汚俗者豈特近世少哉吾州全盛巨舶銜尾龍江望之如蜃樓屭贔殊蠻窮島之珍浪運風督湊于步豪賈四方至各以其土所宜貿民以饒侈使家賦額足以周兵額而羨故用溢而儲實迴來唐兒罕到獅國編戶以財雄惟桀賊頻嘯重屯粟餫多乎戰勞乎戍人人得絫資級倍無藝竭其有共億而州驟貧余三十年所目擊

公私氣象縣豐美入狹嗇歲甚一歲也江湖猺峒錯落巢險苞蘖出草無時累鹽嘯羣千百所過尋斆起剽敚繪寇駛風濤出沒飄忽難蹤何水火旱螟不可謂無備安豫萬一大調度諸臺力屈富困無可指殆哉柱史方公十乘來自莆劉公克莊謂公曰日將漕于南帥唐公璘每言郡計歲缺六萬嘗攝事稽其籍大約欠四萬然辦未易也公曰州不難則夫人可自見焉用我輩為既至敬化焉古其治獄訟焉時其賑餘力焉治其賦而垢𢶏淄蠹迎刃去未嘗歲趣苛斂民信之租不遮商樂之稅不設財用之充政事之以自衣食其軍外凡不急無益費一切省鳩所餘就百役而又行餘比及四年得錢以緡計者三十萬別藏之為甲乙丙庫庫十萬曰猝一方警遽甚無他錙可支取諸此名曰備安所以備非常安遠邇也聽民以物抵質而微取其息官民稍資生生無窮異時號健敏手科潤屋賣吏家無虛月猶不足公祇據賦常錙銖與公之天家以公安南人難其代許借留又將再考而後得遂所儲安有他謬哉士大夫職思其憂已可書公切切焉去職之後之思豈譽之沽所至力行好事蓋初心然乙已夏五晦狂颶怒突過夜潮不得退復駕畫潮沓之西北江淫潦適暴至瀕海

室廬倏在四五尺湍浸中凡八千餘家災也公充猶已溺之之心巡拊賙賑為錢緡若干臘初大雪三日積盈尺銀城瑶林羣犬狺狺炎方昔所未見瑞也公充猶已寒之之心城表窶民與諸營健兒給有差為錢緡若干皆庫所獲利毫芒之積效亦速矣慮患之深智也流惠之長仁也所學稍出膚寸已如此清獻崔公晚歲卻奉祠之廩帥鄉部亦不受俸緡踰二萬米斛二千有奇留州家無何問之倉庫氏則烏有矣人一身所須幾何貪夫滿意囊匱將遺實仍曾不足以供駃子孫一笑用清白衍芳厥後必昌穹秩備祿其來莫禦積之於官者

其家之無盡藏也賢者覘來者隨綠三十萬推廣之而百萬千萬可坐而至也縱無所滑益能愛護俾勿壞尚不失爲中人若夫括羨贏贍獻之巧名色羽化之惟已貴富是規使邦人緩急失所憑而受其害則中人以下亦不肯爲也直小人不畏天命者耳獨爲君子賓公所恥淳祐六年正月

廣帥方右史行鄉飲酒記　宋　李昴英

田復井民必芬戰復車卒必奔古之泥今之弊固也若夫鄉飲酒昔人歲時講之常尚賢而人趨善先齒而人興遜俗以懿世道以升此禮更千萬世當如一日人情往往樂簡仍陋非有害而憚非小補而忽迂之日理軍市爲用彼苛之日起伏煩碎將難行乃因古風於二千餘年之後豈易事耶方公大琮之鎮南服也一年政優二年化周將右飲其州命賓佐日在泮與領袖士討論之林君公琰出一編曰此某人近歲行於泉者足證也余君震洪君大錫取其本參以儀禮頗不合共質之公公曰吾從周於是議始定宏綱細節必攷必據間一二說時安而可以蔽起人習之成說未旬而熟諜賓介得顏君極陳君應辰僎則常平使者王公鐸愚何人斯而俾贊僎以德涼齒劣辭不獲迺二月十有二日質明凡在位者顒其幅巾黎其濮衣大帶垂垂方屨几几以次卽其席如植孶啄一默惟獻者酢者酬者執其事者交際應接翼如穆如莫不春頌中度樂洗也尊勺也爵觶也籩豆俎也樣上世而新就歌瑟堂廉笙鐘磬在下間合鏗鏘夫人目盛容耳正音油然心之良驩然情之真自以爲身荅姬之元而無昌黎不及揖遜其間之恨盛

矣哉主人拜凡七十有奇爵于上篚焉取于京桊
焉洗于篚前焉實于席前焉授與其他進退升降
無算手獻賓主人之黨二百三十人辯又疑立觀
二百三十人旅酬辯既徹俎始膝席坐以燕漏過
三十刻强有力者猶不勝公靜專肅莊以至送于
庠門曾不少懈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行之者
一積誠定力也禮成諸友合詞以請曰吾鄉鄉飲
酒百年幾見乾道間龔莊敏嘗行之借紀載脫遺
雖宿耆不可得而聞公一循去聖之儀制非碍其
大畧來者將安稽子與行禮焉此筆定屬之子因
告之曰夫禮者天理之節文學者所以立也平居

視聽言動一之或非是先失其恭敬之本而物欲
得以乘之矣一旦動容周旋於廣衆中必周章失
措徵之不可揜於此可以觀其人焉原其初心以
衆人[illegible]可學而至故自衆至此
[illegible]與服古器古樂古豈徒
崇美名[illegible]鄉人士君子秉古心行古道
不睹不聞之境儼若對大賓踐已克而禮復自然
於其家雍於其里恭於其國也忠無一毫愧於古
將見暴慢消闘爭息陶一方之民皆古觀鄉之效
易易蓋不誣唐人飲禮稍倣古耳贊皇公在常登
歌降飲人猶知勸裴文獻在宣歌白華等章且有

泣者二子亦直聲而公所學過之是衆也[illegible]猶
猶人心感發又當何如冢曰[illegible]至於度數文爲之
詳則有續次在此不詳

均賦役記

宋 陳頴

夫所貴於爲政者以其規模之先定也蓋天下之事始之不立其卒不能以有成或始之欲立而卒之於無成焉則其所規模者亦苟焉而已矣昔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之意豈不以爲思者其始之所立而行者其卒之所成者乎世之良吏其所設施必有見於此非區區簿書期會間也嶺海版圖歸玉府餘七十年東莞隸會府號壯縣生齒日夥田里日闢租賦日繁上下相蒙各私其利籍去而稅不于其田賂行而役

不于其稅錯亂紛紜泒不可詰凡任催科之責者惟以苟且應命爲能豈惟私欲掣肘亦其才力然耳噫其始不立其卒不成官政紊而民力窘毋怪也至正丁亥十二月楊公奉議來蒞茲邑廉以律己勤以出政不以遠近鄙夷其民惟日孜孜思盡厥職未半載政通人和頌聲以作先是憲臺建議凡州縣之稅在輸糧之籍者俾其役得相義讓誠以比閭族處物力相悉虛實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法美矣而前政未有能舉行之者公開牘慢然曰此非令之責乎乃考圖籍計鄉都定稅畝審高下覈虛實復詢之於衆以廣聞見邑之版爲里者六地有廣狹稅有多寡小綴於大貧繫於富年之遠近役之先後必使有以相當如鱗次如櫛比其終而復始也如循環然晝簾夜籌手自校閱方將登其目于籍以上于府若憲若閫俾後人守爲悠久不刊之規噫盛矣哉公之心勤矣哉公之政豈急於一切成於倉卒者之所辦哉不立則已立無不成亦其規模之先定故也雖然公之所以思而行之者亦惟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耳視民如視其身親公事如視其家事是謂至誠爲其所甚難而不以其無近效而自沮是謂不欲速人之立事久則怠怠則私欲乘間而

蔚故君子濟之以戒懼是謂不懈能此三者雖廟堂之事重於泰山亦舉而措之耳於一邑之賦役乎何有公之美政皆可書而賦役之重又一邑生民之命脈也用撫實劖諸石儻斯邑之人無懷私便己之心後之來者復能以公之心爲心相與守之俾勿隳顛不躓與若夫編輯之凡著其槩于碑陰籍之詳者視諸故府是役也邑佐丞公伯顏字奇伯協贊之功力居多而任簿書者則司吏梁仕明也公名大舉字子善益都人嘗宰密之諸城建邑之新城緈有成績爲中朝士夫所稱道云至正

教授題名記

宋　張宋卿

語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學與仕一道也舉伊周召以仕爲學孔孟顏閔以學爲仕皆仕之外而復有學而學初無仕故後之學者就其迹而岐之督錢穀決獄訟則曰此仕也讀詩書談仁義則曰此學也仕自仕學自學州縣與庠序分爲兩途聖人之道所以不行于天下也嗟乎夫子之言有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古人于一家猶可以爲政而況有學校者哉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君子之于學有可以自養中養不中才養不才君子之于學又可以養人自養且養人仕

于此者責亦負矣而謂之非政可乎國家學校之制以成周爲法而師儒之盛則又過之熙平嶺外支郡也而立學置吏亦得與中州埒崇寧剏行三舍選學官四人政和附置二員同時者二人紹興復修學制至於今則九人矣賢耶不耶雖不能知其詳要者未仕于學者也交脩授受益永其傳登斯堂者不可以負之職也紀其姓名敘其歲月庶幾來者尚于此乎考之

碧落洞記

宋　王陶

地之靈者以山水神人之英者以文章顯故大塊間巖谷勝槩非值通才碩賢跡所到心所想摛辭藏賞亦播發之則雖騁奇幹異至於仙家所謂洞天福地相參亦不得有名於四方矣湞陽郡南邇十五里羣岫互屬長溪縈紆窮阿盡源呀然成洞中敞石室下通寒流融結萬狀衣冠書未嘗一詣唐元和六年周夔羽皇探得幽絶遂命侶以遊著到難一篇刊在巖石語清思逸狀寫景物至當後人嗣到稍稍甚易然奇文獨在無能復繼者僞漢劉氏始題洞曰碧落室曰雲華自是益號名跡標

望嶺隅南北來遊無日無之予厭聞其勝患未得賞今還故里閒居多暇因率諸髦士偕至絶境稅駕暫息寓目一覽巖危壁峭駭動神魄風冷瀏澈爽侵肌骨氣潤煙霧香馥松桂若登青岑造赤城霓旌可接飇馭可攀又豈止捐世紛脫塵慮而已乎旣而捫蘿躡險周訪遺逸洗杯酌醪相陪野飲歡而醉狂而歌濯足於清泉曲枕於盤石心境皆外物我皆忘浮圖非想之天老氏無何之鄉計兹冲寂彼焉此焉噫湞陽是洞山之粹者也羽皇是文章之雄者也信乎地靈人英賦形流聲與造物者契與後世齊昔遭幸而扶其粹拉其雅潛吟躍

矣然何如哉夫人生所樂爲趣匪一志尙於內情適於外皆謂得矣若然則今日之集亦何必娛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色而後稱乎固不知逸少蘭亭之宴太白竹溪之會復何以專美於千百年間耶雲局睨照促人歸轉猿鶴相顧戀戀不忍去者久之同遊九人各賦詩以寫興云時康定元年八月二十七日也

廉泉亭記

元　侯圭

至大四年連州判官郭侯攝東莞邑事未數月政修人和奸猾屏迹暇日乘興而適野至黃嶺之下見廢井不食頹垣敗甃有無井之心問於左右曰此名廉泉紹熙間邑令張侯所發也泉味甘冽淡僅尺許而窮冬亢旱不竭張侯又作亭泉上時與客來作茗事刻石亭上曰烹茶記其後亭廢記亡井亦不治咸淳初攝袁侯盡復之廣帥省身雷公爲書廉泉二大字牓亭額進士余復亨爲記而廢於兵者四十年矣侯酌泉飲之信買石甃井因舊址爲亭因舊名爲牓成之日名勝咸會侯顧亭牓而言曰亭泉之名雖祖濂溪然因名以尋其義則省身公之意亦非苟然也凡並海之水皆鹹惟此獨甘冽是衆濁之中而獨淸也衆濁而獨淸廉者之事也雖然易六十四卦以坎體見於大象者十有五而惟蒙曰泉蒙者物之始生也泉者水之始達也物始生也無有不善其不善者或混之也水始達者無有不淸其不淸者或汩之也能以赤子之心爲心又能以龍驤公不易心爲心則無愧此泉矣邑士月橋陳君對曰先生幸敎諸生以易某欲以易報先生可乎此泉初本漫流高人勝士未之前也張侯甃而井之始與匡廬谷簾無錫惠山

相伯仲然自紹熙以至嘉泰未百年而壞者再以易之井曰六四井甃無咎象曰井甃無咎修井也成壞常理也時而修之俾勿壞則六四之賢也前未知後來之六四何如耳於是退而相與謀來徵文爲記嗟夫泉之食在食井無得喪也水之治不治泉無得喪也而况於亭之廢與乎而况於記之有無乎可無記也雖然欲使後人知井六四無咎之義常謀治之則不可無記故書張侯名勲南軒諸孫袁侯名漸肖身公名安中以侍從帥廣郡名應木資中人今以歲最爲廣東道廉訪司照磨皇慶壬子良月朔前進士侯佳記

五仙觀記

明　孫蕡

五仙觀在廣城潘治西側按舊志治城建時五仙騎羊臨之持穗祝曰願此闤闠永無饑荒之虞辭訖徑去羊化爲石邦人德之用啓今祀元年春今征南將軍中書平章廖公下東廣駐節潘治兵寓斯觀誤烈薪火毀焉由是一區化爲榛莽中書掾錢唐高君過之爲之慨然曰是靈境也即請於公作而新之以吝休屄公曰吾志也子其成焉君乃擇吉日選有司規沒入之羸賄免嵜之珉具器就作材良力勤勿亟匪徐閱月告成華構有嚴前開靈祠後峙蕊宮簷楹騫飛黝堊鮮潔太平盛觀復

在日中矣神仙方伎本出常理之外然爲吾人鍾扶輿萃清淑苟不梏而全焉則長生騰化理亦可致然使得志於世出入將相精神志慮竭於經濟則交梨火棗所不暇服雖大藴其才而不試夢其志而不泄端居靜默將谷神於內其私捷徑鏡蛻方外固自君子餘事而之數老者其亦斯人之儔歟生爲英賢不得以沛惠澤于斯民去爲佺仙炬其餘光猶可以垂修名於千秋天理之定觀惠從之極偉其表建立可謂寥廓曠絕不凡者矣然當生死之關旣握玄命之柄萬化生身宇宙在手則能明復爲人亥無難者呂運旣復其亦可以出

而上佐天子矣等人間世何背脊而今遺邪紛般風翔星壇月夕羽衣士子其爲余吟步虛以招之

唐文獻公開大庾嶺路碑陰記

明 丘濬

嶺南自秦時入中國至於唐八百八十有八年丞相張文獻公始鍾光岳全氣而生於曲江之湄時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也公生七歲卽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是時已爲張燕公所知年三十五登進士第授校書郎蓋公長于武后時不欲仕女主卽至中宗復辟之三年始出也玄宗卽位之初又彙道侔伊呂科爲左拾遺內供奉開元四年承詔開大庾嶺路唐書地里志謂開路在十七年非也當以公序文爲是燕公於開元十

三年薦公可備顧問明年燕公卒玄宗思其言召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書命無足爲者召公爲之被詔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尋遷中書侍郎是歲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又進中書令與李林甫裴耀卿並相林甫無學術見公文雅爲玄宗所知內忌之竟爲所傾而罷公在相位甫三年耳俄以周子諒事出爲荆州長史卒年六十有八公之氣節文章治功相業著在信史百世共知自公生後大庾以南山川煒煒有光氣士生是邦北仕於中州不爲海內士大夫所鄙夷者以有公也凡生嶺海之間與夫宦遊

于斯十省經公所生之鄉行公所闢之路而不知所以起敬起慕其非夫哉予生嶺海極南之徼在公既薨之後六百又八十年甫知讀書即得韶郡所刻千秋金鑑錄讀之已灼知其為僞既而即史攷之史臣僅著其名而不載其言意其遺文必具也求之徧方下邑無所謂曲江集者年二十七始道此上京師游太學徧求之兩京藏書家亦無有也三十四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見曲江集列名館閣羣書目中然木天之中卷帙充棟檢尋良艱討求諸掌故凡積十有六寒暑至成化己丑始得之乃併與余襄公武溪集手自錄出是歲丁內艱

南還道韶適鄉友涂君應昱倅是郡因語及之暨刻于郡齋公之遺文至是始傳于人間竊觀集中有公所作開大庾路序而蘇銑為之銘意公此文當時必有碑刻歲久傾圮磨滅今陳迹如故而遺刻不存誠非大缺典歟每遇士夫之官廣南勢力可為者輒為說其伐石鐫文以復當時之舊諾之而食言者多矣今上即位之三年嶺北袁君慶祥由秋官郎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奉敕提督雄韶等府兵備臨行別予予復申前語君曰諾哉又明年以書抵予謂近得碑石於英山磨礱已就將求善書者錄公序文及蘇氏之銘刻諸其陽屬予一言識其陰於乎天地大勢起自西北而趨於東南大庾嶺分衡嶽之一支東出橫亘江廣之間自此之南以極于海島奇材珍貨出焉戰國以前未始通中國也秦時始謫徙中原民戍五嶺漢武帝始遣將分路下南粵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疑即此途也然序文謂嶺東路廢人苦峻極行徑竄緣數里重林之表千丈層崖之下意者大嶺迤東舊別有一途公既登朝始建議相山谷之宜革坂險之故以開茲路也歟茲路既開然後五嶺以南之人才出矣財貨通矣中朝之聲教日遠矣遐陬之風俗日變矣公之功於是為大後之人循其途

而履其迹息肩于古松之陰寓目於新亭之下讀公之遺文想公之風度又豈徒若晉人望峴山而思羊叔子哉雖公之功固大而著然使千載之下往來之人臨公遺迹而知開鑿之功眞出于公無疑傳誦感歎于無窮蓋亦有賴于斯碑之重建焉僉事君之功亦不可以不紀也君字德徵贛之雩都人其家去此百里而遠蓋在嶺之北也君在太學時常建言國計大有裨于時用是名聞遠近今持憲節于嶺南聲譽籍籍以起其進蓋未可量也予雖家嶺之南然去此幾二千里年踰公薨之歲始見知于當宁而日薄西山無能為矣所以追前

人之芳躅而振發其餘華者不無望于嶺南北後來之俊彥而于僉憲君蓋惓惓焉予也幼有志尚友古人而於鄉賢尤所注意今年七十有二矣將歸首丘素願乃酬豈非平生一快事哉不勝欣忭勉爲書之弁以刻焉

瓊山縣學記　　丘濬

孔子生於魯魯之南境則楚北境則齊當孔子時楚竟淪於蠻夷齊亦一變而後可至魯聖人之鄉也亦必一變而後可至於道焉然當孔子世魯之治化竟未聞其能於變而底於時雍之域况今去聖人之時餘二千年之久距聖人之居幾一萬里之遠者乎瓊在禹貢荒服外漢武元鼎中始入中國其去聖人之居甚遠服聖人之教最後聖人之道蓋聞風而興起非有所覩感而過化者也然今日衣冠禮樂之盛固無以異於中州其視齊魯或有過者豈孔子乘桴浮海之歎豫有以定於千

載之前萬里之外哉瓊山縣居郡郭下郡有瓊山譬則人身之有首面邑有學校譬則首面之有眉目也茲邑實爲諸邑之首其學校亦視諸邑爲冠邑有學肇於宋始遷今地則在洪武九年自是以來雖屢加修繕而僅取苟完無經久計成化乙酉廣東按察副使會稽唐君質夫行部至瓊乃始發官帑畀知府淸漳蔡君叔淸修復明倫堂暨崇禮養正二齋功未就緒歲辛卯憲副豐城涂君伯輔奉璽書專領海南留心學校乃市旁近地以廣學基兼助其費以畢前功又刱會饌堂及號房三十間知縣事五羊梁昕須力其間訓導高梁周書專

萱其事既訖工以記見屬予邑人也知瓊之教爲詳訪者謂瓊士未知學盖自宋姜君弼從學蘇公子瞻始殊不然公作伏波廟記謂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禮樂盖班班然矣觀此言則其未渡海以前已有衣冠禮樂之盛至公始益變爾洪武中姚江趙謙考古來典教事一時士類翕然從之文風用是丕變至今瓊人家尚文公禮而人讀孔子書一洗千古介鱗之陋出而北仕於中州中州士大夫不敢鄙戹之者未必無所自也謂非學校教學之功可乎今世學校所以爲教者非六經孔孟之言在所擯斥三尺童

子人人知性之本善而有荀董揚韓之所不及知者豈今世童子固勝於前世鉅儒乎教素行也教行則道明推諸四海而準瓊處大海極南之陬去齊魯幾萬里而道之彰彰著明如此是知聖人浮海之歎不行於秕駕之時而著於奠楹之後蓋百世可知也昔之學者不遠千里裹糧負笈以從師於遠今聖人之道與王者之化並駕而偕行隨在而有經有常說不假於辨難學有常師不假於外求居有常所不假於游從食有常廩不假於經營今之為學者因易於古人數倍矣于此而不知所以自勉焉甚至於自暴自棄豈非聖世之棄材名教之罪人也哉予忝生是邦於邑士爲鄉先達故因記學之成廣二憲副公作興之盛意而望之以言非獨惟於今且以示來者於無窮云

雲潭記

明 陳獻章

白沙之西山則圭峰也東北連數峰最勝者為綠護屏屏之南有潭淵然曰聖池下蟠蛟龍龍噓氣成雲變化萬狀里生周鎬偕其季京來謁予白沙時維仲春風日晴美予與二子携酒飲于西山之巔班荆而坐仰而四顧有雲起綠護屏炫爛如丹青郁紛若縟綵予顧謂二子曰是聖池之雲也偉哉觀乎二子湫然正襟侍側曰是吾先子之志也先子居龍溪垂五十年無他嗜好惟喜為雲潭之觀故先子之號曰雲潭子門嘻有是哉若先子我舊不幸早世不及見若兄弟長也若豈盡聞之乎

居吾語女夫潭取其潔也雲取其變也潔者其本乎變者其用乎二子齊應曰然予曰未也野馬也塵埃也雲也是氣也而雲以蘇枯澤物為功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是也水以動為體而潭以靜為用物之至者妍亦妍媸亦媸因物賦形潭何容心焉是之取爾二子喜相謂曰先生命我矣於是復進而告之曰天地間一氣而已詘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為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乎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為水下注為潭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為雲一為潭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二子於是退而尊奉之書為雲潭記

敢勇祠記　明　陶魯

國家承平日久正統間師臣失守廣右諸猺始爲邊患延及廣左高廉以東戍守迄無寧歲至天順間民窘甚變起爲盜維時守令或棄或罷武夫制勝無術賊由是充斥所在騷然矣予自景泰甲戌來承新會至是滿九載將去民相率以保障乞留於上尋被命尹茲邑當是時旁邑雙破有存亡齒寒之憂予乃進諸父兄告之曰賊氣吞吾城矣不備必至若諸父兄欲留我必盡發若子弟從我擊賊不然城壘雖堅未足守也諸父兄許諾退卽選子弟之才者甲冑之堅者馬之壯者不日而集先

是人心恟恟惟賊鋒之爲畏至是始有固志邑西北當賊騎之衝相地爲寨寨各有長其險於外者爲長堵置堠火設邏卒以伺賊將至一寨有急諸寨畢應凡此所以捍吾外也環郭爲輔城溝其旁施鐵蒺藜曉夜戒嚴燎火燭天桴鼓如雷所以防吾內也子弟以拔弊相高遇賊輒殊死戰屢破之三數年間危者以安怯者以勇鄰有被賊者恃此以爲應援是豈予之所能哉實由聖天子威德與諸父兄之教子弟之力也予累遷今秩子弟以功顯者冠帶受祿有差其僨可念者奮不顧身冒險阻鬬自身與其妻子死者實衆成化辛卯予巡視至邑俯仰今昔問諸父兄存歿諸父兄咸願作祠以祀之爲請於欽差都憲韓公買地城西若干十間正北爲堂傍列兩廡命曰敢勇祠祀於此者通六十五人報死事也割廢寺田若干爲祭需復一人爲祠籍專掌之嗚呼死者有知其無憾乎因書其始末於此

五經館記

明 洪若水

古梟子曰五經之道其致一也曷爲其致一也五經皆發於心者也故能以養心今夫天下之物凡得天地之元氣以生者皆能以養元氣何則元氣也者中氣也天地之與人物一也凡天地之物之氣是故皆能以養人之氣夫飲食之道欲以養氣也非徒以渣滓實諸其腹爾也故五經之道聖人之心之精也今合聖人精一之心而惟言語之記誦焉猶之舍天地生物之元氣而惟其渣滓以實腹其可以養生乎哉或者曰是則然矣然必五經具然後聖人之精可以養心也曰子以謂百物具

然後可以養生乎吾聞古有餌一物而可以養生者矣而在多乎哉後世之品物必務多焉多則雜雜則氣漓氣漓則年不能長矣是故昔者伏羲出而畫卦其時易始肇而且未備也而何有乎書然而伏羲之道具矣堯舜禹湯文武繼作而後書備矣而何有乎詩春秋然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具矣及孔子作而後有詩春秋也而何有乎禮樂然而孔子之道具矣禮樂不全之經也夫數聖人者之道無二也而謂數聖人必待五經備而後可以爲聖學乎哉蓋天地之百物物物同此元氣也聖人之五經經經皆言此理也天地無二氣聖人無二理是故知天下古今此理之無二可以與言經矣知聖人之經之精以養心可以與治經矣其於道也亦思過半矣從吾遊以講聖賢之學者有東莞任生桂其治辦陽也民安吏治乃白方伯于君創五經館以教邑之多士以永于君之德余聞而喜之爲之言治經之道以爲多士訓

琴川記

明 湛若水

琴川子生於琴川長於琴川得琴川之道遂號琴川以間識於甘泉子甘泉子憯乎其未知琴川也不敢言者五載琴川子復問焉曰琴也何居川也何如琴川子曰吾嘗孰故琴川也橫然如琴故琴以言其形也川以言其絃也曰何居曰某川謂宮某川謂商某川謂角某川謂徵某川謂羽甘泉子曰善哉若琴川子者他日可與相天下而和人民矣吾不知琴吾居甘泉之洞泉叟也蓋嘗有得於泉之音推是其亦可以契琴川之義乎有所泓然如土焉其宮歟有所穆然如木焉其角歟有所鏗

然如金焉其商歟有所勃然如火焉其徵歟有所漸然如水焉其羽歟然而爲泉一也推是道也非特川之琴爲然而吾心之琴可知也已昔者舜作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夫琴聲音耳何與於解慍阜財哉其聲氣之相應求一也是故可以知心琴之道矣琴之用大矣哉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是君臣民物政事之紀也聲音之道豈小小哉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甘泉子曰語云大絃急者小絃絕蓋善喻也是故五絃和平大小識職君子法之以自强不息內以養德上以輔極民風其易物順其則政事不忒八方宜和四時順曆天下化中四靈來格治之至也琴川子灑然曰若是其博哉請識之用告夫爲理者

李氏祠堂記

明 湛若水

甘泉子曰以吾觀於祠祀而知家道之易易也王道其基矣乎祠祀之道天性也祠嗣也繼也故曰祭繼養也父母之養不逮矣故曰祭繼養也故人物之祭天性也獺則祭魚焉鷹則祭鳥焉烏則反哺焉報本也吾嘅夫今之人反于天之性矣自若人之蹄父之祭卲也而養之道衰自若人之盜親之財烹鶩于室而不以饋也而養之道喪自若人不視祖之修墳祠而在家不知也而養之道亡於家國曷賴哉是故繼養之道行則仁孝流通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成矣事父孝故

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通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而王道成矣曰繼養之義則旣聞命矣廟之制柰何曰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三二一皆同繪古之制也而四代之廟之祭無以異有功德則加焉耳祭之道柰何曰先事于堂謂之陽厭後事于室謂之陰厭古之禮也考亭栝之以闔門噫歆禮之宏也古之祭有堂事室事明日有儐尸謂之繹祭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故高宗肜日書猶病之曰用尸古乎曰古也尸告旨告侑荅拜子孫非天性也猶之僞也不若齋三日乃見所爲齋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僾乎若有見其容愾乎若有聞乎其嘆息之聲之誠也廣城之祠廟者有之亦寡矣而李氏父子有坡義宰乃能率子弟某某輩之其賢矣哉乃造而問曰繼養之義陰陽之厭則吾旣得聞命矣其僎主之位則如何曰自西而東非禮也古之合祀於室者太祖之主主東向而羣主以祖尊次之自西而東禮也今非合祀尊祖則亦然無謂矣如以義起則始遷之祖始分之祖皆不祧以聯族人與四廟之主皆面南以次而南位其宗子嗣入廟別子爲始分之祖則別廟宗子服盡而尊者未盡則別大祧主廟行事又盡

則瘞諸墓焉斯其善矣若夫嫡庶淆亂神必不歆非禮也亦何取於祠廟哉作李氏祠堂記

唐府由訓齋記

明 林光

南陽當中州之南二廣楚蜀雲貴入京陸路之所必由唐之藩封舊於南陽明貴士夫往來府下側聽預通名銜朝謁自今玄默殿下嗣爵謙恭和易恆器崇高之勢禮而接之皆醉酒飽德而去光雖在隣藩然赴襄之日由漕河浙江入漢抵襄無緣一覩清光然聞王之賢恪守藩封世篤忠貞無聲色狗馬之好當清閑燕處有經史傳記以廣其識有詩章翰墨以游其心有躍魚歌鳥以滌其懷有名花異卉以新其意亦足樂矣王之意未也慮其於詩章成憲或忽於是築堂一於齋之北爲齋四

於堂之南四齋之扁曰忠曰敬曰謙曰勤名忠者以由訓繫之四齋之首也命光記之且申其義曰由訓者由我祖宗舊章成法也夫爲人臣以克盡其分不陷於過爲忠然天之生物各有其則人之揆事各有權度聖賢之言祖宗之訓規矩法度之所在也不師古訓不由舊章率意任情而爲之雖疲憊其心勞費其形要其成非過則不及且或出於有我之私願忠而非忠者多矣是故離婁公輸子之爲巨室持丈尺執繩墨指揮衆正及其成也高下廣狹制度稱心而不爽師曠之於樂按六律諧五音樂無不和養由基之於射正彀率以向的發無不中王良之御範我馳驅歷峻坂下夷途無不如意扁鵲治病觀色察聲切脈候氣而起死回生十常八九之數予人見其精於藝精於術而不知其點運於規矩法度之中也我聖祖平定天下洪惟積歷之艱故遠其保守之慮於是歷鑒古之聖帝明王已試之迹而揆度其安於今者用其意準其法而不用其辭定大明訓各有條章而嚴其從違以爲天子神孫萬世之規矩法度若孔子之取夏時殷輅周冕韶舞而法其於春秋也今之讀春秋誅亂討賊人見其嚴而不知其當時然也聖祖因其時奉天而大訓後王順其時承天而不違

如夏葛冬裘饑食渴飲有不知其然而不得不然所謂不先天以開人必因時而立教上有道揆下有法守也今殿下之賢于茲成訓遵循講求不作聰明動必由之則規矩法度閑於中身修家齊而國治其安富尊榮與國咸休世世無斁矣夫如是而後謂之忠正德二年歲次丁卯九月晦日記

代樹樓記

明 張潮

惟嘉靖六祀秋大水邑西城不浸者三版居猶逕也司訓熊石居先生桴家口于親而樹棲焉水幾滅越七日乃退異也乃建樓以代樹屬余記曰夫樹其根固其幹强其枝葉暢沃糾以榰巢板以容膝吾其庇之固貿之矣然榮悴有時豈惟物哉顧先生紀其所以代樹而思創守之難者余曰噫巍哉樓乎夫樓弗固其基曷其能堂弗壯其石曷其能植棟以隆之蓋以厚之墉以崇之鑰以嚴之乃栟幪焉乃歌哭焉則况吾其創矣然而守之無異道也爲而子若孫者慮其基焉則思積德踐其石焉則思任重望其棟焉則思貞固視其蓋焉則思庇覆倚其墉焉則思防患啓其鑰焉則思通變積德斯孝矣任重斯仁矣貞固斯智矣庇覆斯慈矣防患斯禮矣通變斯權矣孝以奉親仁以睦族智以幹事慈以畜幼禮以防敝權以從時兼此六者而有之是之謂守家之道其始樹之培本達支矣[illegible]詩乃春[illegible][illegible]養[illegible][illegible]惡終道矣而離樓不可幾猶代其樹而欲其庇蔭得乎是故以此易彼之謂代余將以道代樓以樓代樹其光遠乎右枯日志淡哉異而不困者也請筆爲記

重修欞星門記

明 倫文敘

紫薇大帝之居其衛東西藩天子之居其衛九門孔子德配重玄道式百王故文廟之衛戟門內屏欞星外列聖朝尊師右文之典亦惟是稱而已夫豈容心於厥間哉順德儒學故有夫子廟軒直弘麗他邑莫京惟欞星一門猶仍削木之舊正德己巳春監察御史棗陽袁公良輔按部至邑展謁廟下顧門之傴樑楯杭隳剝已甚迺令邑令泰和伶君憲偏易以石期永克久不四閱月工役告成官不損費而民無徵剝之擾因盛舉也夫以夫子道德之隆撤揭宇宙共神靈攸宅固罔所待以爲榮

重審矣然萬代君臣服行詩書禮樂之教沾被仁義道德之澤儼然億兆四尼之上而方隅有截者疇之功故與凡對越駿奔罔用不恪而況奕奕欞楯庸以崇飾宮墻而聳像設之尊者顧可後乎斯則袁公之意而曾君敏於體承所致也公於憲務振舉靡遺而尤惓惓乎是可謂知政之所先而敦大教化之本矣乎然重玄若高亘獨維衛乎帝而已垂象變見吉凶以爲下土昭鑒者燦然其麗天子九門之設雖爲宗廟社稷計然雉門象魏實萬民觀省之則周之諸侯亦或有之夫子之宮初無是也然因物設教假形器而著精微亦科條之所

督學憲臣于茲寓宇宮墻侯之所矩矱也入為天子之九卿明堂九筵侯之所位署也侯且不彼寧宇翩然而來若海之濱是孰宇宙之而奚有於茲堂乎政本既尊壯觀有赫嘉與爾民相協厥居斯已矣海堧揭揭崇堂巘決爾將以是為不朽名爾之見則然吾當為然爾謀記必於倫子侯同年也倫子聞而是之曰侯之所存與侯之所自存孰能涯涘之存侯於欽則斯堂也不可以不記云耳

長樂增城記

明 倫以諒

壬午冬惠之長樂盜發僉憲施公討平之民之殘播者稍集始奠厥居公乃詣於邑之令孫君邦彥曰汀贛之寇出入汨沒罔或測時覘我無備越我疆界蹂我禾黍戕我老稚以遺予憂予聞之治民者若羣牧惟高其垣墉密其柵寨則虎豹罔猾若稼穡惟鋤其莠類慎其剗剔則稗莠蟊螣弗賊時以和今天降佑于民盜獲靖伏民之寧止若奔得宄而茲邑乃陿隘弗度民寧無所亦遑且杌且城以圉衆衆之所萃罔或阻焉夫何以懷其議廣之令迺共命民說以先癸未冬城長樂越二月長樂

城成倫子曰城長樂衞民也長樂城古也曷城之志闢也民罹於寇城以闢之重衞民也城於冬不違時也二月示亟也從民之欲不煩而事集故亟也夫工之興也非時則民妨過則民勞曰冬曰二月示軌道也公於是乎有志於民矣夫昔者先王之制疆城也翕民為城城外為隍隍外為廓廓外為郊猶懼其弗協也縣以伍閭成以井市嚴以兵衞慎以出入重以伺察譏以鑰柝因衆寡度廣狹無愆于制皆所以訐奸慝禦橫暴示民止也夫城者民之藪也澤者魚之藪也林者鳥之藪也澤竭則魚亡林濯則鳥渙無城則民何依民之無依官

何理焉故長樂之關樹民之依也公於是知所務矣夫春秋之書也明天道重民命正度形化則書之公之舉四美具焉可書也已

滇南諸河源委記

明 龎嵩

雲南會城惟北倚山東西南三面水勢蜒蝘曰盤龍江源自邵甸諸山東泉四十里至松華壩壘石覆板以遏奔流其溢出板面由中行者爲正河三十里至城東門歷普濟普潤雲津三橋流愈昌大至柁蹟灣分爲二支柁蹟之西水由西行者曲抱城南歷織布營至土橋口旁引小支入陸苴關爲東龍鬚河達通濟會于南滌正支歷黃土營至小澤口又分二股小股北行爲西龍鬚河歷順城橋會于西濠越小西壩橋閘至魚池入于海大股西南行歷大西壩閘達水雲鄉入于海柁蹟之東水

由東行逾螺螄灣窑灣至南壩口又分爲東西二支由東行者越南壩閘歷棕橋口達撞網入于海由西行者越石橋歷樣田小北閘二口達四道壩閘末分燕尾入于海漾田有閘淺南岸旁出之水由東南斜行會于撞網而小北閘引北岸旁出之水逾北行轉而西南末分燕尾入于海是爲盤龍正河之派九松華壩之東引水由東行爲東溝金汁河繞諸山麓歷金馬安國寺入于海正河金汁之間腴田萬頃然多雨輒潦故有白沙河以洩田溝之水會于柁蹟灣又東達溝即寶象河也則會呈貢諸山之泉距金汁河尾入于海松華壩之西

另有泉數[illegible]域趨山嘴三里許爲蘇村
黑龍潭溢一支爲西湖銀汁河歷冷水塘海源泉寺
日達蓮花池會于東門河又城西之北有海源溢
于西山之麓分三閘引爲三溝歷板橋而下入于
海是爲東西支河之派五而海則諸河之委也古
稱滇池亦曰昆明一碧萬頃而東西南北之山則
環衛之誠都會之大觀也滇池之尾閭是爲海口
即昆陽之涘兩山束夾長幾千丈而淵竟數尋水
流陰緩而兩山復多浮土故易淤塞歲一疏濬已
爲定規而盤龍江諸河之水蓋闕有數十年未有
大疏治者間或小濬止應故事取抔土置堤畔示

飾而已況在附郭居民羅㮰甚者築河爲畦爲房
爲園或作甽畝河置有閘亦復啓閉不時潢汙委
積以致河流日堙日隘故三五年之間輒塞幾盡
一遇霪雨則四城之外悉爲瀰漫蕩折民房淹沒
[illegible]魚鼈死于溺者無算其幸而存者不
登穴巢踰者幾希嘉靖戊午巡撫都御史王公巡
按御史吳公鎮守黔國沐公詢議僉同集大衆疏
治副使[illegible]領其事既事沐公育命家
人[illegible]循僕以莫不從匪月諸河
俱[illegible]濬隄埧閘既修孔固官
吾[illegible]往者莫如謹後善始者莫

班令紀今茲水利文有總督分督武有總巡各巡
分方沿河泉堤皆溢濬以牌長守以僚下時巡有
期河禁有約報水有舍啓閉有法若是乎布置亦
詳矣自今以後尚知所以慎守哉雖然普濟普潤
雲津通濟四橋關闞之都會也委苴必多[illegible]灣
小澤日南埧日諸河之咽喉也河流易塞而尾閭
一塞尤爲五臟腹心之疾必也小者月濬大者歲
濬庶幾其可矣哉嵩經營相度獲覩其詳爰命百
戶陳賢繪圖鐫石華此于端俾將來有考云

儋州學記

明 唐胄

儋瓊屬州也宋蘇文忠公南遷時瓊士倖得美公觴黎子雲王公輔符林數人而黎王符昔儋産公於子雲載酒問奇尤加敬焉昔揚子雲論棄珠崖爲指之力否則介鱗易衣裳公不然之蓋有感于此也厥後王霞舉符確輩繼出儋爲名州矣而元積至今日之盛乎正德乙亥冬湘源蔣侯以郡節推攝事感俗之傷與士之良可大造也以學宮雖前守內遷之便然大成殿堂尚未就何以所教事乃肆力繕完且立學廡齋門號諸建以備其制越再明年春即告就焉其庠士來請記余惟致治固

莫先於立學以教士然學宮特以聚教而六經則所以爲教也漢武承秦後能興學以啓後世隆儒之美可謂盛矣然當是時博士雖置而尚昔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宮世讀之者少故昔人論漢俗化節義足以固人心延國祚雖爲孝武致治之端然慝以兩漢之士所以喜功名而不通時變者則學焉而不知經之過也降唐陋於辭章不足爲道獨恨宋以文儒立國何至慶曆乃始知立學維時天下郡縣且多假宮借師苟且應之觀文忠在儋有士於此至遊城東學尚有傾隳徒散之嘆餘可知矣未幾新經行而周禮春秋又廢則其所以爲教者何勿痛哉明洪武方天戈指發州郡開學延葉儀宋濂爲經師繼又[illegible]章六經賜學校非獨恢武功自開闢以來所未有雖文教遂學尊經之降自漢亦有能先之者哉百五年來文化浹海內外侯于是州又能拳拳獨宣右文之意假雖荒陋亦應倍知奮躍況儋在昔兩漢無人之時士之忠信已如此今後爾則所造當可量哉侯諱纓字世榮識敏而政通在郡甚得人心余猶重是舉故因求記而推言學之所教以成其志

張道孝感記　　明 許炯

柳子厚志趙來章事言孝之道神吾讀而怪之今衛洲之間蓋有張氏子云張氏名道其父元璧弘治中歿於王事者也初西賊之興也撫臣以東師討之元璧以總旗從征焉遇敵于北流之狐狸山力戰而歿同行馬千里者收尸藁葬之怒氣勃勃如生咸唧唧曰壯士壯士時道猶妊也母朱氏誓不他適已而生道甫數歲母告之故卽涕泣曰安有爲人子而父無葬地者乎謀往求之母以其孫也弗之許久之知馬千里之葬其父也潛往拜之懇以同行時馬已老病北流往返且二千餘里誠

憚于行道不能强質志數年未嘗頃刻忘也一夜忽夢丈夫跣而踞呼名而告之曰而忘而父之尸乎卽跪泣曰不敢忘特未知吾父歿所耳幸長者示之其人告曰狐狸之山楓木之傍因慟而覺其妻怪之旦整衣冠跪告其母曰兒夢如是殆吾父之靈也兒將詣馬翁驗焉歿几必往母哀其誠許之至馬翁言其夢馬以其神也雖老病願發憤亦許其行遂偕抵北流之狐狸山時黃埃白骨斷雲落日凄迷于蒼莽間茲無稽誌而馬以歲年之久亦且弗能悉矣道慟哭再拜籲天自誓忽有老嫗徐徐而來問其所以告之故曰吁而非弘治之陷者耶道曰然嫗遽曰此吾田也吾知之疇昔之歿者吾家以其金甲之異也意其達官貴人既改瘞之楓木之下矣道聞楓木語有驗遂從而啓之則骸在焉道泣而拜曰吾聞之父子氣通者也其血滲漉而入他人則否西征之役歿者不獨吾父也安知不爲僞乎因嚙指滴之入道曰是矣遂抱以歸改葬而追服焉甫九月而母繼平哀毀骨立人以爲難君子曰忠孝之際難矣哉夫以元璧之歿也所謂執干戈以衛社稷者可不謂忠乎母之孀也幾三十年可不謂貞乎道之誠也通於神明可不謂孝乎三者有一焉足以立於世矣而張氏咸

有之是何張氏之多賢也哉予故表而出之以勸爲人臣爲人妻爲人子者後之觀民風者亦或有採焉

翰林院廳壁記　明　黃佐

太祖高皇帝啓運金陵首置翰林國史院正三品洪武二年增設學士承旨十四年革之始改爲翰林院正五品十五年設殿閣大學士品亦如之雖不以國史名而史事皆預乃今所沿也敘秩視前稍卑然職無大小皆得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以參謀議進規諫而天下之大幾務胥此焉出逮文皇定鼎于燕建院設官式遵聖祖彝憲其所掌有六曰代王言也勸聖學也修國史也敘天倫也闡人文也儲賢材也凡職掌正官綜其宏綱而所屬則有待詔以供奉侍書以副墨典籍

以掌秘書五經博士以稽今古百爾細務奔走服役則首領孔目承接於其間其草內外制也大學士自殿閣宣德意與學士預聞密勿並渙絲綸以風萬方批答表疏則條票以達是曰代王言其侍乘與臨經幄也雖有講讀學士與侍讀侍講而正官統焉史官兼焉皇儲出閣則日講與詹事坊局相爲表裏是曰勸聖學其紀言動也雖有修撰編修檢討而每朝實錄則鉅寮總裁次者爲副是曰修國史其纂修玉牒也惟二人司之自親王以下隨世次奠昭穆是曰敘天倫刪輯經籍校閱辭章而兩京鄉闈禮部會試則爲主司是曰闡人文至於選庶吉士讀中秘書亦推二人以主教席月有課業考其進修而殿最之是曰儲賢才矣學士本周禮成均承學之名而翰林則天官內史之職也唐太宗始召名儒學士肇登瀛之選玄宗時翰林學士號爲內相內宴則序于一品之上而永樂中禮遇翰林內閣亦然光寵之來遠矣於戲侍從之職朝夕論思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者何也國家安危在出令夫必通達政體本諸仁義而後可以代言矣典學讀書講論經義有所疑滯必待審問而後明辨之何也君德成敗在經筵夫必道貫天人格其非心而後可以勸學矣不擅三長不可

以修史不明宗法不可以敘倫非稽古正學不可以持文柄非師嚴道尊不可以育英才然則登斯堂也守斯職也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厥惟艱哉佐不佞幸從二三子後用是書于廳壁以爲同官者告且因以自勗

孤忠祠記　　明　黃佐

明興逾二百年人文蔚然盛矣獨金匱石室之藏雖博洽者罕覩之以故忠義違行之臣或幽焉弗闡或闡焉弗選其人則亦終無所於闡佐幼時侍先君聞洪武末年事縷縷且曰吾廣惠州有一人焉官為御史其姓名則遺之矣因潸然出涕曰嗚呼忠義人倫之正也秉彝好德天衷之公也顧泯沒若此為善者懼矣小子識之他日斷有徵焉佐謹寘于懷弗敢忘每詢諸惠人莫能道也及待罪史館得中秘書參互考之始聞其槩云按御史王公諱度字子中歸善人嘗肆力經書稽理修辭為

八所師部使者以明經儒士薦起家拜山東道御史糾科務持大體疏十餘上多見用會高皇帝棄羣臣諸藩不靖集羣臣議兵事公預僉謀歲庚辰會試天下士俾公監之肅憲度恪位著翕然謂得人焉時大將軍曹國公李景隆北向敗績退保濟南以歷城侯盛庸代之公密陳便宜無不可制勝者乃捷東昌景隆敗還赦不誅反當軸用事忌庸等功掩己譖間遂行公亦被疏辛巳夏六月濟寧告急燕師徒屢敗將士皆畏懦避敵公奏請募兵壬午春有小河之捷公勞師徐州而還夏五月鳳陽不守方孝孺等與公盡策以死社稷為言秋七月坐黨禍戍賀縣千戶所出語得罪閫門被繫寘于法公死年四十有七天下哀之冬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追戮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寺少卿廖升等皆孝孺黨也詔曰彼自盡其心爾其勿問於是公等罪漸雪永樂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昭皇帝語侍臣曰方孝孺等皆忠臣可閔因大赦諸家族之存者俾為良民給還田土於是公等死事益章章子世嗟乎五嶺以南其地萬里也振纓以求顯庸者又亡慮千百而公一人奮其間豈非鮮哉夫委質陳列難進易退義也履阽危當患難謀國攄策守死不變忠也公既受知於時矣天步顛沛忍眡其

傾無可退之義矣死忠殉國固其所也世之論者顧以天命不度誚公又湮其蹟弗求何哉天地之化風霆奮迅而生意隨之王者之師有赫斯怒而大眚隨之公既有諸身後而德音陰指復忠錯焉於乎王道蕩蕩直與天地同流矣今提學副使歐陽君鐸惠州府知府顧君遂始建祠祀公顏曰孤忠奉昭皇帝聖諭也闡幽發靈其關於名教甚大非特公之遇而已故予不敏樂記其成

從化縣重修三壇記　　明　黎民表

封土曰壇所以爲神明之位者也郊廟百神之祀皆稱焉國家羣祀咸秩自圻甸迄于郡國爲壇者三曰山川曰社稷曰厲守令皆得祀焉從化三壇鼎列於郭外歲時令丞具禮儀宿齋夂享祀于壇下凡再至焉有水旱必往祈禱蓋典常也壇創于建邑時已六十餘載頹廢摧撓僅餘[illegible]級更數令莫能增治甚非所以展禮容虔明祀也嘉靖戊申灌陽呂侯由典[illegible]學來治吾邑導通疏滯刃解蕭理諸所廢隳具舉矣省視郊外道茀不除壇壝不飭㦖然興嘆曰禋祀之不修也神祇之不祝也是令職之不共也乃舉其曷追焉乃諏於典史李君鐵出羨財召工役祗謁于神以詔與事爲壇三[illegible]之五尺[illegible]繚以周垣表以綽楔蒔土樹木蔚如鬱如陰祭斯潔牲牷具備薌僾僾穆蹴歷階而升神覡昭荅靈風肅然邑之人咸謂侯能祓除其心不黷神祀以無曠于守官伐石以紀其事謂民表宜爲文民表竊惟令之職莫先於惠莫難於智惠則能休養生息導利屏害以愛其民智則能綜核博稽推明物則以事其神昔者鄭子産之爲政也宣尼以爲惠人者也其論實沈臺駘之祟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疫厲之災於是乎禜之日

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論伯有爲厲曰鬼有所歸則不爲厲子産於是能智而惠矣侯以壯齒服官既有實德以庇其人民而緣繆之暇又肆力於文詞以厚其所積非博物之君子乎從化小邑也誅求之不至而疵癘之不生非侯是賴與以此陳信可以無媿矣民表因邑人之請乃作記以彰侯休

重修商阿衡伊尹墓記

葉夢熊

古今事多遐淵其載籍詳畧陵谷遷變何弗齊也後襲謬喜異間欲侈勝山川嘗強附奇蹟以為重故自昔賢聖墓相傳易失其眞黃帝橋山舜九疑類多荒忽司馬遷登箕山疑許由之冢劉向稱殷湯不知葬處而舊唐書載女媧風陵事尤為不經豈藏之中野不封不樹之遺歟以故莫得而稽也郃陽故有伊尹墓為廟歲時祀之舊志稱縣南二十里為莘國尹所耕故處東南二十里為尹墓據朱晦菴傳註莘之在郃陽無疑惟括地志諸說頗相戾故尹廟祀於郃與其墓之廢興亦無所考余

以罪謫至首詢其事民間長老為余指其遺蹟登覽低徊久之夫天地萬物凡有形者不能不盡人生至愛惜者莫如形體已不可必其長存況身後纍然丘壠哉夫聖人之生其形體與人何異愛而惜之與人何異不能長存也亦與人何異然而不同者則有不與形而盡者在也夫不與形而盡則我大而物小我無盡而物有盡故天地不能限萬物不能並古今存亾不能變此聖人異於人也方伊尹在野也一農夫耳囂囂自號為天民視堯舜之道若其家左券執之以責償於世其佐湯革夏也若從容畝畝不遺餘力視太甲天下若已物取而攝之而復與之寵利成功若觀鳥之影過於前也復政而告歸嗚呼非其中有至神者何以與此夫出處進退富貴生死常變經權之際亦大故矣衆人以形貿貿然入於其中聖人以神出而游乎其外夫出物之外以觀物則天下之物皆小矣皆有盡矣是故一介至細也可同於繫馬千駟行一不義至細也得天下而有所不屑誠以六合非巨毫芒非小要之不離於形也故不足役聖人之神神之所注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萬物不得不生堯舜不得不禪禹不得不繼湯不得不與太甲不得不歸於毫環中而應之無窮窅然而收之無

迹是故天下信之後世諒之無古無今無存無亾此聖人之大也儒者之論乃謂其不汲汲動心於富貴足以服天下噫此節士之槩耳豈所以語聖人哉今去尹蓋幾千年矣人心崇祀如一日復修其墓之故址神爽宛然況有莘川原雲物猶昔也時而瞻謁懷古興思慨吾生易盡而求聖人所以無盡則知纍然峙者不徒坏土之形焉耳不然關中自昔豪華故地興廢迭更而丘塚相望於榛蓁茀草之墟影響銷滅使過者憮然以悲則人生果不足恃如此哉郃陽藉聖人遺澤而地益重固非強附而失其眞者且訪求勝美以維風化有司事

也惡成而記之是役也縣尹趙君津實助之成歎
論趙君國相訓導于君三聘主簿顧廉典史張杏
相與以視其役生員趙長佩捐地出貲獨倡義舉
皆知所重宏弁書

重建弦所李侯御金亭記　明　葉夢熊

御金亭者爲故長樂令李侯弦所君建也侯令長樂八年物而去長樂又二十餘年而民合力以葺亭民於侯淡矣侯以嘉靖壬子來令已未引疾去始終狩仁義以自蠲潔去之日亾所爲芻車爲有鍰百餘金代者使使告侯曰以訾從者侯御而完之爲士民憐侯去效會稽父老意各獻錢若于爲壽侯又御而還之士民士民環轍下泣侯慰而別至上杭卒旅櫬露埜舍訃聞士民縞素爲位哭已釀金祠侯於東嶽宮右歲時伏臘走祠下祭已又蓋亭於驛河滸顏曰御金以昭侯明德亾幾何洪

水漲溢灌汶亭址亭圯今年夏士民僉議重葺侯亭邑胡侯採巷議上之郡郡太守黃公上之守道韓公巡道鄭公二公曰塗御神守淡利質義其聲揮綽其名高明上之制府少司馬郭公公下其議曰令故莆中高士沒而莆人祭於社長樂其桐鄉也長樂愛令甚於莆人亟舉亭毋狹物情頹其名御金是廉頑激濁維風勵教刻侯受諸公意旨出諭父老父老驩然鳩工始於十月朔四日已事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横二丈高一丈有五脲故益閎甦名仍其故而嵩記於熊熊惟侯長樂之政非徒是也是其所御於長樂也者非所貽於長樂也者

侯之貽長樂野丰首入境適有增城役侯董理有
方而民益譁[illegible]等弄兵四遠騷動侯誅其
魁釋其脅從者丁巳春徂夏不雨侯以身爲犧禱
烈日中火迎雷雨大作四郊霑足五穀豐熟侯加
意造士而先養蒙自四關及北落遍創社學刻朱
文公小學擇師課之日嬉癘雜發夭魔疾也邑當
閩廣之衝賓客沓至侯酌供億省甲申凡行人脩
春秋之禮過者如歸先是邑南山阜童赭若火侯
曰是形家所忌也下令禁樵牧茂松檜而又甃葺
源之梁衆預備之窖廩博賽之禁增聖諭之諸閩
譯忌之鬬其德淳越其事靜止後先八載四民如

春侯之貽長樂詎有涯哉乃今祠而亭之他績畧
不書書御金何也龍貪乎清而遊乎清螭貪乎清
而遊乎濁魚貪乎濁而遊乎濁孔子曰丘上不及
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侯不能令民不愧金以遊
乎濁而終不倒於金以貪乎清螭行也舉世遊濁
侯亦遊濁舉世貪濁侯獨貪清制府畧侯他績而
書御金風世之魚而螭者邪熊征過齊昌邑邑城
北故有楊伯起卻金臺除往弔問咨嗟慨嘆願爲
之執鞭不可得侯事適與楊類移昌邑之臺植之
長樂何厚幸焉侯卒上杭旅櫬弗克歸伯起卒城
西夕陽亭布被裁足蓋形共窮苦道塗又甚相埒

後起文葬瀍亭時人立石鳥象於其所以思也今
侯之亭翁大石鳥遺意乎噫乎侯其遺金以殉侯
也齊求岑鼎於魯魯絕以他鼎齊侯弗信必得柳
下季一言而受之季曰臣亦有鼎於此存臣之鼎
以完君之鼎此臣之所難也夫侯亦有金於此奈
何破侯之金以受民之金乎史載楊氏子孫潔白
位登三事如其白環寧獨爽於李氏乎天之所以
祚李氏者在銓部君矣侯諱德用嘉靖戊子舉人
以銓部君貴贈戶部主事銓部君諱多見萬曆甲
戌進士

文成王陽明公祠記　明　郭棐

明興二百年來道化醇醲眞儒輩出以聖賢豪傑稱者則惟文成王先生云嘉靖丁亥先生奉璽書以大司馬新建伯總督湖江兩廣軍務先是右都御史姚鏌有田州之役土酋盧蘇王受搆亂巡按御史石金疏入朝議罷鏌起先生先生至則盡徹諸路兵一意招徠蘇受駢首請降先生條議改田州府爲州分設思恩九土巡司各守其地而築府城於荒田以便控御又移師破八寨及斷藤等峽斬首三千諸蠻震慴累息帖服夫自荒田之徙城也則漸近內地岂獞不敢闖其樊自九司之並建

也則勢相聯屬而土司得以世其守自八寨平而三里有藩衛也則柳賓安堵無桴鼓之警先生功在西土鉅矣往者士民感德祠祀先生茲歲久棟宇零落丹堊漫漶萬曆丙戌秋余備兵歷其地謁焉徘徊慨嘆語郡守臨汀趙君曰今九土世食德于先生柰何廢弗祠哉其亟修之趙守涖官甫數月一下令而諸土士民子來趨役越丁亥春落成予當有記嘗伏讀先生書知先生才本豪傑學爲聖賢跡其所至建豎踔絕是故靖江西之變功在社稷矣定八寨藤峽之亂功在邊圉矣移府置司厝思恩九土于袵席功垂千百禩矣先後節制二廣者勳烈誰知先生哉蓋先生識超神悟天縱獨優志欲上繼仲尼之絕學者漢宋以來諸儒後譚性命博而遂矣然皆無當于先生先生學以致良知爲本旨曰知者吾心意之所獨得致者吾靈覺之所獨詣以是心致是知知自內融非繇外鑠也故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之精神吾人良心之根柢也良知者吾心精神之運用也此先生問學之大端而建功立教之根本也世指謂說出楊慈湖而得於陸象山先生第宗之然不知原實發于孔子逮慈湖象山始揭示來學先生特舉而擴之耳余嘗謂先生之學一宗仲尼之正至于靖宸濠定西

土與御萊兵誅少正卯事若合符節焉豈理學無關世用而致良知之效果異孔門也與哉昔宋儒謂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不豪傑者持是可品騭先生矣頃上採廷臣議進先生從祀孔廟則先生之道如日月著明宇宙間豈直精爽照耀於九司之所已耶某不敏無能窺先生之樊聊議景慕併述梗概俾世守先生之學文中命九司之長俾世修先生之祀云

譙樓記

鄭敬

東莞邑治舊以木搆鼓樓于門之上景泰庚午燬于叛寇天順辛巳秋樂平吳公中由進士來宰茲邑以清白持已以明敏涖事作興學校肅清犴獄勸貸賑濟而貧民得所養剪薙奸宄而豪橫知所懼未及再朞政通人和百廢修舉顧茲譙樓廢墜特甚乃捐已資以倡同官者各出帑鏹有差鳩工庀材授時興役伐石爲基增築層臺規甃爲門尋有二尺參其基以爲崇倍其崇以爲修而廣則加修尋有六尺視舊率加什二而崇倍焉經始於壬午之冬落成於癸未之春置司刻漏者正四氣以

授民時嚴更鼓以警民惰其規模宏壯布置周備蓋前古所未有也吳侯徵予記之予惟古者國無大小必爲臺門所以嚴等威重教令使民習於上下之分而一其觀聽也後世郡國以樓易臺所謂麗譙者雖不皆出諸侯三門之制蓋亦取禮以高爲貴之意然春秋重民力凡興作必書書魯僖新作南門者譏其創作以勞民也周官司寤氏以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明司夜之有法也今是樓之建仍其舊而非創始則無春秋新作之譏矣嚴夜禁以警作息則得周官司寤氏之制矣剏更鼓分明不忒尤足以見侯之政令也昔范延貴過萍鄉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知其宰張晞顏爲好官遂語金陵守張忠定公同薦于朝卒爲良吏然則吳侯殆今之晞顏者歟必有知侯如延貴者矣書以俟之是爲記

南港分司記

明 林培

昔者先王建國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必有治所故簾遠堂高匪以彌文時曰辨分前朝後寢匪以飾觀時曰修政詩云約之閣閣君子攸芋又曰如矢斯棘君子攸躋爰自成周以至于今未之有改也閩故山海奧區哉厥賦貢海爲鹽設都轉運司統之以利民生以經國費於是乎在分署而治者三其西則通延建邵三郡之鹽而水口爲之樞其東則通福寧寧德福安各州邑之鹽而黃崎爲之樞其南則權省城內外南臺洪塘一帶居民火食之鹽而南港爲之樞水口黃崎故有專官

南港設判旋廢代署者率蘧廬視之始則公署假然莫有至者久之鞠爲茂草任其傾圮陵夷而莫之振起也匪朝夕之故矣丁酉冬嘗熟徐君署港事見分司之圮而不復也謀於不佞曰閩之鹽政南港其細也然歲而鬻者六分引于大司農三百三十有奇輸課餉于公家者千有奇緡算出入之間不無事矣前人剏分司于斯夫豈無見謂南港距會城二十里朝夕戴星非便故建署居之俾夙夜在公勉修職業入其署而政可思也乃今靡所托足矣將坐會城而遥治于二十里外也吾惡乎能將任弊之叢而不爲之身親釐革也吾惡乎敢不失前人之規不溺今日之職則分司不可不亟復矣其若經費何余曰修廢舉墜固因仍者之所退托而盡節者之所勉也君其請于當道謀于商衆必有應者于是鹽道高公轉運周公居公張公報可高公發鍰助費商衆子來君又捐俸繼之不三月而告成堂不及數仞而噲噲噦噦足以布法室不能百堵而實實枚枚足以燕處門不必重而伉伉如也將將如也足嚴防範而肅觀視且也財無過費役無後時君之苦心於是乎見矣夫乃左乃右周爰執事始事者之殫厥心也于時處處于時語語後至者之踵先武也徐君行矣後徐君者

考政于斯課餉于斯早夜以思思以惠商而翊國則先事之不墜非後事者之資乎乃若司其任不履其庭或履其庭匪軍國商賦是務而身圖是便不亦有愧斯室哉徐名允孝吳之嘗熟人

開西山大路記

明 陳萬言

大憲副贈嶽陳公備兵羅定新開西山大路成該山營總許子應明輩介幣屬筆於余以求記余知陳公稔且爲地方之幸渼欲辭不可於是授筆言曰偉哉陳公之功也羅旁地方爲猺蠻巢穴所自來舊矣世數弗可詳矣萬曆丙子大征蕩平開創善後其道路只以羅定州爲總會自州而南則由羅鏡岡轉入函口懷鄉以通夫高凉自州而北則循小河透出大江以接夫壽康東西二縣南封二所雖各有路遥通然皆崇岡叠嶂之所峙也叢菁茂樹之所陰也蛇虺所蟠魍魎所遊介然用間則

塞矣隔離天日往來爲艱然在東安猶易聯屬而西寧則又有定康感化從善信豐四都皆自信宜茂名分割介廣右岑溪之間接連七山六十三山之猺伏莽乘墉者歲有殺越剽爇者横行以故四都雖號編氓而足跡無由至縣庭今逾一紀于兹矣前備兵鄭慕唐公酌議應闢諸猺嫂沮功莫能施時以初輯姑置弗問公於戊子履任廉知風土習俗難爲狀按圖而觀喟然嘆曰嗟夫是非所以言治理也夫遠邇之勢猶人一身治身者必血脈流通然後手足運動而無痿痺之不仁治民者必遠邇流通然後上下情達而無奸宄之隔閡今新民之不通於縣猶手足之不屬於已失今不治得無廢痼乎乃謀諸大參戎侯德源公力伸前議公卽謀於制府而下檄授州大夫潘君仕紳邑令尹林君致禮綜理其事分委許子應明欣然衆作卽號召所部兵民相地分程計日課功披荆斬木芟險就夷卽詩所稱作屏就平不加於此矣乃頑猺未謀懷保之規陰行沮撓之計伐樹埋簽伏鎗設魅衆受慘毒重懷疑沮公復奮然作曰嗟夫是非所以言任事也夫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人情難與慮始大率然也今撫猺既稱向化乃頑梗猶然若是毋亦以除道驚疑故令亙

側卽遣許子應明渼入其峒宣示朝廷威德諸猺警悟相率驍喙於是兵民得借作而梗途遂成大道蓊翳無所壅蔽而晻昧獲耀光明卽頌所稱岐有夷之行不烈於此矣比歲以來行者歌耕者樂究者伸輸者赴商賈貿遷以化居官府往來以巡省渼谿絶峒久外天日之民習見漢官威儀而欣欣鼓舞若更生諸猺在撫治者心如其面不敢越志以啓釁在鄰封者畏威歛跡不敢越界而爲盜凡有舉動朝發則朝聞稍有邪謀夕發則夕撲官政下達民情上通疎逖不閉襁負日來數百年虎嵎兎窟之域一旦轉而爲平平蕩蕩之區我公開

關之功誠萬世賴也昔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姬公驅戎狄而百姓寧自古大聖賢作用固非瑣尾齷齪拘牽故常者所可望籓籬也語曰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言非常之功必非常之人乃能建也以公驗之信然余無庸老矣無能工藻績揚盛美第據事直書塞許子之請以備志史者知公之績爲不在抑洪水驅戎狄者下如此也路起自羅旁口由西寧封門夜護抵懷鄉以丈計者凡三萬六千有奇自懷鄉掘峒由羅鏡岡抵羅定州亦三萬八千有奇又自夜護由思慮東至亞婆灘以丈計者凡八千有

奇自逍遙歷振羨嶺抵西寧亦不下八千餘其橫若瀰則隨地勢之險易而俱不離夫丈之上下經始於己丑年告成於辛卯年其東山中路則各有紀者故不敢備及公諱文衡江右鄱陽人以戊辰進士歷御史歷今官茲以奏最陞任湖廣大叅云

癸午童將軍去思碑記

明　袁昌祚

始安童將軍項拜粵西之命前茅已達灕水諸士伍猶綣綣然悵啚之無從也謂不佞習將軍請志其思於石顧將軍爲國虎臣有急則東西馳直兩臂爾其何去之思且邇未之聞也諸君無辱皆愛乎其容羣起而拴言曰峴山有之觀者至稱墮淚奉不鄙爪士敢固以請余諾焉將軍姓童名某上世家楚安化以從征某功予世秩繼徙始安某所今稱桂林衞人幼穎敏能治博士業兼通武畧工騎射運槊趫捷修幹善譚吐見者韙之甫弱冠以百夫長舉武科高第數奉制府檄過東土諸沿海

阨塞輒博詢能記其處值西土亦以兵事專設撫臣遂從行間搗數十危巢皆最積功至督府僉事佩征蠻將軍印守粵西天子方念關會訌海上而東人亦重苦倭將復來亟欲得童將軍於是遂從制臣請而東是時粵東海上兵大率晝爲三路而內控以二門二門皆當會郡城下西出則厓門而廣海扼之稍堅惟東出則虎頭門自扶胥黃木而下滮瀬際天雖南頭叅將遙制之不足固扃鑰適首請制臣就虎頭門設總使專守之復於近郡請置中權二部水軍備築應增募陸兵二營與前四營兵爲六仍大治海艘巨者上施樓櫓旁列木爲

城中闢一門從城內操舟而置堞以通候望久則視民烏鯖而差小又久則急舸謀報衛鋒走險皆用之而領於二部水軍自是內地實堂戶嚴中路若嬌首然而東西二路亦可臂指使也儻所謂先聲卻敵者此乎暇闢文院於幕府旁與至輒賦詩或楷草大書其盤薄飛動皆得諸劍術嘗技定籌海編中多胡尚書禦倭方畧而諸藩外域亦皆有圖紀增益諸近事以復制府蕭公大稱之近又作圖說二則專著東土諸水陸阨塞蓋得諸今昔所聞見者故有味乎其言之也至所繇得士伍心則本於明習而寬厚持大體初至當校閱無論羸踴

竄熵不敢望尺籍諸若舞劍者舞盾者于盾角者運矛槊刀戈者手飛鞭飛錘者超距者張拳相鬪格者稍不如教洊輒指摘再試皆驚謂將軍技擊工甚益勉為之顧不數數以軍洊峻繩下有過或榜畧叱洗而已尤嚴陰訐中傷之禁諸邏卒持旗刺事戒毋下諸營以杜苛求標兵遠事薪水數與民家生得失請自出力就外郭當幕府之前闢小城門兵民便焉標下官生向多寄糧營中為懇復雜流之糧以不煩諸營而營伍輒按期給餉如其數故事歲一往南頭視汛有以為請者輒語曰吾武夫敢違璽書哉顧東土邇不足於歲吾行而士伍隨屬則聚食多民必苦糴貴而士伍亦安得犒飽是交費而海旁且易驚也聞者始知其一意休養矣洊曰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溪谿藉令驅以蹈難有不願得一當者乎於是諸控言者復日語有之壯士一飯投醪挾纊猶稱惠焉矧被休養厚敢愛其力顧關囪東封海上或可旦夕無虞烏所效尺寸以報將軍厚德謂何吾儕得借公言請亟鐫之以繼峴首令觀者將謂武臣主威斷鮮去後思其思之自董將軍始

郡守陳公鐸陽書院記　　明　區大倫

王教之興道術行於上作人造士之大則邦君統焉詩之咏文王也成人德小子造其譽髦斯士推本德之無斁蓋古者諸侯大夫體備純德繇素講之學表爲士極而作新考成焉故能斯譽斯髦王國之成材者衆也孔子生衰周之世嗣文王之統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乃在玆迹其所憲章夫豈不勤思于薪燎顧其時闇諸侯莫能用第與其徒弦歌講業沂水之濱杏壇之上述先王之道善其人俟來者蓋文行其道烝譽髦之士以寧周孔明其道啓四科之賢以毗世其於作人淑世無以異也

西漢以降世之君子篤意振民造士卓然以化治稱莫良文翁文翁興於蜀郡其習方甚陋乃修起學官廣招下縣子弟教之於學察舉經明行飭巴蜀大化比於齊魯聲烈光于竹素在循吏中爲獨盛惜其不學道誘進諸生第取誦說詁解所得士靡靡張叔輩暨司馬相如之屬工爲麗藻徒以瑰譎盬靡之詞夸駴耳目抑何下也雖其移風於辟陋興學於殘缺爲獨盛於循吏而教之不純去古作人之化𡮢矣大夫陳公守端也其政節靡裕民修廢興事孳孳課學育賢之務廣飭郡邑學宮詩書之教達於閭里集進掖之士程藝譚經卒澤之乎道倡厲聖學嘗干旄訪余江洲之上再書山中問學余不敏以盡仁之語請質若有當余言者蓋孔子詔之矣昔者孔子言仁直以人當之豈謂仁其四肢百骸之人所以攝此四肢百骸則仁也攝此四肢百骸者通乎天地苞乎萬物盡所以通天地苞萬物夫是以仁盡也仲尼之門其學求仁爲入安仁爲止彰明在辨志數語文王之爲敬止也莫先止仁孔子嗣統文王故其爲教必仁爲先文王之仁其大者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作而造之皆譽髦也故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豈弟語仁作人之爲仁明甚孔子之仁在樂羣講誦與七十子者

之徒相觀而仁是也其所爲疏附先後奔奏禦侮若七十子之徒則所寄以其仁盡者仁寄之其人被於天下施及後世斯乃文王孔子之仁之大也君子仁爲天下得人也者其文王孔子與公學孔子之道柄行道之權以師文王拳拳倡興我端人士仁之斯其大矣當於不敏之言安然公守端四年所擢副按察役分治端州迨今六七稔倡道淑人常如一日公既大興于正學問業者雲集戶屨常滿諸弟子孝廉梁生學曾輩乃共選勝營書院都授講焉工既竣問記于余以無忘公之仁余謂文翁變辟陋之文雅可謂賢公掖文雅之士躋之

大道其事近仁則不可同日而語今逢聖主崇儒之代行其道復明其教則孔子弦誦所不得箕也然余聞文翁講堂巋然長留天地間峙於岷峨表於江漢訪古之士過之低回不能去或播爲歌詩誦其美諸生爲公搆講院乃在崧臺端溪之上余學道江洲秇煙霞之囿距講院百里而近第與公鄉筒言學未始造而游焉顧私心鄉往殆將矢雅詩賡登第譽髦之章鳴邦君作人之盛重爲我端人士厚幸則百世可知已若公舉職循理仁愛爲行治常爲列郡最別有紀云公名濂字道源惠安人丙戌進士

重建萬積洋公館記

明　謝與思

去縣治百里而遙爲萬積洋舊有候館在焉歲久傾圮蕩燬於兵前是莅茲土者卒卒未敢議興復也余數以事蒞伏州郡每過則低徊久之曰葺廢舉墮詎非有司任邪而先我者豈故以遲我毋亦謂磽确之區蓄儲幾何將坐課是愳而胡存春多事爲且無樂以征繕厪吾民也又無樂以飾廚傳稱過使客之名塗吾身也是則然矣顧田何邑也濱嶫巖覓谷之中郡邑相望非踰信宿不可至卽權使其民無論諸從者趨熱則蠶焞而踴寒則皸瘃纍舍重繭不以善息也第昏莫而過之俯蟨闔

之淺貉支徑若幾足二分外垂火光不相接是非以身爲戲乎進退不可得勢必弭節而託宿於民夫民也晝罷於銚鎒夜驚於共億且倉皇而求所謂儲偫什器者其何以待焉卽余小子之不宴是甘而柰何令過使者竭蹶而趨重困於我土地也我乃今取材於山而未聞爲厲虞者取力於民而未聞爲圉農者取費於嘉肺之羨緡而未聞爲竭豁者亦唯是過使者行李之往來爲治一夕之衞而以開茲墟落之民吾葦藩木棲不至委頓於涂而一二從者亦藉鄙人越下之庥也奚爲不可乎不然今日之事我爲政豈其莅茲土者還年而醒

敢不稍議興復其若惰窳廢職何然則是役也吾
無所敢冀德亦無所敢造怨苟以塞一日之責是
圖而他且奚計焉首事於丁亥春月汔夏而竣爲
門三楹爲堂三楹堂之側寢室各二楹東西序如
之

修遂州文脈水記　明　盧夢陽

新興四塞皆山無大川廣澤惟盧溪合衆流潆洄
映帶滙城之南別有一水源自白鱔坑蜿蜒十餘
里西南流入環學宮者曰文脈經縣治曰遂州支
流復合趨北而出溉附郭田數百頃正統縣令雷
晏常築陂曰赤子城陂云故自成化以前民物康
阜科第接踵寖寖並上郡弘治以後城中水道堙
塞民物科第漸不如前論者則莫不歸咎於水道
之不復相與咨嗟詠歎謀所以復而卒未有加意
於其間者蓋數十餘歲矣今分巡少峯李公再按
嶺西席不及煖循行諸郡縣問民所疾苦輒舉是

役其欲順人心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其眞知所
重者哉昔者詩稱衛之勝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稱鄭之勝溱與洧瀏其清矣稱周室之勝瞻彼洛
矣維水泱泱是水之所繫於都邑城郭若彼其重
也堪輿家徵應之說若菸昧不可曉至其論陰陽
之向背風氣之聚散脈之貴賤眞僞水之會合蓋
亦有可采者焉河渠之在城郭唯吳中多有之其
地衆以財賦文獻甲天下新興在萬山間而城中
乃有河渠蓋尤奇絕而忍坐視其堙塞其亦不知
爲政者矣是若有待於李公也公初爲大田令能
使大田之人戴之若父母學中子弟親之爲師[illegible]

人到于今思之其後更太僕歷繕曹賢聲播海內故一舉動風采自別今夫所謂秉憲之臣而以賢稱者豈必其能敘敕章程糾詰姦慝稽弊贏縮裁決大小之獄訟已也要能順人之心而先其所急今嶺以西冦賊滋蔓兵革不休民之困罷日甚必得愷悌如公者與民同其好惡所欲與聚休養生息瘡痍之民庶幾其有瘳乎余之私幸則又不但爲新興一邑一事而已也新興之諸生李復趙良詵等操舟數百里以余與公舊有閩中之好徵余以文余不能辭則但述所聞於二生者爲之論次云

捍海堤記

明 李義壯

雷之爲郡瀕海不千里而近郡東洋田頃以萬計歲苦颶風不時挾潮斥鹵損稼郡西有湖諸山之水咸滙于湖舊濬爲二渠迤邐南出折而東合特侶諸水以灌東洋備旱熯焉歲海鹵不入湖泉不出而後可穫有年之利是故堤防不可以已也數年以來相承樂歲莫有一爲注視者嘉靖壬子岐陽羅敏夫以度支中郎來知郡事無何而海溢颶作蕩析東洋田廬者半斯民憧憧赴愬大夫憮然曰此邦之故吾知之矣今日之政尚有急於此乎乃率諸令長行海上視決堤與民共約度田會粟

聚口賦庸四境折如圖不趨赴已乃斬牲祭海神乃作興事經始於癸丑春二月初吉越秋八月而訖工完鬱凸凹甃甓嵌石神沛淵歸不礐于素海康黃君復初輩一日詣余再拜使紀其成以紓闔郡士民喁喁之思余問其長短廣狹之度則對曰當揉度土功之初我大夫緣號以分域比丈以省工余縣南度之北岸由院度之此至于東洋以抵北角爲號三十有六爲丈一百萬二千一百五十有二爲歸三十有九南岸由苻村至于西洋以抵調排爲號四十有六爲丈一萬三百四十有四爲歸六十遂溪由大村至余之東洋爲號視余北岸

四之一爲丈三之一爲牐六之一其高或半雉低
且尋直其濶下一丈六尺上殺三之二用人之力
海康二萬四千八百有奇遂溪一萬六千二百有
奇此其大凡也余聞而謂曰此萬世永頼之績也
可無紀乎余嘗讀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坊
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爲
法至備爲利至博而後知堤坊之不可以已也蓋
有如此又嘗至蜀之青城觀離堆入閩之莆陽觀
蘭陂焉以究古人用心之勤審然離堆止於鑿山
導江以避沫水之害而無捍海之勞蘭陂雖兼二
者而有之然爲丈僅三十有五而止南北相望一

目可盡孰若大夫今日之績上瀦泉水使不得出
下遏斥鹵使不得入而爲丈以萬千計其艱易巨
細緩急重輕爲何如哉雖然事莫難於慮始尤不
易於成終古之有志利民者雖不言所利未始不
欲久存勿壞以宣惠於無窮而繼者往往自騁私
見以墮成績如郡西湖者灌白沙諸田何限乃今
假兒佃以肆紛更者凡幾可痛也已後之爲郡者
使常體大夫今日之用心而較若畫一雖千萬世
永頼可也雷之爲郡豈復有遺利哉大夫精義致
用溢郡才踰年而捍患興利之政殆非一端此特
其大者耳余聞得大夫先難後獲之文而誦之涵

泳累日然後知防民之有本非徒然者故特紀之
大夫名某字某閩中人甲辰進士岐陽其別號云

楚黃劉茂溶定　番禺[illegible]

記

重建太平橋記　明　張[illegible]

邑北郭有橋曰興仁則太平之門門爲形家者言王氣故從東來而北之象嶺實屏蔽之其下爲溪透迤行東折以被于西環帶北郭數里始復折而南曰榕溪邑之有隍若天設矣故象嶺之所爲蜿蜒拱護而蔓迤而引之以太平之隄以翔集于吾邑者不能不中斷則由郭而北四十九里而衆匪惟深厲淺揭民且告病其於王氣亦豈有賴焉聞

之故老勝國至元時羅里敬甫者監邑事[illegible]駕木爲橋以通往來明興睿皇帝八年邑令趙公豐暨故贈司空李公亨乃率諸父老子弟伐石爲橋司空興仁里人橋遂名興仁故有孔二有魚齒有蹲鴟有砥有版然所更未百年爲今上十有七年圯矣河伯爲災民往來輒時時葬魚腹中蓋踰四年始得公而議改作先是當事者率以邑爲蘧廬卽強以從諸父老子弟之請亦不過握銖兩之贖鍰陽號于庭而又陽罪諸父老子弟之未有以應也納櫝去耳不者過自好欲無受勞民傷財名且妄意難成恐中廢作者不任又不者如匪行邁謀與衆爲政夫橋必自地出然後可乎人之難與慮始類如此公故精形家者言其爲令又數能以身勞民有古循吏風司敎閩時嘗爲建陽改作學宮征發至巨萬計一切皆倚辦公今公且爲令卽以橋費不能閩學宮萬之一卽倚辦公不能什之一然一切不敢以煩縣官唯是二三父老子弟之能降心以相從也不縠又何愛焉公於是捐俸十金諸父老子弟謹受命而以慮始問張子蓋張子嘗躬耕於邑北鄙別業珠岡在焉乃復更命張子爲文疏諸好義者張子輒復以金進如公蓋旦而號于國中不踰昏而緡錢槖中纍纍矣公復爲之量功

命日略基趾程土物鈞稽出納所擘畫相度以其用於閩學宮者十之一以用於吾橋而又推擇諸父老子弟賢有力者二十人董之爲日三百有奇而橋始告成橋故以觜石易泐公乃伐石於橋之北岡得白珉焉相傳爲神人所鞭處不能伐而伐之自先塋始橋於是率以白珉是役也所募緡錢以鏹計者若而人以銖計者若而人銖以下者若而人總之百三十有奇而以其半旣匠石氏十之二享諸賃傭十一庀他材具橋之視其故以咫計而高倍者十之三廣倍者十之五以佻倍者且十之七爲欄爲循爲棹楔爲碣之亭皆偉觀云公乃

以門之名名之曰太平橋夫與仁橋故司空之橋也兹橋成不穀其嘉與吾民更始乎傳有之無陂不平平之自今日矣張子曰是可以觀政焉邑故矜其民纖嗇而兢愛一毛即縣官賦常供且多逋負不難盡其尺寸之軀以膏籛楚至令鄙彝我者安得不藉口爲蘧廬令公非有徵會期發而富者解裝褰者竭蹶唯恐不得一當公而階之爲榮施也者且也諸父老子弟非易民然公之未至民且難與慮始此何也故曰可以觀政焉於是諸父老子弟復儼然而命張子今事且告竣幸無負形家者言以貽羞下執事雖然敢忘公慮始之功幸吾

子圖之以詔來者張子九頓遂相率於告成之日勒石道左而爲之記則癸巳冬十二月二十有一日也公名以誥豫章之新建人張子名萱省元里人

尊經閣記

明　龐一德

夫羽衣霓裳豹袖狐白其於飾豈不偉而布帛爲之嘗腥唇鷰脾耆炙芍醬其於味豈不珍而菽粟爲之嘗夫經之言嘗也吾夫子所以爲異焉者立之防也是故其性仁義禮智信其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而其書則易書詩禮樂春秋天地聖人之所不盡而實愚不肖夫婦之所能知能行無以異也聖人不作聃尹莊列四十二篇之書行於是有老氏之經有佛氏之經厭嘗者率趨之竟之其室居其服食自非有聖人者覆幬之持載之能一日生息我土哉況其所爲偉且珍者悉聖

人之緒餘也故天下莫尊於六經亦彰明較著矣方今學校徧海壖尊經之閣亦隨之恩乎有學攀自成化間志載尊經閣日久圮壞舊址無所於考前教諭車君來任會作學宮諸學子則取堪輿者說謂先師廟艮隅窪陷無以妥神靈而昌地脈閣之以尊經宜車君以謀之縣令蔡侯侯曰可哉議定而地主梁瀾願以其地效諸生若好義之士馮明德鄭國一梁紀棟輩搴而趨之始工丁亥歲正月迄除歲告成爲費一百三十餘兩率取之勸募蔡侯車君捐俸助之民間不知有役董其事者鄭乾元梁以絢也車君從去寻遷後塵因周所未備

定爲斯偕諸學子肄習其中他日二三子謂閣當有記偕來以文請夫昔之記尊經者衆矣予則安能有加雖然間有感于言尊親者夫人子尊親即繼志述事爲兢兢然而桑梓必敬中裙廁牏必敬非以其物也入室而僾然出戶而愾然非以其地也夫然後子之精神與親之精神相爲流貫而稱其爲尊親者吾夫子未泯之精神宜莫若六經而世儒動曰是註腳也是記籍也此不亦爽其所爲尊而與遽除仁義悟轉法華者立之赤幟哉然則尊六經奈何曰聖經自尊也曲爲援附以文異說是不父其父父他人者也經不尊也藉口門第甘

心盜賊是犬馬其養者也經不尊也庋閣是束以飽蠹魚不省亥豕是塗路其親者也經不尊也易詩書禮樂春秋其佑俾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惇敘仁義禮智信其操存敬共祖無混其宗而又優而游焉使自得之焉厭而飫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夫然後爲能養志能終身慕稱聖門之孝子而布帛菽粟被天下也已尊經宜莫大於是二三子唯唯。

平遠縣儒學文廟記　明　唐伯元

玄鳥降司徒出收八卦六書之精華敷教遜品以翊唐虞中天之運與巨人司農同功司徒資始司農資生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天命乾道也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配天坤道也乾統坤者也此教之所自來也三代之盛賢聖之君醇龐之俗惟商最著蓋教化之效如此周之代商也箕子陳洪範于武王開八百年之天下周公繫易至以明夷六五當之五君位也若曰道在亦位也說者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近矣吾夫子生於晚周酌百代潤六籍世皆知其集帝王之大成而不知其家

法固爾也知其爲後王後學慮至遠而不知天命之也春秋一書至自處以天而不遑恤罪我畏天命也其曰某也殷人也茲生平之微意也孟子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天非厚一姓厚夫子也非厚夫子厚吾道也語曰不班白語道失又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嗟夫毋惑乎天生夫子之難也孟子之賢能修其業尚以地世之相邇自賀則董仲舒揚子雲徐偉長文中子韓退之數君子者生于漢隋唐之間皇皇羽翊吾道其功顧不偉歟又況于尋墜緒出遺經若宋之二程與周張邵朱諸君子不尤偉歟間嘗爲之論曰孟子至矣知

孟子者韓子也伯淳至矣知伯淳者正叔也其于吾道又功之功韓子亞于孟子亦猶正叔亞于伯淳其餘可推已甚哉任道難而知道亦不易也國朝京都郡邑必有儒學必有文廟人士誦法必夫子其誦法夫子也非六籍不程非制書不訓似乎斯道大明而求其通大義知向往以進于夫子之道卽畿輔以下通都大邑儒紳學子或未敢當況五嶺之外草昧新造之邑乎平遠新造邑也邑成卽廟因材於山未三十年且圯萬曆壬辰冬署博士事何君文偉至卽以白令尹王侯嘉忠侯慨然爲立剳牘上請而先下其材之可用者既再請始

得報可則出公帑所賦賈鐵金百餘新之不踰時告成而博士馳使者走千里來索一言以諗多士二君之于斯舉何其果而善成也夫學猶射也其望以標其至以彀其中以巧標與彀具則巧存焉余既敘夫子之所以師萬代與後儒之擴其傳者樹之標而又卽二君之果以成者尊之彀至于巧則吾不能言在善學者自得之耳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其如好學不如夫子惟平新造忠信未漓其尚知所好哉望之至之必自程子始矣

瓊州府學科目題名記

明 鍾芳

瓊島越自海北突爲中阜派分枝衍爲環海郡邑形勢所屆靈秀攸萃其業儒挺拔而出率皆中土衣冠之裔先世轉徙流風存焉然自唐以前學校之政未立造士之方多闕雖有魁奇忠信之質亦無以自見昔人謂陽德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豈其然哉宋興始建學校間雖一二顯自科第然皆江左偏安之後獵俊彥以收士心非合藝於天下而角之者也洪武十七年甲子初入午會十一運陽德昌融之候而瓊士捷京闈登會選者繩繩有人合南北之士裒然與之頡頏無少

貶焉自是而位省部躋臺閣瓊之名與曲江比隆蓋非偶然之故矣故事題名有記瓊闕焉嘉靖丁亥郡守林侯有祿蒞府事悉心民隱政教以飭思風士類以敦化原乃謀諸李貳守鵾張判府楷纂大國初迨今鄉會所薦若干人勒名郡學白於兵憲雙寧范公遺教授李章屬芳記夫人才與治化相因治化隆而後賢才出其出也偏乎遠地而後見其盛瓊去京師萬餘里至遠也涵濡聖化百六十餘年于茲至渙也而材產於瓊者日益蕃焉遠而不遺於時其賢可知也卽瓊以占天下之才其盛可知也因吾瓊之所就而徵帝化之敷延遠且

洽焉其隆又可知也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夫惟盡萬邦之賢而臣之此堯德所以光天下也而科目所取乃盡乎海表而無遺焉此我朝廷之德所以光於堯而無閒也雖然士之由乎是者名也非實也實勝矣雖匪科第人猶榮之徒名而實褻人將指而訾之恨其名之不早泯也傳曰官先事士先志夫莫非事也而志無不貫焉志以立事事以顯志實斯勝而名稱矣上之人固以此待士而士所以自待以取信於上者其在茲哉貞珉既揭規監具在吾侯風厲鼓舞之意微矣

重修增城縣儒學記

明 胡庭蘭

永嘉王侯存吾繇名進士拜令增城既平政宜民三年報績上最迺採厥化原大修廟學玆訖工矣文學莫君可尚裴君鏜羅君宗堯率畢生丕訓吳生艮弼輩端幣乞書記于余余曰大哉功是可書已夫天下之功三有功於朝廷爲大有功於聖門爲大有功於生民爲大而在三者有功於聖門乃其所自來也蓋聖人之道冒天下上尊天王立隆以爲極下濟羣生成遂以彰化極曰皇極聖乃建之化曰王化聖乃成之聖道一貫天清地寧蓋自唐虞三代之隆罔弗繇學是興夫非小補之矣侯

風佩先師義訓必思有功於朝廷以襄維新之服有功於生民以贊維新之化則其求爲有功於聖人之門以羣諸生於宗廟百官間者豈徒修文循事已哉以故循厥門牆表中正之觀也修厥堂宇敞高明之域也修厥廟寢闢精微之奧也修厥兩廡著考德尚友之有倫也修厥二齋界居業樂羣之有所也若猶未也修厥敬一亭揭王言之大也昭王心之一也示聖學終始之要也故諸生坐斯齋以居業樂羣則業曰修瞻斯廡以考德尚友則德日修入斯門以履中正則禮恭義直而禮義日修升斯堂以游高明則仁弘智周而仁智日修循

是以入聖人之室窺精微之奧是曰上達孰能禦之雖然念聖學典終始則敬一其要也諸生誠自入門而率履卽齋而居業卽廡而考德卽堂而崇觀卽寢而洞徵惟敬惟一奉以周旋肅非聖學之的與學成矣出以襄王之服則黼黻之猷也贊王之化則珪璋之理也內外合動靜一體用貫敦化川流神明不測收天地清寧之功登斯世於唐虞三代之隆謂非聖修之極與遹今天下論有功於聖門者惟曰入孝出弟立德以守先王之道也惟曰講授訓詁立賢以維六經之義也而不知二者之功恆出於學校之教學校日圮而弗修則聖教

日壅而弗明弗行則欲以襄王服贊王化者道何繇哉是知有功於朝廷有功於生民當自修學之功始修學之功立則立德也神立言也經天下之道歸焉乃所謂大也余故表爲之記以告天下後世之求爲有功於聖人之門者

龍門縣義倉記

明 胡廷蘭

昔周官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而專於其職者則遺人以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法備至也故周民澤於王道淪肌膚洽骨髓云異時管子相齊權斂散之輕重而守準平李悝相魏謹觀歲之上下而設平糴仲主富國而兼利乎民悝主濟民而兼利乎國夫國者民之依也二子法制而兼利豈曰不良顧其爲術去王道遠矣漢興道不純王周禮盡廢上有惄於拯民者不過權時合變取二子法而損益之然常平析中惠民廣濟諸倉代有嘉名民其不獲實故持節矯詔行郡發粟不免駸駸

載途彼菜色相望者豈不願少須臾顧遷延展轉間已不及乎溝中之瘠矣致堂氏曰賑饑莫要乎近其人其謂是與晦菴氏曰救荒無奇策其慨是與求其僅得古意則隋唐義倉立于當社所謂近其人而急起乎溝中誠有預於爲糜脩豆者斯法之至良策之至奇者與國朝預備之設義民之旌行之既久且廣可謂邁古顧倉藏於州郡所卒不若當社近人之爲便耳矧州郡瀕年兵荒相仍國用孔棘司計之吏日追呼其民而鞭笞之以取盈公帑猶虛其於荒政容或慢而不講或講而不行或行而不果田野窮民遇小饑而皇皇中饑則惴

惴大饑則不知死所可不爲太息流涕哉槐亭王公令龍之明年政旣通矣民旣和矣公粉旣樂輸矣因懲曩歲之饑禁糴勸分救之狠藉孔殷猶若弗給乃毅然爲立義倉以圖廣遠蓋計一邑之通以爲約大鄉一小鄉併凡十家一甲五家一保二保一約約擇民之年高謹厚喻義者主之公直者副之斂緑者贊之以協約事以知約中貧民良否應周多寡之實倉置于約之當社以貯義輸公罰之衆擇社中民廉公而強幹者爲社長以董斂散出入之數社凡五十五所而居仁由義諸倉隷焉其附郭者則附于公庾遠近相聯大小相比公私

相攝蓋視隋唐之制加詳視建安之行加謹視預備之規加近矣於是知義之民譚良輸等十人輸穀二千石廖應泰等十三人輸穀千二百六十公以爲未也益以隱稅之罰二千二百四十通計得穀半於萬有五以分入諸倉歲春艱食則聽約中書其貧者等差而散給之秋成則聽社長如數董斂附以二分之息凡領必同十人互相恤而相察也盲者罰侵者罰需側者罰使董事協數必得其人則毋常存而息歲增而毋歲太毋歲太卽捐息而足給龍民其永有賴哉公具首末間當道當道嘉行之旌其民如其故事然不有貞石鑱記非所

以行久遠昭來裔也義民如黃圭復請捐金搆亭樹碑其中而藉大夫乞余以記余曰善哉公之政於是乎可書矣義以動民民忘其積大化也艱以食民民忘其死大恩也因以利民民忘其庸大道也故是政也行之一邑一邑之民生行之一郡一郡之民生達之天下天下之民生師之百世卽世世生生斯天地之所愛王道之所觀霸術之所靡而明制之所爲備公之政於是乎可書矣公名許之字以忠出瑞陽世家以辛未名進士試龍門云

黄太守祠記

明　屈　竦

侯國歲貢古制也歲貢斂民非古也雄民病於上供久矣而未知所自始周吝故老曰紹興間郡國多事帑藏蕭然每歲漕臺以母錢四千八十一緡有奇責本郡市銀三千四十有七兩以供于上里正領錢隨民稅貲高下授之此一時權宜之術未爲甚病時久弊生母錢旣不敷于民而額外又科聖節供本銀三歲增大禮銀四歲增提點司銀合四歲通計則歲該銀三千八百兩有奇然名雖均敷而品官全免貢士半免豪猾苟免其銀數自若也故郡胥始羡其數責辦于縣縣胥益羡其數責辦于里正里正趣斂民以奉官而痛始極矣作祛于涼其弊尤貪寧不信耶於戲唐自楊炎變租庸調爲兩稅留州送使上供皆在其中當時人已病之我雄民旣輸兩稅又加上供是民苦于供輸過唐兩稅無怪田里蕭條流離相屬三山黃公始以惠倅來牧我邦旣而易符守倉臺熟知民瘼嘗曰弭盜莫先安民安民莫先薄斂矧雄爲郡接壤江西峒酋據處民不聊生于是約巳捐俸代民輸上供者四年然猶慮銀賦如一身之疾也標飢暫除本則未去終爲吾民患苦于是飛劄上聞每歲于本司發鹽以百餘籮付本郡貿易以漕臺本晉湊之市銀起發永爲官民兩利皇上英明仁恕嘉其愛民以厚國本有詔報可榜揭通衢歡聲雷動負于塗耕于野者欣欣相告曰我公天地惠我無疆保我子孫也吾無得而稱焉一日郡民吳汝梅貢士李劉首倡創公生祠于梅山雲封寺西十圖之民響應子來涓吉經始逾月畢工復大和會屬竦爲記竊謂是舉也百年之患自公而除萬世之利自公而興眞誼交孚仁聲淪洽雄民口有碑心有銘是祠也父老盍欲飲食祀之後人社而稷之矣

新築北津寨記　明　葉春及

肇慶爲郡北扆萬山南傅于海而陽江縣則當大海之濱北津其要害也東接閩北過高雷瓊廉通安南越裳海上諸𡰪國佔客𡰪寇猶門庭上往來而粵綠海舊有六寨潮有柘林惠有碣石廣有南頭雷有白鴿門廉有烏兔瓊有白沙上下聯絡豈不如引繩哉第所則海朗雙魚相去二百里砦則南頭白鴿門相去一千二百四十里而北津居其中入縣壓三十里近矣故歲調東莞戈船發神電陽江雙魚海朗尺籍戍戚船澳爲北津外藩嘉靖三十五年撤戍自此盜賊如履堂皇一陷海朗再

陷雙魚三寇陽江入其郛北津海陵民無噍類當是時海寇鄭大漢林道乾朱良寶最驁萬曆元年許恩殺鄭大漢以降居之北津保界四年督府凌公奏言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行間羅劶賴陛下神靈州縣其地北津未砦海上之民未得安枕陽電綠海雖隸白鴿門部未免魯縞之弩將士林立而倚降寇以爲安不亦輕朝廷而羞封疆之臣乎請以北津爲寨以雷廉參將兼水砦事烏兔雖近珠池遣一校守海康可無患請罷之以兵補北津之闕制曰可其年戈船七十又四戍卒二千二百七十分三軍許恩領中軍保界如故六年許恩

謝其黨置田宅居縣城西偏爲編氓其黨夯散處喬馬都則遣把總代領其軍八年督府劉公請革參將置欽總自是乃有欽總然居縣城北津無寨如故初許恩既居北津則以蜃合沙土築城自守池其外雖金湯不過也恩去跛牂牧其上日圮十四年春珠池之役海上戒嚴郡丞方公職防海視師北津四顧躊躇欲砦之矣太守鄭公觀回謂方公陽江以海爲池而北津綰轂其口頃置砦有詔軍吏蹤伏縣城猥以治所不備爲解守在四境則謂之何君亟之方公曰諾請于兵憲王公屬秋暮王公行縣至北津觀許恩城曰朝廷待恩不死故

恩爲朝廷城今避居遜我奈何棄之且恩自營兔窟不萬全豈但已哉因之便於是方公圖上方畧因恩之舊亦蜃而築之周二百二十丈高一丈五尺基廣半仞上有雉堞飢甗爲之其高如基之廣門三譙櫓七睥睨視堞馬內外皆有通池即恩所鑿者中爲按察分司左爲欽依總司又左以居分總右則備倭之署皆西嚮負山竈江所遶也兵民相錯以居南門外闢講武場容萬人中有亭場東濱海有陵登而望之不知幾千萬里亭其上曰望海匪特游觀亦以偵寇費凡千金兩臺曰善而陽江藏金僅四之一餘未有出也先是恩率衆降督

府賚以千金恩專之衆不平然未敢發會恩死則相率訟于督府事下海防方公乃謂恩妻子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向衆不敢及千金徒以恩在恩死衆殺而母子猶咋鼠耳饑人所以忍死而不食鳥啄者爲愈充腹而與饑死同患也今死千金亦食鳥啄之類也不如出千金而籍所置田宅官爲章識之則衆不敢侵犯得以享其所有甘食美衣於母子亦得矣恩妻子乃涕泣曰惟明府之所詔之方公又謂衆曰若等皆死賴督府生之幸甚尚望金耶督府所爲賚千金者以保界也今鳥獸遁何功而金之望若等旣從編氓一不遑有司得以

三尺繩之令恩妻不出金若終不敢動搖不如以歸佐饑督府必喜是以不可得之金而易必得之福也孰利千金固在恩亦不能名一金以死若得享其餘福孰多衆又涕泣曰惟明府之所詔之於是出恩藏金存者九百以上督府吳公曰其以治北津寨功乃成葉子方纂郡乘鄭公方公則謂葉子子職紀載北津事敢勤從者余謂國家西北設九邊禦□自山以東負海之郡淮浙閩廣盡于珠崖衆建衛所皆倭以也東南舟楫倏忽千里與□馬等皆爲長技顧□以雕鶚爲犇又近輦轂亭障烽堠朝夕兢兢東南衛所之不遑其他何有游徼之官祈望之守往往擇便而嬉夫彼焉恩奮爪牙以塡谿壑者觀釁而起此所以敗覆相尋而騈首就戮衆也勇夫重閉豈虛語哉且恩假息之人綢繆穴窟不敢是務無亦身家之庠身視民而家視官不待亾羊牢必補矣是役也方公身之鄭公啓之王公主之成則吳公不然雖有良庖不能無刀而剖皆社稷之役視民如身視官如家者也經始於是年春三月成於秋八月欽總王重喜分總朱相百戶王宗成陽江知縣宋良木典史王舜皆有勞者庸書以貽後人俾勿壞

潞陽趙公浮丘社大雅堂像記

明 葉春及

詩有六義雅居一焉其有大小則體以為區別君子聲詩率大雅大雅也者風匪雅則流賦匪雅則濫比匪雅則離興匪雅則固頌匪雅則諂嬌而不經大雅則兼之矣古者四方所采咸綜萃於史官潞陽趙公既與其職侍上講幃至君臣父子未嘗不反覆之也會宰相棄素冠諸臣摩厲以進章不下公直起居則執簡請宰相不悅既以摩厲之罪罪諸臣公率同列入謁潞不悅而東粵之命下矣公曰臣舊職在詩而新命以軍旅臣不敢違賴上

神武桴鼓寢於嶺海臣得以其間治詩請無廢業曾生士鑑進浮丘圖乃作浮丘社浮丘者象明門戶故在海中始於浮丘公繼則稚川集賢修撰蔣公觀之當熙寧之世沒於民五百餘年[illegible]復語在公所為記國初五先生攻吟咏社於南園故東粵好辭縉紳先生解組歸不問家人產惟賦詩修歲時之會故社以續南園吏茲土者無沉滑程石休沐之暇與二三大夫文學之士徜徉容與雅歌賡載慨焉僾俀以游塵埃之外則公所稱述云爾嗟嗟其節峻其道大其節峻故方正而不容其道大故挫銳而和同其周公之東乎昔屈原以辭令見幸及其遷逐大放厥辭遠遊之賦亦將託乘上浮仍羽人於丹丘朝王喬而夕韓衆矣惜文肆質離抱忿悁之節無濡忍之意離騷天問九歌九章諸篇軼宕怪神怨懟激烈大雅謂何舍王喬而從彭咸之居陽侯與遊而違言於韓衆何本末不相副也方公出西郭門長坰廣野翳林修竹雲冉冉隨馬首駐蓋流眄非行吟澤畔時耶然無憔悴枯槁社成左浮丘右稚川海上仙人將盡致之漱正陽而含朝霞玉色頩矣所與學士大夫載歌賡哉熙熙乎優游中正無纖介不平之態於屈原何如也屈原居風雅之變朱子探厥所由未嘗北

學中國仲尼周公之道公夙昔焉雖有風雨無改兀兀大雅不羣有本故耳世談道者往往雕蟲辭賦公直藉以為名豈惟孫膚碩而不居而卑卑以混世何莫學詩實則誦法孔子蜻蜓蛺蝶無異鳶魚胡為而去取也獨怪宋玉輩北面屈原相對杳嗟無能舒其鬱邑蓋原自謂得路雖女嬃之詈靈氛之占會不足以回其車而何有於玉輩若公學正道純主盟壇坫取前矛而先登一時豪傑爭執鞭弭共相馳逐則公於我弘矣於是以大雅名堂樹儀的明嚮往也公歸遂像其中登堂吟咏儼公之我臨焉今公入佐聖君行周公之道續文王之

什播大雅於天下吾粵首被公化他日定詩以繫
趙公胡不可也初會生屬予記之宿諾六載公門
人汾沂[illegible]公來督學中命不敢負弟策下駟奈何
侮主齊[illegible][illegible]公大雅嗣音宋玉安足云也

山海關題名記

明 祁衍曾

自古官府有題名唐以來或記諸壁或刻于石皆非徒作也卽歲月而稽遷代因姓名以知賢否勸懲之義於斯在焉山海關密邇京師爲東北重鎮所以限華戹察來往防奸暴而固疆域也關設於洪武十有四年厥初擇武臣子弟同山海衛官軍守之宣德甲寅有上言是關要衝宜選文職老成廉幹者守鎮以杜邊弊上可其奏乃命兵部官來涖事每三歲一代焉其後十年復設都指揮守備于此蓋益重其事矣夫承天子命以鎮是關惟廉且勤可稱任使廉則公公則生明勤則敏敏則有

功政令之孚惠澤之流胥此焉出彼昏墨蠹政者乃吾儒之罪人而竊祿苟全莫之建明者亦非所取也自宣德迄今更代凡十餘人而題名之舉未立予恐其久將湮晦遂命工礱石取前任人名氏歲月歷書之且虛其左以俟來者於戲司馬公記諫院題名謂凡曲直忠詐後人將歷指而議之爲可懼也然則後之觀是刻者得無亦指其廉汚勤惰而議其賢否歟

廬山紀行記　[illegible]

白鹿洞書院在五老峯下旁有鹿眠場溪流旋繞其右爲枕流橋前卓爾山亭臺有刻不能紀始於李賓客至朱子而益顯我朝設主者仲大父參江藩時聘胡公居仁御史唐龍奏起蔡宗兗其著也陟嶺東行二十里爲水簾洞洞口一縛人傴僂入入里許飛湍背五老峯懸崖而下三級而後至地故又名三級泉即朱子所圖新瀑者李獻吉指爲白鹿洞過矣書院西北數里至白鶴觀觀西里許至顏家山傳言顏魯公所居又數里至棲賢橋橋跨三峽澗下金井孤危淵湃水蓋自玉淵來出棲

賢橋西行至萬杉寺宋仁宗所建又西至開先寺有昭明太子讀書臺陳後主納凉亭遺址西行數十步爲青玉澗則瀑布所注澗石鮮不刻者自開先西數里至歸宗寺王右軍有養鵝池又有洗墨池墨池水盡黑也何故過此至靈溪觀觀西有栗里橋然陶公栗里在柴桑去尚數里所謂通書院者是已柴桑橋畔有心遠亭其上有巨石言陶公醉臥此又上有濯纓池綦盤石緣橋而下數百步有溫泉泉東有謝靈運繙經臺俗呼爲經臺山過此二十里至康王坂爲景德觀舊址沿谷而入石壁上刻谷簾泉三大字然谷簾泉尚由白龍潭入數里潭有石船傳言許旌陽發跡之地云又烏龍潭有白樂天草堂今廢出谷西北數里至鹿子坂爲陶公墓自祭文曰不封不樹然耶否耶墓側有祠祠西二十餘里至圓通寺黃山谷曾寓此寺側有西亭歐陽永叔與僧居訥談笑處又一翁二季亭則老泉父子故皆不存前爲石耳峯馬耳峯爲猴江自此十里至石門澗澗有橋並澗半里爲雲封寺迺上天池寺路五亭至天池過第四亭有廬山高坊寺蓋在山頂奉敕建也池水仰出不竭其右文殊臺瞰絕壑夜閃閃有光謂之佛燈又古松一團蓋葱鬱千餘年間物東行一里至白鹿臺高

皇帝製周顛傳碑碑陰御詩二御祭文一又東佛手岩岩同堂異室天成石室水從石下百餘僧徒皆食之僧言下爲竹林寺寺有影無形其後門在巨石中廬山高坊下誕哉又東爲訪仙亭循白鹿臺東折至大林寺寶樹二亦千年物西至赤脚塔太祖葬赤脚仙處踰重嶺至黃龍潭陟嶺西行至淨一堂登漢陽峰峰廬山西北之最高也東下爲鄰笨菴廻龍菴月宮菴月宮在五老峰背上五老東南最高者下臨無地岩石奇絕不可名狀浮雲冉冉半空中皆足下吞江帶湖眞天下壯觀也傳言有李白讀書堂今不知其在自此東北下三十

餘里至蓮花峰周子卜居於此而路仍自擲筆菴出峰去太平宮甚近予則先往謁周子墓墓蓋面蓮花云太平宮者高皇帝物色周顛處也有寶石池北數里至東林寺遠公所居有冰壺聰明卓錫三泉又桂樹四棗樹一皆千餘年物前有虎溪有香爐峰而靈運講經臺則與香爐並峙石山似臺故名然開先亦有香爐峰經臺山亦對之不可識矣東村之西數百步爲西林寺有隋帝塔稍前爲虎溪橋予渡橋復道石門澗轉于圓通出山時隆慶六年二月十七日距始至乃正月二十九山中凡十八日第述其往來踪跡如此

遊武夷記

明　祁衍曾

冲佑萬年宮在幔亭峰下宮左爲常菴宋理宗賜江師隆者幔亭峰址大王峰大王峰有張仙岩仙不知何許人或曰漢人趺坐而囮其首皮骨完岩之下爲止止菴又下爲王陽明湛甘泉鄒東郭唐荊川四公祠稍前爲題詩岩刻朱子棹歌一首棹歌曲曲各刻此其第一也過溪則九峰先生南山草堂又厥孫仲節咏歸堂今皆廢而建九峰書院奉先生焉書院面玉女峰峰臨粧鏡臺自虎嘯峰入數里爲靈岩兩岩相距中有逕可通風泠泠襲人從中來故又名風洞仰視一罅長數十丈洩天

光如線故又名一線天此武夷第一奇觀也東出小藏峰隱隱二小舟頓半崖上轉大藏諸峰絕壁間皆木板如棧如杵又如盤無慮數百所舊志云秦始皇時玉帝與天姥爲武夷君魏王子騫輩設幔亭綵屋架虹橋以宴故峰以幔亭稱橋板飛插各巖中云又金雞諸巖貯仙蛻數函歲旱奉以禱輒應其東石隆隆起蜿延盤據溪流隨之謂之小九曲過此五曲則紫陽精舍有坊有樓有堂有廡有室皆後人爲之其仁知止宿隱求石門柴屏觀善寒棲鐵笛晚對非舊題矣是曲也隱屏天柱茶竈釣磯諸勝森列視他曲爲最且上下各四曲此

居其中其天造地設乎由伏羲洞上接筍峰峰險如削路堿堿無可着足以梯以鐵索援之上有劉道人汪道人居之汪歿而劉尚存下峰數百步仙掌蒼屏諸峰一望石壁萬仞眞壯觀也其上爲天遊峰有天遊觀及一覽臺嘯臺仙掌亭梅竹葱鬱三十六峰環拱如城郭太峰數里許爲山當菴菴上又數里爲三仰峰此武夷之最高者其巖洞最多有白玉蟾丹竈東下十數里則水簾洞洞外一石門方正寬廠如搆入洞中樓閣林林依石壁上水自天而下飛絲搖颺聲如琴瑟注於龍池亦一勝也三仰之西其下爲陷石堂堂外亦一石門舉

石怒撐交加人傴僂穿之行又間以澗橋渡之更進爲天壺峰玉柱峰爲鼓樓巖爲魚磕石神龜石仙笠石九曲盡處則齊雲峰聳焉余登覽止此巳他未足跡者弗論著也按晉鴻漸洞天記曰昔有神人自稱武夷君山由是得名又宋白玉蟾記止止菴言籛鏗隱此二子曰武曰夷因以名其言不雅馴余讀漢郊祀志祠武夷君令祠官領之朱子謂上古夷落所居而漢祀即其君長豈其然與其品以乾魚何故唐宋因之日隆溺於仙之過也我朝正祀典中以日有司具牲醴山川之神妥爾與前代者異矣夫幽林巨壑怪誕不經之事在在有之縉紳先生不道也是山也溪九曲峰三十有六斯足奇矣又諸賢藏修之地何必仙哉何必仙哉

隆慶壬申正月既望記

重修嵩陽射圃記　　明　林培

禮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
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又曰天子
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夫射六藝
之一耳天子選士於斯建侯於斯若舍是則無以
修明禮樂興致太平者則其義何居先大夫解之
曰上下一於恭敬夫惟不恭不敬則忒于威儀貢
于非幾而天下不治一於恭敬則非心妄念不生
悖逆爭鬭不作而天下治三代盛王所以建學明
倫戈矛不用而日臻綦隆之理者率繇斯路也明
興我太祖斟酌三代國學鄉學必立射圃崇禮讓

以三代之所以治天下者治天下督學使者亦時
時頒之條約而設誠致行者或寡嘉靖乙丑先大
夫武閩蒞政分署水口維時倭變甫平不逞之徒
因倭煽虐者猶然未戢也時有覬覦倡亂之心焉
念惟禮可以已之于是卜地于嵩山之陽闢射圃
一區明雍容揖讓之節修升歌耦射之文以訓迪
其子弟而化導其父兄水口之氓始而疑終而信
久而安向之有亂心者且漸消于禮陶樂淑中絃
誦之聲洋洋乎嵩山水之間矣三十年來遺敎
浸衰射圃以潦廢奸民乘機牟利昔之設弧矢布
犧樽者今且鞠爲蔬畦歲丁酉西蜀張大夫署篆
因關清其地執其人罪之方圖所以修復者而未
逮會東莞屠大夫從都中來曰自吾之視篆分司
也見俗之趨于靡而士之兢于文欲反其朴而示
之禮兢兢然越俎是懼乃林大夫先行之夫移風
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則安自鄉射始矣于是
白于兩臺開府金公直指徐公發帑助費二大夫
各捐鏹繼之經始十二月辛未落成于三月壬子
屠大夫率生徒習禮其間其賓主則肅肅在庭雝
雝在列不愆于儀其耦射則父中父鵠子中子鵠
不過于物其俯相則濟濟蹌蹌升降上下咸式于
度其聲歌則鹿鳴燕喜采蘩節奏不奪于倫其器

數則懸鼓西序應鼓東陳不忒于節一時環堵而
觀者咸謂三代遺響于今再振也夫爲國以禮則
夫子肯言之自武健功利之習興于是論治者趨
于假而昧于禮至有病其迂而詆之者非獨行負
俗不與世推移者惡能修禮敎于既廢之餘而挽
頹風于隆古之盛哉不佞培少侍先人于玆數登
觀德之堂觀揖遜之容今以罪謫來方奉開府檄
與諸生校射于共學院中適屠大夫興典禮于嵩
陽而樂觀其盛也不揣爲之記以彰往昔告將來
云

已丑科進士題名記

明 區大相

今上御寓十有七年禮闈所選士三百五十人上臨軒親策之問紀綱所以興頽風俗所以淳漓焦竑而下對各稱旨賜甲第有差循故事勅名貞石命臣記其事典至鴻鉅也臣不佞謹稽首言曰題名非古也唐制科目取士士中選者得賜宴曲江標名鴈塔大要侈一時聲華之盛其於國家造士之意與士所以圖報之誼槩乎未聞焉臣謂世所需士徒名也乎哉今天下士競名極矣上復揭其名第低昂之是厚招士以名也是爲競名者立標也雖然不名不傳臣則懼矢心報國者湮滅靡稱營私背公者有所逃以爲不義蓋昔選士之制肇自有虞詢事考言敷奏明試孜孜惟實之求彼其時俊乂服官三德六德咸事師師濟濟何若此盛也則上以實求而下以實應也歷夏而周此法寖備其取之也升之司徒登之樂正校之澤宮其用之也紀之大烝表之太常銘之彝鼎生有鴻名沒有徽稱抑又何也繇上之所取循名而覆實士之所應顯名而厚實以故兎罝之夫足備腹心綴衣之賤能箴王闕蓋以實得士也如是多士視今日於虞周何如也國家文明之治醞釀磅礴以洽于茲皇上又以愷悌作人之化申餙澡雪之嘉與三事大夫弓旌巖穴登悶古初謂宜俊乂者儔輩出爲天子使乃臣伏讀制策慮紀綱之日弛憂風俗之日漓一則曰僚屬侵上官士卒辱將帥庶孼詰宗藩豪右凌有司一則曰貪墨敗節僭侈踰制讒說殄行虛聲貿實詭異壞人心傾危亂國是惓惓思救弛以正返漓而淳臣以爲亦多士之責也夫紀綱之弛者士習玩也風俗之漓者士風靡也有如上欲釐而正挽而淳而士不以正且淳名者非夫也明興二百餘年勒石太學穹然相望名卿碩輔輝映璧水使人悚然敬穆然而有餘思間一二苟且冒昧之徒貽玷宮牆則過者且唾其名將仆石焉爾多士懼實弗稱無慮弗名矣名之而令人思是在今日名之而令人唾亦在今日多士宜何名焉臣請以石堅多士志矢猷宣力奉公樹績垂名竹帛則其人堅貞而巖立且與茲石俱不朽豈惟士之榮國家亦與有賴焉其無乃毀繩踰撿敗度喪節如前所謂貪墨僭侈侵凌傾危使紀綱風俗兩無所賴以負國家造士之意則亦有茲石在也其永無刋臣謹爲之記

從乂軒記

明 陳子壯

禮部穿廊之右所謂右堂火房也齋于斯省于斯飲食憩息于斯諮謀贊襄于斯維時南海陳子承乏右堂歲餘有修署之役瓦堊飾方新堂官執例請題榜爰於其前軒而題曰從乂閣部公卿遇大典禮借止斯軒或見名義意之不得而難之曰洪範五事言曰從從作乂蔡氏順配五行謂言揚火也火以隷禮而伏生傳又以言屬金而視屬火則甚矣五行之紛如也予所職禮也而獨取乎言之從何居曰如以禮則書所云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盡之矣而予佐禮弗閑者豈以謂是也夫天下

之不工言莫予若也予諦思夫從乂之義而榜於是將朝夕出入焉而庶以自箴砭焉耳豈以謂是也且夫辭有簡而該博理有精而旁通一篇之中所謂乂用三德乂此而已所謂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從此而已夫疇天子之疇也而臣分隷之於五事而舉一誰曰不宜且也官兼講幄日說理陳義於上前自堂牒散後焚香而屏慮訂擬疏講先期封達聽識靡遺放音而熟演之以幾希乎啓沃之一當皆言之爲劝也夫是以仰而企也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夫是以俯而致也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當此之時貌也以肅思也以睿視聽也以聰明而哲謀皆主德之所爲純備而爲臣者之難以對揚也則繇斯以談五事之以敬用而禮之無不敬也舉而槩諸乂誰曰不宜客曰雖然子之齋省飲食憩息諮謀贊襄于斯也不啻親自都建而有部有部而設左右左右設而火房系之而予於今處一焉亦傳舍等耳徒以已之臆示何也曰子所謂親吾不知其親也而所謂傳舍又烏知傳舍哉且夫人生百年自釋褐以至懸車多則數十年止耳爲事若事也者雖傳親也爲不事若事也者雖親傳也是故入則父母而出則君自茲而外壹是皆孰親孰傳者而寧獨一軒卽

斯軒也以爲親前此者因是矣後此者因是矣如以爲傳舍則前之人不及更矣後之人又不暇更矣夫然而軒與名皆可永於是畧詮其義而命堂官顏可久并書之以記載事

煡書櫥記

明 梁朝鍾

憶萬曆已未春初大姨母予余錢二百八十扱一煡書櫥中可容兩漢書耳下爲匾撰可藏隃麋十片鼠鬚三四種扱木匠爲仕周年逾七十引墨定笥錙銖不爽喜談舊事每嚮余與表弟霍階生云猶及以藝事先少叅公先少叅額廣結髯過乳貢貴人也省中郎某宦員今孫子式肖若某某者雖盛一時後當衰願郎君勿學匠人中竟有達義者如此余幼年無錢輒需之大姨母此外衣食我無算矣猶記戊午冬余縣病幾不起大姨母三子先敬孺人止余一人姨母中夕露泣曰人必不可更

死請以余二子易一甥先敬孺人聞之心益愉明年春病尚未霍然元夕前思一豆花色布袍問徹孺人孺人不忍云難方專措間遲兩夕大姨母一媪至云畀余物余驚喜急解襆中果有豆色袍一領喜欲雪涕今大姨母下世越十年矣崇禎庚午溪冬余乃用錢若干著漆著銅較煡櫥上始可頓書籍勒此志不忘也

當陽縣社學記

明 區懷瑞

黨塾蓋古制也古之教士小胥大胥以進于小樂正小樂正以進于大樂正以進于王其未登小胥則學于黨里甫離襁褓而外傅訓之學士先生教以事親從兄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舞象舞勺之文習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彼其耳目涉入知解緒出豈復有富貴利達爲之浸漬谿刻回衰爲之剝蝕末世小學頓廢師所設教弟子所受業畧器識而趍文蕪賤漸摩而希速化之無始辨伊吾之間惟知帖括射策課經義取科第而一切明體適用苡乎莫覩蓋在童蒙訓詁已然矣所以古學明

而今學晦古學真而今學贋古學醇而今學雜古學約而今學歧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黨塾之關於蒙養非小也玉陽近郢故都楩柟杞梓之楨左史三閭之籍卓乎往昔皆以文章爲德業以經術爲風化而比年來文獻疎濶習俗嚚悍勇於鬬訐怯於禦寇平居無孝弟忠信之教臨事無親上死長之心蓋自甲戌冠難鋒刃遺民乖戾恇懼無復固志懷瑞收拾破殘懷惻在念以爲民志之靡定繇分該之未辨也童孺之失教繇黨塾之未立也於是遵奉功令爲社學二十所在邑城内外凡五餘於河溶清溪河萬城乾溪蓮坪諸鄉鎮擇其閭

井繁庶士俗嚚悍厖雜者先訓誨之端儒宿學選置社師爲之巾服禮貌以示寵異爲之復其雜役以示優逸成人有德小子之有造可知也爲之鋟梓孝經小學於邑中頒布四境作童子試牘必使洛誦之子副墨之孫相與研摩而講習日就月將其佛時之仔肩又可知也夫疆埸多事士方式于介胄而余乃營社學竭貲蒙訓諸書形影自笑亦或譏其不急然聖人於雲雷草昧卽次以蒙亨而教以果行育德玉陽居屯難後一切舊錮祓除新機方發此正理亂轉關窳良分畛乃不能誘掖謹持徙使鼓篋遜志之先富貴利達勸勉於父兄豁

刻回衰刃靡於燕朋燕僻少成習慣宛若胎根何論江漢沮漳波而不返將濫觴實在今日豈聖天子崇飾社學責望令長意哉書曰無俾易種于茲新邑記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竭貲之咎豈得已也

當陽縣兵器庫記

明　區懷瑞

訓天下之民屹九州之險則必有遠神强幹備物致用而鼓厲於不匱者矣其脆也而鍛之其鈍也而砥之其不足也而有餘用之非其人也器也其絕也若續之其靡也若翼之其撓也若伸之其參差也若畫一之非其器也人與器之相習也魚麗之羣不可兼弧矢之利穹廬之國不可擅煙熖之能鄭之刀魯之削秦之盧吳越之劍燕之函荊之幹㛹胡之笴皆所謂法器瑰材也練之不以其時蓄之不以其道不能爲良非但不能良也而朽蠹之屑越之虧耗之及頒盾授兵曰人不習也雖欲

習而不能也聖人憂焉繫之萃曰君子除戎器戒不虞夫當天下五合六聚時而修爾戈矛攢爾刃鏃若戎在莽而隼在墉豈爲過計亦以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與其贖而弗戢毋寧出入惟謹𥳑箙櫜鞬惟其安蒐苗獮狩惟其候司兵戈盾惟其官故周官辨物與等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輸亦如之舍設藩盾而斂之春而鼓鐸夏而名號秋而旗物冬立表戒誓順肅殺振神氣藏器待時動而不括用此道也國家聲靈赫濯三百年矣師武臣力小醜跳梁往必俘馘而東□一隅近稽天誅寇起秦晉流毒豫楚吳蜀滋蔓難除蕞爾當陽居荊

郢之間爲西蹤之衝民狃久安無半肴寸鏃以禦寇遂蹦破陷懷瑞城瓦礫塹燐荒而守之練兵登陴昕夕巡警崇禎丙子寇踰十萬往來荆郢自夏涉冬闖突桀驁不敢窺城所保趍城者及城內外田廬人畜以數十萬計每得諜言當陽兵練整而銃砲備今雖度漢掠盡食詘豈能一日忘南嚮哉於是增修樓櫓補葺馬牆月城弓弩戈戟之類弊而更繕至於大小銃砲演習之暇拂滌而謹藏之以防鏽澀炸裂火藥鉛彈巧試厚貯以備非常一切纛幕旛幢軍符令箭遮牌悶棍自常用外皆登籍典守爲兵器庫於中堂之左凡三間爲匠作房

於其後亦三間翼以兩廊庖湢咸備移贖鏹成之甃瓦土木工匠之費凡六十緡所度兵器充牣其內費凡數百緡不關公帑日積月累嘔心擘畫僅僅弭此爲地方百年計即寇難以時蕩定而土氛方惡民之失業思亂兵之索餉語難艮未有已異日者定紛濟變按籍而出植和門而授之亦知拙令所弼哉夫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記以爲終身之仁也信斯言也則余豈敢難有麻絲無棄管蒯傳曰備之不可以也後之君子愼旃而已

登古麥城記

明　區懷瑞

當陽之南沮漳之滙有古麥城雉堞杳然遺址周遭若隄若壠纖悉可辨相傳楚莊王築吳入郢子胥爲驢磨二城乃破之則險固向未易攻而關將軍兵敗引還吳人追躡嬰城旬日幾不自拔卒以投臨沮之縛余於丙子春行鷹落諸湖明隄防修水砦眺覽其處於國志邑乘不能無疑夫江陵古句亶國即春秋世楚兼有之然郢故都在漢東石城五戰及郢麥城不當兵衝得何足重而暇頓剷銳於振落之餘復作驢磨以圖徐敫關將軍歛而負險何以旦夕岋屹豈非倒行逆施之員既辱郢

先王又以班處宮公族世家切齒拊心孤注於此力詘食竭而後併命呂蒙襲降南郡厚郵將上家潰其腹心關將軍即有金湯其誰與守繇斯以觀衆憤則蹶者堅衆渙則堅者蹶似爲不易之論夫伍員覆楚有餘而經畧不足平王者均爲楚諸公子乘臺王汰虐詐子干子皙而殺之爲伍員計無亦禁焚止掠吊死郵傷禮公族世家使復其位簡拔廢滯而寵與之求文武莊共之裔白勝之屬分王其國漢南諸姬還其故封興滅繼絕柏舉之役夫槩軍鋒陷陣即江黃間裂地王之爲吳楚藩昭雖亾命鄖隨乾谿之續耳楚境既鳩申胥之哭秦

師之出無為也夫槊可不敗可不急歸而自王也
員郎計疎孫武善於兵者伐人人之國不獻一籌
聽其窮極克鋒同作無賴賊乎至如昭烈君臣藉
吳以存遊說關間仰其鼻息烏林之後捷足先登
借以規蜀復賴而不返東吳鬧於大義而切於營
私拙於全局而巧於尺寸忿為所欺不難屈身曹
瞞供其頤指師直為壯曲為老乖耳所以避之三
舍也責負約於漢中高帝所以自振於百敗也彼
昭烈者能如高帝之成皋則釋南郡都之為吳擊
取淮南汝南厚酬其德否則捐之還吳繳四郡於
黔中踐初盟而教夙好詔關將軍别屯新城上庸

養其鋒銛合力關中並進廣布聲埶互相犄角孫
氏侵壽春襄樊以逼其南馬超收洮隴氐羌以撓
其北使之首尾不救自可奉許爲以歸京洛彼其
一腔忠義有進無退何知境外私交何知和孫乃
以拒曹且賴郡許婚和之何益失信與義于天下
郎畫守尚不能固況空南郡以遠出哉君子曰締
曹孫之交者南郡之爭也雖然天也非人所能為
也夫魯肅天下士也其合孫劉而覬荆之非為昭
烈為江東實為漢也使肅而在阿蒙計必不行即
襲南郡關亦將有生路肅亾而婚姻之國翻為寇
仇呂非昔日阿蒙陸得老氏之守雖關有莫救之

舉雖皆孔明所不及料故曰天也論者又謂關之
委敗空條歸蜀圖為再舉使敵不及躡伏不及發
乃以孤城待救封達豎子懸軍何及寧知蒙於襲
取機弃已淺惟恐其灰復然其根復蔓部落離散
千里委頓豈得至哉故南登城址西望沮丘弔往
問天不禁涕淚之橫下也是行也揚扢若無其人
曹茂才濟之備文武有遠神姑郎二事曰歸而諗
之介於副墨之子

遊虞山記

明 鄺露

虞山帝祠泰枌夾道若駕蒼龍乘雲螭南巡之狀其後堯山蔽天而下其前灕江經之皇澪緯之其制度則外朝內寢帝曦肅於明堂二妃正於端幃儼然南面而蒞之其儀禮則主皂冠衣劍佩三十有九助贊襭衣一十有六籩豆瑚簋彝鬲洗罇鼎盃爵卣幡鼓絙瑟七十有七廟後有洞鐫曰韶音石質純青深十三丈有奇其傍蹲龍走虺狀若筆飽坦儼者無算洞後見招隱山魚浮鳥瀾若握鏡之望方壺也外有鉅石西臨皇澪上左折爲南薰亭界山枕灕諸勝攬擷其碑晉有庾闡之敘後魏

有溫子升之碑唐有張曲江之文宋延淸之詩觀文之隸李陽冰之篆宋則朱紫陽之碑桂山文獻茲焉特盛出門熏風徐來舞於枌柏之下石簌土鼃龢若鈞天不知身在何世也

雲潭記

明 鄺露

圭峰去城二里許拔雲削豎南隸洪淇兩掖飛湍從衣帶間出冷冷作環珮聲若至人端圭轄玉高蹈海隅山麓爲玉臺寺寺門左折跨石梁邇危磴引道靑松皆何司寇所植松盡處爲大林寺梵天鐘磬與玉臺六時相答甲申黎民隨饑司寇捐口捐粲民恫斫松幾盡秋且概矣予庾語司寇植松民雖恫其誰忍翦拜傳曰百年樹人十年樹木司寇得所樹矣寺外爲靈谿橋橋北諸峰造天若孔翠開圖金猊辟海陸離雲霧間不可仰視曰綠護屏屏半神皋奥衍灌爲天田田方百畝嘐龍畊煙

者之所有事也予庾語司寇以負郭易之爲大林衲衣之費屏中界水三分與白虹亘天而下中紐滙處號曰聖池池產蛟龍飲息成雲儵歘萬狀昔陳文恭與周鎬作雲潭之游咤莊定山者是也予怪瘏寐其地杪秋朏四忍知津拉謝山人同往飛梯百盤屢迷所嚮薄莫歸樵指西南一峰去聖池不遠予尼樵至下魁父儼潛虬類瞰潭煙若搏鵰背而望鯢池蒼蒼者非正色也悵然而返時漏初下城禁甚嚴月星澄豎忽開崩雲裂石悽悽悄悄貫於陵麓噫嚱此吟龍聲也豈靈湫仙子效蘇嶺眞人期予汗漫間哉喆嵒歸語司寇𢤱然願往孟

冬餳纂命侶侵星至靈谿橋飯畢上綠護屏偵龐
肩荷芻者司寇捨車問道荷芻敦杖髪頤曰乎童
年採藥突入斯壚今耄矣疇能摸索女裒衣徒也
弱而夌危毋寧爲蛟龍得諸子奇其言提履徒跣
跳躍諸隨過大小二石樓司寇與四忍重跰莫及
捫蘿下澗乎招謝山人高裒清挾二歌童鼓勇前
導遂抵龍潭雲氣蓊鬱覿面不見但聞水聲殷殷
轟轟振振顚顚從頂門作砯雷吼諸子匍伏草菅
失荷芻所在俄而雲氣升舉天地谿豁昔之輪囷
者如水波矣如赤繒矣上如傘下如礴石矣童童
如車蓋者霏霏如絳衣矣謝山人踞危石自謂觀

止然此石去聖池尚風馬牛也乎目裒清乘霧下
歷二僮子躡之蝸旋蠖屈手口並運膝腹俱蔽挂
同伏翼動若遊蟲百餘仞抵澗澗道嶔巖淵陰迈
寒巨靈所擘夸娥所負丹崖雪兒異卉雲構紅藤
倒垂帶以朱實陡下百級有石如門劃然中開水
從門限下注聖池池水撥璺中邊作青藍琉璃色
傍通小口斷崖千尺蒸雲潑雨經貫嵽嵲碑矶却
淖瀉爲雲潭池左方石盈丈琳珉晶瑩如豐碑下
湛水碧恨無如椽爲龍宮點額耳氷霜凜冽淪入
肌骨毛髮颯竪不敢久立亟尋嚮路下山半嶺聞
嘯歌聲披雲下視司寇偕獨峰長老箕踞雲潭指
百尺飛流咄咄咤人矣乎至司寇亟浮大白問曰
聖池之游與雲潭孰逾乎謂上闕九天下瞭九淵
鬼出黽入神搖魄奪若士軒臂而進盧敖伯昏垂
足而拱禦寇則聖池尚矣至如林泉磴墺景物澄
擴停雲奏玉酉日送懷思托流波言眇河漢遊觀
之美雲潭若焉潭上石壇圜潔可坐百人乎作建
斗垣共上潭下之水注爲灣池水皆方折鐫曰豢
龍經緯農祥躔厤赤甗亦奇構也指顧間白雲起
屏中夕陽映之玉膠金贊乎惟天地間祇一氣耳
神龍得之上爲雲下爲澤澤及一方雲普天下聖
人得之乘龍御天經綸屯難造我王家司寇得之

處必犀物出必奉天與夏后雙龍翺翔虖忽之上
夫何容心哉風雲感殊而飛躍之勢異也

改建龍王廟記

明 龐一夔

蘭津支流伏地中數百里穿九竇上出太保東麓
渾沸滈淈類九龍吐水爽人附會爲沙壹觸沉木
孕九隆故地若商玄鳥而周履歆也荒唐不經乃
滙爲易羅池東西溝分渹列四十一號灌田二萬
四千三百畝雨或愆期齊民礟倰拔星霤次頃刻
不相讓得水寸陰猶寸金夫神瀵出滋穴四埒注
膠醴于終北奇矣未見灌溉之利涇渠鄭陂澤斥
鹵爲沃壤利矣未見其發源之奇茲池兼利與奇
有之禮貍沉所宜祀乎歲久甃缺岸善崩葑礫妨
瘀龍王祠舊去池遠撓傾漫漶旁風上雨神不福

民歲癸巳大旱水流幾不屬郡侯清江文坦陳公
嚴曲防以均利民越甲午大熟則晉署邑篆越守
王君僉謀捐俸濬池治堤環植桃柳以固岸土匪
爲遊豫遷祠池上棟宇閎與肖土像神令日顧諟
靈源毋俾壅塞民大歡悅起工冬十月朔落成于
乙未春正初吉千戶夏世臣董之予紀其成嗟乎
有功德於民則祀守之職也興雲雨以時利民非
神職乎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予效齊穰之祝以責
之神庶神與守交爲民而祠遷非泚已

定安學學田記

胡濂

建學養賢爲治之要道也我太祖高皇帝稽古爲
治天下甫定首下建學之詔命碩儒爲之師處之
有其地而敎之有其人矣猶慮其外有所累而志
不一也鑒宋元學田之弊革而併之有司賜撥學
糧以供師生俸廩隨學員數而爲之等差後以糧
缺不足以供學倉廢歲儲乏而師生俸廩則豐辦
于有司養賢之道廣博周悉無復加矣夫作養之
恩惟均士之感奮修立以圖稱者宜無彼此之殊
而定安之賢才往往後於中州何哉蓋瓊居海島
三州九縣瓊其外而定安據其中爲溟南之中土

天地清淑之氣飄泊渙散于外蜿蟺鬱積于中中
之地氣完固深厚厚則發也必遲遲則洪大而悠
以今驗昔省闢始破荒于洪武而進士之選至弘
治又與焉譬之播種焉雨露人事之既齊而至於
成熟猶有先後焉者地氣之不同耳然亦同歸於
熟而已矧今子弟羞事詞藻務窮理盡性之學敦
孝弟忠信之行庶幾修己治人之緒也他日陟華
膴要以爲邦家之光者將彬彬矣豈又脫駕于中
州哉霑濡既久禮義成俗至如邑人陳文濟者亦
知嚮往以已田一庄爲之學宮助青生書札之費
前尹郭君鼎掌教沈君文昊請於當道嘉其善而

俞納焉沈以勞賚遷任繼之者陸君淵薛君尚學恐其善久而沒也偕庠士莫如璟輩屬予記其事以勸諸不愚謂師生優養皆有廩餼之給朝廷德意罔已周至似無資於是田矣然文濟一念好賢樂善之誠交以道接以禮受之亦義也世之庸夫以其貲產捨之梵宮佛刹以求福田利益者視此爲何如哉文濟之行雖未詳考即此而觀是亦向義之徒也法宜書若田之界至坵段則勒之碑陰俾後人知所考証云

楚黃劉茂溶定　番禺[illegible]選

傳

游忠公傳

宋　李昴英

君子立言不獨以書傳也苟於世教無關於人國無裨不過組篇鏤句落儒生口耳雖或可託姓名以不朽而萎然無復生意矣子雲邃於玄不如更生攻外戚一疏子厚雄於文不敵昌黎論佛骨一表蓋其言用舍係當時安危千載下猶使忠臣誼士聞風而興起尚論古人大節爲先不專在言語文字間也果齋游公年少長負奇節在東西州爲

名進士官幕府時騰書制總條列戎情民病自立已岸然孤高紹興癸丑以小朝士言五事首曰隆孝德友覆推明天理冀感悟上心且謂退宰相不以禮給諫論駁不行姜特立不當召入陳源不可親信明年夏五籲天乞車駕省重華辭皆激切乞先以身膏鈇鉞踰月國有大故上下洶動公折簡忠宣趙公趣斷大計寧皇以太后旨履寶位人心始安多公力也然侂胄浸用事公屢諷忠定早爲計不能從朱文公去國復抗疏乞留積爲權姦所忌忠定被逐公即丐郡歸言者指爲黨魁至誣以從臾異圖將陷奇禍幸秖罷免久之以[illegible]利路

節逆曦包禍懼未敢發密謀代之公聞亂髮指眦裂遣子若友約制閫諸人起義藐無不應者賊勢披猖人爲惴惴又不肯避吁其瀕於死者幾矣方忠定秉國最爲推故僅班六院且閱月十有九日不遷嘉定更化異時號僞黨者皆超擢不次公力請掛冠而得祠諸賢言狀纔進一秩夷考其平生出處未嘗希進至於遇大事敢言臨大變不怵死生禍福不入胸次蓋愛君愛國發於至誠無一毫邀譽之心諒乎其爲忠也余昔參滇蜀見公之子景仁期以遠器薦之力歸老海瀕景仁時時相聞如一日比走書來示以公遺文俾傳之余耄矣思

淵筆枯恐不足以發潛幽張芳潤竊謂文以氣爲主猶林茂而影稠鐘巨而聲迴非可强而致公從諸老游學粹養洪充之浩然可塞天地筆下流出自無輭腐語詩律尤老勁淡詣理妙景仁紹定間以直言不合去再入論思愈峭拔不詭隨忠公教忠之訓不孤矣王晉公謂吾不作兒子必作納君於善者有後豈誣也哉公字子正鑑虛其自號也

羅倫傳

明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塡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

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苟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芻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尋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草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者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知之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也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

今所謂豪傑非歟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靑天白日足稱云

羅中丞傳　明　祁順

公諱亨信字用貫廣之東莞人也少穎敏異凡兒由邑庠弟子員以詩經中永樂元年鄉試明年登進士第釋褐爲工科給事中轉吏科尋陞右給事中奏對封駁克舉其職無何以事累謫交阯久之用太子洗馬張瑛薦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巡歷所至能興利除蠹旌賢黜貪卓有風裁三年考最受敕褒崇父祖昌如其官母及其配皆膺孺人之命時京師鈔法不行公能疏壅滯朝廷任之既而丁繼母何夫人憂給驛奔喪起服仍司鈔法秩滿特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操陝西平涼諸衛軍務

備邊擒敵屢獻成功歲戊午加俸一級頒給誥命進階中憲大夫且加贈父母及其配先是聞父憂朝命奪情視事邊陲稍靖懇求終喪仍許馳驛歸葬服闋抵京命巡撫大同宣府所至貯儲蓄修武備上下安焉轉右副都御史進階通議大夫誥命再頒榮于三代尋陞左副都御史正統十四年己巳時北口入寇首犯大同沿邊營堡州邑潰散不守公居宣府防禦究心將帥而下或疑懼無固志公語之曰吾受國厚恩惟以死報他所不知衆聞之乃定宣城完居緊公是賴明年以老疾辭歸又八年終壽八十有一公自入仕五十餘年前後奏章無慮數十所言汰冗官省虛費積邊儲禁私役修城堡郵邊軍類皆見用其鎮西陲也方會兵剿寇而宅將有退縮異謀幾悞大事公劾奏斬其一人以徇卒成大功其在雲中也或議選人丁以充守備或欲斂屯種以徵子粒公皆疏其不便乃止宣府距懷來二百餘里空闊無援公奏徙他城之僻遠者置其間互相聯絡時議以爲難行迨其地有警始信前言爲便行之恐後公之遠慮類如此朝廷寵公先後一致陞辭有宴路費有賚獎勞有白金表裏之賜率以爲常致政陞辭復賜宴賜衣仍給路費比其終也葬祭有恩可謂生榮死哀者

矣自公歸老邊人思之弗忘迄今二十餘年而威德在人猶赫赫如目前事吾在京師聞之戴侍御縉皆在雲中得之父老云

論曰嶺南山川清淑篤生名賢其出而用世者或功業或文章或節操皆足重當時封後代表表乎天地間唐有張公九齡宋有余公靖崔公與之其人也國朝文治聿興賢臣輩出吾寶安則有禮部侍郎陳公副都御史羅公以文學政事聞于天下後學臧景仰之唐宋三君子之後二公實有光于嶺南者矣羅公歷官可稱述而有功邊備尤多其事皆登國史可傳也

贈太傅諡文康梁公傳　明　霍韜

公立朝四十年多自蔽掩無所矜其功故人不得知聞謗不辯謗言日積居之恬然施德於人不責報人賴公德以自庇覆反操戈向公公亦不較海內後進不面公徒聞謗公云云亦相附和毀公故世罕知公者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內交嬖臣江彬朱寧宦者張鋭皆有賂為之祈武皇帝詔與之兵曹臣奏曰祖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武皇帝曰與之兵科臣執奏曰茲土遂畀秦藩悖祖皇帝制武皇帝曰業已與之六科十三道諫臣各執奏曰秦王請益封壤不可聽許武

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公當草制念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公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公奉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于王王得地安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

其勿與回天之力繫于數詞然公未嘗自以為功也正德己卯武皇帝躬巡邊羣臣諫曰萬乘不宜輕出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巡邊云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敕大學士楊廷和引疾不草敕大學士蔣冕亦引疾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促草敕儲奏曰敕不敢草帝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敕不可草帝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為君乃自畀而臣臣草敕是臣名君故不可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敕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敕他日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以臣名君顯戮臣臣

罪死不可赦武皇帝察其誠欸擲劍起不促草敕君子曰儲固誠能悟主然帝之仁明殆亦不可誣也已已卯宸濠反武皇帝議視師羣臣諍曰不可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亦曰不可武皇帝曰朕視師廷和儲冕議君從曰如皆從蹕孰與守如皆守孰與圖上之危艱乃議楊公居守曰社稷是係梁公蔣公從是時也三公蓋聯股肱而共成一人之身矣武皇帝視師南都議幸蘇浙荊豫云又議南都郊大學士儲冕奏曰南都郊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天若遂南都郊配位不知所裁定武皇帝乃不郊又將南幸儲冕手

奏疏行在門外請毋南幸自卯至酉汗浹背武皇
帝遣內臣驗起對曰臣未奉俞旨不敢起武皇帝
乃俞曰不南幸儲晃乃起君子曰江南不擾二公
之力也然而武皇帝委其股肱武而仁且明焉亦
曰備矣宸濠未反時多內交士夫凡所䞇皆有籍
記濠誅後閱䞇籍惟厚齋梁公晉溪王公無受䞇
跡世人猶多指此疵二公皆不預宸濠䞇跡之過
也厚齋自入仕至歸老負郭不增寸土廣郡沈同
知尚經曰順德南海香山梁厚翁無百畝田焉所
存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瘦赦不食之土耳世人
以辭受之濫疵公者故著此俟篤論君子察焉

厚齋於人凡所䞇未嘗御隨計其直酬之歸老日
家無餘財嘗見一匠人何云公歸閒日議建祠委
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曰需八金匠何六往曰未有
以給也盍少需八往不能嘗給祠竟不克建公任
位日王御史漆請典刑公田給事中賦請沒公之
貲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矯詔抄公之家公在南
京報聞皆不動色上御極言官聯疏劾公僨宸濠
衛兵是日故縱反者請召罷狀正其罪如陸尚書
完石公不辯惟日余只致仕去已矣勿論宸濠衛
兵事由也人曰是公大罪案何勿論矣公不辯劾
者嘗不已久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齋楊

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舊例凡閣下當
制擬旨人覲署銜著準跡焉故不得誣移之也君
子曰是時也淺夫處焉未有不悻然嗷且籍返其
罪于楊也已公惟引罪連三疏乞致其仕無片言
自辯公去位後大臣被劾無不辯者然後知公之
大也難能也已足法也已

三廣公傳　　明　霍韜

三廣公陶氏諱魯字自強廣西鬱林人由父成蔭爲新會丞陞知縣陞府同知陞按察僉事陞副使陞按察使陞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轄治廣西寇賊民因稱曰三廣公云三廣公父成由典史爲潮江按察副使宣德間柄臣養亂至于正統極矣已巳之變王師潰于土木七省盜起儒臣益畏怖成立柵于潮之金華獨禦賊衝且招降賊功垂成爲忌夫横沮賊卒至無援遂戰死景皇帝嘉成忠命官子魯魯由蔭丞以至于有功歷顯職故嶺表稱忠勳之後必曰陶氏云魯丞新會年弱

冠廣西猺賊流刧雷廉高肇破城殺官吏戮掠男婦四郡無完廬香山順德之頑復襲黃賊蕭養之遺風刧殺人無寧日魯涖語于民之父兄曰賊毒痡四境氣吞吾城今爲若父兄謀非戰不可保城邑非致死命不可戰若父兄能率若子弟而從我乎若父兄子弟能致死命以共守城保若家族乎共聽我誓父兄曰諾乃築寨壁誓民以守以蔽拖賊衝徑復築輔城復於城外溝爲濠復外布鐵蒺藜植刺竹以堅城守賊至則人守土分以死力戰別寨分兵相緩急赴援一邑之民廼遂如臂指腹心之相聯絡兵稱能戰而賊不敢犯父老迄今言

曰邑民保妻長子孫皆丞之功云魯由丞至布政使平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平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凡斬首惡二萬一千四百有奇拯回被擄民暨撫散向化之民凡十又三萬七千有奇爲兩廣保障寄民生安危凡四十又五年建議置帥府梧州控兩廣遏潯梧府江之賊衝君子曰梧有帥府兩廣乃如兩臂護其胸腹潯梧府江之頑自是不東雷廉高肇民有寧宇是役也蓋百世之功云魯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屯寨戍守兵調多寡無常數賊益不

能測運糧聚兵惟曰戍守賊懼爲之備或遁兵則不進賊懈弛備或遁久不得耕以食或歸卽數路兵進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殱魯行兵兵檄裨將不先知惟檄而署曰某封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卽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待殱故魯征賊賊無能遁亦無誤戮一民常宴客樽俎未徹賊賊已報捷坐客駭愕夸且賀曰陶公神算云魯用兵惟撫按臣與閒謀議有司不知調兵食民不知兵役功成奏捷且有忌讒四十年間惟都御史韓雍鄧廷瓚上魯績于朝且不沮魯亦因成功然屢亦阽危魯歿三十年兩廣賊復熾焚民室廬汙及

男女荒其田不得耕耄稚流離有司不以時聞賊之偏將危及城邑震驚省藩乃議征司府議兵復啞啞然無可否或如雜訟筱胥先溯兵議于賊賊得預知機或逝司府上撫按撫按復數月議乃奏復數月乃得報征又數月乃集兵比集兵賊已連山谷兵抵空巢無馘功廼戮邇賊之良或萬及千以謬功殺掠其妻女爲汗弩撫按官亦幸功亦苟僥無戮罰甚則縱很兵掠郡邑沿海之居民故邇年兩廣兵興賊未聞兵期里甲已騷兵未及賊境良民已荼兵退未移賊穴賊已擄民妻女爲室胥君曰官軍擾我于若取償而報賞未行民復怨云

賊復出刼復焚數千家矣民俗觀山險之很從亂無禍爲良獨荼不荼則騷以故多從賊賊亦熾不可禦君子曰昔也魯也無恙垂五十年粵人賴寧人亦莫念魯之功廼今懷魯豈可得也諺亦有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實也而魯之功非後人其實之謂乎又曰魯之功由今乃益著云魯恆言除寇賊化之爲先殺之不得已也故古賢之除劇賊也先除戎器以戒不虞後定比閭族黨以正民心乃修庠序學校以崇民化古賢之以安奠天下也凡以格民也故魯平陽江縣賊卽修陽江縣學平恩平縣賊卽修恩平縣學徙電白縣曰避寇也卽建電白縣學平寇而修學避寇而建學吏治所云迁也魯曰吾以廣化也又曰表忠烈以勸爲臣也亦化頑也乃修厓之三忠祠復修新會之忠勇祠又曰禮賢儒所以勸也示民以有趨也邑人陳獻章世甞焉曰禪也魯獨時造其廬咨政理君子又曰知化寇以禮惟三廣公云作陶三廣傳

詩人邵謁傳　　明　黃佐

邵謁者翁源人詩道大昌於唐而中原荊蜀多名家者五嶺以南當開元盛時以詩文鳴者曲江公張九齡一人而已柳宗元以謂九齡兼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顧於南士獨稱詩人廖有方者焉其言曰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艸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恆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恆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宗元之貴有方者其言如此而又於世之貴有方者加厚望焉必其詩之果當乎其心也其爲人之果足貴於世也然有方之詩與其爲人之詳不可得而傳也後世所錄唐詩以傳者獨謁與曲江公藹然並存然則嶺南詩人如有方而不傳者不知凡幾而可謂粵無人哉謁以晚唐一介士獲永其名至與諸名家並行其詩當不下人矣使宗元見之當何如而貴之也世傳謁顛末可異焉始謁之家食也貧且賤屈爲縣吏令有客至目使櫧牀者三謁不應又顧指之者三謁不應令乃怒慢罵之謁瞪視曰

咄吏豈供汝櫧牀者耶且讀書干祿亦易與耳大丈夫當仰居人上安能俛爲人役令益怒大言曰奴狗胥敢爾盍牽來於是左右提曳之謁不爲動掉臂而出推刀截其髻著縣門矢之曰學苟不成有如此髮發憤讀書閉門晝夜築書堂隱起水心距縣十里許乎居雙髻蓬然如里中兒親友多笑之謁不自沮也久之博通經子百家束髮苦吟尤工古調學旣成爲有司所舉抵京師隸國子聲華燁燁薦紳間嗟乎謁之成名也由胷中耿耿者激之也天道莫不有陽明而陰濁勝之人莫不有勁氣而物欲柔之故其事君必突梯潔楹以求容也其處官必狐蹲蠖屈以求媚也其臨難必甘辱以求免也其制事必枉道以求合也得志則求滿失意則求哀也言則僞而堅也貌則恭而詐也苟可攫富取貴無不爲者無他失其羞惡之本心也苟能克其本心而擴之其氣可以礴天地其誠可以入金石孚豚魚天下事亾難處者而獨工爲詩乎哉今有會稽之竹箭揉而笱之鏃以鋼金附以南鵰之勁翮引滿而發貫犀兕七劄之甲不難也使寸寸而屈之曾不足以爲梃易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方而大利孰加哉謁居京師最久所與善皆名士然剛躁與時戾以是竟不第甲

科作詩多刺時事其論政一篇曰賢哉三握髮爲有天下憂孫弘不開閤丙吉寧問牛內政由股肱外政由諸侯股肱政若行諸侯政自修一物不得所蟻穴滿山丘莫言萬木秋不因一葉秋朱雲若不直漢帝終自由子嬰一失國渭水東悠悠是時藩鎮強戾宰相多非其人故謁詩及焉溫庭筠以其數奇而不遇也乃揚其所作三十餘篇以詆公道後甫釋褐而卒卒後降巫賦詩自稱卲先輩世共神之迹謁之爲人大抵剛而無養躁而無制躁而無制故其言凌突而弱人剛而無養故其動狷被而自放使或聞道而集義以克其氣固宗元之

所謂鍾於陽德者其所樹立曷止是哉志鬱不施沒有餘盡可哀也已謁有詩集南漢史官胡賓王者序之以傳其後吾廣詩人有何鼎孟賓于之屬然皆不逮卲謁

周憲使傳

明　黃佐

周志新字日新南海人文皇帝嘗呼爲周新因改爲而以志新爲字洪武已卯舉于鄉筮仕大理寺評事毎有疑獄一言而白壬午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爲冷面而寒鐵人因稱爲冷面寒鐵公京師中或怖小兒輒曰冷面寒鐵公來皆匿永樂元年巡按福建奏言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頡頏兩非統屬今都司所轄各衛每府官過門或遇諸途輒怒府官不下馬甚至鞭辱僕隸衛所公務徑行有司理辦稍不從即呵責吏典請自今府衛相見行平禮遇諸途則分道而行所有公務

不許徑行府縣有司官吏毋得凌辱遇聖節正旦冬至在外衛所悉於府治行禮開讀詔書雖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差人都司毋與上悉從之二年巡按北京時制令所屬吏民有犯徒流者免罪就發北京民稀處種田監候詳擬往復數月多瘐獄中新奏請今後瘐罪及職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犯徒流者悉從北京行部或巡按詳允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滯之患上不負寬恤之恩上諭都察院官曰御史言是也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遣者許其收贖燕民大悅三年九月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有旨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

寒鐵公來也吾無患矣乃至洗其寃放之自是異政日著一日視篆〻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寃魂報我矣發之得婦人屍人稱爲神明一巨商遠還未抵家而日暮恐孫行爲人所圖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求之無有也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覆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樓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有訴爭雨傘者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也彼奪之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曰我始欲助汝傘價

之半得非汝利也乙答曰傘本我物寧能柢價屬汝於是甲就縛正其罪其燭奸類此境中有虎害爲文告城隍須臾得虎格殺之初往浙道上蠅蚋迎馬而聚尾之見一暴屍惟小木布印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印誌同者鞫之乃刼布商賊也悉以其贓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死於賊也宅如薪豆獲盜人皆服之其除暴類此會夏秋潦窪田盡沒永樂九年湖州府無徵糧米十七萬二千四百餘石所司一槩催徵民日逃亾奏乞遣官覆驗上卽命戸部覈實蠲免嘗巡屬縣徵服觸縣官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往逆乃自獄出縣官恐懼伏謝竟以罪去由是諸郡邑吏聞風股栗莫敢恣肆錢塘知縣葉宗行號廉能嘗偵之入其居無長物惟笠澤魚腊一束其家所寄者也他日少許以出明日召飲出示葉葉益砥礪號錢塘一葉清後卒于任爲文往祭哭之甚哀其旌別淑慝類此寮冢一月餽以鶩炙懸于室後有遺者指示之新未顯時其妻治飾以給及同官內燕荆釵布裙以往大類田野婦各相慚恧更爲澹素其廉介類此故嘗是時周憲使之名震天下澤及無告民自不寃雖三尺童子皆頌其美焉初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戸往浙緝事多作威福受吏

賕新時進須知如京師遇諸涿州捕繫之千戸脫走訴于綱綱乃更誣奏新上怒令馳馬逮新來綱意者榜掠無完膚旣至伏陛前猶抗聲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奸惡柰何罪臣臣死且不憾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他日顧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廣東上歎曰廣東乃有此好人耶枉殺之矣後紀綱以罪誅事益白新旣不祿其妻獨挈遺衣及書數卷歸廣貧居如洗然都御史楊信民巡撫時存問其家周以月俸嘗語人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未及也新無子景泰初其妻

卒於家浙人在廣東藩臬皆會葬云

贊曰嗚呼新之死於紀綱也可哀也哉律身之廉臨政之明洗冤澤物之仁與夫持風裁臨患難之直而不撓可謂剛且大也語曰直木先伐又曰物忌芳潔其新之謂與同里彭森傳其行曰公發姦擿伏有廣漢風而宋有鐵面御史公似過之擬人於其倫矣又曰被刑之夕司天奏文星墜上以是悔自後見一人衣紅立日中呵之問爲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城隍爲陛下治奸臣貪吏言已不見天顏憮然嗚呼豈其然乎豈亦鄭伯有魏元徵之比乎近世劉球毛吉爲奸盜所殺嘗

附魂於人傳者亦著其說夫何疑於新乎要之新之淸風勁節固不待於此而自可傳於不泯也

徐氏妙錦傳

明 黄佐

徐妙錦者先世鳳陽人父中山武寧王達開國元勳母夫人賈氏妙錦夙承姆訓性復端靜雖生長王公家然執禮柔嘉且寡言笑長姊適燕王後正位中宮是爲仁孝文皇后次姊代王妃洪武末諸藩不靖代王被逮妙錦乃焚香告天矢不適人齋戒潔清若事佛然實無佛可事自是親藩來求婚皆謝絕之有妹及笄亦歸安王爲王妃矣家人或勸之妙錦堅志如故仁孝文皇后崩時妙錦年已二十有八文廟聞妙錦賢且美欲聘爲皇后命內使暨六尚女官往諭旨妙錦稱病辭匿不出家

人復來勸之曰此朝命也可終避耶女官隨卽直抵病榻妙錦擁被呻吟內使進列房櫳外與女官皆叩首請不得已乃徐徐引起自以手指其面曰吾所以不嫁者豈有他哉正以貌陋且有麻痕非婦容也女官皆羅跪仰視良久乃進言曰尊貌明瑩如玉安得有麻特謙辭爾妙錦卽謬指數處曰此皆斑斑作點豈非麻乎女官旣出內使亦隨去復命妙錦卽削髮爲尼旦夕掌虛空禮佛未嘗一日懈文廟聞之竟虛中宮不復冊立洪熙改元妙錦乃蓄髮返初服宣德初上仁宗皇后張氏尊號爲皇太后皇太后自爲東宮妃時闈禁中往事歎

羨其節行高潔每歎以爲古今罕有至是始下敕令達于宣宗欲一見之於是遣女官將命至留都召妙錦赴北京敕戚里恩誼敕有司具舟楫飲膳禮視公主且遣內使護行及至卽延入宮中相見輙自稱徐達第三女肅拜謙謙雅敕皇太后以下皆尊敬之每晨入晚出或出不待晚凡數月進食恭重不失跬步宮娥見之莫不悚然私相語曰此辭皇后不爲者也特賜金帛服用諸物優養其老復遣內使護送還留都舊第正統庚申正月卒年六十有一祔葬鍾山先塋之次予聞其志操於勳衛徐天賜甚詳惜不能盡憶也復得墓誌陳璉集

中畧其始終然與聞諸天賜者相合天賜乃妙錦長兄魏國公徐輝祖曾孫云

太史氏曰書稱二女釐降禮云天子一娶九女使妙錦在當時繼長姊正位中宮亦禮當然也顧乃遜避若將浼焉亦甚高潔矣哉世稱光武不能屈子陵子陵亦呼帝文叔𠣥若韋布皇甫士安猶疵其面君燿節不入高士傳烏虖世之丈夫者搖尾乞憐低首屈膝惟恐不榮以祿故遺子陵以高然此猶以君臣言也若中宮則與帝敵體爲王天下大典委質事君者異妙錦乃竟堅厥貞守文皇帝亦竟不之强皆盛德大節烏虖難哉

唐氏節婦傳

明　黃衷

嗚呼婦節變而後成焉隆古之初家人道立尊卑旣倫剛柔相應內外不相瀆生相親而死相恤也至關雎卷耳而婦德盛無庸乎節可也方其變也綺疏柔曼文彀而鼎全矢死靡他夫人者能之及榮瘁異時一死一生視舊如屣盡志順變聖人著其教焉易正恆德禮稱未亾人詩賢共姜春秋書紀叔姬孟言變亦言順也夫宋之火漸臺之水蠲曹之志禮宗之督還尸之訣間關忍死以爲趙一息不辟不求異度而同軌因立言者之所賢耳孔子以臨大節而不可奪嘆其爲君子予懼禮義去

世而君子澤衰作唐氏節婦傳

傳曰欽處士唐禮妻者同邑仇氏女也字誠幼以柔慧爲閨閤所推初禮生七年父永吉死于戍侍母張以立以父故弗仕仇佐以奉張隆有孝譽景泰壬午禮疾㬥作遽呼仇曰吾所不瞑者諸子孺也或者天其同予亦惟汝是賴仇泣曰必副此期君於泉下耳時子倏方亂齒五歲遺姙三月而祿生於是齍禮於居東姑老捐愛子氣悒悒不食仇抱嬰兒訴以哭張悟曰吾固知有是門祚衰誰能忍者婦孝吾復何憾先是諸伯割產自業邊戍仰給者歲至需用乏絕有諷以産鬻者仇計曰與其

去此而賂吾全孤殘何父母哀其志貸之辭推金又辭簪珥絲枲雜資之比傑嶺祿遊以就學至有室贄聘豐約必質于禮故禮之遺業嘗取贏焉詩八十有六而卒子祿妻王氏亦同邑大姓女年二十而歸祿未字祿商于汴死焉王誓志同穴毋以其少將奪之志曰婦不二斬天之經地之義也姑有身敎敢貳者乎若潔五十餘年如祿未喪祿兄賁尋亦客死荆州妻張氏金以節行爲宗黨稱正德辛未有司以王節上詔表其門按徽州之唐本出李氏德宗之裔自承胪爲徽守因家于歙而以國姓諸孫元倡考亭之學敎授其鄉仲實以耆儒

召對高廟儀舉賢良知興國去民祠之東南言行學者首三先生節之源遠矣其後佐貳寧波郡相爲御史彌僉按察事仇氏子傑封君封君子澤舉進士爲閩憲使濂復舉進士爲御史節婦之烈方興云

贊曰人有恆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夫事竆義激倏忽引決世固有烈丈夫矣至若窈窕芳齡失意永訖一生萬死勳與道俱畀其精誠貫金裂石卒能立人之孤而裕其家與後至天子旌之爲萬世勸故曰就義難矣語曰上達節次守節三婦以之

家子政公傳

明 羅虞臣

子政公者鄉試錄名獻字德忠顒翥公長子也公貌侵而多慷慨又好服褐衣出則整整行人望見之皆謂褐衣先生云初公少受易能精易爲縣學諸生自謂諸生行無已若雖諸生亦服以爲弗及也是時吾宗無易學易學自公始嘗著易論一篇於陰陽之義多所發明公又不惑於生死忌諱之說里人有病疫死者公往治其喪或曰疫易染人也公曰不曰生死有命吉凶繇人乎其妻兄陳繕部者爲人有口辯數欲奪公說公乃著論以解惑其畧曰夫人以陽化氣以陰成形故陰陽者天地

之道而萬物之紀綱也人惟喜怒傷氣寒暑傷形形氣既傷虛邪易中而疾疢所由生矣故曰陽病則熱陰病則寒古之至人所以奉生而周性命者亦惟使陰陽之無相搏焉耳已是故濡筋骨利關節者莫大乎經脈充皮膚肥腠理者莫大乎衛氣適寒溫和喜怒者莫大乎志意化水穀行津液者莫大乎六府藏精神斂魂魄者莫大乎五臟人能通其經脈平其衛氣比其志意固其六府安其五臟以和陰陽使吾之形體不蔽精神不越雖有百病之邪氣弗能襲之矣又何畏疫之染人乎今夫日月之蹉無常而百年之生難致也乃若縱耳目

之欲恣淹湛之樂觸犯禁忌戕賊眞靈故府穊起
自支體大命傾於衽席雖坐不垂堂處不離戶治
以扁鵲祓以巫咸猶不能旦莫保生也昔人有言
洞房清宮名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名曰伐性之
斧甘脆肥膿名曰腐腸之藥由此觀之利欲之毒
人何異於疫哉人知畏疫而利欲之爲害則不知
畏也是亦惑之甚矣世多服其論及敬皇帝八年
公以易舉于鄉明年會試不第歸又故病痎瘧遂
不果再試然公雖在病未嘗廢學且有大志嘗自
許曰士而不與曲江同廟祠者非夫也及謁文獻
祠爲詩弔之曰文字垂青史瞻容起後思一生金

鑑錄千載曲江祠風度會聞昔衣冠今若茲迂愚
初入仕忠藎定公期自是人咸目之爲狂又嘗授
易於同郡黃生綉綉以易顯後數歲病竟齎志卒
所著詩文百篇其易論一篇世多傳有故弗載
虞臣曰谷生有云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
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誠哉斯言余故觀公
曠觀死亡不問忌諱所謂達人其近之矣議者咸
謂有庚衮之識云又聞公在諸生爲憲學吏所奇
與更名曰猷用期之向使天假以年其所表見豈
負名哉豈負名哉乃叅世志士憐之

家顯韶公傳 子房

明 羅虞臣

顯韶字九成公爲人簡默而足智畧與人立然諾
專用義趨人之緩急財利無足溷也當正統已已
時鄉有黃蕭養之變公辟兵端州明年賊伏誅侍
郎揭稽適以節鉞來鎮吾廣公乃入廣與其鄉耆
十數人詣軍門獻書侍郎其畧曰韶聞失大小之
權者不可與言智昧遠近之利者不可與言謀故
善智者圖見於大善謀者定計於遠見大故能察
微而知著計遠故能因亂以成功韶伏見邇者黃
賊之變起自亡命擅帝號攻城邑潰走王師禍可
謂烈矣當此時黃賊梟嘷而數竟之民風靡應援

譬諸禽獸一个負矢百羣俱犇非其習有慣悍之
積性有好死惡生之逆也然而負不義之名以犯
誅僇者何也今夫素之質白染之涅則黑失其體
也金之性沉托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民之
從亂猶素之染涅也得所恃則治猶金之托舟也
然近年諸司諱言實繇治慕空名撫字無恩防禦
不肅故逞欲迂求者兆爭攘之端也姑息牧寇者
豐禍亂之道也任情骫法者賈苛刻之怨也是以
上無固結之仁下懷離潰之志外無城郭之備內
怵逼脅之勢漢人有言穿窬不禁乃致強盜強盜
不斷乃爲攻盜蓋成於漸也此韶所謂著微之機

而治亂之候者也然欲樹長畫而伐禍本則莫若
置縣昔周王經洛邑本殷頑而思治齊桓城楚丘
緣衞難以為功故政惠而不費民勞而不怨何則
以其圖見於大而能定計於遠也今大良其地遠
于南海然西有排榜之峙東有迎暉之環前擁華
蓋後鎮拱北山原如翼河流若帶此澤國之形勝
也因其地而置縣域以封疆防以城池治以官師
聯以戶口齊以科教如此雖復有黃賊之變無能
為矣其樹長畫伐禍本之道計無易此乃議者或
曰兵荒之費無所出殘傷之民不可役是習瑣瑣
之細非可與論於大道也夫扁鵲治病以刀刺骨

雖有小痛而長利在身君子振亂用民為役雖負
時怨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體以忍痛為利暫勞
之民以永逸為福故曰前事者後之鑒惜小者大
之費惟執事者圖之於是侍郎嘉納竟奏行今八
十年民無兵擾蓋用公言云景泰初有司竟治賊
之餘黨鄉民陳琛等坐誣將就戮公曰夫捄盜本
以安民乃用誣而枉誅戮何哉詣有司力諍得釋
公之妻家沒于賊鄉豪爭籍其產欲分予公公曰
乘人衰而利取吾不為也竟不受周知縣亶治縣
稱廉平卒于官貧不能歸公走哭曰令有大功德
我民乃稅令十金由是鄉人以公故亦各持金爭

為令稅公之好義蓋天性也公常號東淵人遂稱
為東淵義士縣大夫過式其閭或比之龐公焉及
卒唐壁為東淵賦弔之璧亦郡中高士也東淵有
子曰子房仕止永福知縣

虞臣作永福公傳而瞿然三嘆曰余聞之優生曰
貪吏而不可為當時有汙名而可為子孫以家成
廉吏而可為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子孫貧窮被
褐而賣薪故貪吏苦富廉吏苦貧今夫為廉吏非
止子孫被褐賣薪已也雖其身亦足悲焉達士有
言何知廉潔多財而光榮何用禮義呰訾而仕宦
常謂詭於儒論非笑之乃今觀永福公之遇合竟

如何哉按公行述曰公舉於鄉乃成化庚子云明
年試不第遂遊太學歸而會母譚安人年老公曰
不敢以仕遺吾悔乃築臥愚亭以將安人為樂安
人卒公執喪甚禮是時古岡陳檢討江浦莊行人
皆名士也之二人與公友善咸為賦臥愚而尚書
吳廷舉亦廉禔人也治縣時聞公賢良說為國中
令數諮公公引是非棘棘言不阿而譏者占公有
剖大決難之才矣縣積疑獄囚乞鞫不已廷舉無
以自決曰安得宗傑言可決也人詣公所請言公
曰不可奈何用已見奪邑大夫明耶及廷舉以密
部公復棘棘言如故人有得理于官者請獻百金

爲公壽公大咤曰言時未知有子乃今利而金自汚耶及孝皇八年公復入京謁選吏部或曰何不再試公曰仕不必制科竟受選得永福知縣永福故近邊地著痒耗習猾而俗夷且盜藪也公至則蒐徵租平猺役招流亡立城障戒巡徼實倉庾乃又葺廢隆瘠疾疫禁巫覡伐邪祟禮興學誨徒然治多本於內廉初縣大猾張月麒縱其子殺徐姓二子亡不得夕有二烏逮公所徹夜號鳴公怪之從走卒行微國中廉知其狀遂下吏捕月麒行間千金爲解公速治月麒而張氏子皆得棄市是時監司咸廉重公奏治行爲廣西第一君亡何遂乞

致仕父老聞公歸走泣堂下歸之日無十金之囊及卒子粥其祖所置產爲喪葬具君子曰此可以觀公矣語曰文官顯不愛錢武功成不畏死然余觀公之才廉可以剸棼斷錯顧不內地名邑之畀也即不內地名邑之畀也而又用永福終焉其功名不著見於春秋倘所謂才且廉者於今有不能用耶人有常言高樹靡陰獨木不林豈永福公之謂哉今夫好通關說而任刑破律浚民膏脂自肥何異斬關禦人之大盜乃易聲名都身要耀其奉職守繩墨懷行曾史獨陸沉於下位不可算也諺曰苟有多則可以役鬼雖有廉名不能充腹顯者竊位富者竊國非虛言也由此觀之士務爲君子之行不能致身青雲而好語修潔者亦足鄙焉

虞臣曰余異世人多有考先之美其子孫不能揄揚稱述至埸草莽而無聞悲夫今觀顯韶公故閭巷匹士耳及卒士夫以下皆涕泣傷焉所爲弔誄行狀碑銘皆當世知名士也豈非其子之賢而傳之所謂崇孝者與語曰蒼蠅驥尾其謂是乎

家萬祿公傳　兄子世宏　明　羅虞臣

萬祿公者巡捕府君第六子一名廷傑公爲人喜俠常養死士數十人自隨游廣廣中豪傑爭交驩公富人王媪知公非庸人也予其女夫公公遂贅王氏女居廣元至正中天下大亂盜賊麻起邑民苦之相與謀推長公以捍鄉患乃更公稱曰羅元帥於是羅元帥名蓋郡中矣公內隱用睚眦身所殺頗衆然好施與有父風歲貲中千金卒予人無奇嬴亦輒借軀爲人報讎及見人初不自喜人爲功也久之更折節愛士士有才名者力務題拂由是邑下子弟益慕公行爭歸附之而公遂聚子弟

至數千餘矣公有同里人亦號吳元帥好殺過公其俠名雖出公下然心常公忌也高皇帝元年征南大將軍廖永忠來討南越公約吳率衆詣請軍門降吳不肯公說之曰僕本與足下起里中因民之請遂自爲長非敢有他志而足下多孤人子寡人妻刖黥人頭足人莫不蓄怨足下久矣今廖將軍兵且至皆爭欲俘刃足下腹中足下能先挺身與僕歸將軍如此而殘軀可完不然僕與足下之骶猶恐速於流矢也夫智者先機以保身愚人昧時而傾禍惟足下圖之吳弗聽一日大置酒召公飲伏甲欲擊公公知其謀乃遣死士十數人候門

外洒數行公麾死士縛吳殺之堂下遂將其徒數百人併其部下詣廣州歸欵廖將軍廖將軍嘉其忠乃賜號中順故數鄉民皆晏然無兵刃之遭人皆謂中順公功云後數歲公坐法與其家安置揚州興化竟死世宏公者與高皇帝同時亦喜俠自南海以東人多稱其義洪武十六年詔東莞伯何眞以山西右布政使歸廣收集土豪是歲江西永新諸寇數逋廣猺爲亂帝命大將軍中國公鄧鎮往擊之當此時帝以廣民新定多反側又命眞與其子兵馬指揮貴從大將軍收籍諸豪於是世宏召諸豪謂曰元氏不道天下崩解今天子驅殘伐

暴志在我民故賢者宜爲將帥立功名不能者宜以身備伍行擊滅寇賊如此而興基太平之道也諸豪皆應曰諾謹受令及眞至宏乃率千餘人因都指揮花茂謁曰聞將軍有事南土某等請願由効死諸寇以盡臣節眞嘉其義是時軍中之約曰能集百人官百戶能集千人官千戶宏以約當官千戶對曰宏不願爲官但願諸軍不遠徙世世爲國家守衛吾廣於是眞許焉多選其徒爲部校士眞又他集諸郡豪得九千六百有奇還上其籍而以宏所自歸義千餘人置附近屯衛其餘皆徙邊奏可故諸豪雖在籍中然以宏故得不徙由是人

莫不德之及卒遣其子弟所自遠方來送喪者葢千乘

虞臣曰長老常言當元天下大亂眞人翔淮是時士之出行伍委身歸義皆能蒸雲會合策名明廷及余綜萬祿公之跡獨不然方其以兵屬平章覩其志念忠矣竟以前法追坐弟姪六人亦連籍戍士之遇不遇豈非命哉乃若宏之願求從軍此又與卜式首奮之義何異今故並著之列傳焉

張溪山傳

明 羅虞臣

張翁彩雲者番禺人也字伯起所居里門山水之濱於是自稱溪山子翁爲人雍頌有禮好論說輙持古先乃里中於是更稱翁爲張先云初張先少穎嘗受易卽能通易又能善著歷學及博涉乙丙部諸傳記言弘治中天下晏平海內縉紳先生方鄉古學是時文士葢斌斌然矣卽豐林長谷之夫亦思奮薄自見張先乃益修文詞學顧獨於科舉業不喜習也人或才張先說之仕張先艴然怒曰嗟乎而何以仕卑我自吾先君子世業隱德吾去其故不忍也且今之所謂貴顯人生而炫燿鄉閭其

沒而晻滅無聞焉由此觀之士之能有自植豈必仕哉乃又結廬隱螺山中而張先故又善詩詩體多效陳白沙白沙亦同郡人也有超邁才以故張先詩力慕之然往往亦能入格有出其爲詩謾人曰白沙稿雖善詩人亦弗能辯也張先所居其里中諸子弟多豪酒擊肥鮮服絃縠相犇奢侈而張先故饒益所服食獨襴布惡食然豈爲賓客會酒酣用哨爲壽顧所負勝輙大笑已自引觴屬客人召之飲陳歌戲兒因佯起更衣去竟不肯留也以故頗不爲諸弟子所喜張先每樂閒居少出出則嚴冠衣整步趨而諸弟子或摯欄博陸雜劇以自

好望見張先曰張先來匿之張先至則又面數諸弟子侃侃無忌避諸弟子愧伏謝乃止人或過其直張先曰吾不欲令諸君爲縱行人也久之諸弟子亦服張先實爭敬事之乃稍稍自相輸錄矣其儉直亦天性而郡人鍾御史者雅善張先每語人曰篤行張有張俗無患偷矣時以鍾爲知人云毅武帝之末年邑寇大起所過諸里剽掠殺人汚劉婦女居舍爐民甚苦之一日諸寇舟張先居所張先恐召語其二女曰賊來急逃則不能出鬬則必死不鬬亦死我死若無生爲也且莫夜即逃去安之乃提薪圍其二女議賊至火之已又自傷曰吾

年四十而未舉子乃令先君之嗣今絶於予矣不孝死罪不孝死罪語泣數行下居頃之賊過有呼曰張老多攢財而遴衆止曰長者愼無害之竟去乃里中人走相告曰有天有天無虧蓄善人也自後里人有爲不善指相戒曰獨不可學東頭張先邪其次女夫羅生某初羅生舉進士張先挈其女來京師乃東走吳越魯齊間見諸貴人輒長揖抗禮或讓其不遜張先曰渠自貴耳而諸貴人亦多偉張先貌言加敬重之及抵京邸出筒中北行稿命羅生編焉又與羅生論析古今率鑿鑿得事實而坐竟日談邸舍人有邀之遊皇城觀都會之美

張先謝曰帝王之居曉闕錦宮靑瑣丹城吾知其辮華鍚列條衢市隧之制吾知其闤闠相屬旗亭星布公侯戚里貴人第宅吾知其連甍綺構裘冠縫衣之儒吾知其揚襯接軫交錯道術商賈販殖之富聯楄隱展吾知其比埒濁質都人士女與夫游俠之雄吾知其威艷豪霍吾布衣也彼紛華泰麗之遊吾厭焉竟不行款留數日顧謂羅生曰久客令先君嗣事荒伏臘遂歸歸後六歲張先卒又二歲而羅生作斯傳論曰余嘗叙張翁集及爲誌

其一首譜其家氏載其懿言行頗詳故弗論論其軼事翁不謂質行力道人哉至其遊京師余從父與之同載云蓋語余曰張翁行不流視坐不俚談人有言娼妓事輒恚而斥之或舟泊故歌舞地又令梢人徙舟避也此與回車朝歌之義何異非克己守禮之君子孰能及此

百歲張氏傳　　明　羅虞臣

子鑑妻者紫泥張友梅愛女也張於紫泥里爲著姓而鑑父柴庵公又嘗婿其宗人張槐福女以故柴庵公與友梅謂郎舅而相愛會鑑初丘婦友梅遂許女子鑑乃鄉人嘉兩家親相愛又世婚也持果酒走兩家賀曰是羅張相爲好結倍他姓矣初鑑之前婦吳避賊難卒陷軍中鑑聞言輒涕泣數行下張曰君勿憂當使吳不缺子而食也是時張有子婦矣歲時腰臘忌日張感其夫意乃治酒食張神燈濯供盞再拜堂下祝之曰姊我享姊我享祀罷而欷歔頗語諸子婦曰若先姑不幸無子而

及於難因道夫前所告言復又欷歔久之曰老身後誰復有念吾姊耶後數歲鑑卒練當作主諸子請鑑主祔之廟張曰祔祔必配以吳諸子曰無子而母氏又在何敢祔吳張讓曰謂吳不母汝耶昔者先君子痛其不嗣輒爲我泣我寬之曰勿憂當使吳不缺子而食今弗廟配是傷而父志也奈何又使我失言於先君對案不食於是諸子懼跪請謝曰兒子騃不能承將大人奉先君子孝思乃今得聞教矣謹受令遂以吳主祔于廟張乃起嘗食張爲婦事鑑甚謹終身不敢提刺詩郡一百而耳目狀無聾鍾郎所飲食能堅强逾於中年婦是時天子方成郊禮詔賜天下民男女八十以上者肉帛有差由是縣吏用張應詔并扁其堂曰百歲堂云

虞臣曰余往爲司勳時見人言侯中丞母夏氏年百歲翟少宰曰夏壽百齡世所希有是國家敦大博厚之氣薰蒸衍溢鍾爲上壽乃言於上以肉帛特賜其家詔可今張母年不減於夏氏而德足將之亦吾宗數百年來所未有者故表而出之

李氏傳 出家乘

明 羅虞臣

李氏女者名鳳女昌期仲之妻也歸僅歲而期死期少家貧常與其弟刈田中薪爲衣食業一日弟忽墮水溺期往救之亦溺由是俱死李氏女聞走泣江濱哀聲慘慘不絕有頃二屍出浮李氏女則又解簪珥爲具棺帛歛之月餘而李氏女遺腹舉子因命之名曰存其母來視而謂曰家凉獨奈何用餓俄自苦李氏女泣曰吾夫死於弟乃爲婦不能死於夫雖然不死將以引羅氏之嗣也羅氏有子豈憂終餓俄哉且有姑在去之不可言孝子生捨之不可言慈夫死倍之不可言婦乃前謝其母

曰嗟母而知女耶吾誓不後羞於是廣蓄雞豚又爲諸先後傭績紡量粟而舂拾薪而爨即穰歲粒米盈溢亦未嘗一日去糠覈飽也居則比茅爲屋弊席而門僅着膝耳然李氏女養姑撫幼口無齎嗟孀居三十五年鄰黨諸婦鮮窺其面故鄉人以蘇李稱並節云今歲高凉宋通判來署縣事始用余言表章之

虞臣曰往有所聞於聶豹氏也考異曰聶豹江西永豐人蘇州知府丈夫絶學學在女子天下無道道在婦人悲哉言乎人謂太過余評獨不然李之貧也蘇之無嗣也皆無足恃而卒守其誓不渝此豈有父兄指誨哉乃至褰冠鳴珮之夫翩翩求異於世其日稱說仁義所自負初不在婦女下然竊觀其所以不逮遠矣

中官傳

明　羅虞臣

原子曰中官之寵其來尚矣浮陽比伊霍之勳費亭視良平之畫蓋自桓靈之際烈矣唐興建五局之號立令丞之職降于天寶衣朱紫者動以千數世主昏弱倚爲捍衛故輔國以尚父見顯元振以援立致奮及至凶愎參會黨類殲滅王室亦尸跡其盛衰之原亦國家安危之繫也然古今之論中官必曰善佞曰貪賄善佞貪賄二者誠足以誤天下而誤天下獨不在中官何也今善佞貪賄之巧莫過於士夫阿順苟容結納左右求親媚於主上及至得意乃挾主威以阻天下之士氣誇主寵以

樹天下之朋黨窮主欲以盡天下之財貨蔽主聽以亂天下之是非是病天下之原也夫中官固刑餘之人而掖庭房闥之職也聲名無耀於門閥肌膚靡傳於來體而責以君子之行非其任矣何者中官善佞貪賄因昏主之所惑也而明主之所易察也是故不足以誤天下若士夫善佞貪賄之巧雖或明主莫之能辯矣是故誤天下多由於士夫士夫實有誤天下之奸而以其誤天下者歸咎中官欲起而擊之此厰亂所由成矣昔張讓詰何進曰今天下憒憒非獨我曹罪也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清忠爲誰悲夫斯言可以愧士夫矣明興

高皇帝初定宦官之令止給宮中之役置監有十尚膳以掌供養尚寶掌符璽尚衣掌冕服司設掌車輦牀褥帳幔內官掌成造婚禮粧奩并諸內使貼黃宮中器用司禮掌冠婚喪祭之禮儀制帛及御前勘合御馬掌廐閑與諸國貢獻典牧所屬印綬掌誥券貼黃選簿符驗直殿掌灑掃神宮掌守奉園陵其官級次有太監少監監丞之等長隨奉御之號至鐘鼓惜薪兵仗織染承運司鑰諸司局庫之屬皆用宦者爲之各令食職於內無得干政待之極嚴始未嘗不憂其漸起而思歷絶其原也逮自文皇永樂以後增至二十四監是時詔以李

恭等守備邊鎮然止西北路一二要害之地耳恩寵之任肇自章皇中官始盛內而帷幄論事外則鎮守諸藩故使廣以採珠奉命守邊以監督見委司織造於吳杭通貨物於洋海買善馬於西北斵命四出旁絡道路斯亦階塹潰壞之漸矣然而倖路未啓大臣尚知據法劉永成宦者也有軍功而沒天子議欲追封伯爵內閣力爭曰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竟寢不行然蟒衣玉帶之加褒亦少濫訖于毅皇正德之間爵及家人勑由內降賞封之勑可謂不檢矣豈非其初畧於澄本塞違鑒微識者之義哉惜夫故自己巳之變廷臣議欲遣

使迎役興安而折羣臣曰爾輩故欲答使且來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當殉其人邪衆莫能答成化時帝嘗決事於內大學士彭華曰請得如先朝故事召見面議遂託諸常侍奏聞有頃帝御文華殿召華等見華言時准御史奏減京官俸之半然文官尚可武官不免鞅鞅須陛下大發明詔以慰人心帝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華等頓首呼萬歲而退於是諸常侍笑曰常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因名華等爲萬歲閣老云由此觀之士夫之行無以服其心故羣譏笑之余按自宣德以來表其行寵著惡與士夫所釀成之者予篇

蓋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使後之君子得攷焉他無所與成敗則不著自文皇時有孟繼章皇時有陳蕪蕪交趾人帝爲太子時蕪得幸帝即位賜蕪更王姓名瑾嘗從征武定州還受賞金帛寶楮衆巨萬又以兩夫人賜瑾官其養子陳林亦從瑾姓日王捧及景皇帝立瑾常有疾帝遣醫往治復遣中官遺金帛飲饌問安不旁午道路不絕瑾卒又命官其奴與其從者一十二人賜鈔五十萬緡恩寵之篤莫與比然瑾性愿謹脊皇時則王振方振未貴楊榮楊溥楊士奇同時秉政然議懷私便內互猜忌遂迭請告畏省振乃乘間樵拾三楊之短會

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有司奏逮治榮溥曰謨罪當死士奇曰宜論謨因公律士奇與謨同鄉故解之爭久不決振間言於上曰三楊皆私坐死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帝題之因信任振從此奏白多裁決於振矣居亾何振又發楊榮受宗室賄請覆案之榮竟以憂憤死振權日重學士劉球上封事請因天變削振權振怒遂用他事下球獄殺之自是公卿畏禍重足一迹皆爭附振以免死爲解振又請征麓川自將遠討廣地荒尸濫費爵賞九溪貓獠乘時不靖中國多釁耗矣至己巳之變振死于土木景皇時有善增增侍寵多驕恣貴幸不

及瑾振二人而聲勢赫畏頗比於振是時公卿皆因關說增誕日各奉土珍爲壽盈門庭矣純皇時有汪直黃賜譚勤直爲人便黠得幸成化十一年妖賊李子龍坐出入禁中與宮人亂伏誅帝銳意欲知外事乃任直刺事西廠會福建指揮楊華殺人事覺走匿京師賄大學士商輅等求解直知其狀奏捕華辭連引其親屬楊仕偉等十餘人皆被逮下獄後華死直又遣人盡沒入其家得華歲所納結諸當道簿欲入奏朝士夫聞者半嚙指矣及直巡邊又發都御史牟俸賍巨萬下俸獄坐戍由是都御史官皆鎧甲戎裝迎直百里外伏謁望塵

侯過然後敢起至入館復易小帽曳襒趍走唯諾自治供張上酒食故京師謠曰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言卑靡而猥猴也而尚書尹旻王越都御史陳鉞御史戴縉王億皆以倚附得據寵位後直坐擅啓建州邊釁罷免獨黃賜譚勤此兩人皆著謹愬然其權任不及直孝皇時李廣以方技進貴幸日篤勢傾中外大臣多用賄求弘治十一年建行秀亭於萬歲山適成會少公主患痘瘵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多歸咎廣久之淸寧宮災或曰亭之建年月不利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與工動土致此災慨廣懼飲鴆自殺帝

聞廣死意有奇秘方書遣人廣家索首得其納賄簿簿載某官送黃米幾百石某官送白米幾百石帝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耶左右對曰黃白金銀也帝怒命沒入廣家於是言官請出簿竟案諸與名者急甚貨夜走壽寧侯求救不期會者十三人由是事得寢毅皇時則有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陸閭初皆給事太子家毅皇爲太子與相愛及即位益親幸由是日導帝狗馬鷹兎舞唱角抵之好宴遊無度尚書韓文等伏闕同諍諸閹懼業欲自求南京安置而大學士劉健謝遷持閣議堅不肯於是諸閹繞帝前號哭叩首首盡出血帝爲愴

然瑾曰左班官敢諱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帝知瑾有便才乃立召貴瑾瑾用事竟以微文中諸大臣法皆罷免仍令輸邊粟贖罪又更改先朝官制法令悉事苛刻權侔於人主內閣取充位而已先是孝皇朝政尚寛裕法網亦踈故當時士夫日治詩賦宴遊爲樂安垢無闘或通私賄靡知撿押及瑾以竹責之令見繩人人危慄瑾又使使四方索郡縣官贓內自尚書郎治權諸御史巡鹽皆責入賄數千不盈輒抵罪下獄遂自殺者數十人海內人心鬱憤共欲誅瑾瑾後以謀叛事發覺帝下廷臣議奏曰瑾矯托命令剸權賣法變亂累朝成

憲利入私門怨歸公府而又藏蓄兵器僞造寶印懷刃入朝謀爲不軌瑾當大逆無道制曰可遂族瑾馬永成谷大用陸閭亦瑾黨也然馬永成以征寧夏谷大用陸閭以征山東河南諸寇俱用功能進賞益加祿米四十餘石兄弟家人皆得拜封伯爵其傳奉爲錦衣衛官一門數人國朝恩澤之封蓋自茲始焉是時中官布滿天下剖劓黎萌劇盜緣間動搖區夏中官之禍至正德極矣今天子詔定班爵之令侍中侯封悉見削黜九年詔罷天下鎮守諸邊守備監鎗官滑消國蠹用章中興之治某謹按天順八年詔令裁革止江浙閩閩臨清五

地鎮守其各邊正統前所置率如故今百年未剗之弊蘊夷殆盡學士縉紳莫不喟然嘆興太平之基也功德施後世至深長矣初上自楚藩習見毅皇任中官之過及即帝位御之極嚴左右賞賜悉從古制有罪撻之至死陳尸視戒又禁天下幾省不得進閹腐小豎今給役省殿視先朝僅什之一二爾亦天子鑒昔思治之義也乃若近歲高忠麥福之徒以建造頗見寵任然取過庸不篤無足數也其後五年禮部請收京師內郡自腐者一萬餘人第為三等上者給役宮中次者留應各王府補缺又其次者充海戶皆得歲食粟錢如令然而非所以汰冗費杜僥倖之路也天子重違其議詔可之自此之後則民多腐身熏子求進用矣

廣東文選卷十五

楚黃劉茂溶定　番禺[illegible]兼選

傳

俞義士傳　鄭廷鵠

義士予外祖也姓俞氏名寬瓊之西關人其爲人倜儻善言笑雖未嘗學問而動必法古尤酷於利物遇有阨於難者喜爲濟之弘治壬戌中有婦暮投於舍問之曰我抱原寡人也強暴者欲汚我而妻之故欲避去已不食三日矣義士以爲義命家人伴之且爲之餉既明日婦辭去強暴者聞之恨義士匿阨其事以勢逮之於獄誣其與抱原男子

盜婦而匿之義士曰此節婦也我壯其事而食之則既去矣豈能匿者乎時無良有司故爲勢所脅甚爲之捶楚男子懼而自誣義士於是始不可逃矣嘗不勝痛卽仰天一呼捶楚盡折人皆冤之獄三年不決一日誣義士者狂呼而死無可爲理者有司始出之於獄亦寢其事嗚呼豈非天哉於時誚之者曰理閒事者禍之階也可以爲戒矣義士曰不然禍生於不測者數也數之所窮誰能逃之見人之飾義而濟其難此豈閒事也耶執之且堅他日有囊錢布而過義士者悞遺於地義士追而與之未嘗虞其他志嘗見人困踣于路而不能前者舉其杖授之濟物之心始終不變禍害非所能怵也可謂識義命者矣故當時相率皆稱義士云

雙節婦傳

明 翁萬達

雙節婦者陳與李二氏高梁里人年十九歸蕭某李氏梧桐里人年十八歸蕭某某兄弟陳李皆副室也陳歸甫七年某與其妻相繼卒陳無子嫡有子世延方童幼陳子之甚恩或勸其改適慨涕言吾不忍其孤兒貳其夫垢也志益硜硜定教世延業論入邑庠生世延子薇幼亦失母陳又撫之■之如世延咸賴以成立又恩禮於其姑仰事事無不中姑意者攻苦食淡治內循整今且四十年壽六十三先是有司扁其門曰貞節門云李歸十一年生某甫九歲而某卒姑吳頗誚李曰汝弟視

汝孤奈何李愴頭謝泣且言曰嗟嗟子生而舍之不可言慈夫死而倍之不可言義嫡在而去之不可言恭吾寧死不復羞于是事吳日益謹相恩感篤甚又事其姑如陳氏之姑經紀家政斬斬善也蕭故巨族歲嘗大歉即貸寠食力口無齎咨涕洟葬祭靡所匱闕教子登進士爲名御史巋然負公輔之望李卒年五十六贈孺人於是人以陳李稱雙節云有司今方以狀聞下禮官議翁萬達曰淹史有言哲婦隆家人之道貞女亮明白之節憤激慷慨以身殉夫如吾丈夫成仁取義之爲者固世所稱烈乃自礱其死於鴻毛身百憔悴若負重不釋歷歲時久遠堅瑩無瑕垢可指視憤激悲慨烈烈死一旦者其難易何如哉常變緩其時行義在所存擇操殊科均足垂憲故圖生者志在存孤行在弛情孝存致養澤在裕後皆人之所甚難若陳李二氏者分卑而其年又俱未也卑不踰嫡義不俠垢賢可知已不幸抱荼毒之大哀催人道之至艱又卒守其誓不踰願尤人之所甚難其難者豈儉一死哉即記載所稱古今碩媛有節行然出自副室又姊姒並美蓋僅僅見也語曰足於性者天婉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其兩節婦之謂也今陳以壽顯李以子榮禮官又方議表章矣假

使憚拮据之難出一語易他姓死且敗節又安有今日哉又曰予嘗觀風川蜀即已所睹聞內江爲冠裳鳴珮之夫翩翩求自異於世未嘗不停車式閭也然士日稱說仁義其所表見固安爾爾至閨兩節婦之事則爲之泫然擊節久之嘆夫彼豈有父兄詩書指授訓迪耶

翁尚書傳

明 歐大任

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生而穎異五歲能誦書比長有文名嘉靖丙戌登進士授戶部主事督稅監兌所至有聲權河西務疏戚畹侵奪語甚峻上可之庚寅陞署員外郎督通州倉會權貴阻撓運道使人奪其舟乃不敢犯漕令謗言朋興屹不為動辛卯陞署郎中議奏鹽政利弊會圻輔大饑奉命出賑滅去騶從巡行勞來立法簡便周至民甚懷之咸曰活我者翁公也屆平奏上嘉獎有金帛羊酒之賜癸巳陞知梧州府時方興兵供億經費悉力立辦而尤以厚學校正風俗為首務咸寧侯仇

鸞縱健卒橫行市肆間即縛其首十餘人杖擊之乃遣于是相戒無敢犯丁酉討安南擢廣西副使首列征南事宜白督府蔡經行之登庸懼採毒藥以試刃收巴豆囷集置上流截竹筒埋地中冀陷馬足陽言先襲廣東以撓我時賂邊氓覘伺我事以一關吏餂賂往來不復能禁萬達于是密募敢死士入僞都旬日盡得其狀乃下禁令曰敢有出境與賊通者磔之籍其家能擒莫賊一人者予百金登庸聞之愈恐莫知所為乃上議于經尋復議善後之策十四事皆原始要終足為經制云秋八月陞浙江右參政督府上疏以萬達通達國體曉暢戎務安終始安南以贊成安攘之功上命其請改參政廣西時尚書毛伯溫奉命征撫九月萬達承檄分屯龍憑思明等處簡士卒備器械足饋餉誓師以聽于是登庸詣鎮南關視繫組以降遣其姪文明與其土目許三省奉表入朝其辭甚哀于是伯溫經鸞會兩廣三司以登庸投降區處機宜奏聞上是其議報可罷安南為都統使司班師論功進爵行賞有差是役也萬達之功居最初登庸來降萬達與諸同事步出鎮南關登庸持箋筆乞言其意故以容我也諸同事讓于萬達萬達執筆大書首言朝廷以好生為德待以不死恩至渥也

中言宜永肩一心臣服南荒詞氣慷慨筆力嚴勁以授登庸跪讀惶恐稱萬死匍匐而退壬寅擢四川按察使癸卯擢陝西布政使時諸藩以祿聚訟比至裁取適宜無不懽悅甲辰二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釐奸剔弊煥然一新時出捐循關中晏然十二月擢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偏保軍務兼理糧餉疏報湖大約以粹自誓遂劾奏將官郤永姦貪婁爽衰老於是選將帥集客兵度時畜修器械閱險要講偵探明賞罰西鄙邊備堅不可犯秋七月大同宗室充灼等潛謀由邊勾賊為患禍作門庭萬達廉得其情密

行總兵周尚文擒發蹤跡顯露者以聞不動聲色坐折逆萌八月賊大舉入寇萬達督官兵奮勇鏖戰據險遏敵射死者亾算賊畏遁去捷聞上悅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寫敕奬勵乃議築邊牆延袤萬餘丈親自區畫又序次畫圖說以進省費約九萬餘兩兵部以聞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廕一子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冬十一月宗室謀叛獄成上曰剪除禍萌功出非常兼官廕賞如舊萬達復爲河套議凡數千言大要論復套與擣巢不同惟欲謹亭障飭戒備和行伍固元氣以俟其隙爲計之得鬬者稱善已酉春鹵入宣府將遏

居庸以入萬達諜知之夜草疏請以周尚文率領精銳以遏寇衝大戰三日夜萬達躬擐甲冑督兵數千人來援麾下將請曰賊騎充斥未可進萬達曰我志決矣誓不與此賊俱生于是馳驅先入衆無敢後者會西風大作萬達輒索車數百輛曳柴以進塵霧蔽天賊大驚曰翁太師兵至矣解圍而遁上密遣人緝知賊勢狷獗及萬達親督戰狀已而報捷疏至上大喜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五月召入爲兵部尚書冬十月奔父喪庚戌秋七月大同帥挑鹵邀功失事詔以金革奪情起復萬達適病疽扶病上疏乞終喪會寇蘇古北口入蹂

踐幾甸京師戒嚴上特遣召萬達聞之慟哭曰主憂至是豈臣子愛身之日乎卽日哭于几筵不告妻子力疾單騎就道間關萬里未及四十日抵京仇鸞譖萬達殊急時鹵雖出邊浮議蠭起上屢問曰翁萬達至未耶有疏不得達上訝以爲遲奪秩候用不數日起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畧紫荆諸關會兵部抽民兵令急遠近騷怨萬達疏其未便寢之省費無算三鎮賴之萬達晝考公事夜念家艱憂瘁殊甚足疽忽作不能動履又上疏亟賜罷退以終守制之情語意迫切迺得解歸瀕行謝疏中字訛誤上責斥爲民冒暑歸鐵林葬

父廬于墓側爲書數千言告泰泉黃佐述其壘衰不得已之情誦之莫不感愴舵江故有河通諸邑潮久而淤疏治之舟楫通利居民大悅壬子冬十月詔復兵部尚書而萬達方遊武夷鯉湖至淸流縣病作謂其僕曰亟歸吾將逝矣越十三日至上杭舟中大劇張目仰天哭曰我遭逢明主受國厚恩乃今長已矣其何以報問其家事不答瞑目而逝又三日抵家斂之時眉宇欣欣如生又四日簡命臨門則已不及見矣萬達性剛志潔思深猷遠視抗千古心雄萬夫坦而有制沉而善斷胸襟灑脫洞然如青天白日時出經濟眞如迅霆之不可

禦鬼神之不可窺故能達變傾否動有成算雖古社稷臣亾以逾也所著有稽愆集平反紀畧總督奏議若干卷藏于家焉

趙按察傳　明　歐大任

公名勳字𤕤伯姓趙氏先世出宋支裔自金陵戍廣今番禺人也少秀整頎碩長好學博通經史弱冠補郡學諸生督學憲副歐陽公鐸蕭公鳴鳳巡按御史蘇公恩咸器重公嘉靖戊子舉于鄉辛丑銓授江西瑞金令瑞金爲贛小邑鄰于閩之汀州使傳旁午供給繁苦泰和安福勢豪多以寄庄優免士著民久患差役貧不堪命公申請均繇始得蘇息節省浮費興起學校瑞金素乏科名弟子員戴汝器公所授經也輒舉中式龍南信豐饑莩載道委往賑濟存活者衆署他邑事一如瑞金循良

之聲出于他邑民不啻若瑞金民矣江西巡撫都御史張公岳巡按御史魏公謙吉交章薦之先是安遠有黃鄉賊洞路通閩廣萬山巖險征剿莫及賊葉氏世統其衆也曩設軍門奏給千夫長印使之羈束乙巳冬千夫長妻曾氏代夫主洞二子冲幼姪葉經糾衆剽掠提督南贛都御史虞公守愚奏徵之官軍敗于賊殺一千戸一縣丞勢張甚於是兵備副使薛公甲謂虞公曰事迫矣非趙瑞金莫辦此賊緣府召問方略公曰賊方鋭戰必敗也今聞賊亦自用且猜其首亂者可往諭使自縛虜公卽而遣之遂挾四小隸單騎入洞初往賊猶未

信列兵露刃夾道擁觀公推誠慰撫曾氏相率跪服手縛葉經及梗化肆掠者數十人以獻餘黨悉降公又諭曾氏曰官軍征汝奏聞于朝今雖縛姪而二子不詣軍門何以稱效順誠惆曾氏即出二子付公曰二豎子之命在公矣公曰二子即吾子也當是時諸邑聞瑞金縛賊且得曾氏二子懽呼道路公以二子入軍門觀者萬人無不稱快虞公不待奏報即以便宜赦曾氏二子送郡學觀禮公再人洞築城寨設巡司而黃鄉賊無不懽呼樂業者是役也不倚一軍不廢一矢百年逋誅一旦歸命非公籌畧豫定得其要領能不戰屈服耶幕府

奏功論賞虞公特疏薦焉丙午考最獲封父桂如其官母梁氏妻鄧氏爲孺人蓋殊遇也其年適以治行徵入矣丁未選授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舊規內守備太監守備國公不理細務惟人命賊情許兵馬司引稟時漸不如制且役辦無名竊盜舉指最爲民患公疏五事禁無名之差役革官司之借辦罷竊盜之工價嚴巡捕之考覈省引稟之煩勞世宗皇帝下其奏南京守備諸司爲之斂戢武職犯法憲臣窮治波及無辜幾至激變事聞覆議公叅鞫之懲其首惡餘皆薄治上俞允之壬子遷山東按察僉事巡東兖濟南二道執法詳明存心忠厚審錄獄囚決配者即遣寃抑者即免齊魯之間稱明決焉歲大饑人相食巡視拯䘏不遺餘力豫檄州邑告賑即發不待報可民賴以生者萬計捄荒之策一如龍南信豐矣僉事三年所巡按巡鹽劉馮孫楊四御史前後論薦于朝甲寅以憂歸遂不出家居課子思謙思基學令與蒲君凝重鍾君繼英爲會戊午蒲鍾二君登科辛酉思基遂領鄉薦乙丑蒲鍾登進士思謙積學郡庠日駸駸起可無憾已公爲名令尹名御史而按察尤有聲五十懸車論者惜其位不究德云所著有遺集五卷藏于家外史氏曰余爲諸生時趙按察以御史歸

見泰泉先生先生方授余經離席立侍先生顧趙按察曰御史好官須做好人趙按察盤辟伏對曰敬受教袁氽議者分宜氏壻也與趙按察舊同官強之起曰君但行外舅必能爲君地久次可中丞也趙按察謝曰君意良厚弟煙霞已癖夢不到長安陌矣夫趙按察砥礪名節如此其得于泰泉先生者豈淺尠哉此可以觀趙按察也已

皐陶傳

明 張萱

皐陶父曰大業娶少典氏後人之女曰華生皐陶入凱之一也皐一作咎陶一作繇班固鄭玄皆云皐陶字庭堅杜預注左傳及林堯叟皆從之左傳文公六年蓼與六滅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以蓼爲庭堅之後六爲皐陶之後也杜預林堯叟從班固鄭玄皆以皐陶庭堅爲一人臧文仲之言豈並舉其名與字耶徐廣曰或以英六爲皐陶之後而史記止言英漢英布即其苗裔也索隱曰地理志六即安國之六縣英地闕不知所在正義曰英即蓼也括地志光州固始縣本春秋時蓼國太康

地志又云蓼國先在南陽故豫州偃縣界即故胡城後徙於此而楚滅之或在許亦未知孰是春秋元命包堯爲天子季秋下旬蓂白帝遺以馬喙子其母曰扶始升高丘覩白帝上有雲如虎感之而生皐陶即馬喙子也馬喙一曰馬口淮南子作鳥喙今獄中繪皐陶像皆作馬首又以皐陶生馬喙故有疑虞廷之士師爲皐陶子者旣誤世本又以高陽生大業以大業之妻女垂爲大業之子史記音義又以大業爲皐陶以皐陶生伯益更誤宋祁新唐書亦從之何也皐陶嘗漁于雷澤舜求而得之以爲士師乃立犴獄造科律封於皐故曰皐陶

風俗通曰咎陶造律蕭何成九章傳子曰律者咎陶之遺訓蕭何廣之後漢張敏曰咎陶造法律原其意皆欲禁民爲非一振褐而不仁者遠世本謂咎陶作五刑非是淮南子曰皐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矣此即夔一足之說也蓋皐陶爲士師其折獄不待言者故曰瘖皐陶陳謨以賡歌謂之瘖可乎荀子曰皐陶色如削瓜今姑布家謂人之面如削瓜者必寡恩皐陶爲士師豈寡恩者耶王充論衡曰皐陶時有解廌者如羊而一角青色四足亦名神羊性知曲直能觸不直者蘇氏演義云毛青四足似熊性忠直見鬬則觸不

直聞爭論則咋不正神異經亦云性忠見邪則觸困猶不止東方之獸也故立於獄階東北許氏說文云如牛一名任法黃帝時有以遺帝者詳黃帝本紀皐陶事之以治獄有罪疑者令神羊觸之故天下無冤民晉輿服志御史法冠一名柱後解廌冠以其能觸邪也田俅子曰堯時有獬豸緝其皮毛以爲帳苙亦辟邪之義耶有謂解廌亦羊類羊性亦知曲直昔齊莊公之臣王國卑與東里徼訟三年不斷乃令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封羊以血灑社讀王國之辭已竟東里辭未畢羊起觸之齊人以爲有神而謂羊性亦觸邪未必然

也詳余疑耀第六卷後世建尉寺旣尊皐陶爲獄
神後漢范滂入獄請祀皐陶不從常祀以社日後
改以孟秋或曰皐陶以壬辰日死故壬辰日不可
訊囚余按書若稽古堯舜禹三聖而皐陶與焉孟
子言道統之傳亦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又曰
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皐陶之德如此唐天寶
二年尊皐陶爲德明皇帝豈以是耶堯禪舜命之
作士舜禪禹禹卽帝位以咎陶最賢薦之於天將
有禪之意未及禪會皐陶卒而後薦益於天易歸
藏夏后啓筮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枚占皐陶曰
卜吉史記夏后啓筮乘龍以登於天占於皐陶皐

陶曰吉而必同與神交通以身爲帝以王四鄕第
禹初讓位於皐陶而皐陶已薨是皐陶固未及事
帝啓明甚歸藏易誤而司馬遷不考何也皐陶卒
葬於皐謂之公琴楚人以冢爲琴謂公冢也在今
公安北十五里安豐芍陂中大冢是也括地志又
云咎繇墓在壽州安豐縣南一百三十里故六城
東卽今廬江縣又今山西洪洞縣十三里有皐陶
墓西爲虞士師廟元元統二年朝命有司歲時致
祭亦以庭堅爲陶字是皐陶之墓凡三說不知孰
是皐陶有二子長伯翳卽大費仲甄封於偃爲偃
姓後人或以伯翳爲伯益又以偃作優皆誤

后夔傳

明　張萱

夔一作歸國語曰芊姓歸越卽夔之後也樂叶聲
儀曰昔歸典樂尚書中候曰禹拜稽首讓于益歸
汁歸堯臣蕢爲夔宋衷曰歸卽夔之歸鄕乃秭歸
縣地有夔鄕夔封于此故秭歸縣十里有夔子城
高唐賦作秭歸袁山松輩以爲女嬃歸屈原喜故
曰秭歸皆誤山海經東海中流波山有獸狀如牛
蒼身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
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橛以雷
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山海經未必出於
伯益此因后夔之知樂而傅會之也禮書云堯命

質倣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八風作大章之樂質一
作鄭卽夔也古文二字相近八風詳高陽氏本紀
先是堯常使蕢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麋鞈置缶
而鼓之詳堯本紀余按舜命九官而八官皆讓夔
獨不讓且復昌言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
夔之自期且自喜得君可以自效也及益稷篇又
自贊之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又夔自敘其樂
之成且自喜得以報君也劉蒔王蘇林㮕胡李諸
君子乃以前語十字爲益稷篇之脫簡重出何其
輕於議經耶夔龍益稷皆同德之賢禮記仲尼燕
居篇謂夔不達禮大帝命夔典樂亦命以教胄子

此非禮乎不達於禮而堯命之乎況舜之命伯夷
爲秩宗伯夷且以讓夔矣不達於禮而伯夷讓之
乎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
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
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
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太本莫尚樂乎孔
子曰大樂所以獻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
既成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
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又欲求人而佐
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

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
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蓋重黎之舉夔爲樂正
欲更求賢以佐夔舜曰一夔足矣荀子曰知樂者
衆夔獨以一人而足後人不悟謂有一足之獸其
音曰夔詳莊周書遂疑后夔爲一足此惑於山海
經者也余楔談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孔安
國曰球玉磬也孔穎達曰戛戛敲也擊柷也鳴
鳴其球也蔡沉以戛擊爲柷敔則是如穎達之說
與下文柷敔不重出乎搏拊孔安國曰以韋爲之
實之以糠所以節樂孔穎達曰擊搏拊是搏拊一
器也蔡沉以至訓搏以循訓拊弟琴瑟非可以拊
搏者余亦不敢以沉之說爲然也沈括曰鳴球非
可戛擊和之至有時而搏拊不知其然而然安乎
祖考之來格也此又畫蛇添足者也世紀曰舜作
簫韶有景星耀於房鳳皇來儀蘇子由古史曰舜
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舜
始故其歌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
喈喈宋子京曰鳳來必來百獸亦未必舞也樂作
於朝廷郊廟鳥獸何自而至耶此又輕於議古者
矣羅泌曰舜治成而鳳來儀然後作簫韶九成以
象之此以麟夜而後春秋作以推之余不敢從也
余按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

虎爲前驅雕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
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
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豈異人
乎形音與人異而人不知所以接之聖人無所不
知無所不通故能引而使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
人同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
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
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上古
之時卽與人同處與人並行中古之時始驚駭散
亂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
國其人皆解六畜之語蓋偏知之所得也太古神

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調而受之同於神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遞焉王充曰鳥獸好聲音其耳與人同也瓠巴鼓琴鳥舞魚躍伯牙彈琴駟馬仰秣師曠一奏清角玄鶴二八翔舞於廷漢宣帝廟告白鶴來集昭帝寢廟鴈五色集廟赤鶴繼至皇甫政師越泛月鏡湖有吹笛者二龍輔舟而聽夏仲御刺水為鯔鮑之躍鯆鮓之引白魚躍舟杜鴻漸夜月宴綿谷郵亭羯鼓數曲四山猿鳥忻然皆鳴羣羊與犬亦皆蹄躅便旋

而舞疾徐高下一如鼓節李後主演樂記曰鳥鳴嚶嚶以其彙征鹿鳴麌麌以其類聚卽常人且能以聲音感召異類况聖人御天賢臣考樂笙管有鳥之音鍾鼓柷敔有獸之音卽頑空寂實之物且蹌蹌乎山谷椒薄之間何必蹁躚虞廷乃為來儀率舞耶王仲淹曰虞氏之德被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不來而鄭康成以百獸為伏不氏之所養者豈來儀之鳳亦通禽言孟[illegible]氏之所馴乎余按舜時后夔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樂器凡八百至周改用宮商角徵羽以製五音樂器止五百至唐又減至三百太宗朝三百樂器內只絲竹為胡部止用宮商角羽各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詳余燒爨第十卷時有仍之女美而黰厥澤可鑑夔納之是為玄妻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類無期人謂封豕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羅泌曰禹命伯封叔及昭明作新曆歲紀甲寅敬授人時則伯封夏之天官也仲康征羲和而夷羿滅伯封是與王室爭諸侯矣金氏曰伯封后夔之子左傳所載伯封之事似失之誣信然

許由傳

明 張萱

許由字武仲河南陽城人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隱於沛澤之中莊周謂許由與齧缺王倪為友堯從而問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岌乎天下齧缺聰明睿智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許由欲觀帝意謂堯曰帝坐華堂之上面雙闕之下君榮願已得矣堯曰予立於靈屏之內霏然而雲生牖

坐於華堂之上森然而松生棟雖面雙闕無異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城郭無異回巒之縈崑崙子安知其所以下榮故曰堯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遂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逃而耕於潁水之陽終其身無矜天下之色詳莊周書許由沒而葬於箕山堯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不絕後人數謂堯非以天下讓由也欲以祿位而臣由耳故由去之而隱於箕山盆都耆舊傳曰堯優禮許由非不弘也而洗其耳或問於揚雄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之有諸雄曰好大者為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儐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好大累克巢父洗耳不亦宜乎魏子亦曰許由立身守志不甘祿位此實錄也余按左傳鄭莊公言許太岳之後也堯嘗遜於四岳則由嘗仕堯朝矣故有曰許由諸侯也余謂為四岳堯嘗遜之者當是由族未必即由也由隱箕山後人即以由為箕山之神不然則有兩許由矣箕山今在山西平陸縣東北九十里其狀類箕下有水曰清淵即巢父洗耳處張茂先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揚子雲亦謂好誇大者為之余嘗謂世以莊周書皆寓言此未深考耳堯讓許由非寓言也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即其一也周見

堯嘗讓四岳遂借以為堯讓天下耳又高士傳堯召許由為九州長而由不就此周所以疑堯讓由以天下也司馬遷稱箕山有巢由冢是亦未嘗固執為無許由而子雲設言之故普石崇曰聖人在位羣材畢舉量才任能大小允宜時稷播嘉穀契敷五教皋陶夔能各已授職大位已充矣許由巢父皆元凱之流自宜敦廉讓以勵俗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無能名將何疑焉宋呂正獻公謂堯讓天下於許由不可謂無其人楊誠齋詩曰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子雲之為莽大夫宜矣

傅說傳　　明　張萱

傅說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地里志一名傅險在虞虢之間通道所經水經注在沙澗水北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之說賢而代胥靡之築以傭食焉韓非子曰傅說轉鬻注云轉次而傭故曰鬻也括地志云傅巖在陜西河北縣北七里尸子曰傅巖在北海之洲殊妄帝王世紀以其得之傅巖故曰傅說豈巖故名傅乎或說本姓傅而此巖以說得名亦未可知也古今姓纂北地傅氏殷相說之後因說築於傅巖因以爲姓漢末居於南陽楚詞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皇甫謐曰高

宗夢天賜賢人以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說也天下當有相我說民者乎明日審夢以示百官皆非也乃使工人寫其形像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故謂之傅山海經曰傅巖傅說隱處俗人名爲聖人窟故墨子曰傅說於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傭築于傅巖之城築者築室也依巖築室其隱者也懷才抱道應時而起非役徒也以士君子之身何自苦而衣胥靡衣爲刑人之事乎蔡仲默亦以爲卜築之

築亦是據邑二孔注尚書亦從之孟子亦以爲說果代胥徒而事版築楊公愼亦以孟子爲誤莊子曰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淮南鴻烈解注傅說死託精於辰尾星一名天策觀象賦曰傅說登天而乘尾注傅說一星在尾後乘尾在龍駟之間石氏云傅說一名太祝鄭樵通志云謂之傅說者古有傅母有保母傅而說者謂傅母喜之也偶商之傅說與此同音諸子家不詳審其義則曰說騎箕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傅說之佐焉按在天爲星辰在人爲聖賢于理固有然

者乃變古而曲爲之說則造父奚仲王良亦皆古人也又將何說乎余按高宗之夢蓋有日矣偏視羣臣默加求訪而未得故因羣臣之請而言之乃審厥象以物色焉鄭樵曰高宗既得說因巖以傅爲名即賜說以巖爲姓若然則傅說原有舊姓名不可考矣二孔又以爲巖傍先有姓傅者亦不知何所據也拾遺記云傅說夢乘雲繞日而行築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殷以玉帛聘爲阿衡也又云傅說去其春築釋彼傭賃應翅星而來相可謂知幾其神矣同磻溪之歸周異殷相之負鼎龍蛇遇合道會則通楊公愼亦曰武丁嘗居民間已知說之

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于夢焉蓋商俗質而信鬼神民之所信而尊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荀子曰卿也待靡之人俄而受天下之大器文粹權論曰高宗知傳說之賢欲委之代天取之皂隸之徒儀於百辟之上慮羣情不協事難以濟故稱夢得賢相乃刻像而求之商之中興賴善權之上說苑云夫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批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擒穆公得之時强也時乎時乎雖聖人不能違乎

三仁傳

明　張萱

微子名啓史記作開子爵也帝乙長子紂之異母兄也嘗爲太師微圻內國名一統志微子城在今潞州府潞城縣比干紂之諸父箕子名胥餘胥一作胥鄭玄王肅曰亦紂之諸父也箕釆邑名紂旣卽位淫泆日甚韓非子曰紂爲象箸而箕子怖謂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爲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裋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諫之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悅於民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隱而鼓琴以自悲後

世遂有箕子操韓詩外傳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過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披髮佯狂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此之謂也其說互異其爲之奴如漢法髠鉗爲城旦舂論爲鬼薪也尸佼曰箕子胥餘漆身爲癩獲免未言爲奴也比干之死也韓詩外傳劉向新序皆言紂爲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卽諫不用卽死忠之至也又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陳先王之艱難天命之不易國家將亡

之明微請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三日不去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諸遂殺比干刳視其心韓嬰曰昊天太憮予愼無辜此之謂也微子聞之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其君不聽則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勸微子去乃行詳尚書微子篇梁書本紀曰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屈原天問曰梅伯受醢箕子佯狂又曰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金唐柳宗元對曰醢梅奴箕忠咸

喪以醜厚紂無誰使惑惟志爲首逆圖倒視輔謬僇寵詳王逸楚詞章句楊公愼曰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是微子有四手也無四手何以旣面縛而又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此皆必無之事蓋肉袒而縛出于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以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況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旣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面縛乎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曰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可謂之仁也若箕子比干俱以死諫者比

干偶逢紂之怒故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而因爲奴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當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矣箕子豈知他日武王之訪也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誣罔聖賢之論不可不辨也十有三祀訪道於箕子箕子陳洪範詳尚書洪範及朱考亭皇極辨文多不載余按書稱十有三祀則知箕子未嘗臣於武王武王訪於箕子是武王亦未嘗臣箕子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誰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

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洪範大傳又言武王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見釋也乃走之朝鮮武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爲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當時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飮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犯禁者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范曄曰箕子施八

條之約於朝鮮回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流行數百千年故東尸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率皆上著憙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

其後通接商賈從而澆異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蓋得聖賢作法之原矣箕子既封於朝鮮來朝過殷故墟作麥秀之歌詳司馬史記周成王之三年成王既討武庚誅之乃封微子啓於宋以紹殷後左傳曰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詳尚書微子之命及宋世家正義曰微子紂之同母庶兄按同母庶兄者先儒謂生微子時母尚爲妾及爲后乃生紂故微子爲庶豈有一

母而以前後分貴賤爲嫡庶不近人情微子與紂必異母也尚書微子篇微子啓父師箕子少師比干鄭玄云比干不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但紂偶不殺之耳孔氏曰微子以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没亡我二人無所爲臣僕我教王子出合于道子若不出我殷家宗廟乃隕隊無主蓋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于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與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屬他人蓋將諫紂之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

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全以苟生者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也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致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于溝瀆而爲匹夫匹婦之諒乎故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猶得以周旋其間彌縫其失而冀其萬一之開悟焉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則二子所遇之不同耳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

即死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乎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于箕子爲微子之計其意以吾二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其義皆同皆當與社稷相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于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是吾舊所云者足以害子若起諫于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未有毫髮益于紂而遽死可惜也子爲元子但當遯逃而出乃合于道萬一全宗祀可也我與比干則生死以之畢吾事紂之分而已朱子曰此說得之史記亦

說箕子諫而見囚也淮南子曰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又曰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於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夏侯玄則曰微子仁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才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其歸一揆也魏徐幹又曰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故唐賈至微子廟碑曰觀其進思盡忠則忤主以竭諫退將保祀

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途沈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之帥卒能恢復舊物統承先祀也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舍受而立啓前箕子而後比干則文王未可專征於諸侯武王未可誓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產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穰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舍微而亡成敗繫本不其昭彰余按微子之去不過遯出而已孔氏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其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必不然矣左傳復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啣璧衰絰輿櫬之說余竊疑之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微卽不去而面縛啣璧亦非微子之事蓋武庚爲紂之嫡長子父死子繼則國乃其所宜有故面縛輿櫬造門以聽罪者武庚也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殷祀不欲絕紂之後也故武王既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凡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者以微子時已遯於荒野不可羅而致之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此三仁之定論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也

百里傒傳

明 張萱

百里傒傒一作奚字井伯楚人也或曰虞人少而仕於虞爲虞大夫鄭樵氏族略百里氏卽百里奚之後百里地名家於百里因以爲姓是以地爲氏也秦穆公四年娶晉太子申生之姝時晉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擄虞君及奚遂以奚爲穆公夫人之媵奚恥之而奔於楚穆公以五羖羊皮贖於楚而得之劉向說苑繆公徵賈人鹽賈人以五牟之皮買百里奚將鹽車於秦穆公觀鹽而見其牛肥問曰任重道遠以險牛何以肥也奚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

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說遂用之爲相是以五羖羊贖奚者鹽賈人非穆公也吳張淵自理表有曰昔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穆公好牛因賃官以養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視牛息入言之公不信怒息復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罪當刖使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願君勿忽也公乃問百里奚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公視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禽息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又有曰禽息薦奚於穆公不見納穆公出息當車以頭擊闑腦

乃播出穆公感而用傒未知孰是按奚以食牛干秦孟子詳辨其誣又復何疑余謂干秦爲誣而食牛非誣也傳說且爲人版築卬甯戚亦嘗爲人飯牛矣何疑於百里奚乎穆公旣用百里奚一日與公孫枝論政枝大不寧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其得聖人乎公曰然枝遂歸取鴈以賀穆公致上卿以讓奚公不許枝固以讓臣將逃矣許之於是百里奚爲上卿枝爲次卿呂氏春秋則曰公孫枝得百里奚以賓於穆公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公孫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智也境內將服大

誰暇笑遂相之又曰百里奚旣相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枝見請之穆公曰此非子之事也退將論而罪枝出自明於傒傒請之穆公曰非所聞於相國也傒遂令吏行枝之罪乃定官制呂氏春秋近是風俗通百里奚爲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撫絃而歌曰百里奚初娶我分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爲古樂府百里奚詞則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吹當作炊蔡邕月令章句曰扊扅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當時貧困以關牡木作薪炊耳聲類作扊又

或作居歌罷奚尋問之乃其妻也豈奚亡於楚時其妻亡於秦抑妻聞奚已爲秦相乃入秦耶然殺之役有孟明視者奚之子也豈有身爲秦相子爲秦將而不知其妻之在秦妻乃爲人賃浣耶余按秦詩有鴪彼晨風三章中云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朱考亭謂亦與扊扅之歌同意蓋秦俗也豈秦之俗皆輕棄其妻者耶穆公又以百里奚之言用蹇叔詳司馬遷史記奚之爲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戈戟相秦六七年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巴人致貢八方來服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人奚歿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曰此五羊大夫之德也子孟明視及蹇叔子西乞術皆詳左氏秦晉戰於殽傳及秦穆公本紀

商契母傳

明 張萱

契母簡迪有娀氏女一作易迪易與簡義通易又作逷則字之誤也有娀在今蒲州舊說在西周之北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山之北姝妄張守節曰桀嘗敗於有娀則蒲州爲是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天帝命燕往視之其鳴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卵而去遂不返簡迪因吞其卵非行浴而得燕卵也司馬遷鄭康成因之皆謂簡狄行浴燕遺卵而吞之生契與呂氏少異高誘則曰簡迪以春分玄鳥至日從帝祀高禖與二妹浴於玄水之丘鳥卵而遺之五色具好覆以筐簡迪得而吞之余按古毛詩注帝嚳於玄鳥至日以大牢祀高禖蓋記其祈子之時日云爾是古說猶未誤也鄭康成輕信子長朱考亭又輕信鄭康成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語求其說而不得遂謂簡迪吞燕卵而生契是以不祥誣聖人亦何待詞畢乎

黎烈婦傳

明 袁崇友

烈婦吾邑西湖張氏女也父為孝廉春宇公婦生而慧聞從父兄所得古烈女傳讀而愛之欣然若想見其人少事玉濤黎君仲子夢昌比其歸則夢昌已為諸生矣夢昌故羸劣又進取意銳時攻苦下帷誦讀劇病亦劇烈婦於其夫琴瑟靜好也然緣此事夫益莊憂亦益切歸數年間生一女夭最後生男纔數月耳乃夫病則已不可為矣夢昌卒烈婦呼號天地期必殉家人子日夕共持守之不得間而是時遺孤已先病且殆婦趣死惟恐不獲夢昌卒後二十一日晨起方覔婦為書一通及衣

履焚之几前若相報死者比瞑抱孤兒膝上洗瘡傳藥淚下輒茹之給乳兒嫗令先就枕未成寐顧索烈婦則自經於廊簷之下矣家人皆驚泣恨不及乃乳嫗言婦知兒必不起誓必死誰能奪者烈婦死夕其明午孤亦亡蓋素決也比及殮衣皆鮮以周嗚呼烈哉狀又言婦性至孝過絕於人聞母病憂懣不能食父訃至慟幾絕君姑嫂妯娌間所稱述惟古節義中語是所繇來遠矣外史氏曰古之論女德者曰窈窕曰無非儀以順為正如是而已此其常也至于履危見節凜如霜雪編列圖史其人去之千載猶有生氣要以風世示軌常變一也晚近世所艷稱惟烈與節烈期之捐軀庸情所怖亦惟是身為女婦自弄兎施衿之時而不踐二庭之操己具矣猝遇荼毒生全維縶之間慮殫終始之變至痛不可割截至苦不可調劑不得已而引身自裁一瞑而萬世不覩以謝所天求仁得仁其甘如飴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節則又異於是夫我身也夫死之日而精魄已銷亡矣猶含齧辛酸勉存餘息或撫立孤遺或圖厥嗣續不幸而窘迫強暴雖毀形毀髮不易其志白首幽憂終畢其天而死雖死猶不死也譬之蒼松老栢托根千尺之巖陽律不回而冰霜自傲枝榦斜膏液

竭而節目磊砢必不與繁花野卉同日而腐故曰節也節之事苦於烈而烈之心固可以為節殆難軒輊論焉有如黎烈婦夫死子又且死身居其中無可以生而有可不死者在此方寸間耳吁嗟乎偉哉臣事君與婦事夫論者嘗相提其義皆取於致命遂志若所遭會幸不幸有可得言者今夫文信國之為忠於宋也萬世之嬰孺知之矣然方其國亡主殞身為俘纍覊樓于燕邸之樓求死不得至願為黃冠歸故鄉卒之就義柴市而始南向再拜曰吾事畢矣令□主聽公言使得以黃冠歸八歸而號召江南欲為所欲為其勢必無成以死卽

不然而顧瞻遺社徘徊痛哭必下從彭咸以死公節亦完必稱心無憾之爲快吾以爲猶不如陸丞相身執羈靮流離絕島計窮道盡含笑引譣與數齡帝子相扶抱弁殁于馮夷之幽宮也信國蓋亦不幸而不得早畢其事以死矣如烈婦固不快哉是宜傳采之太史氏傳之萬禩爲女士式固無愧焉若予言則一吷而已

五齊錄事傳

明 張萱

五齊錄事不知何許人軼其姓氏周官有酒政以式法授酒材而節齊之其制有五五齊之御必擇三資三資備而後署之爲錄事使糾飲者其說具五斗先生醉鄉記中錄事生而嗜酒日習酒遂善於酒又嘗摭拾古人飲者爲酒徒傳以見志故籍籍有酒稱然其意類淳于生之爲人一石而上醉下之一斗醉又下之一杓一瀝亦醉錄事性任達然偃蹇多窮愁而羞爲浮沉婉娩希鞠之態好恣嬉浪謔其所部署飲者多一時井巷椎販狗馬博蹋之子縉紳先生諸貴遊或有所造集華屋廣筵

炊羔羹賦比絲竹金石以爲錄事歡則愀然若有失不及數行輒引去曰我非若所署錄事者也故居常有所悲咽嘆慕則號召所部署少年去衣履徒袒倒其囊直走市鑪粥爲提挈滌漉閉門據上坐散髮而歌環席而舞於是諸部署左右亦皆人人攘臂濡首轉相枕藉者久之乃進諸左右若知飲樂乎彼華屋廣筵比金竹炊羔羹賦五斗先生嘗目爲歡場害馬故飲之宜有四醉之候有三毋起騎毋緣曲毋貶向而桎體毋遜議昔謝無奕嘗逼桓司馬飲避之謝引一兵帥共酌曰失老兵復得老兵何損司馬欣然司馬不驕矣夫洽情好聚

詠樂而又謬爲恭敬是石太尉之責孫掾也孟浩然久貧困有與期赴薦於朝者浩然會有故人飲懽甚卒失期曰業懽飲它何知焉夫貧困久矣貶向者豈不以薦期失故人懽乎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錄事每讀至此輒擊節而起安得江生同時哉因念徐邈爲尚書郎好酣飲適有問曹事曰中聖人上欲烹之得鮮于輔而後解嗟夫邈以此中禍乎阮嗣宗之於晉武庾子嵩之於東海王何如也言未已淚簌簌數行下左右不敢仰詰遂相與曳蒯緱動地而爲歌焉歌曰春將

莫兮日西馳長劍光陸離兮令我心悲君不飲兮將何時歌罷復揮淚更進不休故縉紳先生諸貴游皆日攝之是何怪作此物而酣酒病狂若是錄事居里中里中市酒者日益集亦自名其鄉曰醉鄉名其室曰酸醨室室中自闢以外而至於應門之童無不肖而爲飲也者鄉之父老子弟日與錄事游亦無不肖而爲飲也者錄事酒徒乎而雅喜爲聲詩時從頹頹間出之不求甚當又嘗以部署左右徵逐不肯卒業亦稍稍自著其意而止不出以示人故錄事自脫襁褓而有今日二十餘載矣自侍父母繙詩書揣摩筆研外一切拜揖坐臥悲喜歌哭笑語動止無不肖而爲醉也者時有縉紳先生曰妒儀公皐葛洪氏酒誡一編以進錄事讀不及終輒投而起曰有是哉夫才酣於名貪酣於財勇酣於力智酣於機權酣於寵忮酣於憤諂酣於勢此七者世無一幸諸縉紳先生皆酣之子謂之何我之酣一酒耳子奈何欲舍我之一於以從世之七死耶傳曰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宜御神志適性順情而百福之會也故劉伯倫頌之天地一朝萬期須臾日月戶牖八荒庭衢兀然恍然縱意所如是以靈均忠臣憔悴溺於其過在不餔糟而醱醨子其休矣吾烏知其餘於是妒儀公不

能對悵書而歸愠然終日錄事乃復召故所部署少年直走罏中脩飲事如故

楚黃劉茂溶定　番禺[illegible]選

行狀

崔清獻公行狀　李昴英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廣人由胄監取第者自公始歷潯州司法淮西檢法官皆有守法持正之譽改秩宰建昌新城素號難治公始至歲適大歉民有強發廩者公折其手足以徇因請自劾守大異之聞禧川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帑收市一毫不取於民和糴令下公依時直躬行交受民自槩不擾而辦爲諸邑最趙漕使希懌令諸邑視以爲法

且特薦於朝他司相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就通判邕州薦者咸以爲訝勉公使留公不可諸公申其請有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滿而後受從之邕守武人惟苛刻御禁卒無狀相率爲亂公時攝賓陽聞變亟歸叛者將擁門拒之公疾馳以入執首亂者戮之縱其徒不問闔郡帖然擢守賓陽提點廣西刑獄甫遷臺徧歷所部二十五州大率皆荒寂之地珠崖隔在海外異時未嘗識使者威儀公至父老駭異諸郡縣供帳之類一切不受兵吏不給券攜緡錢自隨計日給之停革浚遣無頃刻暇獎廉劾貪多所刺舉風采震動

召除金部屬金□南奔邊聲震恐淮東密邇故亦朝廷謀將帥難其人除公直寶謨閣知揚州安撫淮東公言邊釁已開相持六十凡所措置大抵虛文從事宜擇守將集民兵以固基業除公工部侍郎尋加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公言實邊斯可安邊益州爲四路心腹惟恃錢穀厚於他郡軍興帑庾告匱宜厚儲積以壯邊陲拜疏即行初安丙檄西夏夾攻金□不克□乘勝數盜邊蜀大擾丙薨公便宜度劍以鎮關表除公制置使盡護西蜀之師西北二國合從攻鳳翔叩鳳州借糧於我公條畫事宜密授諸將隨宜酬荅騰檄論

陝西五路遺黎俾築塢自固倚我軍爲聲援建言成都灘瀨險遠艱於漕運立運米常格奏行之自是兵皆足食蜀賴以全五年丐歸除禮部尚書公輕舟出峽徑歸五羊自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之西偏扁菊坡刻韓魏公老圃秋容淡寒花晚節香之句於門塾蓋雅志也公之門無雜賓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端平乙未二月摧鋒叛兵自惠陽擁衆扣州城郡守曾治鳳宵遁官吏舉造里第請公登城公肩輿至開諭禍福又遣門人李昴英楊汪中縋城親諭之其徒俯伏聽命咸欲釋甲以歸而倡謀者黠甚以嘗害

博羅令懼不免相率遁去入據古岡州以自固俄
有旨依舊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
州公即家治事區處條書揣摩調遣發中事機召
兵四集賊一戰不支聚其衆於苦竹嶺窮蹙乞降
公命分隸降卒於諸軍而戮其桀黠者俄拜參知
政事八辭不受踰年拜右丞相上遣中使促召命
守帥彭鉉勸請又命郎官李昴英齎命而至遜辭
凡十三疏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即家條上時政公
手疏數萬言上皆欣納家藏御札七通有文集若
干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酉書其端曰東海北海
天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日麻不能起南海千載

一人非公誰公善知人平生薦引惟游侶洪咨夔
林畧魏了翁李惟傳程公許後皆爲公輔公嘗度
劍閣留題詞蒲澗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里人采
其語立公生祠於其地及薨賻太師謚清獻初公
持節廣右見於施行者維楊倅高帷月鋟梓曰崔
公嶺海便民榜珠崖之人又編次其罷行援民之
政曰崔公海外澄清錄在蜀人繪公像於仙游閣
與張忠定詠趙清獻抃並祠號爲三賢淳祐甲辰
廣帥方大悰祠公與張文獻九齡于學號爲二獻

故宋朝散郎簽書惠州軍事判官兼知錄事

秋曉趙公行狀　元　陳紀

公諱必瑑字玉淵濮安懿王之世也王四世孫少
保不𡎺觀察福建因家于閩是爲公高祖少保生
善踐咸寧郡王贈少師季曰善企武節大夫南宗
正司檢察主管台州崇道觀是爲曾祖檢察生汝
拾廣東鹽幹鹽幹生崇詘修職郎南安軍司戶參
軍司戶生公初司戶侍鹽幹公官于廣至東莞家
焉公生於淳祐乙巳比南來年甫志學人見其眉
宇俊秀言論機警不問而知其爲王孫公子也性
穎悟讀書輒通解工詞賦咸淳乙丑侍司戶同試

南宮父子聯名登高科時公年纔弱冠也鄉閭族
屬以爲榮司戶曰吾父子挈挈南來而忝竊若此
今俱祿食是取贏於造物也吾懼焉吾將隱矣乃
結屋邑之柵口居焉揷柳藝蘭角巾逍遙同俗諧
世日狎漁翁釣叟日送風帆鷗鳥以自樂公初筮
授從政郎任肇慶府高要縣簿尉有能聲太守才
之檄攝四會令邑有二民忿爭其一自殘以誣之
被誣者亦自殘互訴于官前令發擿細微延禍一
鄉公至曰彼二民皆輕生豈可滋蔓良民以長狠
俗乎斥二家各收瘞之鄉民德之立祠以祀公壽
再仕文林郎南安軍南康縣丞時司戶公老且病

公乃棄官歸侍隱居讀書教子丙子夏邑人熊飛以勤王兵潰歸附奉呂元帥命自循下兵招安東廣爲宋兵所遏黃世雄梁雄飛亦以招安命自梅嶺下東廣熊甫至邑而黃梁二使已入城矣熊與黃梁交怨黃梁遣將姚文虎領兵攻飛飛擊之殲焉飛欲大治舟師以攻黃梁時公閒居念欲爲宗國一吐氣因以語中飛曰師出無名是爲盜也吾聞宋王舟在海上將遣趙潽方興制置安撫東廣不若建宋號通二使尊宋主然後舉兵入城事成則可雄一方不成亦足以垂不朽飛深然之遂擇日返正署宋旗改衣冠舉兵向城而黃梁亦遁去

遂迎趙方二使入廣宋王舟駐淺灣一二年間宋之爲祥興者公與有力焉嗚呼士君子建功立事要其終未必盡如人意而器識之偉意氣之雄固出於餘子萬萬矣遠飛欲盡括邑人財穀以克軍費人情洶洶公請於飛願以家貲三千緡米五百石贍軍乞優邑人之力飛從之遂委公董其事公乃第物力之高下而均其輸鄉井賴以不擾文丞相開督府于惠公伏謁轅門丞相偉公之義辟公以朝散郎簽書惠州軍事判官兼知錄事丞相弟璧爲行朝總領亦屯于惠尤敬愛公每事取决焉代更世易悽其黍離銅駝之懷無復仕進意矣以

故官例授將仕郎象州儒學教授而公山林之意已堅遂隱居于邑之溫塘村惟以詩酒自娛仰俯林壑欣然會心朋儕二三更倡迭和歌笑竟日將以遺世事而閱餘齡嘗自題其隱居之室曰詩人只合住茅屋天下未嘗無菜羹則其所養可知矣至元甲午冬忽得痞疾起居言笑無異平日但日覺尫羸友朋問疾必衣冠對坐每曰吾此疾决不起自此訣矣至屬纊不亂蓋十二月初七日也公以英邁之氣俊逸之才弱冠擢巍科登顯仕而官止監一州壽不踰五十豈非命也公待人無邊幅處朋友有義氣義苟當爲勇往不顧禍之及財

之殫不計也知官之不可以久居也故隱居以求志富不可以獨專也故行義以及人名譽不可以太彰也故浮沉以從俗其好飲也非取其昏酣蓋以消世慮其吟詩也非欲留連光景蓋以暢幽懷其憑陵大叫也非故玩愒光陰蓋以紓其卓厲不平之氣公家初以富名遠公閒居憙士好賓客日擊鮮爲具無厭怠意珍羞豐膳飫及童僕江湖之舊識周之鄉閭之義舉倡之公老而家貲亦落落矣晚歲所交如梅水村陳匯峯趙竹澗李梅南張恕齋小山諸人年長則以父事之年相若則以兄事之皆得其歡心邑有疵政公必力詆之以復柔

梓邑大夫舉國以聽登門覩雍水之規者踵相接亦其公心直道足以信之云耳有覆瓿集四卷永嘉林貪山貪中郭順堂為序引公詩文清逸樂府風流動盪得秦晏體皆已版行蓋乾坤清氣鍾為是人號曰秋曉以況其清空也娶壆慶陸氏増城王氏皆先公卒子艮麟艮驥艮駿艮豹皆賢而才以世其家女適邑士張賓大陳師香大德丁酉十二月丙申諸孤祔公于黃村之先塋禮也艮麟泣曰先君之窆宰木拱矣而平生行事未有狀之者此不肖孤之罪也先生知先君為悉且雅相敬愛敢以是請紀辭不獲因摭其行事而書之接於目

見者其傳信而拙於立辭者其事核此紀論次之意也隧道有銘請俟當世之君子謹狀

丁知縣行狀 代容珪作

明 陳獻章

侯姓丁氏名積字彥誠别號三江漁樵人世家寧都之西關丁氏系出丹陽司馬司馬之後世有顯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隱德弗仕曾祖妣某祖妣某妣某侯生有美質自少岐嶷入邑庠補弟子員挺立不為時輩所喜登成化戊戌進士明年出知新會縣新會廣藩巨邑素號難治侯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喜曰吾得所師矣侯之同年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皆先生門人侯請書以為先容比下車未視篆即上謁先生欲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先生每避還之凡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四方學者

往來白沙之門侯聞林縣博光張進士詡至必欣然往會旦夕聽其議論若渴得飲焉與一峰羅先生雖素昧平生然每思慕其賢訃聞專使走湖西致奠捐俸金以助葬事其尊賢樂善無間於存亾如此有中貴弟梁長責民償逋過倍復妄訴之侯侯廉知其情繫長獄悉追貸券焚之由是權豪縮頸是是非非苟罹于法雖素親愛不少貸未踰年民大趨令侯於干謁之來厲詞色以拒之甚者揭其姓名以示衆嚴賭博竊盗之禁既寘于法復大榜其門曰某賭博某竊盜之家月朔令赴縣庭聽戒諭俟其悔然後去其榜其艮家子弟昭于賭博

者侯悉聚之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其氣習嘗爲民辯冤忤當道繫獄且危百姓惶懼欲用計爲侯解侯示以手書曰君子但求無媿於心而已禍福之來有命涵等慎勿妄動以貽我羞有積年起滅詞訟者官司病之莫敢誰何侯盡捻之虆于獄侯尤善節財用前此上下往來非誼之餽一歲所費無算民苦之侯痛革其弊蓋異時當甲首者均平錢悉貯于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曰當月錢官吏里胥乘時侵尅每歲雖單丁小戶所費亦至五六千餘貧者鬻子女故逃亾者衆侯爲處當每丁派均錢月支里胥供用僃足外不妄

科一錢每歲甲首納均平錢畢卽歸田畝更不令在縣當月白沙先生樂歲詩云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實錄也民窮於俗且僭侯爲申明洪武禮制恭之文公冠婚喪祭之儀節爲禮式一書使民有所據守每鄉擇老成者數人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都老馬廣爲衆所推讓侯於元日進廣於庭率諸鄉老再拜謝之春秋祭祀品物牲牢極其精潔役者悉令沐浴更衣然後將事俎豆旣陳侯周視行列必極其整方止壬寅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侯憂之曰此令之責也遂於圭峰絕頂築壇禱雨時當酷暑山氣鬱蒸侯晨夕齋沐伏壇下致禱凡七日未雨羸甚左右進曰軀命所關可以少止侯呵曰民得雨吾病何憾至八日暑氣愈熾侯觸暑跪壇下衣汗浹踵大風忽作卷爐中火著侯衣衆不爲動雨遂迸空下左右張蓋侯命撤之衣盡溼翌日雨止侯復禱至十有一日雨足乃已如是者凡三次焉節義所關或廟或墓各置祭田擇人守之如大忠祠置田二百餘畝節婦何氏莊氏蕭氏等墓置田共一頃六十餘畝民所敬事者惟修復里社一壇而已其不載祀典之祠無大小咸毀之此其政蹟顯著之大者一念終始在民旣得疾羸甚猶日究心於民事朋

友遺之書不能止遂卒于官侯生正統丙寅十二月初十日至是卒年四十一也配羅氏生子男二人長曰一芳次曰某生於公卒之五月女二俱幼侯卒之日民相弔哭於途歸德里有一嫗夜哭于家鄰人怪而問之曰來年甲首到丁大人死吾殆不能聊生矣是以哭至今邑人之思侯者甚於在任之日雖古桐鄉之遺愛不是過也理邑人也侯之善政善教皆所親覩故爲狀其行以俟他日觀風者采焉謹狀

楚黃劉茂溶定　番禺劉[illegible]評選

碑

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　漢 郭蒼

蒼字伯起曲江人富有文學舉茂才爲荊州從事熹平三年太守周憬開導昌樂六瀧流通商旅郡民頌之蒼爲譔神漢桂陽守功勳銘曲紅長區祉勒石于瀧上

桂陽太守周府君者徐州下邳人也諱憬字君光體性敦仁天資篤厚行興閭門名高州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遷汝南固始相遂拜桂陽守宣魯衛

之政敷二南之澤政以德綏化循風騰撫集烝細振發有方進則貞直退則錯枉崇舉清濟吉士克朝招賢訓蒙開誘六藝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信感神祇靈瑞符應嘉禾生於野奇草像箆蒲異根之樹超然連理於此之時邦域維寧郡又與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于曲紅一由此水其水源也出於王翁之山山蓋隆崇峻極于天泉肇沸湧發射其顚分流離散爲十二川彌陵隔阻巒阜錯連隅陬壅遏未由騁焉爾乃潰山鑽石經營滿盻激揚爭怒浮沉潛伏蛇龍結屈澧陵鬱浥千渠萬澮落聚沿澗下迄安聶六龍作難湍瀨潺潺沄沄滐浚雖詩稱百川沸騰高岸爲谷溪谷爲陵蓋莫若斯天軌所經惡得已哉故其下流注也若奔車失轡狂牛無縻 缺 忽臚陸不相知及其上也則羣輩相隨檀桅提攜唱號慷慨沈溺在前其或敗也非徒喪寶玩隕珍奇替珠見流象犀也往古來今變其終矣於是府君乃思夏后之遺謀 缺 應龍之顯化行旅之悲窮哀舟人困厄感蜀守冰珍絕犂魋嘉天眛淵永用夷易乃命良吏將帥壯夫桃蘖殺之窮壑夷高塡下鑿截回曲瀰水之邪性順導其經脈斷碨磕之靈波弱陽侯之洶湧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克通利抱布貿絲交易而至升涉周

旋功高於前除昔 缺 顯樹表於茲雖非龍門之鴻績亦人君之德宗故舟人嘆於洲渚行旅語於塗陸孔子曰禹不決江疏河吾其魚矣於是熹平三年歲在攝提仲冬之月曲紅長零陵東安區祉字景賢遵承典憲宣揚德訓飾禮不越欽仰高山乃與邑子故吏龔臺郭蒼龔穎等命工鑿石建碑于瀧上勒銘公功傳之萬世垂示無窮其辭曰

乾坤剖兮建兩儀剛柔分兮有險夷洛中嶽兮據崔嵬歎衡林兮獨傾嵥增陊阽兮甚隔陁緜莫涉兮不規仰王翁兮又崎危俯瀧淵兮怛以悲岸參天兮無路蹊石縱橫兮流洄洄波隆隆兮聲若雷

或抱貨兮以從利或追恩兮赴義氾白棹兮有不避沉舟軀兮有玄池委性命兮於茲䌓憯寒慄兮不皇計泛隨流兮殆忘歸懿賢后兮發聖英閔不通兮治斯谿𨻳巨石兮以湮塡開切促兮導曲機推大瀧兮弱其勢遏沁汨兮疲龍藏陸夫唱兮艫人歌名冠世兮超踰倫今稱揚兮鏗流沙功斐斐兮鎮海裔君乎君壽不訾

侯司空廟碑　　宋　李渤

客有遊曲江者始入境則望韶石之山旣至郡則瞻張公之祠以謂吾韶之美盡於此而已曾未知直韶之西北四十里有桂山之峻有侯公之偉余請言其畧山之肇迹自荆山南走千餘里至於衡山斗起爲炎帝國又自衡山南走千餘里至於桂山鬱然爲祝融神區山之盤薄方廣幾八百餘里峻極崇高幾五千仞青峯碧嶂雲霞所棲丹崖紫壑神仙之宅山下之廟則司空侯公故家也公名安都字司成本末具南史工隸書能鼓琴長於五言詩善騎射爲邑里豪雄陳武帝時强梗數起惟

與公定計稱爲侯郎未嘗名乎侯景擒王僧辯破徐嗣徽剌齊將降蕭孜所向必克其智勇之大畧如此始封富川縣子尋授南徐州刺史又進爵爲侯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又遷司空又進爵爲清遠郡公又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其功烈之盛如此始武帝崩朝議未知所立公獨翼戴臨川王是爲文帝何其壯哉文武之士雲集門下何其富哉公起布衣提義衆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位極人臣書勳竹帛眞所謂豪傑之士也侯司成以功烈爲陳將軍張子壽以德業爲唐宰相韶之曲江眞所謂將相之鄉也惜

乎功大乇疑盛名之下難乎其終而子壽最爲
顯也余嘗東遊泰山西登華嶽南觀衡廬顧未有
以過韶之桂山而不列祀五嶽者蓋其遠在南裔
自古帝王耳目之所不接故也到今里中習俗風
流慷慨猶存時或旱潦四遠來祈未旋輒應公之
族有登進士第者名晉升字德昭託余記之余既
作記又作迎神送神之詩以遺其鄉人使歲時祈
報得以長言而歌之歌曰
天作高山兮去天幾何翠岫巉巉兮與天相摩紫
桂千尋兮上拂金波飛瀑萬丈兮倒傾銀河宅靈
氣兮鬱嵯峨降生司空兮此山之阿功拔臺城兮

親提義戈百射百中兮戰功居多爵位崇極兮人
誰我過威名震主兮莫予敢訶齋中會客兮舉趾
逶迤擘牋點翰兮掉頭吟哦昔時閭巷兮今已張
羅當年富貴兮恍若南柯哀江南兮淚滂沱邪故
里兮彰婆娑空餘古祠兮白雲東坡緬想陳迹兮
清風荔蘿奠桂酒兮伐鳴鑼折瑤草兮席輕莎靈
紛起兮舞傞傞首紅帊兮足繡韡神之來兮揚玉
珂芳菲菲兮離芰荷神之去兮朱顏酡杳冥冥兮
駕蛟鼉西風瑟瑟兮吟黍禾暮雨瀟瀟兮濕釣簑
此方之氣兮神人以和此方之物兮天無厲瘥我
作此詩兮匪商之那俾爾遺俗兮慷慨而歌、

新州宣慰使阿里元帥平猺碑

元　謝應子

嶺以南郡新州陽春瀧水居萬山中瘴益甚嶇強
據其間者爲猺人不隸版籍平居耕食自如一出
掠不可復禁守禦者久延歲月不幸遇其變誘其
暫服少戢則已矣萬不可廼請兵而來亦復以風
土爲苦姑息如前終未有能格其心以此叛服不
一而三城生聚係之矣廼大德八年猺人李宗起
等聚黨出境內騷然火及新州城西居民荷擔毋
復存理適郡邑皆新政挺身出拒小却一日宣帥
阿里公提軍至父老望旌旗戈甲舉手相慶如更

生於是明威將軍安慶萬戶達魯花赤兀納罕亦
整部曲來會公鑒前轍與兀納罕設方略遴果毅
督簿尉鄧發強搗其穴而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
司僉事又以分郡督征來力幷智合懸崖攀磴而
進撦原剔壑猺始失勢投戈就戮俘其首繆柯李
宗起等以歸擇其尤者梟首轅門蓋踰月而事定
兵息三軍雷動凱歌言還新之民扶老携幼拜迎
道左如饑渴得飲食曰此吾子孫沒世不忘之恩
也而何以報公願建生祠於學志諸石遂次第舉
其事來諗昔諸葛之征南中也斬雍闓擒孟獲禽
縱之間褫其魄而奪之氣孔明果何以得此哉蓋

緜用馬謖攻心之計也公以柎衮來殿南服遐陬小醜何啻疥癬坐受其成宏無不可公被荆棘蒙霧毒懸軍深入將滅此而後朝食者亦先服其心耳士大夫擁旌旄撫方岳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尚安得辭鞅掌嘆賢勞當平世而無述使來者笑無能而已哉公之心緜是無愧矣公曹州定陶人以近侍奉上命任廣東宣慰威聲振於海外凱歌騰於遐陬蠻厭猺獠安慰民庶黃童白叟舉手加額而相告曰請紀其功刻諸堅珉以垂不朽大德四年冬季

勤政堂碑

明 羅亨信

聖天子卽阼首渙綸音以與天下更始中外臣工競自洒濯以承休光凡祖宗彝憲舉修復之雖荒逖邑裔亦傾注以際丕平於乎盛矣是月少傅楊公退食之堂適成顏曰勤政者體上意以自敕厲也公之言曰古聖君賢相之相與有爲也其視天下蓋猶斯堂也方堂之未構也芳藏弗飭㮰幪無所而蟲鼠穴其中予於是時勞心以思聚族而謀羣子弟者亦皆謖謖焉奔走於外乃鳩工乃經度乃摩壚度斲礎以基之楹以承之棟桷題櫨以持之堊雘以繪之而工告成今獲斯庇亨吾勤也繼自今箕扱弗勤塵坌乃集扃鑰弗勤暴客乃至補葺弗勤風雨乃震噫基者其泐乎承者其頹乎特者其撓乎繪者其漫漶乎茲吾堂之所以名也客聞而蹷之舉酒賀焉亨信宣言於後曰上無爲而用天下下有爲而爲天下用長世之善經也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臣之則也是故聖主求賢則勞得人則逸公方愼終惟始蓋專其勤矣詩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臣之勤也夫爰居爰處爰笑爰語主之逸也夫公喜卒觴曰是善頌我者因命信書以爲記

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恭襄前少師王公神道碑銘　　　明　霍韜

英宗睿皇帝復位之三年歲己卯月甲戌日丙戌時癸巳公生于太原之饗館有吉徵焉公諱瓊字德華號晉溪邑居晉水經流故也公四歲能楷書五歲邑尹舉奇童八歲通尚書成化庚子舉于鄉甲辰舉進士乙巳授工部屯田主事弘治元年戊申理易州薪廠癸丑署都水郎中治漕河丙辰四月改戶部陝西司郎中己未遷山東叅政辛酉居靜學公喪癸亥冬起復河南叅政乙丑冬遷河南右布政丙寅夏陞右副都御史理鹽政九月陞戶

部右侍郎戊辰正月改吏部右侍郎時宦瑾欲用私人尚書許襄毅公執不肯三駁卒用公瑾怒調公南京吏部右侍郎己巳居任夫人喪壬申起復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賑畿內山東饑癸酉六月陞戶部尚書甲戌春以災異乞免不許六月以疾乞罷不許乙亥三月乞罷不許四月改兵部尚書御史高公韶論公不稱任公韶謫公乞避位不許九月再乞避位不許疏六上不許丙子二月以疾乞免不許是月復自劾乞罷不許六月又求退不許加太子太保丁丑三月加少保十一月以軍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辭不許戊寅二月乞歸不許己卯五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八月宸濠反庚辰十月轉吏部尚書辛巳夏五月下御史獄謫戍綏德丁亥禮部右侍郎桂萼疏薦戊子起復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辛卯冬十二月改吏部尚書壬辰七月公薨于位公先子靜學公師事薛文清之門公幼承家學事踐履實用不飾枝言業舉時恒端坐一室不涉市肆試部政日與喬白岩王虎谷互益切劘正德時公當樞軸虎谷歎曰晉溪才識雖則優也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濟無一不繇平日講履之素六國家都北漕河特重沿河郡置通判縣置丞各

一員專任漕事總于都水郎歲久撫按時檄判丞兼維委漕務無專職益弛公典漕務申敕判丞毋聽撫按檄漕政始肅先是河防埽草積數足贍幾年量裁徵數草不積腐民不困徵踰年埽用益贏仍議平徵十分之三折銀儲官帑積二年贏銀三萬有奇都御史議移補軍糧公曰河漕重務費缺孰供急徵之民民益病執不給御史移防河木材葺學舍公檄縣官曰急舁材回漕司供缺須時謂公識體且曰公力定毅足以有執也公治漕三年凡漕河里步近遠閘座丈尺漕舟木材之費考稽畫一著漕志繼漕治者按志以稽不爽毫髮服公

精練云公理鹽政時私鹽行官鹽壅撤公泣淮撤
清強官一人巡察滄瀛從運河而南庤私鹽捕之
一人巡察襄鄧民貨鹽出境捕之一人巡察淮海
鹽徒千百爲聚剿捕之鹽敝爲清乃議輸粟法議
量課中鹽之法議商人買餘鹽之法皆未行君子
曰輸粟法行邊卒可無飢也已公理戶部邊帥乞
糧草則屈指計曰某倉庤糧幾何某場庤草幾何
各郡歲輸糧幾何邊卒歲米秋青草幾何用蓋餽
也何重索邊帥愕愕服公明察不敢橫乞公泣兵
部寇報至公坐籌曰某大帥出某地某裨帥出某
地某縣某路會師某縣某地夾攻某截某關隘某

防某奔突某輸餉糧某紀師勳又曰諸凡未悉之
機主帥權宜從事大事先行後聞公策勝數千里
如對面談復不膠尼故邊帥不窘束以易策勳宸
濠反聞朝士愕駭持兩端陰卜成敗爲從違不敢
正名曰濠反又曰有故事公獨奮曰豎子鳥鼠聚
刻期成擒又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濠必守
仁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
正賊名次請命平賊大帥趨南都次請命南和伯
方壽祥防江湖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次
請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
兵縣臨吉泰金率湖兵縣荊瑞會南昌李克嗣鎮

鎮江許庭光鎮浙叢蘭鎮儀眞遏賊衝俞諫率淮
兵湖南都已而陽明擒濠如公策辛巳之夏公在
獄禮部主事梁焯語韜曰濠反時朝士歸心濠十
之七且曰濠必成訖訖不懼獨胥溪一人而已矣
丁丑八月武皇帝單騎巡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
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公
曰上偶出遼嚴兵如有譏夫曰將據國也禍孽作
矣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
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暫
命大帥一人開閫河間近保京師遠控齊魯又於
大名武定樵置兵備副使二人鎮壓盜賊又檄薊

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爲驚
蹕扈又檄山東河北飭武事又檄在京守備時察
奸宄是時乘輿出邊逾年無鹵警京師至於邊服
按堵如常公籌畫鎮定之功也禮部廷議建儲居
守公曰斯議也古則有之我朝有祖訓在衆默然
吏部侍郎王鴻儒曰遠謀也匪夷所思耳大學士
梁儲曰預建儲議邪謀也不可聽乃罷議是時宸
濠陰交賊臣朱寧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朝臣陰
主焉大學士梁儲力沮議大學士李時語韜曰儲
有社稷功外人無知也謂是也是時梁公執議于
內王公正議于外奸謀乃寢不行江彬許泰扈蹕

回將進伯爵下兵部曰應州之捷彬泰上勛進秩
二級公曰左都督上無級也執不上議內閣徑敕
吏部封彬平鹵伯泰安邊伯凡軍功封侯伯繇兵
部議請乃敕吏部例也彬泰賫佞倖借兵部議爲
地公執議雖不能沮彬泰倖封國法猶恃存云辛
巳春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環衛勢極兇赫召九
卿觀都下洶洶云江彬謀逆召九卿往居焉因行
大事九卿凜凜無敢詣觀公曰予也備位大臣天
威咫尺敢不覲卽日詣通州觀主事梁焯語韜曰
江彬擁兵駐通州人心實危獨晉溪不畏人云彬
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晉溪反佩印往與彬和同

如魚水不知何術也韜曰彬獨忌譚邪謀可遏兵
部尚書忌譚將士屬兵部彬有邪謀將士不皆從
晉溪居中陰制奸變係將士望彬雖有謀不得逞
也大臣制變之畧也抑亦智勇合德者能爲公繇
戶部任兵部繇兵部轉吏部復繇讁戍起總制再
人吏部勳績不畢書獨書數畧節取其足法者云
爾韜甲戌春舉進士夏六月歸嶺南辛巳入京公
已寘獄矣不識公問曰晉溪何罪或曰結交宦倖
濫封爵亂朝政罪一也威傷善類罪二也軍功濫
陞罪三也韜曰若是誣㝎也越月韜任主事守職
方閱舊牘歎曰古有寃誣其王公類乎宦者張永

之弟張富張容冒安化功封伯彬泰冒應州功封
伯內閣畫敕兵部塡紙尾惟曰如敕行而已矣無
溢辭故事軍功封侯伯兵部上論功奏內閣據以
擬敕富容彬泰等封敕自內閣無關兵部如曰佞
倖濫封亂朝政內閣宜坐乃坐晉溪誣一也凡獻
軍捷巡撫擬奏巡按紀功兵部請覆賫御史覆覈
乃擬賞典如曰軍功濫陞撫按宜坐乃坐晉溪誣
二也都御史彭澤以哈密叛黜都御史范鏞擅用
贓黜官握兵符逮問彭澤先效河淮川蜀之大勳
輿議惜焉哈密叛亹不得不黜法也范鏞擅用軍
職罪在無將御史高公韶極詆公公任吏部遷公

韶秩乃曰公賊善類誣三也乃辯公誣于朝公再
任吏部韜守母太夫人喪歸竟不面公公薨公子
朝立委撰神道碑銘且曰知公心跡惟韜爲悉也
乃著其畧若公考祖源流歷履政績載在家傳不
得備著銘曰

寔寔王氏出徵君霸魏晉隋唐哲人轍迒宋迄元
□宇平晉下明更平晉是曰太原百歲少傅繇蠶
石遷汾東柳林爲廬爲田爲汾東人少傅是始潞
州知州高祖元仕亦職勸農亦職防禦曾祖伯聚
壽百一年粤祖諱安德績㕘綿公伯考功司空具
贈公考永亨亦舉于鄉學師文淸早端向方隆慶

作牧亦曰材良曰靜學公性學聿祟公學家傳考伯之風公學公仕考伯趾踪公仕伊始不弛學業日集同志日新日益仕有丕績率本學力公任工曹惟究弊始以振治理公任戶曹惟存大體以振統紀公任方岳不屑瑣叢事公于僚僚亦公伺僚人奏功公總膚功成師師風正德之年權人[illegible]繁公處其間調濟實難措畫錯遑實係危安武[illegible]南征外殿從師內鎮艱危亦議居守日行之規[illegible][illegible]內防內閣中持六科外維聿有奏章達左順門聿有上旨左順門傳逆遏奸萌柄不偏翻擘位冢宰曾未朞月積傲之叢亦漸以華彼仇彼讒搆誣黜

屈雖則黜屈丕績截烈起鎮邊隅輕裘曳裾淵晝密謨默伏㞎□土會是逋甘涼無虞積勳不誣還公鼎軸期公嘉績期公壽耇髦士是式乃公遘疾奪公是亟徵顯闡幽是銘公德是垂無極嗚呼如公功德自垂無極

勑建于忠肅公祠碑

明　馮奕垣

蓋嘗讀于忠肅公遺事至于鶯鸞之泣灑血之談未嘗不歔欷淚下曰甚哉乎爲臣之難也世之論忠肅者曰公計安宗社而以身委之宗社安而天下誦其功功愈高而疑愈甚故自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説出則言爲疑端自易東宮錮南內之事成則動爲疑府是故公之死于英廟非不幸也有所以致之也則又有爲之諒者曰人臣履危定難在倉卒之際不可不知權處名位相逼之時不可不委曲陰爲之調護當英廟之卒然北狩也鹵方挾以爲質而要我而我顧示之以重則彼將乘我之

重而恐喝我索玉帛與玉帛索子女與子女索降與降索盟與盟惟彼挾之以重而我故示之以輕彼將以空質無益然後其計不得行而上皇之轍可返故英廟之得以還國也君爲輕之一言貽之也當英廟之南轅也景皇帝不悅曰且將置朕何地既而錮之南內更立東宮而公爲重臣不強爭也何也當兩不相容之際而我爭之激則景皇帝不自安景皇帝不自安而南內之禍不知其所終矣故英廟之得以奪門而返天位也則公之不激晋之也泚知公而爲公諒者也雖然以公之處此而遂謂公之心爲難知乎不易諒乎卒以疑見殺

乎則古之人有行之楚伐宋執襄公宋人立其子目夷使謂楚子曰賴宗廟之靈國有君矣竟以此存宋襄而反之正宋南渡而後其臣之迎上皇者肩相摩踵相接而靖康反爲五國城之鬼則安知夫急者之不當緩而緩者之非急哉唐王魏之輔建成也日敎之立戰功以自固除秦王以自完卒也不旋踵而六月六日之難作則又安知夫顯而激者之爲是而默而諷者之爲非也故由前言之則英廟之得還也公功也無可疑也由後言之則英廟之得保也公功也無可疑也此不獨後世知之卽在當時知之當時非獨一人知之卽舉朝無

不知之故觀内臣與安之廷詰與太后于謙於國甚有功之嘆惜則公之心事了然矣然卒不能自解免而竟死於東市者何也曰處必死之勢也景皇帝之于英廟地不兩存者也方英廟之初還也景帝皇皇不知所處而大位已定誰敢異心之説公實倡之石武淸之黨郭亨杜山也公實劾之徐有貞之倡爲南遷議也公實斥之而及其奪門而出上于南内也兩人實爲之當是時有英廟則無謙有石亨徐有貞則無謙故謙之必死也勢也蓋不待文誠之駕誣蕭維楨之考掠而後知者也嗟乎死一也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故奪門之事

成則謙必死然一死而足以安社稷與國家得死所矣謙亦自知必死然一死而足以安社稷與國家使向日還英廟保英廟之心於此盡酬得死所矣不然府尹告變之時公宜張皇失措而乃神色自若朝服就班而後被逮公蓋籌之熟也夫或者曰使景帝大行不先南内不奪則公還英廟與存英廟之功何有焉噫此又公之所不能知也知有君而已故景帝而長在也社稷有君卽南内而駁奪也社稷亦有君至于社稷有君而公之責塞矣可以死矣知我罪我奚計哉公之寃在純皇帝時益白至敬皇帝始贈公特進光祿柱國少傅今上

御極改謚公爲忠肅特命言者指勅專祠祠公而屬臣爲碑紀其事臣惟公定主安邦排遷卻鹵之烈載在旂常不具論論公所爲存君存社稷而處必死之勢者如此使知爲臣者忠與身兩存之難令後世仰廟貌而勵臣節者知所自處云爾

平南碑

明 林承芳

萬曆十七年己丑兩廣督府右司馬劉公上言海南寇弗靖蓋曰皇帝垂衣十有七年統馭八荒肅清戎夏萬里無烽烟之警六師罷張皇之勞威稜所被罔不臣妾惟是海南越在大荒嘉隆間逋冠李茂陳德樂爲亂嘯聚海濤犯厲郡國至于今陽撫陰叛包藏禍心實以當年嶺以南屬有羅旁之役縣官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稍從撫議茂等不知朝廷不死之恩逾背逆不軌招納四方亡命據巢以爲原餉修艤櫓闌入禁池困撓公利官軍歲被殺傷甚衆有司欲南向

行其意則貫弓反鬬故良民內解息輟耕而隕心臣繼文蚤暮私憂宜誅討之日久矣皇帝下本兵覆乃手詔公曰蠢茲醜類敢作不靖滅此惟女職惟女不二心之臣尚弼予以成厥功公稽首受詔於是以是年二月檄總兵官都督李君棟渡海誓師檄副使孫君秉陽協總兵官急擊勿失當是時賊會蔡克成方用茂陰計襲破清瀾焚掠商船戰艦攻逼文昌城危於累卵公既得賊謀立斬之適急召副使黃君時雨益發營卒護以中軍崇惟績詣都督軍又檄參政徐君應奎僉事許君國瓚督雷廉諸軍翼之公適馮蕪蒼梧如五羊以便調度

惟時右布政程君拱宸則屬之軍興毋乏執備副使趙君善政則屬之簡精銳授都司邵君會和將而往代怯鹵者按察使徐君用檢則實惟紀功策既集又申令軍中嚴警道路內外奸萌其毋協彼離心抗[illegible]同德有輸軍機於盜與輸粟者罪死所不奉誡令惟將軍捕治之於是以三月二日合南北舟師進擊是日鯨波稍動乘風直抵清瀾遇賊方舟以待諸軍銜鋒大戰自午至申衝沉賊舟焚溺者無算遂大破賊於清瀾港口賊黨退保餘舟潛遁時南風大發公料賊潰必亡走閩或走巨爲中國養患適檄安南海東諸路屯戍以備之賊果

引而復并於吳川收遺刃聚殘鐵與官軍爲難公又檄參政熊君惟學并軍而至與戰諸裨將材官胡忠沈茂陳策陳震李棟甘霖等分道迎擊復遣帳前官奉尚方授節三道馳往一由廣海督南頭諸軍以進一由海南督遊擊軍南攻一由吳川督北津諸軍從中擊出二十日遂與賊相望於碙洲洋諸軍又衝鋒大戰自辰至午督戰益急又大破賊生擒會渠奏捷轅門下其餘殲誅染鍔者蓋以千百計海南悉平班師日海南士女無不舉手加額頌督府奇功者督撫則上言臣奉將天子明威賴一二文武將吏矢心力共襄厥功臣則何功之

有皇帝曰一二大臣能釋我南顧憂實惟女司馬司馬其加俾一級錫之白金文綺及文武將吏有差是舉也直指蔡君夢說先發之直指黃君正色以代至行部經畧督府蓋分猷共濟焉副使王君民顒知府周君希賢林君民正同知李君維岳通判劉君世懋推官傅君國才知縣莫君恃英訓導林君立皆著保障功左布政張君大忠以則條畫佐善後無遺謀矣不佞承芳適予假將毋南還幸覩厥成郎不知兵願借燕然片石爲公表于南海屬左布政張君按察使徐君委治筆札敢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天眷有德實惟大明威加九有振其天聲周覩荒裔窮廬劍騎冉服鬈首屈膝交臂蠢茲逋孽釀禍一方嚎曰異類洶我封疆嗟爾逋孽匪我不告如蠢蠢人寧息其毒據巢阻壘南海之湄駕言來歸豈不我欺罪梯利藪如厭如飫憑陵城社係累士女帝命出師司馬承之詎曰窮兵爾荼則殆惟我蕩梟惟我直指礪厥忠猷于綱于紀司馬禡江秉鉞煌煌人祇響附雲烏發祥載實我車載誓我旅載烽載燧不我遑處鎧鎧甲士矯矯虎臣元戎將之肅如神人樓船擊渡輕艭競發飛矢劃濟山排海洊既與鹵逢殺氣晝蒙殲厥醜類執其渠兇公曰反旆壺漿塞塗念昔喪亂公來其蘇父老有言謀亦不遲百世豈功五旬在事惟流十道露布咸京帝曰俞哉越水其清誰其成之實惟司馬載錫之光爰及其下司馬稽首敢不對揚臣功何有帝治則光戢戈韜矢建茲隆碣史氏銘之銘于世世

平蠻碑

明　林大春

皇帝受天明命誕撫多方威靈震于殊域德被方夏上覆飛鳥下及牛馬以至日月所照罔不賓服其鳴鏑射鵰之長雕題露紒之國獻琛納款奉職貢於朝者不可勝計況乎六合之內五嶺之外職方所載又惡敢有越厥志惟是淡林大澤之中時有藏垢納汚負險爲固以苟活於戴履者有司者御之失律遂用不逞以魚肉我民民廼大困於是夏官尚書按圖籍覈戶口之數上書闕下謂南有揭嶺自秦屬南海郡故稱沃壤編戶之民採山爲茹釣水爲食至終其身老死不知兵革吁吁喁喁

日蕃以息乃頃者守臣言田疇多蕪穢不治人靡寧宇戶異其處膏塗草野血流川渚蓋已十喪而五矣推原本始則以黃巢石硿大節諸寇積歲爲之蠹也桂嶺之屬是爲古田亦桂林象郡之奧區也往自先朝縣沒於賊竊據垂八十年吏議棄而不守以爲彈丸黑子之地不足以煩中國也而或者又以時屈鮮任事不貳之隸爲解至罷盜府庫戕大吏之罪而不問臣竊傷之夫九真內附珠崖外逬斯往事得失之明鑑也惟我天朝幅員方數萬里咸正罔缺奈何遂棄古縣於遠以業蠻巳臣愚以爲復之便其嶺東黃巢諸寇並宜掃除以清

北戶詔許之因特置廣右撫臣以新安殷公正茂爲之而以兵部左侍郎南昌李公遷節制兩廣軍務兼撫東省爲罷東省撫不設云先是兩廣頻年用兵而議者謂莫亟於古田及嶺東諸路廼先後鎮巡諸公與夫境內縉紳先生之在都下者咸以爲言及李公到鎮復與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公惇巡按廣西監察御史李公艮臣亹亹申明之至是本兵乃力主其議以贊於公公因得以便宜從事以隆慶四年夏秋之月始事於轅門下令曰今日之師奉天伐罪將以禁暴止亂以惠安元元也諸將吏從東西行者有進無退其不得賊者無返

有不用命者罰無赦於是東師則以遊擊將軍誠立將長樂之兵按察使張君子弘監之以參將濠將程鄉之兵副使江君一麟監之以總兵成將潮州之兵僉事楊君芷監之而以成總其事專理糧餉及紀驗功次者則參議許君天琦也西師則以遊擊將軍山都指揮僉事龍都指揮僉事國賢將思管風門蓮塘之兵參議龔君大器監之以左參將應甲右參將世科將三門龍坑之兵副使鄭君一龍監之以署都指揮僉事威翔將都狠之兵副使應君存卓監之以副總兵崇文將總甫之兵副使邵君惟忠監之而征蠻將軍俞君大猷實總其

奉總理軍儲及分理糧餉紀驗功次者則左布政使郭君應聘恭政柴君淶僉事金君柱也當是之時興師十萬飛芻千里旌旗蔽空烽烟相屬蓋已先聲而奪人之氣矣廼公復往來於蒼梧與慶之間相度機宜指授方畧羽檄交馳朝聞夕發於是破鳳凰涉溯水斬西賊渠率黃朝猛韋銀豹等以徇得村櫓六百五十五處降人卒數千斬鹵一萬有奇東攻黃巢擊石硿襲大節生擒賊首蘇繼相會魁杜高山等誅之尋又乘勝出奇南走東坑斬獲會朝元等於海豐之界破巢五十斬鹵三千其墜落巖塹壅塞谿谷中死者無算蓋自兵興以來

前淡旬時而羣兇授首古縣克復其在東則張憲使在西則俞將軍二人之力為多論者謂其有伏波樓船之遺烈焉師還李公疏上諸將吏功次詔加爵賞有差於是張君廼以李公之意遺書林子請紀其事林子曰予曩蓋備兵蒼梧古田之役吾其與聞之若夫揭嶺之捷即今之得於睹記者甚盛詎可以不文辭辭曰

於惟明德既成武功統壹宇內六合同風奄有百粵遂荒大東桂林內拱南海朝宗馴至中葉運撫熙隆古縣淪沒蛇虺為宮亦有妖氛近集海邦如鴟斯啄如鼠斯藏我皇嗣統軫念遐荒司馬叩閽義激中腸天子曰咨咨爾封疆念我舊址幅員既長云胡不弔恣彼猖狂錫爾節鉞我武惟揚既敬既戒羣醜于襄臣拜稽首帝命肅將敢不矢心告成于王東征西怨大旱虹霓貔貅十萬霖雨三時驍驅電發羽檄星馳方畧指授廟算神機吏有同心共濟艱危曰惟憲使南土是依矯矯虎臣料敵出奇千騎萬旗談笑而麾一朝克復久陷城障殲厥渠魁脇從罔治黃巢大節以次芟夷豐狐授首狡兔魂飛西人歡呼言歸故園自我不見于今抱孫東人悲辛有赤其村載芟載柞豈我恩存於嗟明德覆育元元無忘遠畧永固雄藩於今始成嶺

外乾坤皇心悅豫湛露鴻恩將士戮力共膺寵屯臣拜稽首天子萬年四尺貞珉昭格于天格臺之陽瀧水之濱勒此貞石敢告籌邊

平嶺東諸寇碑　明　鍾卿

炎嶠東惠潮二郡向稱繁阜自張璉伍端蕩動謀譎東南爲擾徂征甫畢餘燼復燃今巨酋藍一清據馬公寨賴元爵據螺溪餘九丫樹葫蘆崙峒嶺黄埔高潭等地犯狡相聯動千萬計數十年弗征釀成至此民不堪命久矣穆宗南顧簡命今司馬中丞殷公提督兩廣軍務位遇甚重公祇若夙夜集思除器練兵嚴整以俟會粵之言官士民相繼伏闕以兵爲請公喟然曰患誠劇矣寇盤據地廣且衆非盡芟夷之無以絶亂寧民誠芟艾之彼知必併力死守非計之得者中惟藍賴二酋最雄二

酋破餘易圖矣合聲言止誅二酋餘若弗問焉者勝計已定檄參政唐君九德監海豐軍參將沈君思學將之參政陳君奎監揭陽軍參將李君誠立將之副使蘇君愚監長樂軍遊擊王君瑞將之參議顧君養謙監歸善永安軍前參將王君詔將之居中策應則副使吴君一介總兵張君元勳也誓曰文武羣公帝命孔嚴其務和衷將事毋怨步伐毋僵艮以功刈是積孽以生粵人從行有衆毫悄在前其食乃食舍乃舍整伍以行余其敢寧忝亟余往視師諸君遂以十二月二日進攻諸巢宜猷制變所向無前公慮諸君乘勝或驕餘孽或遺非一勞永逸之意乃二月移鎮惠城重示獎督務拔其根株方已諸軍氣益憤懣極咀絶吭前後獲大酋六十餘次酋六百餘擒斬共一萬二千餘級巢空穴盡寸孽不遺乃始振旅而旋先奉發帑金八萬佐軍至是藉降爲兵搜匿爲糧兵有餘餉因錄以歸度支械藍賴等諸巨酋以俟命惠之旄倪遮擁道周讙呼稽顙迎公而言嶺東凛凛屢矣不圖今日滌氛霾爲昭景功烈甚著請歲效尸祝勒銘貞珉以昭示無極公固辭不許於是諸大夫師儒僉爾而進曰激生於感諸士民之情不可奪也公昔征古田古田久陷一鼓殲之奇矣今東寇尤非

古田之比兵之以歲餉師百萬未易必克公師才三月費勤七萬而狼巢虎穴數百爲計摧拉靡遺桀酋六十餘皆生擒無一脱者所殺獲凡一萬二千謂非神算天符嶺海之民寧有再生何以致此昔南海疆理江漢播猷歸美天子義胡可已乃頌曰

於昭明聖覆載穆清曾是赤子敢爲弄兵璉乎端乎塗地一轍曾是羣兒不鑒愈烈帝赫斯怒玉節熊旂簡命司馬宅此東師文武協心五道齊發雷掣風馳傾巢搗穴司馬長慮仍督戎行窮搜以空方舉回旌粵人讙謼向羅毒苦今師之來若霈霆

雨動不踰時人無後患惟彼兇酋禍實自鍾昔靡嬰孩餉以怒馬今奚駢戮尸横馬下昔逞淫毒婦女是俘今奚殄滅弗保妻孥民有土田弗税而取奚食幾時血膏肝敵民有室廬一炬靡存汝巢險固如鼠被燻嗟哉我人昔任漂徙自今來歸履此康泰實爲司馬緯武經文鎭此南邦拯溺救焚功有百難俱出談笑惟此一隅尚勞伐弔今兹底定四海攸同司馬之來伊誰之功惟賢勿貳惟斷乃成惟聖惟明臻此大慶釐瓚揚休司馬是室文德萬年自天申之

端州督撫行臺碑

明　林大春

萬曆八年某月大司馬兩廣劉公新建督撫行臺于端州越某月而行臺成百工畢堂寢門庭廊廡軒墀之屬高聳湊閎弘敞壯麗巍然爲一方鉅鎭其時會有西征之役捷聞及旣旋迺大會兩省藩臬大僚總帥將校而下賓而落之遠近觀者肅如百蠻之長九𠁊之使莫不翹首跂足喙息而趦趄於是兩廣公戒使致辭請書其事於嶺東林子林子曰曩余嘗行遊宇內起咸陽而西至賀蘭北陟醫閭歷燕趙梁陳吳楚閩越之墟南踰嶺表抵于蒼梧蓋所至多重臣開府處然未有若蒼梧之盛者也彼其據高岡而俯層巒控諸粵而走百蠻固節鎭之雄也而復有行臺之設者何居蓋梧去嶺東郡縣遠甚又地屬炎荒暑氣爲烈故自先朝以來前輩督撫諸公往往以夏月移鎭端州名曰避暑而實以城彼東方也顧其所居爲嶺西故道實塵湫隘歲久敝壞余在蒼梧時嘗從自湖吳公至州白事公指示余曰此雖卬次非所以重軍旅肅𠁊夏之具瞻也方議修建會遷去不果其後十有餘歲洋山凌公乃始創建後堂及東西二樓稍拓門前衢路而增飾之亦足稱大觀矣而制猶未備豈知瓌瑰壯麗之觀竟有待於今日耶夫天下事

其作也必有因而承其敝也必有待而興奕奕明
明厥功乃成方是州之有行臺之稱也其初不過
爲禮帷暫駐之地來往無時人情因陋就簡遂不
復興更始亦無怪者劉公本三楚豪傑渴歷中外
偃蹇朝野以身繫天下之望者垂三十年故其所
至勳名彰彰如是至諸所舉措大都期於弘遠垂
久不爲一切苟且之計維茲行臺旣建儼然與蒼
梧舊鎭角立而峙即西省有事亦鼓行而西耳假
令東省諸郡卒有不虞亦可以傳檄而致自不至
于偏重遥制之患是一舉而關於軍國之利甚大
不可以不書廼系之以辭其辭曰

余昔壯遊經四方北走碣石東扶桑重臣出鎭職
封疆建節開府爲邊防星分斗列摩天章惟有蒼
梧稱昻藏滄海爲池嶺爲梁塡撫畊黎走蠻王誰
其作者韓都堂至今人說羊襄陽顧其地遠余之
鄉赫赫炎炎氣莫當先朝節使念遐荒麾旄東指
峪之江白石粼粼水洋洋耀武敷文到海邦但仍
舊貫臨康莊禮帷暫駐空尋常南昌老臣歸巖廊
行臺坐嘯嗟未遑十載方逢淩太倉廣陌岑樓志
未央誰知今夕重輝光神宮仙苑屬劉郎經營勿
亟何安詳旅楹有■曼且長軒然高舉凌穹蒼騰
空五色卿雲翔于飛千仞集鸑凰韓劉並駕聯芬
芳是日平西露布張薄言旋歸凱歌揚會集大僚
烹牛羊旌旗閃閃羅干將劉公燕喜爲舉觴四方
來觀祝壽康蠻巨跂足隨趨蹌一時勝事歎難量
貽書遣使徵琳瑯恨無椽筆廻秋霜伐石晋辭比
甘棠不獨流聲灘與瀧

楚黃劉茂溶定　番禺

墓誌銘

後漢徵君徐君碣銘　唐張九齡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貧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貧非力不食鄉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迹以庇物故退棲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南郡

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爲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徵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久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及聞甍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鷄不薄意有所將生芻爲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仁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之類也昔者齊夷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離羣顏閔鑿坯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爲志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既絕在心而經修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己以歸正漢庭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逕庭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二有子曰季登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郡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沒乎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太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斯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卲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武定侯郭公墓誌銘

明 羅亨信

正統十二年丁卯七月十有六日鎮朔將軍總兵官武定侯郭公以暴疾卒于宣城之鎮所守臣遣使馳奏京師十九日訃聞皇上爲之悲悼輟朝在廷文武之臣莫不駭歎翌日詔所司俾護其喪還九月朔柩車至京寓朝陽門外命禮部致祭如儀賻贈其家擇是月十七日歸窆懷柔縣紅螺山先妣太夫人徐氏墓次仍命工部營理葬事其冢嗣聰跣以奉狀泣予言曰惟執事與亡父相知惟最深奄茲不幸敢以墓銘請予以衰耄出巡塞外公繼總戎于斯凡有利于人而益于邊者必共商其

可否塞垣嚴謹□塵不興方慶朝廷任將得人兵民咸得其所豈意公遽云亡其可悲已乎予不果以拙陋辭乃雪涕爲之序曰郭氏世爲鳳陽之臨淮縣望族在昔元運既終四方鼎沸我太祖高皇帝應天順人舉兵奮起畎畝以拯斯民于塗炭之中當時豪傑感風雲之會皆肆力效忠左右輔弼公之伯祖興祖父英尤其超軼者並統雄師東殲西伐南招北討既而妖氛蕩息遂奄有華□洪武戊申上即帝位于金陵論公定爵與封鞏昌侯沒贈陝國公謚宣武英封武定侯沒贈營國公謚威襄伯父鎮尚永嘉公主爲駙馬都尉父銘任遼府典寶復沒於國事母徐氏實中山王叔都督同知成之女年未三十寡其夫誓死教育二子長曰琮初授府軍衛千戶繼陞指揮僉事次即公諱玹字貞白永樂九年以世勳予授錦衣衛指揮僉事轉漢府護衛指揮二十二年甲辰秋仁宗皇帝嗣位召還超陞左軍都督同知冬十一月襲封祖父武定侯爵給賜誥命追封故父銘爲武定侯祖母嚴氏封營國公夫人母徐氏封太夫人故妻鄧氏繼室林氏俱封夫人宣德二年掌署宗人府事纘修玉牒成被賞三年九月統領右掖軍馬扈從宣宗皇帝出境巡邊至會州命總大營十月送俘獲醜

類男女牛羊還京後隨車駕時獵近郊屢命居守京師總理五軍諸司庶務其見重類如此今上皇帝即位益隆委任正統三年八月命往鳳陽督修皇陵洎白塔諸陵竣事還京九年十一月掛鎮朔將軍印統總兵官鎮禦宣府於時邊鎮政廢狼烟四起公夙夜罔敢自逸與鎮守諸重臣籌議禦寇保民之策於是整戎伍精器械嚴斥堠謹烽火砌完宣府城垣及重修邊壘二百餘里□冠聞風遠遁朔漠晏然外□歲來朝貢人畜動踰數千公撫綏勞徠人皆歡悅三年之間事集人懷利興廢舉國家倚爲長城士卒仰如慈父內外莫不交譽之

一旦溘然長逝將校如喪所親豈不重可悲也耶歿距所生洪武乙亥十月五日享年五十有三初娶方氏贈威遠伯政之弟女再娶沐氏黔國公晟之女子男五長即聰錦衣衛散騎舍人次晄睛聲聞皆知學好禮一女向幼嗚呼公以世勳戚里之胤資性溫醇丰儀俊爽幼孤能自力學善書翰工經史事母克盡其孝處弟尤篤友于與朋友交久而益敬入典戎樞則推其仁心以撫愛士卒出爲邊將復謙退自居以好賢下士其禦戎□也惟用常勝之兵而不求其近效視古之名將若趙充國李牧諸人信不多讓矣使天假之以年所就詎可

量哉今不可作矣兹因聰之請深愧不腆之辭不足以發公之善姑述其槩以告來裔云銘曰

濠梁郭氏開國元勳陰德所基世多顯人惟公之生俊偉純粹早襲華勳卓有才藝攝政宗人清譽著聞玉牒纘修克慎克勤掌握兵戎扈蹕出塞殲厥醜徒竭誠匪懈宣皇獵郊簡公留守俾領五軍威武糾糾邊閫乏人簡公出鎮俾總戎師授以將印丈夫至此咸曰榮哉邊政甫就梁木遽摧當宁振驚朝野悲悼君子云亡於予何好紅螺之原先隴在焉祔葬于斯百世弗諼佳氣所鍾山明水秀我銘其幽永利爾後

梁端懿先生墓誌銘

海瑞

番禺梁端懿先生宋大夫也當南渡時不因官爵而變學守惟以道德而範鄉邦世皆以先生稱之瑞亦番禺人也隸籍瓊南追憶昔年旋里過沙茭問故舊經葛麻岡獲禮先生墓讀前學士黃公諫誌其墓甚詳後與先生裔孫建柱臣輩同學省城禺山書院其院乃先生講學舊址祀先生其中瞻仰德徽親依靈爽非一日矣茲庚申夏建等重修先墳遣使遠至淳安具狀乞予一言誌墓予辱交賢裔夙慕高風敢以不文辭按狀先生諱百揆字宗盛其先閩之晉江人贈太師越國公格之後大

父文領翁由雄州入廣居桂林鄉父諱仲欽博究羣書尤邃性命之學以眞知實踐爲事眞西山稱爲純儒丘文莊追表其墓先生少謹厚苦志力學登嘉泰甲子省元嘉定丁丑進士初授太學錄晉符璽郎歷奉議大夫立朝侃侃雖職非言路而屢疏條議國政以直諫有聲後因矯詔廢立抱病休歸隱處禺山闢異端明正誼有功名教學者稱爲端懿先生生卒詳載譜乘娶沙灣何氏封宜人子四靖厚智彪厥後分居南順多以文章德業顯予謂宋室當憂疑之日使先生得行其道言正言行正行維挽安全綱舉目張百弊剗絕天下共享昇

楚黃劉茂溶定　番禺屈大均翁山選

墓表

方伯吳公墓表

明　祁順

貴州左布政使吳公弘治戊申致政歸番陽與同時休致者方伯周公子建太守丘公時雍輩四五人相與結爲詩酒之會人以洛中耆英擬之越五年癸丑吳公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五其子珏既襄事乃以監察御史彭程所述行狀徵予表其墓夫士君子抱有爲之才得時行道以建勳業使惠澤及于人名聲昭于時生則人愛之歿則人思

之斯可以爲不朽矣若公殆其人乎吳氏系出濮長沙王芮之後先世有諱寬者宦游弋陽卜居地曰十二山至宋翰林修撰諱浩者先掌教樂平因占籍焉公之高祖善三曾祖國寶祖世才皆有隱德父允升舉永樂辛丑進士擢富陽令歷知和州廉聲惠政播之輿論公承家教之懿刻苦嗜學景泰甲戌登進士釋褐知閩之淸流無何以外艱歸服闋補廣之東莞東莞邑大政繁且經寇盜剽掠之餘更數十年無賢令强暴梗化姦蠹滋蔓百事叢隳公盡心力爲之興利而除害扶弱而抑强崇學校勸農桑均賦役平獄訟事無巨細籌畫靡遺六載間政通人和上下稱戴巡撫都憲崑山葉公屢加旌獎成化丙戌陞守惠州時廣右賊寇肆爲猖獗朝命都憲姑蘇韓公總督兩廣軍務以勦平之公夙見知於韓遂承檄將兵據險邀寇威望大振民賴以安韓公舉更賢育民之典特請于上移公守廣州劇繁治劇別利器於盤錯者久之擣平大藤峽之舉公有力焉丁內艱服闋補廣西梧州道滿九載陞貴州布政司右叅政越三年陞左布政使梧居二廣咽喉之衝內外鎭巡開府其地凡上下供億餽餉燕勞之需悉公區畫民不知勞而事克有濟貴州諸夷所居習俗各異公不遠其地

不鄙夷其民撫摩瘡痍修舉廢墜威惠並著一方帖然繕修棧道關隘索嶺而甃之行者稱便計年勞方當柄用而公上疏陳懇乃得休致人猶望公復起豈意遽長逝乎母王氏有賢行配樊氏先卒贈恭人今與公合葬繼室施氏封恭人丈夫子一卽珏援例拜饒州守禦千戶所正千戶女五劉瓚黎昭葉珪董祚胡楷丘汝忠其壻也孫男二曰遠曰達孫女二公賦性明敏操行嚴謹閨門雍肅人無間言居官一循法度吏不敢欺由邑而郡由郡而藩所建事功不可枚舉豈非一代之才傑自足以致于不朽者歟予生東莞知公爲令之政蹟爲

許白公後未有能繼之者其推之廣梧貴省皆此
蹟也是用摘其大者表于墓石以昭百世其他細
行則略而不書

漢中壘劉子政先生墓表　明 湛若水

惟茲漢中壘校尉追封彭城伯劉子政向之墓侍
御馬子宗孔請表之甘泉子曰久矣吾之不託於
言也雖然以子學聖人之道茲以風于鄉之人吾
惡得而勿表諸昔者孔門之教同於求仁而七十
子之徒各成諸質是故一貫之學離而四科分四
科分而聖人之道熄故德行之流爲道德爲節介
爲悻直言語之流爲游說爲縱橫爲詞章政事之
流爲刑名爲功利文學之流爲訓詁爲記誦是故
後世之學成於所長而蔽于所偏矣余讀劉子政
傳或疵其爲僞黃金以迎主好溺于休咎說諫上

變蹈而幾進爲德行之疵顧興焉然而究極六藝
洞窺陰陽星曆之紀其博洽有如此者豈所謂文
學之流與新序說苑洪範五行封事數十篇物連
類萃若懸河其文詞有如此者豈所謂言語之流
與元帝之初自以末屬力排許史恭顯之奸變折
而不悔與望之堪敞同心輔政別邪正忠讒之分
明切合治亂之原成帝之際危言禍福極陳淫戒
斥王氏威福之盛圖宗國社稷之安其濟也傾否
之志殆亦庶乎可與從政事矣惟茲三者是亦不
足表之以爲勸乎蓋子政裔出於楚元王之學出
於浮丘伯浮丘伯出於荀卿荀卿出於孔氏門人

馯臂子弓其源流之分可知也已孔子稱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後之君子有子政之長而去其蔽以變化於大道如百川支流之會同于海淵淵其淵矣吾是故表之以詔于後世

林南川先生墓表

明 湛若水

周公而上其道行孔子而下其道明其道行者其言徵其道明者其言紬是以明者其體乎行者其用乎白沙夫子崛起南方泝濂洛之源以達于洙泗慨然任明道之責當是時得其門而入者惟南川先生一人而已矣先生靜坐清湖餘二十年玩心於神明黙契乎大道其質於師之言曰元來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直是一個充塞周洽無人我大小遠近如一團水相似各充滿不相干涉前輩謂堯舜事業直是一點浮雲過太虛自今始知其不我欺斯不亦見道之體乎然而言則精而行緝矣

先生事竹齋府君如事天其事游氏太夫人如事地故孝行于家孚于鄉黨聞于巡撫朱公爲勸駕焉中乙榜教諭平湖遷教授于兗州再補嚴州所過士習以化而師道以尊破規條之說而重以身教化舉業之陋而合于涵養去支離之弊而合于一本薦進監博學者宗之進學有解教胄有辭士人就矩縉紳考德拔爲襄府左長史正國法肅官僚擯奸佞清宮禁大體統一國大治及其既老以禮而退能以正終方其隱居清湖也人曰未可以仕乎曰吾將求吾志也吾何爲而易諸及其仕也人曰未可以止乎曰古有爲貧而仕者秉田委吏

所不辭吾何爲而去諸斯不亦見道之用乎然而行則絀而道明矣甘泉子曰夫道體用一源昔者孟子稱伯夷伊尹柳下孔子聖之淸於伯夷曰治則進亂則退於伊尹曰治亦進亂亦進於柳下惠曰不羞汚君不辭小官於孔子則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處則處可以仕則仕夫聖之爲德亦大矣而直於進退仕止久速之間言何耶明體用之一原而變化不拘也故卽用可以觀體矣卽體用之全可以觀人矣甬川先生之學其合以是觀乎若其贊述存乎文詞其行實存乎家乘余特攄其大者表而出之庶來裔有觀焉先生諱光

字緝熙子二人長時表晉學正科次時衷鄉進士能繼家學從予遊請予表于墓石

孝感賢節張母黎宜人墓表 明 張潮

夫人可以與於道者學使然也不學而行與道合者知自撿而能全其天也是故大冬嚴雪物靡至矣其超然而獨秀者惟竹與松柏爲然茲二者天所全也非故欲全之也夫竹之有筠也松柏之有心也匪是天亦惡得而全之也是故全其天故爲天所全也噫黎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誓從一於夫子樹屏障於張門終窶且貧惟業紡績節縮飲食爲教子費嘗午不餉子歸或飲水充腹以復館旣終無忝乎鄉評益重乎國是天子嘉其貞烈爰命有司表厥宅里從子州守貴封宜人焉人曰文廸

無母無以端其始母無文廸無以令其終於是母子交相成而鶉賁其風者悉然矣非其筠貞而心壹惡能致是乎哉夫人性之所忽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簡也存乎孤獨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宜人暗與道俱行修名立其愼幽獨而知撿者歟態正齋其鄉人也贊吾政于建始蔬素貞烈一類宜人子丸領鄉薦乃曰吾不汝食汝自力吾官一年歸足供暮齡矣及期拂袖而去志不可留惟曰鄉黎宜人愚畏仰者惟先生一表焉泉壤垂光庶終所畏故表之且以風乎貪夫淫人

明社潭王孺人墓表

明　張詡

正德丙寅十月十七日社潭王氏年二十而卒其夫雲壑劉泮哭之哀人曰所配重於所天矣乎何哀如是也雲壑曰天親一也義弗容已也匪世嗣終身哀而弗耦可也既葬石潭嶺庚酉向之原雖再室顧氏生四子杞梅等而朝夕未嘗不在斯人嘉靖丙辰菊月來謁余曰王氏亡人實疚我心姑曰佳婦章其孝也娣妹胥協章其和也彌縫陰教章其勤也仁逮臧獲章其慈也視簪珥則思其貞靜之懿焉視封羊則思其承筐之實焉久矣肺肝如割敢懇君子發其幽光俾居墓者有餘榮焉余

曰噫閔而情閔而義情而不義匪情也義而不情匪義也今言孝則思孝矣言和則思和矣言勤則思其幹言慈則思其仁言貞靜則思其德言相事則思其敬乃若所思皆稱其情情之所發皆協于義情義之哀哀之正也是宜感于今者猶夫昔也嗚呼可以媿鄉之反脣相稽不能正室者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於彝敎不亦大有所勸哉遂書爲表雲壑又置祀田若干畝以供歲時之事也寧于其身不于其子樹義也哉

彭烈女墓表

明　張詡

彭烈女者爲詡邑人也生有懿德人莫之知獨以色誇人口甫笄聘入劉氏儲爲養子婦厥翁悅其色也挑之怒遂計逐其夫復挑之益怒乃令人陰諷之曰若夫亡矣若何望若可就翁翁當置若側室爲翁側室孰與爲養子婦乎且彼與若未合卺也名夫婦也而實則鄰我耳若奚爲戀戀至於斯乎烈女奮袂大詈曰是何言與吾聞名正則分定矣分定則夫婦矣且彼亡以我故也我不忍以我故使彼亡而又負彼因叩天大慟曰嗚呼天乎我何以生爲乎是夕自刎血流戶外明日烈女父母

白寃番邑令高君高君罪其翁禮葬烈女於北郭外大道左栴之石有彭烈女墓云歲久荆棘叢生石題剝落樵蘇牛羊日躪躁其上過者傷焉弘治庚申郡推朱君伯驥祀鬼北壇經墓下下拜詢由始一修其墓基而未有一言表其烈者嗚呼士之見利思義者或寡矣況守死善道乎況以坤柔之姿而能挺丈夫之烈若是乎觀其不以未合卺而昧夫婦之分君子謂其近乎知不賤養子婦而苟貴於爲主翁側室君子謂其近乎仁守節不變視死輕於鴻毛君子謂其近乎勇謂之烈女宜矣使世之委質爲人臣者咸烈女其心焉則炎劉之國

號可不改新易魏矣趙汴之廟主可不遷杭泛海矣然則烈女之行雖曰守坤之常也而其一寸丹衷揭之可以愧千百世爲人臣而不知君父之大義其關緊誠重矣是不可以不表也銘曰

天德一匱王侯之貴我視如鬼或烈或忠至賤之中世欽如龍我銘在野日照月射俾愼取舍

楚黃劉茂溶定　番禺[illegible]選

書

上姚令公書

唐　張九齡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謹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爲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日渴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旣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

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羲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之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爲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徇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逐小人恆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面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游無以求進明主在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某所以爲君侯至惜也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爲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卽雖有所長一皆沮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

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寧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瘦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寧用小人之說爲固知山藪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達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唐　劉軻

前蘭陵令臣況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知楚國前事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敢以他事臣直道今楚國盛衰之尤者與相君擇焉自重黎爲火正光融天下鬻熊有歸德教西伯弟子洎汾冒熊繹華路藍縷以啟荊蠻歷武文成始臣妾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爲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亾太子走昭王汚楚宮鞭

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說交鬬猶以楚爲有人無何爲上官靳尚所短王怒疏屈平平既疏秦果爲張儀計陷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囚不出咸陽亾不越魏境客死而尸歸至今爲楚痛豈不曰疏屈平親靳尚而至於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皭然無非已不能疾讒又從而借之俾屈生溺離騷爲之作襄王以前事歷目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子弟賦風弔屈而已又何能兒王於矢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爲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相君設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靳尚之口弭臣見泗上諸侯不比轅不來矣夫如是漢水雖深不爲楚塹方城雖高不爲楚險相君雖賢欲舍楚而何之也今有李園者世以諛媚薦寵喜以陰計中上根結枝布寖爲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王之左右前後不靳尚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前月相君聘至跪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真宰相之心脫李園何至費靳方試何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哉敢輒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況之望也楚子之幸也

再上崔相公書

唐 劉軻

劉軻謹再拜相公閤下先獻書三日軻將出通化門其心遲遲然若虛其腹如未厭其食者且曰今嗣聖重光相公登庸天下衷誠蓄志之士將不遠千里願獻計於相府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觀光華下云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爲儒生閱天下利病苟無一詞聞天下善否將何以見江漢之士故退於逆旅思有以效誠于相公者伏念挈缾負薪之言古人不遺相公其遺邪某自惟輟耕窮書或得侍坐于搢紳長者洎屬文說鴐之士毎議及國朝相府間事言貞觀則房魏言開元則姚宋自貞觀數十歲至開元中間豈無房魏之相耶自開元數十歲至于今中間豈無姚宋之相耶何說者局于四而不至于五六耶豈無繼之者力不足而追不及耶將力足追及而曰非大有爲之時而不能爲之者耶某嘗試言之矣夫北轅適楚南轅適晉是不可到日暮途遠是豈力不足進不及耶不繇其道故也然則非說者不屈指五六而局于四也古天子以天下事歸于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爲己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之重周公亦潛心在于伊尹耳故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夫周公之潛心于伊尹而不愧乎伊尹獨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故

其心愧恥夫其存心直下千歲無人嗣續惟梁公鄭公高視千載之上始潛心于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堯舜故德諡以經緯天地曰宗爲不祧之廟至姚公宋公又潛心于房魏亦惟恐玄宗不及太宗故致時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某請梗槩姚宋舊事而言之諸說以姚之爲相也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盡其才又奏請無赦宥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于是上責成于下下權歸于上上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宋之爲相也以彌綸爲己任亦以筆硯專隨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天下之正繇是四十年間威振四海敎加百姓政歸有司綺孺羅紈之家請謁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于開元天寶之間自幼迨強仕女有家男有室耳不聞鉦鼓目不識兵革故玄宗無爲恭事玄默而已矣今上新嗣大位相公新揭大柄必欲盡天下善美以調和鼎味眞所以沃天心而福衆庶也某知相公固亦潛心于姚宋亦恐聖君不及玄宗焉夫姚宋潛心于房魏而已無愧於房魏今相公已潛心于姚宋詎得有愧於姚宋耶夫惟無愧實在應變成務守文持正踐其跡必至其所至俾後人之談者自四公而加相國焉相公必以是爲心某知相公未得高枕于

廟堂之上者有四矣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今緣邊八鎭之士閩六軍之人坐以受賜莫不開口以待哺將欲買餘勇以壯邊勢惟恐不厚于六軍之賜矣此亦賞過乎功者不得不搖心也非所謂至賞不費賞明而敎行者也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一也聖上自儲副仰祚蓋三代不刊之事雖巷兒街童知其必然彼貪天之功者以爲房闥永巷北宮貞伯子之能事必陰敎是謀出一時之策畫寵以懷黃垂組不謂無恩矣脫或天光獨私恩無與對使權量天下輕重以專備顧問雖賢如史游納忠勤心恐必漸弘恭之勢矣古之

賢聖過禍于未芽芽而滋之根著而不可拔矣某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二也昔西京初罷侯議高祖表用蕭曹故人東漢初鄧禹戒光武以功臣專任貞觀初太宗自秦府登極有上封事者請以秦府舊兵追入宿衛太宗曰朕方以天下爲家惟才行是取何新舊爲夫以一家國爲言誰能無私必以天下爲言孰非王人而以家國之私于天下也范曄云舉德則功不必厚奉勞則人或匪賢必處非其地非所以優貸而見惜其功也故姚宋所以無任功臣以政其在茲乎是以門閑誰一與長閉此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于廟堂之上三也日者有自邊兵來口凡事關于日而可質于口非鑿空架虛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戎□爲邊垣者朔方爲大夫朔方去戎□不數百里而近使煙塵不至於亭障者實以邠涇之鎭□不敢東顧自燕盜已來惟朔方多軍功內以遏不軌外以拓□□故朔方之於朝廷雖手足之扞頭目不足過也比者姦回秉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骨非紅粟腐帛不及於邊兵無襯甲之服以赤肉冒流矢者駢門皆是統率者雖章連十上帝閽九重罔中莫聞至有抽刃垂頭祝觴禱死貴爲節制猶無憀若是矧責由卒隸尚安能固其生與戎□攻鬬

耶今釣怨者旣逐新恩已大洽相公必滐惟前弊思有以矯之之術以廟算決勝授成策於邊將者古人以天下論一身以四邊同支體以中國視心腹支體有疾心腹安得無憂乎善言邊兵者以河朧不如燕薊燕薊不如朔方朔方軍之地連險小雜||俗習騎射繫軍者非其父兄則其子弟故所以無對於諸軍矣今之存者皆諸軍遷徙或叛孽殘寇之餘遠鄉里別妻子執戈臥甲坐不遑暖邊塵一起連頭應召必無美利以啗其欲必無爵賞以磨其勇以之防塞可謂連雞矣此某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四也古之相天下者獨勞一

身役一心範天地而俾無遺事於天下也蓋存乎任使而已矣傳曰使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所以穆四門而貞元首者也某所以首多士之伍進希相公必首而納之然後開平津之閣待自屈之士且問曰計安在知致理致君之策斯有出於門下矣若然者吾君不愧於二宗相公不愧於四公何有力足以追而曰非其時而不爲之者耶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爵相國故事亦以無愧辭於史官焉某不勝區區之志唐突尊重伏惟矜其意而宥其罪某恐懼再拜

與朱都憲書

明　陳獻章

頃者獲拜執事於蒼梧十餘年間執事之心不忘乎僕與僕願見執事之誠交慰蓏沃於一堂之上一日之間至矣盡矣執事負一世之豪才際百年之嘉會故能受知當宁進位都憲奉璽書督三軍以經營於一方誰不瞻仰誰不歸戴僕一介書生生長東南聞見寡陋徒負虛名無補於世乃蒙追憶十餘年相與尺牘往來之雅而賜見焉幸甚幸甚僕之齒非少然以方於執事則爲後進執事先生長者也長者有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隱而不告非禮也僕之始至執事問以出處僕未敢率爾

執事又益之以薦進之說且令回自決之僕於是乎若負芒刺避席而不敢言慚也退而思之又大慚也明日具以情告且言其不可當是時也執事亦見僕之顏色乎始者僕欲往見執事於蒼梧凡三復計之而後果行誠以執事之賢固所願識然自念二三十年所守進退之節一旦由此而變亦不能不少踟躕也況諭之以薦進之說耶僕竊以爲執事好崇奬人之善偶見一士少異乎人亟以此言寵之使勉乎善云耳不然則將悼其窮且老踽踽焉無所與同恤恤焉無所與歸故問而遺之使自爲祿仕之計焉耳不然執事之明足以照物

豈不知僕之駑鈍不可驅策而思進之萬里之途也執事又以韓退之之事見勗退之雖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肯枉尺直尋退之以書于宰執僕固不得舍孟而學韓也僕之歸白沙幾一月矣鄉之逢掖士無日不來問詢僕告以所接盛德之光莫不鼓舞興起信乎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惟是進退出處之念尚日往來於心誠懼執事所以待僕者如此而人之知僕者淺也此意已託丘侍御達之左右不審亮之否乎未能默默伏此布聞且以代面謝惟少垂鑒焉

恭惟執事位高而望重德博而民化而恒患乎善

之不彰士罔攸勸故能尊重名教秩秩其儀以興起山林之遺逸大哉執事之心僕雖駑鈍敢不夙夜祇奉然僕竊觀來喻之言大意欲勸僕出仕耳非直勸之且加責焉是固出於愛僕之誠而僕之心亦未有蒙照察者何則擬科登仕固僕之素志抱病違時非僕之得已僕自染疾疾來六七年間毎遇疾作徧身自汗若雨或連數月不止既止復作畏勞怯冷沉綿反復元氣寖耗力加防慎庶幾保全而母氏年益高百疾交苦是以未能出門耳假令僕疾愈可以出矣而忘親之老豈人之情也哉在親爲親在君爲君無所往而不然矣夫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之安焉耳若昔之李密是也密被徵時密之心蓋自揆安於事劉則止爲中而行非中也今若梁以聖賢出處之常責密以必仕恐非密之心密之心天理之時中也僕今自處亦欲無愧於密耳執事信以爲何如哉願終教之僕不敢固執也

復趙提學僉憲書

明 陳獻章

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爲疑僕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禮言耳非統論理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若橫渠以禮教人蓋亦由是而推之教事事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修業以造於聖人緊要却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爲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爲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爲辭省之言略也

謂姑畧去之不爲害耳此蓋爲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非初學不云且也若以外事爲外物累已而非此之謂則當絶去豈直省之云乎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執事知我過胡先生而獨不察此僕是以盡言之希少留意

答鄭一鵬年丈書　　明　張詡

伏承敎言指示切直東萊所謂一見高文心開目明者也非同心者不能道如彼磨齒不齊相推乃能出米人欲見道非切磋琢磨其何能及夫謂古岡山川不似何退遜之婉也菊坡吾不得而見之矣君子謂其心猶叔肸大哉明哲乎白沙中行獨復啓甘泉之傳尊先生相與夾輔庶幾乎鄉里之光伊雖一脈不墜諸君子衛道之力也大兄承家學翊白沙相城古岡顏色輝映路人所知也而曰敝邑擅焉大非公論夫氣化古猶今也人資氣化以生猶魚資水以養氣化之有淳漓猶水之有沃

濊大兄稟厚而養完其殆淳而鍾者歟是故月之黔也光盈之餘之虛也水歸之大兄富於學而若歉若虛有不至於盈而歸耶夫學大者用於世小則濟世所用故不可不理會至於用焉則存乎遇明道曰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愚謂學須用焉以此孔孟不得爲伊周不在於遇乎惟大兄其無讓俾考德問業者可尋其緒苟白沙曰難焉甘泉亦曰難焉不幾於熄乎愚狂鄙不足以輔惟大兄其無讓

復毛先生書　　明　霍韜

昔子路問孔子爲政於衛之所先孔子曰必正名子路遽曰甚哉迂也是故孔子有野哉之警然其眞率之情師弟子相與之厚萬世下猶想見當時氣味生於門下竊有恩義之私爲請不敢復以疎外自待發眞率之情言之而無斥俾終領教之幸可乎教曰舜禹有天下與皇上不類不可爲據敎言是也生則竊謂自春秋周商夏遡于虞唐以天下國家相授受得其常而爲父子不得其常而爲兄弟有若諸樊餘祭太甲外丙仲壬載籍皆不書當時嗣祀宗祝之詞故不足爲據有若文帝固高

帝之子然嗣之者惠帝之統宣帝者昭帝之支孫于時皆不書嗣祭宗祝之詞稱惠帝昭帝爲某祖考稱文帝宣帝爲某嗣子孫故亦不足爲據惟若成哀爲君爲父爲夫爲子萬世羞稱成帝無子乃據共王之子爲己子復據孝王子爲共王嗣子三綱五常大壞於成哀之手固萬世名教罪人非惟不足爲據亦羞以爲言宋之仁宗不明三代繼嗣之法直以英宗爲之子英宗既受養育之恩有父子之號故後欲考濮王而不可得於父子名實遂爾大亂蓋仁宗之於英宗惟宜俾之正位東宮正名皇儲勿名皇子則英宗於濮王不致無父之恨

濮王於仁宗不涉大統之嫌英宗不得私天下以尊己之親仁宗不得私天下以擭人之子萬世通義也宋人無明此意者故不早救正於仁宗在位之日徒爭辯於英宗嗣統之時遂致情禮相爲窒礙稱親稱伯繼父生父聚訟紛紛不能相一亦不足法且不足據惟竊念皇上之於武宗既昭穆兄弟不得爲父子於孝宗則名實伯姪而非父子求之古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將俯循漢宋故事則事體大不相似於古皆無可法故不得已發明舜禹之事俾議禮君子深思自得以爲權衡苟會通其意不泥其迹契其妙而神諸心焉是固處變行權者之律令也夫千聖所同者心而已矣千聖之心所同者道而已矣由堯舜之道以揆夫事之是非猶執權衡較輕重也得其鈞石之要則銖兩之迹不俟於言矣漢宋諸儒之說理也區區形迹之泥而陷於功利之私焉猶鈞石不察銖兩是問銖銖兩兩若甚分明積至鈞石乃大謬亂是謂不達大本之論是故不復妄引以瀆尊聽直援堯舜禹爲律令者鄙意若曰舜禹以異姓猶得以嗣大統主祀事固不必屑屑於父子之稱也若我皇上以親藩而嗣大統主祀事尤不必屑屑於父子之稱也昔固嗣統遂變易父子之名實是俾我皇上於昔

之未嗣大統也固以與獻王爲父於今之嗣大統也復以孝宗爲父是一身而兩父也天之生物也一本曾謂一人而可以有兩父也乎此於天理人倫所不能解者也敎曰帝王無嗣繼以旁支與夫諸侯下至庶人旁支繼嗣雖大小不同初非以利言也敎言是也生則竊謂春秋三代嗣繼之說其諸異乎後世嗣繼之說也是故古者之嗣帝王也嗣主夫天地宗廟社稷之祀事而已矣嗣主其喪若子而已矣不曰父之也子之也古者之嗣諸侯也嗣上夫封內山川宗廟社稷之祀事而已矣嗣主其喪若子而已矣不曰父之也子之也古者之嗣大夫士也嗣主大家之五祀宗廟之祀事而已矣嗣主其喪若子而已矣不曰父之也子之也故其服制爲人後者爲所後者斬衰三年服緣嗣制禮以義起者也爲其父母齊衰期年服以義殺恩以禮裁者也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三代以前無是論也曰爲人後謂所後者爲父母謂所生者爲伯叔父母三代以前無是論也然則程子何爲云爾也蓋爲仁宗言之也不然則非程子定論也或問人之托之也朱子復有未安之論亦以本朝故事有難於言也此論不明於天下因襲流弊□元之仁宗武宗遂以兄弟爲父子天倫滅矣三綱墜地

禽獸逼人宋之腐儒啓之也宋儒之告英宗曰仁宗於宗室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茲言也蓋不復以正統宗嗣爲急直以天下大業之付授爲足輕重矣夫不以正統宗祀爲急直以天下大業之付授爲恩德之厚則不父母其父母而父母他人父母是所謂功利之私也夷狄之道也昔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臯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天下輕也今以天下之付授爲恩德遂不父母其父母而父母他人父母是父母輕天下重也聖人之心固如是乎故曰宋儒之論世俗之見功利之談夷狄之道也故生也直揭富家繼嗣之私發明帝王之體欲議禮君子湊思古道云爾非謂帝王嗣繼固殊於庶人也教曰前日會議未嘗謂皇上不宜爲武宗之子蓋謂武宗以天下授之皇上有父道焉但以兄弟昭穆之同止稱皇兄然執喪奉祀備極情文則固子道之盡又曰皇上旣兄武宗則不得不父孝宗此則生所未喻也謹按喪禮子爲父母服三年天子庶人一也兄弟服期諸侯絕大夫降我皇上以武宗爲兄則不得執爲子之禮服爲子之服今執爲子之禮服爲子之服是處兄弟之倫行父子之禮也父

子兄弟之名實不亦淪斁已乎故夫哀痛慘怛禮之情也麤衰辟踊禮之文也故夫人子之於親也惟其有終天之悲也是故有傷腎乾肝焦肺之慘也惟其有罔極之痛也是故有啜粥飲水垢面之誠也衰麻之數踊哭之發所以章痛悲也此禮之情文也天衷之自然也人子於親之禮也茲禮也其可以施諸兄弟之倫乎處兄弟之倫行爲子之禮其天理乎人情乎抑古道乎且曰以天下授受爲有父道則尤宋人之敝也以天下相授受爲有父道故我皇上盡子道於武宗惟其不可謂之父也故稱皇考於孝宗是我皇上於武宗有父子之實於孝宗有父子之名是伯姪固謂之父子也兄弟亦謂之父子也祀享祫祭於一堂我皇上又復有兩父矣名實不正彝倫遂乖流弊之極人道不知將何如也古之典禮其有是乎嗚呼孔子憂萬世之心發正名之教蓋至是然後驗其眞非得已也眞非迂也故生也前日妄有論說謂於武宗賓天大臣迎戴皇上即宮奉遺詔以行時上在藩邸即宮發喪成服行藩臣之禮比至京師已足二十七日之制則臣道畢而君道始矣其於涖登大寶也是嗣武宗之統爲主武宗之喪卒哭葬祭皆從主喪之服禮曰喪有無後無無主是也山陵未畢

主喪不釋服禮也今不可復追矣將來與祔廟可荷焉爾乎故曰必正父子之名所以正綱常也必憂追尊之議所以正大統也必崇天子之祭所以申孝心也其與武王異者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是天下者太王王季文王之天下也是故武王得以天下追尊太王王季我皇上嗣祖宗列聖之統以有天下是天下者祖宗列聖之天下也故不得私以天下追尊興獻王此尊祖敬宗之道天下之公也興獻王之心也然猶得祀以天子之禮者推廣仁人孝子之心也禮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葬以士祭以天子諸侯是也葬用

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養用死者之爵所以安其親之分用生者之養所以申孝子之情國家制禮所以爲曲盡也曾謂子有天下矣歷於祖宗不得隆追崇之禮矣獨不得以天下養其親乎生也得以天下養沒也不得以天下祭乎養也者養夫生者也祭也者養夫死者也養也祭也其義一也此追王祭祀之禮所以各相爲用而不相爲背者也苟膠其迹而拘之是猶漢儒議禮屑屑儀文故事之求而昧聖賢制作大旨之病也生也學不足以擬古見不遠於宋儒况敢望程朱之門而輕喋喋亦自見其不揣力量也已恠於門下有恩義之私焉故不覺發露眞率之情至此惟老先生道禮宗主後學所仰賴以依歸焉幸敎正之是固孔子不拒絶子路之心也荷甚荷甚

與朱都憲書　　明　霍韜

蒙示及築堤之策生舟中再熟籌焉河水自西而東地勢西高東下水既順流而下沙亦隨水而行水溢于河則沙注于河水流愈溢則注沙愈積故河水濫溢之後則沙與河平自然之勢也今沿河之東復築堤以障之若河水不溢則此堤之築無用焉已矣害猶未甚不幸河水再溢則水勢自高而下沙亦從高而流水勢小緩沙亦停淤吾知築一丈東堤則增一丈淤沙亦自然之勢也如東堤不築水自西來或溢于昭陽湖或及滕鄒等縣水既分流沙亦散漫若河東築堤則水或暴至先注

于河沙水並行河先飽矣淤塞之患反甚於堤之未築亦自然之勢也若曰築堤障水則西水驟至皆逆遏而納諸河俾中流東趨以達于淮不至泛溢水不泛溢河流自急沙隨水流不至停淤無是理也蓋自穀亭至于沙河二百餘里河勢凡幾灣曲凡經一曲則水勢一廻水廻則流緩流緩則沙淤尤自然之勢也竊謂去年東堤不築沙注于河與河平則已矣今若築堤則堤愈高而沙愈積為運河淤塞之患不可究言也已若曰沿蕭豐等縣河水上流之地預築長堤一以護民田二以障河水決潰之勢也或其可也惟地利形便非躬自相

視恐難憑小官下吏淺見輕慮所能知也惟高明熟計之

上楊遂菴書　明　霍韜

恭惟老先生碩德重望天下注仰起佐聖天子所以慰答海內蒼赤來蘇之望者豈有涯極老先生之謨畫日贊帘密者固非末學所能竊窺一二千萬里之外然韜每中夜犇踴慶躍不寐者蓋幸見老先生以數十年經綸蘊蓄一旦可盡見諸實事非如世之士者徒抱負懇鬱才猷不及竟諸勳業者比又非如世之士者徒負高位雖欲策勵勳業而才力不及者比是天將以太平事業遺我老先生之身而我祖宗鴻謨舊章所以奠安元元綱維萬世者殆將振舉修復而莫有遺恨也已是韜所

以犇踴喜躍而竊幸之也宋朝士夫動擁虛名動多浮議其未見用人多以大用期之及其見用亦只如此而已矣嘗謂宋儒學問動師三代而致君圖治之效不及漢唐漢唐宰輔雖不知學猶能相其君以安中夏而制四夷宋人則高拱浮談屈事戎門竭民產以納歲幣苟延旦夕之安履霜不戒卒覆中夏而後已若此者可諉之天數可徒責徽欽而嘉祐康定以迄元祐之諸君子可獨逃責乎夫所貴乎命世豪傑爲能見兆未形而先幾預策以制數百年未易測識之虞也況於事勢顯白有必至之危然猶瞑乎莫覺者謂國有人也可乎哉

朝士夫浮議甚於戰國之橫議而流禍之烈甚於晉之淸談顧未有命世大儒起而救之今之士夫動多擬拾其唾去之說以噍嚼之此士習所以益卑政治所以益弛我祖宗之舊章所以日益廢格民日益困財日益匱大勢日有不測之虞而當事君子莫或之省發也老先生際遇聖明言無不聽謨無不違時幾若此諒不輕易失之世傳三楊入閣極一時動名之盛不知三楊壞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宴安苟且度日卒貽正統之亂昔李林甫死然後祿山反明皇卒鞭林甫屍謂其釀亂也三楊肉未寒卽有土木之阨律以林甫之刑尚可

辯說乎今欲圖治非痛洗三楊以後之弊而上復祖宗之舊不可也老臣出處社稷是荷區區潔身一隅之小節則卑官下士之事而非所慕以爲榮也韜偏心多病魂夢無復燕薊之想矣惟念老先生必有仰贊聖明者故敢附獻其狂愚舊進三劄錄貢倘可采一二亦芹人之忱也照恕爲幸

荅劉素予論春王正月書　明 何維栢

春王正月幾時與泜泉鄧翁評論有說筆之舊稿失之久矣今亦莫能詳爲記憶大意謂春卽夏之春正月卽寅之月書王者以春秋本於魯史魯則稱公此稱王者示王朝大一統之義也先輩云以夏時冠周月者殆非孔子尊周之道爲下不倍訓已嚴矣改月改時之說尤爲無據今亦弗能一一詳記舊稿大槩古之帝王重登極卽位改名號以一天下心志易服色以新天下耳目所以示大一統之正也大槩夏以正月登極紀元商以十二月登極紀元周以十一月登極紀元三代不同孔子

叅而酌之以爲不如行夏之時以歲之首春之端爲正也亦猶冕輿輅之言爾至於時月悉皆原于唐虞欽若敬授以殷正四仲之舊非直至夏爲然也陰陽盈虛四時迭運循環不忒後天而奉天時一而已何紛紛乎改易之辨此意不肖看得久以定若筆而衷之玆未能也容再圖之

答厯東論性書　明 何維栢

孟子道性善章尊見說得甚出人意表然愚不能無疑尊論以心性卽人物之生意甚是甚是然謂生意落在清水五色土中便和粹清明物生出來便善生意落在糞坑臭水中便溷雜臭惡物生出來便惡以孟子之論性善是矯世立敎要之未爲定論如尊見則是性有善有惡不能同矣愚請以古昔聖賢之言質之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皆言性善也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非孔子之言性耶尊見以生意落在糞坑淸土之喻則性是性氣是氣理氣爲二矣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陰陽氣也而曰道則是理氣無二也安有生意落在氣質之謂耶張子云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則是二之也愚不敢以爲然也夫孟子之言性善也參之往聖而皆合質之後世而無疑如此則性有善而無惡理氣一而無二足徵矣然人之有昏明剛柔厚薄雜揉之不齊者何也性之善理之一也而昏明剛柔厚薄雜揉之不能齊者分之殊也氣是生生不息之機理是生生無二之妙理卽氣氣卽理分

[illegible]自在理[illegible]之中[illegible]時竝賦無先後無等待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譬之磨焉一時竝運然有全者有截者不能齊也其實一米也譬之植焉同一生生然幹有大者有小者不能齊也其實一木也譬之陶焉一時火候然有全者有窳者不能齊也其實一模也觀於此則孔子所謂相近之說正自不能齊者言之孟子性善之說正自其至一者言之孔孟之無以異也然後知孔孟之言爲定論也何也瞽瞍至頑也而卒至於允若太甲至敗度也亦罔惟厥終書曰克念作聖罔念作狂性之善可徵也而尊論致疑於丹朱者何也丹朱傲也或囿於

習也當堯之時百官牛羊倉廩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富貴易動也丹朱爲天子子安知其不動於貴富其傲也囿于習也堯舜爲天下得人子不肖乎已者則不肯輕畀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所謂相近者就夫不能齊者言之則夫至一之善可見矣惟習然後相遠則知習之不善者非性之罪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上智生知安行渾造美大聖神之妙以立大中至正之極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非世之所能移者下愚自暴自棄狃于卑汙苟賤之行甘爲人下而不辭爲機變之巧無所用其恥沉酣陷溺蔽固已深悍頑罔覺終其身而不知其習之不善者是習之而不肯移非性之不能移也鄙見如斯未知可否望再裁教

再與方西樵書

明　王漸逵

向者夜間造謝門下辱不鄙與進教愛彌至得聞所未聞虛而往實而歸夙昔之望深爲慰幸伏惟尊丈高蹈於樵涵養日久造詣益精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所解經義皆發前賢之所未發者然向來蒙所指教尚有疑難欲即質正以深夜不敢勞於長者遂爾拜別鄉回後捧誦明訓靜而思之終覺未灑然脫悟故不揣謹此奉達非有所致辨也學求明諸心而已質之先覺所以求明乎心也承諭致曲之訓而以夷惠之淸和明之曰致其一偏之淸一偏之和而造之各臻其極以至於能化又曰

所謂化者乃一偏之化非大而化也僕以爲聖賢學問皆從心性中流出性之未發曰中中者天下之大本是故聖賢之學具於心原於性蘊於中故致其中則天下之大本立於是一以貫之而萬殊統矣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未有學得其偏而能致於聖且化者亦未有聖人心性之學而反流於一偏者如尊丈之訓則心學且有二而聖人之所爲聖人者其本根節目亦可不同矣竊謂淸和者氣質也夷惠之學雖至於心無一毫之私可以言仁然氣質未盡丕變渣滓未盡融液蓋亦以其所學之未全夫中所造之未得其大是以未免陷於一偏而不能全故發見未當其可耳觀孔子之於二子皆稱之以賢可見而孟子遽以聖目之則過矣故致曲之說只作賢人君子希聖之學爲是雖曰其次然繇教而入者皆可謂之次不必以此而專論聖人之次也至於論性而謂性有善惡幷舉告子及荀楊韓子及周子之說證之尤其所未喩也夫以性爲有善惡修其善者謂善人修其惡者謂惡人則孟子性善之訓爲誣而孔子相近之敎不通矣此告子仁義桮棬荀子禮僞之論之所繇起可不必攻也僕於宋儒惟取信於明道諸說皆以天地氣質分之則誠於善惡未能判截反墮於

善惡混之中而與荀楊無異矣明道曰性生道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又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之性是也此數言者萬世言性之標的也蓋僕之所謂性者乃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流行曰命命之著物曰性故性者人物得之以有生即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故曰人之生道夫人之生也其稟質雖有昏明强弱之不齊而無與性非可以善惡論也惟其感於物則物交物而引之習類生而善惡始判矣故人誠能從事於學則其爲明而强者可以爲聖爲賢其昏而弱者薰陶切磨之下雖未能造其全亦不失爲敦篤之

士若其習於流俗而不知學也則所謂明而強者適足以爲奸雄猾黠之資其昏而弱者則甘於自暴自棄而流爲下愚之歸矣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曰相近亦以其質之昏明強弱其初少有不同耳□相遠則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如南北其轍不可復得而合一矣豈不大相遠哉僕之管見如此有不合處希不吝再賜教愛庶山居得以紬繹其義務求必明諸心一洗羣疑而會歸之此平生之願望也

上楊石淙書

明 黄佐

佐聞上下之交萬化之源也上日親其下論道經邦則輔臣得以行其志下日親其上狥私立黨則小人得以弄其權古者元首股肱相待一體臣鄰馮翼接見無時故其治隆而世道恆泰後世尊卑濶絶而情太疎禮節繁苛而義斯薄故其治汙而世道多否蓋可見矣然則君臣相與之際可不慎與觀於武宗毅皇帝日事巡遊不親儒臣莊士左右姦佞相煽爲黨遂致逆藩再亂及自將南征梁厚齋以輔臣屈從欲取天子行璽以隨者誠慮變生不測故也楊石齋堅執不與者恐爲姦佞所奪

反以召變亦其遠慮焉爾鼎日儆鄉連有魁禮闈者厚齋嘗過舉佐以爲可復得雋比佐對大廷時石齋得佐卷輒下其手曰此厚齋黨也及試人館以濮議辯佐卷惟據儀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宋仁宗育濮安懿王支子於宮中是爲英宗則程伊川所議從何據哉石齋又欲下其手大宗伯三江毛公曰儀禮子夏傳實有此說佐乃得以濫竽館末佐何嘗黨石齋哉今大禮既定考選翰林調出外任新貴人又以佐爲石齋黨必欲對品改除賴我執事維持得擢憲職知佐愚直未嘗一日私造輔臣之門非有私黨

也語曰士伸於知已而屈於不知已者執事於佐可謂知己者已曩承執事枉顧命佐考究國朝君臣同遊事蹟正以方今聖天子龍飛郢甸銳精至治嘗御平臺宣召大臣將復聖祖之成法也及錄國史寶訓御製文集暨先正之書所紀言動數條偕金美之入見一時倉皇散漫無序罪當何如哉而執事盛德包容喜見顏色至曰聞所未聞啓發多矣引掖盛情一至於此且又敎佐曰國家安危繫宰相天下公議付臺諫君德成敗責經筵生民休戚在守令古今不易之定論也此可爲奏疏其弼意焉佐今爲逐臣疏求歸養倘得首丘林壑足

矣奚敢疏哉金美之書來謂執事必欲起佐復還史館蓋世道將泰而執事不以佐疎愚而遐遺也敢陳所聞以備執事獻納論思之萬一欽惟我太祖高皇帝垂訓作則以君臣同遊爲第一義其爲聖子神孫之慮而開泰運於無疆者深且遠矣當是時也虛心淸問聽納如流情義相孚苛嚴是略自殿廊以及禁苑無非延訪之地自公卿以及庶士無非諮議之臣觀夫御華蓋殿而大學士朱善侍則與論道心倚伏之幾御觀心亭而學士宋濂侍則與論人心操存之道御東閣則與贊善董倫論人臣責難諂諛之二端御奉天門則與待制吳

沉論求賢納諫之二事凡以求治要也御外朝召學士危素等飮而賦冬日詩御便殿與宋濂飮而賦醉學士歌御武樓與吏部尚書詹同談笑作記遊內苑與四輔官杜斆聯句成章凡以尊文事也太子正字桂彥良於上前朗誦御文則嘉之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國子學官李思廸侍便殿終日緘默則詰之曰理道之言非所宜禁典史馮堅言事稱旨卽超擢之學正曾秉正上疏見賞復召用之凡以廣聽納也選秀才張宗濬輩使之陳古今嘉儒士沈士榮使之條政務凡以察邇言也是皆見於御製文集皇明寶訓所紀載而得於先正之

所傳聞蓋不容殫述矣高皇帝以古聖所未有之大智建自古所未有之大功一時臣工雖盛何能少裨海嶽之崇深顧汲汲焉下交不瀆如此何也誠以人君臨朝時惟數刻燕閒所接不過婦寺則便僻易親而蒙蔽得售治日之所以常少而亂日之所以常多也故不自逸豫身示法程使聖子神孫監于成憲萬世永賴其爲慮至深遠也苟曰守文之世與開創不同夫豈高皇帝之意哉厥後相承太宗文皇帝則臨幸內閣親閱勤勞召至榻前語必至夜仁宗昭皇帝則面賜銀圖書使緘密疏日至弘文閣冀聞讜言宣宗昭皇帝則偕詞臣幸

史館而賡招隱之篇召輔臣遊太液而有玉冠之
賜于時則有若楊士奇楊榮解縉胡廣楊溥蹇義
夏原吉諸名卿對揚天路咫尺天顏日以爲常而
其寵遇之隆建白之偉至於今市人猶能道之率
由舊章正在今日皇上龍飛潛邸聖德夙成恭天
駿命銳意化理世之迂儒猶曰春秋如此其冲也
而欲責以難行之事蚤朝如此其勞也而又益以
延訪之煩驟而行之則以爲駭激而言之則以爲
嫌寧因循之愈嗚呼是何言哉責難恭也謂吾君
不能賊也然則轉移輔導其道何居佐蓋思之矣
進講之後爲講官者宜奏請御書所講章句如宣

德時習字故事從容評品因加風諭以動聖心此
一說也退朝之後爲輔臣者宜奏請從遊觀闕以
及禁籞如天順時遊西苑故事追隨之暇形爲詩
歌承弼之餘務爲將順俾聖情祇見儒臣莊士之
可親而志意交孚也此又一說也誠如是也虞廷
喜起之風周室卷阿之響倘由此其可興乎嗟夫
天之將寒布以霰雪天之未暑先以春和蓋陰陽
之運必以其漸也人君之尊猶天然輔臣則承天
而時行者也調變之功致主於道者亦若地之承
天而已可遽責效於旦夕乎惟執事道揆圖之則
天下之幸也執事昔在銓衡嘗立法以官人矣今

在內閣又行法以用人矣胸中自有經濟機權何
待佐愚者之言哉然立法以官人必求垂於後而
無弊詒厥孫謀之心也行法以用人必求監於前
而無愆繩其祖武之道也二者必須晉接燕對而
後請謁不行私黨可絕幾權默運賢才彙升觀於
洪武中得方教授面付青宮天順中召李文達面
論王忠肅是已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易曰神
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則講求祖宗之制酌量因革
之宜豈非今日我國家之首務哉請舉其凡而究
其本執事曰國家安危繫宰相固也佐則曰官以
相名起於秦非制也凡輔養君德者孰非相臣而

必以相名則威權斯有所專矣惟我朝不設宰相
而館閣置公孤之臣卿部分軍國之務是即周官
燮理寅亮與分職率屬之意也祖宗以來密勿之
地同心一德而台衮日近乎宸旒故大政大疑皆
得以面决之苟面决之規不復而惟以條旨爲政
機則陸贄所謂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
廟者安保其不終無邪茲佐之所望於今日者一
也執事曰天下公議在臺諫固也佐則曰官以諫
名起於漢非古也凡獻替吾政者孰非諫臣而必
以諫名則嘉言斯有所伏矣惟我朝不設諫官而
六科掌封駮之事十三道任糾察之責即周官詔

王以熾與贊王政令之意也祖宗以來朝著之士
明目張膽而阜囊日陳乎丹陛故大奸大惡皆得
以面奏之苟面奏之不復而惟以章疏爲風力則
蘇軾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
相待罪者安望其能有行邪茲佐之所望於今日
者二也執事曰若德成敗責經筵固也佐則曰經
筵之定爲儀注禮之文也國初經筵無常所而燕
息所接皆講學之臣正統初年講讀定於文華始
著爲儀亦學貴專一之意耳然會典載講書之後
凡遇五府軍政六部要務俾庶事等官敷陳之悉
是則講讀之地都俞吁咈存焉苟爲不然則稽首

而退君門已如萬里雖宿學如程朱亦何由而效
其忠苟復講畢進言之規則情不容於不孚而君
德可成茲佐之所望於今日者三也執事曰生民
休戚在守令固也佐則曰守令之速於遷擢民之
病也國初守令恆久任而超陟所晉郎隆重之職
成化以來遷擢不待滿考始著爲令亦治貴激厲
之意耳然會典載薦舉之法必待三年六年政績
卓異俾吏部仍察舉主之廉是則薦舉之際興事
屢省存焉苟爲不然則計日而遷所至殆如傳舍
雖善政如龔黃卓魯亦何由而竟其施苟復課功
核實之規則任不容於不久而民隱可恤茲佐之

所望於今日者四也雖然立法官人以一天下者
固難行法用人以新天下者尤難指偏而不起之
弊非難得變通可久之道爲難也今日所以振作
新政豈取法度而紛更之哉亦惟斟酌時宜一遵
舊章而神化之耳夫爲官擇人則人宜乎其官因
時更化則化行乎其時擇人必如用木巨者爲棟
細者爲櫨然後職無不舉矣更化必如安絃大者
弗急小者弗絕然後政無不和矣究而言之知之
弗明人弗可得而擇也任之弗專化弗可得而更
也昔者守成業而致盛治莫如周成王其作立政
也自常任準人以至三亳阪尹皆欲其得人而終

之曰我其克灼知厥若言知人貴明也其董正治
官也自論道經邦以及大明黜陟皆欲其舉行而
訓之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言任人貴專也然猶
有本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
爲能格君心之非嗚呼新天下之要道其在此哉
聖明在上賢輔在下將見同遊成憲必復而私黨
滑銷佐言秖喋喋徒贅爾伏惟執事裁赦不罪則
區區負日之暄願再有以獻也佐昧死百拜謹言

與葛子中論周禮書

明 黃佐

承執事下問周禮或以爲非周公所作乃戰國陰謀之書嘗淺味而詳訂之矣非戰國所爲也乃周衰王室自雜亂之爾嘗書其說今錄以請裁焉說曰周公之制周禮也本諸廣大高明之心發爲精微中正之用予謂經曲之節出自峻極之體者是已故諸儒多尊信之然其嚴上下係小寡故諸侯淺惡而去其藉矧周室衰微自設煩碎不急之職而黙其大者間亦有之故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然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一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冬官不存以考工記之屬二

十九補之皆工之事也而缺士與農商之職則與其所敘異矣通稽其所載者亦多可疑自巫祝之屬除毒蠱攻蠹物去鼃黽妖鳥用莽艸炭灰牡鞠牡𥟖之屬煩瑣甚矣猶諉曰驅虎豹犀象之餘智也小宰司會職內職幣簿書梧克之末豈所以贊大宰統百官者乎宰夫於失財用物而辟名者誅之其計利嚴矣凡式貢餘財以供玩好則非惟正之供矣條狼氏之擔羣臣於馭曰車轘於大夫曰鞭五百太史曰殺小史曰墨法何酷也與禁殺戮者無乃相反乎何師䙝事代王受眚災旣啟後王忌諱之端矣夏采則專治王崩復土又安用是不

祥者爲哉袞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王乘玉輅建太常節服氏維者六人服皆袞冕徒行車後與王奚辨焉媒氏仲春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悖禮義而飭淫豈所以坊民乎官府固當一體而閽寺亦安別嫌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多寡去其奇衺之民則男女混矣夫人坐論婦禮在漆人則致飲掌客則致禮亦非所以肅棞內也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亦如之則后又有境外之交矣中禱祠禳禬掌於內祝是啟左道之門爲厭勝之事也大䙝九嬪旣臥敘哭者內宗從焉外宗復飲內外朝莫

哭者而肆師又令內外命婦序哭一事而前後紛如妃嬪宮吏能無淆乎天官有世婦掌祭祀賓客䙝紀之事弔臨于卿大夫之䙝而女御從之哭諸侯亦如之春官亦有世婦每宮則有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大䙝比外四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是或一職也而重出焉懲忌者之爲也寺人旣佐世婦治禮事則其屬自卿以下當爲女官然謂之卿大夫則又似士人居之而非婦矣果皆婦也婦人無外事而弔臨人又胡爲者哉環人復有二焉夏官以致師秋官以授館王畿兵弱之後或轉用以待賓客是不可知也司寇令民

以財貨相訟者入束矢以罪相告者入鈞金而後聽之是豈貧者所能辦哉劍金玉玩好則入於王府良貨賄則入於內府山師川師皆使致珍異之物司門復正其貨賄何汲汲於利若是蓋夷王下逮東遷陵替不競名爲天王貧迫食采春秋書求金求車寖至竊鐵逃債蓋自改竄而施行之故壞亂至此極也觀世婦則他可見矣是雖用精微中正而後王自作不典以亂舊章始有乖戾遠於人情者加以策士陋儒附會[illegible]亦何所不至哉故吾斷以爲非周公之全書也惟執事見教幸甚

答梁公實論藝書

明　歐大任

損辱遠書函寄山館商榷懇至詞旨綢繆夫詩文六藝之緒言不朽之盛事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僕嘗笑子雲失言也作者必包括古今研搜典籍凝精鶩八極坐馳役萬景理在方寸而氣凌霄漢言在目睫而情託山河此思之所以玄作之所以合也學自五經論語外老氏檀弓孟子左傳國語國策及史漢二書必枕席食飲與俱矣如莊列荀屈淮南韓非山海經穆天子傳焦易參同契楞嚴圓覺維摩金剛其變化開闔何其窈冥曼衍哉非參求精奧肆騁心機斲輪之妙運斤之巧其可得乎

足下謂漢魏樂府古詩尚不得比嶧山諸銘曷可繼三百篇遺響僕以爲不然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如山如嶽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豈伊不虞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如此數語孰謂非小雅十五國風之流派耶大風垓下郊廟房中鐃歌十八枚乘十九蘇李贈別諸作則誠非東京諸人所能及明興以來獻吉實挈日月以麗中天烏生八九子君馬黃公無渡河襄陽浣婦行鴈門太守行白馬篇赤鳳曲差足樹赤幟矣足下毋便謂今人不如古人也省覽二十四詩意象俱合工緻獨造古佛齊肩弟子斂手

何論吾黨耶僕猶恨其興寄頗饒風骨尚乏以足下之定力可詣千古九仞及泉願勿中止僕雖疲羸尚能具畚鍤以從足下也厓山碑且勿出手返荅率直不敢剿說旣蒙許與幸悉教焉

奉江陵張相公書

明 龐尚鵬

得君行政孰踰相公專且久蓋世功烈直卑管晏先太師凶問主上勉留方懇言臣攻激不已主上不震怒譴責言臣則相公不留相公不留則聖母皇皇若有所失如顧命何如國事何然恐宗廟社稷尚未諒相公之心也蓋國朝二百年來史官無廷杖者有之自今始昔羅太史奪情一疏李南陽實能容之秩止外移至今人尤韙太史而指南陽相公久秉大政斡旋伊周事業何啻有點彈文獨呶呶之口欲成夔夔之孝其議論固激其題目甚正若等均相公忠臣也相公諒其無他使以去

就爭之主上樂聽當如轉圜自古大臣遭喪强非上意此天下鄙夫所不爲而謂相公爲之乎鵬爲門下士恥阿附多官叩閽請留又未能效若等批鱗請去復不敢依違澳忍以累相公之盛德以負國士之知遇第惟宥愚蒙存大體望擴休休之度毋使南陽專美于前鵬所願効忠于相公董布其心曲如此

復胡杞泉都掌科書　明　海瑞

罪器中屢承垂念鄙人自揣何以克當周急有義卻爲不恭是以未敢踽踽然閼尊意也拜辱之餘感德何已今日之事大抵無至誠惻怛之心不知忠告吾道之義罪在已不在君若果與法兼濟不𠎝不疎言當其事而不爲招訐患指所必至而不爲遠言推已及君切中情事而又同心同道多其人爲天理人情安知其無濟於事耶委之曰吾皇之不我受言之損而無益是亦借口而已矣此在諸公深思亟圖之也安否關宗社利害在生民與道可姑待事在得已者不同若以併死無益一語

蓋之進退兩無所據瑞不敢以諸公之言爲然矣承愛甚致私念附謝高明以爲何如

答劉天虞司諫書　明　袁昌祚

手札至慰若承顏至詢以嗣法尤足徵博雅好古而留意宗統之大義也敢悉以所採擇按古者始統而世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大宗一而小宗有四何休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顧考諸儀禮女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期子夏傳之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據此則小宗亦有立後之義不獨大宗何休似非通論也但古重大宗皆適適相承百世不遷中或無子則以旁親之支子爲後故子夏傳曰何

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賈公彥疏解云大宗子當收聚族人其他適子當家自爲小宗亦以收斂五服之內不可闕者故適子不得爲後必取支子則適妻之第二子已下庶子也不言庶子而云支子者庶子妻子之稱變庶言支取支條之義不限妾子而已其小宗後者何人靡何考見意古者當必有之亦必倣大宗立支子爲當爾自秦郡縣後官不世及宗法類多不講縉紳家無論大小宗無論支若適然皆以繼絕爲義則槩以證以左氏曰立子以適無適以

長長均以年年均以德如是而已矣不知立有兩義焉父子相見父命其適長子繼體曰立嘗則如今冊立云者左氏立子之謂也父無子或生前死後取旁親子以繼絶者亦曰立則今立嗣即儀禮爲後之謂也兩立迥殊而任臆以相證引斯亦未祭而失當矣不獨此也即適長亦有數解焉夫無適以長是以首生子爲長矣長均以年又以同時而先生者爲長矣喪服小記注云大宗之世長子兄弟宗之其第二子以下長者親弟宗之爲繼禰小宗是適長兼者爲世長子其第二已下長者亦禰長矣是長有四解也內則曰冢子未食而見必

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則是言適子皆以長而適者爲言禮亦謂之冢子其適妻所生第二者亦謂適子而見禮與庶子埒矣是適亦有兩解也故曰分莫大於名名之不辨雖天分亦豈能遽定哉或曰然則公羊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解也曰古者繼體必以適夫人之長子故曰適以長自適夫人而下有右媵有左媵又有嫡姪娣右媵姪娣左媵姪娣皆以貴宗嗣若嫡夫人無子而媵子皆同時生則左媵貴不如右先立右者姪娣亦如之故曰子以貴此侯國之禮不可通行兼以其言較左氏亦未盡當第

其曰適曰子爲義井然斯亦於名甚愼矣晚近世之言嗣法者皆始於名之不辨而槩以經傳迎合己意於是取諸家言繼體者而附入於繼絶之科故有以適繼適者長繼長者又有擇賢及所親愛與古支子之法五甚至一父而兩立父子而兩立者而爭竇愈啓矣顧人情沿習已久力難遽變後聖人者起始權爲律例以防制其爭今考律文凡立嫡條其繼體者乎若立嗣條其繼絶者乎例則以補立嗣條之未備然皆不曰嫡長支庶而槩曰昭穆尊卑倫序若曰失序者罪方改立應繼之人或不得於所後之親亦聽其告而别立餘若賢能

及所親愛者但於倫序不失即不許告爭而適長從可知也昔稱律治大法禮人情是律亦人情耶無亦緣世變而姑爲是科條以防其流濫也故竊意據儀禮則立宗支子使大小宗皆不失其統雖近世力儒者若王浚川氏亦嘗有以長繼長之說猶不可從何也經也據律例則兩立者獨子者斷繼不可餘若適者長者支子者賢及親愛者但倫序不失及於所後之親無間言則皆聽之矣何也權也儻亦從周之意也乎故名義辨可以考古法經權審可以酌今宜業門下博雅好于斯已有折衷焉顧不敢以虛明問而竊用詹詹也

答潘肖江書　　明　袁昌祚

夫律以象氣而黃鐘甤賓二律當子午二至冬至則陽從地而上升夏至陰氣亦如之故二律皆上生鄧固失之蔡圖亦不如朱子以此至其以九六分配乾坤六爻亦本禮疏與今圖說小異彼兼數而未言理故也若甤賓大呂皆當上生呂覽淮南已見大畧蔡氏不一及之業其義圖說已備故序亦但舉其大不能詳焉要以陰陽各歸其宗最得之義餘皆可畧云爾史記律書不言損益旋宮而肯綮前此無道及之者故特表出以明研精獨得獨冠諸家何也律呂為萬事根本其用以聽軍聲審時序候氣應辨分野定度量權衡靡不由之至損益旋宮以正五音則用之大合樂為制之最大者故見於禮經然其為用皆不可廢故史記皆揭其畧而著之其語甚簡奧若律數生分生黃鐘以至終篇此三條具矣得其解即損益旋宮由此引伸焉爾若十二律名義猶之易有釋卦有言卦德有言卦體有言卦象卦變故多不同即史記漢志伶州鳩三書幷觀之可見今尊見謂州鳩奧妙而獨識史記為贅何說也至於十母十二子原出月令云其日甲乙其音角律中太簇等言非彼創為之以母即父之總稱若拘以有父則聲韻家有字母道家有氣母又將何言但此難以縷悉也非博極羣書不能更僕黃鐘管九寸其聲數之度則用八寸一分即九九八十一數也自漢後至宋俱無異說惟弘治時閩有教授李文利因觀呂覽有伶倫截竹三寸九分為黃鐘宮之說遂著律呂元聲一書謂黃鐘聲極清而不濁以詆蔡氏當時儒臣若王廷相輩已力辨其非近刻王喬桂乃踵用其說爾不宜附入史記自有智者能辨之至其論陰陽大小即不肖序中所云順序為經對待為緯與圖說皆同一理若仲呂八寸甤賓九寸皆無據之談不辨可也尊見謂管寸短則不能成聲此義最確而呂覽云云者是推伶倫始制律時適吹三寸九分合于宮聲後乃制十二管起自九寸非即以一宮即為一管之謂也甤賓鐵則博物者偶得之不必據以論律至王氏左旋右旋之說則本諸禮疏六陽繇左而順六陰繇右而逆至旋宮則自黃鐘上行而皆左旋彼置旋宮不言而以常饒常乏分左右亦左袒李文利之說也夫言律至師曠尚矣伶州鳩但言十二鐘未言十二律其以無射新鑄近於大林而知景王心疾則見珠卓矣萬寶常累黍造稍合黃鐘因用之調樂未嘗兼律呂而精之魏漢津佞人也請以徽宗中指一節定寸謂之

身爲度以諛其君而製大成樂宋世有深議焉尊
見謂爲魏輿抄竊不知之矣

與趙瀫陽太史書

明　蒙詔

門下以金馬詞臣持憲嶺表金相玉度霜肅春溫
吏治咸飭百度維貞士民歡聲洽於遠邇某也與
沐帡幪之賜喜寧有既耶伏念儆省山川之氣不
盡鍾于人才顧多產異物爲地方重累而南海西
北有貪泉焉名甚不典偶閱吳鮑菴公所爲廉石
記慨然有感竊謂風有位者有微權焉示之以廉
猶懼其貪名之以貪弊將何極此勝毋之名曾子
所以絕跡也某不揣請易其名更求大雅以挽夷
齊不易之介孝肅不持之風或亦澄源之一端也
高明以爲何如肅啓投上惟恕狂懇之罪尤荷

乞食書

明 祁衍曾

羅浮山人祁衍曾再拜首衍曾廣東東莞人也雅居羅浮遂呼爲羅浮山人處生祿祿村能不逮凡庸亦無他好好遊去冬由朱明謁考亭迄于武夷茲自鴛湖之白鹿蓋先賢遺跡在焉且勝地宏偉人或有所觀感而興起爾古人行千里不齎糧誠私心慕之無能焉途中食盡矣衣且典旣再矣而莫之繼也嶺海之人吏茲土者日有彼有周之之責不以聞麋鹿性成望公門而奔突也城中豪家鉅賈非短於財又不能俛首作哀憐之狀雖然朝夕須之矣奈之何守株待斃哉江以西素稱多賢

豈無我一二同志君子君子念之哉夫恤災者彰身之仁也通財者敦交之義也舍仁義何志矣嗚呼孔子絕糧陶生乞食聖賢且爾況其下乎故曰緩急人所時有也敢布腹心君子其念之哉其毋嗟蹴我也

答潘改亭書

明 陳邦彥

家廟之禮無論僕之寡陋不能盡識而古今異宜風俗異揆家禮所列求之當世不能盡行者蓋亦多矣姑竭鄙見以復明問其一曰尚右之制自有周已然不可易也其二曰事亡如事存生可同室則沒亦可同祠生不敢當夕則沒亦不可同饗祀于東偏以俟專祠情也亦禮也其三曰上殤之祀終兄弟之子之世今祠專自令祖始無所可祔兼以祧期將近宜及其所生祀之別室及兄弟之孫之世則并祧之其四曰家禮庶母服緦今制則朞年矣然此自有子者言也有子庶母例得祔於庶

祖姑無子者似當祀之別室終衆子之世不必入祠其五曰支子不祭非宗子而祠始祖非古也家禮有四龕之說以奉高曾祖禰未及四代則虛其右而遞遷之今盛祠專祀令祖此古者別子爲祖之義而尊考爲繼別之宗禮不得上及高曾何況遠及始祖且鶴林公已有祠矣若令曾祖而上皆已有祠則宅上所奉之主宜卜吉祭告奉以入於原祠因匣而藏之此古昔宗法今士大夫或非宗子而事五服以外之主此亦習矣不察似當以禮斷之也臆見如此更所與博雅君子裁之